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九十九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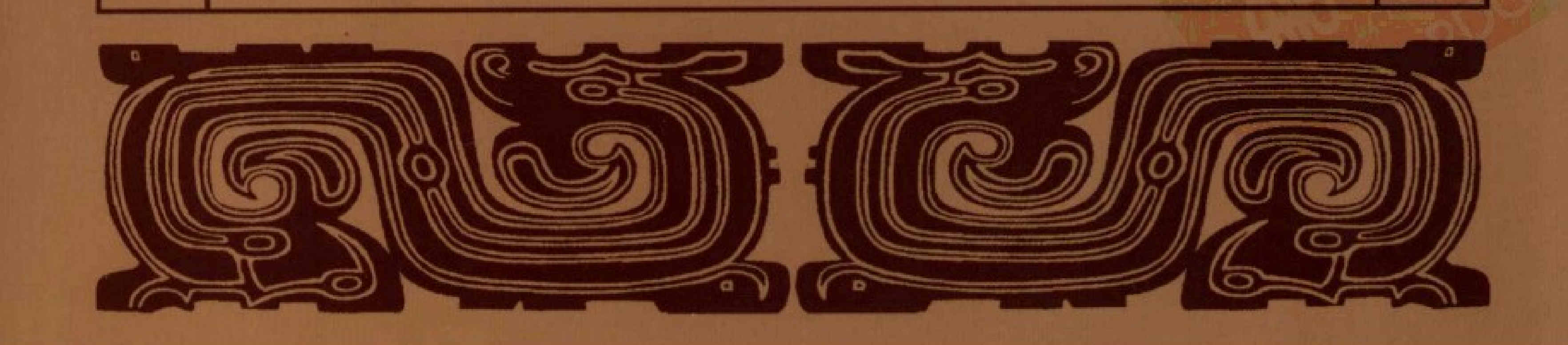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四十九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王先謙自定年譜

清・王先謙 自撰
王智勇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清末至民國間刊本

《王先謙自定年譜》三卷，清王先謙自撰。清末至民國年間長沙王氏刊本。

王先謙（一八四二—一九一八），字益吾，號葵園，湖南長沙人。同治四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官國子監祭酒，曾任雲南、江西、浙江三省鄉試正副考官，江蘇學政，在任上延攬文人，扶植書院，開設書局，刻印書籍。中年即辭官歸里，潛心學術。其學兼湘學與浙學之長，義理考據與經世致用並重。政治上雖趨保守，學術上却極富成就，尤以整理國故最富盛名。其一生所著、編、校、注、輯、刊之著作多達五十種、三千二百餘卷。所著《尚書孔傳參正》、《詩三家義集疏》、《釋名疏證補》、《漢書補注》、《後漢書集解》、《莊子集解》、《荀子集解》等爲學者推崇；所編有《皇清經解續編》、《東華録》、《東華續録》、《續古文辭類纂》等極具影響之文獻。他對中國文化貢獻甚鉅，被稱爲湘學泰斗、中國文化學術史上之通家大師。

本譜爲作者自撰，初編至光緒三十四年，有長沙王氏刊本。其後續編至丁巳年即民國六年止，因先謙卒於此年，僅列丁巳年之目而未載行事。則此稿全係譜主自撰，除卒年外，其繫事之詳盡及自述思想之傾向性有非他人所撰可比者，如作者反對戊戌維新，故清亡後繫年只標甲子，不書民國年號，可見其反對共和的遺民情結，是其思想之局限性。今觀年譜，作者於其仕宦、交遊、講學，尤其是學術活動，記載極爲詳明，頗具章法，其生平所撰之重要著作，均有繫年。而本譜之一大特色在於引用資料的完整性，非他譜節引者可比，然亦不無過繁之失、自矜之嫌，如宣統三年所載賀壽序等。觀此譜，先謙之政治主張、學術思想與成就一覽無遺。此譜蓋非僅先謙一人之傳，亦近代中國社會與學術嬗變之縮影也。本譜書口原刻「王祭酒年譜」五字，或著錄爲「葵園自訂年譜」，字蹟清晰，訛字極少，誠爲近代刻本之佳者。

王先謙自定年譜上

先謙　始祖諱震、江南上元人。明正德間進士、官岳州府通判、徙長沙爲縣人。八傳至　玉符公諱振璽、乾隆乙丑明通進士、澧州學正、是爲　太高祖。乾隆丁酉拔貢、歷任通道安鄉教諭。　龍溪公諱章、是爲　高祖、縣學生。　名園公諱聲揚、是爲曾祖、縣學生。　峻齋公諱遠松、是爲　祖父峻齋公子三、大伯父虎臣公諱用光、二伯父直清公諱近光、　府君載之公諱錫光。　載之公子四女四、皆　母鮑太夫人出。道光九年己丑生大兄會

庭公諱先和。十一年辛卯、生大女兄、八閏月殤。十三年癸巳、生二女兄。十五年乙未、生三女兄、逾月殤。十七年丁酉、生次兄敬吾公、諱先惠。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七月初一日子時、先謙生。

先是道光十二年、 峻齋公卒。十五年、大伯父虎臣公卒。家事惟 府君獨任、生計艱難、每歲授徒奉 祖母、雖日食不繼、而家有餘歡。生先謙時、寓省城營盤街。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二歲。

甫八月、患痘瀕危。 太夫人備極艱劬、遇救得活。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三歲。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四歲。

是年六月、四女弟生、數日殤。先謙始入家塾、從大兄會庭公學。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五歲。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六歲。

學爲詩文。是歲、府君命名曰先謙、字曰益吾。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七歲。

是歲五月、祖母曾太夫人卒。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八歲。

是歲弟先蓀禮吾生。

道光三十年庚戌、九歲。

咸豐元年辛亥、十歲。

文始完篇、自乙巳至辛亥、皆大兄會庭公教授。是歲十月、大嫂吳宜人來歸。

咸豐二年壬子、十一歲。

從縣學生閔浩齋先生振榆學。

咸豐三年癸丑、十二歲。

是歲二月、二女兄適善化候選知縣龔運昉。五月、避寇亂移居北鄉澇塘河。大兄會庭公卒、復移省

城、從次兄敬吾公學。

咸豐四年甲寅、十三歲。

始應童試、是歲、次兄敬吾公以府試冠軍入縣學。

咸豐五年乙卯、十四歲。

從縣學生林子靜先生樹榮學。是歲二嫂楊宜人來歸。

咸豐六年丙辰、十五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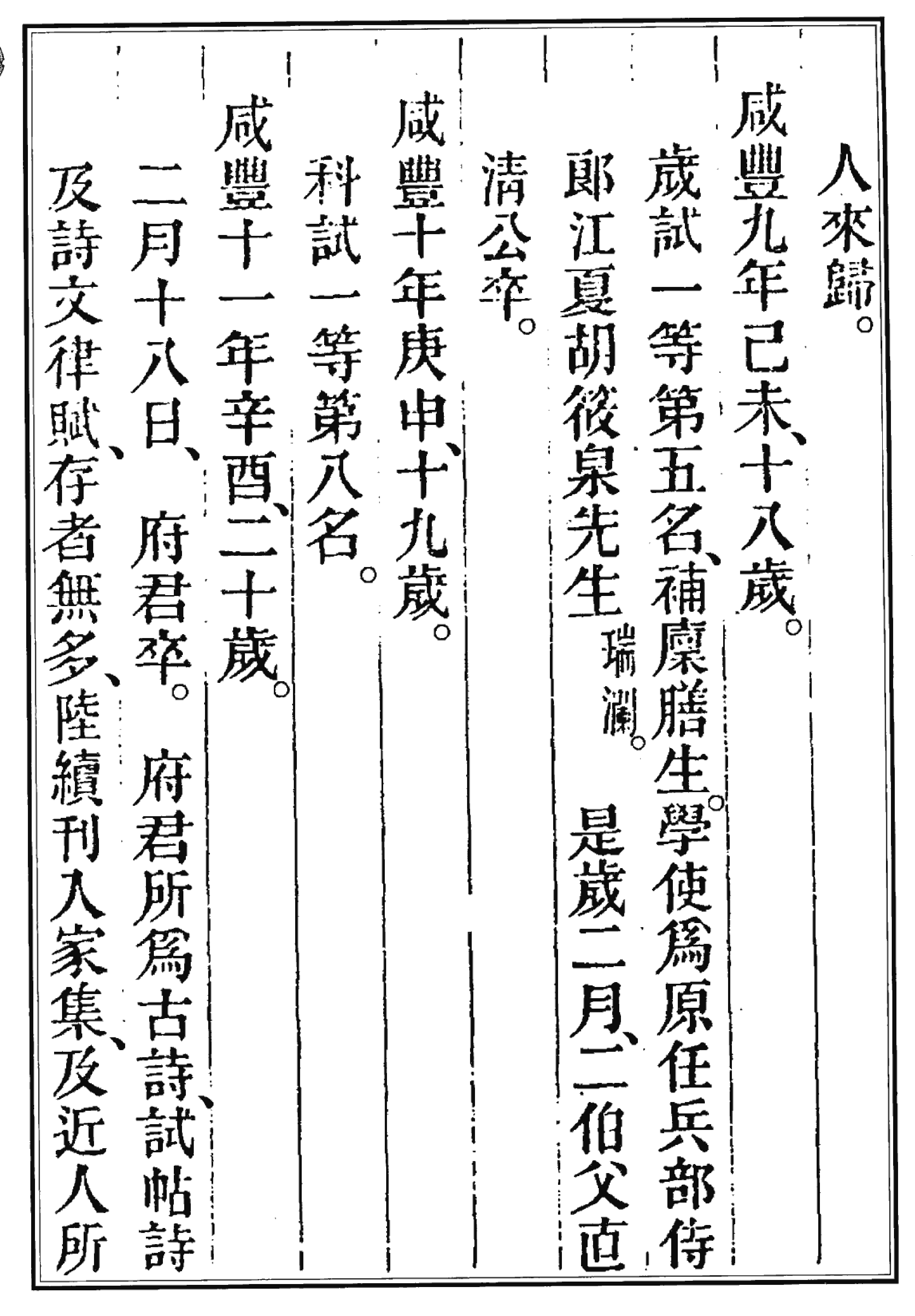
從黃翰仙先生錫燾學。先生善化人、後以丁巳補壬子、乙卯科舉人、官兵部主事、改四川候補道。是歲、次兄敬吾公補廩膳生。

咸豐七年丁巳、十六歲。

應縣府試、皆前列。邑宰爲原任永州府知府滿洲廷芳宇先生桂、太守爲原任雲南按察使河南倉少坪先生景巖、古試列第十名、院試入縣學第十二名。學使爲原任編修浙江張海門先生金鏞。是歲、補壬子乙卯科鄉試、薦、未售、房師爲湖南候補知府四川孫小峯先生桐生。次兄敬吾公闈前染疾、出闈九日而卒。

咸豐八年戊午、十七歲。

應鄉試、未售。府君命在家、授禮吾讀。十月、張夫



人來歸。

咸豐九年己未、十八歲。

歲試一等第五名、補廩膳生。學使爲原任兵部侍郎江夏胡筱泉先生瑞瀾。 是歲二月、二伯父直清公卒。

咸豐十年庚申、十九歲。

科試一等第八名。

咸豐十一年辛酉、二十歲。

二月十八日、府君卒。 府君所爲古詩、試帖詩及詩文律賦、存者無多、陸續刊入家集、及近人所

選刻諸集，有詩義標準六十卷，采自漢至明諸家精粹之作，分別義類，綴以評論，開示不孝兄弟至爲詳切。不孝於詩稍窺門徑，皆　府君教也。是編　府君晚年手録，憂傷困難，血痕濡染，每啟篋不忍卒讀，間有漏略，亟圖蒐補付梓，勉成先志，適省中重修湖南通志，先采　府君自序於第二百五十八卷中，略云：詩之爲道不一，人事盡之矣。人事不一，倫紀盡之矣。其在己身，感時感事，雜詩盡之矣。詠古詠物，其旁出也。人不能外倫紀而別求所謂正人，即不能外倫紀而別求所謂佳詩。詩教莫



古於虞廷言志一語，所謂志者，君與臣言忠，父與子言孝，兄弟言友恭，夫婦言節義，朋友言信，師弟言學，戚族言親睦是也。人無論何時何地，皆當思有以自盡。一命之士，心存君國，韋布之儒，躬踐仁義，無鄙俗之念，無願外之思，發而爲言，自有安雅恬愉之致，故未有志不正而能爲詩人者。今取自漢迄明諸家詩，采其精粹，得若干首，凡繫倫紀切己身者，列爲内編，詠古詠物爲外編，編區分子目，附綴評論，總六十卷，命曰詩義標準。聊示兒輩，俾知詩之爲道與立身相表裏，爲之者皆有扶世翼教

之責、毋徒以風雲月露、模山範水爲觀美也。府君素有咯血疾、自交兄卒、傷感日甚、遂致不起。時家徒壁立、不孝卒攖大故、昏迷罔措、偷生奉母、餬口無資、不得已、於六月赴湖北武昌、見父執胡心泉先生。先生與會庭公同學。李禹臣謨薦入長江水師嚮導營營官原任狼山鎮總兵王君吉聘司書記。是冬、駐軍安慶。

同治元年壬戌、二十一歲。

二月、辭歸。五月、李愼堂春藻邀至永州、旋歸。十月、張夫人卒。

同治二年癸亥、二十二歲。

二月、督辦陝南軍務原任江西布政使李公桓延入幕、至湖北。李公以病免、余偕歸。提督梁公洪勝募勇湘中、延入幕、偕往湖北。

同治三年甲子、二十三歲。

在湖北軍中。四月、官軍敗績於天門之九眞廟、余隨梁公、帥敗、卒突圍出。奉總督檄移營蘄水。七月、歸里。九月、鄉試中式第四十名。座主原任刑部尚書謚文恪常熟龐寶生先生鍾璐、原任禮部尚書謚文恪壽陽祁子龢先生世長、房師原任興甯縣

知縣豐城萬虛谷先生時若。十月、周夫人來歸。十一月、北上。

同治四年乙丑、二十四歲。

會試中式第二百名、座主原任大學士謚文端黄縣賈筠堂先生楨、原任刑部尚書謚端恪譚竹崖先生廷襄、原任大學士謚文靖吉林寶佩蘅先生鋆、原任刑部尚書謚文端宛平桑伯儕先生春榮、房師爲胡筱泉先生瑞瀾。覆試二等第二十五名、殿試二甲第九十二名、朝考一等第四名。引

見、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入教習原任大學士謚文勤商城

周芝臺先生祖培、原任大學士謚文端滿洲全小

汀先生慶、小教習原任大學士漢軍徐蔭軒先生

桐。

是歲、

覃恩馳贈　祖峻齋公爲儒林郎、祖妣曾氏爲安人、

府君載之公爲儒林郎、

敕封　母鮑氏爲安人。八月、乞假南歸。

同治五年丙寅、二十五歲。

是歲、禮吾入縣學。弟婦張恭人來歸。十月、周夫人

以產難卒。十一月、往江西。

同治六年丁卯、二十六歲。

正月、由江西歷浙江、江甯。六月、歸里。九月、由湖北

樊城北上。

同治七年戊辰、二十七歲。

四月、散館、

欽定一等第六名、引

見授職編修。七月、出京、歷河南、陝西至四川。　是歲三

月、二姪女媢祖生。九月殤。

同治八年己巳、二十八歲。

三月、歸里。六月、偕禮吾赴粵、行至樂昌、　太夫人念弟切、走書命歸、遂送弟還里。八月、由長江赴京。

五月、充　國史館協修。

同治九年庚午、二十九歲。　是歲、簡放雲南鄉試副考官、正考官爲四川長壽汪蓉洲編修敘疇。　九月初一日、抵滇。入闈、首題君子義以爲上。次題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三題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詩題賦得海色澂清映南極。得清字五言八韻。　得士楊高德等一百六十二

人、副榜楊永芳等三十人榜後乞假三月省親。十二月、歸里。是歲、三姪女肇祖生。

同治十年辛未、三十歲。

禮吾久病、余續假三月以待。三月、禮吾卒。五月、弟婦張恭人卒。余以侍　母無人、舉家北上。自周夫人卒中饋久虛、奉　母命續娶。六月、李夫人來歸。七月、迎　太夫人由長江達濟甯州、乘輿至德州。河凍不能行、先謙同京覆

命。後除夕、仍回德州侍　母。

同治十一年壬申、三十一歲。

二月、奉　太夫人抵京、寓東北園。五月初十日、四女娛祖生。六月、補

國史館纂修。十月、充本衙門撰文。

覃恩貤贈大伯父虎臣公、胞兄敬吾公俱爲奉政大夫、

貤封大伯母郭氏、嫂楊氏俱爲宜人。　是歲七月、刊漢

鐃歌釋文箋正成。

同治十二年癸酉、三十二歲。

閏六月、嫂吳宜人所撫大姪女蘭儀殤。十一月、補

功臣館纂修。　是歲、

覃恩晉贈　府君載之公爲奉政大夫、

晉封　母鮑氏爲宜人、
貤贈二伯父直清公爲奉政大夫、二伯母唐氏爲宜人、
　胞兄會庭公爲奉政大夫、
貤封嫂吳氏爲宜人。
　同治十三年甲戌、三十三歲。
　正月、四女娛祖殤。二月、移居虎坊橋東。三姪女肇
祖殤。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得士陳光煦等十九人。
　十月初十日、五女順祖生。
光緒元年乙亥、三十四歲。
　正月初八日、大男棨祖生。二月、大伯母郭宜人卒。

四月

大考、題爲進善旌賦、以光啟帝道輝映天衢爲韻、所賓惟賢論、賦得十風五雨歲豐穰。得豐字七言八韻

欽定二等第五名、

擢補右中允。五月、充

實錄館協修。是月、大嫂吴宜人卒。六月、

簡放江西

恩科鄉試正考官、副考官爲廣東番禺潘嶧琴編修衍桐。八月、入闈、首題、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次題、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三題、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詩題賦得蘆荻花中一點燈。得中字五言八韻

得士涂官俊等一百三十九人，副榜喻浚明等一十八人。差竣回京。十一月二十五日，六女慧祖生。是歲，

覃恩晉贈

祖考峻齋公爲朝議大夫，祖妣曾氏爲恭人，府君載之公爲朝議大夫，

晉封

母鮑氏爲恭人，贈元配張氏，繼室周氏俱爲恭人。

光緒二年丙子，三十五歲。

二月、補
國史館總纂。三月、
派文淵閣校理。五月、大男榮祖殤。六月、
簡放浙江鄉試副考官、正考官爲廣東南海潘蓮舫光
少斯濂。八月、入闈、首題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
也。次題、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三
題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詩題
賦得荷花夜開風露香。得香字五言八韻得士戈
桂馨等一百四人、副榜朱霖瑞等十八人。差竣回
京。十一月十二日、七女昭祖生。十二月、補

實錄館纂修、兼充總校。
光緒三年丁丑、三十六歲。
正月、轉補左中允。八月、奏派纂修
穆宗毅皇帝聖訓。九月、
實錄館全書過半、總裁奏請議敘尤爲出力人員、得
旨、詹事府左中允王先謙、著遇有侍讀缺出、開列在前、
並賞加四品銜。欽此。十二月、五女順祖殤。
光緒四年戊寅、三十七歲。
四月初四日、次男壽祖生、七女昭祖殤。十二月、升
補司經局洗馬。

光緒五年己卯、三十八歲。

五月初一日、升補翰林院侍講。初十日、奉

旨充補日講起居注官。

六月初十日、次男壽祖殤。　十七日、奏言路宜防

流弊、請

旨飭諭以肅政體摺疏云、爲言路宜防流弊、請

旨飭諭、以肅政體事。臣惟圖治貴協於中、除弊宜杜其

漸。方今

聖人在上孜孜求治、言路宏開、誠明目達聰之盛軌也、

然其中流弊不可不防。伏查乾隆八年七月給事

中臣鄒一桂奏、近見奉

旨發議之事、科道於部議未上之先、攙越瀆陳、徒滋繁擾、應請申飭奉

上諭、科道職司言路、凡有見聞、自應陳奏、但如鄒一桂所稱、攙越瀆陳、則大不可。嗣後遇有發交部議事件、如科道不待部覆參差具奏者、該部於議覆本內將伊等意見參差之處聲明請旨。十年六月、御史臣范廷楷參奏御史臣楊朝鼎前奏豫省失盜一摺、奉

上諭、楊朝鼎所奏、現在交議、大臣等自有持平之論。如果

所議准行、范廷楷據伊意見、以爲必不可行、再行陳奏未遲、亦未爲不可。所謂拾遺補闕、自有其時也。今乃於甫經交議之際、急於參奏、負氣紛爭、爲此過甚之語、誠鄙一桂從前所云、不待部覆而摭拾浮囂、攙越瀆陳者。朕早已降旨禁約、范廷楷獨不知之乎。至於請朕撤回原摺、無庸交議、竟似國家政務、弗資六卿、皆伊等御史可以操其行止者、甚屬妄誕、著嚴飭行。欽此。

聖訓煌煌、所當永遠敬守、乃近來諸臣言事頗有攙越瀆陳者。臣竊謂今日

朝廷虛懷采納、兼聽並觀、如前月給事中臣王昕參
奏朱永康一案、係在部臣定讞之後、雖
明旨已降、弗憚更張、豈不足以彰臣下納誨之忠、
聖主從諫如流之美。若不待部覆、率爾陳詞、有乖入告
之體、似宜
飭禁。又思臣工建言、原應各抒己見、若待他人舉發而
後從之、此唱彼和、流弊滋多。如近日翰林院侍講
臣張佩綸、御史臣李璠參奏商人李鍾銘一案、就
本事言之、李鍾銘係不安本分之市儈、法所必懲。
就政體言之、則兩人先後條陳、雖心實無他、而迹

涉朋比。此事僅爲劾一商人、不足深論、但恐後來
者踵習成風、黨援攻訐之端將由此啟於
朝政殊有關繫。伏讀
世宗憲皇帝御製朋黨論深切著明、
高宗純皇帝於朝臣黨援之弊再三申諭。乾隆九年二月、
給事中 臣 陳大玠、鄒一桂參奏署湖北巡撫許容
不宜復用、雖
允其請、仍以兩人所奏相合、顯有商謀扶同之處明白
飭諭、
聖意至深遠也。臣 以爲言路不可不開、亦不宜太雜、可否

請

旨飭諭俾諸臣曉然於

祖宗成訓、萬世懍遵、使正論常伸、隱患自絕、庶幾受開言路之益而無其弊。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十九日、奏徐之銘情罪重大、請

嚴旨查辦摺。疏云：爲已故革員情罪重大、請

嚴旨查辦、以彰

國法事。臣惟今古治平之要、首在刑賞得宜、

朝廷寬大之恩，豈爲僉壬而設。查已革雲南巡撫徐之銘於咸豐八年在滇臬任内，帶練剿辦東路回匪沐成林等，蒙
文宗顯皇帝天高地厚之恩，録其微勞，
賞花翎布政使銜，
命護理巡撫，旋即實授。其時回逆尚未大肆鴟張，不難撲滅。詎徐之銘到任後，頓易前轍，惟恣其奸貪，置要務於不理，遂至叛亂四起，不可收拾。徐之銘始則縱回以虐民，繼且挾回以自重，
朝廷諭旨，臚敢視若弁髦，陳奏欺罔，一無足據。

廷議籌辦，末由措手，邊陲大局，幾致淪胥，
國家費千百萬之帑金，黎庶遭十數年之塗炭，徐之銘一人之所爲也。又廣置姬侍，日事荒淫，强奪屬吏之妻爲妾，閨門之内，行同禽獸，父子之間，略無倫紀。燕見屬員，輒將穢亂之事向人叙述，廉耻蕩然。藩司鄧爾恆升任陝撫，徐之銘畏其參奏，遣革弁何有保剌殺之於曲靖府署。
朝廷值中原多難之秋，不遑南顧，又因其罪蹟未有確據，姑予包荒。迨同治二年，回逆杜汶秀之黨馬榮戕害督臣潘鐸，回逆襲入雲南省城，徐之銘及

其家屬爲賊所得、猶靦顏苟活。時署雲南藩司臣岑毓英率衆千餘、據守藩署、血戰數日。回逆見勢不敵、遣徐之銘來營說和。徐之銘改易回裝、白帕抹首、與岑毓英相見。岑毓英旋鳩集屯兵、說合馬如龍內外夾攻、破走回逆、省城危而復安。徐之銘粉飾奏聞、

命革職來京、聽候議罪。徐之銘遷延不行、於同治三年在省服毒身死。綜其生平行事、目無

君上、蔑絕人倫、誤

國殃民、偷生附叛、種種罪蹟、擢髮難數、實

本朝二百餘年來臣子所未有、雖寘之極典、不足蔽辜。乃其身既倖免刑誅、未及查辦、其子嗣尚有濫得軍功、列名仕籍者、在該革員一身之僥倖。其事猶小而亦何以爲後來封疆大吏炯戒耶。臣昔歲銜

命使滇、其時軍務未竣、該省官民追溯亂源、語及該革員劣蹟穢聲、人人髮指。今邊域敉平、公論大著、該革員滔天罪惡、歷久彌彰、若不明示殛罰、實無以昭

國典而維世教。伏查乾隆年間、如侍郎巴忠、浙江巡撫福崧、甘肅布政使王亶望等、或貽誤軍機、或婪

贓侵帑、除本身查辦外、其子嗣皆奉

旨不准出仕應試。今徐之銘情節較巴忠等倍爲重大、可

否請

旨將該革員罪狀明白

宣示、生前官爵悉予追奪、行查原籍、將其子一併革職、

不准出仕應試之處、恭候

聖裁。臣以爲誅奸回於既死、即以垂憲典於將來、此

國家刑政大柄所在、非爲徐之銘一人也。是否有當、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七月二十八日、轉補翰林院侍讀。十月初七日、六女慧祖殤。數年來、所生兒女旋踵夭亡、強顏破涕以慰　老母、然腸寸斷矣。

十二月初九日、升補右春坊右庶子。是日、因出使俄國大臣崇厚不候諭旨擅自回京、條約章程交大學士等會議、奏敬陳管見摺疏云、爲敬陳管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伏讀前月二十一日

上諭、以崇厚出使俄國、不候

諭旨擅自回京、開缺交部嚴議、條約章程交大學士六

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議。本月初五日、
命修撰臣王仁堪等各摺一併議奏。仰見
聖明洞鑒、詳慎虛公。曷勝欽服。臣維
祖宗疆土不可尺寸與人、此不待議者也。使臣辱命、已
諭廷臣集議、足以彰公道而固人心、臣可無庸置論。惟
俄人陰謀叵測、既不允其所求、彼必多方窺伺、即
令懾我國威、兼慮有礙各國通商大局、不至遽啟
兵端。而乘閒抵隙、虛聲恫喝、容亦情事。所有此時
不在專論前事之失、而在深思後患之防、臣愚以
爲允之則害遲、而此後更無挽回之術。不允則變

速而目前尚有任事之人。衆心待
乾斷而後興、邊釁非示弱所能弭、惟在
聖意堅定、廷議和同、勿因事勢棘手而畏難、勿以目前苟安爲可幸、無怵於要挾而游移中變、無專崇寬大而賞罰不明。務期弊革利興、戰守足恃、根本深固、
國勢日强、敵人無可生心、自必俛首聽命。當此時局孔艱、臣既有管見、不敢緘默、謹將目今應行籌備事宜繕陳數條、以備
采擇。

一、使臣宜分別撤遣也。崇厚負國僨事、非
朝廷意料所及、現在辦理之道、似惟有
天威震怒、嚴懲使臣、明示俄國以決不遷就、使彼人氣
懾、以徐待其自爲轉圜。除崇厚已交部臣等議奏
外、參贊邵友濂隨同畫諾、未能匡正、久畱俄國、亦
難望其翻駁前說。且該夷必謂中國畱爲轉旋地
步、不惟無益、而且有損、似應降
旨即行撤回、以絕敵人覬倖之念。至撤回使臣後、原非
竟與俄夷決裂、仍應偵其動靜、另行遣使。左宗棠
公忠體國、成算在胸、可否責成該大臣於屬吏及

營員中、慎選膽識兼優之人、奏請
簡派充使、一切輕重進止、由該大臣審度機宜、隨時奏
乞
訓示。事權既專、庶窾要悉協。總在先柔之以婉言、繼折
之以正論、並
申諭關外諸軍秣馬厲兵、示以必戰、庶足以作戎行之
氣、而懾俄夷之膽。將來往復辨論、事機可轉、但令
償款稍溢而
國體無傷、此善全之上者也。
一、東三省宜嚴密備禦也。目今防守之要、除嘉峪

關內外由左宗棠妥爲經理外、東三省毘連外域、備禦空虛、急宜早爲籌畫。該處風氣勁悍、患不在無兵、而在無將。必得久歷戎行之將軍等大員各就轄境、酌定章程、編集壯丁若干、隨時操練、就地耕屯、行之數年、悉成勁旅、既收實邊之益、兼省轉饟之煩。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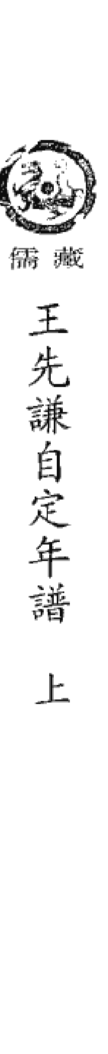
欽派大臣臨邊綜理、聲勢既壯、敵人自當氣奪。伯彥納謨祜親藩懿戚、且係僧格林沁之子、世篤忠貞、於軍事自爲諳悉。應如何簡用、以期有禆邊防之處、

伏候

聖裁。陳國瑞遣戍黑龍江業經數載、該革員夙隸僧格林沁部下、以勇敢善戰著稱、後緣事屢獲罪譴。當茲需材孔亟之際、此等良將實不易得、可否飭該將軍等留心察看。如果尚堪驅策、或責令隨同教練、不假重權、

朝廷酌予恩施、以徐課其成績。總在該將軍等駕馭得當、收其益而不長其驕、方爲盡善。

一、藩部宜聯絡防維也。東西兩路既經嚴密籌防、蒙古各部落自先後歸化以來、享承平之福一二百年、風氣孱弱特甚。俄人生心兼併者久矣、一旦



乘虛直入、喀爾喀諸部之密邇强鄰者必難自爲守禦。藩籬不固、西北皆將震動。恭查乾隆年間用兵準夷、曾有遣大學士公傅恒往蒙古齊集會盟之

命、今或亦

特遣知兵重臣前往、與各部王公等齊集會盟、申嚴號令、簡閲士馬、以振軍聲而壯藩衛。蓋兵法宜於虛實互用、守禦果嚴、不妨持以鎮靜。若兵力未足、轉當虛張聲勢、使敵人知我有備、懾伏先聲、方足潛消窺伺。定邊左副將軍、雍正乾隆間因防禦準夷、

超勇親王策凌及其子成袞扎布等、皆以蒙古親王補授是缺、辦理軍營事務。今或酌倣前事、遴才委任、以期藩部聲氣聯絡之處、伏候

聖明酌奪。

一、海防船政宜切實經理也。俄人如與我爲難、見陸地有備、或將避實擊虚、以數船由海道來犯、圖遂其恫喝要求之計。各海口固當準備、大沽、北塘、山海關一帶瀕海地方、爲畿輔門戶、尤應嚴防。非有鐵甲船十數號、不足壯聲威而供調派。見當刻不可緩之時、除邊瘠省分不計外、其較爲充裕各

省，或一省籌備一船之費，或兩省共備一船之費。

應請

旨飭下各督撫悉心計議，抽撥巨款，抑或另籌捐備之

處，速奏請

旨。一、有成議，先借洋款購辦，由各省定限交還，期於償

息無多而集事較速。至各省選將練兵，以資援應，

萬難再緩，應請

飭各督撫一併切實籌辦。以上四條，謹就臣管見所及，

披瀝上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訓示。謹　奏。　十五日、
實錄館全書告成、總裁奏請議敘尤爲出力人員、得
旨、右庶子王先謙著遇有升用之缺、開列在前、欽此。是
日、代湖北提督郭松林擬通飭各省選將練兵摺
疏云、爲軍政急宜講求、擬請
通飭各省酌定章程、選將練兵、以維大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
本朝設兵衛民、規制美善、承平日久、漸流懈弛。咸豐
以來、軍事迭興、半資義勇平賊。厥後因制兵難期

得力、不得不暫留防勇以備征調之用。今內地安謐有年矣、無用之兵、帑藏既歸虛擲、有用之勇、流弊又復漸生、一有事故、無以應敵、大局將虞決裂、誠不可不亟爲籌畫也。所謂營勇之弊何也。從前召募成軍、率由能事將領以忠義激發鄉民、爭先效命、高厚之

恩既足感發天良、方新之氣遂以立摧强寇。當其無事、屯集操演、遇有徵調、星夜遄行。將得其人、練得其法、合而不分、故所向有功。今則統將之事權不一、勇丁之占籍多虛、散處分屯、操練不講、猝臨戰事、

何可深恃。夫兵之所以不能振作者、餉薄故也。勇丁歲糜

國家之餉不爲少矣、乃廢弛相仍、日復一日、將與當初制兵情形如出一轍。臣愚以爲兵勇不精與無兵勇等、而不練必不能精、不合必不能練。各省將弁雖多、廉潔樸誠之員得一猶難其選、今以防勇分隸數人管轄、或甲優而乙劣、此介而彼貪、求其一律認眞、必不可得。調派應敵則意見各別、號令紛歧、此將領不合之弊也。營伍分駐稽覈匪易、選校尤難、偷減浮冒、因之而起、步伐器械難望整齊

如式。倉卒調遣、不能隨檄即行、此勇丁不合之弊也。故欲精練營勇、惟有合數人分轄之勇統於一人、各處分駐之營聚於一處、庶幾責成專而紀律肅、精銳集而呼應靈。見在內地雖平、而邊患紛乘、正力圖自强之日。側聞英、法、俄、美諸大邦各有精兵數十萬、倭夷小邦亦有精兵七萬、堂堂中國、每歲餉不貲、並無得力大支勁旅、以備緩急、深爲可惜。查各省防勇多者萬餘人、少者亦數千人、若每省選一久歷戎行結實可靠之提鎮大員派充總統、將各勇營合併駐紮、逐日教練、用西人之法

以練其器械、密行操之期以練其筋骨嚴約束之令以練其心志、習勤勞之事以練其材武、卽就現有之餉項合練現在之勇營、費不加增而事歸覈實、二三年間可望大有起色。或宵小偶發、則資制兵以詰奸、儻盜賊潛滋、立調防勇以應變。而海防完固之後兼得腹地勁軍聯絡策應、自足壯

國威而維大局。至各省制兵、未可聽其頹廢不爲經理。除已練之軍頗著成效應責成總統防勇之大員一律訓練外、其餘營兵總以額多餉薄、難期振奮、應減兵併餉、方能易無用爲有用。恭查嘉慶年

問、因增設名糧未收實濟。奉
旨大加裁汰。道光初元復
諭各省移營裁汛減額甚多。仰見
聖主因時制宜、變通盡利、今內地肅清、自不無今昔形勢異宜、可以抽併兵額之處、閩、浙、江蘇、甘肅等省已多陸續陳奏
允行者。此外或可一律辦理、以期戎政整飭、餉不虛糜。臣以菲材、屢膺專閫、感激
知遇隆恩、時思圖報。此次抵鄂、即以此事與湖廣督臣李瀚章籌商、意見相合。道晤浙江撫臣譚鐘麟、大

學士直隸督臣李鴻章再四討議，亦以臣言爲然。謹就管見所及，據實縷陳，可否

飭下各督撫各就本省情形，悉心妥議，切實辦理之處，伏候

聖裁。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謹奏。是歲七月中，夢作鍊五色石補天賦，記一聯云：積萬古之陶鎔，直參造化；彌大鈞之缺陷，還仗文章。又夢在山東送別友人，作四言詩，記一聯云：擕月入湖，送雲歸岱。又作五言詩，記一聯云：臨湖片月明，過嶺歸雲黑。恐久而遺忘，附誌於

此數年以來，夢中常至一室讀書，語句多不可解，讀時卻甚通暢，醒不能記一句，或一連三五夜如此。想因邇年讀書用心過度，精神虧耗，致茲夢幻也。八月，刻乾隆朝東華續錄一百二十卷成，敬跋云：洪惟我

皇清光宅函夏，

列聖纘承，

至德豐功，度越隆古，

仁育義正，海寓蒙福。宜勒成書，昭示萬禩。凡有血氣，戴履高厚，遊息酣嬉，幾忘

帝力、紀載闕略、聽覩茫昧、靡以宣
上德、抒下情、匪他人任、實爲史臣責。臣前見蔣良騏東華
錄纂自
開國以來、迄於雍正、頗具條理。乾隆以後、未聞續撰、若
皇朝武功紀盛、
聖武記、嘯亭雜錄諸書、於乾隆朝事實多所采摭。至
徽猷
鴻誥之垂貽、典章名物之富美、六十年中燦若星列、掇拾
舛漏、咸所不免、自非年經月緯、難可尋究。考之往
代、以本朝國史編年、刱自宋司馬光稽古錄、厥後

作者約數十家、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明鄭曉吾學編、史裁特備、而宋林駉皇鑑箋要取寶訓、實錄、國朝會要爲注。固知國史官書、咸資采錄、體例斯存、亦載筆之柯則也。伏讀乾隆二年五月

上諭曰、向來

列祖實錄聖訓告戒之後、皆藏之金匱石室、廷臣罕得見者。朕思

列祖聖訓謨烈昭垂、不獨貽謀於子孫、亦且示訓於臣庶、自應刊刻頒示、俾薄海內外人人知所法守。用是

有刊

五朝聖訓之
命。若乃方略則例悉載
絲綸、
寄諭
硃批、並得宣示、仰見
聖人示寰海以大公、開臣庶之蒙惑、
曠恩厚意、曠古無兩。惜乎
欽定諸書頒賜有限、雖在士夫無由徧覩、至於閭巷、彌絕
闕仰。臣愚竊謂
本朝二百餘年來、所以陶冶羣倫、無微不到、故名臣

者碩項背相望。而或服吏者練法而玩刑、業儒者襲經而市利、蘊孼釀釁、戎生伏莽、一旦潢池盜弄、鹿鋌猰噬、杼柚告空、

宵旰廑慮、竭天下之力僅迺平之、而元氣休養又需數十百年矣。雖天地之大、物不咎施、豈德風偃草之效、有時或爽。毋亦

朝廷條教不能戶喻、

辭訓之垂與世推移、簡冊無稽、觀聽未洽、故致然歟。臣備員詞曹、編摩史館、亦頗究心當世之務、痛斯民無知與所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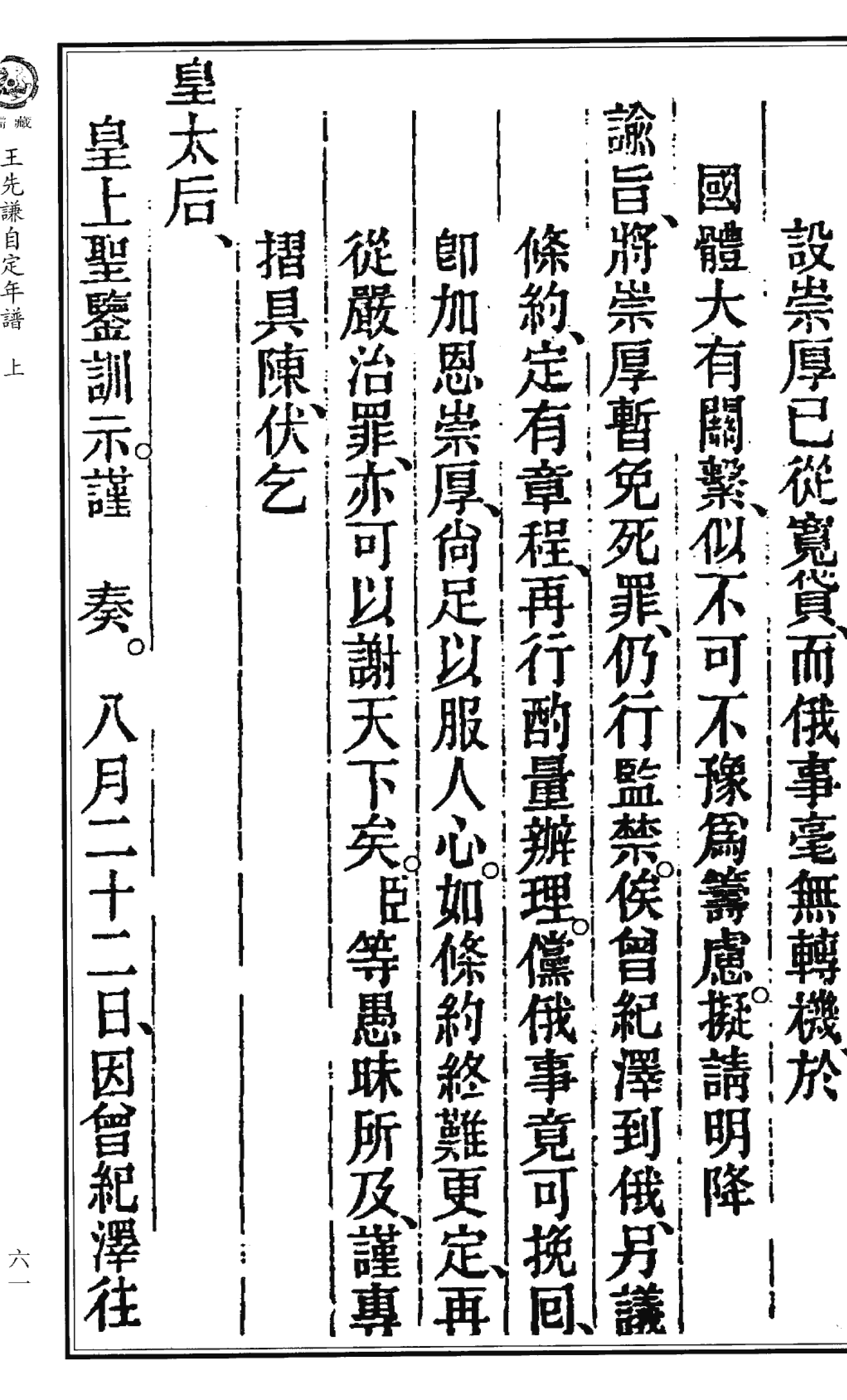
上德之未至，仰體
大聖人公天下之心，遠追前代李、鄭述作，近接蔣氏嘗日
所錄，凡登載
諭旨，恭輯
聖訓、
方略，編次日月，稽合
本紀、
實錄，制度沿革，纂會典，軍務奏摺，取
方略兼載。
御製詩文，旁稽大臣列傳，成東華續錄一百二十卷。乾隆

一朝政要大略具存。不揣冒昧，敬登棃棗，欲得家置一編，循覽紬繹，於以體聖訓而遵正直蕩平之路。微臣區區之意，實在於此。嘉慶而下纂本粗具，雍正以前録視蔣氏加詳，將以次刊行焉。

光緒六年庚辰，三十九歲。

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得士于式枚等二十三人。十四日，轉補左春坊左庶子。四月，升補國子監祭酒。五月十六日，因英法等國使臣請寬減崇厚罪名，偕内閣侍讀學士胡聘之奏會議事宜，籌

慮宣周摺疏云、爲會議事宜籌慮宜周、恭摺仰祈
聖鑒事。本月十二日、欽奉
懿旨、發下總理衙門各摺件、命臣等會議具奏、臣等遵
於十四日前赴内閣公同覈議。竊惟崇厚前因奉
命出使不候
諭旨、擅定條約、幾致貽誤大局、所以
朝廷重治其罪。今據英法等國使臣從中轉圜、並據
英使述其國主之命、請寬減崇厚罪名、以全俄國
顏面、即可另議新約等語。如果於事有濟、
朝廷原不惜貸崇厚一死、以弭邊衅而固邦交。惟此



時俯如所請、將來條約能否更定、尚難確有把握。設崇厚已從寬貸、而俄事毫無轉機、於
國體大有關繫、似不可不豫爲籌慮。擬請明降
諭旨、將崇厚暫免死罪、仍行監禁。俟曾紀澤到俄、另議條約、定有章程、再行酌量辦理。儻俄事竟可挽回、卽加恩崇厚、尚足以服人心。如條約終難更定、再從嚴治罪、亦可以謝天下矣。臣等愚昧所及、謹專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八月二十二日、因曾紀澤往

俄議約未定、俄遣布策來華、奏東三省防務宜特派大員督辦兼轄地方以一事權摺疏云、爲東三省防務緊要、擬請
特派大員督辦、兼轄地方以一事權、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奉天、吉林、黑龍江爲我
朝根本重地、邇來練兵選將、扼要設防、
睿慮周詳、固已無微不至、而臣猶有過慮者。該三省地多濱海、隘口綦繁、凡敵人可乘之隙、皆我國應防之處。各該省兵勇無多、見在、徵調客軍、又復人自爲守、情形隔閡、運掉不靈。萬一有警、諸將帥各保

汛防推諉瞻顧。堅瑕之勢互異、欲藉資調撥而不能、備禦之地或疏、則急求援應而不得。若更意見雜出、號令紛歧、偏裨奉檄而莫知適從、客軍孤懸而隨在掣肘、稍有貽誤、關係非輕、不可不亟爲籌酌也。臣愚以爲瞬息千變之軍情、形勢散漫之邊地、非得事權歸一、難以握要通籌。惟有

特派大臣督辦該三省軍務、兼畀地方之任、責成既專、庶於

國事有益。臣不必遠徵前事、卽以近事論之、粤匪之亂、辦理多人、戰守分籌、潰裂逾甚。逮曾國藩以兩

江督臣奉

命總辦、萬衆一心、削平逋寇。夫曾國藩當咸豐之季、以

孤軍坐困江右、而卒成大功、非其優絀頓異、前則

不轄地方、爲疆吏所牽制、後則以

欽差大臣兼總督、呼應皆靈故也。回匪之亂、蔓延甘陝、

新疆、將帥聯翩、未有成績。左宗棠巨任獨肩、肅清

關内。及諸將出關勦賊、以左宗棠辦理後路、將士

無所稟承、稍稍觀望矣。迨奉

旨督辦新疆軍務、恪遵

廟略、遂靖回疆。非督辦重臣兼轄地方、剋期奏績之明

驗乎。惟捻匪後成流寇、情形稍有不同。然當事權
不一、以曾國藩謀
國之忠、其在江督任內、尚奏明畫境勦賊、不肯越湖
北一步、分官文之功。後
特派李鴻章等爲欽差大臣、輔以各督撫助兵轉餉、用
能集事、亦未嘗不得力於督辦也。奉天等處名爲
三省、審度地形實應聯絡一氣。各該省將軍位分
既不能相下、守禦又各自爲謀、際茲軍情萬緊之
時、若再任其散而無紀、措置失當、後患實不堪設
想。揆之時局、似宜量爲變通。伏查三省中、奉天距

京師較近，去吉林八百餘里，去黑龍江亦僅千九百餘里，形勢扼要，聲息易通，而兼顧山海關一帶邊防，亦復近在掌握。該省將軍本有加銜，若即以奉天總督督辦東三省軍務，吉林、黑龍江兩將軍作爲幫辦，所有吉林、黑龍江一切措置，俱秉承總督而行，權有專屬，防可通籌，委任得人，必能屹然保障一方。上紓

聖主宵旰之慮。或以地方遼闊爲疑，不知曾國藩剿辦粵匪時，長江數千里，東南數大省，惟以一人主持。近者左宗棠辦理新疆，蘭州去哈密三千餘里，哈

密去喀什噶爾又數千里，亦不虞鞭長莫及。以東三省較之，其不爲遼闊難於控制明矣。或又以將軍體制較崇，不合幫辦總督爲疑，則現在伊犁將軍金順非不幫辦新疆軍務也。總之，制不輕更，因時則善，法無虚立，得人乃行。

聖明如俯採臣言，必應選擇而使，擬請無論滿漢，但得實心任事，威望較著之員，畀以斯任，方可責其成功。若謂不符舊制，或權宜署理，事定復故，庶目前收破除成格之益，日後無改變舊制之嫌，戎政聿修，疆防日固矣。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二十九日、奏會議防俄未盡事宜摺疏云、爲會議未盡事宜、另行恭摺條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月二十日遵
旨赴内閣會議、仰見
聖主籌畫邊防、顧全大局之至意、曷勝欽服。除東三省江防船政三者擬請變通辦理、於二十二日由臣自行具奏會議一摺、二十四日公同具奏外、所有未盡事宜、臣勉竭愚忱、續行條列四事、恭呈

御覽。一曰豫定應敵之策。此次布策來華，其注意不專在前議之十八條，自必多方要挾，蓋夷人貪狡異常，每以透進一層爲爭先勝著。俄地大而國貧，近聞其在日本長崎購煤極多，前調米甯等兵船十六隻，續派大彼德等兵船九隻，分泊各路，觀釁而動。又撥銀二萬五千磅，爲中亞細亞及沿中華邊界測量地理之用，此項兵費將於中國取償。至條約係崇厚已定之局，伊犂爲彼國已據之地，俄人若專注前議，惟用虛聲恫喝，必不肯多糜實費。即此推測，情狀顯然。臣意布策到後，肆口要求，我與

辨論，彼卽飄然徑去，而調兵船齊集境上，以俟成言，如威妥瑪煙臺之故智。以
國家如天之福，惟願無此意外釁端，而審敵情以定應變之方，自應先有準見，方不至每著落後。否則彼之所求多我不便允行之事，言者據理而爭之，樞臣慮患而請之，游移不斷，受病滋深。自辦理洋務以來，因事機秘密，不便明白宣示，而率多委曲求全。於是清議起持其後，樞臣惟是抱慚負咎之不暇，審顧邅囘，國事將日就敗壞。臣實不勝過慮，竊謂

聖主沖幼、保全和局、以待將來。大敵橫挑、務折寇鋒、以存國體。二者持議不同、而同出於爲國、但由前之說、日久愈難挽回。由後之說、目前恐無憑恃。處此時勢、全賴

聖朝乾斷、羣策乃有稟承。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又曰、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固知志定然後周詢謀心乃能旁及。

朝廷用人行政、悉賴匡襄、屏絕瞻徇、力求實際、此臣子所當自任者也。强鄰之壓境堪虞、海口之距京逼近、激於一發、禍結兵連、萬一不虞、身爲戎首、此

非臣子所敢自任者也。請自今以後、
聖心如務全和局、卽敕諸臣權時、竭力調停。如發憤爲雄、則明示樞臣疆臣以決不遷就、責其辦理事事切實、處處周密。有畏葸推諉者、立予峻罰、仍勿令置身局外、得以逍遙自便。人心一振、
國氣自强、而又多其驅策鼓勵之方、持以堅忍不拔之力。
國家培植人才二百餘年、見
聖主如此憂勤、必有激發天良、慷慨效命者。若仍悠忽從事、莫爲主持、發言盈廷、皆足聳聽、昔人所謂議

論未定兵已渡河，前鑒具存，不可不深長思也。二曰暫聯日本之交。日人自琉球肇釁，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而與俄交頗親。故俄人駐船購煤，俱在日本，其長驅無慮，以該國中道接濟也。儻俄船來華，日人必思窺伺臺灣、朝鮮，乘我應援所不及，自應暫時籠絡，免其生心。現在該國使臣來華議約，臣思琉球之事，此時已非我力所及，虛詞辨駁，徒起難端，可否

飭總理衙門王大臣善爲處置，其餘非甚關緊要者，酌量奏

准、俾不至藉口尋釁。至應敵之道、不廢權謀、可否命王大臣於該使臣接談時、告以俄國虎狠、須防其歸途攻襲爾地、彼此脣齒、不能不代爲慮及。並飭劉坤一、彭玉麟就近密商、設奇用間、日人實有忌俄之心、顧其國內空虛、自防不暇、或不敢別啟狡謀。風聞日本畏俄已非一日、從前樺太千島之交換、蓋屈於不得已、其當路諸人言之、每有餘痛。現駐日本大臣何如璋、若令鉤致敵情、乘間陳說利害、隨機應變、亦可收兵家伐交之益。本年屆更換使臣之期、必當慎擇使才、請一併

飭李鴻章、劉坤一、彭玉麟會保明練知兵之人以備任

用。前次

簡派正副使臣、意見動多齟齬、此次更替、擬請不用副

使、庶免掣肘。將來日俄之交既攜、日人勢孤、必與

中國益暱。俄懼日撓其後、不敢逞志於我、而海患

得以少紓。我乃以其閒布置海防、俾臻鞏固、亦未

始非一策也。三曰宜專任使之權。前

命吳大澂會同銘安辦理吉林事宜、近又

遣壽昌經營防務、籌餉增兵、

聖主廑念地方至矣、然臣尚慮不能大有裨益、何也。該

省官吏惟將軍之命是聽、銘安縱能和衷、屬員不
免觀望、吳大澂既難越俎代庖、爲之整頓吏治。喜
昌客軍懸寄、展布又未必裕如。一國三公、徒滋紛
擾。臣以爲
朝廷如謂銘安可用、則專用銘安、若慮銘安才力未
充、不妨調任他缺、而畀喜昌以將軍之任、使其專
筦戎機、仍假吳大澂以會辦之權、責其專清吏治。
委任各得其人、地方可望起色。黑龍江亦宜整頓、
請並
飭樞臣從長妥酌、以期周密。至邊才本不易求、西北尤

難其選、此次除曾國荃諸人蒙
恩簡畀外、貴州撫臣岑毓英沈毅有爲、堅忍耐苦、臣前
奉使雲南、岑毓英已任滇撫、猶帕首短衣、首先陷
陣、所向有功。臣博採輿論、具得其詳。軍興已來、起
行閒擢疆寄者不少、大都一居高位、卽揖讓雍容、
愛惜身命、求其志氣不衰、始終一致、臣惟見此一
人、用之邊隅、實足當萬里長城之寄。前江西撫臣
劉秉璋秉性剛方、遇事能斷、旣諳吏治、兼曉戎機。
籍隸安徽、與淮軍將領相浹洽。該員現在丁艱、如
急切需才、目前時局、亦可援金革毋辟之義、勉以

任事。該二員係

國家封疆大臣、本無事微臣　上達、特其材分所宜、

朝廷或有未及周悉之處、謹舉所知、用備

採擇。臣愚常謂用才之道、以實心任事爲第一義、人才無論如何、盡一分心即是一分才。若不肯盡心、雖才如淵海、不過供粉飾周旋之用。惟任使既專、則優絀易見、知其不能振作、即不復稍事姑容、庶人才奮興、而百務就理矣。四曰精求船械之利。從來講求應敵、惟明敵所以屈我之理、始得我所以制敵之法。中國幅員數萬里、爲醜夷所前卻、乃至束

手下心、徒以夷有船而我無船、彼能遠擊、我不能近鬬、彼能橫行、我不能直追、望洋興嗟、勢成坐困。故必從船政講求、方有捍患之策。曾國藩、左宗棠皆明練時務大臣、前惓惓以此爲言、誠知其要領也。此番啟釁、如各海口羅列兵船、聲威壯盛、陸路亦皆扼要嚴防、俄人勞師遠涉、主客之形既異、勝負之數未分、何至全無顧慮、侈爲大舉。今船政辦理多年、兵船一項未收成效、糜帑頗多、

朝廷務爲寬容。竊慮任事者日益疏懈、儻

聖意果視爲要圖、應如何嚴定章程、以專責成而杜欺

飭、伏求
乾斷施行。李鴻章購製鐵甲船、雖曰需時、冀有得用之
一日。且從此諳其機巧、便於倣造、自應堅持定見、
期以必成。至機器局製造軍械、煤鐵多購洋產、經
理必用洋人、而謂內地一切皆不可用。其實洋人
即用中國煤鐵、中國民人、製造機器、亦未嘗不用
中國之煤。開辦之初、非洋人不能經理、今中國能
者日多、不肯以重價雇役、致多投入外洋、爲虎添
翼、是令中國人學習技藝、非以爲中國也、驅中國
之人歸洋也。不知以重價雇洋人、而銀入夷地、何

如卽以重價雇華人、而民不外投。況和局非可長恃、設遇閉關罷市之時、洋産洋人皆不能爲我用、將復從何措手。可否

飭下南北洋大臣通盤籌畫、逐漸轉移、務令此事確有把握、二三年後、毫不借助外洋、方足以收自强之效。

朝廷但事事覈實、諸臣自必事事用心、不然、泄沓之風不知伊于胡底也。以上四條、臣謹就管見所及、縷晰敷陳。竊維洋務辦理、至今本無上策、事變之來、深維終始斷自

宸衷、猶得中策。若以國是委諸羣下、則終於無策而已。從前每遇釁端、動色相儆、情遷境過、粉飾依然。此次已有

旨令曾紀澤極力轉圜、則布策遄返、和議可成、兵費不格外婪求、大局不遽形決裂、亦屬意中所有。但即令勉强安帖而後此之隱患愈深、各國之要脅踵至、苟不自立、何以圖存。

聖主如求辦理洋務上策、惟有於用人行政逐事覈實、痛懲積弊、無論或戰或和、舍此總無自强之日。目今中外諸臣豈少材智。而觀望

意旨、未能盡心。歷年洋務儀具規模、而逐細推求、俱無實際。與言及此、大可憂危。夫天下者、皇太后、皇上之天下也、皇太后、皇上操轉移風氣之柄、至計一定、禁止令行、何施不可。伏願此後嚴疆吏之責成、而隨時課其實效、委樞臣以綜覈、而措置務令咸宜、時局雖極艱難、事機猶可旋轉。若及今不加振作、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十月二十六日、奏招商局關繫緊要宜加整頓摺並各口及外國請設立公司招商運貨出洋夾片疏云：爲招商局務關繫緊要、宜急加整頓、以收實效而裨大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招商輪船局之設、所以暗杜洋人壟斷、收回中國利權、應妥協經理、以期久遠利益。乃初辦既已不善、踵行更屬失宜、若不急爲主持、立見隳壞、有不能不爲

聖主縷陳者。溯查該局開辦之始、道員朱其昂等領官款集商股、購第一船名伊敦、船大而舊、第二船名福星、艙通而小、均即沈溺、餘船合用者少、致連年皆有滲沒、而購買價值反較洋行新造之頭等好船尤貴。用人之濫、糜費之鉅、殊駭聽聞、其後虧折殆盡。津海關道員陳欽稟明直隸督臣李鴻章、派候補同知廣東人林姓往上海、邀怡和洋行管事之道員唐廷樞湊集商股數十萬、竭力補救。已有起色矣、唐廷樞頓起私念、復有道員盛宣懷爲之營謀交通、挾詐漁利。値旗昌洋行公司虧折其股

票，每實銀百兩僅值銀五十兩上下。唐廷樞等詭稱商局現又賠虧，須六七十萬兩可以彌補，向李鴻章多方要求。李鴻章允爲撥款集貲約共五十萬兩，令其妥辦，不准再虧。詎唐廷樞等領款後，並不歸公，即以此項私自收買旗昌股票，旋稟請李鴻章購買旗昌碼頭及輪船房屋。李鴻章駁斥不准，盛宣懷往謁前兩江督臣沈葆楨，詭詞慫恿。沈葆楨欣然允行，遂續撥庫帑百萬兩與之，具奏時聲明時值凍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其旗昌原本約二百二十餘萬兩，已虧大半。唐廷樞等仍按該

洋行原本銀數開報、除將所領帑銀百萬兩作爲先付半價、實卽劃歸伊等前收股票、抵作十成之銀扣算入己外、下少百餘萬兩之數仍欠旗昌約定分年歸還、因有此作爲。二百二十餘萬兩之本銀歸入商局、由是局本日大、各碼頭船隻經費愈繁、息銀愈增、又復大虧、勢將決裂。唐廷樞等計圖脫身、遂邀江蘇道員葉廷眷接辦、時光緒四年夏也。葉廷眷查明該局本銀應在五百萬兩上下、各項時値約二百五十萬兩上下、當稟報北洋大臣有案、造具淸册、覈對各輪船原價、如付九萬兩者、

現册已作十五六萬兩、付七八萬兩者、現册已作十三四萬兩、係將侵虧之銀加攤於碼頭輸船房屋各值之上。當原買時價既浮冒、積年用久、價轉遞增。洋商新船或十五年、或十年爲度、將餘利所得、每年酌提少許、以補輕船價、故原本年減一年、至十年後祇存料價、抵以時值、尚有盈餘。該局不然、致局本僅存其半、而外欠生息者尚數十萬兩、江南公款一百九十餘萬兩、均不能歸還。自葉廷眷接辦、至四年底止、此半年中所得餘利約有九十餘萬兩、除開支經費息銀外、尚有賠償保險失

事之用、仍餘銀四五十萬兩。五年正月至六月止、亦於開除外、餘銀五六十萬兩。若由葉廷眷一手經理、計至六年、可將虧折補足、再將船價遞年覈減作本、力任勞怨、局務可望起色。時唐廷樞、盛宣懷見事有轉機、復設計排擠葉廷眷、畏咎引退、李鴻章雖未允准、而葉廷眷已不復與聞。唐廷樞等將局章更換、現又年餘、恣意侵挪、略無顧忌。此該局辦理始末實在情形也。李鴻章曾奏稱招商之設、原以分洋商利權、於

國家元氣、中外大局、實相維繫、賴商爲承辦、尤賴官

爲維持，誠恐難以久支，貽笑外人，且墮其把持專利之計。是該督所論，實已洞見本原，特於唐廷樞等之營私肥橐，蒙蔽把持，相距數千里外，情事或未能深悉。近聞該督復奏，請將公款一百九十餘萬兩分五年提還，後局務歸商，而不歸官，並請將提還公款悉解北洋，爲辦理洋務之用。夫歸商而不歸官，則局務漫無鈐制，流弊不可勝窮，虧累日增，終於敗壞。該督所請與前奏商爲承辦，官爲維持之語，係屬兩歧，或其意重在公款，遂不及爲商務持久計也。且即以公款論，前既准予緩息數年，

而現在按年拔本、不過將每年餘利歸還公款。葉廷眷經年所餘、卽利銀足敷歸款、尚有盈餘之明證其作本之公款仍存局中、悉充唐廷樞等私囊、是徒以靡帑供伊等營利肥私之用。揆諸情理、亦未得爲允協。臣以爲商局有益、必當加意護持。既爲護持、卽應認眞釐剔、謀商人長久之計、並以爲國家利賴之圖。至謂帑項必令有著、猶其中之一節。葉廷眷經理年餘、確有成效、是及今整頓、尚非不可挽回。若聽其廢墜、將來再無興辦之日、從此利歸外國、坐視中土添一漏巵、實屬可惜。目今整頓

之法、首宜嚴汰局員。唐廷樞、盛宣懷蠹帑病公，多歷年所，現在仍復暗中句串，任意妄爲。若任其逍遥事外，是無
國法也。劉坤一新任兩江，無所用其迴護，且見聞切近，訪察易周。擬請
飭下該督臣據實查辦，此時不准干預局事，專派委員總理，以便釐定章程。各省借撥庫款，南洋居多，專款歸庫，方爲正辦。況分年提還之款，亦不足應急切購辦之需。即北洋必需此項，而該局餘利實敷每年還款，即由南洋扣收撥解，未爲不可。且免掣

動本銀，貽誤商局，自屬有益。各省濱海碼頭，以上海爲總匯，濱江碼頭，亦江南居多，均南洋所轄地面，事權分屬，呼應較靈。擬請

飭下南北洋大臣，就近各專稽查，分收庫款，以免蒙混。

至營運所入，理宜涓滴歸公。擬請

飭令詳籌妥辦，仍依葉廷眷按船報帳之法，就各碼頭由關道印發三聯空票填用，一給客商，一報通商大臣衙門，一存根留局，按月辦理通報，以杜侵蝕。碼頭各有總管，一處辦壞，與各處無妨，並可比較優劣。該局商務與票商洋行情形相同，宜仿其法，

分以專責成、合以計歲入、方爲經久無弊。局務既清、公款自歸有著、將每歲盈餘、次第補償公商兩款缺額。其公款原存本銀、仍作爲庫款盈餘之項、按年生息、隨時酌劑、務祈周密、庶幾上不虧
國、下不病商、根基既固、久遠可期矣。臣於商務素非通曉、獨念該局係
國計所關、冀其永行無弊。近年辦理不善、議者紛然、臣博考周諮、得其底蘊、當此尚可補救之際、不敢不據實詳陳、以冀及早清釐、有裨時局。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又片奏云、再俄人在中國購茶、向由上海輪船運至法境登陸、由英達俄。旋因運路窵遠、英法收稅極重、該國改由天津至通州登陸、運至張家口及恰克圖國棧接運。從前張家口本有西幫茶商百餘家、與俄商在恰克圖易貨。及俄商自運後、華商歇業、僅存二十餘家。且華商稅則每箱納四兩數錢、俄商稅則每箱僅二兩數錢、故華商不能辦運。然俄人自運得茶、亦屬艱難。前津海關道員黎兆棠欲按照通商章程准由華商

運貨至外國交易之條、擬請招商運茶、由張家口至恰克圖、往俄國交易、其税銀亦照俄則辦理。此議若早行於北、推廣於西、則俄人樂茶貨之流通便利、當不更有各處通商之請。又前聞黎兆棠議立宏遠公司條約、其意以爲輪船之利、僅就各省碼頭裝運、而未及外洋。故各國所需、勢不能不來華購運、口岸條約、由此日增。若令華商由輪船運貨出洋、則洋商可以少至、暗中消弭無數事端。其時有前開設怡和洋行之外國商人聞有此事、傳播外國、讚爲盛舉、咸願助成。至天津商議數日、回

國候信。旋因黎兆棠去任回籍，未及舉行。臣每思之，竊服其用意深遠。夫外洋不能不有求於中國者，其本意要圖專在養命之需與貿易之利，至於種種後慮，係辦理不善之流弊，要不得謂商務即戎機也。處今日局勢而思利導之策，須商情大通，斯外釁易弭。第任洋人之壟斷，必匱中國之利源，惟商人運貨出售洋地，實寓操縱循環妙用，且不拂洋情，不費國帑，有利無弊，何憚不爲。可否飭下南洋大臣咨商船政大臣黎兆棠，如及今尚能舉

行、卽先於上海及英法各國設立公司、仍按原議條款斟酌損益、湊集商股、作速開辦。其三口及北口可否一律舉行、並令咨商北洋大臣、酌覈定議、及今會商可否於西口一併及時開辦之處、伏候

聖裁。臣愚以爲外洋偏處以來、中國兵氣旣隳、商力亦困、自船政聿修、兵商二者略有憑藉、尚未得行用實益。必兵船出洋、然後中國之軍威可振；商船出洋、然後中國之利權可收。居今而策富强、未可視二者爲緩圖也。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尋奉
旨：交南北洋大臣查復。直督李鴻章復奏云：竊　臣欽奉
光緒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寄諭：祭酒王先謙奏招商局務宜加整頓各摺片。設立
招商局，原期收回中國利權。如果局員等營私害
公，敗壞局務，亟應痛加整頓。李鴻章創辦此局，責
無旁貸，著逐一嚴查，認眞整飭。如唐廷樞等寔有
侵蝕把持，並設計排擠各情，即行從嚴參辦。葉廷
眷經理是否確有成效，其辦理章程有應變通之
處，自應及早設法。該祭酒請令商船出洋，目下能

否及此。將來如何漸次開拓、妥籌具奏等因。欽此。遵經札派江海關道劉瑞芬、津海關道鄭藻如、將所參各款逐節嚴查。旋據該關道會同南洋所派之江南製造局道員李興鋭稟稱、招商局銀錢帳目向由駐滬道員徐潤一手經理、當向調冊詢核、並就原奏分條查覆。如朱其昂等購船價貴、均即沈没虧折殆盡一節、該關道等查同治十一年、已故道員朱其昂購買伊敦、福星、永清三船、於上海、天津各立碼頭運漕攬貨。因創辦之始、外洋及貿易情形未熟、船價稍貴、其用人濫而糜費多、亦所

不免。次年添派道員唐廷樞、徐潤會辦，增置輪船碼頭，頗有餘利，將朱其昂虧折四萬餘兩分年提補。其伊敦一船，旋在大沽遭風沉没。福星一船在黑水洋被英船撞沉，令洋商賠給。此皆事出意外，並非船不堅固。該局厚生、江長兩船亦在江海失事，均歸保險局償還於局本，尚無虧欠。又原奏唐廷樞、盛宣懷以公項私買旗昌股票，抵數扣帑入己，旗昌原本已虧，收買時仍照原本開報一節，該關道等查光緒二年，臣處撥給官款，係添購豐順、保大、江寬、江永四船之用，唐廷樞等並未挪移私

買股票。是年冬，收買旗昌輪船等項，由南洋撥給官款銀一百萬兩，分期交付旗昌洋商，取有收據，且係徐潤經手，唐廷樞、盛宣懷更無扣帑入己之事。惟應付旗昌銀二百二十二萬兩，除撥官款外，應照盛宣懷等原稟由各商湊集銀一百二十二萬兩，乃僅招商股四萬餘兩，以之抵還旗昌一百二十二萬兩，所短甚巨，遂由局借墊銀四十餘萬兩付給旗昌。尚短銀六十九萬兩，係將官本緩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險餘費按年積存，陸續歸楚，未踐原稟之言，致有疑爲詭詐者。洋商房產交易向

有五釐中金分給經手之人、卽盛宣懷等原稟花紅是也、買價至二百餘萬之多、應提花紅銀數不少。盛宣懷等主持其事、卽使毫不沾染、難免羣疑衆謗。至旗昌股票、唐廷樞、徐潤或有一二、盛宣懷久在仕途、未必有此。卽有股票、不難逕向旗昌取銀、何必劃扣付款、且旗昌亦斷不肯將應收價銀任唐廷樞等劃扣入己。其輪船等項買價二百二十二萬兩、係照市値估價、並未將旗昌虧折之數併入買價開報、亦屬衆所共知。又原奏侵虧之銀加攤輪船各値之上、葉廷眷接辦起色、被唐廷樞、

盛宣懷排擠、畏咎引退、唐廷樞等恣意侵挪一節、該關道等查、招商局本上屆結帳、計存官款銀一百九十萬兩有奇、商股八十餘萬兩、所置輪船碼頭等項共實用銀三百六十五萬九千二百兩、以存抵用、短銀九十二萬五千餘兩。除以保險公積等款濟用外、尚短銀七十四萬五千餘兩、係由唐廷樞、徐潤等向錢店借墊、並無現銀存局、無從侵挪。現將碼頭、船棧等項核估市價、尚屬相符、可信其無加攤各值之事。至從前獲利無多、未能即除船料、光緒四年七月至六年六月兩屆結帳、均有

盈餘，共除船棧成本銀八十餘萬兩。此後若逐年得利，陸續減折，自可折除船料。道員葉廷眷係光緒四年秋間，由唐廷樞等稟請奏委入局會辦，因於生意未悉，始則力辭，繼則稟明試辦一年。到局後，即赴蘇、浙、江、鄂等省商辦漕務，迨回滬與唐廷樞等商議，將總分各局用費責成經手之人包辦，稍得節省。五年春，赴津通交米，至秋南旋，中途感冒，兼以老母多病，具稟乞退，未准，隨即請假侍奉醫調。葉廷眷之入局，係唐廷樞等稟請，決無排擠之事。且局中結帳皆有餘利，局務尚有起色，亦何

至畏咎引退。又原奏官款分年提還、局務歸商而不歸官、是以庫帑供唐廷樞等營私之用一節、該關道等查、光緒六年、臣與署南洋大臣吴元炳奏定、商局官款除已還東海關等銀十二萬餘兩外、尚存銀一百七十餘萬兩、自是年起、分作五年將運漕應領水脚全數抵還、其輪船運漕用費、取給攬載客貨之中、以後生意盈虧、在商不在官、使官帑先有著落等因。蓋專指生意盈虧而言、非謂局務即不歸官也。又查光緒三年奏案、官款自是年起緩息三年、俟光緒六年起、匀分五年、緩息拔本、

統計八年官款全清。其緩收息款以後或作官股、或陸續帶繳、屆期察看情形再議等因。是至光緒十一年、官本還清之後、尚有八年息銀約九十餘萬兩。若存局作爲官股、應由局按年繳利、否則由局將原息陸續繳官、斷不能任唐廷樞等自肥私橐。該關道等又查、於光緒六年六月奏准、將各省借撥該局官款每年應還銀三十五萬餘兩、酌提三屆、合銀一百餘萬兩、以抵訂造鐵甲船之需、與商局並無出入、自應逕解北洋、無須如原奏由南洋收解。其餘兩屆應否由南北洋分收撥解、請

屆時酌定。又查總分各局銀錢出入、定章本應按船開報、若如原奏用關道三聯印票、殊於商情、體制有礙、應無庸更張。並據該關道等籌議、華商運茶、華船出洋二事暨整頓商局事宜、具稟前來。臣詳核該關道等查復各節、大致明晰、但尚有錯誤之處。查光緒二年冬、盛宣懷等公稟南北洋原案據稱、收買旗昌輪船等項合銀二百萬兩、議由是年十一月十九日付頭批銀二十萬兩。十二月十八日、付二批銀二十萬兩。次年正月十七日、付三批銀六十萬兩、卽行交盤、此外一百萬兩作爲旗

昌暫存，商局八釐起息，分期歸還。又漢口等處碼頭等項連花紅合銀二十二萬兩，於六箇月內交銀過付，惟商局並無餘力。此項資本二百二十二萬兩，除旗昌向有華股二十萬兩可勸令仍充股分外，請撥官本銀一百萬兩，並飭兩淮運司會勸淮商，每一引搭股銀一兩，可得銀七十九萬二千餘兩。再通飭各藩司、各海關道，隨時勸諭商富搭股等情，當經臣鈔咨總理衙門，查核有案。是原稟並無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萬兩之説，不得謂其詭詐欺朦。嗣因怡和、太古兩行更相傾擠，各司道

既未幫同勸諭各商亦未即附本故僅集股銀四萬餘兩。此則時勢使然未可苛責局員者。至該局既驟難集股自不能不暫向錢莊借墊及以緩息等項應急係屬變通辦法亦不得怪其未踐原禀之言。又花紅即是中金一節臣傳見當日經手之唐廷樞面加嚴詰。據稱係上海金利源輪船公司所得。蓋旗昌兼辦金利源公司每年得行用銀十餘萬兩。今將全幫輪船賣給商局其公司生意即歸局經理該公司行主每年少十餘萬進項而各口所用辦事人等給予薪水盤費令其回國或另

謀事。是以於漢口等處碼頭等項價銀之外，議及花紅，以爲該公司津貼。彼先索要漢口等處碼頭等項價銀二十五萬兩、花紅銀十萬兩、商局僅其給銀二十二萬兩。立有約據，聲明此項價銀二十二萬兩，其售於本局上海輪船公司之花紅亦在其內，早經鈔呈轉咨總理衙門有案，所謂上海輪船公司者，即金利源也。所謂上海輪船公司之花紅者，即金利源所得也。開載本已分明，不難調據查考。此事雖盛宣懷、徐潤、朱其詔先至金陵請示，而各項價值均由唐廷樞與旗昌行主面議，既係

兩家自行成交、並無居間之人、焉有中金之理。盛宣懷於畫押之日、已赴湖北礦局、並未在場。所有商局應付旗昌價銀二百二十二萬兩、均已陸續交付明白、不但有合同收字爲據、且各次付銀係西洋匯豐銀行代收、一付一收、鍼孔相對。又有商局、旗昌、匯豐三處帳簿可憑。若有分文花紅交付商局經手之人、儘可查詢旗昌行主、調核各處帳簿。即在滬股商及本局所用華洋各夥千百人、亦屬其見其聞、斷難掩飾等語、情詞甚爲眞切。臣迭次訪察、亦未聞有盛宣懷等沾染絲毫中金之事。

乃該關道劉瑞芬等於集股一節，並未細查。原稟於金利源所得花紅一節，又未調查收銀字據，疑爲商局經手人所得中金，殊屬錯誤，應即照案更正，以昭平允。至招商局收回中國利權，關繫大局甚巨，臣於同治十一年定議創辦，誠如

聖諭，責無旁貸，是以迭經維持整頓，嚴飭局員寔心經理，以期久遠不敝，隨時奏明有案。事雖商辦，官仍督察，並非漫無鈐制，斷不容其恣意侵漁。該局爲洋商嫉妒，從前旗昌、怡和、太古三行合力傾擠，其水腳跌價有減至一半者，有減至三分之二者，商

局不能不隨之俱減、以致無利有虧、商股亦多裹足。迨收買旗昌後、資本短缺、又有修理船隻之用、仍須出息借貸。並飭運直晉賑米多而且急、局船不敷調用、由局代雇洋商輪船、賠貼水脚穳剝等費。嗣經唐廷樞等與怡和、太古設法議和、生意順手、意外貼賠之費亦少。故自光緒四年七月至六年六月、兩屆結帳皆有盈餘、僅借錢莊銀七十餘萬兩、較之光緒三年缺本一百四十餘萬兩已減輕七十萬兩。又除舊船等項銀八十餘萬兩、其尾欠旗昌價銀六十九萬兩亦經歸結清楚、實係漸

有起色。盛宣懷早經到直候補、局務已不與聞。其會議收買旗昌、乃去一大勁敵、洵屬借賓定主之謀。劉瑞芬等稟覆、亦謂其具有遠見、於商局不爲無功。該員與唐廷樞等既無侵帑害公、把持排擠情事、均應請

旨免其置議。唐廷樞熟悉中外言語文字、船務商務、與徐潤辦有成效、應仍責令唐廷樞、徐潤實心經理、由臣等隨時稽查督飭、其一切出入數目、按期分晰開報、俾供衆覽。每年結帳時、照章由滬津兩關道就近赴局清查一次。所有該局內外各項挂欠

帳目十餘萬兩、卽令唐廷樞、徐潤分別催收追繳、提還具報、嗣後不得挂欠轉致轇轕。劉瑞芬等以攬載客貨、難免代攬之人挪前壓後、或串通輪船司事以多報少、銀兩延不解局。其局中股票聞有巧滑之徒減價收買、另招新股、更名抵結、從中漁利、擬請整頓兩條、應嚴飭唐廷樞、徐潤認眞釐剔防範、力杜流弊。凡用人一切不得稍涉瞻徇、浮濫靡費、違則從嚴參辦。至局存各省官款銀一百七十餘萬兩、臣前已奏定自光緒六年起、由運漕水腳內分作五年扣還、內應酌提三屆銀一百餘萬

兩抵作訂造鐵甲船之需、其第四屆第五屆銀約七十萬餘兩、仍應歸還各省。內如湖北省因上年裝運霆軍來直、輪船水脚無款可籌、已擬將第四屆官本作抵浙江省因海塘工程需款、屢請提撥濟用。此外各省情形略同、自應將第四五兩屆應還官本、屆時於運漕水脚内照數扣出撥還各省歸款、以符原議、而免紛更。其八年緩息之款合銀九十餘萬兩、並照奏案或作官股生息、或陸續帶繳、屆期察商覈辦。至王先謙片奏華商運茶赴俄、照俄商税則辦理、並設宏遠公司華船運貨赴外

國兩館、查俄國需用之茶、向由華商專運、獲利頗厚。今被俄商佔去。據劉瑞芬等稟稱、能將華商運俄之茶、亦照俄商稅則、只完正半兩稅、自可漸復華商舊業、有裨大局、不僅招商局轉運獲益。容臣咨商總理衙門核辦。至黎兆棠前擬設立宏遠公司、以巨貲難集、尚未定議。招商局船前曾駛往新家坡、小呂宋、日本等處、因該處各有公司輪船攬載、未能與抗。光緒五年、派和眾輪船試走夏威夷國之檀香山、美國之舊金山、該兩處華人雲集、裝載客貨尚旺。六年、添派美富輪船常川往來、臣因

訂購英廠碰快船將成、遴派員弁水手出洋驗收、飭局派海琛輪船裝載駛往倫敦。是華船赴外國、招商局已經試行。劉瑞芬等謂應就局船相機逐漸推廣、藉資獲益、自應照辦。所有查明分別整頓辦理緣由、謹據實恭摺由驛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尋江督劉坤一再奏云、竊 臣 於光緒七年正月十五日、欽遵

諭旨、飭據江海關道劉瑞芬等查明招商局被參各款、

請將道員盛宣懷革職示懲，並請將官帑本利共一百四十餘萬兩作爲官股，撥實復奏。奉

旨留中，欽此。茲准直隸督臣李鴻章咨鈔復奏摺稿，以劉瑞芬等查復各節，不無錯誤，爲盛宣懷極力剖辨，奏請免議，是非可否，

朝廷自有權衡。第查劉瑞芬等所稟盛宣懷貪詐情形頗屬明確，有不敢不再陳於

聖主之前者。李鴻章以盛宣懷等原稟收買旗昌輪船等項共二百二十餘萬兩，請撥官本銀百萬兩，並飭兩淮運司會勸鹽商每一引搭股銀一兩，可得七十餘

萬兩、再通飭各藩司各海關道隨時勸諭富商搭股，並無已集商股百二十二萬兩之說。臣查前督臣沈葆楨於光緒二年十一月具奏招商局收買旗昌洋行輪船等項所需價值甚鉅、請由浙江等省通力合作。摺内聲明先於病榻傳見盛宣懷等、續據稟稱、各商儘力攢湊、祇能集成銀一百二十二萬兩所短之數、擬請南洋各省協力籌撥一百萬兩等語。如盛宣懷無此湊集一百二十二萬兩之說、則沈葆楨何所據而云然。如謂此一百二十二萬兩即係原稟請飭藩運海關勸商搭股之項、

則事既經官、沈葆楨何以不於摺內明晰聲叙、又
何以不札各司道查照辦理。詎有輕擲百萬庫款、
其餘聽其虛懸。而盛宣懷亦無隻字稟催、甘以重
息在外稱貸。是盛宣懷先有湊集百二十二萬兩
之言、故不敢復有所請、而沈葆楨信以爲實無俟
他謀也。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復籌商、至於數四、
必須斟酌盡善而後
上聞、似不得執盛宣懷等飾詞、而抹煞沈葆楨奏案、以
劉瑞芬等爲未查原卷也。沈葆楨於光緒三年陳
奏饟事、諭及提撥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難

言之隱矣。李鴻章以招商局所給花紅併入漢口等處碼頭買價二十二萬兩之內、係旗昌併辦之金、利源輪船公司所得、自屬可信、即臣復奏摺內亦稱速花紅在內。第劉瑞芬等查明、盛宣懷所得花紅、係旗昌於買價二百二十二萬內、每兩抽出五釐以作中金。一則出自買主、一則出自賣主、彼此不容牽混。洋人買賣房產定規、均有中金一項、此次交易二百二十餘萬、在彼何能獨靳、在此何必獨辭。盛宣懷等爲利孳孳、亦無讓而不取之理。劉瑞芬與鄭藻如、李興鋭辦理洋務多年、於此中

委曲極爲熟習，何至指無爲有，以李代桃。此係中飽之背，何肯形諸筆據，授人口實。似不得偏聽招商局員一面之詞，而反咎劉瑞芬等不查收字也。

臣與李鴻章奉

旨查辦招商局事已兩次矣，前次李鴻章以爲不必調查，僅以分年撥還官本具復。此次不得已而委查，又以劉瑞芬等查出各節爲錯誤，其如人言何？且

臣之所以奏參盛宣懷者，原不獨此兩端，亦非僅憑劉瑞芬等一稟。招商局收買旗昌輪船等項糜費帑藏，以及收買此項輪船後折耗益甚，採諸物

議、核諸卷宗、盛宣懷等實屬咎無可諉。查旗昌股

票每張由二百兩跌至六七十兩、勢已萬分不支。

乃招商局一若恐其自行倒歇、而汲汲代爲肩承。

旗昌原製輪船碼頭等項費銀二百餘萬兩、行用

十數年之久、而招商局仍以原價受之、其續添之

碼頭等項、則月給銀二十二萬兩。夫外洋於輪船

等項、向有按年折減之例、卽中國諺語所謂殘貨

半價也。盛宣懷等善操奇贏、何獨貿貿若此、所買

輪船共十六年、次年碰沈之船尚謂數之適然、並

非船不堅固。此外尚有改作躉船兩號、計值已數

十萬兩，尚得謂之便宜乎。盛宣懷等收買旗昌輪船，原謂去一勁敵，可以收回利權，乃局面愈寬而虛糜更鉅，次年係第五屆，竟虧銀至二十四萬六千有奇，

國帑商貲勢將付之烏有。隨經候選道員葉廷眷入局經理，是爲第六屆，遂餘銀至二十九萬有奇。短長併計，實多出銀五十三萬二千兩。其收效如是之鉅而且速，悉由力求節省而來，則盛宣懷等之濫用濫支，一年之内至數十萬兩，豈不駭人聽聞。即將盛宣懷查鈔於法，亦不爲過，僅請予以革職，

已屬格外從寬。臣非故與招商局爲難，去春欽奉諭旨嚴切、臣與李鴻章正在分途委查。乃招商局員不候劉瑞芬等稟復、先於上年十二月臚列十八條具稟、李鴻章鈔咨到臣、滿紙嘵嘵、不堪寓目。臣雖深爲詫異、未便明斥其非。嗣經劉瑞芬等查復前來、臣詳加閱核、頭緒紛繁、其中雖有不實不盡之處、因其牽涉洋人、無從質究。至所陳盛宣懷一二劣蹟、耳目昭彰、且案牘具存、尚有不止如劉瑞芬等所言者。若復涉於姑息、則是法紀蕩然、將來各局相率效尤、尚復成何事體。盛宣懷究應如何懲

辦、以昭炯戒之處、恭候

聖裁。不報。

光緒七年辛巳、四十歲。

九月、

孝貞顯皇后奉安定東陵、奉

派詣

陵行禮、

賞加一級。旋因

升祔太廟禮成、在事人員復

賞加一級。是歲、

覃封晉贈祖峻齋公爲通奉大夫、祖母曾氏爲太夫人、府君載之公爲通奉大夫、晉封母鮑氏爲太夫人。

光緒八年壬午、四十一歲。

三月、孝貞顯皇后周年、奉派詣陵行禮。初七日就道、吾母太夫人尚無恙也、迺初八日申刻、猝中風痰。不孝十一日回京、太夫人不能言者已數日、不孝延醫診治、禱天請代、毫無應

驗，竟於十六日寅時棄不孝而長逝，嗚呼慟哉。不孝哀迫之餘，勉治大事，思太夫人一生嘉言懿行不可無傳，謹就苫次成太夫人年譜一卷，求當代賢人君子爲文，傳之無窮。五月初十日，不孝扶太夫人靈櫬啟行，由海道南歸。六月初十日，抵湘省，奉太夫人靈櫬於營盤街宗祠側試館。十一月初七日，因宅兆未就，暫厝於城南十八里之杉木衡山。是歲二月，撰集續古文辭類纂成，刊之湘中。序云：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專家之學，主張後進，海峯承之，遺風遂衍。姚惜抱稟其師

傳、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閫奧、開設戶牖、天下翕然號爲正宗。承學之士如蓬從風、如川赴壑、尋聲企景、項領相望。百餘年來、轉相傳述、徧於東南、由其道而名於文苑者以數十計。嗚呼、何其盛也。自

聖清宰世、用正學風厲薄海、耆碩輩出、講明心性、恢張義理。厥後鴻生鉅儒、逞志浩博、鉤研訓詁、繁引曲證、立漢學之名、詆斥宋儒言義理者。惜抱自守孤芳、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一闕、義理爲幹、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故其爲文源流兼賅、粹

然一出於醇雅。當時相授受者、特其門弟子數輩、然卒流風餘韻、沾被百年、成就遠大、逐末者不闕、而知道者常勝、詎不信與。道光末造士多高語周秦漢魏、薄清淡簡樸之文爲不足爲。梅郎中、曾文正之倫相與修道立教、惜抱遺緒賴以不墜。逮粵寇擾亂、禍延海宇、文物蕩盡、人士流徙、展轉至今、困猶未蘇。京師首善之區、人文之所萃集、求如昔日梅、曾諸老聲氣冥合、簫管翕鳴、邈然不可復得、而況山陬海澨、弇陋寡儔。有志之士生於其間、誰與祓濯而振起之乎。觀於學術盛衰升降之源、豈

非有心世道君子責也。惜抱古文辭類纂開示準的、賴此編存、學者猶知遵守。余輒師其意、推求義法淵源、采自乾隆迄咸豐間、得三十九人、論其得失、區別義類、竊附於姚氏之書、亦當世著作之林也。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例略云、論辨類元六十四、續四十二。序跋類、元二十八、續一百四。奏議類、元八十三、續無。今之奏議、要在明切事理、古義美辭、所弗尚也。體既尃行、不入茲錄。書説類、元八十五、續書六十四、説無。贈序類、元五十三、續二十七。詔令類元三十六、續無。傳狀類、元十八、續三十三。

碑志類、元一百、續八十。雜記類、元七十六、續七十五。箴銘類、元二十四、續九。贊頌類、元六、續贊六、頌無。辭賦類、元五十八、續無。風雅變體、取工駢儷、國朝諸家尤罕沿襲、間有述作、不復甄采。哀祭類、元三十八、續十七。　纂集斷自乾隆以降、故薑塢、梅崖與焉。姬傳受業薑塢、復與殿麟、梅生師海峯、臺山、絜非師梅崖、碩士學於絜非、更事姬傳。姬傳之徒、伯言、異之、孟涂、植之最著。碩士行輩差先伯言、其年家子異之、典試所得士也。仲倫、春木、生甫出姬傳門少後。薑塢曾孫碩甫、亦姬傳高第弟子、而

名業特顯、不徒以文稱。秋士品詣孤峻、尺木其族子、究心理學、尤與臺山善。子居皐文私淑海峯、同時拔起者、小峴祁孫其尤也。湘皐蓍碩甫而與塈叔相先後、月滄歸鄉桐城、嘗問道於仲倫春木、以所學倡於粵西。其鄉人伯韓子穆翰臣定甫亦講業伯言、子序適甫位西子餘皆從伯言講論者也。石州以樸學鳴、與伯言論不合、魯川兼師兩人、異之于小異傳父業而早卒、植之之門惟存莊著稱焉。曾文正公亟許姬傳、至列之聖哲畫像記、以爲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然尋其聲貌、略不相

襲道不可不一，而法不必盡同，斯言諒哉。南屏沈思孤往，其適於道也，與姚氏無乎不合。學者讀文正歐陽生文集序，及南屏與篠岑論文派書，百餘年文人承嬗離合之迹，略可觀矣。自惜抱繼方、劉爲古文學，天下相與尊尚其文，號桐城派。當海峯之世，有錢伯坰魯思從受其業，以師說稱誦於陽湖惲子居、武進張皋文，子居、皋文遂棄其聲韻考訂之學而學古文，於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陸祁孫七家文鈔序言之。此陽湖爲古文者自述其淵源，無與桐城角立門戶之見也。立言之道，義各

有當而已、愚柔者仰企而不及、賢智者則務爲浩侈、不肯自抑其才。姚氏見之眞、守之嚴、其撰述有以入乎人人之心、如規矩準繩、不可踰越、迺古今天下之公言、非姚氏私言也。宗派之說、起於鄉曲競名者之私、播於流俗之口、而淺學者據以自便、有所作、弗協於軌、迺謂吾文派別焉耳。近人論文、或以桐城、陽湖離爲二派、疑誤後來、吾爲此懼。更有所謂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歟。　昔嘗病孫可之與友人論文書、稱其所受眞訣、自來無擇、皇甫持正上溯昌黎、稱舉至再、如小兒得餅、矜衒

不已。皇、孫二家文集、視昌黎相去何如、覽者自得之、來氏泯無聞焉、可之自鳴、非篤論也。惜抱振興絕學、海内靡然從風、其後諸子各詡師承、不無繆附。孟長卿言、田生杭郡傳經、祇以取識同門、若文章之事、高下粲殊、開卷即得、無待證明也。梅氏浸淫於古、所造獨爲深遠、其志固不屑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矣。曾文正公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爲文章、冠絕今古。其於惜抱遺書、篤好深思、雖䕃欬不親、而涂跡並合、學者將欲杜歧趨、遵正軌、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其餘諸家駢列、所得洪纖、

各不相掩。僕有恆言、文士畢生苦志身後之名、後來者當共護惜之。苟有可取、勿遽末殺。區區寸抱、幸高識者諒焉。　是編刱始、聞見苦隘、桐城蕭穆敬甫於其鄉先輩遺文及海內名家專集儲藏略備、遠道見餉、數逾百種、往復論列、裨益宏多。成書後、就正於吳冀州汝綸、摯甫開示大義、匡我不逮、可謂直諒多聞、當代之益友也。周自菴先生商榷之餘、間加評論、輒爲采入。生平於師友寸善、拳拳服膺、附書簡端、以志永矢。

光緒九年癸未、四十二歲。

十月二十四日、安葬　太夫人於省城東鄉五十五里善化縣屬之仙人市包爺廟前栗樹壠、遷次兄敬吾公、弟禮吾公、亡室張夫人周夫人、弟婦張恭人左右祔葬。　十二月二十四日、遷葬　曾祖考名園公、　曾祖妣左太夫人、　祖妣曾太夫人、大兄會庭公、長嫂吳宜人於省城南鄉十八里之向家衝山。　是歲四月、校刊魏鄭公諫錄校注暨鄭公諫續錄、文貞故事拾遺、文貞年譜、新舊唐書合注魏徵列傳成。爲後序云、嗚呼、自季弟之没、余嬛嬛獨立、心志萎邑、沈憂迫切、不能少自發抒、迄

今十餘年矣。凡弟所造作鐍篋、不忍省覽。歲壬午、遭母喪歸、孤苦餘生、益以病困。乃強自振厲、取所爲詩文及校勘書籍①覆加考訂、將次第刊之②、勉成余弟未竟之志、亦以慰吾母於九原。既成魏鄭公諫錄校注五卷、重校續錄二卷、魏文貞公故事拾遺三卷、年譜一卷、迺序其後曰、自古以諫名者多矣、或危言激論於濁亂之朝、身遭菹醢、聲流奕世、使學者掩卷歎息、美其言而哀其忠。或回翔盛時、抗懷古哲、樹迹剛鯁、情存建白、亦足回一時之風、振頑懦之氣、蓋中材有志者猶勉企焉。然而識足

以達萬事之原，才足以持國家大計，而不爲一日
戔戔之謀。事英毅之主，立言必切，其身當斧鉞、犯
雷霆而無所於動，則吾以爲難。其人如魏鄭公者，
千載一遇而已。唐承隋大亂之後，先王之道墜地
盡矣，太宗講求政理，博謀羣臣，惟公以仁義之説
進。議者或訾其非，太宗信之，力行不倦，紀綱法度
犂然當乎人心，曾不數年，幾致刑措，歲豐人和，四
夷賓服，使當時風俗革南北亡隋之敝，烝烝焉日
進於古。後世人主知三代之治爲必可復，而不敢
有菲薄斯民之心，皆公之言啟之也。然則天之生

公、非獨贊有唐二百九十年之鴻業、亦所以開後世之治也。公裨補闕漏、發慮出謀、③炳於史籍、他人得其一端、皆可以自表著。其尤難能者、在於正人主非心、急起直擿、而回其意於俄頃之間、同朝變色結舌、莫能自伸、獨坦然出之、不以喜怒從違毫髮介意、非其學足析理而氣足④配道、何以幾此。孔子論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公其有焉⑤。唐世傳公事蹟者、有敬播、劉禕之、張大業、王方慶數家、獨方慶諫録傳、其自序云採聽人謠、參詳國典、以成此録。案唐百官志、貞觀初、

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記錄於前、史官隨之後。復置起居舍人秉筆隨宰相入殿。及許敬宗、李義府爲相、奏請畏人知、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機務。⑥故貞觀時事、記錄獨詳。方慶得據國史、以求其實、其與政要、通鑑、册府元龜間亦文同事異、詳略互殊、則以採聽人謠、傳聞各別耳。公傳載太宗詔公卿所諫前後二百餘事、非至誠奉國何能若是。其年遷尚書右丞、參校各書。公遷尚書丞在貞觀元年。或遂謂公前後祇二百餘奏、非也。而諫錄所載、通公生平一百三十事、

知遺佚多矣。余弟既寶愛是書、詳爲校注、並及續錄。且輯拾遺、年譜二書、所以表章鄭公甚至⑦、誠不可少之作也。余復以自著新舊唐書合注公傳附後、俾後之景仰公者攬其全云⑧。新傳云、孅人言徵嘗錄前後諫爭語示褚遂良、帝不悦。通鑑亦以爲言者如是。舊傳則謂徵自錄示史官、曾子固據之書公傳、言以是益知公賢、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余謂當時既有仗下記錄、則諫爭必衆見之、奚煩自錄示人。且此⑨後世近名者之爲之耳、公烏有是哉。嗚呼、能强諫而不自以爲名、則庶

乎純臣矣。

光緒十年甲申，四十三歲。

自同里後，刻書尤注意東華錄。閏五月，成天命朝一十卷，天聰朝十九卷，順治朝三十五卷，康熙朝一百一十卷，雍正朝二十六卷，合前刻續錄嘉慶朝五十卷，道光朝六十卷，咸豐

朝一百卷同治

朝一百卷共四百一十九卷。敬序云、臣聞天以佑民爲心、君以體天爲國、此理千古不易。自有中國以來、君臣陳戒恆用是爲勸勉。至於實盡牧民之職、以仰承天休、丕基洪業、鞏若金城、當開國而已垂億萬禩之統、未有如我

大清者也。自古歷世久而得天下者莫如周、忠厚累積、延祚八百、然昭穆之世、威靈浸替、啟東轍矣。炎漢以降、其君多以崛起草挪之際、婾爲一切以幸天下。一再傳後、綱紀頽弛、陵替之漸、開變亂之端

作、卽有享國緜遠、曾無百年不遷、內憂外患、苟且枝柱、卒用顛危。所以然者、祖宗培植而未遑、子孫紹述而不足、恩澤不能深結人心、而法復無以持其久也。明祖肇立百度、號爲精密、故其末季師喪財匱、而國勢不傾。然開刱之初、誅戮安忍、靖難兵興、元氣剝喪、仁厚之澤亦少竭焉。萬歷以還、綴旒在上、延及天崇、橫恣極於宦寺、盜賊四起、元元塗炭。至於言路猖狂、變亂國是、君有權而不敢收、臣有忠而不能效、綱維蕩然、國亦灰滅矣。由是觀之、爲治之道、豈有他哉。仁爲百姓、留其有餘、雖萬厚

不以爲嫌。法爲天下、制其衰遽、即一[illegible]

惟在人主謹持魁柄、因事調劑、以適其宜、斯爲可

大可久之業。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此之謂也。我

太祖皇帝肇興東土、無利天下之心、因明臣召釁、起兵復

仇、既定諸部、破明兵、取遼瀋、遐邇懷畏、遂建

尊號。用賢納諫、崇儉黜奢、嚴法令以肅羣情、亟民事以崇

本務。締造伊始、而治具畢恢、屹然建萬世不拔之

基、爲

帝太祖、功莫隆焉。

太宗皇帝下朝鮮、臣蒙古、殘明、取其城邑、性不嗜殺、慼然以生民爲念。命將出征、每誡毋妄誅掠、屢勝之後、猶投書明主講和、至數十次。以善養人、禁絶侵暴、法不寬貴近、恩無間疏遠、雖未定中原、而精神意量廓乎兼容并包、萬流傾心、規模宏遠、爲帝太宗、德莫懋焉。

世祖皇帝沖齡正位、因明運告終、入關翦寇、奄有九有。親政以後、制作聿新、延訪儒臣、斟酌百代、聖懷謙抑、責躬之詔屢下、迄於晏駕、未改厥初。舉明季朋黨流風、賦斂苛政、一掃刮絶、與

臣民更始、俾薄海內外重覩天日、所以爲

帝世祖。

聖祖皇帝天錫智勇、幼卽以康乂天下爲心。値三孼不靖、

東南岌岌、

宸謨默運、措寰宇於磐石之安、闢郡海島、犂庭漠北、危招

羅刹、就我皐牢。

躬上聖之姿、以好古敏求爲務。誦讀講貫、儒生無以踰其

勤。撓强命中、材武之士無能程其力。凡有制作、皆

條理始終、開扶闢奧、爲萬代法。黜陟賞罰、與天下

爲公、

宫庭呼吸、通於窮巷、

巡省河防、屢勤鑾輅。故能排羣疑而成丕績、蠲租給復、月

不絶書。

湛恩龐鴻、浹民肌髓、古稱令辟、若漢之文帝宋之仁宗、不

足以仰方

美備。堯舜至矣、然洪荒簡陋、可以清靜無爲治之、如我

朝民物之熾豐、疆域之廣遠、有未易言就理者、詎乎

聖祖爲書契以來首出之

一人也。及

皇躬不豫、比戶祈禱、

升遐之日，路祭巷哭，徧於窮壤。凡有血氣，咸懷一心。奉主之誠，雖云守成，實兼開剏，所以爲帝聖祖。

世宗皇帝始居潛藩，獨立不倚，睿襟沖邈，默契天心，唯聖祖爲能無憂，唯世宗不愧達孝。既纘大統，朝野欣慶，承六十年生息之後，慮天下習於縱弛，日揭示大義以濯磨人心，自宗藩以至臣庶，始凜然守法奉公，永遵蕩平正直之

路。至於

怫覆閭閻、纖微必至、

先聖

後聖、若合符節。以唐虞執中之心、極文武張弛之用、所以

爲

帝世宗。

高宗皇帝仰紹

詒謀、以育以正、

天授神武、成

兩朝未竟之志。準囘平而北無漢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

西緐唐代吐蕃之擾、保世恢基、極於無外。鑑儲貳之失、定立賢之策、善繼善述、於斯爲盛、所以爲

帝高宗。

仁宗皇帝以繼體授受、

親承

訓政、爲曠代罕逢之盛遂。

躬攬萬幾、首除煬蔽、三省耶民、應時平靖、遂以寬仁慈恕

鎮定海宇。至於周歷陪都、講武木蘭、昭示

祖宗之大訓、以垂戒方來、

孝思不匱、自來仁聖之君、鮮能及者、所以爲

帝仁宗。

宣宗皇帝養正青宮、戡定大難。踐阼後

躬行節儉、方物之貢、裁減大半、務約己以養天下之和、自

抑以平天下之爭。

遺訓昭垂、欲舉配

天祔

廟、鐫碑陳器諸大典、及身罷之、

聖不自聖之心、度越萬世、故

廟爲

清

宣宗。

文宗皇帝御位、嚴諭臣工滌除積習、詔求才賢以資弼亮。

羣下震動、回易耳目。值羣盜肆逆、久未蕩平、憂憫黎元、不遑安處。海疆弗謐、宵旰增勞、成功未覩。而明識宏略、任賢勿貳、後來定亂諸臣、皆拔自

特達之知、遂以經緯天地、重就淸晏、故

廟爲

清

文宗。

穆宗皇帝稟
兩宮懿訓，再造區宇，
一人垂拱於上，百爾奔走於下，中土既平，苗回並戢。自昔
中葉多故，若晉室之陵卒，保江東，唐平安史，遂階
藩鎮跋扈之患，皆以域中寇亂，一蹶不振。惟
帝眷定偉烈，爲方策冠，將錫海内臣民以永永安集之福。
而早棄天下，弗究厥施，至於今日，哀慕之聲未已，
故
廟爲
清

穆宗。古之有國者英君誼辟、恆不多覯、殷商賢聖六七、不
皆有成績可稽。詩美成康、史言文景、繼世者尠焉。
我
朝
神聖代興、開闢僅見、推其指要、亦曰盡教養之道而已。
聖祖
高宗前後普免田賦數至億萬、
列聖建元介壽諸鉅典、詔蠲逋賦亦動逾一二千萬。當粵
寇鴟張、度支告匱、不聞有厲民之政、覘師者權商
稅濟饟事過卽

詔停減。江浙甫復、永減漕額、誠天地之至仁也。
世祖定律令、除冤濫、
聖祖每讞獄遲回審慎至再三、常以此意諭勉臣下。
世宗、
高宗、
仁宗明罰敕法、權衡科律、析及毫芒、世守兢兢、好生之德、
古無疇比。
深宮修省、止於至善。自
朝達野、在綱不紊、羣臣士庶、莫不有當然之矩矱。俾
之率履以自納於理道之歸、

心法相承、繼繩加密。光天之下、海隅蒼生、咸憬然曰、

聖人愛我、此其貽無疆之福、式克至於今日休也與。臣往誦蔣氏東華錄、粗知梗概、從事史館、敬繹乾隆以次各

朝爲續編。病蔣氏簡略、自天命迄雍正、錄之加詳、然後

列聖圖治鴻模可循迹推求、而得其

精心所注。刻既成、謹颺言簡端、用告後世治國聞者。於虖、讀是編而不感奮起立、勉爲良吏民者、非人也。是則微臣區區纂輯之微意也已。　又刊

欽定天祿琳琅前後編三十卷成，敬跋云：自古書用紙代竹帛，美惡雜出。隋世平陳，存太建時書爲古本，別召工書者於祕書內補錄，爲正副二本，藏宫中，餘實祕書內外之閣。厥後寫副又有上中下三品之分，此在當時鈔本中已寓鑒賞别擇之意。唐末始鏤板，逮宋而盛。太平興國間，三館六庫書籍正副本八萬卷，見於青箱雜記。史稱帝幸國子監閲庫書，問經版幾何，邢昺對以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版本大備。以此知館庫所藏亦皆版本。自是目錄家網羅考訂，紛然雜陳⑩。沿及元明，刊摹愈廣，將

欲博覽遺書、尤以精究版本爲重矣。洪惟
巨清、肇造區夏、
列聖右文、遠邁古昔、
天府羣籍富有日新。乾隆四十年乙未、
命取內府藏書重加整比、
敕編天祿琳琅書目十卷。越嘉慶二年丁巳、以祕笈琅函
搜采彌夥、復輯後編二十卷、書都一千六百三十
部、自宋迄明、五朝舊籍咸備、旁羅遠紹、既大極無
外、而於栞印流傳之時地、鑒賞採擇之源流、並收
藏家生平事略、圖記眞僞、研討弗遺、尤細破無內。

於版本嚴擇廣收、而明末影宋鈔本並從甄錄、仰見

聖學博大、囊括萬有、足以津逮儒生、準繩百代、而豈隋宋所能及哉。前編已入

四庫、提要不及後編、以世無刊本、罕獲覯者。光緒七年、於京師購得舊鈔、攜歸長沙。從弟先泰見而驚喜、願授之梓、以公天下。並假湘潭周氏鈔本、與湘潭胡元常、王啟原、善化劉鉅及從弟先豫精心讐校。刻既成、謹綴言簡末、以見

聖代文治之隆、及儒者逢辰之幸、爲萬古所未有云。

又爲亡友同邑李禹臣䕫刊其遺箸壽梅山房詩存成、爲序云、昔人有言、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眾。余觀漢魏以來、畸人騷客抱負瓌異、泯默不得申、姓名不見史冊、獨其發爲文章、流傳於若顯若晦之際、有心人得而珍護之、而亟欲其有傳於後、非惟以其文足貴、迺其志可哀也。及其傳之既久、或繇此大顯、百世下諷誦而慨慕之者誠有之矣。而伏處荒陋、行而不遠、終就滅沒、後世傳記僅能悉其姓氏里居、文章卷帙、若此何可勝道。則又以歎負有爲之才、文采足自表襮、而沈薶天壤、魂魄

歎憾於九原者尤多也。以不遇之故、豈不悲哉。以余所交當世才儁老死不得志者、往往而有、至其箸作可以覽觀相與愛重而思有以傳之、亦余後死者之責也。其果大顯於百世下、爲論古之士所採錄、或惟存其姓氏里居文章卷帙於不可紀極之代、余不得而知。要之、哀其志而貴其文、欲其不至沈薶、以慰九原之魂魄、用意豈與古人異歟。蓋與余交最早而遇最困以死者有二人焉、曰黃士畸晉臣、李謨禹臣。禹臣於晉臣爲中表戚、與余亡兄會廷少同學於晉臣之祖禹田先生、後廿餘

年不相聞。咸豐辛酉，余至武昌，訪晉臣水軍舟次，而禹臣方司稭導營書記，始與余相見，語次及亡兄，慨爲之歔欷太息。已乃薦余自代而歸，後復出，終無所合，以同治辛未殁於九江旅次。禹臣喜爲詩，言必稱杜甫，又嘗以學杜勉余，偶有作，禹臣剔抉瑕病，不少貸，余深韙之。蓋禹臣於詩，實能得其所以然之理，而其生平顛連困憊，無所發抒，及時事可歌可泣，一寓於詩，多沈鬱悲涼之響，然卒以家貧不得竟所學，爲客以老且死，其身之所遭與心之所造遽止於此，悲夫。余昔爲詩哭禹臣，今其

弟湯臣裒其遺詩見示，爲删存若干首而栞之。禹臣性孝友，既嘗見於所爲詩，湯臣篤愛其兄，所以經營身後甚至，家稍裕矣，而禹臣不及見。嗚呼，豈非其命也夫。　又爲亡友同邑丁竺雲孝廉蓉綬刊其遺著磨綺室詩存成，序云：同年友丁君竺雲既卒之明年，其弟藩綬介友以其遺詩屬先謙勘定。先謙爲刊存若干首，而序之曰：自古闓達儁異之士，將奮其功名以發其才與志，於文辭恆略焉，以謂其道非尊也，而苟其學大而能博，有弗爲，爲之輒工，幸而乘青雲，佩金紫，聲燿乎後世，天下重

其人、遂併其所旁及之業、爲之矜重祕惜、不忍其就湮。不幸而不遇以老死、或盛年而摧折其才與志舉、無所見於世、而其不甚措意以爲之者、反藉以略著其生平、則雖殘篇斷稾、猶相與護持而亟傳之。如吾竺雲者、重可悲已。竺雲年二十餘舉於鄉、才識通敏、人咸目爲偉器、竺雲亦重自負。會試再黜、入貲爲戶部主事。窮年下帷、於書無不窺、治經史能得精意、工詩文、小楷尤端好、取上第若拾芥然、卒困不進、卒年四十一。竺雲既連不得志、有所感憤、寫以詩、顧不時作、或朋好督促始一賦。間

以質余、因講論聲調高下、字法欹夷、鍒黍必校、和劑適己。蓋竺雲爲學務窮其奥、不自恕如此。今觀其詩清深雅健之作、往往追迹唐賢、而其性情風節嚼然不滓者、皆於諷詠焉見之。雖事業未就、名未立、所存詩復無多、然後之傳竺雲者、於此或有取焉、則竺雲爲不朽也。余與竺雲以同治甲子同鄉舉、時吾邑中式二十四人、官於

朝者余及竺雲、蕭敔庭、彭稷初而已。三人所學各異、皆誠篤君子也。余光緒壬午以憂歸、八月竺雲赴至。今歲四月、又哭敔庭。以歲月之不居、

國家之多難、二三朋舊奄忽徂謝、獨立庭宇、四顧蒼茫、手攬斯篇、有不知涕淚之橫落已。又校刻晁氏郡齋讀書志二十卷、趙氏附志二卷成、序云、自班書列藝文志、隋唐宋史代沿其例、家分類合、今古咸萃于百載上之著述賴以不泯。然世禩彌遠、作者日出而不窮、經籍糾紛、難可按討。國朝修明史志藝文、斷代爲書、亦其勢然也。故私家簿錄合前代載籍而彙輯之、有以考證其存佚、補正史之闕遺、所繫甚重。且史志僅列書目、不若簿錄家闡明指要、並其人姓字里居、生平事蹟、展卷

粲列、實學者博識尤多。自宋晁子止掛爲此學、陳氏振孫繼之、並爲後儒宗仰、而晁氏尤冠絕。蓋子止承其家文元公四世之學、藏書宏富、博覽不倦、又得井憲孟贈書、益探賾鉤深、發抒心得、辨正精覈、爲陳氏所不及。其言孔子之教別爲六藝、然其要不外修身、若以此而觀六藝、猶在璇璣以窺七政之運、無不合者。不然、則悖繆乖離、無足怪也。又謂人惟有意求全、故中懷憂懼、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爲、有所不敢爲、則其蔽大。又謂儒者之道、雖知壽夭窮達非人力、必修身以俟。知耳目之於聲

色有性焉，以爲其樂也，外而不易吾内，以此自爲則爲愛己，以此教人則爲愛人。於學問之途，實能見其大而返之約。其論釋老二教無意於世，不自附於聖人，若學而又失之，憂其爲禍，則以熙甯、元豐後學者用意過中，如東坡輩猶蹈此失。敘述本朝諸人，侃侃指斥，於夏子喬、王介甫、張天覺無少假借，即論當時事實，亦多足與正史相參訂。推明京氏易，以著漢易學源委。謂蕭穎士賦知幾、唐書褒貶爲失實，譏商子而訂索隱之謬，取文選以正淵明之字。蓋其大者在於明經術、維世教，其小者

亦足以沾溉後來箋注考訂之士、信乎通貫宏遠、
不名一家。陳氏謂其發明有足觀者。阮氏元稱其
次序有法、猶淺之乎測晁氏也。惟其中或間引繆
說、弗加考辨、或編類未審、姓氏牴牾、若陳直齋、馬
貴與、焦弱侯所論、良亦未免、然大體精密、言議歸
於至正、可以翼聖而信後者已。舊有衢、袁二本、得
失互見、爰合而校之。既竣、栞於長沙、余於晁氏一
家之學、庶幾盡心焉。聊以步姚、趙之後塵、而滿錢、
瞿之夙願。若以不賢志小識之、則余滋恧矣。　又
刻巴陵毛貴銘詩鈔三卷、李佐周楨序云、余往與

巴陵吳南屏先生共事會城書局、時先生續編沅湘耆舊詩集、數爲余道其縣人毛西垣孝廉之詩、並誦其傑句。余耳西垣名久、未嘗得見其詩、先生手一册貽余、笑曰、昔鄧湘皋學博編前耆舊集、盛稱其邑詩老歐陽磵東、今余亦且表章西垣子、視西垣詩不當過磵東乎。余受而諷之、信乎其詞之工、而先生推許爲不妄也。歲壬午、王益吾祭酒歸自都門、出以示祭酒、大欣賞之、惜其版藏毛氏、外間傳本絕少、願出金重梓以公同好。西垣負異才博學、由選拔得舉、卒以不遇而沒。其爲詩多瑰偉

絕特、然在當日如南屏叜之相親好爲之延譽者、殆不可多得、抑豈知其身後、乃有無生平雅故、以貴愛其詩、必欲廣其傳如祭酒其人者邪。蓋祭酒既工爲詩、愛才嗜善、出其天性、近刻其友丁竺雲、李禹臣二君遺稾、因及西垣。嗟夫士困厄閭里、卽有所篹箸、欲以傳世行遠難矣。顧亦惟其述作未遂過絕人耳、誠使聰明才力能有所獨至以發聞成業、雖詩文小技、有心人猶加意護惜、而思亟傳之、況其大者乎。西垣之沒距今三十年、而其詩已爲世重如是、其傳當益遠、西垣復何憾。惜南屏叜

已卽世、不得使一見以爲慰樂也。刻既成、祭酒屬余序其首。自去歲在鄉相地感受風寒、患腦後虛驚暈眩之證、是歲調治漸痊。六月、服闋。納妾宋氏、毛氏。宋籍貴州、毛籍順天。九月、挈家由海道北上。十月十八日、抵都、寓爛麪胡同原任刑部尙書齊公承彥寓宅前棟出租。凡三院、中院大槐樹一、左院海棠樹二、右院寬闊、頗蒔雜樹。余邀家蓮生再從叔文彬、族慧英弟先愼皆至都中、余住眷屬於中右兩院、三人讀書左院、商榷文藝、興趣不孤。海棠盛開時、置酒其下、尤足樂也。

校記

①書籍：王先謙《虚受堂文集》卷三作「之書」。

②勉：右引書作「以」。

③發慮出謀：右引書作「出謀發謀」。

④此處二「足」字，右引書作「克」。

⑤公其有焉：右引書作「公之謂矣」。

⑥「及許敬宗」至「不復聞機務」，右引書無。

⑦甚至：右引書作「至矣」。

⑧云：右引書作「焉」。

⑨「且此」下，右引書有「迺」字。

⑩陳：《虚受堂文集》卷二作「出」。

王先謙自定年譜中

光緒十一年乙酉、四十四歲。

六月十五日、奉

旨補授國子監祭酒。二十三日、奏三海工程請暫行停罷、摺疏云、爲三海工程、請暫行停罷、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維

深宮之施措、四海之觀聽攸關、一動作不可苟也。方今

軍事甫定、防務尚殷、

國帑竭於上、民生蹙於下、誠

皇太后、

皇上旰宵惕勵之秋也。近聞有興修三海之舉、臣實至
愚、未見其可爲。迎合之説者曰、
聖躬憂勞、宜有遊覽燕息之地。況貲出捐辦、亦復何傷。
臣愚三海地方宏闊、工費浩繁、土木既興、踵增華
飾、捐項不給、勢將以庫帑繼之。且舉事亦惟酌時
勢之當否耳、今兩江、兩湖、兩廣大水成災、爲數十
年所未有。自臣鄉來者、言湖南省城西關外水與
屋齊、城内半通舟楫、男女露處、嘑號慘動心目。常
澧一帶、淹斃萬餘人、各省災民流離道路、情形大
略相同。若

特沛恩膏，即以此捐修三海之金錢，廣賑災區，全活民命，豈不較臺沼遊觀更爲愉快耶。朝廷下一憂勤之旨，則疆吏多一分盡心，施一振恤之仁，則民情多一分固結。皇太后、皇上今日惟當念念爲國事，事事爲民，庶有以鞏萬年不拔之基，而消寰海無形之患，俟民生樂業，國勢自强，然後寄意遊觀，稍事工作，未爲晚也。昔唐太宗詔修乾陽殿，以備巡幸，納張元素之諫而止。

敬宗欲於宮中營新殿，李程言不宜興作，請以瓦木回奉園陵，敬宗欣然從之，史冊流傳，以爲休美。何必今代遽讓古人。人或謂事止不行，亟排聖意。臣仰惟簾聽以來，事事屈己以從百姓之欲，故天下感頌聖德，異口同聲，豈因今日偶爾怡情，不肯一迴宸顧。臣忝列班聯，受恩深重，何敢箝口結舌，以負聖朝。伏望俯採芻言，天下幸甚。臣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又代友人擬請

飭會拏直東豫三省交界盜賊摺疏云、爲盜賊擾害地

方、亟宜會拏以靖亂源、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爲治莫要於安民、安民莫先於除暴。邇來捕

務廢弛、盜賊繁興、而避藏之巧、延蔓之多、惟直東

豫三省接壤之區爲尤甚。東有曹單、盜賊出焉、西

有滑濬、盜賊聚焉、南有城武考城、北有開州長垣、

盜賊之淵藪、靡窮焉。其間黃河兩岸地方遼闊遠

則百餘里、近則數十里、交界處所、擊柝相聞、一夕

可周歷三省。三省之盜賊、一夕可糾合一處。既有

此疆彼界之分、卽有此擊彼竄之勢。有司以鄰爲壑、孰肯越境而謀、此所以三省交界地方素名爲三不管也。於是有一村爲盜、良民不敢首者。有連鄉爲盜、里保不敢問者。有踰境爲盜、藉窩主藏身、夜聚曉散者。聞單縣境內有曰一千王莊者、大半出境爲盜。開州境內窩盜二百起、每起七八人、扮商行劫。其聯盟結黨、猶是長槍會之故技、良由民情獷悍、械鬭成風、藉拳棍作生涯、視刀槍爲故物、千百嘯聚、樂於從事、至有父導其子、兄率其弟者。此三省交界之民習於爲盜之實在情形也。官斯土

者、平日未能潛移默化、反謂保甲良法爲紛擾、從不實力奉行、徒藉界址轇轕、巧爲委卸。遇搶劫案件失主報官、延閣不辦者無論矣、卽案情重大、不得已而緝捕、但憑總役爲耳目。而總役又以豢盜爲事、坐地分肥、羣盜趨奉餽遺、名曰拜門、因而力爲包庇。且有在此縣爲役、彼縣爲盜者。光緒九年、祥符屬之辛店集搶劫銀兩一案、經祥符縣拏獲正盜供係長垣縣署現充總役、其明證也。是以案被告發、總役調停其間、或買物抵贓以償之、或演戲賠禮以謝之。如失主不從、必須破案、彼又移甲

就乙、賄賣蠢愚無賴者抵案、以圖消弭、有司亦樂於百計彌縫、俾脫處分、情弊難以枚舉。查光緒五年、考城屬之秦家老寨被搶一案、秦姓被賊殺死、其姪受傷報官、屢經上控、迄未獲賊、直至其姪候質身死結案。十年十月、滑縣屬之老河寨村被劫一案、有馬賊數十搶劫薛姓、施放洋槍、將薛姓斃命。十一月、羅姓被劫一案、該匪用刀偪嚇、施放洋槍、將羅姓斃命。此皆近事之有案可稽者、其總役弊混、化有爲無、及良懦吞聲、不敢告愬者、尙不知凡幾。今值團務甫定、選勇甚多、雖係無游手不法

之徒四處散佚、此盜不及早剪除、誠恐暗相勾結、釀成巨患。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山東河南巡撫、會商妥籌、參酌成法、變通辦理、嚴飭文武員弁不分畛域、協力搜除、以期盜賊肅清、閭閻不擾。果能拏獲本境及鄰境要犯、准員弁從優保奏、兵役重給花紅。儻仍前推諉因循、以致盜賊蔓延、即由該督撫指名嚴參、更乞

嚴旨責成該督撫認眞辦理、俾知警勵、庶無養癰貽患之憂矣。臣籍隸河南、見聞較確、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七月二十日、奏請國學添設
舉監名目准舉人入監肄業摺、及請
恩准職官入監夾片本衙門會奏、疏云爲太學肄業生
擬請因時變通、增設舉監名目、准舉人與貢監一
體收錄、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　臣　監六堂、向以各直省貢監生彙送考試、
入監肄業、而舉人例不與焉。推求立法之意、蓋以
國初仕路疏通、儒生一中乙科、即登宦籍、不應更厠
身太學、致妨貢監生甄用之途。康雍以還、科目日

盛、銓選因而擁擠。伏讀乾隆七年
聖訓、已有舉人日積日衆需次多年、不得一官之
旨。至今日而勞績捐納充滿天下、銓法愈滯、士子名登甲
榜、始爲筮仕之期、舉人非由
大挑教習得官、謄錄議敘及兼藉他途出身者、鮮不皓
首一經困窮終老、此亟宜加意者一也。學人既列
賢書、已出貢監生之上、進擬巍科、則內廁
朝班、外膺民社、莫非爲
國任事之人、正當及尙未釋褐之時、使之肆力簡編、
養成器識。乃以限於成格、轉不得與貢監等、同沐

聖主之教思，既無當於育才，亦非所以勸學，此亟宜加意者二也。明代學校之制，入國學者通謂之監生，有貢監，有廕監，有例監，有舉監。舉監，即舉人也。洪武初，擇年少舉人趙維一等入學。永樂中，舉人會試下第，輒錄其優者俾入學，以俟後科。嗣後遂爲定例。

欽定明史選舉志可考按也。今舉子春闈報罷，其欲留京者不少，資生乏術，覓館維艱，無不願歷事上庠，一需廩餼，以爲奮志潛修之地。若不加以收錄，實不足作士氣而順羣情，此亟宜加意者三也。如一體入監肄業，厥有三便：自捐例減成，粟監且盈天下，

於是太學重地恆貢少而監多其潜心問學者固不乏人而射利者流惟圖竄名入籍得以霑潤直隸、山東兩省監生重名代替賫繁有徒每值考錄住學幾於防不勝防詰不勝詰。舉人則皆係本身凡入監者取同鄉官認識印結爲憑無從冒認考選既得其眞稽察尤易爲力便一。監生多在本省應試無事來京雖有通材何從廣爲羅致舉人則三歲計偕畢萃輦轂拔尤宏獎易收英才樂育之效便二。明初歷科進士多出太學洪武朝戊辰辛未廷對第一者皆太學生撰題名記立石監門進

士題名碑由此相繼不絕。
國朝進士立碑尚沿故事、而其由來無復深考矣。誠
令舉人入監、則明經飭行、孰不爭自濯磨。貢舉之
年、必多成就人才、鼓舞之機、端在於此、便三。臣等
伏惟成法貴於遵循、而時宜必當參酌、剏立敎培
才之道不厭精詳、果於學校有裨、敢不權衡變通、
上副
聖主作人之化。爲此合詞具
奏、懇
恩將臣監肄業生增設舉監名目、准以各直省舉人入

監肄業、即於貢監生員額內通融錄補、以廣甄陶而資鼓勵、出自逾格
鴻施。臣等爲振興學校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訓示、謹奏。又片奏云、再向來臣衙門無職官入監肄業之例、惟近日捐例減成、樂輸頗多、士子戎行著績、剡章牟列、儒生幸邀頂戴之榮、弗與膠庠之選、求仕不得、願學未能。揆厥情形、允宜矜恤。擬嗣後無論舉人貢監生、除由捐納勞績得有正印職官投供候選者、即係已入仕途、無庸收

錄外、其非正印職官未經投供、仍情殷向學者懇

請

恩准入監肄業。至舉貢考取敎習傳到需時者、請一併

入監肄業。以廣裁成。是否有當、謹附片具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奉

旨、依議、欽此。二十四日、奏請

頒

列聖御製詩文集、

聖訓摺及

欽定方略夾片、疏云、爲援例請

頒

列聖御製詩文集、

列聖聖訓於國學、以興教化而振人材、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育才莫先勸學、博古尤貴通今、士人讀書、

經史百家皆應究心、然必練習掌故、儲爲經濟、斯

稱有用之學。矧我

朝

聖

聖相承、

摘文

垂訓、所以

敎導臣民者無微不至。學者欲求立身行己之方、制治保

邦之要、追詞章之極則、洞考據之精微、但能服膺

列聖纂定頒示諸書、往復沈潛、皆可逢原自得、有不待外

求者。伏讀

欽定國子監志

賜書一門、

御製詩文集會蒙

列聖隨時頒發、又雍正年間先後



頒賜
上諭內閣、起康熙六十一年、止雍正七年、不分卷、
硃批諭旨一百二十冊、不分卷。蓋以太學爲首善作人之
地、欲士子開拓識見、通知政要、蔚爲
國家有用之材、
聖意甚深遠也。昨者恭閱邸鈔、本年閏七月內恭親王等
奏、
列聖御製詩文集、
列聖聖訓、先後奉
旨、校勘刷印完竣、太學士子靡不踴躍歡忭、冀得瞻仰

全書。臣等既嘉該士子仰希
教澤之心，又以兹事本屬切要之務，不揣冒昧，援例上
請
頒發
列聖御製詩文集，
列聖聖訓各一部於太學，俾士子咸窺
美富，益懔
訓行，從此人才振興，以冀仰答
高厚鴻施於萬一。謹合詞繕摺具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訓示。謹　奏。又片奏云、再
欽定平定粵匪捻匪方略、
聖烈
神謨昭示萬古歷經
頒賞臣工、可否併請
頒賜各一部、俾士子恭閱
鴻編知、今日身享太平、悉原
宵旰憂勤、登斯民於衽席、感激
天恩、作其忠義之氣。且由此擴充識見、洞達機宜。則今日橫經鼓篋之儒、卽異日腹心干城之選、似於士

氣人材實有裨益。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訓示。謹　奏。奉

旨：著由内頒發。欽此。　八月初一日，奉

旨：江蘇學政著王先謙去。欽此。次日，具摺謝

恩。十八日，請

訓。蒙

召見一次。束裝就道。十月二十六日，抵江陰駐署，隨恭

摺奏報到任。奉

旨：知道了。欽此。十一月，發觀風題，坿撰勸學瑣言一册，

開設南菁書局，彙刻先哲箋注經史遺書，捐千金爲倡，期以三年成之。

光緒十二年丙戌，四十五歲。

二月，出棚考試蘇、松、鎮、太四府州屬。三月，奉太夫人遺命，報捐千金助山東賑，捐由山東巡撫具奏，

賞給太夫人樂善好施扁額。六月，回署試常州府屬。奏報歲試五屬情形及設局刊書事宜夾片，片云：再毓才之道，勸學爲先，爲學之方，窮經爲首。國朝經學昌明，鴻生鉅儒時時間作，前大學士臣阮

元總督兩廣，採輯諸家言，刊爲
皇清經解一書，深有裨於學者。迄今又數十年，海內經
生纂述相仍，流風未沫，兵燹之後，遺文秘帙，所在
散見，及今網羅裒集，刊布流傳，彰
國家文治之隆，慰薄海士林之望，亦學臣職也。臣昔
於阮元所刊經解外，搜採說經之書爲數頗多，抵
任後以蘇省尤人文薈萃之區，檄學官於儒門舊
族，留心蒐訪，時有采獲，共得書近二百種，都一千
數百卷，類皆發明經義，爲學者亟應研究之書。稔
知甯、蘇兩書局近來經費不甚充裕，未能刊此巨

帙、因就近於江陰南菁書院設局彙刊、曾函知督撫臣在案。臣已捐銀一千兩、鳩工繕寫。惟此項刻費爲數較鉅、容再函商督撫臣轉諭僚屬、量力捐助。本省士紳有好義樂輸者、亦從其便。臣委派書院董事兼管收發銀錢書籍事宜、並飭江陰縣知縣稽查董理、事事務從撙節、期於工歸實濟、費不虛糜。書成後、仿漢代碑陰之例、將捐助官紳銜名銀數附刊一卷、俾垂久遠。仍慮經費或有不敷、臣於考試蘇州時、與撫臣面商、在蘇局分刻數種、亦經撫臣允諾。區區愚忱、冀合衆擎之力、以成有用

之書，似於表章經術、啟迪學人，不無裨益。謹附片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奉

旨：知道了。欽此。八月，出棚試揚、通、淮、甯四府州屬。十二月，回署。

光緒十三年丁亥，四十六歲。

二月，出棚試徐、海兩屬歲科並行。五月，回署。科試常州府屬。六月，奏報歲試完竣並科試徐、海、常三屬情形。奉

旨、知道了、欽此。八月、出棚科試鎭、蘇、太、松四屬。十月、回署。聞豫省河決、鄭州水勢南趨、慮春水發生、淮揚士子難以齊集赴試、於十一月出棚科試淮安。是歲三月二十八日、妾毛氏生女大貞。十月十八日、妾宋氏生女二貞。

光緒十四年戊子、四十七歲。

正月、科試揚州。二月試通州畢、回署。三月、女二貞殤。是月、奏太監李連英招搖請

旨懲戒摺疏云、爲太監招搖請

旨懲戒事。臣維宦寺之患、自古爲昭、

本朝法制森嚴、從無太監攬權害政之事。

皇太后簾聽以來、辦理一稟

前謨、毫不寬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見者。爲太監者、宜如何小心謹愼、痛戒非爲。乃有總管太監李連英秉性奸回、肆無忌憚、其平日穢聲劣迹、臣不敢形

諸奏牘。惟恩太監等給使

宮禁、得以日近

天顏、或因奔走微長、偶邀

宸顧、度亦事理所有。何獨該太監誇張

恩遇、大肆招搖、致太監皮硝李之名傾動中外、驚駭物

聽此卽其不安本分之明證。易曰、履霜、堅冰漸也。

皇太后、

皇上於制治保邦之道、靡不勤求夙夜、遇事防維。今胥小橫行、已有端兆、若不嚴加懲辦、無以振綱紀而肅羣情。臣雖職守攸羈、何敢稍存瞻顧之私、緘默姑待以負

聖朝。謹專摺糾參、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六月、出棚科試江甯、並錄送遺才。是月、

皇清經解續編刊成、余奏刊經解後、到蘇州晤崧鎮青中丞駿、與商此事、慨然允蘇局助刊四百卷。仁和葉槐生主政維幹在上海主書院講、亦願在滬助刊。余復設局長沙、江陰兩處、延親友分董其事、成書一千四百三十卷。廣丐同志鳩集五萬餘金、以二年餘獲成巨編、非友朋佽助之力、不克至此、誠厚幸也、謹爲序云、

國家稽古同天、崇邁往牒、

世祖臨御之初、

御注孝經、頒示海内、所以宏闡經術、綱維人極。復

命廷臣撰易經通注、折中古訓、仰稟
睿裁。
聖學精深、開生民所未有、
列聖繼體、炳焉同風、
聖祖、
世宗、
高宗三朝
欽定
御纂諸經、揭日月而章雲漢。於是海寓承學之士憬然於
聖教所先、羣以研經爲首務、而又

殿本

庫書布在寰宇、凡優游

盛世者、咸得悉其智能、闚仰美富、家纘戶述、流風益昌。

本朝經學之隆、跨唐躡漢、非夫

大聖人培植深而嘉惠厚、其奚及此。易之賁貞離而悔艮、

其彖辭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離之彖辭則

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夫人文者、化成之

象也、然非重明麗正、無以致之、唯我

聖清當之矣。道光間、前大學士臣阮元總督兩廣、薈萃

國朝學人撰著、刊於粵東、爲



皇清經解千四百卷。皇
昭代之儒風、導後進以繩矩、優優棣棣、觀者美焉。今距
粤東刊經之日踰六十年、中間寇難迭興、獲譬相
望、而率土人士內函貞固之氣、外炳文明之姿、枕
席可安、弦誦不輟、饕迹之盛、視承平時抑無多讓。
幸值
神武耆定、寰海鏡清、不於斯時裒集遺編、賡續刊布、懼
彌久散佚、曷以稱
聖天子勤學右文至意。光緒十一年、臣奉
恩命視學江南、抵任後、檄學官覃心蒐采、合臣舊藏、掇

其精要，得書二百九部，都千四百三十卷，奏請設局刊刻。經營三載，工乃告成。臣自愧學術疏庸，觀聽未廣，豈足以繼先臣阮元之萬一。惟是彙而存之，以待後善學者擇焉，冀於聖朝文治少有裨助，竭微臣區區之誠云爾。七月，奏報科試完竣摺及皇清經解續編刊成摺，疏云：爲經解刊有成書，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九日，附片奏明在江陰南菁書院設局彙刊經解情形。七月二

十六日、遞回原片、軍機大臣奉
旨、知道了、欽此。臣以此次蒐訪經解、得書較多、刻費浩
繁、非臣棉力所能獨任。比即函知督臣曾國荃、撫
臣崧駿商請、轉諭僚屬酌量捐措。賴督撫臣同力
相助、飭屬鳩貲、源源而來、極形踴躍、即他省官紳
亦以臣此舉爲表章經術起見、多有不待函商、徑
自措寄前來者。臣飭局撙節動用、嚴密趲催、撫臣
亦飭蘇州書局助刊多種。首尾三載、幸獲有成、爲
書二百九部、都一千四百三十卷、體例一仿前大
學士臣阮元所刊

皇清經解、名曰

皇清經解續編。藏事後板存書院、刷印流傳、俾藝林承

學之士宏觀覽而備研摩、庶幾文教日益振興、上

副

聖代作人至意。至此次捐貲合計漕平足銀壹萬九千三百三兩二錢二分五釐、除蘇局助刊書二百四十三卷外、計臣局刊書一千一百八十七卷、實用銀一萬六千三百三兩二錢二分五釐、餘存銀三千兩正、飭交江陰縣知縣發商生息以裕書院經費、書局卽行裁撤。此項悉出官紳捐助、並未絲毫

動用公款。仰懇

天恩、准免造冊報銷。除將印本咨送軍機處備查外、所有刊刻經解成書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奉

旨、知道了、欽此。　八月初十日、回署奏交卸後請假兩月、回籍修墓一摺、奉

旨、賞假兩箇月、欽此。　十月、新任學政大理寺少卿楊蓉浦同年頤行抵江陰、奏交卸回籍一摺。　十一月初二日、由江陰啟行。初五日、至江甯。女大貞殤。

二十九日、抵長沙、寓喩家巷族祠公屋。　是歲、刻周自菴先生詩文詞、日札共十九卷、總爲思益堂集成、序曰、周自菴先生既沒之明年、喆嗣芋生大令以毀卒、其孫椿圃遭兩世大喪、甯匄經營、不遑暇息。先謙慮先生撰著日就湮失、訪諸其家、得詩文詞日札共如干卷、亟與瞿子玖學士謀其捐貲刻之。既成、謹爲序曰、先生當咸豐初、以文學侍從受

上知、

特命巡防處行走、兼辦京畿團防事宜、將不日躋顯要。先

生感激奮厲、彈劾無所避忌、權貴側目、由是岌岌不安其位矣。會以憂歸里。曾文正再出督師、引與共事、而胡文忠與先生有夙嫌、扼之不得合併。晚歲還朝、久乃進秩。同光之交、兩守侍郎、而先生遽以疾休終其身、進退顯晦之際若是其艱也。然先生自罷官後、寓居京師、闢小軒、日坐其中、以丹黃自娛、寒暑靡輟。又幾十年、所爲四史補注及日札諸書皆成於其時、似天之位置、先生有夙定者。余以歎先生不早自知其無與於功名、不得壹志於學問之

途以大昌其箸述爲可悲也。然使先生老而康强、爵位亦高、當

國家承平、既未必别有表見而併此十年心力亦銷磨於仕宦、不暇專致之學問、其孰爲得失、識者宜有以辨之。蓋先生在時、余嘗持此論以慰先生、而迄今每思之、未嘗不爲先生幸也。先生於歷代詩家靡不抉精洞奥、故其爲詩奄有衆妙、要以義山、劒南爲歸。晚遭困蹇、轉造平淡、蓋所得益深矣。日札博綜兼捘、尤詳掌故。其文詞皆清絶可喜、而於駢體文義法尤精。嘗曰、吾師胡稚威之博、而不敢

其僻。愛洪稚存之雋、而不學其纖。自命如此。曾文正亟推其能、四十以前、積槀盈寸。先生南歸、時家人在都鬻書自給、誤售之、存裁卅餘篇、今又僅見其半、余既刊之十家駢文中矣。文字之厄如此、豈亦有數存也、悲夫。四史補注、先生自刊於京師、今已別行。此外奏疏應奉文字若干卷、尺牘若干卷、攷訂金石題跋書畫之文裒集未刊者、尚數十卷、待椿圃他日成之云。　又刊南菁書院叢書成、序云、光緒戊子秋、余刊

皇清經解續編成。時試事既畢、還暨陽候代、檢舊藏及

近得之書，裨益藝文者尚數十種，遂以餘力促召梓人刊爲叢書。

國朝儒碩朋興，纂箸之盛，實能洞達閫奧，修起廢墜，大之經筴史注，曠隆往代，卽旁逮諸子雜家，靡不疏通證明，底於精善。雖其閒學人所得，大小醇駮各有不同，然前明空疏淺陋之風，庶乎滌蕩盡矣。

中興而後，斯道益章，海内人士咸知崇厲實學，以空腹高談爲恥。覩乾、嘉之際，執漢宋學齗齗相辨論者，固不侔矣。聞道而大笑，積久而後信，亦必然之理也。當此之時，苟有資於學問之書，亟取而公諸天

下、傳之久遠、宏益儒者之見聞、仰贊
聖朝之文治、豈非士大夫維持世教者之責與。自來叢
書之刻多雜厠前代、或汎及詞章、茲編專錄
國朝、非有裨考訂者不入書。分八集、皆可喜可觀。予
未及授採者、又屬吾友院長繆筱珊編修賡續成
之、板存南菁書院、因以名其書。四五集則院中高
材生所撰述、多士觀覽興起、尙益覃精術業、偕登
於作者之林、是予所深望也。　余按歲科兩試、所
得佳文刊爲清嘉集初二三編、復選嘉慶以來名
人時義刊爲江左制義輯存、序云、督學者於士子

之文、三年而兩試、第其高下而操其進退、至切近矣。然方其莅官也、於庠序之教可以堅明約束、至士子爲文之方與吾之所以取士、不能言也。歲科試畢、例進士於庭、勖以修己爲學之道、於文亦閒及之。須臾之告誡、不足轉移風氣亦明矣。抑匪特此也、三年試於其鄉、衆競於圓美輭熟之文以冀試官之一當、不則其父兄交游羣訾病之、苟獲選矣、則詫爲奇遇、而人亦弗能盡知也。爲督學者誠愛重其士、而冀其成名、孰肯驅而反之於古、而俾其取戾於時者、文之變殆靡所終極乎。余自視學

吳中、按試諸府州、得佳文輒刊布爲多士式。既有清嘉三編之選矣、思稍進之、復輯是編。常熟張君瑛邃於文、因委重焉、余覆加增損。自嘉慶以來迄於今都若干人、弗及知者闕焉。文若干首、皆醇雅有根柢可觀覽、夫惟其不專求工於文、故其工如此也。諸作者大半獲登於甲乙科、曁余頃嘗拔高等、然則鼓琴於深山、蓺蘭於幽谷、而謂世必無聞見之者、其説誣矣。是余所以進多士也。

光緒十五年己丑、四十八歲。

二月、因假期已滿、病體未痊、呈請湖南巡撫代奏

開缺。三月二十日，奉

硃批，王先謙著准其開缺，欽此。六月，築宅於省城東北隅古荷花池前。十二月，工竣，移居之。　是歲七月，輯刻新化歐陽輅磵東詩鈔二卷成，序云：當嘉道之際，吾楚以詩鳴者，鄧湘皋、歐陽磵東兩先生也。湘皋年少於磵東，而推服其詩甚至。曾文正公作湘皋墓表，稱兩先生以詩相厲，剖晰毫釐，至於書問三反，窒極得通，則互慰大歡，其專精如此。故兩先生詩最有名。然湘皋闡揚先達，獎寵後進，交與徧天下。而磵東峻牆宇，少許可，中歲杜門

不出、爲人通介絶殊。故鄧先生聲問滋章、而非吾楚人、罕稱述歐陽先生者。光緒中、

國史館續修儒林、文苑傳、吾友繆筱珊編修董其事、見示文苑傳稾、有鄧先生、無歐陽先生。初、續修例定專詩集無他經史纂著者不入、杜浮濫也。然如宋大樽、吳嵩梁輩、皆以詩工、故得列傳、而筱珊未見先生之詩、亦實不知有先生其人。蓋湖外文章聲氣之睽絶久矣。以先生人品之高潔、學問之淵裕、今讀其詩、猶想見其人、而姓氏不登於延閣、文字不能播於天下士夫之口、更數十百年、其遺集

在若存若亡間、吾恐楚人亦無能道及者、而先生之眞將沒矣、可不惜哉。先生詩凡十卷、陶文毅公以道光六年刊於淮陽、沅湘耆舊集梓其三卷。余取校之、互有得失、因刪存爲二卷、精詣之作略備。復仿阮文達公史傳集句體、爲先生傳一篇。刻成、並寄筱珊、且用廣其流傳、庶幾異日海內稱詩者、或不終沒先生乎。是則余區區之私望也已。又集傳云、歐陽輅原名紹洛、字念祖、一字磵東、湖南新化人。父基文字同周、乾隆乙酉拔貢、銓就州判、以親老乞歸、授徒自給。性方潔、天才挺拔、詩文操筆

立就、爲時所重、寶慶府志文學傳早世。鄧顯鶴南村詩話軺九歲補縣學生、卽好吟詠、所遇窮惡、蹤迹落莫、無常師、於詩若有天授。家貧甚、資傭力以養。沅湘耆舊集小序博學多通、書過目終身不忘。陶文毅澍東詩鈔序乾隆甲寅、舉於鄉、耆舊集序頻上春官、不得意、南走粵北、爲薊代山海關之遊。陶序性野逸、不修威儀、衣履敝垢、岸然公卿大夫中。劇談豪飲、旁若無人、人亦無與忤者。後閉門不復出、躬耕奉母、非力不食於人、世升沈寵辱、泊如也。耆舊集序一時名公雅重之、或不遠數千里、殷勤致禮、不至。籜冠草履、吟嘯清泉白石間、陶序牆

守自峻、與人少可。曾文正鄧湘皋墓表南豐譚光祜守寶慶、學使歙程恩澤按試至郡、二人皆名宿、始一出與雙清亭之會、好事者至繪爲圖。府志文學傳垂老卜築邑城東遁迹沉冥、兀兀無其語者。李洽夜談追錄自序其詩灝氣流轉、含章內映、精思壯采、摶結無迹、沈道寬礀東集跋語然持律矜嚴。鄧墓表嘗言作詩務苦吟、戒自恕、或屢改而不安、則竟削之。又云、作詩當自寫其胸中之天、不期而與古合、所謂非有受於人、忽自得之。今人過一地、遇一人、必作一詩、豈吾胸中之詩哉。既挾所業出與天下士大夫接、所至折服名流、少

能頡頏。者舊集序與寶山毛嶽生、東鄉吳嵩梁相知善、嵩梁詩才罕匹、嘗謂人曰、僕畏礀東、不敢與敵也。臨川樂鈞未識輅、寄贈以詩。錢塘吳清鵬以詩求論定、稱輅爲韓、蘇而後一人。服膺如此。夜談追錄同邑訓導鄧顯鶴少輅十歲、兄事之、者舊集序每有篇什、輒就輅與相違覆。鄧墓表輅鈎覈瑕疵、不少寬假、顯鶴卒無以易其言也。者舊集序道光二十一年卒、據夜談追錄李序年七十五。府志著有礀東詩鈔十卷、安化陶澍刊行之。陶序又手定詩三卷畀顯鶴、顯鶴爲刻之沅湘者舊集。者舊集序輅於詩窮極幽微、偶有論斷、必求通

古人之詞，較其得失，析其毫釐，多人所未發。同邑舉人李洽筆存之，爲夜談追録二卷。（郭嵩燾夜談追録序）子棻字迪來，邑廩生。（耆舊集序）亦能詩，（府志文學傳）奇情幽思，不愧名父之子。（耆舊集序）又有歐子三卷，恢奇傲詭。（府志）早卒，顯鶴刻其詩入資江沅湘兩耆舊集中。（耆舊集序）

又五月，輯刻劉（開）孟塗、董（基誠）子詵、董（祐誠）方立、方（履籛）彥聞、梅（曾亮）伯言、傅（桐）味琴、周（壽昌）自菴、王（闓運）壬秋、趙（銘）桐孫、李（慈銘）悉伯十家四六文鈔成，序云：「夫今樂前陳而賢侯忘倦，流徵間雜則和人彌寡，文章道歧，何莫不然。是以學美者侈

緐博、才高者喜馳騁、往往詞豐意瘠、情竭文浮、奇詭競鳴、觀聽彌眩、軌轍不修、風會斯靡。故駢散二體、厥失維均、而駢之爲累、尤劇於散。或迺仲宣體弱、不起其文、休文調律、反甚其弊。蓁蕪塞涂、罕見枝幹之挺、平原埃積、邈無川岳之秀。主文客氣、玉貌蓬心、論者遂諭蜩螗、以齊梁伍俳優於皋朔、病至此乎、噫、其過矣。夫詞以理舉、肉緣骨附、無骨之肉不能運其精神、寡理之詞何以發其韻采。體之不尊、道由自敝。余曩類纂古文、賡續惜抱、既念駢儷一道、作者代出、無忝古人、而標幟弗章、聲響將

閎，故復採幹遺集，求珠時髦，不使西河侯君失文漢代，東海何生闕美蕭選，蔚宗述悼於莫知，表聖纏恨於既往。都爲一集，其得十人，網羅衆家，竊附全椒之例，推求正宗，或肖南城之心。庶幾體則不廢，江河導其古流，光景常新，日月並爲靈物云耳。

光緒十六年庚寅，四十九歲。

主講思賢講舍。先是，淮南北鹽局以曾文正公規復淮綱，湘人受惠者尤多，相與鳩貲，建祠於省城小吳門正街。前任兵部侍郎郭嵩燾筠仙前輩建議於祠旁爲思賢講舍，聚徒課學，申景行之慕，兼

祀王夫之船山先生木主其中。侍郎主講數年、及余歸、迺固以相讓。余勉應之、因商定於鹺務公所歲醵六百金、就講舍設局刊書、是爲湘省思賢書局之始。是歲、輯刻孫鼎臣芝房、周壽昌自菴、李沿舜卿、王闓運壬秋、張祖同雨珊、杜貴墀仲丹六家詞鈔六卷成、余爲題摸魚兒云、夢遊仙步虛天遠、聯翩秦女煙霧。遺聲散作人間曲、依約彩斿晉駐。新按譜、試賭唱、旗亭儘讓雙鬟度。從今樂府、說水鑱風吹雲徵山抹、都是錦囊句。眞堪笑、老我儒冠不誤。平生文字知故。嫏嬛曾記當年到、敎作

掌書都護緣可悟。便綺語消磨、也勝閒情緒。前身印取問佳到秦黃、干卿甚事徒步海鹽路。又序云先謙少嗜吟詠、顧弗習倚聲、偶涉筆、非所好也。官京師時、從周自菴先生遊。先生晚病廢不能多治書、暇輒作小詞、强先謙與酬答。嘗語先謙吾詞不主故常、用自娛而已。然清妙處自謂不減宋人、因言道咸間與孫芝房侍讀、李舜卿孝廉諸人爲文字飲、每舜卿一詞出、芝房及余皆斂手歎服。芝房歸卒、舜卿以盲廢且死、三十年無此樂矣。芝房遺集刻於湘中、惜舜卿詞無傳本、子盍求之。先謙心

識不敢忘。張雨珊曰、吾於鄉先輩詞最推舜卿先生。近人中服膺者、王壬秋、杜仲丹。其尤也雨珊每入都、必以近作詞示先謙、未嘗不工。先謙既解官歸、雨珊過從遞密、索其詞、視前所見且倍、蓋生平於此尤專精云。芝房先生與雨珊、姻也、雨珊訪諸其家、又得其未刻詞數首貽先謙。王秋、仲丹適在長沙、先謙又皆求其詞讀之、李君筱屏亦自新化以舜卿先生詞至、先謙因丐雨珊選自菴先生詞尤佳者、都六家爲一集刊之。聞見所未及、則俟他日采補焉。昔新安孫默輯王漁洋以次十五家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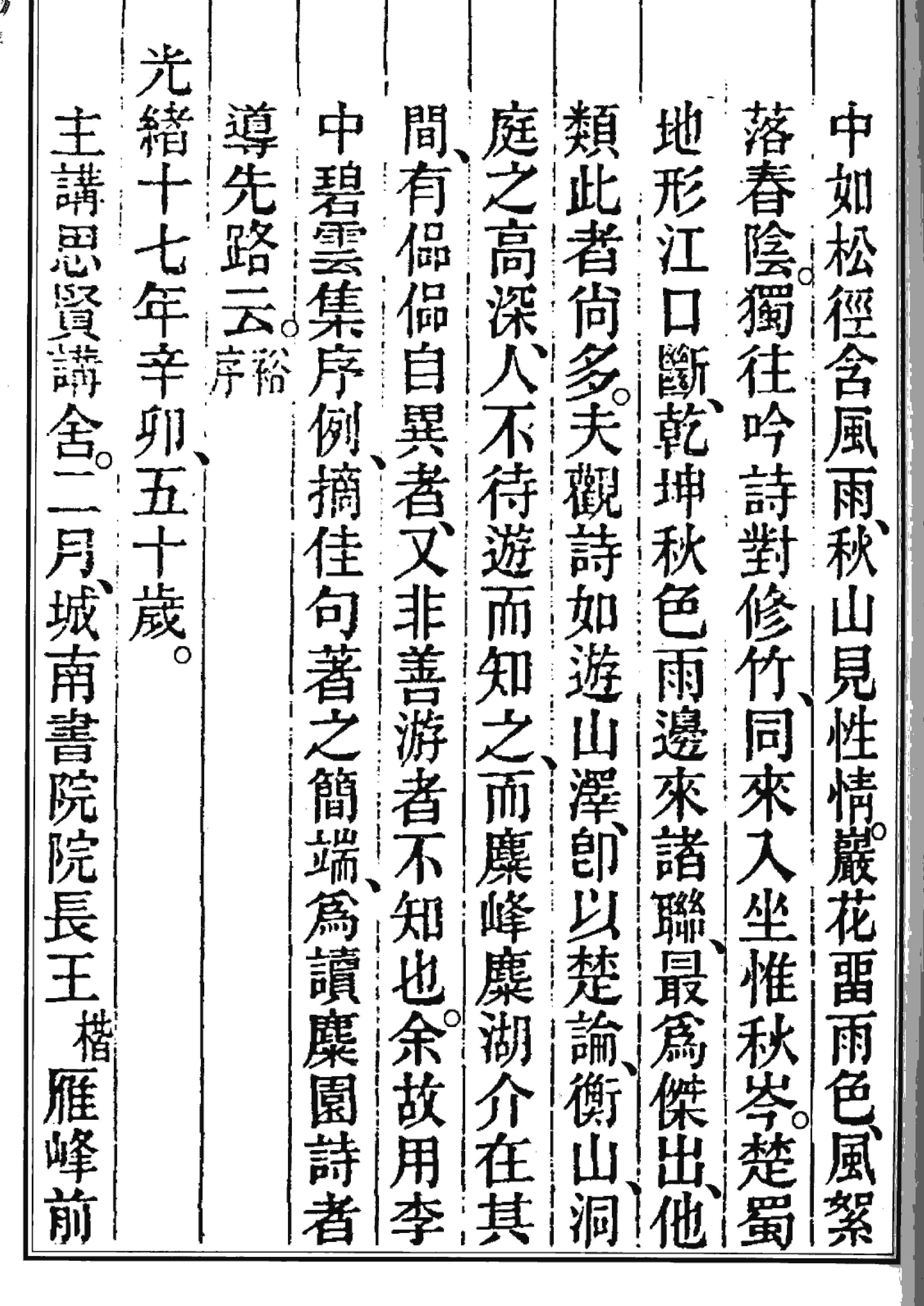
自三家、六家遞增、閱十四年而後成。先謙此刻猶默意也。雨珊言向不識仲丹、巴陵逆旅中聞人誦新詞、詢知爲仲丹作、遂往見訂交。又言、吾多識海内詞人、異時必助子訪求成巨集。嗚呼、若雨珊可謂篤於好善矣。筱屏名慶曾、舜卿先生從孫。又選刊同邑毛國翰青垣詩鈔成、序云、余鈔礀東詩畢、一日、張雨珊孝廉過余曰、吾邑有詩人毛青垣先生、于豈未之知邪。吾觀數十年中、鄉先輩抗志希古、得杜詩骨法爲多、無若先生者。昔裕莊毅爲刊之鄂中、而傳本絕少、吾爲子求之。既而以書寄

示讀之、心歎其工、信雨珊言不妄。復丐雨珊訪求其後人、得所藏家傳、於先生行實略備。蓋先生負瑰異之才、卒困場屋、窮老湖湘中、無能發抒意氣、殫精敝神、從事聲律、以爭千載後寂寞不可知之名、可謂遇艱而志苦者也。然當時鄉人罕有稱道先生者、觀家傳所述陳公子流招不往、及爲沈道寬走數百里稱貸免禍事、意先生以樸誠剛介之姿睥睨濁世、宜不爲流俗人所憙、故雖其詩之工、亦無能知而好之。使垂老不遇莊毅、則先生之詩與其爲人俱泯滅矣。余因以歎天下學人志士身

不顯而名長湮者，古今何可勝道，如先生不可謂不幸也。余懼其詩久而失傳，約取精粹之作，刊爲一卷，冣家傳及莊毅諸公詩序語爲傳附焉。余聞先達言莊毅自湖南巡撫擢督兩湖，吾鄉學行尤異者，自鄧湘皐先生以次咸被敬禮，後進一藝之長，必容接而獎成之，一時人才蒸蒸，皆出門下。今觀所爲先生詩序，情意懇至，而學識足以及之，非徒假好士爲名高者也。嗚呼，公卿大夫中烏可無斯人哉。又集傳云：毛國翰，字大宗，號青垣，湖南長沙人。性純孝，幼讀書穎悟，强記，能闇誦佩文韻府、

不遺一字。尤工詩、赴縣試、見知於縣令陳光照。其子沆奇國翰文、願内交、招之不往、親至其家、結歡而去。補縣學生、鄉試屢黜。毛氏家傳長沙城北有黑糜峰、水西南流入於湖、其水會謂之糜湖口。國翰卜宅當山水間、因名之曰糜園。屏居其中、益肆力於詩、以抒其侘傺無聊、往往多幽憂之思、悽苦之響云。長白裕莊毅公糜園詩鈔序與鄞沈道寬爲文字交、道寬宰鄞縣、聘國翰教其子十餘年。道寬權知茶陵州、虧帑數千金、被劾勒追。國翰赴鄞、稱貸人、以道寬廉惠、又見國翰勇於爲義、咸感奮、競還致錢穀、不一

月而集事。道寬得復官、走謝、國翰曰、公澤在鄖、邑人急父母之難、吾何力之有。家傳 湖廣總督裕泰招致莫府數年、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以微疾没於署、年七十五。參裕序及家傳 著有麋園詩鈔八卷、天顯紀事三十二卷、青湘樓傳奇若干卷。家傳 其詩五古清越醇雅、出入陶、謝、江、鮑間。七古雄盪有奇氣、約束矜貴、不涉奔放。近體步唐賢、無沾滯之音、佻縟之氣。新建夏廷楨麋園詩序 裕泰既經紀其喪、歸葬長沙、復編梓其詩、序之曰、國翰爲詩鑱心研神、朝吟而夕琢、月成而歲易。人知好與否、舉弗顧、可謂勤篤者也。集



中如松徑含風雨、秋山見性情。巖花晒雨色、風絮落春陰。獨往吟詩對修竹、同來入坐惟秋岑。楚蜀地形江口斷、乾坤秋色雨邊來諸聯、最爲傑出、他類此者尚多。夫觀詩如遊山澤、卽以楚論、衡山洞庭之高深、人不待遊而知之、而麋峰麋湖介在其間、有偘偘自異者、又非善游者不知也。余故用李中碧雲集序例、摘佳句著之簡端、爲讀麋園詩者導先路云。裕序

光緒十七年辛卯、五十歲。

主講思賢講舍。二月、城南書院院長王楷雁峰前

輩病故、地方大吏再三聘請、遂移主城南、辭思賢、薦楊書霖商農孝廉自代。是歲五月、刊荀子集解成、自爲序例云、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爲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衆、推其由、以言性惡故。余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眞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棼、

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爲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爲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洞古今成敗之故，議論不越几席，而思慮浹於無垠。身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覈之徒，詆諆横生，擯之不得與於斯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爲重屈也。

國朝儒學昌明，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惡之詞，通訓

詁之誼、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尚。顧其書僅有楊倞注、未爲盡善、近世通行嘉善謝氏校本、去取亦時有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輒旁求諸家之說、爲荀子集解一書。管窺所及、間亦坿載。不敢謂於荀書精意有所發明、而於析楊、謝之疑辭、酌宋元之定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謹弁言簡端、並揭荀子箸書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云。

嘉善謝氏校本首謝序、見攷證　次楊序及新目録、今照刊　次荀子雖校所據舊本、並參訂名氏、影鈔大字宋本、元刻纂圖互註本、[illegible]。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

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浙繙鋼江陰趙曦明敬夫、金壇段玉裁若膺、海寧吳騫槎客、吳縣朱奐文游、江都汪中容夫、餘姚盧文弨紹弓、嘉善謝墉金圃輯校。將據家之說、董開所見上借體一圖攬時所北楊氏之注其引冊各書不具列。錢大昕跋、證見考校勘補遺一卷。案此書盧、謝同校、故郝蘭皋稱謝、王懷祖稱盧。但謝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遂得蕆事。是此書元出於盧、參攷刊行、迺由謝氏、則稱盧校本者爲是。盧所據大字宋本爲北宋呂夏卿熙寗中所刊、然未見呂刻本、僅取朱文游所藏影鈔本相校、故間有爲影鈔訛字所誤者。修身、王霸兩篇注可證也。茲刻仍以盧校爲主、依謝刻於楊注外增一圓圈、全錄校

注、加盧文弨曰四字別之。據徐序錢跋、校注亦有出謝手者、然無可區別。其補遺一卷、散入注中。盧校不主一本、茲亦仿其例、擇善而從。　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亨校、爲盧據舊本之一。其引見書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有一國注文、茲覆檢元書、尚有可采、爲增入數條。此外正文及注歧異滋繁、當由傳寫致訛、或係以意刪節、多與盧氏所云俗間本相合、既非所取證、不復稱引。　宋台州本、宋唐仲友與政刊於台州、卽依呂本重刻。遵義黎庶昌蒓齋於日本得影摹本重刊、爲古逸叢書之一。首楊序及新目

錄、末劉向上言及王呂重校銜名。與今本同。熙甯元年國子監劄子官銜、淳熙八年唐序、經籍訪古志二跋、重刊楊跋、俱見攷證。此卽困學紀聞所稱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刊熙甯舊本、亦未爲善者也。然在今日爲希見之本、茲取以相校、得若干條、列入注文。其與呂本相同、如一卷取藍于越之比、竝不復出、以省繁文。至其顯然訛誤、雖與呂歧出、亦無所取。　棲霞郝氏懿行荀子補注上下卷、末附與王侍郎論孫卿、與李比部論楊倞二書、竝見攷證。茲全採入注。　高郵王氏念孫雜志八校荀子八卷、係據

盧本加案語、用錢佃江西漕司本、龔士卨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本參校、嗣得元和顧千里澗薲手錄呂、錢二本異同、復爲補遺一卷、敘而行之、坿荀子佚文及顧氏考訂各條於末。敘佚文並見攷證。其中如劉台拱端臨、汪中容夫、陳奐碩甫諸家之說、蒐討綦詳、而盧校、郝注之精者、亦附錄焉。茲取王氏各條散入注文、劉、汪、陳、顧諸說仍各冠姓氏於首。德清俞氏樾諸子平議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議四卷、全採入注、近儒之說亦坿著之。攷證上下篇見本書卷首、文繁不錄。　又三月、校刻世說新語成、序云、晁子止曰、小

說之來尚矣、不過志夢卜、紀謠怪、記詼諧、後史臣務采異聞、往往取之。故爲小說者、多及人善惡、肆喜怒之私、變是非之實、以誤後世。識者以爲篤論。自余觀之、非盡爲書者有心之過也、采摭所及、見少聞多、而其言變矣。詞氣抑揚、聲情乖隔、而其言又變矣。能祛此二蔽者、蓋難言之、此小說所以少佳書也。余嘗怪臨川爲世說新語一書、彼其時去魏晉未遠、固宜紀載得實、而秉筆不愼、事實抵牾、致爲劉子元輩所譏、蓋不免如余所稱二蔽。若其羅前代之軼聞、供詞人之藻繪、則游心文苑者所

不廢也。劉注匡弼之功，尤爲此書增重。而唐人修晉書，如周安亰求絡秀爲妾、韓壽私賈充女之類，經孝標糾正者猶取入傳，何其迷謬者與。桓靈寶、殷仲文亂賊之徒，言行無足稱述，而書中稱舉至於再四。艮以其時篡奪相仍，綱常廢墜，不復知忠義爲何説，此難以責之臨川，又豈孝標所敢舉正者哉。近世通行王元美世説新語補本，刪節元書，坿以何氏語林，全失臨川之眞。余因取元書重刊，貽同好者覽焉。元美序言世説所長，造微單辭，徵巧隻行，因美見風，因刺通贊，使人短詠而躍然，長

思而未罄、可謂盡其妙矣。又云私心好之、每讀輒患其易竟。夫既患其易竟矣、而又删之、噫嘻、是則明人之爲學也已矣。①去古益遠、往籍日湮、如是書之存、抑其幸也。又爲校勘小識云、世說用浦江周氏紛欣閣本、乃仿刻明嘉靖吳郡袁氏本也。然亦多舛誤、用各本讎勘、得數十則、凡紛欣本誤而各本是及義可兩存與各本誤而非辨正不明者、皆載焉、餘不悉記、以省繁文。至若束晳系出二疏、而受氏有去疏足之說、雅量類苻堅字從草付、而改姓稱應符命之祥、識鑒類艮以文字襲譌、傳聞失審、凡

此之類由來已久、不在糾舉之列焉。又爲校勘小識補云、世說新語、宋槧不可得、存者惟明袁褧仿宋而已。明人刻書最好點竄刪併、此則一仍宋舊、良可寶貴。書中頗多古字、如修之作脩、寢之作寑、流之作沶、烹之作亨、熟之作孰、烈之作列、乃之作迺、姊之作姉、鬚之作須、厚之作垕、無之作无、著之作箸、傭之作庸、齋之作齊、退之作𨓦、戮之作勠、牾之作悟、後來紛欣閣、惜陰軒諸本皆紛紛改易矣。局刻此書、初無袁本、因以周本付刊。繼得一本、（多與袁本合、卽前所稱一本是。）及世說補本、始知周脫誤不及盡檢

也。光緒癸巳，從子友湘潭葉煥彬銓部假得袁本，擬將局刻剜換，繼思局刻出於周，周刻出於袁，以穆易昭，轉多扞格。且袁本不必盡是，周本不必盡非，又劉注原文亦多脱落，因與葉君商榷，葉君迺舉袁本與周本對勘，復以國志、晉書、宋書及書鈔、類聚、御覽各類書兩相比決，擇善而從，補爲小識，付之梓人，以待讀者之抉擇。既不蹈汲古剜補之陋習，亦不類書帕謬種之相仍，而浦江刊校之功，亦不至盡泯云。　又十一月，校刊鹽鐵論成，爲後序云：漢書田千秋傳言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

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觀班氏爲傳、載大將軍霍光乞千秋教督、千秋終不肯有所言。而於贊復引桓氏雜論車丞相當軸處中、容身而去之語以終之、其微意可覩矣。以千秋名德見推重大將軍、而勤惜民隱之指又自大將軍出、得千秋一言、鹽鐵、酒榷、均輸可悉罷也、阿附同列、取譏後世、惜哉。桑大夫用心計得幸、躐居輔道之位、故絀仲尼而崇商鞅、鄙原顔而慕蘇、張、亦當時大道不明、學術不一之咎也。至乃夸其籌策之積、致富成業、鄙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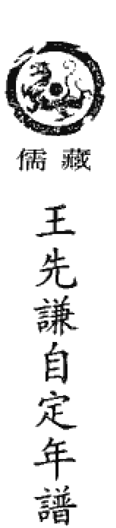
可與事君乎。賢良文學之義②正矣。若其言不禁刀幣、聽民放鑄、俾共人主操柄、與二賈諫詞相戾。至謂加德施惠北夷必內向款塞、斯迂闊不達事情之論也。夫所謂以德服人者、有力而不輕用力之謂也。苟無力、則德無由見而人奚自服。書曰、大國畏其力。力非聖王所諱言。武帝之失、在於內多欲而急興利、至其詰戎固圉、未嘗非也。是故有鬼方之克、迺致氐羌之王、非衛霍之師、必無渭橋之謁。儒生之議、苟其不在當局、履全盛則戒用兵、處積弱則思奮武、救弊補偏、取相警厲而已。至於國家

大政、斟酌損益、發慮於深宮、擇善於逼邇、而使草野新進與二三大臣爭訴於朝堂、抑豈所以崇國體、式方來乎。重刊是書竟、因備論其時事得失如此。桓氏屬文在西漢特嚴、徐、褚先生之匹。歷世緜遠、闕誤相仍、如李孟傳、姚鼐輩所訾、不足病也。又爲校勘小識云、鹽鐵論以明宏治十四年新淦涂禎所翻宋嘉泰本爲最善。嘉靖間、雲間張之象文有注本、析爲十二卷、王謨漢魏叢書重刻之、其書竄易字句、爲有識所譏。盧文弨紹弓羣書拾補取永樂大典所載及涂本以校張書、頗有是正。嘉靖

十二年、陽城張敦仁古餘重刊涂本、附以考證、又多盧所未及。暇日檢閱、因以拾補考證散入正文下、取便觀覽。湘潭王啟原君豫、胡元常子彝搜討往牒、復得若干條、書中稱王云者、君豫說也、稱胡云者、子彝說也。先謙覆加審定、見漏義尚多、略爲補釋、並取唐宋類書所徵引、悉心校訂、別爲一卷、以貽讀者。古籍代徵、展轉益誤、又義蘊閎富、未易推尋、涉筆知疏、臨文增喟。大雅宏達、幸匡益之。校勘一卷、見本書卷首、文繁不録。

光緒十八年壬辰、五十一歲。

主講城南書院。　是歲八月，校刻郭筠仙前輩養知書屋遺集成，序云：夫經綸者時也，屈伸者命也，時與命相際而才顯焉，不則反是。吾見役志於功名之塗以畢其生，及其不遂而殁，而無復有以自見者甚多，而可悲也。惟魁奇傑特之士，自其始爲學時，即已靡不通究，出而應世，未嘗以庳小自域，而散見於楮墨者，衆咸寶貴之。其或卒絀於遠大之程，出其餘藝，猶足頡頏千載作者。自古賢達，莫不皆然。吾於郭筠仙先生，尤深慨焉。先生當咸豐朝，即已直



南齋、膺
使命。假歸後、起爲蘇松道、擢守粵撫。罷官、再起爲閩臬、
超遷侍郎、持節數萬里外之海國、可云尊顯。然而
德不諧其偶、志不達其施、履安若危、齮齕沓至、病
免踰十年、於
國家利病、民生疾苦、未嘗不關懷也。窺其所學、未究
萬一、而世俗頹徹、直道不行、先生亦老病且死矣。
先生之文暢專義理、冥合矩度、其雄直之氣、追配
司馬遷、韓愈、殆無愧色。古近體詩造意取材、離絕
凡近。晚年不多作、縱筆偶成、皆有意度、評騭經史、

攷訂尤精。余㬥從臾付梓，先生曰，吾姑不欲以文人自命。執不可。時年已七十，而意氣不衰如此。歿後，喆嗣炎生等出其叢殘稾本視余，遂與楊商農孝廉亥爲奏疏十二卷、文集二十八卷、詩集十五卷。其所撰禮記質疑諸書，已別行，復剌取子史中隨筆記録者爲養知書屋讀書記若干卷。先生自少精力絶人，論箸甚富，郎余所曾見詩文書牘於友朋家者，今其稾皆不可得。葢先生一生蹤迹無定，又懶不自收拾，故散佚若此之甚。今幸存者，特緒餘耳，然抑豈先生之初志也。噫。　又校刻李楨

佐周晥蘭齋文集成、序云、天下之至樂莫如得朋、東漢之氣節、宋明之道學友誼稱極盛然而依附聲景、標榜門戶爲不少矣。夸毗之徒薄文藝爲不足道、而篤實如曾子、必曰君子以文會友、何邪。蓋文之爲道與性情通、必其人有通博之才、眞摯之氣、堅特之行、若虛若無之心、然後可以同道而相益。四者一不具、不足以言文友。雖文與時遷變、其爲會友之達道無古今、一也。非是、則終歸於慕悅徵逐而已。李君佐周長余一歲、自幼同學相愛好。稍長、各以飢驅出走、十數年不相聞、而特聞其古

文之學冠絕時輩。壬午歲、余歸、相見長沙各出所業相質、情誼視疇昔逾密。再歸又加密焉。每作文、不得佐周定之心不釋。佐周爲文、其待余定而後快、亦若余之於佐周也。佐周性耿介、不諧俗、顧獨暱就余。余文不遠佐周遠甚、而佐周以爲可以入道、得其一言稱許、輒數日喜。佐周之文導源龍門、其峻潔在昌黎、半山之間。不輕視人、人亦鮮眞知之者。今年春、病幾死、余再四索其文、稾出之篋、曰、子姑弃之。余亟付剞劂。佐周病小愈、索稾靳不與、其文遂行世。佐周善古近體詩、然不多作、尤工

時文。甫三十，絶意進取，竟以歲貢生老，人咸惜之，而佐周夷然不屑。讀其文，可以知其自命矣。又七月，刊合校水經注四十卷成，爲序例云：少時讀漢書地理志，驚歎以爲絶作。惜其上溯古蹟，旁羅水道，宏綱已舉，細目未賅，雖爲書之體固然，而於探奇耆古之懷，猶歉然弗愜也。嗣讀酈善長水經注，深美其用意足輔班氏所不逮。蓋班之志水，撮舉始終，而所過之地從略。酈則於漢世郡縣，端委并包，曲折貫串，旁引支流以千數百計，使後之披渠訪瀆者一展卷而如案古圖書。班之志地，根據

經籍、傳三代以來之要典，不至放失無稽。酈尤因地致詳，元魏以上故事舊文，皆可攷求而得實。其繁簡雖異，精思實同，洵乎閎覽之山淵，方輿之鍵轄也已。夫地無古不立，水非地不章，酈氏爲書之指，在因水以證地，而卽地以存古。是故遷、貿、畢、陳故實，駢③列。世或訾其好奇騁博，及視爲詞章所取資，雖謂於地理之學，概未有聞焉可也。今非無顓疏水道之書，以校彼優絀，果何如哉。余耽此三十年，足跡所至，必以自隨，考按志乘，稽合源流，依注繪圖，參列今地，兼思補證各史關涉水地事蹟，及

經注未備各水、爲之作疏、凡事牽率、懼不獲卒償斯願、留用官校宋本參合諸家、輯爲一編、久藏篋笥、先授梓人、以質海内之好讀是書者、而推論其要義如此。至合校之微意、則備具例略中。一、校官本。四庫提要稱官校宋本。乾隆中、裒集永樂大典、就所引水經注排比原文、鉤稽近本。武英殿聚珍板印行、其後蘇州福建皆有刊本、茲取用互校。與朱、趙同者、列爲正文、而雙行標注異文於下、以袪歧惑。當時校上此書出戴震東原之手、戴氏號稱究心酈亭之學、自有刊本行世、預修

四庫全書、以乾隆三十九年校上此本。見官本案語而趙氏之書先成於乾隆十九年、見趙本自序至五十一年丙午、始謀鋟板。見趙本畢序其流布反在官本之後、世罕覯大典元文、見戴校、與趙悉合、疑爲弋取。然

聖明在上、忠正盈廷、安得有此事。且書中增補删改多至七千餘字、既著之案語中、其訂正各條明注本文之下、並非盡出大典、是纂修時或旁攷羣書、或獨伸己見、亦未嘗隱而不言也。趙氏覃精極思、旁捜廣證、合契古籍、情理宜然。特以數十年考訂苦心、一旦爲中祕書所掩、因之俗論滋紛。今於官本案

語下並列趙氏所釋及刊誤各條，俾讀者知右文盛世，祕籍應運而呈奇，而鴻生稽古之功，亦不至聽其湮沒，庶因兩美之合，以釋千載之疑。諸家聚訟，若段玉裁茂堂、見經韻樓集　魏源默深、見周壽昌思益堂日札　張穆石舟見近刻全校水經注附錄中，兼言畢秋帆尚書索趙書於一清子載元，載元恐父書不當畢意，以巨貲購謝山本合併修飾。此則過信無稽不通情理之言，殊爲無識。各執一詞，存而不論可也。一、校朱本。明中尉朱謀㙔鬱儀所箋，趙氏本之以作刊誤者也。朱氏之前，水經注本著稱者有二：一黃省曾刻於嘉靖甲午，一吳琯刻於萬歷乙酉。朱氏復與其友謝耳伯、孫無

撓輩商榷校讎以成此書。萬歷乙卯、齊安李長庚序而刻之。崇禎己巳、竟陵譚元春鍾惺等加以評點重刻之、所載箋語頗有異同。至趙氏稱眞州鏤板竊朱箋爲己有者、（見趙附録）今未得見。有新安歙西黃晟曉峰者、於乾隆十八年癸酉刻水經注、前列歐陽玄、黃省曾、王世懋、朱謀瑋、李長庚五序、（文皆見趙附録）自跋云、爰取舊本、重爲校刊、而不著其何本。書中校語大氏與朱箋合、豈卽趙所稱邪。自來論朱箋者、褒貶互見、其攷訂誠爲未精、然引證故實、以輔注文、厥勞甚鉅。黃梨洲嘗其無所發明、未爲確論。近因戴、

趙啟爭疑、議蠭起、至有謂朱箋尚存眞面、遠勝二家改訂者、此則全未讀書之言也。今於趙氏刊誤所引外、全錄箋語、以資蒐討。譚、黃二本所載容有他人羼入者、不復加以區別矣。 一、校趙本趙讀酈書、首爲之釋、列於卷中、存朱氏之是、弼酈亭之違。其朱箋謬者削之、漏者補之、別爲刊誤十二卷。今併散入正文下、俾讀者開卷瞭如、易於尋究。酈注字分大小、發自全氏、而趙因之、條理分明、茲特參用其例。家藏本冊面題籤、水經注釋大字、卷集④之某小字、後十二卷水經注朱箋刊誤大字、卷某之某小字。 刻畫精善、極爲我友繆筱珊、

朱蓉生兩太史所鑒賞、眞最初本也。別有舊藏一部、字句增損竄易、往往同符官本、葢出後來刊改、頗失趙書面目、故茲校一以初本爲主。惟八卷濟水篇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家、下釋曰、金石錄跋尾云魯峻碑其他云云。改曰、金石錄魯峻碑跋尾云、當得石室所刻畫象、與趙之所記合、其他云云。增多十四字。又文字分別下釋曰、一牓鈴下二字三十餘騎、刪二字兩字。後有駙馬二匹、牓曰持駙馬、刪牓曰持駙馬及下又字。次横牓曰薦士一人、刪牓曰二字。又駙史僕射二騎、刪又字。葢闕里之先賢也、宇而不名、刪字而不名四字。與史家異同之辨。二字。不能次以爲兩魯棖、史記作申棠、家語作申續、檀弓以申詳爲顓孫子張之辨二地云云、刪上缺二字。三字移家不能亦以爲兩於地字之上。客拜侍於前後者六人、侍者四人、並刪人字。皆駕以一馬、刪以宇。鮮明卒上增有字。朱浮墓畫象、墓下增壁字。十六卷穀水篇世謂之紵麻澗、下釋曰、此句是善長

所增加，改曰此句是連引郭璞注。三十八卷資水篇縣故昭陵也，下釋曰漢表作洛陽，今湖南寶慶府東北五里有洛陽山，蓋以侯封得名，即前漢之昭陵云云，改曰漢表作路陵，路洛古通借，校獵賦虎路三嵏。晉灼曰，路音洛。然疑史漢表誤昭陵云云。此四條，有稽考訂，附記於此。刊誤間有增改，無關要義，不錄。　至若猶為由、邪為耶、已為以、克為剋、侵為寖、升為昇、德為悳、懷為褱、隙為隟、累為纍、臘為臈、喜為憙、懸為縣、雝為雍、燕為鷰、蛇為虵、豲為獂、藕為蕅、綠為淥、虛為墟、野為埜、淀為澱、嶺為領、嵎為隅、岡為罡、隥為磴、崖為厓、嶂為障、崏為岷、洛為雒、沇為兗、淄為菑、滹沱為滹池、瑯琊為琅邪、險阻為嶮岨、或本同字、或由假借、如此之類、卷中不能悉

出、標舉首簡、以備參稽。　一、校孫本。孫星衍伯淵所手校、桐城蕭穆敬甫聞余校勘水經、持以相餉。末卷孫氏自記略云、水經向無善本、予驟讀之、便知經注錯亂、以意定之。嗣以唐人引此書若史記索隱、正義、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元和郡縣志校之、得休甯戴東原本、多與鄙意相合、復是正數十條。其與戴不同者、不敢附和也。顧千里跋云、伯淵觀察於此書用功甚深、晚年對客、猶能稱引瀾翻、不須持本、手校丹青滿紙、中多與戴東原氏異說、尤可資考索。道光四年閏月、觀於桐城汪君均

之插架、爲識其後。今觀所校、亦不能盡如其說。其引證今地、極便考覽、世無傳本、悉登之以備一家。漢志乃人人能讀之書、繁稱無當、不備載焉。一、參校各家。善長一序、大典僅存、餘姚盧文弨紹弓用武進臧氏所得絳雲樓舊藏宋本校之、頗有奇異、刊見羣書拾補中、茲標注官本原序下。陽湖董祐誠方立研精酈書、著圖說四卷、未竟而歿。其兄基誠取其說刊入遺書、而圖遂佚、茲全錄入注。此外如武進丁履恆游水疏證、謝鍾英洛涇二水補、亦備采之。近世爲水經之學者、江甯汪士鐸水經

注圖、精思密致、經緯釐然、然亦頗有譌誤、惜其不及參繪今地、未爲盡善。全氏七校水經注、晚出㴻中、慈谿林頤山晉霞斥其僞造、抉摘罅漏至數十事、頃歲刊行、茲編一字不敢闌入。一、是編輯成、久未付梓、長沙張祖同雨珊謂可公諸同好、遂用局錢刊行。平江蘇海淵泉、長沙王先慎惠英實助讎校、蘇君匡正之力尤多。時閲一期、紙勞十返、自慚獨學、衰白無成、敢居汗簡之名、永志他山之美。

光緒十九年癸巳、五十二歲。

主講城南書院。　是歲五月、輯刻巴陵吴敏樹南

柈湖文集成、序云、巴陵吳南屏先生嘗自刊所爲文曰柈湖錄者、歿後二十年、思賢書局鳩貲重刻。先謙獲與校讎之役、迺爲蒐補散佚、得文如干篇、爲卷十二、而謹序其耑曰、自咸豐軍興、楚材輩奮、而曾文正、左文襄爲之魁、士之有志名業者、莫不走軍壘、依倚取通顯。先生與二公交密、終身未嘗有所求請。文正欲寄以幕府之任、卒謝不往。以

舉人

大挑司鐸瀏陽、意有不合、卽自免去。博觀載籍、洞悉精微、而於古人爲文之道、孤往冥會、意量淵然、常

有以自得者。嘗往來岳州城南白鶴山之呂仙亭、君山之九江樓、寓居累月經時、樂而忘返、天容水色晴靄雨夕、千態萬狀、奔赴几席。時或扶笻而行、揄竿而釣、皆以發其筆墨之趣、所寄愈遠而文亦愈高矣。始居京師、以文見推於梅郎中、曾亮時。梅先生方以桐城文派之説啟導後進、其言由

國朝姚、劉、方三君上溯明歸震川氏、以嗣音唐宋、爲古文正宗。先生顧謂文必得力於古書、不當建一先生之言以自隘。其後曾公爲文敘述文派、稱引及先生、遂與友人書極論之、所以自別異甚力。蓋

先生之文詞高體潔，實能自進於古，而世俗尋聲逐影之說無所係於其心，故觀其爲文與其人之生平，足以壯獨行之胸，而激懦夫之氣，可不謂卓然雄俊君子與。吾楚近日功名之塗日闢，而山林遺逸世或罕能留意，敘斯集而傳之，使知如先生之全於天者，尤可貴也。柈湖者，洞庭支流所入，俗狀而呼之曰銅柈湖，水經湘水注所稱同拌口也。先生居與近，因自號柈湖漁叟云。

光緒二十年甲午，五十三歲。

主講嶽麓書院。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五十四歲。

主講嶽麓書院。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五十五歲。

主講嶽麓書院。　是歲五月、刻葵園校士錄存成、序云、葵園校士錄存者、從弟先慎與及門諸子裒三省鄉墨兩同門錄及吳中清嘉三集選輯合刊者也。溯余通籍以來、凡五與試差之考、而三主省試、再校禮闈。光緒乙酉、奉命督學江南、以末與考得之、駑劣小臣、蒙被異數、忝竊甚矣。迨戊子告歸、七八年間養疴里閭、因循

坐廢。乙未、倭人不靖、邊事大壞、二三豪俊瞋目扼腕太息於國之無良、富强之不亟講、相與歸咎制藝無用之學、思一埽刮絕、余弟輩復何取於前此歷試之文、而錄之存之也哉。雖然、

國朝功令以時文取士、二百數十年名臣碩儒駢出其中、至今日以無人無學爲時文罪、則亦有未盡然者。且夫文之爲體不一、靡不有刱有因、歷千載而一致。今將使工制器、而命之曰爾其舍所爲方員平直之具、務單精騁思、取象於手、則超般與扁、殆非善誨之大匠也。時文一小技、廢而廢耳。若制

科一日不變、法固自有程式在。今談文者方且離凡近而索高言、捐繩尺以求奇士、才賢未必俛而就、徒使數學之事失所憑依、人心滋不靖、道亦日儆矣、豈扶世翼敎之君子而忍出此。余於時文無能爲役、然每與試事、兢兢致愼、不敢别立宗旨、好尚詭異、幸免取譏當世明哲、而所得魁奇通博之士亦往往而有。猶憶甲戌分校、繆筱珊編修、李蒓客、朱蓉生兩侍御、趙桐孫太守卷並出余房、力薦未售。同人詫余、此四君獲雋足冠一榜。余時亦頗自負文章聲氣之徵、其果冥合符契、有非盡出於

適然者邪。而世俗徒泥文句求之，抑又傎矣。刻既成，書數語簡端。葵園者，余歸里後所築居，遂自號也。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五十六歲。

主講嶽麓書院。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五十七歲。

主講嶽麓書院。　時工部主事南海康有爲以變法自强之説聳動海内，朝野多爲所惑，翁叔平尚書保薦，有勝臣十倍之語，一時靡然從風。識者心鄙其人，然不悟其有逆謀也。陳右銘中丞寶箴、蒞

任湖南，余素識也，向以志節自負，於地方政務亦思有所振興。會嘉應黃遵憲來爲鹽法長寶道，與中丞子三立，庶常熊希齡合謀，延有爲弟子梁啓超爲新設學堂總教習，江標、徐仁鑄相繼爲學政，學會、報館同時並興，民權平等之說一時宣揚，都偏舉國若狂。學會之初立也，中丞邀余偕往聽講者亦多。中丞升座首舉有恥立志四字爲言，聞者洒然動容。其後余以事冗不能再往，宣講登報，愈出愈新，余始駭詫。葉奐彬吏部德輝以學堂教習評語見示，悖逆語連篇累牘，乃知其志在謀逆，獄

麓齋長賓鳳陽等復具稟附批加案、請從嚴禁遏、余遂邀吳彬諸君具呈中丞、坿錄齋長稟詞、請整頓屏斥、以端敎術。中丞批詞含胡、但以衆紳有門戶意見深自引咎、熊希齡及唐才常、譚嗣同、畢永年諸人緣此橫目相仇、極意圖陷。會書院諸生公議在學宮傳集同人、商立議約、釐正學術、語皆醇正、並無觸犯。徐學政聞之、卽飭學官究明倡議主筆之人、將加懲辦。余挺身獨任、徐遂無言。旋由時務學堂學生呈控賓鳳陽等匿名揭帖誣衊、伊等就賓等元稟添砌多語、撫學竟准訊究懲辦。余函

致中丞辭館，復書挽留。愈廣軒中丞時爲藩司，向中丞力言，因此影響之語，致王某辭館，有礙體面。中丞答云，豈但辭館，我要參他。蓋其時適奉中旨，官紳阻撓新政，即行正法。陳語已伏殺機，而余初未悟，復函致撫學抗論。兩人復信，轉極委婉。時已八月初旬，康有爲事敗逃竄，亦自知不保也。稟呈信函俱載虛受堂書札第一卷。不數日，而慈聖簾聽，撫學革職之旨至。向使康有爲邪謀得遂，國事不可問，余與奐彬且先落機穽矣。門人蘇厚康

孝廉與爲翼教叢編若干卷，於康、梁造謀，湖南捍亂，備詳始末，亦佳書也。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五十八歲。

主講嶽麓書院。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五十九歲。

主講嶽麓書院。　閏八月二十八日，承繼再從弟先泰之次子祖坤爲子。自五月中，山東白蓮教遺孽以神拳惑衆，假義和團練爲名，戕殺天主教民。王大臣多爲所惑，反以拳匪爲義民，可恃禦外侮也，舉朝靡然，致匪徒蔓延京都、天津，焚燒教堂使

館、幾輔百姓橫遭燬掠、爲自來未有之慘變。各國

聯軍於八月自天津進犯都城、

乘輿西幸長安、東南人心皇然、湘省尤甚。家人固請鄉居、余方病甚、笑曰移鄉固稍安靜、脫余有不測、祭奠無人、尚成何景象乎。於是承繼之議定。　是年二月、刻漢書補注百卷成。余雖病劇、書不釋手、中情怫鬱、捨此亦無可消遣。自通籍後鑽研班書、日有所述、中間雖時復作輟、心光目力實專注於此、茲以兩年之力、剞劂告成、了此大願、亦一喜也。自爲序例云、自顏監注行、而班書義顯、卓然號爲功

臣。然未發明者固多，而句讀譌誤、解釋蹐駁之處亦迭見焉。良由是書義藴宏深，通貫匪易。昔在東漢之世，朝廷求爲其學者，以馬季長一代大儒，尚命伏闕下，從孟堅女弟曹大家受讀，卽其難可知矣。宋明以來，校正板本之功爲多。

國朝右文興學，精刊諸史，海内耆古之士承流嚮風，研窮班義，考正注文，箸述美富，曠隆往代。但以散見諸書，學者罕能通習。先謙自通籍以來，卽究心班書，博求其義，薈最編摩，積有年歲，都爲一集，命曰漢書補注，臧之篋笥，時有改訂。忽忽六旬，炳燭

餘明、恐不能更有精進、忘其固陋、舉付梓人。自顧才識駑下、無以踰越古賢、區區寸心、頗謂盡力。疏謬之咎、仍懼未免、匡我不逮、敬俟君子。 據敘例、顏監以前注本五種、服虔、應劭、晉灼、臣瓚、蔡謨也。大氏晉灼於服應外增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臣瓚於晉所采外、增劉寶一家。顏監於五種注本外、增荀悅漢紀、崔浩漢紀音義、郭璞注司馬相如傳三家。說本王鳴盛 顏注發明駁正、度越曩哲、非卬人鼻息者也。其中或引舊文據爲己說、以史記

索隱證之。張蒼傳柱下方書注，乃姚察說。淮南王安傳會有詔卽訊太子注，乃樂產說。郊祀志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注，乃顏游秦說。本洪頤煊以文選李善注證之。枚乘傳注隱匿謂僻處於東南也，乃韋昭說。梁下屯兵方十里，乃張晏說。本朱一新以詩王風譜疏證之。地理志内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注，乃臣瓚說。舊唐書顔籀傳，叔父游秦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爲學者所稱，師古注漢書，多取其義，今書中未見。本王鳴盛此外注文間用舊說，皆爲證明，以資識別。原其本意，非必掩襲前賢，或因已

說冥符，不復割捨，尚非巨累。至游秦行輩文學歸然在前，盜竊遺名，有慙德矣。今補注所采，悉出其人。家世儒素，昆弟相師，先後三人，慘歸黃土，脊令原隰，垂老增唏，片羽可珍，敢忘護惜。宗族講肄，朋好往還，賞析所存，皆登斯輯，亦公善之義也。顏注漢書，至宋仁宗景祐二年，韶州余靖宋史本傳：字安道，曲江人。爲秘書丞，奏言文字舛譌，命與王洙同校。靖撰刊誤一書，增入江南張佖校說六條，宋祁云：漢書中有臣佖者，乃張佖，江南人，歸本朝。太祖收諸僞國圖籍實館閣，或召京朝官校對，皆題名卷末。所謂景祐刊誤本也。嗣又有宋景文公祁合十六家校本，

至寧宗慶元中、建安劉之問又取宋校本、更別用十四家本參校。又宋人蕭該音義、司馬貞索隱、孫巨源經綸集學官考異、章衡編年通載、楊侃兩漢博文、漢書刊誤、楚漢春秋、史義宗本西京雜記、宋子文辨正、孔武仲筆記、三劉刊誤、紀年通譜刻之、爲建安本。周壽昌云、劉之問號元起、書前題云、建安劉元起刊於家塾之敬室。余購得之今存瀏陽袁漱六同年芳瑛家。顧千里析劉元起與之問爲兩人、又誤作之問、南監本又作之同。明南監本、卽用建安本者也、但於注文刊落甚多。汲古閣本注文完足、而去其敘例。又於藝文志張晁、司馬相如、東方朔、揚雄、賈誼傳後、坿臣佖校語

六條、卽張佖也、而三劉刊誤及景祐刊誤皆未之采。

國朝文教昌明、圖書大備、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刊漢書、用監本精校付梓、別加考證。今補注以汲古本爲主、佖說併入注文、遵用官本校定、詳載文字異同、備錄諸人考證、顔監敍例、宋劉校語、粲然具列、庶覽者無遺憾焉。　監本列宋景文參校諸本、一古本、顔師古未注以前本。二唐本、張唐公家所得唐本。三江南本、金坡遺事云、太祖平江南、賜本院書三千卷、皆紙札精好。東原榮氏私記云、江南本、宣和間、尚在御府。　四舍人院本、江南本在舍人院、亦曰舍人院本。劉之問云、景文所



據爲十五家。按其目實十六、殆因舍人院本卽江南本之藏舍人院者、一本二目、故倂稱之。**五湻化本、**國朝會要云、湻化五年七月、詔選官分史記、前後漢、命陳充、阮思道、尹少連、趙況校趙安仁、孫何校前後漢畢、遣內侍裴愈齎本就杭州鏤板。**六景德監本、**國朝會要云、咸平中、眞宗命刁衎、晁迥與丁遜覆校兩漢書板本。迥知制誥、以陳彭年同其事。景德二年七月、衎等上言、漢書歷代名賢注釋、至有章句不同、名氏交錯、除無考據外、博訪羣書、偏觀諸本、校定凡三百四十九卷、籤正三千餘字、錄爲六卷以進。**七景祐刊誤本、**景祐元年九月、祕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舛譌、恐誤後學。臣謹參括衆本、旁據他書、列而辨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奏聞、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讐對。二年九月、校書畢、凡增七百四十一字、損二百一十二字、改正一千三百三十九字。**八我公本、**今不詳何人。**九燕國本、十曹大家本、十一陽夏公本、十二晏本、**

十三郭本、十四姚本、十五浙本、十六閩本。又列建安本參校諸本、用宋景文本校定、復用諸家參校。一熙甯本、熙甯七年參知政事趙抃奏、新校漢書五十冊、及陳繹所著是正文字七卷。二卷子古本、古字。三史館本、舊本。四國子監本、宣和六年本。五陳和叔本、熙甯中所校。六邵文伯本、用宋景文本校。七謝克念本、用景文本校。八楊伯時本、用謝本校。九李彥中本、用楊本校。十張集賢本、張瓌得唐世本校。十一王性之本、用景德中監本校。十二趙德莊本、用祕閣本校。十三沈公雅本、用祕閣本校。十四王宣子本。用祕閣本校。景文校本近儒錢大昕、王鳴盛等皆信之、惟全祖望以爲南渡末年、麻沙坊中不學之徒依託

爲之、非出景文、列有五證、見鮚埼亭集外編第四十六卷。今案宋說淺陋、誠所未免、惟劉之問輩曾用以校定、則固嘗有是書、不出南渡末也。

國朝諸儒講求板本之學、致力漢書者多用南監本、此外如景祐本、王念孫父子校。閩本、錢大昕校。明按察司按察使周采、提學副使周琓、巡海副使柯喬等刊。汪本、朱一新校。明汪文盛刊。德藩本、葉德輝校、明德王刊。乾道本、宋乾道中刊。北監本、以上二本先謙校。並備搜羅、間有甄采、良由文軌同塗、衆善咸萃、內府精槧、前無以加云。 王、劉刊誤出劉敞與其弟攽、子奉世撰。宋史敞傳云、字原父、臨江新喻人。不

言有此書、惟敘傳云、字貢父、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爲人所稱。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奉世傳云、字仲馮、精漢書學而已。其實兩漢皆有三劉評論、今書已亡、賴監本存之。斗南補遺援引蕪雜、說詳王氏十七史商榷。頗有芟取未從割棄、蕭該音義、宋自監本、雖非瑰寶、亦資印證。明代史評大暢、競逐空疏、國朝碩學雲興、考訂精能、超踰前古。茲編廣羅衆家、去取務慎。沈文起疏證一書、以後事稽合前言、自爲別派、今但取有關書義者、餘屏不錄。 顔監敘例言、曲覈古本、歸其眞正。史記正義論例云、史漢

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緣古字少、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爲好本。劉之問跋建安本漢書云、自顏氏後又幾百年、向之古字日益改易、書肆所刊、祇今之世俗字耳、識者恨之。今得宋景文公所校善本、雖黃所加、字一從古。愚按從古之字、如供爲共、伺爲司、蹤爲縱、藏爲臧、廂爲箱、慰爲尉、屢爲婁、嗜爲耆、屍爲死、讓爲攘之類、或係最初正文、或出聲近通假、非由古字之少。既展轉借寫、彌久失眞、故東京文字不正、流弊斯極、而許氏說文出焉。

刊本存眞、不宜輒改、若概目爲古字、其蔽也愚。或乃以爲六書假借之恉、則去之愈遠矣。　汲古本文字無定、如以字作㠯、後多作以。桓字作桓、間亦作桓。及公孫賀等傳贊、淵聖御名悉仍其舊、或有譌脫乖誤之處、並依前式、加以注正。書雖增新板、如逢故。惟官本劉宋注文有隔斷顏注者、輒爲移易舊處、俾免遼滯。　顏監於雜家傳記擇取綦嚴、如太公名字、四皓姓氏雖登史志、並就刊落、可謂愼矣。西京雜記亦在屏除之列、沈文起詆之、引見傳中。愚謂雜記不知撰人、初無妄說、又古事雅語並資

多識、師古棄而不取、而稱引顯相牴牾之楚漢春秋、不悟其僞託、抑又何也。今依沈說、仍采雜記、此外如飛燕外傳之類、概不闌入。　王子功臣外戚恩澤侯表所列、皆受國封、而司馬貞之徒或云名號、此大謬矣。其不見地志者、皆因免侯併省、亦有侯表相符、而地志不言侯國、則班氏失書也。其有先國而後縣、或一國而前後兩封、取覈表志、原委咸在、疑訟已久、特爲揭明。　班志地理、存前古之軌迹、立來史之準繩、兼詳水道源流、使後人水地相資、以求往蹟、可謂功存千古者也。元魏酈道元

水經注一書，於漢世水道曲折具存，實爲疏證班志而作。前人引用，不得要領。茲編於酈注諸水，顛末悉備。同郡之水，則云自某縣來，下入某縣；隔郡之水，則云自某郡某縣來，下入某郡某縣。脈絡畢貫，臚載無遺，更取歷代水地諸書爲之疏通發明，訂正訛謬。讀者因酈證班，即漢攷古，然後遞推諸史，上下數千年地理，可以了然胸中。律歷、天文，顔監無注，

國朝錢、李諸儒，洞貫劉術，更迭推衍，三統以明。天文圖籍紛陳，管窺積歲，補苴闕漏，藉竟全功。其餘得

失之林、開卷卽了、遠俟百世、不煩贅論。　閏八月、
門人湘鄉陳詒重郎中毅平江蘇厚康孝廉輿刻
虛受堂文集十五卷成、爲予各製一序。陳序云、昔
姚惜抱以理學名儒類纂古文辭、主張後進、海內
翕然奉爲圭臬。粤寇之亂、厥學寖微、吾師長沙祭
酒慜焉爲憂、以學術之盛衰、引爲有心世道君子
之責、於是裒采乾、嘉、道、咸諸名人集、按類編次、續
姚之書、而所自爲各體古文、一以姚氏宗旨爲歸、
而進求合乎先儒義理之學。先生固不欲以文名、
而文必如先生、乃可謂獨精者。先生之言曰、乾、嘉

鉅儒立漢學之名、詆宋儒言義理爲不足述、獨惜抱以義理、攷據、詞章三者不可一闕、義理爲幹、而後文有所附、攷據有所歸、故其爲文原流兼賅、粹然一出於醇雅。夫先生於經史諸子、
國朝掌故、皆嘗鉤稽參訂、著有成書、固非不能以攷據名世、而必若世之儢離備霿、襲取宋學爲高者。然其揚搉惜抱、立言如此、則先生之自任斯文實重且遠、而所以探討義理、發之於古文辭者、皆吾黨小子所得而略言之矣。嗚呼、義理之説、孟氏寔始言之、其旨爲禮敎所從出、學者得之以不同乎

雜家者言，而自成其爲儒家言者也。孟氏既往，墨學未衰，其徒黨又率能譬諭齊給，掫爲名法，捭闔諸姦說，以蔑禮廢教，瞀惑愚衆，故其文亦裔宇嵬瑣而不可究詰。荀卿子出，論學論治，悉本乎禮，反復推演，綦明其趣，於是其學爲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而其文洒大醇而無所蔽。近世已來，士夫多厭薄中庸，務摭取荒僻異言，著爲文說，譔詢我政制經典，而謬謂能拯之敝，其旣較戰國横議爲烈。先生獨能主持正學，放距衺詖，俾其説不至深中乎風教。先生之引學術盛衰爲有心世道之責

者、毋乃在乎是。然則、先生之文益不可不傳、而先生之所發抒乎其文者、良有所本也。毅受學先生有年、知先生之學惟毅獨深。每先生一文出、輒得先讀、讀輒錄之、積有歲年、遂成巨帙。亂離既肇、人事日繁、深恐師説之存於毅者、或及身而散失、因與平江蘇厚康孝廉各出所錄若干篇、仍謹依先生續古文辭類纂之例次第之、都十五卷、梓而行世。毅生平不能文、然偶有觸悟、自謂能獲古文家傳授之宏指。嘗以所得質先生、曰、文而禮儒家言也。文而非禮、雜家言也。先生深韙之。今刊先生之

文，因臚舉已說引伸師義，而爲之敘。後之讀先生文者，幸其知所宗尚也。又蘇序云，自來言古文者，宗師昌黎，夫昌黎之可師，豈特文之格律氣韻云爾哉。其進學解所稱列百家六藝，細大靡遺。而答李翊書論文，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又必識古書之正僞。答李師錫則云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詞之好，好其道焉耳。於虖，此昌黎文之所以獨絕也。宋世歐、蘇輩出，考其議論，雖於古聖賢有合有否，要其生平志學，各足自立，故其文發之而特光，歷霾晦而益顯。

國朝桐城姚惜抱爲義理考據詞章合一之說、藉以融洽漢宋門戶、定文章之趣嚮。吾以謂考據以博古、義理以明道、此非姚氏之私言、卽昌黎所自期與其教人爲文之指端在於是。然姚氏之文沈潛古籍、於義理考據爲能兼綜其全、故雖取法唐宋、而能拔出一代。彼世之號爲桐城派者、吾惑焉。夫必蓄於內者眞、而後發於外者有所不容已、執持於己者大、而後應於世者取給而不窮。茍或抱其空質以鳴、則雖體貌畢具、若假良工之模以製器、形狀僅肖、精苦頓殊、尙烏覩所爲宗派者乎。舟楫

者致遠之具、而非所以致也。規榘者造物之用、而非所以造也。體勢者能文之方、而非所以能也。且夫文之遞嬗無窮、惟道與學之至者、迺藉言語以存於不敝、偏畸於形貌、未有能勝者也。宋初鑒五代之纖麗、而栁穆以簡淡爲高明、病臺閣之猥庸、而王李輩號稱復古。援白嘲黑、矯而仍敝、奚足語文字之眞哉。吾師葵園祭酒曩曾賡續桐城纂次各家、固亦循唐宋之軌轍、而其爲文醇懿槃鬱、獨追古初、奄有衆家之長、遏而積之、挹秦漢之精而不掩其踈達之氣、可謂極天下之智勇、袪文家之

偏畸者。蓋先生上自周秦兩漢之書，下逮近代掌故之錄，罔不纂遜成書。既世之所推考據家，復以餘事發爲文章，根氐往籍，抽析新理，燦成統紀，各還分職，斂焉而彌閎，挹之而愈不盡。又其衞道愛國之誠，纏綣方寸，時見於意言之表，眞有合於昌黎所云者。若其考覈詳密，源流畢貺，遣字積語，較量銖黍，視姚氏以下，殆或過之已。於虖，滄瀛藴亂，絃誦將衰，吾湘昔日曾與諸老相與切劘，翕應於干戈顛沛之餘，今漸闃焉，莫可復得。重以邪說流行，學校蒙殃，文字之變與世運殆無終極，而先生獨

抱古芳、矯然物外。後之讀斯集者、因益曉然於道範之不可踰越、則所繫於風教者尤鉅也。輿受先生教有年、於古人之道無所得、唯於先生文若有私嗜。爰合先生舊作、與同門諸子分類編刻而序其指、以諗讀先生之文者。　又十二月、與蘇孝廉商輯律賦類纂十四卷刻成、蘇序云：賦者、萌柢風詩而造耑孫屈、然唱騷陳賦、攄憂喻道、緣情感物、寄於微言、脈姝姝體製也。自餘景宋之屬、文成規放、寖淫漢世、流派益繁。自京殿風土游讌暨物類景象、閎奇恣韻、極乎巨觀、而哀秦賦蔡、藝文類聚三十有丁

虞蔡伯喈女賦謂文姬也。吐詞懷舊、潤古有作、此焉椎輪。三國以還、下逮典午、雕鎸物巧、軫慕山川、清思愈窈、麗則難雙。至東晳勸農、步熊覈性、闡道明治、亦衆啾之孤鳳矣。六朝文士見識風月、開府諸作、寔爲桀英、參儷入偶、風氣聿開。唐初相承、頗雜纖麗。自試士設科、格律漸謹、體貌競新、而古法之淪、論者頗歸咎焉。余以謂程式所限、士幾速化、道之漸徹、積勢固然。有志者未必貶古求合、中材因繩墨而引以鑽研、然則古學之存、尤賴倡導。昔卿雲獻賦、夢想裂腸、奏御千餘、著於成代。後漢張衡上疏亦稱

書譜詞賦，當代博奕，以此取士，諸生競利。斯知兩漢賦學之盛，自於朝廷。曹魏六朝，君臣迭唱，佳製獨多，上所好求，羣材斯赴，利祿之途，豈第經術。惟自元代不列科目，我

朝締基，仍規唐宋，

御試翰詹悉用律賦。恭讀

聖祖御製賦彙序有曰：敷奏者有近於賦之義，使堯舜而在，今日亦所不廢。且言：朕嘗以是求天下之才，四方初定，即

詔儒臣長於詞賦者，陸續進呈，以聲韻駢偶之末，而

聖人矜亶若此，豈非以體製閎贍，既奮學所習詣，而其鏗鏘婉約，文足以駁
聖美之風，而馴桀悍之氣，造士之道亦有樂於此乎。吾師葵園祭酒嘗詔輿云：賦雖小道，自非學識登閎、義法曉暢，爲之未易以工。趣俗者域膚近，騖材者馳博黷，涂軌多歧，風會斯靡。時至今日，詞翰非急，顧念功令所著垂二百年，魁儒碩士作者代興，非有編輯，其曷取資？爰出舊藏暨試士所得，命輿裒錄，尤雅詳加鑒別，分類凡七：曰體物，曰述古，曰櫽文，曰明道，曰論治，曰獻頌，曰擬古，都如干篇，命曰

類纂。又以名家法式，率本先民，稍錄古賦用殿全編，俾來者因類以討義，循流而溯源。若夫尙探遐曩，推繹正變，則有張臯文氏之賦鈔存。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六十歲。

主講嶽麓書院。時東西洋諸國脅和退兵，賠償兵費，派之各省，湖南歲定七十萬兩，官府議舉行房畝各捐。余恐擾民，言於蔡伯浩觀察乃煌，會商衆紳，捌爲計口收捐之議，仍取之鹽價，每斤加收四文，歲得鉅金，償款以足，而民無擾累，蔡之力也。呈函俱刻入《虛受堂書札》第二卷。是歲，刻《駢文類纂》四十四卷

成、自爲序例云、少讀唐柳子厚永州新堂記、至於迴延野綠、遠混天碧、詫曰此儷語也、而雜厠散文、深疑不類。余兄敬吾先生聞之曰、他日可與言流別矣。長遊藝林、粗涉文翰、見夫姚氏古文類纂兼收詞賦、梅氏古文詞略旁錄詩歌、以爲用意則深、論法爲舛。騈文之選、莫善於王聞修法海、李申耆文鈔、傾瀝液於羣言、合鑪冶於千載、顧王則題目太繁、李則限斷未謹、所居之代、抑又闕如、不足綜古今之蕃變、究人文之終始、美猶有憾、斯之謂與。屏居多暇、舊籍盈几、輒復甄錄尤異、剖析條流推

賓谷正宗之指、更溯其原。取姬傳類纂之名、稍廣其例。座中百琲盡是明珠、機間九張無非文錦。使異代之上、晤言若親、寰海而遙、光氣不隔。藻翰飛騰、屈宋之芳無歇。商量邃密、葉德輝張祖同之力爲多。凡類十五、卷四十有六、間亦區其義例、第其時代、爲上中下編云。

論說類三 一曰文論、斯文肇興、體隨時變、趣尚偏異、流失遂生。達識雅材、掎摭利病、彥和、子元、冠絕倫輩。山谷之論、河間之評、二家並重、學者攸資。彥和書宜全讀、子元頗有芟取。文饒文章論、爲隱侯而發、而沈傳靈運舉斯立言。子

元以爲全說文體備、言音律、可爲翰林補亡。流別總說次、諸史傳贊爲乖越。以既爲體限、仍居史論之次。凡若此類、所宜旁通。一曰史論。終篇論事、發端馬遷、後來各家沿襲、成體、既趨偶儷、彌益煩蕪、故史通擬之高士綺紈、丈夫紛黛。但文之爲體、有舉莫廢、其有聯詞切理、比事愜心、未嘗不競賞巧工、傾目浮藻。又鴻儒攷古、激想抽毫、辨難既紛、溢爲繁縟、才力所極、自呈炳蔚。雖波瀾莫二、而涂軌已別。此則循載筆之往式、導史評之先聲者矣。趙皮書後諸篇、或紬繹他作、更端引申。或畱連前史、

因事寄意。名同跋尾、義主衡論。今棄名取義、使以類從。一曰雜論。如稱舉時美、推覈物情、鍼砭俗流、抽尋往籍、萃茲衆理、歸於一編、亦文林之柯則也。稚川尚博、諸篇與解嘲賓戲同科、蕭樓設論之目也。博喻廣譬、儷式連珠、以體不純、壹總列於茲焉。共文百二十首。

序跋類四。史家類傳、迺有序文、所以領厥宏綱、陳其命意。休文恩倖、昭文選之於前、唐宗后妃志、堅採之於後、並目序以論、亮爲舛矣。若私家撰述、條別實繁、觀華亭之弁言、亦龍門之遺意也。士衡標目、豪士指刺、齊冏賦酌雅文、序兼史筆、

去賦存序、亦其類也。梁元志傳因襲史裁、雖體殊識大而例歸一貫。他若金石之刻訂其舛譌、傳記之書證其得失、並文人所有事、史籍所取資。按法海錄序、以詩文宴集區爲二門、余謂應奉之製唯主頌颺陪從之篇、尤重肅穆、爰就其中合宋前美、昭示後儀。若尋常詩文序跋、亦分兩事、一曰應酬之作、挹清黃憲之坐、問奇楊雄之亭、誼重淵源、感深投分。迨叢蘭有已敗之色、而卷葹餘不死之心、期以片言、偕之千古。他如紀榮遇於畢生、述明德於既往、貞烈之曜、履苦而說甘、述作之工、推微以

致顯皆義主表章，而事緣請屬。此以情爲根，而文周其用也。一曰揆張之作，必植柢忠孝，通鑰經史。藝林萃藪，洪纖皆適用之資，國士遺編，顯晦歸後賢之責。此以文爲本，而情暢其流也。至於觸感無聊，伸紙寫臆，屏居生悟，緣虛入實。汎長風而不息，則回戀故巢，望晨星之漸稀，則感傷知己。亦有朋好往還，襟情契結，登降巖壑，與寄園亭，歎逝者之如斯，撫今懽而易墜。相與招繪事，賦新詩，更揮發以詞章，庶招宣其情緒。一卷之內，陳迹如新，百年之閒，古懷若接，皆無假故實，自達胸懷。由耳目以

造性靈、驅煙墨以籠宇宙。文之爲道、斯其最勝者與。其文百六十首。　表奏類九。敷奏始於尚書、上書沿於戰國。秦并區宇、列爲四品、表以陳事、章用謝恩、劾驗政事曰奏、推覆平論曰駁。漢云封事、起自宣帝、不關尚書、亦曰上疏。用之王侯、達於天子、總駁於議、而典午古今尺議尚以駁名、陳謝用章、而齊陳賀慶表文亦有章號。魏國奏事、始或云啟。唐世奏謝、兼稱爲狀。六代白簡謂之彈事、蓋按劾之變名。宋朝上書或云劄子、是書札之謁字、並奏之流也。進言摛文、戰國爲勝、漢初沿其波、制策發問、炎靈

肇端、歷代循其體、又有奏對策對之異焉。本朝革華崇實、凡有進御、統謂之奏。平論大政、亦或用議。成書賀捷、皆上表文。

殿試

朝考、分題策疏、觀乎人文、取存古式而已。夫元首居尊、羣材效職、聖澤帀寓、則思極頌聲、飛龍在天、則恭陳符命。斯國家之鴻美、颺言之上式也。興利革弊、論政兩塗、薦賢劾奸、事君大道、上進之篇、其鉅者國華朝典、亦不遺祥異之徵、慶賀之詞、其尤者愷樂上儀、且兼及起居之末。亦有榮被泉壤、義激朝

端、器物寵頒、文專相接、並魚水生歡、凫藻貢悃。祿與其、辭受揣分而讓謝興。上膏猶屯、下情待而求請起。王廷有揚、詞筆兼需而對問重。流觀澤、義云備矣、竹彈鉏謝、詞詭體正。通天之奏、故有懷。比士衡之弔魏帝、倚蓄餘思。似稚圭之禱、宗中衷冥漠。今各以類附焉。共文百三十首。

書啟類

書啟者、通上下之辭也、皇儲貴冑、降禮達誠、體明睿、文詞雅潤、飛翰染楮、咸可覽誦、親貴酬獻、雋歡陪、光生顧眄、情申慕戀。或膀詭入讒、吳繁、進、榮辱倚伏、機穽俄生。蠖屈求信、雉離增歎。斯

皇軌不一、恆必有之。至於折衝之事、經畫之宜、倚馬援毫、捉刀入幕。亦有請命鄰封、薦賢當路、推功閫帥、致美大府。並表裏史乘、裨助參稽。若文史爲用、理體滋繁、課實談虛、悉資考鏡。自餘雜述、總爲一編。謝惠儷言、盛於六代、體不可闕、略備前式。唐世温、段之徒、時復間作、並從斷棄。又其時風會波頹、文盛干請、望門投謁、呈身貢函。昌黎不遇、三趨宰相之庭。薛逢乞恩、死作埽除之鬼。此類悉予刪除、無俾害道。共文百九十七首。

贈序類一　以言贈人、荀子比之金珠。擇言而進、曾侯以侑觴酒、洎乎唐世、

乃有序文、發攄今情、敦勉古義、斯朋友之達道也。獻壽有文、沿於明代、貴在不溢美、不虛稱、反是則濫矣。王氏法海贈別序自爲編、姚氏類纂因之增入壽序。茲仍其例云。其文二十四首。

詔令類四文心雕龍云、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降及七國、並稱曰令。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對王侯。體至晰也。案蔡邕獨斷云、策書、策者簡也、以命諸侯王、三公。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

也。詔書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戒書、戒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戒敕也。其義頗異。攷西漢賜書輒稱制詔、是詔兼制矣。武策三子、誼主申戒、是策亦敕矣。劉勰云、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則敕即詔矣。漢高手敕太子、知此又不僅施州部也。逮及六朝、世巽封建、禪代九錫、依倣策文。唐宋敕書、或施之一人、或專賜州郡、詔則徧諭天下、制以黜陟封贈、其大較也。然舉例覈文、隋高祖報李穆、應曰以敕、唐太宗賜李靖陪葬、應稱曰制、而皆以詔名、知散

文通矣。遷除用制、實病文繁。劉子元謂褒貶之言、哲王所愼、諒哉。其義兼戒勉者取之、餘屛不錄。制策以咨多士、勖其書思對命、合於釋名驅策諸下之義。敎令亦上臨下之辭、並以附焉。蔡邕獨斷云、諸侯言曰敎。劉彥和云、契敷五敎。故王侯稱敎、自敎以下、則又有命。詔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攷六朝文例有令無命、雕龍所稱、殆謂令耳。共文八十二首。

檄移類二。劉彥和云、移檄爲用、事兼文武、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又云、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或稱露布、播諸視聽。攷文章緣起、馬超伐

曹操、買宏爲作露布。雕龍以爲檄之别稱、信有徵驗。魏晉以降、代有檄文、不名露布。彦和身居梁世、尚無殊解、然則露布爲獻捷專號、必在李唐之初乎。茲從其後起、分爲二流、以同在金革、仍總諸一例。本國伐叛、但云下符、其小征伐則用移牒、皆檄之流也。稚圭北山、意嚴詞正、節壯高隱、義激頑夫、筆陣助其驅除、山靈增其颯爽。雖斯體之附庸、實文人之魁桀矣。甘亭移牒、城隍助驅貓鬼、幽明一也。故並附焉。其文十九首。　傳狀類一。行狀者、生而顯貴、沒由史官、具畢身之事實、備後乘之甄録。沈約

齊司空柳世隆、任昉齊司空曲江公爾狀、李氏駢體文鈔宋之、鈔自類書、故非完本、不堪垂式、所宜割捨。傳之爲體、義通存沒、蘇子瞻方山子、歸熙甫筠溪翁皆在生存、便爲紀述、蘭成巨崇、亦其例也。其文五首。

碑志類四。山川寺墓、刻石勒文、所以揮發冥靈、導揚徽烈。隋唐以往、釋老競鳴、宏闡教宗、於斯爲盛。曹頌王銘、信遺編之雙秀也。至於紀功述德、意主揄張、刊銜墓門、標題神道、皆以傳名業於靡湮、貫榮哀而同致。表之言表、碣之言揭、其義一而已矣。埋隧鐫詞、體幽用顯、但欲洛陽購紙、爭讀

太沖之文、豈待元武辨銘、其識甄邯之冢。其文百二十七首。

雜記類一。齊梁文苑、始刱記體、樹寺造像、休文有作、孝標山棲、亦名曰志。劉子元所謂山棲一志、唯論文章者也。法海選錄、標以志名、文鈔下加序字、謬矣。志記一也、雜記之流、蓋於茲託始。唐代亭堂石瀑、咸被文章、斯則記例宏開、不僅山川能說矣。又或追存曩迹、暢寫今情。遠乎

國朝、其流益夥。但遊集之記、恆與序相出入、董子詵泛月艤舟亭序、李忢伯遊龍樹寺記、即其證也。大抵尊紀迹者、乃登記目、綴吟詠者、方以序稱、此雖流別之至微、所當部居而不雜。其文六十四首。

箴銘類

一。雕龍之論銘箴也、曰箴全禦過、故文資确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又言、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詞代興、箴文委絕。余謂語其體則箴峻而名紆、言其用則銘廣而箴狹。六朝作者競趨辭賦、彥和當日已歎箴銘罕施。今之爲銘者、時亦有焉。禦過之文、宜乎鮮矣。其文四十八篇。

頌贊類二。頌體權輿、並出周世。魯祀文公、奚斯有作、臣下褒揚、於茲託始、仲山出祖、吉甫贈言。詩大雅吉甫作誦、潛夫論引作頌、蓋三家異文。朋友歸美亦其肇端。考父述商、首闡前代之懿、三閭頌橘、爰及品物之微。後來作者雲興、約歸四例、士龍頌

漢、奏章通情、斯屬文之別調也。贊之於頌名異實同。孝若東方畫贊序、謂慨然作頌、未稱用垂頌聲、固已混同一致。彥和有云、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其頌家之細條乎。余謂自來贊文、先以論序、前專宣以罄緒、不害爲煩、後約舉以賸詞、故不傷其促。末世儷之、頌文施用彌廣、子山諸贊、猶存古質、雕龍文贊、洋洋乎詞林之盛美、非凡品所庶幾焉。（共文四十六十首。）

哀弔類三、誄與哀辭、彥和區分二事。其論誄也、曰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哀辭也、曰以辭遣哀、蓋不淚之悼、故不在黃髮、

必施天昏。余謂誄與哀辭、並哀逝之作、誄以累德施之尊長而不嫌僭、辭以敘悲、加之卑幼而覺其安。許竹篔高夫人哀辭、炳焉述德之文、亦非不淚之悼、務盡今悲、稍變前式矣。蘭成思舊、雖以銘稱、亦誄之流、故以次焉。雕龍云、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故弔祭爲類、君道之弔、莊容甫之弔、黃馬因文寄意、並弔之別體。共文四十首。

雜文類

三。彥和論雜文曰、宋玉始造對問、東方廣爲客難、揚、班之徒、迭相祖述。枚乘首製七發、子雲肇爲連珠。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也、統以雜文之目。今依

而交焉。其文三百十八首。　詞賦類二。詞者、屈左徒諸人所造也。阮文達云、子史篇翰、實有不同。楚國多材、靈均特起、賦繼孫卿之後、詞開宋玉之先。六藝於此分途、萬世咸歸圜範。劉孟塗云、騷人情深、猶能有資於散體。豈芳草性僻、不欲助美於駢文、蓋徑有未窺、抑知者猶寡。二賢之論、斯知要矣。賦造端於宋荀、宏體於揚馬、自玆以降、雖程裁迭變、而意匠無殊。蓋駢儷之道、言哀不深、則情韻無抑揚之美。取材不富、則體製乏瓌偉之觀。自非抗心遙步、縱獵詩流、鮮不騰誚於拙工、蒙羞於儉腹、故以終

焉。共文八十二首。　文章之理、本無殊致、奇偶之生、出於自然。麗辭所肇、遞變所宜。彥和辨之究矣。引其端緒、尚可略言。古今文詞、遞相祖述、胎化因重、具有精理。魏文賦寡婦、安仁擬之。朱穆論絶交、孝標廣之。祖其題也。翰林墨客、續子虛以代興、梁王陳思、其楚襄而迭起。祖其體也。長卿上林、云追怪物出宇宙。子雲校獵、云追天寶出一方。孟堅西都、云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明遠河清頌、云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黿水之靈。祖其句也。安仁秋興賦云、善夫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草木搖落

而變衰。錢新梧段公遺愛碑云、昌黎韓子有言矣、事有曠世而相感者、忽不自知其何心。祖其語也。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上林云、猗柅從風、藰莅芔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太沖吳都云、鳴條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並奏、笙竽俱唱。祖其意也。按造句但可偶摹、無滯迹象。采語緣於興到、純任天機。意之爲用、其出不窮、貴在與古爲新、因規入巧。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雖增改數

字變亦不善矣。彦和神思云、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子元敘事云、能損之又損、而元之又元、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則直鈔成文索然易盡矣。茍得其妙、如屈平遠遊云、下峥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長卿大人全祖是篇、兼取四語而指各有適、文無相害。此意匠工拙之辨也。諸體成章、靡不相襲、雜文一類、繼者難工。自子建七啟、歸美當代、後賢有作、故步相追、詞擷華腴、義病重疊、華亭吳對、名去實存。稚存七招、性含變化、悉

伯七居超然意遠。其七家之高致乎。至於隸事之方、則亦有説夫人相續、而代異、故文遞變而日新。取載籍之紛羅、供儒生之采獵。或世禩懸隔、巧成偶儷。或事止常語、用始鮮明。譬金在鑪、若舟浮水、化成之功、直參乎造物。橐籥之妙、靡間於含靈者也。漢息夫躬劾伍宏云、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荆軻之事、必起於幃幄。晉鍾會檄蜀云、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取人隱事而意旨曜如、此最優矣。自餘佳對、指不勝僂。義乖事舛、往往而是。校獵云、齊桓不使扶轂、楚嚴未

足騣乘。尊皇抑霸允矣愼旃。其他虛美之詞、不過曰登三咸五、甄殷陶周而已。若簡文馬寶頌云、堯舜不足憲章。孝穆代貞陽侯書云、湯武方於兒戲。此屬詞失當也。其與王太尉書云、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專耀齊威、非誇王衆。而子安滕王閣序云、紫電靑霜、王將軍之武庫。以電易雪、指齊爲王、此繹文不審也。壓弧箕服、實喪周邦、二龍降庭、何預夏事、而駱賓王代徐敬業檄云、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此使典差繆也。長卿賦奏、大人則漢武意淩雲氣、厥初楊意之薦、惜見子虛之文。而滕王

閣序云、楊意不逢、撫淩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徒取對工、罔顧文義、此杜撰不經也。蘇老泉作木假山記、戴顒以黃鸝爲俗耳鍼砭、而戴帥初通蘇敎授書、美以木假山之家世。陳其年戴無忝詩序、稱爲鸝砭名家。夫木山小文、何關世緒、鸝砭雅語、詎涉家聲。此任意牽附也。袁簡齋賀盪平伊犂表云、金山擒車鼻、本文皇漏網之魚。渭橋謁單于、慰高祖平城之憾。平城之憾、漢史可徵。漏網之魚、唐書未見、此隨筆增竄也。亦或調律太和、翻失古節、琢句凡近、便成律賦。凡此諸弊、大傷文

格、鄙生沿習，未知所底。文如子山司馬裔碑銘、趙武、李夔兩見。鼎臣武成王碑銘、春蘭、秋菊重出。昔有茲式、蓋不相妨、苟其效顰、實鄰寒陋。若此之類、理貴善推。是故甄別舊編、取證本事、必義例允協、銖黍無爽。合之兩美、則觀者雀躍。儗不於倫、則讀者恐臥。可以印心源於三古、通慧業於萬流。雕龍謂言對爲易、事對爲難、亦極思之論也。至詞氣之兼資、乃駢儷之總轄。漢魏之間、其詞古茂、其氣渾灝、縱筆驅染、文無滯機。六朝以還、詞豐氣厚、羨文衍溢、時病煩蕪。宋元以降、詞瘠氣清、成語聯翩、祇

形剽滑。明初劉宋略做小文、自時厥後、道益榛蕪、雖七子大家、闕爲斯式。華亭崛起晚末、抗志追摹、詞采既富、氣體特高、明史稱工、非溢美矣。

昭代右文、材賢踵武、格律研而逾細、風會起而彌新。參義法於古文、洗俳優之俗調、選詞之妙、酌穠纖而折中。行氣之工、提樞機而內轉。故能洸洋自適、清新不窮。儷體如斯、可云絕境。洪李之作、無間然焉、辜權陳之、用貽通識。　又重刊景敎碑文紀事攷正一卷成、序云、景敎碑文紀事攷正、廣東楊榮鋕襄甫撰。自稱景門後學、書凡三卷、刊於光緒二

十一年，卷端列影照碑文一。第一卷載翻譯景教流行中國碑文，次金石家攷論，次大秦攷，次景教及諸教攷原。二三卷則取今之通行耶穌本經以證釋碑文者也。碑稱貞觀中，大秦阿羅本至長安，詔造寺度僧。高宗時，諸州各置景寺。元宗送五聖寫眞，寺内安置。肅宗於靈武等郡重立景寺。代宗誕降之辰，錫香頒饌。建中二年，僧景淨述頌建碑，文中稱其道曰景門，曰景風，曰景力，徒曰景衆，曰景士，且曰眞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章，强稱景教。其云三一妙身無元眞主阿羅訶者，用希伯來

音譯、阿羅訶乃猶太人稱造化主之名、卽天也。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者、希利尼文稱彌施訶曰基督、卽耶穌也、號耶穌曰景尊、故其教曰景教。或謂唐諱丙之字、曰景丙於五行爲火、景教卽祆教、故以拜火爲宗。此不知火祆非景教、而爲此臆說也。宋敏求長安志、布政司西南隅胡祆祠、武德四年立、西域胡天神也。祠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稱其職。今案舊唐書職官志有薩寶府祆正、亦曰祆祀。西溪叢話言、武宗毀浮圖、籍僧爲民、會昌五年、敕大秦穆護大祆等六十餘人並放還俗。

所謂大祆、即祆祝也。祆字胡煙切、從天不從夭。唐會要云、波斯國西與吐蕃康居接、西北距拂菻、即大秦。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故曰波斯教、即火祆也。長安志又云、義甯街東之北、波斯胡寺。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又醴泉坊之東、舊波斯寺。儀鳳二年、波斯三卑路斯請建波斯寺。神龍中、宗楚客占爲宅、移寺於布政坊西南隅祆祠之西。冊府元龜、天寶中、詔以波斯經教出自大秦、改兩京波斯寺爲大秦寺。今攷武德所立胡祆祠、與

宗楚客所移波斯寺之東同地一祠。又新唐書百官志、兩京及磧西諸州火祆歲再祀、而禁民祈祭。皆波斯國事火祆之祠也。義甯街東北波斯胡寺、太宗爲阿羅斯立。阿羅斯卽碑阿羅本、義甯街卽碑義甯坊、此寺與移布政坊西南隅之舊波斯寺、天寶中皆改大秦、推其改名之由、蓋以嫌與波斯祆祠相溷。而碑云貞觀詔造大秦寺、乃從其後名稱之。錢大昕景教考、以爲夷僧之夸詞、非也。明崇禎間、碑始出土、今在陝西省城金勝寺內。楊氏宣揚景教、箋釋碑文第一卷、於西國文字之遷貿、輿

圖之分合，敎宗之同異，剖析詳明，爲言職方者不可少之書，爰重刊以貽博覽君子。二三卷則以專釋彼敎，今無取焉。又後序云，周地之民，瞋瞋而行，倨倨而臥，無異牛馬也。見夫蒼蒼者高無與並，則神之，明明者疾莫能追，則神之，烈烈者爇不可執，則神之，以至鬼怪之毒害，物類之侵偪，莫不相與神之，術。智者出焉，因其人之敬畏，導以崇奉之禮，禱祀之辭，而敎始萌牙。思夫天地如此其遼遠也，葢有造分天地者，人類如此其蕃滋也，葢有主持人類者，於是爲敎者之論說紛，邪正雜矣。善夫

楊氏之論婆羅門也，曰歷夏商周三代而異端之說日出不窮，則以好論鬼神之過。夫教人而極思於空虛，安在其不爲異端所託也哉？讀罕默德、摩尼之藉教以行其私也，楊氏詳之矣。余嘗旁攷中國傳記，亦頗有與西書合者。五運歷年記云：元氣鴻濛，肇立乾坤，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也。首出盤古。且言其垂死化身，備諸神異。述異記云：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今案摩西紀、阿羅訶創造天地萬物之次序，祚阿樂土論、歐拉密創造天地萬物之主宰，是其例也。風俗

通云、女媧摶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絚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賢知者黃土人、貧賤凡庸者引絚人。今案、摩西紀創造世人之始祖、韋陀言波綿頭肩股脚生四等人、是其例也。淮南子云、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古聖王之祀神也、大者秩望山川、微者迎及貓虎、秦有黃虵雄雉之祠、漢有星辰風雨及天地日月兵陰陽四時八主之祭。今案火祆教初以日爲衆陽之宗、而拜太陽、後以火爲發光之原、而更拜火。婆羅門論神道有天日晝三

位、風火湖海及主宰禽獸昆蟲凶殺諸神、且謂無物不可以爲神、無神不可以爲物、是其例也。竊試論之、敬天之理、今古所同、福善禍淫之訓、上帝有赫之歌、詩書略陳之以垂世戒、雖以子貢之智、不聞孔子言天道。夫子言敬鬼神矣、而荅季路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夫子作贊、惟返而求之於人事、豈不以垂教之旨當如是邪。舜與敬敷五教、爲中國言教之權輿。子思子作中庸、其言性推極於天命矣、仍不外率性爲道、修道爲教、而申之曰可離非道。凡所以約人身心、而懼

其馳情於幽渺之域也。佛之爲敎，清虚浩曠，可爲養性清心之助，然印度戒殺，蛇虎爲殃，則道固有時而窮矣。求其行萬世而無弊者，唯我孔子之教也夫。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六十一歲。

主講嶽麓書院。　是歲，刻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成，自爲序云：先謙録日本開國以來迄於明治二十六年癸巳，采歷代史傳暨雜家紀載，參證日本羣籍，稽合中東年表，爲源流考二十二卷。裒輯既畢，作而歎曰：天下禪代，獨日本世王，非但其臣民

有所鑒戒，取舍而然也。以島國孑立無鄰，故外侮亦弗及焉。然自番輪飈至，重門洞開，情勢岌岌，賴豪傑雲集，謀議翕合，上下之情通，從違之機決，捐棄故技，師法泰西，曾不數年，屹然爲東方强國。余嘗攷其變法之始，倍難於他邦，大將軍擅權，國王守府，君民睽隔，一也；封建日久，諸國紛紜，不相統壹，二也；游俠成風，政令拂衆，輒被狙刺，三也。迺自西國擾亂，而將軍乞退，議改郡縣，而梗命即敗，羣謗蠭起，而執政不撓，遂以經緯區寓，焕然啟維新之局。嗚呼，豈偶然哉。夫舉一國之政，而惟外邦之

從、匪易事也、而日本行之如轉圜流水、此其故亦有二、一則地懸海中、事簡民樸、其先規制、取則李唐、安德而後、權移霸幕、幕王朝無政焉。德川氏偃武三百年、人士涵濡宋學、曉然於尊王之義、日思踣幕府而定一尊。乘德川積弱之勢、藉口攘斥西人、責以歸政、聳動羣藩、納上戶土、億兆一心、拱戴王室。於是英傑在位、審時制宜、朝廷規模、悉由剏立。傾一國之人乘方新之氣、日皇皇焉惟國制之圖。其前無所因故、後並不得謂之變、非我中國每事拘牽舊章、沮隔羣議者比也。一則初效西人不得

要領、衣服飲食器用宮室、刻意規摹、虛糜無算。大民亟困、與議紛起、或復舊制、或倡民權、官與官齟齬則退歸而謀亂、民與官不協則刺殺以洩忿、國是叢脞、亦曰殆哉。而我中國塞聰蔽明、百務苟且、臺灣生番之償金隱中其機權、甲午北洋之利益飽張其威力、故彼國之士氣咸伸、而更新之機勢大順矣。攷其內政所施、惟力課農桑、廣興工藝、爲得利之實、而以官金貸助商會、知保商即以裕國、從而維持附益之、斯得西法之精者也。中國之海軍不必論矣、鐵路楮幣、富强則相須、貧弱祗自敝。

至於學校分門、官僚分職、非所以治數千年文教之邦也。居今而言、變法不必事事慕效、惟務開廣地利、毋俾他人我先兼籌外商所以歆動吾民而攫取其財、何者最甚亟勸導斯人率作興事。行是二者、必以放勛之勞來輔翼爲心、匪特不爭其利、亦並不與其事。鼓天下之智力、以求保我

君民共有之元氣、

國家靈長之祚、或在茲乎。日本得志之後、所刊維新史法規大全諸書、揚詡過情、覩之徒亂人意、不可概執爲興邦之要道也。是書成、因坿述鄙見、以質

當世如此。至日本史家文章之美、覽者自得之、故不復云。蘇厚康孝廉爲予刊虛受堂詩集、起辛酉訖壬寅、爲十五卷成。蘇序云、自漢魏而後、以風騷鳴者相望也、然詣尤至者、如唐之杜、韓、宋之蘇、黃、曠數百年而無與超軼、豈詩之道信有盡與。聞詩之言志也、志之所之、覩其遇、遇之所感、寄於物、自老少忳亨、悲訢離合、廊廟巖穴、干戈絃誦、盛衰相循、人事殊異。其在於物、日月晦明、風雲萬變、鳥飛獸走、草木摧皂、陵谷崇庳、出照入冥、懌愉騷咢、有動於中、輸寫而不能自已、雖耳目用同、而光

景不匱。若是者、其果有盡乎哉。故讀其詩、而其人之志與事存焉、所值之時與其國家隆替之故存焉、古昔之遺躅品物之情狀、亦傅託以存焉、是之謂詩以人尊。橅擬以爲古貌、虛宕以爲性靈、其爲道也易窮、其爲情也荒忽而失據。昔季札觀樂、而能別各國之音、辨其興廢、其事與情不相蒙也。詩之爲道、亦若是則已矣。今夫聲律詞章之學、藝之末者也、迺其深微足以窮幼眇而極才智、自古通人碩士專精畢世、僅乃得之、至如以他能並擅、如前之昌黎、東坡、後之竹垞、惜抱諸子、殆不恆覯。固

兼人之才難，抑亦斯詣之途邃也。吾師精揅古學，箸述登閎，自其少作詩，滄涼沈鬱。中年宦遊以來，乃更神明變化，奄有眾美，而於身世之感，君國之大，學問之所繫，倫紀之所關，指事切情，展卷如親。如先生者，固不僅以詩名，卽其成就卓如足以遐挹曩賢，俯式頹俗，眡彼專家，抑何多讓。余嘗就學先生所居葵園，盛夏涼夕，風來襲人，荷香入懷，神志曠朗，先生煮茗論文，閒疏示古今詩人悄趣爲樂，於少陵、東坡諸作，尤能闇誦無遺，卽先生所得可知矣。是年十一月初二日，部議升祭酒

爲正三品。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六十二歲。

主講嶽麓書院。自庚子召亂，

乘輿播遷，亂定後，中外諸臣競言時局孔亟，民智未開，

宜遣士人赴日本游學，各省分建學堂，以資造就。

得

旨允行，設大學堂於京師，創定章程，通行開辦。湖南府

州縣亦設中小學堂，會城立高等學堂及師範館。

俞廙軒中丞請余兼師範館長，强而後允之，亦恃

中丞相知，言無不聽也。甫帀月，俞公解任，新撫趙

爾巽至、銳意興舉學堂、而於士子多所寬假。湖南自梁啟超主講後、人心不靖、至是邪說朋興、排滿革命之談充塞庠序、趙弗顧也。余與之議不叶、屢辭不聽。革退劣生四名、趙送入高等學堂、余知其意。時已冬令、遂不復至館、坐視地方風氣日益敗壞、無術挽救、徒呼負負耳。 十二月初三日、二嫂楊宜人沒於家廟西側試館。嫂與吾妻不叶、自母柩南歸、嫂即別居。祈請不聽、不復强之。四月中、爲嫂及伯母郭太恭人、長嫂吳宜人、弟婦張恭人建一門四節坊於南城外官道旁、奉嫂親臨瞻視、以

慰其守節四十七年之苦志。不料遽爾長逝、卜吉於南門外大坤尾山、形勢甚佳、張雨珊觀察所定。

是年十二月二十日、部議復祭酒爲從四品。

光緒三十年甲辰、六十三歲。

正月十五日、安葬二嫂楊宜人於南城外大坤尾山。

時盛侍郎宣懷督辦諸省鐵路、率借洋債興築。粵漢鐵路由美國合興公司承辦、展延數年、私將股分售與比國、比國比實法倀、又借款浮濫、中國虧耗太鉅。湘潭梁璧垣大令煥奎亟言於余、余遂商之張君雨珊、同具呈稿、與諸紳上之督撫、力請廢

約。張香濤制府深以爲然。及陸春江中丞元鼎莅任、余又與馮莘垞給諫錫仁致函極論、函載虛受堂書札第二卷。明年有
朝旨、責成制軍辦理。此事籌畫經年、始得廢去粵漢鐵路舊約、歸我自辦、從此各省皆知借洋債辦路之害、競請籌款自辦、蓋中國一大轉機也。是歲、刻尚書孔傳參正成、序云、自伏先生脫秦燼、發壁藏、以延三代聖經一綫之脈、厥功甚鉅。歐陽、張生傳習本經、志記明白。而治古文尚書學者誣之曰口授、鄙之曰俗儒、不恤虛誕、競勝、過甚其辭、文人相

輕、豈有量乎。古文之阨甚矣，阻於巫蠱、厭於博士、亡於永嘉亂、於梅、姚，且若顯若晦於數百年間。劉向取校三家，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賈逵復奉詔撰歐陽夏侯古文同異三卷，此於本經爲有實益，其卒增訂與否，莫能明也。馬、鄭諸儒、可云篤好，然其所述不及逸篇、致文誼罕通、積久澌滅。是所謂古文尚書者，徒供僞學藏身之固、發千古爭鬩之端已耳。獨馬、鄭二十九篇傳注、於今古文同異藉資推究、有助經指。有宋朱子、吳草廬氏發僞孔之覆、明梅氏鷟繼之、

國朝諸儒扶僞扶經、既美既備、惜其散而無紀、尋繹爲難。學者束髮受尚書、垂老而不明眞僞古今之辨、豈不哀哉。先謙從事斯經、自史、漢、論衡、白虎通諸書、迄於熹平石經、可以揮發三家經文者、采獲略備、兼輯馬、鄭傳注、旁徵諸家義訓、其有未達、間下己意、今古文說炳焉著明。以僞孔古文雖經

純皇帝論定、然功令所布、家傳僮習、莫敢廢也、仍用其經傳元文、坿諸考證、爲尚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以便讀者。雅才好博、亦或取斯云爾。又爲例略云、漢書藝文志尚書下云經二十九卷。班自注、大、小夏

侯二家。顏注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先謙案此一篇爲一卷也。伏生之二十九篇，堯典一、連慎徽五典以下。皋陶謨二、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坶誓十、鴻範十一、大誥十二、金縢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雒誥十八、多士十九、無佚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康王之誥二十五、粊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史記周本紀作顧命，作康誥，明爲二篇，則二十九已足，並無太誓在內。隋書經籍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

宋王應麟說同。釋文云、太誓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書疏云、伏生二十九篇、班孫謬。序、在外。皆非。藝文志班自注又云、歐陽經三十二卷。志又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先謙案、云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者、堯典一、仝上。皋陶謨二、仝上。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大誓十、三篇同卷。坶誓十一、鴻範十二、大誥十三、金縢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雒誥十九、多士二十、無佚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康王之誥二十五、粊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

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知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者，僞孔序云伏生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以歐陽、夏侯爲卽伏生本、誤。釋文云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此其明證也。既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則二十八矣，仍爲二十九者，王充、房宏皆云後得太誓二十九篇始定。是後漢人見歐陽、夏侯本皆有太誓，合爲二十九篇之明證也。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者，分盤庚爲三篇故也。詳盤庚本篇。云歐陽經三十二卷者，併經三十一卷、序一卷數之。經三十二卷而章句三十一卷者，西漢人不爲序作解詁也。馬、鄭始爲序作傳注。藝

文志又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自注云、爲五十七篇。先謙案、云四十六卷者、據藝文志云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以考伏生二十九篇、云伏生二十九篇、則是無太誓者。得多十六篇、據此篇爲一卷。其四十五卷。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以一加四十五是四十六卷也。馬、鄭序總一卷、葢本孔壁之舊。陸德明但見馬、鄭本如此、故據以爲言也。得多十六篇者、書疏引鄭注書序云、舜典一、別有舜典、非梅賾所分。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當作弃。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

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漢書律麻志有畢命文此劉歆載之三統術者、是古文有畢命矣。穎達作冏命、冏當爲畢字之誤也。惠棟王鳴盛說同。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者、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是也。云爲五十七篇者、書疏又云、鄭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案此歐陽、夏侯本、云伏生誤。分出盤庚二篇、此歐陽所分、以爲鄭分、誤。康王之誥、此歐陽、夏侯合於顧命之後、鄭又分之。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此就歐陽、夏侯本有太誓者分出二篇、足證上文伏生之誤。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此孔穎達祖僞孔傳以此二十四篇爲張霸僞書。惠棟云、漢志先述逸書、後稱張霸百兩篇、明逸書非百兩。經典敘錄云、百二篇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

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校古文者向也。識百兩之非古文亦向也。豈有向撰別錄、仍取張霸僞書者。篤學如康成亦豈以民間僞書、信爲壁中逸典者耶。爲五十八桓譚新論亦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除序言之。爲五十八篇。僞武成疏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譚云五十八者、譚沒於世祖時、在建武前、武成未亡。班云五十七者、班作漢書在顯宗時、武成已亡故也。　書疏引馬融書傳序云、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此孔壁不見太誓之明證也。使民間得之、孔壁又與之符合、馬豈能爲此言乎。然龔自珍以爲今古文皆無太誓、則又非也。謂今文無太誓、何以處王

充、房宏之說、彼二人皆親見今文有太誓者也。明伏生與夏侯、歐陽二本之不同、則諸說無所閡礙矣。鄭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讀後得太誓赤烏白魚之文、與中候合。明其爲中候、則有以處太誓矣。　漢魏人無謂伏書爲今文者、晉宋之間始有之、如徐廣史記音義今文尚書作不怡之類、裴松之三國志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是也。至釋文正義、則今文之稱愈顯、皆對僞古文而名之。龔自珍云、伏生壁中書、實古文也、歐陽夏

侯之徒以今文讀之、傳諸博士、後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與博士何以異。而曰孔安國古文家之祖也、又失其名也。先謙謂今文固無定之稱、因時代而異、秦漢今文、是謂隸書。隋書經籍志、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謂隋世已有今字、蓋劉焯、炫等所僞。衛包所改、亦號今文、則今之楷字是已。周代以倉頡所作爲古文、籀書爲今文、秦初則李斯小篆爲今文、其改用隸書在始皇焚書之際。伏生當漢文時年九十餘、上溯爲秦博士、齒方壯强、所習尚書應從篆體、未

必尙是古文元本。亂定之後、發壁藏以敎齊魯、亦早易作今文、非歐陽夏侯始以今文讀之也。藝文志云、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顏注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志又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說文序云、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葢古文所書之本文如今所摹鐘鼎款識籀篆、則周代通俗文字與古文兩體並行。漢志云異體、說文云或異、雖變古、不全異也。孔子以古文書六經、不用時字、葢尊

經之意。安國以今文讀尚書、其古文眞本固在、實有專稱。通儒傳授、不沒其本來、而以爲與今文博士無異。稱古文者失其名、又非也。　司馬遷爲史記時、止歐陽尚書立學、故遷書敘述五帝三代秦本紀、魯衞宋蔡晉齊燕世家、無不原本伏書。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則堯典諸篇以外、皆今文說可知。孫星衍以遷爲用古文、誤也。兩漢博士治歐陽夏侯尚書、載在令甲。平帝詔立古文、莽滅遂廢。後漢古文雖盛、不立學官、詔冊章

奏皆用博士所習。蔡邕石經、亦據學官本。至應劭、徐幹之論著、介於漢魏之間、則頗有出矣。緯書、漢人所作、漢碑通用今文、皆與書義相證、發明其時代限斷、而後可以言今古文之別也。　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漢書藝文志云、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篹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論衡正說篇引俗儒說云、俗儒謂今文博士。尚書二十九篇、法北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其一曰斗。直至孔安國書出、方知有百篇之目。漢書劉歆傳、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往者綴學之士保殘守缺、以尚書爲

備。臣瓚注、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除序言之。書疏云、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是百篇之說在孔壁書出後、壁書止多十六篇、云百篇者、當是據序知之。然史記本紀、世家所云作某篇者五十餘條、其文字說解與古文書序多異、塙是今文書序、據此已不止二十九篇。至大傳之引九共帝告佚文、史記之引湯征湯誥佚文、及書文之見於孟荀、禮記左傳所引、皆不止二十九篇之明證。博士之以尚書爲備、特專己守殘之成見、非眞不知有百篇也。 據漢書儒林傳、

安國古文、都尉朝、膠東庸生、胡常、徐敖、涂惲、桑欽遞相傳授。後漢書稱張楷作注、衛宏作訓旨、賈逵作訓、則得多之十六篇不容無說。而書疏引馬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疑都尉朝等所傳但習其句讀、而不釋其文義、張、衛、賈之注訓皆止解二十九篇。其後康成作注、分伏書爲三十四、逸篇爲二十四、凡五十八篇、見書疏。而逸篇仍無注、釋文云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案陸所謂古文、即指梅賾僞書言。陸及見馬、鄭注、若鄭有二十四篇之注、當有流傳於後、陸不得爲此言。以此知鄭惟注三十四篇也。又堯典疏云、鄭注尚書篇數、並與三家同。是鄭未注二十四篇也。說本江聲。其故皆不可曉。朱子云孔壁得古

文儀禮五十六篇、鄭康成曾見且引其文於注中、不知緣何止解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案、鄭於尚書逸篇不注、與儀禮同。王鳴盛以爲古文在東漢未立學官、故鄭亦不注、其或然邪。或疑後漢杜林所得西州桼書一卷、見本傳。非古文尚書眞本。然後漢儒林傳載尹敏、楊倫、孫期、周防以及周磐、張楷、皆習古文、所稱授受淵源與林無涉。又孔僖自其祖安國以下世傳古文、是安國眞本具存、林何從而僞之。且賈逵傳言、逵父徽受古文於涂惲、逵悉傳父業。儒林傳又言、杜林傳古文

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遂顯於世。使林傳膺本逵豈肯舍父業而爲林書作訓乎。蓋必桼書與孔壁文字頗有同異、足資考證、或且有勝於安國所傳者、古文四十六卷、桼書一卷蓋非全本。故逵既作訓、而馬、鄭諸儒雖於古文別有師承、益重此本也。　安國本藏於中秘、其副本流傳民間、庸生之徒私相授受、不無譌脫變亂、如我其試哉上脫帝曰史記五帝紀有堯曰。夔曰八字、重出優賢揚作心腹腎腸、殷三宗無太宗而有祖甲、必非孔壁之舊。據此知薄今愛古者未嘗平心考覈也。歐陽、

夏侯三家皆今文說，小夏侯當古文出後，其文義乃頗合於古文，亦趨時之一驗矣。王莽時，古文立學，義說漸盛，如禹貢所述水地，桑欽輩删之，立六宗，建三公，三統厤之文王受命九年崩，武王十三年克殷，劉歆删之。厥後衛、賈、馬出，古文之說大明。康成作注，雜糅今古，旁通曲暢，又爲書學一大變。風會日新，涂軌歧出，高才超世，囊括衆家，蓋有不得不然者。近儒强仞爲今文，知亦非鄭所心許耳。向疑賈、馬、許、鄭皆大儒，何以必舍今從古。及觀石經、漢碑，文字多譌，乃知今文因當時通行，不免

譌俗。諸君好古，故鄙棄今學也。但今文有譌俗，不妨以古文參攷。古文無說解，仍兼采三家所長，庶爲盡善。乃諸君詆諆今文，别張幟志，學官未立，微顯不常。王肅輩得乘其隙，僞造孔安國傳，後人誤信之，而東漢古文與西漢今文同歸於盡。且諸君之崇古文，崇其文字之古耳。唐衞包乃盡易以譌俗之字，又豈諸君所及料者哉。說本皮錫瑞。　僞孔之辨，定於

國朝，

天子考文之功，美矣盛矣。諸儒力闢僞經，推見至隱，擷

其精粹，名截本篇。自熹平石經亡後，今文遂無完本，二十九篇反藉僞傳而存，古書遺碣，可以參證文字同異。馬、鄭傳注亡佚，宋以來頗有輯本，所當全采以暢經恉，衆家疏解，冶爲一鑪，時有管闚，弗忍割棄，增塵足嶽，庶幾企而。梅書廿五詞旨坦明，益之傳語，祇形駢贅，他篇舛謬，隨文記注，間襲馬、鄭，亦加披抉。假託安國，初無主名。唐陸德明云王肅注大類古文，孔穎達又云其言多是孔傳，已頗滋疑議矣。近儒推勘，皆謂傳出肅手，尤莫詳於丁晏尚書餘論。今取傳義與王注合者，條繫經下，

以資證明。晉書皇甫謐傳言古文授受淵源，謐亦與撰古文者也。肅之孔叢、家語，謐之汲郡紀年、本冀輔眞，轉以證僞，心勞日拙，其自贊邪。

凡以古字易經文，如郭忠恕、薛季宣所造作，自唐至今，有集古篆韻寫之尚書，號壁中本，二十四篇亦在其中。蓋集說文、字林、魏石經及一切離奇之字爲之。釋文序錄云：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據此，唐以前久有此僞書，至郭忠恕作古文尚書釋文，晁公武刻石於蜀，薛季宣爲書古文訓，宋人多誤仞此爲壁中眞本。以時字易經文，如衞包所改，唐明皇不喜古文，天寶三載，命集賢學士衞包改古文爲時字，名之曰今文尚書。其改古字多錯謬，詳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至宋開寶中，陳鄂等奉詔刪改釋文，令與包相應，而舊音古字無可尋求矣。以古書易經文，如近儒

取經傳、諸子、說文所引尚書、以改本經、其意以爲如是、但馬、鄭與僞孔不同處、梗槩已具於釋文、安國眞本義、不當於釋文、正義外斷其妄竄、且魏晉人作僞、正時、衛、賈、馬、鄭之書尚存、皆知爲安國逸傳之本、作僞者斷不敢取三十四篇塗改字句、令與安國傳本不類、以啟天下之疑。故堯典雖析一爲二、而愼徽之上、未著一字、後有愚者、乃爲之耳。瑣綝。段其或僞書偶有竄易、證據塙鑿者、仍各揭明於本篇句下。以臆說易經文、如近儒點竄經字、以伸己見、若宋儒改經之爲、皆亂經之甚者也。包改之謬、詳具本篇、餘屏不取。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六十四歲。

修曾祖榮祿公考妣以下三世祠堂於稻穀倉、落成、舉春秋祭禮、歲爲常。陸公莅任甫半歲、調任

江蘇人甚清正惜去惡之力不猛代者爲滿洲端方公亟與余善時仿日本例開設圖書館於會垣請余總理館事余謝不敏允爲編纂新學書數部以塞其意於是有編輯外國通鑑五洲地理圖志畧二書之舉造端宏大年力已頹未卜果能竣事否也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六十五歲

會城居久酬應紛雜葺東鄉涼塘莊屋五月移寓毛妾從焉八月李夫人六十誕辰復入城九月後瀏陽匪警東鄉孔道故未再往然數月僻處朝夕

緜靡，所得爲已多矣。去歲有英國流氓貝納賜在省城太平街開設豫亨泰洋行，衆議請官諭遷出城，道員張鶴齡倡爲華洋雜居之説，言於撫部云：「不妨照日本辦法，令貝納賜在省開行，必不可，則與領事訂約年限，以待外國正商之至。」余力言於撫部，以中國無治外法權，外人雜居，後患無窮。省城重要，尤非他處口岸可比。一省允行，各省援以爲例，訂約年限，萬不可行。與鶴齡往復論難至七八次。新撫龐劬菴中丞鴻書卒從衆紳之請，給費與貝納賜，令其遷移出城。已而英公使復向外

部要索、部推湘撫、復令衆紳集議。湘潭袁海觀京尹樹勛抗言力阻、復倩江南督幕汪君代擬公呈、達之撫部、據情轉致各領事、並由紳士電告外部、嗣後不聞外人更有要請矣。致張鶴齡書、上撫部公呈、並載虛受堂書札二卷。　自粵漢鐵路廢約議起、張雨珊刱設籌款購地公司、言之督撫、以雨珊及席沅生觀察匯湘爲總辦、主持局事、而余與龍芝生侍郎爲總理。余以其虛名也、聽之。既而京外有公舉總理數人任事之議、余電達張冶秋尚書百熙力辭、並託人面懇張制軍、勿以余名入告。制軍初次電奏、派余與

袁京尹前江西臬司余堯衢肇康三人總理湖南鐵路局事。電云、王先謙品學兼優、資望老成、主持正論、不徇流俗。於爭索路權、一切深得贊助之力等語。余復手書懇辭嗣制軍遵

旨查奏湖南商務情形、並舉余及袁、余總理、張、席協理、摺云、王先謙倡議爭路、學望均優、而商務未經研究、現該祭酒亦遜謝不遑。擬以王先謙爲名譽總理、但資其議論稽察之益、不責以用人理財之勞。

奉

旨、着照所請。余感激萬分、從此可優游局外、壹志讀書、

實餘生幸事。不通商務之名，固樂受之而不辭也。

余門人梁節菴鼎芬、陳臬鄂中入都

陛見，疏請

旌獎已故直臣，存問家屬，復片奏請起用陳閣學寶琛、吳御史兆泰，而以余名褎然首列。奏云：王先謙覃思經術，忠愛敢言。自江蘇學政任滿後，乞病回湘，表章學術，著書滿家，士林奉爲模楷。於近日浮薄邪謬之習最所痛斥，實爲一代大師。與陳寶琛、吳兆泰三員忠悃未衰，精力皆健，及今擢用，尚有圖報之時。讜論嘉謀，必不負



國等語。余讀之慚赧，自問當今時局，卽使
聖朝采及菲材，壹志孤行，何能有所補救。且名心素淡，
廿載閒居，亦無幡然復出之理。惟艮友盛意，致可
感耳。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六十六歲。
余頭眩之疾已愈數年，四月中復發，傾跌一次，幸
未中風痰。
天祖大恩，感謝何極。從此閉關謝客，不敢出戶庭
一步矣。督部張中堂、撫部岑堯帥會咨學部，稱
前任祭酒王先謙學術純正，博通古今，衛道憂時，

士林宗仰、請派充湖南學務公所議長。五月內經

學部奏奉

俞旨。余於學務無所通曉、屢次託吳自修學使懇辭、不蒙允許。衰年多疾、於公務更復何裨、亦東坡好寫銘旌之比耳。六月、張中堂來電云、鄂省奏設存古學堂、奏稿想已入覽。即日開學、以延訪名師爲第一義。台端純正博通、當今山斗、惟蒲輪未必樂於遠遊、擬奏請爲名譽總教、每年春秋佳日、隨意來鄂一次、與諸生講論數日。春風一拂、自必倍加奮興、榮幸多矣、千萬勿拒。即日電復云、鈞命何敢

有違、惟先謙今夏因頭眩傾跌、自四月至今、未嘗出門。蒲柳先零、徒增愧歎、加以妻老妾病、兒子稚弱、不能一日離家。瞻望高雲、但有感謝、伏祈矜宥爲幸。學務公所送月支議長夫馬銀二百兩、當卽繳還吳學使、允爲另款存儲、留備學務實用。因具呈督撫、擬設立貧民簡易小學堂十數處、以爲衆倡、較有實益、當蒙批允、因函懇學使、由公所派人經理、於明春開辦。函呈並載虛受堂書札二卷。是歲捐銀壹仟肆百兩。是歲、爲兒子祖坤報捐主事、改名與祖。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六十七歲。

禮部因奏開禮學館纂修禮書，延聘各省顧問官紳、採訪學識閎通達於治體之人以資贊助，余亦與焉。奉

旨允准。三月內禮部照會來湘，余以年力衰頹，不能勝任，函致張少宗伯亨嘉辭之。五月內，撫院奏爲在籍大員學賅體用，箸述足傳，謹將書籍數種進

呈

御覽，懇

恩特予褒奬，以重儒臣而孚士望，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宿儒知古而不必知今，名士有文而不必

有本，惟進則擅通材於當世，退則養清望於名山，學足以闡道原，識足以達時變。粹然儒者，早荷
聖朝特達之知，卓爾傳人，有關疆吏表揚之責。臣愚既
有所見，不敢壅於
上聞。查有長沙縣在籍前任國子監祭酒禮部奏派禮
學館顧問官王先謙，由翰林院庶吉士授職編修
官，至國子監祭酒，歷充雲南庚午科、江西乙亥科、
浙江丙子科鄉試正副考官，甲戌庚辰會試同考
官，江蘇學政。任滿，請假回籍，旋因病陳請開缺。其
在學政任內，務以昌明經術、嘉惠士林爲己任，曾

奏刊

皇清續經解一千四百三十卷、及南菁書院叢書一百四十四卷、餉益來學、功非淺鮮。歸里以後、歷主嶽麓、城南各書院講席。時學者方騖於帖括聲律之途、而該祭酒務以經術造士、講求根柢、端正趨嚮、導迪漸漬。出其門者、率多經明行修、淵雅純懿之材、不僅科名擅門牆之盛已也。其後興辦學堂、一時少年輕俊之流、不明設學宗旨、徒恣喜新厭故之情、寖滋過中失正之病。該祭酒以耆德碩望、鎮雅黜浮、與其鄉之人士講明正學、力挽澆風、以爲

知新必本於温故、培根乃可以達支於省城設立師範館、研究教育要旨。復刪辦簡易小學堂十餘所、以爲教育實練之地、用示童蒙養正之方。湖湘學風、賴其維持之力爲多。前年、升任湖廣督臣張之洞收回粵漢鐵路、該祭酒主持正論、不徇流俗、於爭索路權、一切深資贊助。嗣復與臣會同咨由學部奏派該祭酒充湖南學務公所議長、稱其學術純正、博通古今、均在

聖明洞鑒之中。至其生平所致力、學問之見端、則有著作二十餘種、大都皆務實之學、有用之書。如攷求

掌故，則東華録二百卷、東華續録四百三十卷，校
栞
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前後編三十卷。其釋經訂史，則有尚
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漢書補注一百卷。其參訂
諸子古傳記，則有荀子集解二十卷、校正鹽鐵論
十卷、世説八卷、水經注四十卷、郡齋讀書志附志
共三十二卷、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其譔集藝文，
則有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四卷、駢文類纂四十四
卷、旁及鄉邦文獻之書，共百餘卷，而見在編輯將
成之五洲地理圖志，爲書尚復不少。其研精覃思、

蓋窮二十餘年之力於此，洵可以信今而傳後。茲將所著尚書孔傳參正、漢書補注、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四種裝潢成帙，恭呈
乙覽。在該祭酒名籍通顯，原無待著述之足徵，而志量深閎，於此見淵源之有自。臣查各省凡薦舉耆碩進呈譔述，其本係四品大員，歷蒙
聖恩優予褒異，賞給內閣學士銜暨三品卿銜者，曾不乏人，誠足彰
盛世重道右文之治，爲薄海砥才勵學者風。方今學說紛歧，儒流腐陋，安得此耆名高義主鎮囂風，亦安

得此大雅宏材進蒸文化。今該祭酒王先謙以名
世之才、蔚經世之作、本斯文之緒、衍斯道之傳、功
用甚宏、而關繫甚大、合無仰懇
天恩俯賜、
特加優獎、庶
眷存
日下侍從之班、不祇傳藝林之盛事。
榮被山中顧問之選、俾咸欽禮典於儒宗、出自
逾格鴻慈、實於政教學術大有禆益、謹會同湖廣總督
臣陳夔龍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奏入、交南書房閱看。尋覆奏稱、五月二十八日、
發下前任國子監祭酒王先謙所著書四種。臣等公同閱看、一曰尚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案漢孔安國傳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上之、唐孔穎達等爲之正義。自宋朱子以來、於其依託之處遞有辯論、至
國朝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其事灼然愈明。然朱子

語錄嘗有名物訓故、究穎之以有考，亦何可輕等語。今王先謙之書，博采兩漢經師微言大義、歷朝諸儒考證訓釋，以引申孔傳之舊誼，而於梅賾增益之二十五篇一一注明，凡古文今義之散見故籍者，尤能得其塙證，犂然悉當，洵爲體大思精之作、可補正義所未逮。一曰漢書補注一百卷。以唐顏師古舊注未盡賅洽，因取唐宋以來之說，輯爲補注、旁徵博考、鉤鈲詳明、較之惠棟後漢書補注、其用力之勤、可與相埒。一曰荀子集解二十卷。以唐楊倞注爲主、參以王念孫、郝懿行諸人之說、折

衷己意於荀書精義多所發明。一日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於彼國治亂得失、政事學術、皆能闡見本原、而以編年之體、旁搜官私記載、用能擇精語詳。綜觀王先謙所著各書、洵屬學有家法、精博淵通、淹貫古今、周知中外、堪以上備

乙覽。謹　奏。六月初三日、奉

上諭、前據湖南巡撫岑春蓂奏遞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所著書籍四種、當交南書房閱看。茲據奏稱、該員所著尚書孔傳參正、漢書補注、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各書、洵屬學有家法、精博淵通、淹貫古今

周知中外。王先謙著加恩賞給內閣學士銜、用示
嘉獎宿儒之至意。欽此。旋具呈撫院云、爲呈請代
奏叩謝
天恩事。六月十三日、奉
大帥大公祖照會內開六月初三日奉
上諭、前據全錄至至意。欽此。照會欽遵。先謙當即恭設
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先謙濫厠詞曹、迭司文柄、漸陟司成之長、未
精造士之方。視學東吳、雖竭思而慚無寸補、馳情

北闕，緣嬰疾而遂賦閒居。每聞時事之多艱，投筆猶

思奮起，勉守舊書而孰讀，積年，時有闒茸之辱

疆吏之稱揚，荷

綸音之褒獎，頭銜特晉，汗簡增輝。先謙惟有炳燭頹齡，

括囊前典，焚膏油於五夜，永矢微躬淬厲之誠，達

書名於四方，上贊

盛世文明之化。所有感激下忱，理合呈請

大帥大公祖大人代奏，叩謝

皇太后、

皇上天恩。謹呈撫院，據情入奏。奉

旨、知道了、欽此。　去歲
特允廷臣之請、仿照外洋辦理立憲、期以十年成立、令
各省設諮議局、爲自治基礎。先立籌辦處於會城、
撫院請余及趙御史啟霖、譚編修延闓、湯觀察魯
璠爲會辦、固辭不獲、因復函云、鈞函並公牘領到、
諮議重要、懼弗克任、辱荷諈諉、何敢不遵。先謙舊
疾積久不平、奔走職務、恐非所堪。如蒙鑒諒、許得
挂名籍末、以時效納、或冀一二微中、以答川嶽之
施。公費所不敢領、謹先陳明、猶忝竊議長意也。又
地志西鑑久負諾責、假年之想、誠結於中。切欲壹

精凝神，以畢斯願。惟祝節麾久鎮，衆志甯肅。先謙得以衰朽餘生，與享安靜無事之福，爲幸多矣，不勝區區之誠。是歲，捐學務議長銀貳仟肆百兩，諮議局籌辦處會辦夫馬銀壹仟叁百伍拾兩入學務公所。

校記

①矣：《虛受堂文集》卷五無。

②義：右引書作「議」。

③駢：右引書作「骿」。

④卷集：當作「卷某」。

王先謙自定年譜下

宣統元年己酉、六十八歲。

八月、刻莊子集解成、自爲序云、夫古之作者、豈必依林草羣鳥魚哉。余觀莊生甘曳尾之辱、卻爲犧之聘、可謂塵埃富貴者也。然而貸粟有請、内交於監河、係履而行、通謁於梁魏。說劍趙王之殿、意猶存乎捄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見諒於同聲之友、況餘子乎。吾以是知莊生非果能迴避以全其道者也。且其說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又曰、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夫

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見。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故以櫛飾鞭筴爲伯樂罪、而撤髑髏未嘗不用馬捶、其死棺槨天地、而以墨子薄葬爲大觳、心追容成大庭結繩無文字之世、而恒假至論以修心、此豈欲後之人行其言者哉、嫉時焉耳。是故君德天殺、輕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道諛、嚴於親而尊於君、憤濁世也。登無道之廷、口堯而心桀、出無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則又奚取夫空名之仁義與無定之是非。其志已傷、其詞過激。設易天下爲有道、生殆

將不出於此。後世浮慕之以成俗，此此讀生書者之咎，咎豈在書哉。余治此有年，領其要得一二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竊嘗持此以爲衛生之經，而果有益也。噫，是則吾師也。夫舊注備矣，輒芟取衆長，間下己意，輯爲八卷，命之曰集解。世有達者，冀共明之。是歲，捐議長夫馬銀二千六百兩，地方自治籌辦處、諮議局改會辦夫馬銀一千三百兩入學務公所，又捐銀五百兩入澤善堂集款施貧民棺木，三百兩入求仁堂集款殮埋修造鐵路所發古冢枯骨。鄂省水災，饑民來湘絡繹不絕，余友

平江蘇海淵泉、桃源李光忠瑞霖設求仁堂醫藥局拯之。歲暮，屬集河干者五千數百人、余與同人復合謀鳩貲、遣送歸里。辦理核實、淵泉之力為多、災民無不感頌、亦快事也。

宣統二年庚戌、六十九歲。

正月十三日、復承繼族弟先博之三子祖陶為子。

余以學堂不講工藝、與

朝廷當日力圖富强之指不符、且公款有限、學堂不能容多人。又入堂讀書、須歲繳食費數十洋元、寒士亦力有不逮、以致宮牆外望者實繁有徒、人材

消乏、隱憂甚大。因以昔聞日本西圜寺侯爵之言、作學堂篇一首、冀傳播日廣、或徹當道之聽。岑中丞見而韙之、告以改用公牘、當爲代奏。於去臘遵遞呈詞、中丞二月入告、三月奉

旨、學部知道、未必有裨也。三月初五日、我省有飢民鬨闈撫署之案。湘民因年凶米貴、麕聚撫轅。余歸里後、吳公大澂、龐公鴻書任內、兩見之、皆招至公座前、溫言撫慰、許以禱神平價、歡躍散去、蓋愚民敝俗然也。此次岑中丞聞飢民屯聚、專用威嚇。及鬨繞署門、閉閣不見。次日復聚入衙之常備軍開槍

孼甕多人、致激衆憤、痞棍乘機放火焚署、中丞交印藩司莊賡良揖懇護撫電奏請
旨。
朝廷簡任楊公文鼎、
命與總督瑞澂查奏。方常備軍之槍孼饑民也、紳士黄自元、譚延闓、龍璋、劉國泰冒昧致電京鄂請
旨易人。瑞澂緣此歸罪諸紳、專摺參奏、情形全屬子虚。其略云、三月初五日、警電到鄂之初、臣接據在籍紳士七人公電、係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領銜、略言撫臣槍斃良民、致激衆憤、請電奏速易妥員等

語。殊爲駭詫、當以該紳等夙負時望、身列朝籍、不應如此謬妄、卽經派員詳加確查、始悉其中原委、及湘紳挾私釀亂各情。查開缺湖南撫　臣　岑春蓂在湘數年、雖才識不甚恢閎、而居官尚稱勤愼、上年辦理該省賑務亦頗盡心、至今湘人中之公正者尚能稱道。惟平日辦事與紳不甚融洽、拒絕請託亦間有之、紳遂積不相能。而尤爲齟齬者、一爲吏部主事葉德輝、一爲分省補用道孔憲教、一爲候選道楊鞏、積怨甚深、銜之已久。初五日、亂亟時衆遂倡言更易撫　臣、推戴藩司、而孔憲教、楊鞏二

人持之尤力、其實並非眞有愛於藩司、實欲藉此以排陷撫　臣。即亂民亦非實欲得撫　臣而甘心、因紳士既倡此議、遂亦羣相附和。觀於撫　臣已經宣示、權宜交印藩司、而擾亂如故、焚燒如故、則可知悉屬匪徒乘機作亂、並非饑民滋事。初四日、巡警道被毆、撫署被圍、拒傷兵隊、其情已不可恕。初五日、又復聚衆、將撫署大門二門全行焚燒、形同叛亂。護隊開槍擊斃、更屬實逼處此、而紳士反以槍斃民命爲言、不知是何居心。巡撫爲通省行政長官、衙署乃

國家建置、天下豈有焚燒拒捕之良民。恐該紳等亦無詞以解。初六日、因匪徒愈加恣肆、揚言將搶劫紳富。於是衆始大怒、請官重辦、乃令格殺勿論。派候補道胡得立及府縣立誅數人、亂遂大定、匪徒星散。此可見亂事初起時、若早懲創、亦不至如此糜爛。夫以拒捕毆官、焚燒衙署之人、則目爲良民、極力保護、一聞搶劫紳富、禍將至己、則立請重辦、無非懷挾私見、不顧大局。以上情形、既據委員查明報告、復經臣博訪周諮、衆口一詞、實已無從隱飾。再查本年二月間、官紳會議平糶、初欲由官籌

款交紳經辦後知公款實在窘迫、始議勸募紳捐、先辦義糶。聞該紳王先謙首先梗議、事遂遷延。初五日、亂民焚署、軍隊開槍、該紳猶歸咎於撫 臣岑春蓂指爲激變。亂民恃有袒護、勢益鴟張、公電請易撫 臣、亦係該紳領銜、殊屬不知大體。聞該紳在籍、平日包攬詞訟、好利忘義、聲名狼藉、道路皆知。孔憲教素行不謹、鄉評極劣、造言生事、顛倒是非、承辦學務、玩視教育、素與王先謙、葉德輝、楊鞏等互相黨援、力排異己。其子頗與下流爲伍、此次事變、甚有謂其子在附和之列者。雖事無證據、足見

平日不能約束。相應請
旨，將王先謙、孔憲教二員交部從嚴議處，用示懲儆。葉
德輝性情狂妄，武斷鄉曲，包庇倡優，行同無賴。當
米貴時，家中積穀萬餘石，不肯減價出售，致爲鄉
里所側目，實屬爲富不仁，猥鄙無恥。楊鞏本係被
議人員，朦捐候選道，品行卑下，爲正紳所不齒，專
營私利，廣置房產，泥木兩項工匠類多聽其指揮。
此次擾亂，工匠居多，雖無指使確據，然頗貽人口
實。以上二員，均擬請即行革職，交地方官嚴加管
束。如再妄爲滋事，即行從重治罪云云。被議之後，

在省紳民親見此事者、咸抱不平。余被此奇冤、情難甘忍、遂擬呈稿遣人上控察院云、爲被參冤抑

呈請代

奏事。竊本年三月初五日、湘省飢民肇亂、經湖廣總督瑞澂奏參紳士一摺、奉

旨、王先謙著降五級調用、欽此。聞

命之下、夙夜戰慄、如果自蹈罪戾、方省愆之不暇、何敢更有後言。惟此事冤誣、實有萬難緘默者。原摺内稱、該省議勸紳捐先辦義糶、王先謙首先梗議、事遂遷延一節、查湘省連歲歉收、兼之去年運鄂穀

米太多，民間蓋藏告竭。先謙等早經慮及，去冬集議清查公私倉穀及商棧存積，按之省城戶口日食之數，短絀甚鉅，是以本年正月內公呈前撫岑春蓂懇請禁運。後岑春蓂出示禁運，華洋一律，扣足三禮拜，至二月二十八日爲止。其間商販爭運，殆難數計。岑春蓂又致函司道轉諭紳士，不必張皇。先謙等因肅公函，瀝陳實在荒象，迫懇籌款採買，以濟急需。後復函約以熟籌良法，旋託由關道朱延熙請速發倉平糶，又公推參議余肇康專函續請採買，仍答以應俟稍緩，體察情形，再行酌辦

云云，則已至二月杪，平糶採買，俱未允准，其不計及於勸捐辦糶明矣。且勸捐議事，何時何地，或奉函札，或奉面諭，委員何人，闔省官紳皆可查考。岑春蓂若無勸辦義糶之事，先謙自非首先梗議之人。且郎議勸紳捐，論先謙家貲，不必首先梗議，論先謙權力，亦何能使公務遷延。此不待辨而自明者也。原奏内稱接據在籍紳士七人公電，係王先謙領銜，略言撫臣槍斃良民，致激衆憤，請電奏速易妥員，公屬不知大體一節。查此電係初五日諸紳在鄂紳道員王銘忠家所發，先謙竟日在家，並

未出門。官場有道員張鴻年、知縣汪先昕過從敘談、可爲確證。初六日、始聞致電京鄂之事。初八日、始見電稿、又見御史黄瑞麒奏稿、直敘電文冠以先謙銜名、爲之驚心駭目、行坐不安。先謙夙治國聞、服膺

聖訓、稍知立言輕重。若果如此謬妄、斥爲不知大體、亦復何辭。惟見電稿後、詢知七人中有孔憲教、劉鉅皆未在場、當即致電總督、旋又致函、將此事切實陳明。不蒙照察、竟挂彈章。今王銘忠、孔憲教、劉鉅及諸紳具在、可徧詢也。原奏内稱該紳在籍、平日包

攬詞訟，好利忘義，聲名狼藉，道路皆知。一節。先謙辭官歸里二十餘年，未嘗一預訟事，戚族中或有爭論，必反覆勸解，告以成訟後，無論曲直，皆不與聞，因此寢息者頗多。素性不樂應酬，幾與官場隔絕，近數年來，杜門不出，地方州縣官不識者，皆未往拜。既不出入衙門，從何包攬詞訟。自光緒三十三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及岑春蓂派充學務公所議長，旋又經岑春蓂派充諮議局籌辦處會辦，自治籌辦處會辦，再三諉謝，固辭不獲。迄今合計歷年夫馬銀兩所得，已有萬餘，概捐作學堂經費，有

箓可稽。舍應得之財，而好不義之利，先謙不如是之愚也。先謙早黜
朝班，沐浴
聖澤，頗知以名節自勵。年已七十，被此寃誣，將來即有主持公論之人，所聞情形未必周悉。先謙衰朽多病，恐一旦溘先朝露，永爲
聖朝負屈之鬼，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爲此遣某具呈，懇求
據情代奏，請
旨飭查。不勝感激。此呈未遞，旋有同鄉京官郵傳部參議胡祖蔭，編修鄭家溉，郭立山，署郵傳部參議陳

毅、郎中章華、蘇輿、推事陳兆奎、羅超、主事黄兆枚、陳繼舜、韓樸存、康劉鍠、孫文昺、蔡傳奎、張德藩、楊宗稷、劉光萃、張之基、謝鶴顯、小京官楊承謀、黄康年等，於五月十六日具呈察院云，爲湘紳被參冤抑，伏懇

天恩昭雪，以彰公道而靖人心，呈請代

奏，仰祈

聖鑒事。竊①賞罰爲

朝廷魁柄，臣民不敢妄干，是非爲政教機關，懲勸尤期得實。是以心誠致其敬愛於



君國者莫不尊重

朝廷之賞罰、而視爲是非之準。不幸被謗受罰、亦猶

孝子失愛、其類必代爲呼籲、冀終迴慈父之怒、以

曲達其號泣之衷也。本年四月間、湖廣督 臣 瑞瀓

參劾湘紳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等奏請懲儆一

摺、遠近傳聞、殊爲駭異。查王先謙歸田廿載、閉戶

著書、學說力主純正、官事從不干預。此次之變、該

員逆覩荒象、曾於正月間聯名呈請撫 臣 籌辦採

買、亂後復倡募公私捐款賑恤、適與原參梗議義

糶相反。至初五日、電請易人、該員於初八日始知、

隨卽函電京鄂申辯，皆有證據。且該員於光緒三十四年、經前撫臣岑春蓂奏進書籍，奉

旨、王先謙著加恩賞給內閣學士銜、用示嘉奬宿儒之至意。欽此。是該員品學優裕、早在

先朝睿鑒之中、此次無端被議、士林尤爲惜之。至孔憲教平日與葉德輝亦以講明學術自任、惟賦性剛激、難免不因此招怨。上月變起之後、與楊鞏均由撫臣帖請到署、是日、隨同藩臬步行勸諭開市、洎撫臣牌示莊賡良署理巡撫、權宜弭變、該員早經出署、謂爲推戴排陷、亦似無憑。惟督臣適在病中、兼

之莅任未久、其誤摭浮言入告、無怪其然。顧當民氣囂競之時、轉令老成受屈、似於
朝廷崇儒正俗之化、所損良多。謹合詞陳明、伏懇
天恩迅予昭雪、實於人心風俗有裨、抑或
特派復查、以昭核實。是則出自
宸斷、非職等所敢瀆請也。職等爲申明是非起見、是否有當、理合呈請代奏。七月中、又有大學堂監督劉廷琛奏陳先謙冤抑、並劾瑞澂、皆不報。劉、江西德化人、光緒甲午翰林、與先謙向不相識。　九月五洲地理志略增圖一冊栞成、序云、五洲環列、人類

其中，飲食衣服，男女同也。其異者，亞洲喜土著而畏遠游，惟無俚者不然。歐人則行商徙居，莫不意輕數萬里，是故世無歐人，必無美、非、澳三洲，無三洲，則地球不通。故歐人者，今世界之樞紐也。亞洲禮義之邦，中華最古，數千年來，聖君賢佐汲汲孜孜，惟以養民爲務。至於

本朝統一胡、漢，先衣裳而後兵革，遏寇虐而亟安懷，上下一體，中外一視。歐人則所趨在利，所尚在氣，奪人地，夷人國，以殖吾民，而彼民之生計有無弗問也。明明滅人國，美其名曰保護，但蘄我武之揚，

雖窮兵如拿破侖，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而民無怨壽其上之心。其異趣也若此。人之生也，莫不願似續我人，笑語我室，而去不返顧，視死如歸者，豈天之降才固殊哉。蓋西人爲學，以象數爲體，工商爲用，軍旅爲輔，其於文字、歷史近之矣。百家雜出，各以術鳴，而道之大原或未之知也。見有君上也，俄焉非其君上也。見有子孫也，俄焉若無子孫也。倫紀之愛薄，故鄉土之念輕，仁讓之意微，故爭競之情熾。非詩書不能和柔其血氣，非道德無以澡雪其性天，此蓋俟之千百年後者矣。臣生五洲大通

之世、年力衰謝、不能周歷山川、開拓胸臆、滋用爲媿。汎覽諸志、敘述歧分、譯音互殊、難可推究。爰綜厥綱領、彙爲一編、欲以祛紐弄之迷惑、資方隅之考求。於所不知、義從蓋闕。後之君子、幸無執其方問、笑此穴見也。例略云、中國地理載籍極博、不煩覶縷、茲編遠根漢志、上溯禹貢、主名近因明史、兼包元世路制。省綱先後依光緒會典、道里遠近及

欽定明史、地理沿革依一統志、新改郡縣、亦皆參列。邇來鐵道、電綫、敷設未周、礦產、殷闐、采掘尚視爲末

附郭書法依

務、海岸曲折、䡾港半領於外人、爲國者所宜長慮矣。其已見它志者、因仍編載、弗敢闕焉。外國地理考證之書日出不窮、已蒐采者、埒爲論說、臚舉於左。

内府圖、

理藩院則例、

南懷仁坤輿圖說、

利瑪竇萬國圖、

艾儒略職方外紀、

英國蘭德士俄屬游記、

莊亭專地圖、

圖理琛異域錄、

林則徐譯俄羅斯國總記

方式濟龍沙紀略、

西清黑龍江外記、

以上何秋濤引。

泰西新史、

西洋史要、

大圜球圖、

漢文圖、



平方圖、

俄羅斯史、

佛蘭西志、

英吉利志、

以上杜宗預引。

矢津昌永高等地理、

野口保興中外大地志、

以上王達引。

伊東祐穀萬國年鑑、

坂本健一地名人名辭典、

以上曹與球引。

五臺徐繼畬瀛環志略、

英國衣丁堡雷文斯頓萬國新地志、

英國慕維廉地理全志。

西土初通、圖記茫昧、徐氏本美國人雅裨理所論述輯爲志略一書、同時作者、莫能抗手、斯舌人之力也。迄今相距七十年、大勢遞有變遷、而尋檢源流、俱堪覆按、雖有微纇、無傷全體。昔中國志地肇端班史、五洲志地託始徐書、先河之功、實堪並美。雷志綱領完密、英倫尤詳、凡志地、

後出爲主、故進雷大字、取徐作注。孔門設科、夏居游後、愈見聖教之大、不以爲嫌也。綜此二書、使方輿之顯晦、名稱之沿革、形勢之遷貿、稽合前後、一覽可悉。元文間從删易、要義不敢闕遺。蒙志文詞頗襲徐氏、今人不甚重之、而沿革時有可採。地球之説、諸書備矣、無取複陳。

五洲列國地圖、

輿地學會中外全圖。

初涉五洲、究心羅刹、取校二圖、覺列國優於學會、意頗右之。考覽既竟、知其無甚出入、既以斯

列、特其明之。向來說地諸家、圖志不能兼備、學者病焉。今於志後坿圖一卷、以便考覈。作志時、據學會再版爲說、後五版仍有訛誤、斯撰箸之難也。仍依再版繪圖、庶志說不至無著。並參列周世棠、孫海環二十世紀中亞細亞、瑞西二圖。日本所刊朝鮮分圖、曹典球用英文圖對勘英吉利分圖、劉鉅校勘日本府縣圖、用資參訂。王達云、近出世界新輿圖、略加繙閱、印度、阿富汗、非洲界綫比它圖較新、澳洲及南洋羣島有比它圖較詳者、皆可採。

大清一統圖、亞洲圖、並以湘水源出廣西平樂府似誤。甘肅山水河源出固原、此圖以爲源出涇州、且青海與黃河道、尤誤。伊洛瓦里江源出西藏拉里城西北、名薄藏布河、胡惟德新譯西藏全圖、即已如是、此圖猶沿舊誤。怒江源出布喀池、宜改正。松花江上源自新設撫松、安圖二縣、後有一段劃歸奉天界內、亦未改繪。先謙案、論五洲地圖、於今日猶是山林初啟之時、自非博采新圖、難期美備。曾欲將百科全書中英文地圖集人翻譯、卒以費絀而止、它日幸有願力者

成之。

亞拉伯志、新志、

土耳其志、新志、

波斯志、

緬甸志、英領緬甸志、新志、

暹羅志、

布哈爾志、

西比利亞志、新志、

俾路芝志、

小亞細亞志、

阿富汗志、新志、

土耳碁斯丹志、

印度志、新志、

開浦殖民地志、新志、

阿達曼羣島志、新志。

以上學部圖書館印本。

日本樋田保熙世界地理志、

番禺周起鳳萬國地理志。

以上並譯日本中村五六纂本。

桐城吳啟孫世界地理學、

出洋學生編萬國地志。

以上並譯日本矢津昌永著本。

山陰謝洪賚瀛寰全志、

餘姚王亨統地理問答、

二譯相近。

日本辻武雄五大洲志、

日本吉田晉漢譯世界大地圖、

二譯相近。

日本岸田吟香萬國輿地分圖、

奉化周世棠等世界現勢圖、

日本依田雄甫萬國形勢指掌圖、

湖北兩湖書院課程、

仁和孫灝海國圖志徵實、

上海許彬五洲圖考、

松滋杜宗預瀛寰譯音異名記、

日本堀田璋左右外國地理講義、

英國馬禮遜外國史略、

英國麥丁力富歲計政要、

謝衛樓萬國通鑑、

蔡鈞出洋瑣記、

黎特鐵甲叢談、
江盛龔柴彈丸小記、
金匱鄒弢萬國風俗考、
長沙王達中外地理教科書、
善化譚紹裘普通地理講義、
長沙辜天祐韓遊日記、
江陰繆祐孫俄遊彙編、
日本西比利亞大地志、
光澤何秋濤朔方備乘、
吳縣洪鈞元史譯文證補、

新化鄒代鈞使西紀程、
上高黃楙材西輶日記、
黃楙材遊歴芻言、
黃楙材印度劄記、
無錫薛福成四國日記、
王韜重訂法國志略、
十一國遊記、
新大陸遊記、
江甯李圭東行日記、
元和顧厚焜美國地理兵要述略、

茂名陳蘭彬使美記略、
日本岡本監輔墨西哥記、
顧厚焜巴西政治考、
順德譚乾初古巴雜記、
無名氏秘魯形勢錄、
英國艾約瑟冰洋事蹟述略。
右引用書目。
釋洲
亞細亞洲、北盡北冰海、東盡太平洋、南盡印度
海、西北以烏拉嶺烏拉河、裏海、高加索山、黑海、地

中海與歐洲爲界，東南以巽他婆羅洲，西里百諸島與大洋洲分界。亞細亞或云安息聲轉也。古安息國初居裹海東南、臨阿母河，後强大，拓地至裏海西南，抵波斯海灣，鄰羅馬東界。故當時羅馬人惟知安息，不知極東更有秦漢，遂相沿稱此洲爲安息。安息亦稱阿薩，古時希臘人呼阿息阿亞息細音尤相近，收音之亞猶英吉利、斯意大利亞之例耳。或云亞細亞，東方及太陽之義，猶云東大陸日出處。或云亞細亞東土耳其城名，相沿被之全洲。

歐羅巴洲、　亞細亞極西北之一隅，地形與海水相吞齧，比亞細亞不過四分之一。部落甚多，大者十餘國，中國所謂大西洋者，皆此土人也。北臨北冰洋，南枕地中海、黑海、高加索山，與非亞二洲分界。西濱大西洋，遥與北美洲相對。東以烏拉嶺、烏拉河、裏海連合亞洲。歐羅巴，或云希臘人稱其國西地之名也，其始不過一地之稱，後遂被之全洲。或云古腓尼西人稱其國西諸國曰伊列比、伊列比者，日没又西之義也。歐羅巴與伊列比西字音讀相近，後人相仍轉變，遂成今名。

阿非利加洲、　在亞細亞西南、其東西南三面皆大海、北面兩内海、界隔僅一綫、與亞細亞相連、地得亞細亞之半。天時炎酷、人類混沌、在諸洲中爲最劣。阿非利加、古迦太基國一小郡之名、西紀前百四十六年、羅馬滅迦太基、收爲郡縣、統名曰阿非利加省、遂沿爲全洲之稱。

亞美利加洲、　在地球之西半、與諸洲不相屬。地分南北、兩土中有細腰相連、北岸抵北冰海、西北一角與亞細亞東北一角相近、中隔海港數十里、東南與歐羅巴隔大西洋海遥對、西面大洋海、直

抵亞細亞之東方見畔岸，南界近南冰海。兩土合計，與亞細亞袤延相埒。歐人於前明中葉探得之。亞美利加，以人名爲洲名也。當千四百九十二年，哥倫布發見新地後，有意大利人亞美利加者，於千五百一年受葡萄牙政府之命，往探南亞美利加海岸，歸而著地勢風土記，附以己名，其書大行，自是新大陸稱亞美利加。

大洋洲，　乃澳大利亞大陸及太平洋中無數大小島嶼相合而成。又稱太平洋洲，或呼海洋洲。又稱澳洲，亦稱阿西亞尼亞，一作阿塞亞尼亞，一作

阿剌尼亞、一作俄西亞尼嘎、或作俄西洋尼、又作亞欣尼亞、皆一音之轉譯、卽大洋洲之意。

釋海

土之外皆海也、一水汪洋、誰爲界畫、就各土審曲面勢、强分爲五、曰太平洋海、曰大西洋海、曰印度海、曰北冰海、曰南冰海。

太平洋海、由亞洲之東抵南北美洲之西、洋面廣闊、以此爲最、蓋環繞地球之半。

大西洋海、由歐非二洲之西至南北美洲之東、遠者萬餘里、近者不足萬里。

印度海、北至亞洲、東至澳洲、西至非洲、由適中之印度一土而南望、故西人以此稱之、即中國之南洋、及所傳稱之小西洋。

北冰海者、亞歐美三土之北境環而拱之、近岸千百里、雪凝結堅冰不解。海有大魚、能吞舟。

南冰海、在南極之下、氣候與北冰海同。

海岸內通者曰汊、曰港、長而曲者曰灣。谿入既深、自成爲海、謂之支海、亦曰內海也。

勃海、　在遼東、山東兩半島以內。

右太平洋支海。

多島海、在諾敦塞爾特島東，當新西伯利亞羣島之南，亦謂之保耳灣。其中小島甚多。

白海、在喀爾可拉兩半島南，或稱威得海，面積四萬五千英方里。海底雖深，每歲十月至五月凍結，惟見冰雪皚皚，故呼白海。此海惟依士味拿河、端河、窩瓦河間之運河，以通於黑海及裏海。

右北冰洋支海。

地中海、在依伯利安半島東，小亞細亞半島南，古稱固列斯海，譯即大海之義。東西長二千四百英里，南北出入於八十英里至一千英里之間，面

積百萬方英里。天下入地最深之水、無如此海者、故以地中爲名。世界最大之內海也。航行最便、西人稱壘力特爾勒尼安海、一作美的德拉虐海。自蘇彝士河開通、此海遂爲東西二洋共由之路。於交通最爲重要。且本洲治化皆始於此海之四周、於歷史尤有絶大之關係也。

波羅的海、或作保勒第海、一稱東海、一名洲中海、亦名威廉喀海。拉丁語呼帶曰波羅地亞斯、此海彎長似帶形、故以爲名。面積十八萬英方里、海底最淺、且變化不定、每歲必測量標識以警航者。

冬期卽凍，航路阻絶，春秋又多煙霧，且時起暴風，天然障礙之多，莫此海若也。

須德海，北海南入北荷蘭東，而有此名，或作賽德，或作隨達，卽南海之意，或稱哈爾林海。其地初爲湖澤，第三世紀末，海嘯地坼，平陸成海，今灣口有小島排列，斷續出没於海面，蓋沿岸高處之未崩者。

右大西洋支海。

亞得利亞海，在亞平甯半島東，巴爾堪半島西。或作阿地阿替海，一作愛得力唵狄克海。

愛琴海、在希臘東小亞細亞西。一名多島海、一稱希利尼海、一名伊直安海、西史亦稱伊眞海。黑海、在愛琴海東北、其形如蟹、南則大腹蟠然、北則兩螯聳峙。古稱尤葛仁海、或名育喀若盈海、土耳其人稱喀拉顛尼昔海、譯卽黑色之義。歐洲諸國稱布剌克海、中國稱黑海。東西約七百英里、南北約四百英里、面積約十六萬英方里。往往驟起暴風、又常濃霧迷漫、航行最險。亞速海、黑海灣入克利米亞半島東、得此名、或作阿速夫、一稱阿索富、元時亞速國在其東、因名。

古稱速噶武海、一名麻阿提斯湖。海底甚淺、冬常結冰。

右地中海支海。

亞美利加地中海、卽墨西哥海灣、在佛羅里達、于加敦兩半島西東西一千英里、南北六百英里、面積八十萬英方里。此灣有著名之暖流通過、所謂墨西哥灣流也。

加勒比海、在墨西哥灣東南、或作安的爾海、亦稱力皮安海。東西千八百英里、南北一千英里。海多暗礁、時起颶風、航行甚險。

右北美洲支海。

海之爲物、與地終始、部分滋夥、主名遂殊。

其在亞洲者、

東海、在西朝鮮灣以南、琉球、臺灣以西、環中國海岸、如半規形。日本謂之西海、西人謂之東支那海。

黃海、在山東半島南、揚子江北、中國朝鮮之間有此海名、朝鮮以黃海名其道。此海本包於東海內、日本地理書自北緯二十四度至北緯六十度之海、統稱東洋花彩內海。

南海、在臺灣南、印度半島東、西人呼中國海、或稱支那海、多颶風。日本海、在日本國西、或稱雅平斯閣業海。鄂霍次克海。在岡札德加及千島西、日本呼北海、或作歐候之克海、一稱鄂和逵海、一稱大拉該海。堪察次克海、在岡札德加半島東、亦稱岡札德加海。其附近北美沿岸部稱臘虎海、以其中多臘虎也。白令海、在亞美二洲之間、或作白林嘎海、亦作

墨領海，亦稱柏倫噶窩海。

郭爾噶海，亦稱阿納底爾灣。

②瓜哇海，在瓜哇島北。

西里百海，在西里百島北。

蘇祿海，在蘇祿羣島北，以在璊多羅島南，亦稱璊多羅海。

佛理嶼海，在佛羅理島北。

巽他海，在巽他羣島北。

的摩爾海，在的摩爾島南，或作曌胎爾海。

班達海，在安邦羣島南，一作板大海，一名摩鹿

加海。

亞拉佛拉海、在亞痕半島北、或作阿爾富勒海。

馬來海、在亞洲東南至澳洲西北、馬來羣島部海之總名、亦稱東印度多島海。或以其界於亞澳兩大陸間、謂之亞澳地中海。

右太平洋隨地異名之海。

孟加拉海、在印度孟加南、多颶風。

擺古海、在緬甸擺古南、一作北古海、或稱緬甸海。

阿剌伯海、在印度阿剌伯之間、多颶風。

阿勒富海、在阿曼灣西北、即波斯灣。漢甘英往通大秦、抵條支、臨海欲渡、即此海。

紅海、在亞丁灣西北、長三千九百里、寬處至四百五十里、西人名勒爾西海。

右印度洋隨地異名之海。

喀拉海、在雅馬利半島西。

諾敦塞爾特海、在台麥爾半島東。諾敦塞爾特爲瑞典博物家、好航海探險、常往來於北極洋。此海爲所發見、故以其名名之。

多島海、在諾敦塞爾特島東、當新西伯利亞羣③

之南。

其在歐洲者、

不連敦海、在喀甯可拉兩半島北。不連登或作

巴黎士、荷蘭人、北極探險家。

右北冰洋隨地異名之海。

北海、在求德蘭半島西、不列顛東、一稱日爾曼

海。面積二十四萬四千英方里、海底頗淺、英與荷

蘭間有無數灘瀨、其淺尤甚。又時有暴風雨、航行

亦最危險。

阿爾蘭海、在不列顛島西、阿爾蘭島東、或作阿

爾什海。海底甚深，雖便於航行，而猛烈之暴風雨最多。

右大西洋隨地異名之海。

伊奧尼亞海、在亞得利亞海南，伊奧尼亞羣島西，或作約尼亞海。

馬摩拉海、在黑海多島海之間。或作馬爾馬拉、即文石之義，海岸産文石甚多，故有是名。西史或稱珀羅滂鐵斯海。

干地亞海、在干地亞島南。

西西里海、在西西里島南。

第勒尼安海、在意大利半島西南。撒丁海、在撒丁島西。加里舍海、在法蘭西哥爾塞牙島西。利高里設斯海、在意大利利高里亞南。右地中海隨地異名之海。

其在澳洲者、

科刺連海、在約克半島東、或作哥拉勒海、即珊瑚海也。澳大利亞之東北岸有約克半島、而南岸皆斷崖絕壁、其近海一帶有珊瑚堡礁、斷續不絕、約千二百英里、謂之大巴利亞利礁、或稱大牆礁、

最寬處約達一百英里。航行最險。然礁與海岸距離約十英里至百五十英里。其間波濤平靜。航路又甚佳。

哥羅海、在非幾羣島中。哥羅島之旁。

南海、澳大利亞灣之南。有此稱。

右大洋洲隨地異名之海。

水之瀦者曰湖曰澤。大者亦曰海。

蒲昌海、見漢書。卽今羅布淖爾。一名泑澤。一名鹽澤。又名輔日海。

卑禾羌海、見漢書。卽今青海。一名鮮水。一名仙

湖、蒙古稱庫庫諾爾。

私渠北鞮海、見後漢書、即今貝加爾湖、一稱拜喀勒湖、或稱哈兒湖、或稱柏海、一稱白海、一稱聖海、一稱富海、一稱蒸海、即蘇武所遷之北海、元劉好禮脱走之菊海。

鹹海、在裏海之東、西人稱阿拉爾海、長約六百三十英里、寬約五百四英里、面積二十二萬百九十英方里、僞近數百年渟蓄而成、古所無也。西域稱達里岡阿泊。

死海、在土耳其西里亞境、長四十五英里、闊十

二英里。鹹湖也。鹽分極强，魚類不能生息。其水面比地中海在千三百尺以下。其北方有根内薩勒崙海，又名厄利勒，在地中海水面六百八十尺以下。

右亞洲。

裏海，在波斯北，即古雷翥海，突厥稱答剌汗海，元史稱寬田吉思海，或稱開斯濱海，一作戞斯卞海，亦作加斯比約海，或稱騰吉思湖，一作騰吉思鄂模。西人稱喀斯比安，義謂亞歐兩地中間之海也。南北約長千七百三十五英里，東西廣約七百八

十英里。面積百三十一萬千六十英方里。據地質學家言、古代裏海北至北冰洋、西至黑海、皆其海盤、故地今默捏起河谷、其遺迹也。無潮汐漲落、然西部高加索山脈橫貫伸入海底、故暴風所激、常有怒濤。其水量北部最淺、南部漸深、至四千英尺。

右跨亞歐二洲。　又坿圖目錄序云、是圖之刻、取之學會圖爲多。學會圖既歸學部、此圖亦屬湘省學務公所、專爲嘉惠學人之用。學會圖已出五版、此圖止依再版者、取與志相應也。詳志略卷首。　左圖右志、用便對勘、惟志略踳駁罅漏、慮所不免。區區

之意、但求有益於人、不必掩護己失、以學乃天下公理、全賴衆共考覈、庶免疑誤後人也。向來中國地學東南較西北爲詳、故此圖不具列各省、惟繪新疆、內外蒙古、青海、西藏、以備稽覽。今英法俄德諸國人皆知裹糧躡屩、執史書以求古地、考據之學盛矣遠哉。而中土人士鄙棄古書、輕信勦說、此又世變之不可解者也。中亞細亞、瑞西二圖、兼採周孫所繪栞。英吉利、日本二圖、則用曹、劉所增訂。朝鮮詳圖、係日本水野梅曉持以相餉。冀集衆善、以成巨觀、經營四年、端緒甫竟。商榷圖志、善化王

逵晃南、同邑曹典球子穀實始終之、雖劉子駿之受道君魚、殆無以過。校勘此圖、則同邑黃傳祁石逸一人之力。刊書於此、用志勿諼。是歲捐議長夫馬銀二千四百兩、地方自治籌辦處會辦夫馬銀八百兩、九月辭退。入學務公所、又與蘇淵泉、李瑞霖二君合辦求無愧堂賑荒局、余捐錢一千串爲倡、總共收錢二萬一千餘串、專賑無告貧民不能舉火者、以輔官紳平糶局之不及。自五月開辦、至七月蕆事、皆藉重蘇、李諸君經營之力云。

宣統三年辛亥、七十歲。

正月十六日、爲兒子興祖完婚、老友李佐周楨女也。佐周歿已十年、遺子女各一、子祖林能讀書、甚爲可喜。

余右手二指麻木、不能作書。聞江蘇有鍼醫尤姓、於六月十二日買舟前往就醫、竟無寸效。而右顴髮際忽生一瘡、洪大腫痛、證極危險、延劉姓醫治、越日卽潰、遂邀劉同歸。又帀月始愈。

七月、余七十生辰、堅辭餽遺、而以文詩爲壽者義不可辭、謹備錄之、用志友朋厚誼。善化瞿相國鴻禨序云、自政事文學聖門分科、以其所專長名之耳。而振古以來、人才衆矣、事功著述恆若兩途、兼者絕尠。其著述尤富者、蓋尤尠焉。天一若畀以著作之才、則常靳其建立功名之遇、甚且扼之以意外之拂鬱、使之困心



衡慮益得併力於著書宏其不朽之業而以成其名然則天之篤之固有獨厚者耶吾於葵園閣學前輩益信公起家寒素贈公載之先生以宿儒不遇早世賢昆會廷故吾哲弟禮吾三君皆績學有聲庠序相繼中窆公煢煢孤立奉母鮑太夫人攻苦食淡堪人所難後官京朝稍仰祿養寢興侍側先意盡歡鄉黨僚友咸稱其孝公年十六已補諸生以貧投筆居戎幕中亦無由自見歸應甲子鄉試遂登賢書聯捷成進士翹然爲名翰林光緒初元

德宗皇帝大考翰詹擢公中允連進洗馬侍講讀左右庶子簡授國子監祭酒駸駸大用矣未幾奉太夫人諱還里起復拜督學江蘇之命滿歲告歸竟不復出故自通籍以後皆與文事相終始雖嘗上書陳說天下大事剖析利病皆得體要朝廷亦頗采用其言其後論薦公才者亦時時而有顧卒不得藉手以大其設施將非所謂數歟或謂公當日第還朝迴翔禁近循資平進亦得致公卿覩當世穹官貴人何渠不若然卽令公乘時得位或拘牽文法扞格於時勢而終不克行其志孰與摶精肆力網羅文獻成一家之言裒然述

作與身等，俯仰千秋而有餘樂者乎。其爲得失不待辨矣。公之學湛深於義理，而兼綜考據，發爲文辭，淵實騐邁，動與古合，而光氣高朗，雄視一時。自經史、諸子、百家、傳記以及 國朝掌故、中外方輿，靡不研討，編摩旁通，交暢所著書，有尚書孔傳參正、漢書補注、莊子、荀子各集解、校正鹽鐵論、世說、水經注、郡齋讀書志、附志。其關國聞資時事者，則有十朝東華錄、續錄、校刊 欽定天祿琳琅前後編、日本源流攷、五洲地理圖志、外國通鑑、藝文之屬，則有 皇清經解續編、南菁叢書、續古文辭類纂、駢文類纂。煌煌鉅製，卷逾數千。自著虛受堂詩文、又駢文若干卷。於虖，何其富也。近代以還，譔述之夥，才力兼人，閎深博大，殆未有過之者。湖南撫臣疏上於朝，詔書褒美，特予內閣學士銜，以風天下，可謂極儒臣之榮遇矣。公先後衡文之役，典鄉闈者三，校會試者再，知名之士多出其門，至今夸異。其視蘇學時，余亦忝任浙江學政，壤地相接，吳中士論歸之，望若山斗，余自慚不逮也。始公掌成均，以明經修行爲務，六館傾風，得人最盛。厥後鄉居，迭主思賢講舍、城南、嶽麓兩書院，尤樂育賢雋、



成就彌廣。丁酉、戊戌間、新學小生往往踰軼閑軌、浸淫邪慝、公既宗旨端嚴、堅明約束、一切峻拒而痛繩之。由是嗾公、相爲怨毒、十餘年不解。乃者長沙飢民以米貴乏食、譟聚撫署、奸人乘之爲亂。會有爲紳董致京師陳變狀、首列公名、於是蜚語中公、意爲排陷疆吏、甚其詞以訾詆。實則公方杜門、無從與謀也。制府不察、據以入告、被議鐫級。是非毀譽之無端、其可畏也。夫然孟子之曉貉稽也、曰無傷多口、至稱引文王、孔子以爲證。讒毀之來、聖賢不免、他何論焉。我則不怨、何恤乎人言、而況道德文章有卓然不可磨滅者、抑豈人之所能加損哉。公今年七十、神觀聰強、氣和而志澹。所居葵園、水木清曠、與繼室李夫人靜好偕老、徜徉其中。時手一編、丹墨雜陳、援筆精思、無少倦。吾知天欲昌之、而假以優游之歲月。自茲以往、成書愈多、傳世愈遠、享年之永、流澤之長、斷可識已。孟秋月朔、慶辰、鄉人士僉謀稱觴致敬、而屬余以文。余與公久、相知又深、其何可辭。謹舉公之大者推論之、俾嗣君伯仲陳之、以侑壽觴、公或顧而怡然色喜也。

湖南巡撫楊文鼎序云、夫覽元象於混茫、則星辰

分其躔次。辨坤輿之遠邇、則河嶽表其州圖。是故
斗轉漢橫、可以測時、無待璣嵗之檠設。川流山峙、
可以物地、靡特章亥之奔波。豈不以光景常懸、仰
覩而即是、體形衆著、瀕察而瞭然哉。若乃歷聘國
都、博采文獻、則驪車汝潁、荀君之里獨彰。振策海
沂、鄒公之鄉、斯在。遊闕西者、訪伯起於田廬、適河
汾者、孰仲淹之顏色。昔賢勵芳、採扇洪輝、屏處於
江湖、聲聞於朝野。早因衣冠之所矜式、桑梓之所
欲識、遐方覩景而知歸、邦人觀型而式化者也。惟
我葵國閣學先生鬱閎氣於衡嶽、行成世範。數耆
英於中夏、望蔚儒宗。蚤摛聲華江淮四夔之目、曉
甘肥道京洛三君之譽。黃叔度千頃汪汪、量包澄
滂。李元禮長松謖謖、道範品倫。既舊德之淵閎、仍
大年以引翼。緊可謂時之碩果、人之指南者矣。自
其英少籌筆、揖讓仙闕、搴翠幰以采風、吮丹毫而
給日。中祕之府、清暇爲多、奏　御之篇、　天顏有
嘉。進則抗論世務、消弭時災、退則敷敭典墳、啟發
聖意。遂長司成之署、兼乘吳會之軒。秩滿歸田、垂
情著述、心游萬古、時閱三朝。藉泉石之寬閒、供來
學之遺餉、蓋二紀於茲矣。語其風、概、終始學術、綜



綦要端、可得言焉。往者成均之法、與國子於學宮、廣厲之文、隆教化於首善。崇規既擘、作育斯宏。自戎馬韓張、學徒分散、頹壁之側、靡聞絃歌、講肄之庭鞠為茂草。橋門觀聽、盛事闃寥。先生邦教攸司、人師自任、欲俾課程之肅、先籌廩給之豐。借箸外僚、斟酌牢盆之溢羨。歡顏廣厦、崔巍紅板之積儲。多士響臻、橫經乎三舍。俊髦蔚起、奮跡於兩齋。爰姚嘉聲、永垂令式。豈止道徇木鐸、精鑒別於冰壺、稠疊星軺、宣援縟於珊網、為足徵其甄裁當鼓舞神哉、則所謂樂育之宏也。揚雲太元之篇、或憂覆敘。左思三都之賦、有待敘言。子桓品目、時賢、覺建安之皆傑。昭明之括囊眾製、入選樓而競高。若乃陳思慷慨、訂文於敬禮、彥和詭激、貨書於休文。昔之人研說訓辭、託情翰藻、所以慮流風之歇、而冀真賞之逢也。先生迴翔義府、博綜詞林、前修一卷之書援訪若飢渴、士友片辭之善、珍重等球圖。起近古之耆賢、發揚堙鬱、羅海內之家集、摭采菁華。既勒以丹黃、復壽之鐫刻、直使鴻生碩士、揭日月於天中、沈照孤光、呼英靈於地下。斯往哲所以託命、來者所以成聲。長吉可無憾於嘔心、卞和可不傾

於泣血也，則所謂風誼之篤也。證明衆說、兩漢厥有大師，解詁羣書、初唐亦多耆獻。然或山川能說、莫馳域外之觀、識服能詳、罕覩異邦之故。乃至僧國問以從政、茅鴟因而貽譏。矜宗派以論文、釋迴於焉等陋、徒習傳而循誦、昧轉益而多師。此從善服義、祇增歉於中壘、實事求是、空想像於河間也。先生學該流略、識貫天人、注經之功齊蹤聖證、訂史之作有補小顏。子部奧窔、釋蒙叟蘭陵之滯、方聞荒忽、導扶桑若木之源。稽程度於張蒼、家珍悉數、問瀛洲於鄒衍、指掌可識。至乃蒐輯叢殘、討尋享帚、辨學律之迷罔、標詩教之準繩、莫不蔚成巨帙、示以周行。罄傾瀉於曹倉、遡庋藏於鄴架、則所謂傳學之廣也。自義理緒墜、攷訂幟張、鬅深乎主奴、說窮乎鉤銖。習流蕩而忘返、志馳騖於無根。屬以經遠失圖、武剛不競、捄弊者資泰西技術、爲藥石、嗜奇者視邃古典訓、爲土苴。遂有呵詆聖神、羣經皆成僞作、贅疣倫理、五品竟欲斁遺、海水初飛、湘波載漲、始於持風紀者力求變俗、成於感時局者志切扶危。立說乖違、遂難究詰。先生沈觀物務、罔念道眞、以爲輪巧婁明、前民以利用、來工柔遠



成周以裕財。若乃踵楊墨之誠辭，貽憂君父，襲老莊之狂惑，蔑觀禮文。是魏武之求材，靡勤修夫天秩；荆舒變法，先淪喪乎人心。風俗一頹，紀綱安坍。於是老泉辨姦之論、竊悼前知，韓愈闢佛之文，罔恤後害，則所謂翼教之嚴也。先生藏山之業，富過公侯、覺世之勛，榮高令僕。適文古藻、廬陵南豐之遺；精識洞裁，子元君卿之比。驅臣欽重，驛騎奏其鴻篇、天語褒嘉，恩詔增其崇秩。殊方僑札，獻縞聯其歡、異域賈胡、輦金購其集。蓋大名之炳，方泰斗於有唐、稽古之榮、觀老更於皇漢矣。今歲相月朔日、實先生七十生辰、柏梁冠德、州閭適居從心之歲，仲任頤神，家衡正造養性之書。方閑爾以自娛、乃脩然而獨覓。求志之風，期彌遠、耄學之歲月方長。時則黃閣豎臣、攄雄詞以獻祝、青瑣朝貴，飛傑句以侑觴。歲歸美乎智仁、致景仰於樂壽。鏘濟介眉、禮亦宜之。文鼎宣條淮海、飲聞謳誦於輶軒。秉節、熊湘又式典型於珂里。竊感夫肅方隅之學制。讜議深賴老成、扶養正之遺規、善衆已邀　帝鑒，爲　廟堂宏樹人之計、利在百年、爲邦國倡好義之聲、惠周千里。懿教之施，未俟、紀報之福已優。

固知德光耆舊、算一永期頤。衛武公學問精勤、功善無忘夙夜、文潞國精神矍鑠、聲名長鎮華夷云爾。

湖南提學使吳慶坻序云、長沙闓學王先生以光緒戊子致仕、尚未五十也。里居踰二十年、著書滿家、海內奉爲大師。越宣統辛亥、先生年七十矣、七月之朔、實初度之辰。慶坻方引疾還京師、而浙同年生程君慶霖以書抵慶坻、謂宜獻辭爲壽。以慶坻從先生久、屬爲之文。已而同年諸家夙嘗通問者、咸繼以請。慶坻竊嘗觀古賢人君子出處之際、國之盛衰、俗之隆汙繫焉。其在朝爲　天子近臣、則直言極諫、樹謇諤之節。其退而居鄉、爲邦人士矜式、或遭時泯棼、一以扶世翼教爲己任、犯大難蒙大詬而無所於悔。是故其出也　朝廷賴之、其處也、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憚。其或不然、則夫陰陽消長之機、識微者惆焉。於賢人君子無豪末增損也。先生之始官於朝也、當　毅皇帝初政、綱紀大飭、內鉏姦慝、外殄羣寇、　上方旁求有學術通知古今之士、一二執政大臣亦知以延攬人才爲務。先生既用文學有聲於時、顧矯厲志節、不爲翕翕熱。屢奉使主文柄、使還、即鍵戶讀書、博稽古

今中外政治得失、益勤治國聞、煇揚　累朝功德、昭示來許。　景皇帝嗣位、　孝欽顯皇后訓政、先生以　大考超擢、累遷祭酒。自㠯被　兩朝殊遇、宜本所學職贊　聖治、其充講官暨爲江蘇學政、疏凡十餘上、多人所不敢言。性澹榮利、蘇學任滿告歸、遂不復出、而著書益勤、絕不與官府事。至地方有大利害、抗議陳說、侃侃無所撓。戊戌以來、湘中、士習囂、異說朋興、先生闢距邪詖、爲功最多。癸卯、擬設學堂、先生與當事議不協、時方主師範館、黜劣生數輩、於是仇先生者日眾。先生乃謝事、堅不復出。其年、慶坻奉　命視學湘南、湘人士研經嗜古能文章、寔最東南、諍於巡撫、留一二校舍勵劬學之士。後累試得佳士、太半先生主講書院高材生。丙午、學政裁、各行省改設提學使、慶坻再被　命來湘中。學制初革、士靡所嚮、訾謷之徒、歡新而慢故、法律未具、任事者非其人、益忿爲囂競、不可控制。慶坻至、則嚴布條敎、堅明約束、務去害羣。謗者蠭起、不爲動、久乃翕然。大吏奏舉先生爲學務議長、　詔許之。先生以疾辭、固請、乃強出、卒不受廩給、而移以設簡易小學、由城及鄉、凡十入所、

繇是委巷貧兒咸得就學。巡撫岑公采慶坻言、奏進先生著書四種、　詔加內閣學士銜、海內達識之士不得爲先生榮、乃幸　朝廷獎耆碩、風示天下、百年儒術聽而復昌矣。往歲長沙飢民煽亂、官吏倉卒、無濟變略、諱紳急電告京朝官及督部遠請易疆吏、以先生名居首、而先生未與知也。大吏用蜚語遽列彈章、部議鑄級、天下冤之。慶坻時入覲、以疾作假還畀、間之懲甚、噴然曰、此誠道消道長時哉。比秋返長沙、謁先生、相慰勞、而先生灑然無幾徵慼容。方刊五洲地理圖志、手自讐斟、輯外國通藝不少勸。又校刊賸公太夫子載之先生詩義標準六十卷、承先志章風敎、俾學者知詩之爲道首重倫紀、將於道喪文敝之日、拼人心於將亡。蓋先生造次顛沛、時時以扶世翼敎爲心、名位嗇於前、謗議叢於後、而流風善發漸乎一鄉、橫被乎無窮。其德充之符、超然者欲攻取之表以全其天、人則傾之、天則成之、其優游以登無涯之年宜哉。先生家範嚴師、母李夫人溫恭慈惠、門㠯內邕邕愉愉。嗣君昆弟皆勤學、圖史屆屖、門無雜賓。每登虛受之堂、從容奉手、恍如見乾嘉盛時諸老先風



範也慶坻學不造古人仕不得行其志衰疾乞休以不獲長侍几杖爲憾倪仰四十年來朝局之更世變之日亟益數先生出處之際所繫於時者絕鉅彌祝先生康彊逢吉爲世宗仰且願與同年諸子交相敘厲庶無負先生一日之知也夫署湖南提學使李寶淦序云古之君子所以樂金石之壽松喬之算者非第蘄於長生久視類乎神仙之道家之說也蓋處則澤被一鄉出則功施當代世人愛慕景仰歌頌祈禱以致其永永無極之思故五福之疇九如之什聖人刪詩書皆亟存而並錄誠以爲當於人心天理之自然也顧人之生也或稟賦獨異或修德引年百齡之慶自王公以迄士庶時所恆有人咸貴之若夫勤德事功足以長民蕭世施及來禳歷數十百年而未沫則君子之所志又有其大者焉至於羽翼經傳闡明聖教精神志氣遺然欲與日星河嶽同其不敝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自洙泗鄒嶧後代不過數人至數十人而止蓋通三才之爲儒而賢者之天職人事亦既臻於至貴鮮能之地非猶世俗之富貴利祿與夫一切智勇功名之得失所可頡頏並論也我　朝文

敎昌明、儒賢林立、漢宋之訓詁義理、六朝三唐之典章文辭、皆奄有衆長、發揚無復餘蘊。然或專長之偏至、或駁而未醇、或約而未肆、其成否顯晦、又若各有命焉。存其間、要之求所謂俟諸百世而不惑、及代不過數十人之說、雖際極盛、終不能有倍蓰之殊焉。於戲、何其難也。夫世運之剝復、覩乎人才之消長、道咸以來、禍變相承、干戈戎狄、患氣徧於海宇、賴 聖天子振德育才、得賢人魁傑數十公、撥亂而反之正、而鉅儒碩學、仍得以抱殘守闕、優游絃誦、紹微言之墜緒、發思古之幽情、毅然以斯文之寄爲己任、則我夫子葵園先生、洵無憾焉。先生世濟令德、太夫子載之先生、績學未過、中壽遠捐館舍。先生昆弟四人、伯仲季弟皆弱冠、爲名諸生、有著述矣、復才而早世、獨先生奇才早達、以進士齋館閣、累掌交衡、典校春秋闈者凡五六。 德宗皇帝大考翰詹、擢中允、連歲遷、年甫強仕、歷官國子監祭酒、奉太師母鮑夫人板輿京鄉、備極孝養、文行高世、身名並榮、感同氣之早凋、則推敬愛於兄弟之妻及其子女、贍養撫育、曲盡恩紀、而幼稚摧傷、常慼慼寡懽、具見於虛受堂集中。及太

夫人以上壽告終，先生益泊然於榮名厚祿、會起復未與試、拜　特簡督學江蘇之命。秩滿、抗疏論事、不報、遂移疾歸里、壹意著書、積今垂二十年。蓋自少壯以迄白首、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凡所撰述、於經有尚書孔傳參正、其類則有　皇清經解續編。於史有漢書補注、後漢書律歷志、郡國志、西域傳集解、及　十朝東華錄、續錄、五洲地理圖志、外國通鑑、日本源流考。於子則有莊子、荀子各集解、及校正鹽鐵論、世說新語、復校勘　欽定天祿琳瑯前後編。於集則有續古文辭類纂、騈文類纂、南菁叢書、又自著虛受堂詩文集、合數千餘卷。其他撰錄未脫稿者尚多。所謂精神志氣、遒然、與日星河嶽同其不敝、俟諸百世而不感、確乎無疑者也。光緒三十四年、大府以其書進、得　旨特賜內閣學士銜、稽古之榮、炳於海內。而先生欿然不自滿假、閉戶覃精、老而彌篤。宣統二年三月、長沙鄉民因米貴糴、有奸人從而煽亂、火巡撫署、焚掠外人館棧以數十計。縉紳以事棘、有先以先生挈名上書政府言事者。越數日、始以告先生、謂居鄉不當論政權、亟敘述原委、稱未嘗預聞。而郵電皆延阻不

時達致聖吏議聞者扼腕稱枉先生以爲本末具明咎非自致何所怨尤廓然無幾微見於詞色自湘中更置學校以年德推先生爲學務議長及建設圖書館又被延聘充總領月致薪膳二百金悉卻不受閱數年儲金至萬餘盡以資鄉里小學經費觀於此二者則先生之行己利物德量淵宏度越恆情千百又何侯汲汲自明然後是非白於天下哉間嘗考兩漢大儒惟鄭康成氏於諸經皆有箋注德望亦最高雖戴聖馬融諸人皆不免有負俗之累而有宋自程朱數子之外獨王伯厚氏著書之精日多亦與名德相表裏而無所歎逮　國初衡陽王氏一山顧氏皆以堅貞百折博極經史百氏袞然爲一代儒林之冠冕蹤專家絕詣未能或之先也先生遭時得　主黼黻昇平似爲諸賢所不及而夷考生平其憂患挫折亦若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然後知孟子所謂勞苦拂亂增益其不能彼蒼之玉成鬱而益顯其理固無爽歟今茲孟秋之溯爲先生七尌崧辰神明疆固與繼配師母李夫人紱倜儻老兩公子詩禮恂恂塤篪競爽鄉之名公大夫及遠近後學弟子皆謀就所居葵園



稱觥躋祝、以文字爲介景之辭。賫淦昔以諸生受知門下、逮今二十餘年、雖老大濩落、一藝無成、猶得以薄宦羈屑之餘、時奉謦欬。先生未嘗以其不肖、擯之門牆之外、幸附親炙。欲默不能、謹推詩書聖哲不廢言壽之義、以見期頤之秩、百世不惑之學、皆足爲 熙朝得賢之慶。方今邪說誣行、充塞一世、致欲取數千年神聖遞嬗之綱常名教、一舉而蕩滌殲滅之、以冀便於其橫恣無等之欲、而未知所止。然而 聖主沖齡典學、優禮師儒、行見應安車之 召、備上庠之養、凡所以隆睠遇而資啟沃者、亦將於是乎在。以爲先生性分中事、人人意中所樂道、故不復覼縷焉。學部參議江陰繆荃孫序云、從來儒統與世統相維繫、當陰陽剝復樞經絕續之時、天必生劬學好古之士、賜以耆壽、爲聖學綿緒系、卽爲斯世樹標準。暴秦蔑古、焚書坑儒、帝王心傳不絕如縷、伏生傳書、口授鼂錯、守缺抱殘、以俟漢武。胡羯亂華、學校廢絕、區區江左、復倡元風、涼士裔道、關朗嗣興。下逮陸孔、羽翼經傳。盜賊亡唐、橫行嗜殺、屠王儒相、目不知書。顏明開帖、長興影經、梨棗之功、廣被天下、昭昭天意、未喪

斯文。伏生、閼朗年皆九十餘、而精力充滿、智慮橫溢。俾儒統廢而復興、晦而復明、充乎其量、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儒統事業、莫大於此。若吾王夫子葵園先生、即其人也。先生少孤、秉太夫人教、學以勤、立身以端、交友以信。甲子、乙丑聯捷進士、官翰林、大考前列、升中允官、至國子監祭酒、典雲南、江西、浙江考試差各一。甲戌、庚辰兩充會試同考官、江蘇學政。年未五十、乞身還、爲翰林有直言敢諫之風、有特立獨行之概、爲講官、不坍時流、爲學政不阿總督、嚴劾內侍、擇言雅馴、固吾黨所樂誦者。其閱文也、澄心渺慮、能燭其人根柢之厚薄、學術之邪正、而拔其尤、故所取皆知名士。江蘇三歲使車再周、文學之士、選拔殆盡。南菁書院初掛、先生爲集鉅款、增學額、茲歌鼓舞、蒸蒸日上。至今禮學館所共推。江蘇通志局所首選者、皆南菁之門人。嗚呼盛矣。先生之學、自始學至通籍、自勝衣至耆艾、天下書靡不讀、采擇其華實、探涉其源流、鉤纂樞要而編輯之。於經則有 皇清經解、尚書孔傳參正、詩三家義集疏。於史則有漢書補注、後漢書集解、於子則有荀子、莊子等集解、於掌故則有東華錄、

東華續錄、於外國則有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圖志、外國通鑑、另及校勘古籍、選錄藝文之書、計三千數百餘卷。進呈　乙覽、備播當世。　國家承平既久、庶事叢脞、粵寇竊發、毒痛天下。中興戡定、元氣未復、而內啟驕奢之習、外張僭逆之形。東海熸師、國威不振、傾危之士、乘機闖入、惡直醜正、遘議變法。遂舉列朝之制度、元聖之授受、一誤再誤、棄之如遺、陽則攻從日本、陰則崇拜粵寇。先生有憂之時、主講嶽麓、多所闢距。及門遂著翼教叢編、發明中外立國本末、不能盡同、綱常至理、未可遠廢。若輩貴忌、借端報復、海內學者無不扼腕。先生天君泰然、不攻其素、唯是孜孜著述、以守先而待後。伏生關閉於今再見、若以肆逞擯流、扶翼聖教。世統有興廢、而儒統無興廢、且欲通古今為一貫、合中外為一轍、擴張之功、推先生為砥柱、然則前者進而加秩於先生何榮、今聽讒而奪官於先生又何損哉。荃孫受知最早、以讀書為至樂、與先生同受若輩之擠排、亦與先生同、而樂天知命、抱道自安、庶追隨於萬一也。滔滔皆是、無可與言、當俟後世君子、必有以此言為是者。茲值先生七十

生日、門人思欲有以壽之、持此以侑先生一觴、當亦莞爾而笑乎。湘鄉王編修龍文序云、先生　皇帝御極之三年、辛亥七月朔日、長沙閣學王公葵園先生七十初度、龍文以辱眷之厚、誼當稱觴。竊念人之壽先生者、率頌先生之學與其所撰著、思以爲是皆衣被海內、無俟龢爾者也。獨其晚歲屏匿聲跡、埽軌卻客、乃以庚戌省垣之亂、横罣吏議、而
朝廷未及深察、遂使訐直之詞若重累其平生、有不得不揭其實以爲知言君子告者、請卽川以爲壽。方
先帝德宗之未造、及
今上踐阼以來、湘省無大凶祲旱潦之歲、至是而會娀。哀嗷、岌岌若不終日、狂勃暴發、幾成禍始者何哉。其故由於販運巨鹽、循尾不絕、奸商因規以牟厚利、而大吏莫之禁過、養民之具日以益耗、桀黠者思借以爲資、彼餒餓切近之災、亦易以鼓蚩蚩者之聽、而遂起戈矛。然其亂萌初茁、度亦州縣幹濟者可以弭之、句日之頃、卒至節署焚如、疆臣潛竄者、國論曰以弭刑寬律爲更化之本、百姓狃於其說、心無顧恤、制防既裂、而往時上下之分、誅討之條、不足以鎮懾之、蓋積漸之勢然也。先是、湖廣瑞制府以猛



敢自任、郎　朝廷亦深倚之。及奉　命查辦、遂痛劾湘省官吏與薦紳家居者。逮上聞　旨下、而先生降五級調用。先生於是乞歸者二十餘年矣、鏘綴與否、於先生有何加損、特是剷之發、先生終始不與其事、湘人耳目共聞共見、非可誣也。且先生名在天下、於湖湘爲老師、祭酒大府臨蒞、莫不折節善先生者、麗動葬中丞以世交禮先生尤篤。先生不多爲往還、無所干請、他可知已。自更新學、孫衆推先生爲議長、迫先生一至其地、而先生不再省也。校中歲餽議長如例、先生槩斥以贈學子、先後遂萬金、取與之介、斷斷如也。盍先生於學無不適、曉尤欲然若不足、方時作假年之想、欲以業書史未竟者、繁斯文將灑之緒、臂痛指強、不爲少止、其於外固有所不屑。先生既稔知天下之溺不可以手援、方高闊闢閉戶之義、一旦市井無知菰觸豕駭、莫之敢攖。淵人固日、搢紳巨室束手、事外利書識有所不及。然桑梓之近、緩急誰可仗者。方共疑先生爲忘世、不圖其反以此而獲讒也。劾奏之誣、了不與情事相值、故公論爲之沸然、是非自有眞、安知無悉其誣者爲先生訟於　朝、以一雪斯

言乎。而龍文屑屑焉以是進祝於先生，蓋別有感也。昔拓跋氏羽林虎賁之變、立榜克期，忿相淩累。教政者不之窮治，反大赦以安之。識者料魏室之必亂。藐茲函使見之生心、歸而傾貲以結客。彼其言曰、宿衛相師焚大臣之策，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知此事可知矣。此非深於覘國者邪。令環海賢然、其志藏未必盡出爾。使下吾意先生憂世之心、嘗自是而益勿矣。正氣日孤、善類日替、消長之幾莫測其由。知言君子見徵知著、必有以猶其深也、因紀其實以壽先生而術觴焉。吳學使慶邸壽詩云、大雅今寥闕、衰時使轉旋。儒名從道貴、壽者得天至。昔在　中與會　胡登命世賢。周裕臣五善、　殊擢秩三遷。銀管紬書日、青蒲抗疏年。廬陵陳讌論、充國策屯田。謀折强鄰、狡貪饞墨吏慫。露臺羅將作、霜簡屬中消。屢敍侍中席、頻增國子員。九經勞訓胄、六館競懷鉛。每動　宣仁數、常陪　崇政筵。　兩朝勤顧問、一意效忠拳。絕代輶軒語、　斯文作育懷。春官羅儁造、秋士賴衡銓。一弭章江節、旋移浙水艤。湖山自清淑、香火證因緣。尖會英髮萃、宗工教鐸宣。學經躔前軌、開局訪遺編。祕記

援綿奏、鈔胥損俸錢。儒風振江左、傳習到瀛壖。戀闕孤懷耿、抻胥佬融還。琴調懷甫里、花木蔚平泉。長吏尊壇席、諸生習誦絃。鄭鄉為士表、濂學衍宗傳。獨抱千秋想、能令百感銷。國門窺　寶錄、經說萃珠淵。定宇遺文補、東潛舊釋研。壁中搜古誼、稷下校新篇。盛業追姚李、宏文綜椒騈。沅湘問耆舊、詩筆為雕鑴。島國今非昔、圖經後勝前。舌人資釋地、日論隨談天。迻寫千毫禿、披尋十架連。羣言歸斧藻、餘興悟蹏荃。屬以庠風微、多由異說諠。辨姦原既始、捍亂獨幾先。瘴海誠驅鱷、津橋感聽鵑。　皇寘迴坦蕩、釁舍滌腥羶。臧否人倫鑒、囏難道義肩。非闕峻厓岸、力與挾危顛。弟子迂庸極、平生感數編。薛門叩箸錄、淵水重回沿。芳臭餘蘅莚、良植失梓楩。官符煩促迫、令甲苦拘牽。敦倡涯辭設、難劉士氣儇。政惟除害馬、衛亦喻烹鮮。繕性宜蒸繑、崇便必讞延。高情剽庖稟、箴語佩韋弦。委巷紘歌起、官齋賓謂縣。角應權嶽嶽、帛已賚戔戔。耆宿留瀰外、　絲綸下日邊。師承幸賡續、賢路詎迷邅。仍哉偏災告、斯民厄運纏。鑠金胡至此、抵玉竟茫然。淵量難涵濁、貞珉不奪堅。璵旛慙嘿嘿、撰杖意悁

俏。擬宮詞成疾、沉憂鎮廢眠。罪言空草奏、故步憶花氣。迷筏詎能度、明膏肯自煎。夢同秦望月、愁阻蘭門煙。世事千觴醉、余懷一壑專。統如官鼓寂去矣客裳褻。桑宿猶餘戀、桐焦久被憐。離樽鄰滌酒、歸路洞庭舷。西顥逆秋爽、南弧應瑞躔。養生契蒙叟、好古比彭籛。氣海溫無滓、神峰峻不饕。杜陵詩作史、坡老句迺禪。樂志仲長統、移家葛稚川。孫枝徵孔抱、佛果豈唐捐。洛社尊司馬、門生老服虔。無田奉几杖、常恐負陶甄。往日陪談讌、相從得靜便。襟期三古上、意象九疑巔。葵向心長在、荷衣手自搴。谿堂饒水竹、圖畫俏期佺。北徙鵬初息、南飛鶴正翮。元亭虛載酒、俚鼎鬲銘館。文獻中朝繫、邦家積慶綿。顯賡難老頌、芹茆補詩箋。湘潭胡司馬元達詩云、當代文章伯、清時侍從臣。鳳鳴諧律呂、鶴髮見精神。北斗高名似、南衡瑞應臻。大年徵矍鑠弱冠憖艱辛。世亂烽煙傴、家危涕淚頻。從軍依宿將、拜別念慈親。濁酒敲詩夜、哀笳草檄晨。樓船趨皖渚、雲樹憶湘瀕。歷勝攄籌策、重圖出險屯。倏看儹騁驥、滂羨閣屬麟。杏苑探花徧、蓬壺注籍新。衣披　宮錦燦、褎惹　御香匀。獻納依青瑣、論思謁



紫宸。軒輅承雨露、冠蓋接星辰。萬里滇池月、雙旌燕市塵。銷兵昌漢運、奉使播 堯仁。載覲離明敝、還覘 巽命申。章江旋秉節、浙水又移輪。擷取湖山秀、儲爲廊廟珍。驂騑東觀客、燕喜北堂人。峻秩春坊擢、嘉猷講幄陳。朝章殫校錄、公望長成均。吳會開珊網、 虞廷沛玉綸。通儒領文獻、元化協陶甄。孰蕆宗工導、楩枏匠石掄。三年凋旅鬢、一疏乞閒身。壇席名山主、絃歌故里春。杜韓兼卓犖、賈董並璘彬。注史搜羅富、尊經識解醇。百家俱薈萃、萬古不湮淪。島國成新志、瀛寰入大鈞。奎躔光有耀、學海浩無津。 優詔崇銜晉、耆齡慕悃純。由來德業盛、祇是性情眞。道味霜前菊、詩心雪裏筠。祝公壽平格、喬嶽峙天垠。長沙黃刺史兆枚詩云、湘水通江闊、長沙傍彰明。光輝低北斗、精氣耀南衡。喬嶽合靈立、虞璣定歲成。瑞從耆碩應、詩總見聞廣。西蜀相如壁、東萊晏氏楹。史稱雄者學、儒有環知兵。吹火晨從徼、覘星夜出營。鬢眉映帷幄、肝膽落欃槍。激賞許余玠、參謀負冉生。才姑磨楯寄、分合棄繻征。蹀躞騰注馬、蒼茫掣海鯨。白袍油幕客、青袚玉堂聯。階草舒長帶、宮蓮換短檠。頭銜蘢禁

貴、施望光閣淸。昔者司道鐸、闢其挂使旌。濆河身
屈折、廬岳頂崢嶸。茲雲開帆穩金焦藏几平。展弭
豪翰寵、益喜傳軺迎。門種桃都、活、茝儲藥既盈。揚
華散餘綺、收賓納先程。到處傳風采、高賢是國楨。
固將資鼎鼐、忽說解簪纓。峰峭遙迴雁、[illegible]
[illegible]孝園空自語鶯。[illegible]
[illegible]之句[illegible]歸攜天竺石去、理節侯籌。雲鶴
撐拳豎山、[illegible]放[illegible]鳴。馭憂乘索杖、舖患拾槽醒。暮
鼓提方警、圖宅毀郎阮。推公蔭杉梓、爲道劇榛荊。
趣以交章博、言兼禮樂行。熙陽煦釁士、殘溉及壓
[illegible]。光[illegible]紛然作、咸韶遂可輕。市濡時獨藝、佩古響
楷鐸。[illegible]茶徐抽甲、[illegible]泌荷細嚼。英
[illegible]繪。升庭經在權、編部籍爲筆。扶擇
秦諸子、箋疏漢兩京。　龍興十朝事、象譯九垓名。
老具無花罷、秋聞掃葉聲。徑中容蔣諏市上絕逢
萌。貯腹刀眞險、藏軀網亦攖。何曾伏湛、闢乃使鄭
玄驚。撼樹蚍蜉聚、當車股臂橫。人思標黨錮、我欲
質廷許。日月終無損、波濁末足傾。若書全晚福、觀
世歲浮榮。狀履春常駐、林鐘律又更。祥煙綴松翠、
閫露注芝莖。始信垂斷久、端由蓄德宏。寬夫能外

物、單豹便如嬰。願攝隨歌笛來，摯介壽觴。孤羈愧
濟院不盡攜香憒。平江蘇部郎與詩云：武烈曾劫
盛、斯文功中興、鴻稱碩華裔、[illegible]
[illegible]先洮澤溉湘蒸。[illegible]
百氏[illegible]治、羣流仰準繩。伏生有奇壽、天意重師
承、共惜懸車早、東山望竟虛。[illegible]
[illegible]憂時眞每飯、故國豈
平居。距誠心崇孟、來工巧視輪。[illegible]
[illegible]開懷向誰輩、怡悅委琴書。[illegible]開民變、[illegible]
含沙有蜮傷。無能救司隸、經見諒歐陽。[illegible]
[illegible]稽古恩
原[illegible]求全毀
益光。道豐能理遺、不爲讀蒙莊。[illegible]
[illegible]川。永[illegible]葵茂、經雖幸許傳。危時[illegible]宦、純撒
祀華筵。箸綠三千卷、[illegible]聲
名五十年。[illegible]頻羅佳話續、樂只洽詩
篇。附錄、余六十初度、愈廣軒中丞贈序云、懿夫蘭
陵美意延年、三次爲祭酒、新安修道、養壽六十、序
大中。休徵爲三老、本純孝以修齡。文中授六經、歸
河汾而頤養。推祿躬之介介、致侯福之貞貞。若夫

應歲星以毓德、登福齡以葆貞。蒔瑟耕琴、無非攝生之籙、枕經葄史、悉爲益壽之圖。是以永綵文赤簡之傳、而年齊旗翼、紹金鏡珠囊之業、而齒積陀移矣。癸園先生高懷淡沖、樸學精邃、挺鎔六籍、淵鏡萬流。凡高密半逸之經、穎川未注之史、大理琅函之簡、范陽瓊秘之冊、以逮道炳文章、辭生奇偶。史宬珍秘之竹素、鄉先金薤之桐焦、靡不徧採坎井、洞啟鍵扃。訂藏山之業、巨幹藝林、著仰屋之書、洪潤學海。綜諸箸饌、可略言焉。蓋自編年萃體、權與於涑水。長篇踵續、嗣響於仁父。鄭曉則吾學造述、林駉則皇鑑成箋。先生補亘駉之闕漏、紹紫陽之筆削、恭輯　聖訓方略之遺、旁稽　本紀列傳之史。智珠在握、擅補藝拾遺之才、古鑑當胸、有史周謨舜之譽。爲東華錄若干卷、續錄百二十卷。又以秘府羣籤、儲富日新、下士仰窺門牆、莫入。乃精心刊誤、協力鵠工。感太乙之靈、校書遠紹更生、鏤國子之本、儒臣直躡田敏。爲校刊　欽定天祿琳鄉書目十卷、續編二十卷。　國朝儒宗毓秀、經師迭起、魁儒解詁、各有千秋、古聖折衷、原斷一是。顧閻先覺、江戴繼起、逮至同光、代有作者。先生踵儀

教之執範、仿粵秀之規。獲奇光接軫、夸連雲於芬林。瓌寶充箱、競積玉於懸圃。鬯一代之文化、導後進以繼尺。麟麟炳炳、夐莫尚已、為　皇清經解續編千四百三十卷。經解既成、徵書彌夥、恐蝕羽陵之簡、爰授梓人之方。別廣存真、芟繁擢秀。堂聽駢雨、遴厥精嚴。樹閱微波、無斯薈萃。為南菁書院叢書若干卷。已匯庚言、尤精乙部、謂班書浩博、研究靡殫、諸家集注、疏略亦甚。於是萃前古之膏腴、運一家之杼軸。藝文本聖學之淵源、而探其閫奧。地理洒坤輿之鼻祖、而訂其異同。詳禮樂則制作光、注溝洫則井田可攷。匯成巨帙、顏監遂其功。刊摘冥奧、余靖避厥舍誠。史家希世之寶、亘古僅覯之書。為漢書補注百二十卷。他如儒家一脈、孫卿導其源。新書卅篇、注揚倞通。其緒而抱經勘核、末及精深、嘉善攷證時有疏舛。乃網羅屑玉、掇拾零縑。旁采諸家、間附己意。選金合治、而後太阿之劍成。雕𧥄飾笙、而後雲和之樂備。為荀子集解二十卷。自來地理之書、班志而外、酈經最珍。先生取官本朱本而擷抉、合趙氏孫氏以參稽。擴謝山之拘識、細校焉烏、作道元之功臣、嚴刊帝虎。為合校水經

注四十卷。往者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康成三禮並
傳目錄、惟晁氏之博洽、承家學之淵源。於是取袁
衢之舊槧、繼姚趙之前模。劉制支離、攻訂豕亥、誠
儒門之關鍵、後進之梯航。爲邢齊讀書志二十卷、
趙氏附志二卷。昌黎嶇起、皇李從風、歐陽奮興、蘇
王繼軌。震川孤嶂於勝國、望溪別派於桐城。亦越
惜抱、獨傳絕業、匯于古之菁英、成一家之著作。流
風所煽、宗派迺昌。覃、張諸子、冥合乾嘉之交、梅曾
諸賢、龠鳴于戈之際。先生名山珍守、靈物護持、纂
輯諸家、千華奉爲綠囊。間出己製、萬族仰爲斗山。
爲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四卷、虛受堂文集十五卷。
古今文體、駢散區別、　國朝碩儒、麗製尤夥。乃追
南城之雅、推闡正宗、做全椒之例、賅學諸子。既上
闕乎韓柳、復旁睨乎徐、庾。爲十家四六文若干卷。
又嘗揚先哲之孤芳、篤故交之夙好、一帙足傳、千
秋無恨。杜陵已往、蘇守縷其遺編、聖俞不墮、廬陵
按其著錄。爲彌東詩鈔二卷、糜園詩鈔一卷、壽梅
山房詩存二卷、磬椅室詩存二卷。凡此已採天人
之秘、總才學之歸、匯古今之源、挾道藝之鑰。水四
瀛而山五嶽、倂此壯觀。前千古而後萬年、斟斯作



手。偉哉盛業、莫與京矣。且夫道豐而遇嗇者、志士所傾頹也。文高而行卑者、儒林之秕莠也。是以伏勝老阮於鄉閭、仲翔久羈於遠士。孔光博學、則進退不知、柳州能文、而節義亦昧。衡厥先儒、什九同擧。先生妙齡適籍、高擬巍科、杏葉飛龍、蓬池研鯨。既校書於秘府、遂領訓於上庠。進學作解、國子喜迎乎韓愈、省親有訓、諸生共撫乎陽城。先生堦秩之顯如此、酒若駪征、奉使、鳳藻衡文。南遞越嶲、採鑽花於瀕海。西涉贛水、識劍氣於豐城。進覽古越之湖山、送樞春官之桃李。而且奉使三年、出疆一命、歷八郡三州之地、剖金華銀璞之奇。聽濤音於爨餘、則梧桐發響、收夜光於元璧、則奇石騰輝。先生衡夔之精剡川。至於過庭懍訓、塾課珍乎楹書、永蔡記廬、寄園奉乎遵僚。白雲在望、終身弗讓。剏元方定阿弟之集、序諫錄而神傷、叔玠奉寡媿以居、銘墓志而心苓。眞孝友也加此。而況嶽嶽自句、錚錚此骨。劉賁對笨極論而痛憤、袁盎直諫當車而抗詞。嗣以蔬草甫焚、解組遽返。慨君諜之不用、傷斯世之多鄰。懷瑜早潛、抱景先匿。鱸羹尊菜、季廬感乎陝屐、攜酒跨監、良臣旋乎珂里。其高尚也

如此于是馬帳雲開程門雪擁初主邵公之講舍
復掌南軒之書堂重以移席嶽麓大造楚材吴起
殘忍郴伯必屏退門牆白鹿條規逐翁必整齊學
舍以故羣流仰鑽萬衆趨步難經義而問字盡屬
楊游受書說而充庭半多房魏其敎育也如此當
夫異學贊鼓湘水泛齗張無君之幟嫁誣於墨翟
鼓新王之欽龔諺於何休嵒坻無知恣肆周忌隨
波亂騰款鼎傾沸蜥蜴宓毒偕蜮頻而嚙人山魑
書行卒鬼傳而嘯雨先生斧刻榛莽導遂康莊擄
臂而掃邪祓忘生而拯水火昏焦舌倣駭汗而不
息歸員返璞楚氛得以消鄰聖之距楊罿功不在
禹下唐賢之斥佛老道尊於孔門加以淹古貫今
通經致用條陳時務早上痛哭之書澄觀世變應
效驄驅之鴛果陳州之再召徵彥國以重來庶幾
方叔老壯周室於焉中興汾陽壽考虎代晉此人
瑞也已廉三拜荷龍節蒞鎮熊湘立通德之門禮
慙文舉貽古書之軌敦頌子瞻我非游國幸與温
公以齊年君比樂天不忘劉郎爲同畀惟冀蒼生
福大斯人當臥起東山喜看壽者相成此日且尊
問北海誰序李明經楨序云曩在旃蒙作噩之歲

長沙王益吾祭酒奉　命督學江蘇既畢使事拜
疏引疾歸遂不出當是時先生之齒未盈五十才
足以有爲又當　天子嚮用之際顧乃奉身以退
鬱其忠愛而無所攬旁觀有莫窺其蘊者不知先
生中年能歷其家發患之故宗情久淡往者之仕
爲祿袞也傳日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三者俱
不朽夫立德尚矣事功之成有時命焉惟夫學問
文章主之在己苟才優而力强可以自勉而馴至
於負紀之境是郎不朽之一也漢世鉅儒卓爲經
師其述作或更于有祁不廢著籍弟子常數百人
亦多足以傳其緒故爲史者藝稱之此豈非賢者
之所志歟先生委稟邁異於籥帙無所不究覽
皇居之地縱横冠盡衆驅且鶩而先生獨常閉戶
著冊既歸綿歷歲月厥謨益富益自經史暨　國
朝掌故旁及諸子皆有饗述其大者精究天人碻
覈輿地小亦不遺於名物制度之繁蹟每一書出
好學之士爭先快睹不歷而走海內爲文章以方
姚爲宗循其徐以上追膺宋之作者浸逞及於漢
氏履其出之神明變化末嘗稍襲前人之迹非夫
字鍛句餘爲優孟衣冠者所敢望也里居十餘年

後進皆尊師之先生亦樂接引才儁導以所學化空疏之陋習研義理之精蘊由是實事求是者衆甄陶既久風會一變雖邇來異言異敎中於人心且欲禍於庠序賴先生衛道之勇閑闢士類翁然守正而奇邪不克逞其功在鄉邦有如此者夫並世學者宗仰既盛矣奕禩而下讀其書誦其文章者猶必當流連慨慕有不得親炙之慨而楨爲童子嘗與共研席中間睽隔雖悉有年而先生返里門各出所業相質遂時有互相切劘之樂歲月易逝余齒過耆而先生亦年六十矣今歲孟秋月朔爲其誕日二三朋舊與門下之士謀有以壽之以楨交久知之尤悉屬爲祝詞固辭不獲乃粗述其可以不朽之實以爲先生頌而不徒區區期以大耋也先生有賢配淑人李氏治家整肅內事悉主之以才著其必與君于偕老也夫謹序葉主事德輝序云葵園先生以經術文章提倡海內主持東南壇坫遊三十年自登館職受　先皇帝　皇上之知典試雲南江西浙江再校禮闈提學江蘇軺車所至甄拔英奇幽滯之士時論比之阮文達朱竹君一流三十年間弟子箸錄數千人內而鄉列



臺省、外而封疆監司、至於牧令、持公一言一事、皆以文學治績著聞於時。輝己酉座主福山謝南川師、庚辰會試出公門。謝師以清直名京師、每與言公之學行、推謝師為門弟一、故輝里居多暇、時得親炙門牆、辱公見知、歷聞大道。又幸竊其緒論、獲世俗之名、而氣質稍知變遷、學旨日益嚴正、其秉承、師訓以受惠于、公者實先於湘人士。今年七月朔、為公攬揆之辰、同人譔為詩歌、以致鼇祀。謂輝素為公所獎譽、屬祿壽之詩、由以告當世。輝維公箸述等身、精神強固、四部考之稿、敬經世之文、久已沾溉士林、見知 聖主。鄉居十餘年、撰刊經史百家之言、流布學官、不脛而走天下、乃至日本遠西之人、亦往往於所箸文書、婁伸企慕。雞林估人購自傳集、蠻女弓衣織梅宛陵詩、方之於今殆有過已。公天性忠孝、接物以誠。官京師時、事太夫人以孝聞。後任江蘇學政、以祿不逮養、於署傍築永慕堂、歲時祠祀。歸田後更名曰永慕廬、因於郡城北隅闢葵園、以寓思君之意。每聞 朝廷有所興作、則歡忻抃舞、歌頌 聖明。甲午以後、邊事日棘、中外之臣以和戰相凌軋、公獨居慨歎、如憂其

私。世以葵園爲平泉綠野之遊者、非知公之心也。平時與薦紳冠蓋相識、接和光而同塵、至於寒暖有一文一藝之長、則獎導之不啻口出。故公旌蓋未止、而綦履盈庭、雖山林棲逸之儒、方外之士、得闕公名、無不執雁獻羔、欣然若有所就焉。湖南自軍興以來、士爭務於功利、湘鄉曾文正督師戡亂、不廢茲歌、每克一名城、即補秋闈。剏書局、禮名士、至今大江南北祀之瞽宗、名以精舍、而其文章敎澤未殺於鄉里。湘陰郭侍郎自海西出、使歸主思賢城南講席、侍郎之學本承嘉湖州遺法、課士以事功、範之以程朱之誠敬。於時湘人薄言外務、侍郎諄諄以告於人、坐是而得衆謗、久之不合、去。公承二公之後、治經宗兩漢、論事以救時爲先。自思賢城南移席嶽麓、士之沐其敎者、類多能文章、達時務、以勸合於世用。屬以康學蛙鳴、正敎淪替、公手訂規。約、務塞橫流、卒能成撥亂之功、俾迷者復歸於正。孟氏距楊墨、公之功固相亞矣。夫人才之盛衰、與學術相維繫。天道至仁、唯恐斯世一日不治、故湘鄉、湘陰兩公未竟其志、獨與公以閒暇之歲月敎育英才、以備異日將相之器。河汾敎授爲

公家世前徽、房杜諸賢其猶有興起者乎。輝不學寡聞、自謂知公之深、見公之大、而言之無文、不足述公盛德之萬一。世有欲究公學術本末者、有公所刊書及諸君子詩歌在、斯文特其梗略焉爾。

八月、聞湖北新軍據鄂省、湖南人心動搖、訛言日起、紛紛徙避。二十八日、予亦啟行赴平江。三十日、抵縣寓岩上鄧宅、對門即駐防之新軍也。九月初二日、聞初一會垣不守、新軍皆有離心、管帶陳濬投水死。時知縣先遁、城中無主、不逞者羣謀劫奪、予赴北鄉煙舟寓鄉紳蘇鳳梧緯卿家一日、旋移十八曲山名陳家、又移三墩甑家山蘇家。蘇海淵泉自省回里、厚菴部郎之尊翁也、招予歸度歲。十

一月十九日、返煙舟。予爲先嚴刊詩義標準、未竣、遽有平江之行、轉徙流離、此事未廢、成書一百十四卷。寓甑家山時、爲序例云、先大夫少時偕兩伯父受業於文先生輝午、唐先生萱慶。兩先生文名一時、獨奇重先大夫、以爲出語有成人之風。年二十、遭先大父喪、伯父繼歿、大母存、自是居貧茹苦、親戚斷絕。躬自負米啚食以養、夜則篝燈課大兄讀、而吾母佐以紡績。洎大兄能爲詩文、則命敎二兄及先兄謙。咸豐三年、粵寇再犯湖南、先大夫攜家入鄉、大兄猝歿。二兄爲諸生、有名、歲丁巳、鄉試出

闈歿先大夫哭嘔血、遂得疾以卒。蓋文人生平艱苦、至死不一伸眉、殆未有如先大夫之甚者也。平時教子云、人窮達有命、書則不可一日不讀。如今人窮而廢學、是朱買臣以負薪槁死、而杜子美制科被黜、後當一生不作詩。每論學、首稱詩必以杜、蘇爲宗、言二人之詩匪特文詞美也、其胷中皆別有主宰。讀杜詩、當觀其能窮處、讀蘇詩、當觀其由達而能窮處、然後知爲詩知爲人。抽思乎風月之場、飛文於山水之域、非其詩之精者也。平日不多作詩、而課子則津津言之、以爲發揮性情、馳騁文

翰、莫先斯學。故先謙家當日蓄書無多，而兒時即知有杜、蘇集、拈毫弄墨、權輿於兹矣。詩義標準者，先大夫昔所㓾定、隱括生平言詩之指。先謙曾采錄大義於通志中、睠懷先緒、謹推本末盡之意，重取斯編，復加擴充、緜歷歲月，克有成書。剞劂告竟，敬具端委。寒夜青燈，素髮垂領，猶恍惚趨庭退學時也。兩兒有杜、蘇詩評二卷，錄坿詩末。宣統三年冬十一月，譔於平江北鄉三墩甑家山之敬思樓。

舊卷六十、廣爲百一十四、舊門十三、廣爲十五、日君臣門、爲類二十。

一治道。天置君以養民，念念在民，所以謀治，非是則亂矣。南風之歌、古聖心法、唐太明宣亦允克紹，歷代君臣言合於道者、皆選登焉。詩六十四首。

二郊廟。國之大事，以祀爲先，因襲者弗錄。詩二十三首。

三早朝。早朝聽政，國由以興，故次之。詩二十首。

四宮禁。宮闈深密，四海觀型，關雎之刺微矣，歷代宮詞通乎政治。詩二百五十三首。

五遊覽。一遊爲度，傳於夏諺，來遊矢音，載於周雅。覽物起興，帝王所同。詩十四首。

六巡幸。古帝歲巡狩，後王不輕出，其時世之宜乎。行必可言，雖漢武汾歌，猶有懋德，瀛國之思戚矣。詩十九首。

七侍從。主聖臣榮，覩文知德。詩三十七首。

八倡和。君臣賡和，曠代希逢，書大傳云，百工相和，帝乃倡之，爰取二語，以冠其義。詩二十七首。

九恩禮。天澤懸絶，雲行雨施，則恩禮著焉，惟其宜稱，故後世頌美，不則反是。詩四十二首。

十歌頌。國威皇慶，澤下於民，歌詠形容，斯文之職。詩八十九首。

十一諷諫。詩諫、昔人推美其人人也微、而深陳古道、今其致一也。詩三十一首。

十二奉使。魏文貞一篇體裁整贍、而氣格入古、其志趣特異、故度越流俗。詩十六首。

十三之官。吳隱之酌貪泉詩、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李頻獻相公詩、知將何事酬公道、只養生靈似養身。之官者如此存心、不患不成名宦。詩二十九首。

十四在官。杜少陵題省壁云、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李文正禁林春直云、一院有花

春晝永八方無事詔書稀。高青邱望都邑宮闕云、沙苑馬閒秋獵罷、天街車鬬晚朝歸。京朝官之詩也、宏深闊大、自是氣象不同。韋蘇州獻二公云、斯民本已安、工拙兩無施。何以酬明德、歲晏不磷緇。包龍圖書郡齋云、清心爲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眞西山會縣宰云、豈有脂膏供爾祿、不思痛癢切吾身。修己安人之道、備於此矣、爲郡邑官者、所宜三復。詩共二百四首。

十五去官。　去官之道多矣、故心聲各異。讀李贊皇離平泉詩、其功名不終、非不幸也。詩五十首。

十六罪讒。唐宋詞人獲讒如太白東坡雖云枉屈，猶有緣因。明末諸臣，多以忠讜橫罹罪罟，傷哉。博錄諸篇，可徵世變。詩二十九首。

十七戀主。少陵每飯不忘君，王元之小畜集中常得斯意。詩三十六首。

十八忠義。忠義者，文章之質也，文山正氣歌，天地間有數文字，詞義之美，杜老北征後，此爲第一。觀宋人送文謝詩，義心苦調，相勸以死，其亦正學昌明之效乎。詩一百三十首。

十九興誦。興誦者，頌美與諷議兼之，通上下之

詞也。詩九十五首。

二十應教。　貴冑下交、投贈斯起。盛於曹魏、沿及有唐、宋明以後、頗少嗣音、蓋禁罔密矣。詩三十八首。

曰父子門、爲類五。

一述德。　詠世德者述顯、誦先人者述微、蓋駿烈共知、而清芬多閟也。詩十六首。

二家慶。　壽昌見母、徽國壽生、是孝子之樂、邁子聯吟、陸見出韻、是慈父之樂。餘又其次耳。貞而絕俗、孰子容、濟質以文、介而通、遺山名言、豈獨爲韓

氏子訓平。詩六十首。

三別離。父子之情欲無別、不得已而有之、雖百其辭非罄也、故善辭者稱焉。詩十五首。

四訓誡。薛林氏送男左貶云、但將忠報主、何懼點青蠅。陸放翁朝飢示子聿云、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爲詩。訓子者切而要矣。詩三十二首。

五悲遇。叔夜云、慈母沒兮誰我驕、顧自憐兮心忉忉。每讀輒爲吾身慟。東坡云、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實。每讀輒爲天下喪親者慟。傷失子者多佳篇、吾子女六七都已夭絕、殘年無幾、而暇悲乎。詩

三十八首。

曰兄弟門、爲類七。

一友愛。天家友于則脊令飛鳴、好士家修則雞狗捕覆、豚魚有孚、易言不誣也。詩二十二首。

二家慶。寶家敕目、人慶也。孟氏小園、天慶也。蘇門之作生日、福隆於家而慶成於國、其爲慶莫大焉。詩五首。

三倡和。人皆有兄弟、坡潁倡和、獨擅古今、甚矣、文之不可以已也。詩四十五首。

四别離。兄弟傷別、古多佳篇、韓冬郎贈別離者

及午寢二詩，尤別具鑪冶，不可忽視。詩一百十六首。

五聚會。杜子美云、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王元美云、與爾同茲難、重逢恐未眞。一身初屬我、萬事欲輸人。兩人字韻眞善繪聚會驚喜情狀。詩十八首。

六傷慟。莫親於兄弟、莫慘於死亡、子獨何心、今生已矣。詩五首。

七危害。讀陳思二詩、魏文之肉不足食矣、下此更何譏焉。詩五首。

曰夫婦門，爲類七。

一好合。香山贈内與偕隱歌，並堪千古布帛菽粟之文也。詩二十一首。

二家慶。榮封妻室，惟權白見之吟詠。樂天無子晩遇，去文公遠矣。天之待文人何懸殊若此乎？詩四首。

三贈答。夫婦平居贈答，於古罕徵，梁高士不解贈孟光，宜白公以爲戲言也。詩三首。

四别離。連理生分，孤心萬緒，雖瑣言碎事，靡不可泣可歌，情得其正則文掛之矣。詩六十八首。

五哀悼。壹齊不改，人生之大福。傷哉死也，尙忍言乎。詩三十一首。

六德義　恩始義終，持情葆性，聲之弦誦，千古金鏡。詩二十五首。

七悲怨。　博觀載籍，言夫婦之道備矣，宫闈幽怨，自昔固然，乃至民閒，亦多輕去其婦。輓近風俗偷薄，此事視古猶賢。綢君之歌、别鵠之操，悲怨爲類，故以坿焉。詩共六十六首。

日親族門，爲類四。

一聚會。　少陵示從孫濟云，同姓古所敦，唐人最

重譜系、卽非親近、而稱謂如一、卷內行軍六弟、忠州使君姪是也。至唐十八使君而稱族弟、則後世所無矣。詩七首。

二贈答。　淵明與長沙公同爲大司馬侃曾孫、而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足徵族氏門戶、惟南朝京師特盛也。詩二十二首。

三別離。　世稱陳思、太白、東坡仙才、言其神思敏捷耳、求之於文字間、未定其爲仙也。讀太白送族弟溧陽尉濟赴華陰詩、惟覺飄飄凌雲氣、此種筆墨、獨太白有之。賀監呼謫仙人、殆謂是與。詩三十

六首。

四傷悼。　神童如戴顔老及九齡曾澈皆以夭死、天之生材、果有意否乎。詩二首。

曰姻戚門、爲類五。

一聚會。　讀東坡與程正輔表兄二首、語言之妙、千古無對、可悟用韻遣詞之法。詩十五首。

二別離。　王珪徵時、未見唐太宗、杜公送王砯詩、與史不合。蓋取之當時說部、正自無妨。東坡詩用唐人小說尤多、雖文所不登、而不嫌取入詠事體裁、固各有當也。詩二十七首。

三慶賀。香山談氏小外孫詩云、外翁七十孫三歲、笑指琴書欲遺傳。自念老夫今耄矣、因思稚子更茫然。中郎餘慶鍾羊祜、子幼能文似馬遷。才與不才爭料得、東牀空後且嬌憐。時談氏初逝也。得中郎一聯、方是讀書人吐屬、否則空滑。學者於此類求之、爲詩文之道、思過半矣。詩四首。

四贈答。山谷詩無語不用意、和外舅夙興三首尤精警無倫。學黄詩者、當於此著眼。詩二十一首。

五傷悼。後山追蹤山谷、山谷之鍊多在意、後山之鍊多在詞、明眼人自能辨之。詩三首。

曰朋友門，爲類七。

一古誼。　郭璞云，言以忘得，交以澹成。求友之準也。孟郊云，鑄鏡圖鑑形，結交圖相依，凡銅不可照，小人多是非。擇友之方也。竇鞏云，好閒容問道，攻短每言非。嗚呼，今世安得此人而友之。詩十九首。

二贈答。　文選詩類贈答爲多，蓋朋友所以通情愫，申款曲也。詩共九百三十一首。

三聚會。　尋訪未見者，入懷人。招要過逢集散，統於茲篇。詩共二百七十八首。

四慶賀。　後村鄭丞相生日詩云，王呂紛更尚治

安、史韓㭬伐始凋殘。王、呂斷送北宋、倘得謂治安乎。文人聲氣每多怨詞、雖朱子亦不能免、要是一大病痛。詩十四首。

五贈別。　親屬言別、情至爲工。朋友傷離、文至爲美。情文相生、詩教也。詩七百三十首。

六懷人。　氣誼許與、魂夢交通、鬱爲文詞、以達心曲。杜陵夢李、懷鄭三篇、固是千古冠冕。詩一百二十八首。

七哀逝。　少陵八哀、遺山四哀、文昌之祭退之、東坡之哭任尕、皆天地間不可磨滅文字。詩共二百

一十四首。

日人事門、爲類二十有四。

一讀書。　陶靖節云予生三代後、慨然念唐虞。得知千載事、正賴古人書。人不知古、何以立事、故讀書爲人事之首。詩七十首。

二勸勵。　勵者自勵、勸亦勵也、文選有勸勵類。詩二十二首。

三窮困。　文人窮者、古稱杜甫、梅聖俞。然官位雖卑、聲氣自盛、非赤貧也。明末王遺民鎦可謂窮困矣、其詩獲登於虞山詩集、幸而有傳、亦不負所學

矣。嗚呼，世衰道喪，今之如鄙者，又豈少哉。詩七十四首。

四安命。　蘇黄薄薄酒四篇，詞意俱美，讀之使人心地清涼。詩十七首。

五文詠。　文詠者，紬繹詩文，形爲歌詠。詩百五十三首。

六雜詠。　雜詠者，興寄無端，義類非一。詩三百九十九首。

七言懷。　言懷者，直舉胸情，不假緣飾。詩共二百六十八首。

八遣意。遣意者、有觸卽書、卒爾成詠。詩八十四首。

九卽事。卽事者、指事攄詞、達意而止。詩一百九十首。

十詮言。詮言者、專主文言、不涉景物。詩九首。

十一觀象。成象在天、仰觀變化、雖日有于思、莫罄其緒、唯代之作者、與爲無窮。詩二百三十首。

十二時運。陸士衡所謂遵四時以歎逝也、淵明有時運篇。詩七百六十二首。

十三遊覽。遊覽之作、佳篇如林、余昔讀唐人遊

金山詩、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知山在江中。而通鑑長編言、金兀朮至金山、爲宋韓世忠狙擊、卒乘馬逃去。以爲必史氏記載之誤。後讀東坡遊金山詩、有中泠南畔石盤陀之句、竊疑山何以在南畔、不喻其解。迨廿餘歲過之、見山特立江中、可證唐詩不誣。後三十年、視學江蘇、聞江日北徙、山日南徙、瓜州傍岸地常坍於水、有至里餘者。頗悟東坡詩恉。歸里二十年、聞山偪近南岸矣、因是推知北宋東坡時、山必已在南畔、迥異唐時、至宋金交戰、山愈近南岸、與今日同、故兀朮乘馬登山而韓

王得以邀擊之也。詩文之有關繫如此，特舉之以爲遊覽江山者告。詩三百八十一首。

十四行役。　山川一也，遊覽者有愉快之致，行役者多艱苦之音，其所由生異也。詩三百十二首。

十五旅次。　水宿停橈、陸行税駕、夜氣既静、羈懷獨寫。詩三百八十一首。

十六感時。　以國爲憂、觸事增喟、非特公義、傷己且同之也。詩共二百五十七首。

十七閔亂。　述亂事、陳亂原、所以懲前而儆後也。詩二百二十九首。

十八望治。國事可爲，人心不死，感激吟望，曷云能已。詩四十三首。

十九隱退。隱者高隱，退亦隱也。詩一百二十三首。

二十田園。野服適體，野味朵頤，晨吟挹爽，夕誦忘疲。野人可親，野色可怡，田園之樂，樂不可支。負擔千里，終有返期，嗟今之人，富貴不歸。詩二百六十二首。

二十一居處。右丞之輞川，少陵之錦水、瀼西、東屯，香山之履道，自名所居也。陸魯望之臨頓里，文

與可之洋川園池、人爲名所居也、皆古人可名者也。噫、果其可名、豈在居乎。詩共五百八十六首。

二十二飲食。嘉肴旨酒、屢詠於風人、吳羹柘漿、亦歌於騷客。我生涉世、本爲口、何以自別於飲食之人邪。詩三百一十首。

二十三遊戲。詩之爲道、洪纖畢羅、肖今情、徵往事、亦多識之助也。詩三十八首。

二十四雜事。男女之事、王公士庶同之、陳國株林、鄭風溱洧、不見刪於尼父。選登諸作、竊取斯指。盛衰、迷悟、情緒萬端、瑣屑附贅、總曰雜事云爾。詩

七十七首。

曰軍旅門、爲類七。

一歌功。　彤弓六月、古人策勳受賞、必有詩歌、厥例尚矣。兵不空設、因田而習、故狩獵附焉。詩三十五首。

二耀武。　魏文伐吴、興歎天塹、而作詩乃云、一葦可航、戢兵屈敵、亦善於蓄威矣。若隋煬之疲民以逞、雖工文語、究何益哉。詩十四首

三將領。　孫子仲不見於史、而其人到今不没、則詩之爲也。詩言將領者、今多採之、非唯其文亦史

之輔也。詩三十四首。

四行役。讀魏武北上篇、如有淒風起於紙上、與二王出塞曲、皆千古名篇。詩六首。

五困敗。鐃歌戰城南云、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出語沈痛、後來無人能道。太白戰城南云、匈奴以殺戮爲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黄沙田。二語意味近似之。詩十三首。

六從軍。王仲宣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李君虞取題其歌行、劉夢得作武夫詞、亦曰從軍果有樂也。然其意要爲未盡、凡事驅迫爲之則苦、優

游赴之則樂，匪獨從軍然也。唐制，府兵出自民間，故老杜兵車、石壕諸篇，備陳其苦。宋明則無聞。我國朝旗綠營倣，乃募民兵，約束堅明，賞罰信必，征行徧天下而無怨言。同一民也，苦樂異焉，異乎其所從出之原也，而問所從誰，仍不外仲宣所詠而已。詩六十八首。

七雜事。　木蘭詩二首，據樂錄云：浙江西道觀察使韋元甫續附入。案唐時樂府多由臣下採進，全唐詩止載元甫後一首，而前詩闕如，或所謂續附入者，爲其所自撰也。元甫爲韋陟奏薦，官至淮南

節度使。

曰方外門、爲類十二。

一入寺、詩一百九首。二題寺、詩九十一首。三宿寺、詩六十首。四尋僧、詩十首。五會僧、詩二十四首。六贈僧、詩六十五首。七別僧、詩六十六首。八悼僧、詩十六首。九異僧、詩二首。十寺物、詩三首。十一僧僧④、詩五十二首。十二道家、詩六十二首。

曰詠物門、爲類九。

一書畫、書詩四十二首。畫詩共一百七十六首。二器用、詩八十八首。三服玩、詩三十八首。四音樂、詩

一百十六首。五林草詩二百九首。六飛禽詩一百七十三首。七走獸詩八十四首。八水族詩七十一首。九蟲豸詩五十六首。

曰詠古門，爲類四。

一古事詩二百五十二首。二古人詩一百二十四首。三古物詩四十四首。四古迹詩共⑤四百三十五首。

曰古歌行門。文選有樂府，有古詩，有雜詩，名目甚繁，至其所以異同，莫之究也。宋郭茂倩輯樂府一書，曰郊廟歌詞，漢郊祀歌以下，歷代享祀樂舞歌

詞入之。曰燕射歌詞、晉宋以下燕會樂歌入之。曰鼓吹曲詞、漢鐃歌、魏吳晉宋以下鼓吹曲、隋唐凱歌等入之。曰橫吹曲詞、李延年所造漢橫吹曲二十八解，魏晉已來惟傳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揚、望行人十曲，後又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八曲，合十八曲。其詞不著。橫吹馬上奏之，亦軍中之樂。後分有簫笳者爲鼓吹，有鼓角者爲橫吹，又有胡角，亦以給賜，後魏時鮮卑歌詞、蓋大歌曲也。古今樂録有梁鼓角吹曲⑥、多敘慕容垂、姚泓

時戰陣之事、有企喻等歌三十六曲。樂府胡橫⑦吹舊曲又有隔谷等三十曲、未詳時用何篇也。曰相和歌詞、相和吟歎、四絃平調、清調、瑟調、楚調諸曲入之、本漢舊曲、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晉荀勖謂之清商三調歌詩、沈約所謂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志云、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側調。楚調者、漢房中樂、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皆楚聲也。側調生於楚調、故與三調總謂之相和調。晉志曰、凡樂章古詞之存者、並漢世街陌歌謠、江南可採蓮、烏生十

五子、白頭吟之屬。其後漸被於弦管、卽相和諸曲是也。魏晉承用之、永嘉之亂、中朝舊音散落江左。後魏孝文宣武用兵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相和諸曲亦皆在焉。所謂清商正聲、相和五調伎也。凡諸調歌詞、並以一章爲一解、曰清商曲詞、吳聲、吳歌雜曲並出江南。西曲、出於荆郢樊鄧之間、其方俗謂之西曲。江南弄梁武帝、沈約所製。等歌入之。曰舞曲歌詞、雅舞、雜舞詞入之。雅舞用之郊廟朝享、雜舞用之宴會是也。曰琴曲歌詞、琴曲、諸引、操入之。曰雜曲歌詞、魏晉以降、因意命題、學古敘事之作入之。曰近代曲詞、隋

唐以來，伎樂入之。曰雜歌謡詞，上古迄唐梁歌謳謡讖之屬入之。曰新樂府詞，唐人新曲雜題入之。郭意網羅衆家，可云大備，而李孝光作序，謂後人所作，弗中於古，率成於侈心，猶録而不削，意或有屬，似不以郭爲然。至言雜取歌謡，不可以皆被之弦歌，其説非也。古人即詩即樂，三百篇無非樂者，非有今昔之殊。樂府立於漢世，歷代相沿，采歌入樂，或因歌造聲，如清商吴聲諸曲，始皆徒歌，後被弦管。或因聲造歌，如魏之三調詩歌，道一而已。郭輯郊廟、燕射、諸歌，固聲詞皆備，至鼓吹、横吹、相和、

清商諸曲、漢詞本多不傳，郎沈約宋志所收漢鐃歌十八曲、惟上之回遠如期二曲可決其爲鐃歌舊曲，餘則雖出漢世、已易新詞，郎後世擬古之祖也。有唐以來，如少陵悲陳陶、哀江頭諸詩，郎事名篇，無復依傍。元、白等病後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乃不復擬古、作新樂府諸篇，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則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抑或頗同古義。今擲新詞，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請先蝗螘，如此之類，雖名樂府、然皆以美刺今事、發抒本懷，既不必有被弦管之事，而入聲樂者乃多取

時賢之詩、又不必以樂府名。旗亭賭唱、卽其事也。宋易而詞、元易而曲、皆隨時遷變、不主故常。明禁官妓、文士不復與聲樂相接、降而爲調、鄙俚甚矣。詩與樂既離爲二、而近世詩人猶動稱樂府、是亦不可以已乎。故今去樂府之名、但曰古歌行云爾。詞旨明顯者、各從其類。有事可指者、入之雜事。詩四百六首。

曰雜擬門。　文選有雜擬類、其古詩擬樂府題者、今亦入焉。詩二百三十八首。

曰雜體門。　游仙詩百三十四首、無題詩三十首、集句詩五首、回文詩九首、百一詩二首、五雜組詩

十一首、疊韻詩二首、四聲詩八首、疊韻雙聲詩二首、全仄詩一首、五平五仄詩一首、設言詩十八首、離合詩十三首、一七詩十首、三婦詩二首、吃語詩四首、藥名詩十二首、建除詩五首、古人名詩二首、數名詩二首、八音詩三首、二十八宿詩一首、六府詩一首、卦名詩一首。唐章碣七言律詩、上下句皆押韻自號變體今不取。詩共一百七十九首。

大共詩一萬三千零四十六首。

三代以往、雜采歌謠、其卜繇祝詞、箴銘書戒、多有韻之文、不以羼入。經史諸子、選擇。而登家語、孔叢、

帝王世紀、書出僞造、昔賢已有定評，所載歌謠，不敢據錄。

蕭梁文選、古今推美，茲全採入，不敢有所去取。

自各家專集外，敕撰全唐詩、全金詩，吳孟牧宋詩鈔選、厲鶚宋詩紀事、陸心源續宋詩紀事、顧嗣立元詩選、錢謙益列朝詩集、朱彝尊明詩綜，參互攷訂，頗具苦心。其或甄采未周，登取失當，自慚薄識深愳，未免宏達君子，幸垂諒焉。

壬子，七十二歲。

寓煙舟蘇家。

癸丑，七十二歲。

移寓平江縣城。六月，省垣倡言獨立，風聲甚惡，余移寓西鄉，距城五里之黄甲山，自是往來城鄉以爲常。

早歲爲詩三家義集疏，至衞風碩人而輟業。自至平江，賡續爲之，漸有告成之望，因爲序例云：經學昌於漢，亦晦於漢。自伏壁書殘，其後僞孔從而亂之。詩則魯、齊、韓三家立學官，獨毛以古文鳴。獻王以其爲河閒博士也，頗左右之。劉子駿名好古文，嘗欲兼立毛詩，而其移太常書僅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三事而已。東漢之季，古文大興，

康成兼通今古、爲毛作箋、遂以翼毛而陵三家。蓋毛之詁訓非無可取、而當大同之世、敢立異說、疑誤後來、自謂子夏所傳、以掩其不合之迹、而據爲獨得之奇、故終漢世少尊信者。魏晉以降、鄭學盛行、讀鄭箋者必通毛傳。其初人以信三家者疑毛、繼則以宗鄭者暱毛、終且以從毛者屏三家、而三家亡矣。衆喣漂山、聚蟁成雷、乃至學問之途亦與人事一轍、觀於古今盛衰興亡之故、可不爲長太息哉。有宋材諝之士以詩義之多未安也、咸出己見、以求通於傳箋之外、而好古者復就三家遺文

異義爲之攷輯。近二百數十年來、儒者踵事捃求、有蔚然之觀、顧散而無紀、學者病焉。余研覈全經、參匯衆說、於三家舊義采而集之、竊附己意、爲之通貫。近世治傳箋之學者、亦加擇取、期於破除墨守、暢通經指。毛、鄭二注、仍列經下、俾讀者無所觖望焉。書成、名之曰集疏。自愧用力少而取人者多也。癸丑冬月⑧、平江旅舍⑨。

詩有美有刺、而刺詩各自爲體、有直言以刺者、有微詞以諷者、亦有全篇皆美而實刺者。美一也、其⑩時與事不倫、則知其爲刺矣。自毛出亂經、不復可

辨。然即以毛論楚茨以下諸篇毛以爲刺幽王者、篇中皆無刺義、雖與三家合否不可究知、然其體固存也。今並列以明之。如關雎、魯說畢公刺康王也。齊韓說刺也。騶虞、魯說歎傷之詞也。羔裘、毛序刺朝也。女曰雞鳴、毛序刺不說德也。鳲鳩、毛序刺不壹也。鹿鳴、齊說刺也。魚麗、齊說思初也。楚茨、毛序刺幽王也。信南山、毛序刺幽王也。甫田、毛序刺幽王也。瞻彼洛矣、毛序刺幽王也。裳裳者華、毛序刺幽王也。桑扈、毛序刺幽王也。鴛鴦、毛序刺幽王也。魚藻、毛序刺幽王也。采菽、毛序刺幽王也。瓠葉、毛序大夫刺幽王也。此皆同體。關雎之爲刺、三家詩說並同。琴操、騶虞鹿鳴諸篇、亦與衆說相應、無一家獨自立異者。雖遺文散落、大致

尚堪尋繹，而毛於關雎、騶虞，別刱新說，又以騶虞配麟趾，爲鵲巢之應，私意牽合，一任自爲，其居心實爲妄繆，宜劉子駿不敢以之責太常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毛詩列魚麗之後。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又闕

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解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所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毛詩列南山有臺之後。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宫。新宫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宋洪邁容齋續筆云：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毛公爲詩詁訓傳，各置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

酒、燕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蘩切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於由儀是也。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元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爲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宫、爲比、謂新宫之詩亦亡。案左傳、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宫。杜注爲逸

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陸德明音義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訂在三百一十一篇內、及秦而亡。乃祖鄭說耳。且古詩逸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束皙補亡六篇、不作可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王、大明、緜、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之。若六詩則工歌之矣、尤可證也。皮錫瑞詩經通論云、漢初馬遷、王式諸人皆云詩三百五篇、無有云三百十一篇者、是不

數六笙詩甚明。毛傳不以六笙詩列什數，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字當讀有無之無，鄭君以爲亡逸之亡。自鄭爲此說，陸德明、孔穎達、成伯璵諸人皆以爲詩三百十一篇，與漢初人云三百五篇不合矣。杜子春周禮鍾師注引春秋傳金奏肆夏之三云，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遏也。夏，大也。謂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

倞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犬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鄭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案、呂說蓋以時邁、思文皆有時夏之文、而執倞一篇在其間、故據以當三夏。其說近傅會、鄭說是也。特以爲頌之族類、樂崩亦從而亡、則猶未知金奏與工歌不同、本不在三百五篇中也。愚案、洪、皮二說皆是。詩之緣起、先有辭而後有聲、古詩無不入樂、故有歌以宣之、即有聲以播之、

未有有其聲而無其辭者也。惟聲既入譜、卽各自爲書、不復與本詩相涉。漢藝文志有河南周歌詩七篇、別有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有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別有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是詩自爲詩、聲自爲聲、不相參雜之證。宋書樂志云、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又詩廢而聲不同廢之證。南陔以下六詩之亡逸、不知何時、要決不在三百五篇之內、僅有儀禮古學、尙存笙詩之名、此卽當時詩廢而聲未廢、故止能笙而不能歌也。毛欲藉此以標異於今文之學、序又

成於其手、撰爲詩義、羼入三百五篇之中。然尚不敢大破籬籓、竟改什數、此其心迹之可窺見者也。自鄭君信之、遂併爲一談、牢不可破矣。

史記稱韓生推詩人之意、爲内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所謂其歸一者、謂三家言詩大指不相悖耳。毛詩則詭名子夏、而傳授茫昧、姓名參錯、其大指與三家歧異者凡數十、即與古書不合者亦多、徒以古文之故、爲鄭偏好、諸家既廢、茍欲讀詩、舍毛無從。撫今者溯往事而不平、望古者覩遺文而長歎、是以窮經之士討論三家遺

說者不一其人、而侯官陳氏最爲詳洽。甄錄弁言藉明梗概、其文其義、散見篇章。

陳喬樅魯詩遺說攷序云、漢書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楚元王傳云、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然則志載魯故魯說、葢即申公所爲之詩傳矣。史記儒林傳言、漢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謁於魯南宮。又言申公以詩教授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是三家之

學、魯最先出，其傳亦最廣，有張唐褚氏之學，又有韋氏學、許氏學。皆家世傳業，守其師法，終漢之世，三家並立學官，而魯學爲極盛焉。魏晉改代，屢經兵燹，學官失業，齊詩既亡，魯詩不過江東，其學遂以寖微。然而馬、班、范三史所載漢百家著述所稱，亦未嘗無緒論之存，足資攷證佚文，采摭異義。失在學者因陋就簡，不能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耳。宋王厚甫詩攷據儀禮、士昏禮鄭注引魯詩説，公羊傳何注引魯詩傳及漢書文三王傳杜欽谷永傳注、續漢書輿服志注、後漢書班固傳注所引魯訓

魯傳、宋爲魯詩、疏漏尚多。其石經魯詩殘碑、惟取與毛異者、餘皆棄而不錄。顧魯詩今不傳、止此殘碑、雖文與毛同、亦當備載、俾得據以考證、不宜取此棄彼也。案魯詩授受源流、漢書可攷、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伯乃荀卿門人也。劉向校錄孫卿書、亦云浮邱伯受業於孫卿、爲名儒、是申公之學出自荀子。荀子書中說詩者、大都爲魯訓所本、今綴之列於魯詩、原其所自始也。孔安國從申公受詩爲博士、至臨淮太守、見史記儒林傳。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業、所習當爲魯詩、觀其傳儒林、首列申公、敘

中公弟子首數孔安國此太史公尊其師傳、故特先之。劉向父子世習魯詩、攷楚元王傳、言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王子郢客與申公俱卒學、申公爲詩傳、元王亦次之詩傳、號元王詩。向爲元王子休侯富曾孫。漢人傳經、最重家學、知向世修其業。說苑、新序、列女傳諸書、其所稱述出魯詩無疑矣。後漢建初四年、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中⑪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制臨決、如孝宣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今於白虎通引詩、皆定爲

魯說以當時會議諸儒如魯恭、魏應皆習魯詩、而承制專掌問難、又出於魏應也。爾雅亦魯詩之學、漢儒謂爾雅爲叔孫通所傳。叔孫通、魯人也。臧鏞堂拜經日記以爾雅所釋詩字訓義皆爲魯詩、允而有徵。郭璞不見魯詩、其注爾雅、多襲漢人舊義。若犍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諸家注解、徵引詩經皆魯家今文、往往與毛殊。郭璞沿用其語、如釋故陽予也、注引魯詩陽如之何、釋草藫莖注引詩山有藫、文與石經魯詩同、尤其確證。熹平石經以魯詩爲主、閒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此蔡邕、

楊賜奉詔同定者也。若夫張衡東京賦改脅郎儉制美斯干之語、與劉向傳説詩義合。王逸楚詞注繫烏萃棘負子肆情之解、與列女傳歌詩事同。至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臣瓚謂事見魯詩、而王充論衡、楊雄法言亦並以關雎爲康王之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史遷葢語本魯説、而王符潛夫論、高誘淮南注、亦均以鹿鳴爲刺上之作。互證而參觀之、夫固可以攷見家法矣。

又齊詩遺説攷序云：漢書藝文志載詩經齊家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

氏傳三十九卷、孫氏傳二十卷、齊雜記十八卷。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已亡。是三家詩之失傳齊爲最早。魏晉以來學者尟有肄業及之者矣。宋王厚甫所撰詩攷、其於齊詩、僅據漢書地理志及匡衡、蕭望之傳與後漢書伏湛傳中語錄入數事、寥寥寡證。間攈晁說之、董彥遠說、往往持論不根、難以徵信。近世余蕭客、范家相、盧文弨、王謨、馮登府諸君皆續有采輯、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於齊詩專家之學、究未能尋其端緒也。竊攷漢時經師以齊、魯爲兩大宗、文景之際、言詩者魯有申培公、齊有

轅固生。春秋、論語、亦皆有齊、魯之學、其大較也。漢儒治經、最重家法、學官所立、經生遞傳、專門命氏、咸自名家。三百餘年、雖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文字或異、訓義固殊、要皆各守師法、持之弗失、寧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於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喬樅比補緝齊詩佚文佚義、於經徵之儀禮、大小戴禮記、於史徵之班固漢書、荀悅漢紀、於諸子百家徵之董仲舒春秋繁露、焦贛易林、桓寬鹽鐵論、荀悅申鑒諸書、皆確有證據、不逞私臆之見、不爲附會之語、嘶於實事求是而已。夫轅生以

治詩爲博士、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而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始昌通五經、后蒼事始昌、亦通詩、禮、爲博士。訖孝宣世、禮學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詩、禮師傳旣同出自后氏、則儀禮及二戴禮記中所引佚詩、皆當爲齊詩之文矣。鄭君本治小戴禮、注禮在箋詩之前、未得毛傳、禮家師說均用齊詩、鄭君據以爲解、知其所述多本齊詩之義。故鄭志答炅模云、坊記注以燕燕爲夫人定姜之詩、先師亦然。先師者、謂禮家師說也。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班固之從

祖伯、少受詩於師丹、誦說有法、故彪、固世傳家學。漢書地理志引子之營兮及自杜沮漆、並據齊詩之文。又云、陳俗巫鬼、晉俗儉陋、其語亦與匡衡說詩合、是其驗已。荀悅叔父爽師事陳寔、寔子紀傳齊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後漢書言荀爽嘗著詩傳、爽之詩學、太邱所授、其爲齊學明矣。轅固生作詩內外傳、荀悅特著於漢紀、尤足證荀氏家學皆治齊詩、故言之獨詳耳。至如公羊氏本齊學、治公羊春秋者、其於詩皆稱齊、猶之穀梁氏爲魯學、治穀梁春秋者、其於詩亦稱魯也。董仲舒通五經、治

公羊春秋與齊人胡母生同業，則習齊可知。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尚書有夏侯洪範之説，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皆明於象數，善推禍福，以著天人之應。淵源所自，同一師承，確然無疑。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得易家候陰陽災異書。喜即東海孟卿子，焦延壽所從問易者，是亦齊學也。故焦氏易林皆主齊詩説，豈僅甲戊己庚達性任情之語，與翼氏齊詩言五性六情，合亥午相錯敗亂緒業之辭，與詩汜厤樞言午亥之際爲革命合已哉。若夫桓寬鹽鐵論以周南之罝兔爲刺義，

與魯、韓、毛迥異，以邶風之鳴雁爲稚文，與魯、韓、毛並殊，又其顯然易見者耳。夫以二千餘年湮沒無傳之絕學，墜緒茫茫，苟能獲其單詞隻義，已不啻吉光片羽，良可寶貴，況乎沿流溯源，尚有涯涘之可尋，雖未足以盡梗概，而其佚時時見於他說者，猶存什一於千百，抑不可謂非幸也。

又韓詩遺說攷序云：自魏晉改代，毛、鄭詩行，而三家之學始微。韓詩雖最後亡，持其業者蓋寡，惟杜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見於蜀志；張紘從濮陽闓受韓詩，見於吳書；崔季珪少讀韓詩，就鄭氏學，

見於魏志。晉太康中，何隨治韓詩、研精文緯，見於華陽國志。外此，不數覯焉。夫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漢世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一經之學，數家競爽，凡别名家者，皆增置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後之人因陋就簡，安其所習，毁所不見，師法既失，家學就湮，豈非學士大夫之過與？稽之漢書藝文志，韓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内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説四十一卷，而隋書經籍志止載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唐書藝文志則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

又外傳十卷。然觀唐人經義及類書所引韓詩要皆薛氏章句爲多、至於内傳、僅散見一二焉。據後漢書儒林傳言、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又言杜撫少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疑唐書藝文志所載當即此種、故卷數與漢志不同、雖題爲韓嬰注、知非太傅之舊本。蓋韓故、韓説二書、其亡佚固已久矣、他如趙長君詩細、世雖不傳、然韓詩譜二卷、詩歷神淵一卷。侯包韓詩翼要十卷、具列隋志、是其書猶未盡佚、惜當時定五經正義專主毛詩鄭

箋、獨立國學、韓詩雖在、世所不用、課士不取、人無能明之者。陸元朗經典釋文閒采毛韓異同、而罣漏尚多、斯亦稽古者之大憾也。宋元以後、毛、鄭詩亦復罕有專門、而韓詩之傳遂絕、其僅有存者、外傳十篇而已。說者因班志有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之語、遂訾其不合詩意。不知董仲舒有言詩無達詁、劉向亦言詩無通故、讀詩之法、亦貴善以意逆志耳。太史公儒林傳稱、韓生推詩人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夫詩三百篇中、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興觀羣

怨之旨、於斯焉備、其主文而譎諫也、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善惡美刺、蓋不可不察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與春秋、固相與維持世道也。子夏序詩、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今觀外傳之文、記夫子之緒論與春秋雜說、或引詩以證事、或引事以明詩、使爲法者章顯、爲戒者著明、雖非專於解經之作、要其觸類引伸、斷章取義、皆有合於聖門商、賜言詩之意也。況夫微言大義、往往而有、上推

天人性理、明皆有仁義禮知順善之心、下究萬物情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考風雅之正變、知王道之興衰、因天命性道之蘊、而古今得失之林邪。鄭志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孔疏、誦古指常棣也。夫周公作常棣、召穆公於厲王時重歌之、而左傳富辰謂之作詩、是誦古亦爲賦詩之明證也。顧常棣今知爲周公作、伐木則無知之者。蓋伐木之詩、因文王少、未居位、時藉端求賢、與友生伐木山阪。迨身爲國君、山林之朋友已爲朝廷之故舊、宴飲敘情、事非周公不能知、詩非周公不

能作也。詳具本詩。年遠世衰、賢者隱於伐木、歌此詩以見志。聞之者以爲其所作、故云周衰作刺、又謂伐木廢、朋友之道缺也。若非古説尚有流傳、此義當塵霾千載。鄭箋常棣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倘無左傳爲證、則詩屬召公矣。伐木亦其比也。故常棣、伐木二詩、爲誦古一體、全經止此二篇、因論詩體、並爲揭出。

魏源詩古微云、漢興、詩始萌芽、齊、魯、韓三家盛行、毛最後出、未立博士。蓋自東京中葉以前、博士弟

子所誦習，朝野羣儒所稱引，咸於是乎在，與施、孟、梁邱之易，歐陽、夏侯之書，公羊、穀梁之春秋，並旁薄世宙者幾四百年。末造而古文之學漸興，力劇博士今文之學。然肅宗令賈逵撰齊魯韓毛異同，六朝崔靈恩作毛詩集注，皆兼采三家，使其書並傳。切劘六義，羽翼四始，詎不羣燎之燭長夜，衆造之證疑獄也哉。鄭康成氏少習韓詩，晚歲舍韓箋毛，及鄭學大昌，毛遂專行於世。人情黨盛則抑衰，孤學易擯而難輔，於是齊詩魏代即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唐宋尚存，新書藝文志、崇文總目猶載

其書、御覽集韻多引其文、而久亦亡於北宋。物極必反、情鬱思申、於是攻毛議序者、亦起於北宋。不揣其本、兩敗俱傷、天之將喪斯文也、夫何怪歟。辯生於末學、言止於甌臾、要其矯誣三家者不過三端、曰齊、魯、韓皆未見古序也。毛詩與經傳諸子合、而三家無證也。毛序出子夏、孟、荀、而三家無攷也。請一一破其疑、起其墜、以質百世、窾程大昌曰、三家不見古序、故無以總測篇意、毛惟有古序以該括章旨、故詁訓所及、會全詩以歸一貫、然攷新唐書藝文志、韓詩二卷、卜商序、韓嬰注。而水經注引

韓詩周南敘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至諸家所引韓詩、如關雎、刺時也。漢廣、說人也。汝墳、辭家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黍離、伯封作也。蝃蝀、刺奔女也。溱與洧、說人也。雞鳴、讒人也。夫栘、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鼓鐘、刺昭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假樂、美宣王之德也。雲漢、宣王遭亂仰天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四月、歎征役也。閟宮、有伷公子奚斯作也。那、美襄公也。皆與毛詩首語一例、則韓詩有序明矣。齊詩最殘缺、而張揖魏人、習齊詩、其上林

賦注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其爲齊詩之序明矣。劉向、楚元王孫、世傳魯詩、其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召南申女作、邶、柏舟爲衞大夫作、碩人爲莊姜傅母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夫人及傅母作、載馳爲許穆夫人作、覩毛序之空衍者尤鑿鑿不誣。且其息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於詩。黎莊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以編詩。而向所自著書、亦曰新序、是魯詩有序明矣。且三家遺說、凡魯詩如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存什一於

千百、而魯、韓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規疊矩。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謂毛不見三家古序則有之、三家烏用見毛序爲哉。程氏其何說之詞。王氏引之曰、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益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與毛傳同。而志言毛詩經故二十九卷者、毛以詩序別爲一卷、與三家之序冠各篇者異也。今魯齊二家序不可攷、韓詩序則楊震傳引蝃蝀篇、御覽引黍離篇、皆以序與經文連引、則知不別爲卷矣、而毛又分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故今詁訓傳爲卷三十也。案王氏說於漢志似符、而於新唐書志又不合、且韓詩邶鄘衞分合不可知、則以序二卷與十三國數之、亦適符漢志之數也。鄭樵曰、毛公時左傳、孟子、國語、儀禮未盛行、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故俱從三

家。及諸書出而證之、諸儒得以攷其異同得失、長者出而短者自廢、故皆舍三家而宗毛。應之曰、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與儀禮合。小雅四始五際次第與樂章合。魯、韓詩說碩人、二子乘舟、載馳、黃鳥與左氏合。說抑及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說騶虞樂官備與射義合。說凱風小弁與孟子合。說出車與采薇非文王伐玁狁、與尚書大傳合。大武六章次弟與樂章合。其不合諸書者安在、而毛詩則動與牴牾、其合諸書者又安在。顧謂西漢諸儒未見諸書、故舍毛而從三家、則太史公本左氏、國語以

作史記，何以宗魯詩而不宗毛。賈誼、劉向博極羣書，何以新書、說苑、列女傳宗魯而不宗毛。謂東漢諸儒得諸書證合，乃知宗毛而舍三家，則班固評論四家詩，何以獨許魯近。左傳由賈逵得立，服虔作解，而逵撰齊、魯、韓、毛詩異同。服虔注左氏，鄭君注禮，皆顯用韓詩。即鄭箋毛，亦多陰用韓義。許君說文敘自言詩稱毛氏，皆古文家言，而說文引詩，什九皆三家。五經異義論罍制、論鄭風、論生民，亦並從三家說。豈非鄭、許之用毛者，特欲專立古文門戶，而意實以魯、韓爲勝乎。若云長者出而短者

自廢，則鄭、荀、王、韓之易賢於施、孟、梁邱，梅賾之書賢於伏生、夏侯、歐陽，韓詩外傳賢於韓詩內傳，左氏之杜預注賢於賈、服，而逸書十六篇、逸禮七十篇亡所當亡耶。至錢氏大昕據孟子勞於王事不得養父母，爲孟子之用小序，緇衣篇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爲公孫尼子之用小序，則不如據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夫子用小序之爲愈也。梅賾之僞古文書，其亦三代經傳襲用梅氏耶。鄭氏其何說之詞。葉氏夢得謂漢文章無引毛序者，惟魏黃初四年詔曰，曹風刺遠君子，近小人，毛序至是始行於世。陳氏啟源駁之，謂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王事未有

不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爲用魚麗序。班孟堅東都賦[12]大德廣之所及、爲用漢廣序。不知衞宏續序多剽取經傳陳言、卽如首篇關雎、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卽穿鑿論語、齟齬詩義、何論其他。　馬氏端臨曰、譬之聽訟、毛詩、其左證到案之人也。齊、魯、韓、其逋亡無證不到案之人也。今所存魯、韓遺說、如以關雎爲畢公作、以柏舟爲衞宣夫人作、後儒皆不從之。夫同一魯、韓詩也、他序可從、而關雎、柏舟之序獨不可從乎。應之曰、詩三百五篇、篇自爲案、各不相謀。三家詩有亡逸者、有到案者、馬氏但就其所到之案虛公讞之可矣、且其未到之案、或可連類旁證、比例互知者、亦有之

矣。今以其有他案未到，乃并其見存左證之百十案一切置之，而惟毛詩一面之詞，遂不煩他證，不問是非虛實，一切直之，可乎？馬氏又曰：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明白而旨意可攷。其刪佚不錄者，必其序說無傳，旨意難攷。如其言，是聖人折衷六藝，衡鑿貿然，惟以序說爲去取。然貍首、新宮之屬，當以序不明而置之矣。其所存二雅諸序，當必與禮樂相表裏。乃大雅正篇，莫一詳其樂章之所用，何耶？十三國之無正風，與燕、蔡、莒、許、杞、薛之并無變風，既皆以序不明而置之矣，則所存諸國之序，當

必可爲詩史。乃國風小序於史有世家者，皆傳之惡謚。至魏檜之史無世家者，則但以爲刺其君，其大夫。而無一謚號世次之可傅會，又何耶。其明白者安在，其出國史者安在。其馬氏，其何説之詞。姜氏炳璋曰，漢四家詩，惟毛公出自子夏，淵源最古。且魯頌傳引孟仲子之言，絲衣序引高子之言，北山序同孟子之語，則又出於孟子。而大毛公親爲荀卿弟子，故毛傳多用荀子之言，非三家所及。應之曰，漢書楚元王傳言浮邱伯傳魯詩於荀卿，則亦出荀子矣。唐書載韓詩卜商序，則亦出子夏矣。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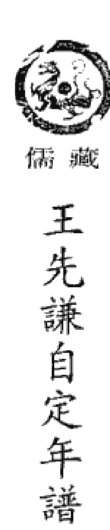
詩外傳、高子問載馳之詩於孟子、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又載荀卿非十二子篇、獨去子思孟子、且外傳屢引七篇之文、則亦出孟子矣。故漢書曰、又有毛公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自言云者、人不取信之詞也。至釋文引徐整云、三國吳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敍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

子傳魯人大毛公。夫同一毛詩、傳授源流而姓名無一同、且一以爲出荀卿、一以爲不出荀卿、一以爲河間人、一以爲魯人展轉傳會、安所據依。豈非漢書自言子夏所傳一語已發其覆乎。以視三家源流、孰傳信、孰傳疑、姜氏其何説之詞。愚案、魏説明快、足破近儒墨守陋見、故備錄之。攷毛之不爲人信者、以序獨異、故脫有如蔡邕之錄周頌序者。但使齊、魯、韓皆存其序、三家雖亡、猶若未亡。而任其散失、不一顧念者、則今古相仇、意見橫出之過也。毛詩之在西漢、自杜欽、欽説關雎用魯義、説小弁用毛詩、蓋亦言不純

師者。貢捐之外、鮮肄業及之者。鄭箋一出、學者靡然以當時衆所不信之書特起孤行、又值魏晉不甚說學之朝、肅、謐之徒見而生心、競起作僞、致聖人雅言之教並蒙其殃、宜其流至朱明、尚有子貢詩說出也。

甲寅七十三歲。

三月十六日、兒子祖恩生、毛妾出。　四月二十三日、余病漸愈、挈宋、毛二妾兩子返省、移東鄉涼塘舊莊、余妻仍居省城。余衰年少事、無所營求、惟把書度日而已。



乙卯七十四歲。

寓涼塘。刊後漢書集解成，自爲序曰：范蔚宗氏後漢書，拔起衆家之後，獨至今存。其褒尚學術，表章節義，既不蹈前人所譏班、馬之失。至於比類精審，屬詞麗密，極才人之能事，雖文體不免隨時，而學識幾於邁古矣。司馬續志經劉氏注補，自今觀之，其禮儀、祭祀分部不明，光武即位，祝文已載帝紀，而文內竄入誅赤眉青犢後事。祭祀宗廟，誤以元、成、哀、平四帝三世代四親廟，與范書紀傳不合。乃其巨失。昔人言入志因范書幸存，蓋微詞也。唐章

懷注成於衆手，皆以爲美猶有憾。國朝惠棟全書補注，刊見粤海堂叢書中，無人爲之合併。余服膺此書有年，於遺文奧義，覆加推闡。惠氏外，廣徵古說，請益同人，所得倍夥，爰取而刊行之。因念是書章懷注後歷千年，而惠氏爲補注，更二百年，而余爲集解，𥳑述之事，何其遼哉。而余以衰年，又值流離奔走之際，孤心獨力，未一輟業，緜歷數載，黽勉有成，未始非是書之幸也。琴川毛氏汲古閣序云，刊范史時，適當崇禎、順治之際，今余再刊，又丁國變，倘亦有運數存其間耶，烏虖唏已。

又爲元史拾補十卷成，自爲序曰：元史疏漏譌舛，海內學者所共知而同病也。其足資參證者，惟元朝祕史、聖武親征錄、元史譯文證補三書。親征錄有光澤何秋濤顧船校本，祕史有順德李文田仲約注本，皆冥心孤索，使舊編神明煥然，大有助於考訂。譯文證補，則吳縣洪鈞文卿於光緒中出使西國，得波斯拉施特所修之蒙古史、西域志、費尼及瓦薩甫與阿黎之書、歐羅巴多桑之書、俄羅斯貝勒津之書，冶爲一鑪，大補闕佚，譯文精審。而西北地附錄釋地及西域古地考，裨用尤宏。余究心

元史、輒以此三書相次、輯爲元史拾補十卷。中如太祖初基十三翼之戰、諸書誤敘在前、宜從祕史列後。非通校不明。泰亦赤兀困辱太祖不僅一次、今所載止此、知有奪文。塞外三宗、足爲元史本紀補異。朮赤後王列傳、則太祖親支、蒙古藩部、尤當致詳。貨勒自彌報達木剌夷康里等傳、旣徵開國武功遠極無外、而回部究竟亦藉以考見崖略。文卿早歿、其未定稿諸卷如察合台後王旭烈兀不賽因帖木耳等傳、不可得見、深爲惋惜。余聞陸鳳石師傳以其叢殘、蒔託陳詒重參議賡續綴集、去

歲詢之信然。參議篤學深思，將使此完書光於天壤，吾輩更得讀所未見，其爲欣快當何如耶。

丙辰，七十五歲。

寓涼塘。爲外國通鑑三十三卷成，自爲序曰：自來以中土志外域之全者惟山海經，顧其書多載怪奇，又爲後人增竄倒亂。上古之世無大國，水船山權中見闢荒忽，余疑經之所謂國者，當亦約略其區，未能包舉其地，此固載筆者所無可如何也。自五洲大通，天地之形豁然呈露，輪車商船，踰月而達乎四方，丹穴空桐太平大蒙之人，遊敖而聚於

一室、山猶是山也、海猶是海也、而國之爲國更僕難數。試執經以證其源流、上古可考者、魯鉅燕甌閩南北倭朝鮮貊外、大荒海外、乃更無可尋求其名、有見於中古者焉、有起於近古者焉、荒僻之島不遺細微、浡興之邦備詳始末。當此圖書大集之時、不爲之存其厓略、亦考古者缺憾事矣。於是輯而錄之、成三十三卷。予觀古今中外載籍、而知宇内四極人民之流徙無常、若客民勢盛、則土著退處、或遂衰絕、所在多有。此所以上古無人事之可紀、而後世亦並無怪奇之足徵也。闢荒事詳美志。予不敢



仰希古之作者意、庶幾彷彿之後之視今、或有異於今之視昔也夫。

丁巳、七十六歲。

寓涼塘。

校記

①「竊」下疑脱「以」字。

②瓜哇：當作「爪哇」。按，今寫作「爪洼」，蓋音譯詞之異形也。

③「羣」下疑脱「鳥」字。

④僧僧：疑有誤字。

⑤據本卷各條文例，均無「共」字。

⑥吹曲：《樂府詩集》卷一一《横吹曲辭》作「横吹曲」。

⑦横：右引書無。

⑧月：《詩三家義集疏》卷首無。

⑨舍：右引書作「次」。

⑩其：右引書無。

⑪中：《後漢書》卷三《肅宗孝章皇帝紀》作「官」。

⑫東郡賦：據《文選》卷一當作「東都賦」。

皮鹿門年譜

皮名振 編撰
李文澤 審稿

據長沙商務印書館本重排

《皮鹿門年譜》，皮名振編撰。據民國二十八年長沙商務印書館排印《中國史學叢書》本重排。

皮錫瑞（一八五〇—一九〇八），字鹿門，一字麓雲，以其家有齋室曰師伏堂，學者又稱師伏先生，湖南善化人。幼年好學，同治十二年舉拔貢，光緒八年中順天鄉試，後三應禮部試均不中第，遂絶意科舉。歷主湖南桂陽龍潭書院、江西南昌經訓書院，專意經學，研精覃思，閲三十年，成一家言。中日甲午戰爭後，與維新派人士交往，贊同變法，提倡「有體有用之學」，主張「先在讀書窮理，務其大者遠者，將聖賢義藴瞭然於心中，古今事變、中外形勢亦須講明切究」（見《傳略》），參與湖南學會及報館活動。戊戌變法失敗後，被革除舉人，交地方官管束。光緒末年，受聘各級學堂教習，以興學育材爲強國急務。光緒三十四年卒於鄉，年五十九。皮錫瑞爲晚清今文經學大師，成就斐然，夏敬觀謂其「暢微抉隱，扶翼西漢今文之學，殆超越乾嘉諸儒，而爲清代經師殿後之一人」（見《年譜序》）。著有《經學通論》、《經學歷史》、《尚書大傳》、《今文尚書考證》、《古文尚書冤詞平議》、《孝經補注》、《鄭志疏證》、《經訓書院自課文》，及《師伏堂咏史》、《師伏堂詞》、《師伏堂駢文》、《師伏堂詩草》等十八種，收入《師伏堂叢書》；此外尚有《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駁五經異義疏證》、《九經淺説》、《師伏堂春秋講義》、《師伏堂筆記》等多種著作行世。

皮名振，字芋岩，爲皮錫瑞次子之子。名振於民國十九年撰成《皮鹿門年譜》，延請皮錫瑞門人李肖聃、夏敬觀爲序後方刊行於世。是譜共分爲兩部分，首爲傳略，次爲年譜，二者各有側重，相互補足：傳略簡述譜主一生大事，詳列其著述總目及其存佚刊刻情況；年譜則分年紀述譜主生平，旨在反映其學術活動及學術思想，因此於其著述序跋及與友人酬答詩文多全文收録，並詳細記録其興辦學校事實、辦學規程。是譜取材以譜主著述爲依據，敘事言而有徵，條理清晰，故後來羅峻謂其「文字詳實，讀之足明先生（皮錫瑞）學業之大及其經歷之實」（李宗䎛《序》引），洵非虛言。



皮鹿門先生年譜敘

譜錄之學、蓋盛于成周之世。漢桓君山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蓋倣周譜。班氏藝文志數術略、序歷譜十八家、內錄歷代帝王年譜五卷、不箸撰人名氏。然劉子政作三統歷譜、鄭康成作詩譜、皇甫謐爲年歷、皆以敘學統、明世系、與總領黎庶之譜錄異矣。宋世胡仔始爲孔子編年、而呂大防、文安禮爲韓、柳二公撰定年譜。自是以來、作者朋興、或紀宗祖之勛、或明先師之學、而達官大儒、亦有晚年自定、昭示後世者。清初黃太沖氏輯歷代所編、至數十卷。新會梁啓超紀述清學、箸錄至百餘家、而如羅正鈞所箸王壯武、左文襄兩譜、梁氏未及見也。先師善化皮先生終於光緒戊申之歲、逮今二十有五年。海內學者習讀其書、知先生之學出季清大師上。而其仲子吉人通判早世、未及撰修年譜、以詳其事歷。民國十三年、湘陰任凱南贛丞嘗以屬予、予爲草具大略、未能成書。吾友楊樹達遇夫序師伏堂筆記、引以爲恨。周予同爲經學歷史箋釋、亦望是譜之成。十九年七月、通判子名振芋岩乃以所纂先生年譜相質。予校閱未竟、而長沙之亂作、因亟以稿歸之。至二十年、乃復讀卒業、以質吾友羅峻庶丹。庶丹於其體例略有更定、而稱是譜文字詳實、讀之足明先生學業之大及其經歷之實。芋岩於是爲不忘其先、而賴是譜之成、予亦藉逃其責。誠中心感愧、不能自已也。庶丹語予、近世儀徵劉毓崧、清泉王之春皆爲王船山年譜。湘潭王代功既爲其父湘綺先生年譜、而衡陽蔡人龍又以所見新有纂記、事互證而加詳、書並行而益箸。芋岩之譜詳矣、吾欲別爲簡編、與之別行、子意云何。予曰、誠能如紫陽之紀濂溪、穆堂之述象山、事奚不可者。惜吾庶丹近疾加劇、所箸羣書多未卒業、不能趣其事。此也幸先師

之有孫、懷大儒之遺教、予終當如庶丹之約、有所論述。以繼芋岩之後。姑敘吾意以發其端。民國廿一年孟春月、門人李肖聃謹敘。



善化皮鹿門先生年譜序

敬觀年十八、從先生受學。先生主講經訓書院、諸生執經問難、先生剖析所疑、娓娓不倦、或旁及子史典章國故、反覆興革治亂之源、蓋經義治事未嘗偏廢也。江西人爲學、承易堂九子餘風、耽性理、尚節概、至於訓詁考據、常後人、故病空疏。先生至、學者知治經史矣。先生治經主今文、於尚書闡發伏生口授微言大義、著大傳疏證、今文尚書考證。於孝經主鄭康成注、以鄭君所據爲今文、其注一用今文家說、著孝經鄭注疏、方授梓、敬觀與及門諸生咸任校讎。其後刊於長沙者、有尚書古文考實、古文尚書疏證辨正、古文尚書冤辭平議、尚書中候疏證、鄭志疏證、鄭記考證、答臨孝存周禮難疏證、聖證論補評、六藝論疏證、駁五經異義疏證、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王制箋、魯禮禘祫義疏證、漢碑引經考、引緯考。未刊者有史記引尚書考。又著九經淺說、五經通論、經學歷史、以詔來學。所著書富矣。蓋先生精禮經、考詩四家、禮二戴、春秋公羊傳、司馬史記記禮之辭相出入者、以證伏傳。於鄭君著書、始緯次經、先今後古、明其學術先後異同之故。篤信鄭君、多詳古禮、故又兼治鄭學、疏通其一家言。其暢微抉隱、扶翼西漢今文之學、殆超越乾嘉諸儒、而爲清代經師殿後之一人也。自先生坐言變法、株連羅黨禁、遂去江西、敬觀亦廢然輟學、游宦吳中、先生之書、固不及盡讀、而陸沈於俗、無所建白、益愧負夙昔期勉。顧生平麤識問學途徑、莫非先生授之。退而理叢殘、以引餘年、於舉國廢經之世、其遭際又豈先生所及料耶。先生歿今二十六年矣、讀名振所序次先生年譜、怳然如侍書策琴瑟之旁、而親聞謦欬焉。名振字芋岩、先生次子嘉祐字吉人之子。嘉祐著有三禮鄭注引漢制考、月令章句、韓詩疏證。今名振

復能述先生注經之旨、縷載年譜、竊喜其克守先生遺緒不墜也。甲戌九月、受業夏敬觀謹序。



皮鹿門先生遺像



皮鹿門同年挽詩　陳三立

殘遺伏賈孰傳薪、卓犖沈冥六籍親。鉤黨姓名連甲乙、今文師法愈光新。累書不報吾滋疚、後世相知子有真。懷古憂天供一瞑、藏陵遺艸問家人。



皮鹿門先生傳略

公諱錫瑞、字鹿門、一字麓雲、姓皮氏、湖南善化人。顏其所居曰師伏堂、學者因稱師伏先生。

皮氏之先由贛遷湘。曾祖智州公以貨殖起家、財雄府邑。父鶴泉公以儒術飾吏治、爲浙江宣平知縣。

公以清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一月十四日（公曆一八五〇年十二月十七日）生於善化城南里第、爲鶴泉公長子。幼承庭訓、好學覃思。六齡就外傅、八歲能詩文。年十四應童子試、補善化縣學生員。越年食廩餼。年二十四舉同治癸酉科拔貢。翌年部試報罷。年三十三舉光緒壬午科順天鄉試。復阨於禮闈、試內閣中書、引見不記名。爾後三應禮部試、皆報罷。

公既困於甲科、遂潛心講學箸書。光緒十六年、主湖南桂陽州龍潭書院講席。後二年、移主江西南昌經訓書院。江右故宗宋學、偏重性理、或流禪釋。公以西京微言大義教詔學者、說經當守家法、詞章必宗家數。一時高才雋秀咸集其門、先後七年、學風丕變。

光緒初葉、四境多虞。俄人既窺伺新疆、琉球、安南亦漸脫藩屬。公憫亂憂時、倡屯田固邊及救藩備圉諸議。甲午戰後、朝野倡言變法、公獨以爲宜先清內亂、嚴懲賄賂、刻繩贓吏、實事求是、且必先改宋明陋習、不必皆從西俗。時湖南設時務學堂及湘報館。戊戌、復創南學會於長沙、公被聘爲學長、主講學派一科。開講之日、官紳士民集者三百餘人。公闡明學會宗旨、略謂學非一端所能盡、亦非一說所能該。先在讀書窮理、務其大者遠者、將聖賢義蘊瞭然於心中、古今事變、中外形勢、亦須講

明切究方爲有用之學。學會開講計三月、公講演共十二次、所言皆貫穿漢宋、融合中西、聞者莫不動容。是年秋、變法事敗、六君子殉難於京師。公有詩哭之。復以參與南學會、爲忌者誣奏、奉廷寄革舉人、交地方官管束。公以布衣罹黨禁杜門箸述三年始得開復。

庚子亂後、國內咸以興學育材爲救國急務。光緒二十八年夏、公被聘創辦湖南善化小學堂。贛南常德等地欲聘公爲學堂總教、均辭不就。翌年、湖南設高等學堂及師範館、公任倫理經史講席、兼代高等學堂監督。時京師大學堂成立、經史文三科講座需人。張文厚三次電湘、請公北上、均以事辭。公留湘講學先後五年、歷任湖南高等師範館、中路師範、長沙府中學堂講席、學務公所圖書課長及長沙定王台圖書館纂修。博學沈思、誨人不倦、三湘碩學咸出其門。

公以經學名於時。光緒五年、年三十乃始治經、研精覃思、更三十年、箸書百卷、成一家言。光緒十三年始爲尚書大傳箋、後更名尚書大傳疏證、越十年始成、凡七卷、以丙申秋刊於南昌。公平生學問、實萃此書。自序謂殫精數年、易稾三次、既竭駑鈍、粗得端倪。原注引鄭、必析異同、輯本據陳、間加釐定、所載名物、亦詳引徵、冀以扶孔門之微言、具伏學之梗概。蓋公治尚書服膺伏生、宗今文說、然嘗謂解經當實事求是、不當黨同妬真、故其疏證於曲直離合之間、類有發明。

公少壯所作多屬詩文、有師伏堂駢文及師伏堂詩草。中年主講江右、專治經學、嘗集所作經解、爲經訓書院自課文。既刊尚書大傳疏證、復成古文尚書疏證辯正、九經淺說、古文尚書冤詞平議、孝經鄭注疏、鄭志疏證、今文尚書考證及聖證論補評等書。戊戌以後、杜門箸述、成尚書中候疏證、駁五

經異義疏證、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漢碑引經考及王制箋等書。晚年講學湘垣，復撰經學歷史、經學通論二書，爲經學課本。今日猶爲初學治經者所必讀。

公粹精學術，體力早衰，以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二月初四日（公曆一九〇八年三月六日）卒於善化南城故宅，享年五十有九。

公平生箸述刊印行世者，有師伏堂叢書及皮氏八種。其已刊今佚及未刊遺箸尚有多種，謹次爲箸述總目，附錄如後。至公師友交遊、箸述先後出處本末，具詳年譜。

皮鹿門先生箸述總目

一、師伏堂叢書　善化皮氏師伏堂輯印、計十八種、其子目如下、

經學通論　五卷。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湖南思賢書局刊。又商務印書館排印本、選入萬有文庫及國學基本叢書。

經學歷史　一卷。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湖南思賢書局刊。又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及周予同註釋本。

尚書大傳疏證　七卷。光緒十三年初稿、原名尚書大傳箋。二十一年更名尚書大傳疏證。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善化師伏堂自刊於南昌。

今文尚書考證　三十卷。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善化師伏堂自刊。

尚書中候疏證　一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

古文尚書冤詞平議　二卷。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湖南思賢書局刊。

孝經鄭注疏　二卷。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善化師伏堂自刊於江西南昌。

鄭志疏證　八卷。附鄭記考證一卷、答臨孝存周禮難一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

聖證論補評　二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善化師伏堂自刊。

六藝論疏證　一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

魯禮禘祫義疏證　一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

王制箋　一卷。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湖南思賢書局刊。

漢碑引經考　六卷。附漢碑引緯考一卷。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善化師伏堂自刊。

經訓書院自課文　三卷。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善化師伏堂自刊。計光緒十九年刊壬辰、癸巳兩年所作經解爲自課文第一、二兩卷，光緒二十一年刊甲午、乙未兩年所作經解爲自課文第三卷。

師伏堂詠史　一卷。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善化師伏堂自刊。

師伏堂詞　一卷。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善化師伏堂自刊。

師伏堂駢文二種　六卷。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善化師伏堂自刊駢文二卷於南昌。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增入三十餘篇、補刊駢文四卷於善化。乙未以後駢文及歷年所作散體文約四十餘篇均未刊、入藏於家。

師伏堂詩草　六卷。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善化師伏堂自刊。按詩草編年始同治九年庚午、一八七〇終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凡六卷。己亥以後存稿未刊。又少壯所作及戊戌八月政變後詩未錄入詩草者約百餘首。

二、皮氏八種　善化皮氏師伏堂近年重印師伏堂叢書中之經考、成皮氏八種一集。計、

經學通論　五卷。

經學歷史　一卷。

王制箋 一卷。

聖證論補評 二卷。

鄭志疏證 八卷。

六藝論疏證 一卷。

古文尚書冤詞平議 二卷。

尚書中候疏證 一卷。

三、其他已刊各書

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 各一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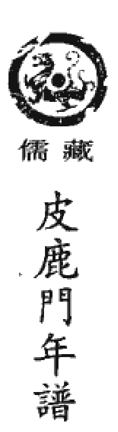
駁五經異義疏證 十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

古文尚書疏證辯正 卷數未詳。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湖南思賢書局刊。

九經淺說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輯壯年治經所作共七種、計左傳二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禮記二卷、尚書二卷、詩二卷、四書若干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禮記淺說上下二卷及左傳淺說上下二卷二種。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擬刊其他五種、未果、現均散佚。

尚書古文考實 一卷。光緒二十二年丙午一八九六湖南思賢書局刊。

師伏堂筆記 三卷。原擬名續鹿門家鈔。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善化師伏堂排印。又長沙楊樹達積微居刻本一冊。



南學會講義 一卷。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載湘報。

師伏堂春秋講義 二卷。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公次子嘉祐集公晚年在湖南高等學堂、中路師範及長郡中學三校講義成書、二卷。排印於長沙。

蒙學歌訣 二卷。題文藪主人撰。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善化小學堂蒙學課本。翌年癸卯一九〇三長沙湘雅堂代刊。

浙江宣平縣志 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代鶴泉公纂修。卷數及刊刻年月未詳。

四、未刊及已佚遺稿

史記引尚書考 六卷。光緒二十至二十一年作。

兩漢詠史 一卷。光緒二十一年作。

讀通鑑論史評 一卷。光緒二十六年作。

史記補注 不分卷。光緒二十五年作。

長蘆鹽法志 光緒二十九年成例言十三條、並擬作修志條議六則、志未成書。

廣皮子世錄 光緒二十六年更前歲所輯皮氏先賢錄名廣皮子世錄、擬刊未果。

師伏堂日記 起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終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凡十六年、無一間斷。原稿共若干卷、藏皮氏師伏堂。

易林證文 一卷。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作。

皮鹿門年譜

公姓皮氏、諱錫瑞、字鹿門、一字麓雲、名所居曰師伏堂、學者稱爲師伏先生。湖南善化縣人。先世宋時龍榮公之裔、由襄陽遷贛。迄明中葉、永達公諱興可任江西都指揮使司都事、卜居臨江府清江縣龍潭里。傳十五世至維經公、諱舜明、以明嘉靖年間由進士出身、任福建建甯縣知縣、補龍巖直隸州知州、署興化府知府、著有慎思堂集、爲本支之祧祖。八傳至秀玉公、諱以琇、清乾隆間由江西徙湘。

公之曾祖智州公諱登樂、始占籍湖南長沙府善化縣。英譜公述智州公行狀云、府君諱登樂、字智州、由龍潭村占籍湖南善化。府君讀書明大義、以貿遷起家、少歷艱苦、自奉儉約、而疏財仗義、多賙貧乏、爲人排患難、無所取、且耗金錢酒食不吝、其行事類漢獨行傳人。今略舉其數事。有某某嘗貸府君金、某死、府君往弔、客曰、某身故家貧、負累甚多、今擬二三準折、重負公矣。府君曰、某與予善、今不幸故、不能償債、予固不索其償、又安用二三折爲。予已持券來矣。出券即靈前焚之。某妻子拜謝、府君復畀以數十金。有黃某兄弟鬩訟、呈詞已進縣、府君與其先人善、聞之、即攜錢數十緡往見縣門子、告以黃某悔悟不訟、呈詞勿上達、以畀我。門子得錢、取呈詞畀府君。歸呼其兄弟、反復勸諭、動以天性、且謂爾家富、兄弟鬩訟、且破家。予已取呈詞出、速毀之。其兄弟感泣、立毀呈詞、兄弟如初。有江西涂某業賈、折閱歸。公爲之經營、以店貨售人作歸貲。涂某嘗貸府君金、或謂之曰、爾貸皮公金未償、乃復託公經營、公得金以償債、爾不能較也、將安歸。涂某大懼、詣府君跽請。府君曰、予以爾金償債、固當然、爾賴此作歸貲、畜妻子。予固不索爾債、悉以畀爾。涂某泣拜謝、取金去。府君年八十三卒、涂某亦老矣、聞之、自江西來奔喪、跪靈前痛哭。客見一白髮老人慟甚而不相識、怪問之。涂起自陳說、謂受公恩得至今日、仍不能償金、重負公。聞公歿、不遠千里而來、聊以表予心、報公德耳。其盛德感人多類此。

曾祖母高太恭人。祖英譜公諱存源、累贈朝議大夫、以孝友信義重於鄉黨。長沙周閣學玉麒皮公英譜墓誌



銘云、公皮姓、諱存源、字永榜、號英譜。由太學生例授州同知加二級、誥封奉政大夫。其先爲江右望族、考智州公遷楚南隸善化籍、公少即徇齊、長而開亮。當智州公年逾大耋、家政倦勤、公先意承歡、守素以約、代興堂構、修顏氏之家箴、眷戀庭闈、侍虞悰於戶側。友于仲氏、誼重同荊。禱爾神祇、痛分灼艾、元公祝冊、祈身代而弗瘳。盧邁無兒、嗣兄子以爲後。孝友婣睦、門以內翕如也。至於財輕棄籍、義重嵩衡、傾囊者慨然、待炊者紛若。如己酉歲歉、壬子軍興、公助賑流亡、協謀捍禦。義漿仁粟、同魯肅之指囷、倉穀府金、效子文之紓難。惡氛既解、茀道重修、遂使南城有如砥之歌、東墅無折齒之嘆。越歲癸丑、江右大飢、公又以鄭泰揮金、爲黔敖施粥、卒能保全一邑、莩殣無人。昔駱統力振飢荒、無心獨飽、明徹志同豐儉、計口平分。以古視今、豈云多讓。且其盟信虞寄、施比鄭莊、魯仲連之解紛、一介不取、李士謙之燔券、千石誰償。卹孤賑窮、仁周臧獲。醫藥棺殮、惠徧輿臺。仰之者以爲寒谷春回、德之曰不啻暍人夏蔭。而公行自心蘊、德猶耳鳴、爲善不欲近名、居賢必思善俗。周分九藪、原爲財物得民、漢重八廚、不以壺飧見德。所以成梁除道、蕭家渡並不留名、即今助麥輸糧、劉家田誰知續命。然而養和爲福、作善降祥。惟欒武之德在人、故臧孫之家有後。慶昌枝裔、室舞萊衣、仁覃後昆、家遺綈袠。四世清德、楊震之後有彪、一經名家、桓榮之學傳郁。傳曰：陽施長世、陰德遐紀。其公之謂與。公以嘉慶十六年辛未歲四月二十七日午時生、同治六年丁卯歲十月初一日戌時卒、享年五十有七。公嗣樹棠、請銘於余。余思張元伯之雞黍、久悉生平、郭有道之碑文、並無溢美。謹按其狀而爲之銘曰：尊不在官、賢不在位。穆穆皮公、宅心醇粹。孝敬純深、守約抱智。行檀唱慈、輶德無累。天豐其報、用錫爾類。幽光不泯、以艾其後嗣。

祖母王太恭人。父鶴泉公諱樹棠、同治壬戌舉人、署宜章華容縣學訓導、辰州府學教授、授浙江處州府宣平縣知縣、署松陽縣知縣。善化譚秀才世藾宣平縣皮君墓誌銘云、君諱樹棠、字鶴泉、姓皮氏。其先江西清江人。曾祖諱以琇、祖諱登樂。乾隆末、游於湖南之善化、遂占籍焉。妣高宜人。父諱存源、妣王宜人。兩世皆膺三品贈封。君兄弟三、君居長。爲人

慷慨通亮、自爲諸生、見四方多故、即欲有所表見於時、所與游皆當世豪俊。聞人急、輒赴之、未嘗有德色。同治改元、舉於鄉、歷任辰州府學、宜章華容縣學訓導。志不嗛、乃以揀選爲浙江知縣、宰宣平前後八年、假松陽一年、而以暑濕致疾。蓋君之自效於世者僅此。嗟夫。州縣秩雖下、最親民、其關百里利害最切。學者餂高官顯禄、以爲是不屑爲。此書生習氣、無足怪。獨怪巍然位其上者、亦以末吏輕之、愛憎任情、不復察其政績、甚且一切使不能自展。故吏治日益壞。君值中興、幸不及此。乃天則限之、何也。君在宣平、嘗平反重案、緩逋寬役、振災修志、斥左道、籌賓興、百廢具舉、而愛才勸學尤急。有生員貧而習訟、君廉其才甚之、改置爲義塾師、其人卒湔爲善士。宣地僻、文風殿浙省。君益書院膏火、暇輒集諸生親指授之。不數朞而縣之人登賢書、則二百餘年得雋自此始。其施於松陽略同。君家自祖父故饒於貲、而君輕財好義、不治生產、家稍落。官浙時、每典衣以自給。既不幸以病乞歸、幾不能成行、然君終不爲介意。豈非能行其志者哉。君歸之明年、太宜人卒。又二年而君卒、時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也、年六十有一。又明年、嗣君葬君五都蕭家橋盛家灣之原、屬世鼒銘其幽。世鼒固知君者、後之君子驗君之後人、必以茲言爲信。銘曰、有積而起之、乃蓄而俟之。惟其俟之、是以祉之。嗚呼皮君、幽閟永貞、既清既淑、以保爾後生。

母瞿太恭人、同邑處士惠軒翁兆吉女。善化汪翰林槩皮母瞿恭人墓誌銘云、皮母瞿恭人、特授浙江處州府宣平縣知縣、調署松陽縣知縣、同治壬戌恩科舉人、善化皮君鶴泉之元配、同邑處士瞿公惠軒女也。恭人之母出自皮氏、玉臺之聘、有同溫嶠。媾連世戚、夙奉母儀。廿歲于歸、尊章稱順。生子錫瑞、教養篤至。錫瑞長娶彭氏、生男嘉福、而彭氏卒。恭人育孫無異育子、皆稟承荻訓、蔚爲芝蘭。樛木之恩、慶集螽斯。次子錫琛、三子錫琦、女二、皆由側室、愛均己出。惠待臧獲、罕加顏色、翻羹不罪、挾筴見寬。其於儉勤、尤出天性。雖榮被翟褕、而躬親操作。自奉甚約、濟物無吝。箴管線纊、晨夕不離。仁粟義漿、遐邇均感。隨宦於越、相夫以義、隱之勵節、不惜負薪。德曜勸行、無妨賃廡。乃栗里偕隱、既已有期、而寒泉不流、忽驚委化。遂使在官輿皁、軫喪淑之傷、合邑仕仁、凝貫庇之怨。懿此坤



德、豈同闕觀。恭人以道光戊子五月初二日丑時生、以光緒乙酉四月二十七日巳時卒於浙江處州府宣平縣署、享年五十有八。錫瑞等扶柩回籍、以光緒丙戌九月二十二日辰時葬於南城外馮家冲祖山墓廬之後。爰勒幽石、以旌遺芳。銘曰、猗與恭人、蕙風夙振。笄珈既飾、珩璜彌令。徽音淵懿、壼政穆宣。煩撋阿錫、組織紘綖。善事舅姑、無違夫子。外睦族姻、內諧築里。葛藟逮下、蘋蘩斯馨。福履之慶、子孫繩繩。覆物以慈、約己惟樸。勉貽清白、矜念鞭扑。陶令解組、萊妻勸歸。如何不待、奄忽見違。反旐括山、歸神湘浦。鬱鬱墓廬、卜茲片土。圖芳彤管、撰德翠珉。千秋女士、視此銘文。

我皮氏江右望族、世有隱德。自智州公遷湘、用貨殖起家、實以財雄邑中。及鶴泉公以儒術飾吏治、

公爲鶴泉公長子、幼承庭訓、好學覃思、湛深經術、稱清大師焉。

清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一月壬寅公生。

是爲十一月十四日戌時。公生於長沙府善化縣城內南正街宅。宅爲智州公所置。

時公曾祖智州公年逾大耋、祖英譜公、祖母王太恭人主持家務。母瞿太恭人爲智州公外孫女、道光二十八年歸鶴泉公、次年生一女、五月殤。至是公生。公述先母瞿恭人事略云、外王母爲先曾大父長女、曾大父以重親故、先府君始生即爲之聘。恭人年二十、歸府君。次年生一女、殤。次年生錫瑞。略。

咸豐元年辛亥公二歲。

瞿太恭人病無乳、公體弱多病、恭人保抱撫護、備極劬勞。公述先母瞿恭人事略云、後復有孕而病、醫者誤以藥下之、墮、幾殆。自是羸弱多疾。錫瑞幼善病、幾不全者數矣。恭人病無乳、雖雇乳媪、恭人躬保抱撫護、寢食不離側。遇錫瑞病、輒日夜不眠、藥餌祈禱、至困頓弗惜。

咸豐二年壬子、公三歲。

粵軍入湘。鶴泉公奉英譜公命、挈眷避赴江西清江。旋還居長沙東鄉。公述先府君鶴泉公事略云、粵軍窺湖南、府君奉先大父命、攜家往鄉避亂。又公述瞿恭人事略云、粵軍窺湘、府君挈家往江右及各鄉避亂。流離轉徙、風鶴時驚。

咸豐三年癸丑、公四歲。

江右大饑、英譜公捐粟賑濟。九月十二日、智州公卒、壽八十有三。葬長沙南鄉馮家冲。

咸豐四年甲寅、公五歲。

瞿太恭人課公讀。公述瞿恭人事略云、恭人未嘗從師習誦、聞舅氏讀書、竊聽之、遂通四子書、毛詩、識其大義。又鶴泉公祭瞿恭人文、恭人所生、惟長男錫瑞一人、極爲慈愛。四五歲時、親自課讀。

咸豐五年乙卯、公六歲。

始就傅。塾師爲善化縣學生童海觀先生。玥

咸豐六年丙辰、公七歲。

從童先生讀。

咸豐七年丁巳、公八歲。

從善化縣學生陳秋珊先生善昌、學始作詩文。公有挽陳秋珊師詞云、先生晚景劇艱難、於今白玉樓成、赴召應知天上樂。弟子童年承屬望、豈意青氈坐老、聞歌遥痛泰山頹。

咸豐八年戊午、公九歲。



從陳先生學。

咸豐九年己未公十歲。

從縣人鮑蓉泉先生文浚學。先生光緒己丑科舉人、夙有文譽。公髫齡早慧、好讀羣籍、先生尤偉視之。師伏堂詩草丁丑秋懷云、十歲諷羣籍、二十游皇州。

咸豐十年庚申公十一歲。

從鮑先生學文、名籍甚。與善化李荔村夢瑩相見。李先生與公同年同月生、是公有朋友之始。公壬申答李詩云、憶昔與君初訂交、我方總角君垂髫。生同年月學同業、文筆上下爭翔翺。此未刊入師伏堂詩草。瞿太恭人常病、公亦少困於疾。公述瞿恭人事略云、錫瑞少困於疾、恭人亦常病、藥爐靜室、終日相對。母子二人、相依爲命。十歲外、始離懷抱。二十四歲外、乃辭親入都。

咸豐十一年辛酉公十二歲。

從鮑先生學。是歲文宗崩于熱河、梓宮還京師、立穆宗、慈安慈禧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

同治元年壬戌公十三歲。

從鮑先生學。鶴泉公舉於鄉、赴禮闈、中途病返。

同治二年癸亥公十四歲。

初應童試、補善化縣學生員。學使爲山西太谷溫味秋先生忠翰。師伏堂詩草己卯贈李荔村誌別詩云、穀皇之初方康樂、我年未冠登詞場。從善化韓勉吾先生俊學。韓先生爲光緒丙子科舉人。

同治三年甲子公十五歲。

從韓先生學、肄業城南書院。山長爲道州何子貞先生。紹基初見益陽王懷欽先生德基於省城桃花井、遂訂忘年交。師伏堂詩草甲戌送王懷欽赴陝甘行營詩、有憶初相識桃花井、尹班陶夜深永之句。又甲申哭懷欽詩第二首云、一別遽千古、重逢斷此生。燕勞分楚越、人鬼倏幽明。尚有三秋約、空傷萬里情。廿年師友誼、遙夜夢魂驚。按王先生歿時、公年三十五歲。以廿年交誼推之、則初見當在十五六歲。是歲清軍克金陵。

同治四年乙丑公十六歲。

食廩餼。是歲溫學使忠翰案臨長沙、公應歲試、取列一等。鶴泉公復赴禮闈、不第。

同治五年丙寅公十七歲。

鶴泉公署宜章縣學訓導。

同治六年丁卯公十八歲。

三月、彭恭人來歸。長沙縣學生監提舉銜候選訓導舒藻公女、翰林院編修湖北漢黃德道舒蕚公姪女。

十月初一日、英譜公卒、年五十有七。

同治七年戊辰公十九歲。

鶴泉公奉英譜公柩、葬於長沙明道都史家坡之原。

三月初三日、公長子嘉福生。字壽人三月十五日、彭恭人卒。恭人能詩詞、工長短句、嘗手自抄寫、今均



散佚。公祭彭恭人文、吾室夙多材藝、聰穎性成。能詩詞、工長短句、善以文章爲游戲、琴棋音律、靡不精通。嘗手書聯句、字極娟秀。略

同治八年己巳公二十歲。

公與益陽王懷欽先生德基、長沙閻象雯先生士良以文章才望有聲於時、鄉人並相稱美。公丁酉十月廿七日記、予弱冠時、人以閻皮王幷稱。今閻、王皆先歿、惟皮獨存耳。迴憶舊交、不禁慨然。

葬彭恭人於長沙南鄉馮家冲。

同治九年庚午公二十一歲。

鶴泉公服闋、署華容縣學訓導。

九月、公繼配黃恭人來歸。湘潭太學生彥廷公名潤琛之女、予謚忠壯前布政使銜記名按察使潤昌公字劭坤之姪女。

古今體詩編年自是歲始。

是年、有擬古四首、送友人往關中、柬王懷欽各一首、均見師伏堂詩草。師伏堂詩草編年始同治九年庚午、終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凡六卷。己亥以後存稿未刊。又少壯所作及戊戌八月政變後詩未錄入詩草者約百首。

同治十年辛未公二十二歲。

六月初九日、公仲子嘉祐生。字吉人

是年、有春寒、春草、春暮、無題五首、過彭孺人墓、寒夜曉仙謠仿飛卿、夢天擬李長吉、紅梅引仿唐人絕句八首、馬王宮故址、和王懷欽留別元韻、贈其歸益陽詩一首。

同治十一年壬申、公二十三歲。

鶴泉公調署辰州府學教授。

公往湘潭省外舅黃公潤琛、道中有詩。未刊李荔村貽詩、和韻答之。未刊

九月、公六弟筱鶴公錫琛生、庶母董宜人出。

是年有休洗紅、仿高青邱宮詞十首、野望晚行、歲暮出郭二首、五雜組十二首。

同治十二年癸酉、公二十四歲。

是歲舉拔貢。座師爲元和王夔石中丞文韶、嘉定廖仲山學使壽恒。同榜益陽王德基、長沙閻士良、瀏陽歐陽中鵠、巴陵吳獬、茶陵曹詒孫、桂陽陳兆文、永明周銑詒、甯鄉程頌藩、湘陰殷家佩、永順李奇珍、零陵宋學曾等、皆知名之士。湘潭王壬秋闓運有贈癸酉五拔貢詩、指公及李奇珍、王德基、吳獬、殷家佩諸公也。據公甲辰三月十六日記。其一云、沅芷湘蘭久寂寥、喜聞衿佩換弓刀。階邊鄭草縈書帶、筆底江花奪錦標。已見三珠澄曉露、旋看五鳳上青霄。憑將勝事誇張李、共入天門奏九韶。其二云、三酉親逢未有緣、祇應博士笑華顛。間吟桂樹思顏子、卻向蓮池老服虔。丹箭豫愁名寶盡、碧膏長共水雲鮮。他時虎觀謠重席、莫道劉龔得路先。見湘綺詩集卷八、四川刻本。

長女嘉祥生。

八月、公病幾殆、李荔村先生過訪、以詩謝之。未刊別有雜詩八首、屈賈祠二首、道鄉臺題范文正公集二首、寄懷欽益陽讀史二十六首。

是歲始存文稿、有秦始皇論、宋論、漢武帝論、班超論、均存師伏堂駢文中。師伏堂駢文、乙未年刊二卷、甲辰增

入三十餘篇、合刊四卷、共六十八篇。乙巳以後駢文及歷年所作散體文均未錄刊。今存稿約四十餘篇。

同治十三年甲戌公二十五歲。

鶴泉公以知縣仕浙。公述鶴泉公事略云、自先大父棄養析箸、家中落、乃有出山之志。甲戌、以知縣分發浙江、楊石泉撫軍稱其才具明敏、深倚重之。

是春公循山東道入京師、過鸚鵡洲禰衡墓、如平原懷平原君、均以詩弔之。

赴朝考不第。

謁謝文節公疊山愍忠寺有詩。

王先生懷欽同居京、將赴陝甘行營、公作詩贈別。中秋與懷欽吳雲亭超然游興勝寺、對月賦七絕八章。

秋、浮海南下、趨浙省侍鶴泉公、泛舟西湖、遂謁岳忠武墓、各以詩歌紀之。

旋返湘。

別有日落湖上晚眺、金口夜泊、漢口、京口十二樓、金山、沂州道中、望岱、望月、北行道中書所見六首、滹沱河、趙北口、離宮二首、羽林、懷欽招飲江亭、擬行路難十八首、南歸留別懷欽、海舟中作、滬上寄懷欽、松江舟中二首、杭州御筆亭、渡江南歸輪舟中作、恭擬穆宗毅皇帝挽詞山陵。文有六國論、諸葛亮論、晉武帝論、謝安論、唐太宗論、寇準論、王安石論、唐四夷論、嶽麓書院六君子宋朱公洞、周公式、李公允則、劉公珙、明陳公鋼、楊公茂元贊。

是歲、策立德宗。慈安、慈禧兩宮皇太后復垂簾聽政。

光緒元年乙亥、公二十六歲。

留湘、應鄉試恩科、未第。

十月、偕黄恭人赴杭州。

鶴泉公爲浙江鄉試對讀官、旋補處州府宣平縣知縣。

公八弟錫琦生字筱泉、董宜人出。

是年詩有壽星觀、弔王文成公、送王吉來代功歸衡山、江上雨、靖港、岳州、螺山、魯山、江行、曉發、過金陵、道中晚行、作野望書感、晚泊州上諸首。

光緒二年丙子、公二十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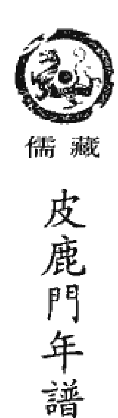
公居杭州。

正月十四日、黄恭人卒於杭州寓所。公賦悼亡詩十一首。

鶴泉公奉委餘姚花布局、公侍行。公述鶴泉公事略云、丙子、委辦餘姚花布局務。故事、已補缺人員無更委釐局者。撫軍以花布局税額減半、屬府君整理。其先司局務者、縱役婪賄、不賄者罰其貨、税漏而商不至、故課減。府君至、釐剔弊藪、禁止漏税、而寬其罰、以廣招徠、於是税課復舊。

北上、赴順天鄉試、鶴泉公送至海舶。

不第、南旋。



秋、與茶陵賀坦夫、巴陵李珏卿、山陰周吉生同游會稽七星巖、以詩紀之。尋陸放翁遺蹟、登快閣、游沈園故址、有詩、更填三姝媚一闋、是年始存詞。別有靈隱寺、錢王祠、題受禪碑搨本、至餘姚、過成山、通州、移居內城、柬黃杭蓀吏部、出都見秋柳四首、賀監宅、窆石亭歌、登紹興城中塔詩。

光緒三年丁丑、公二十八歲。

春、鶴泉公赴宣平縣任、公隨侍、由杭州過嚴州、謁嚴先生祠。

鶴泉公重脩宣平縣志、命公任甄輯之役、幷命代訂凡例。爲志二十有一、爲表一、各系以序錄云：宣平蕞爾、前明所分、控引婺括、襟帶松雲、環山爲垣、樹柵作門、案其圖記、周知廣輪、述輿地志。宣維巖疆、崇山鬱盤、泉流繞之、激爲奔湍、石樓隱難、雲巖避兵、耕鑿熙熙、欣逢太平、述山川志。會計簿錄、於古未聞、催科日亟、黜陟攸分、金錢粟絲、下及纖塵、荒殘一隅、冊籍紛紜、述田賦志。秦鄭漢白、水利所瀦、山田無泉、尤重堰渠、下逮津渡、徒杠輿梁、利涉之功、用誌不忘、述水利志。百里異俗、民風不同、地處偏隅、男女愨憧、全其純樸、習於雍容、有質有文、轉移之功、述風土志。弓矢戎兵、用戒不虞、山川阻深、伏戎藪逋、羣盜方誅、遺黎未蘇、以禦以防、可備萑蒲、述兵制志。古者庠序、今惟廟堂、釋奠釋菜、管弦鏘鏘、禮器未脩、青衿可傷、誰其振興、聖謨洋洋、述學校志。滕薛雖小、官省事煩、丞簿久去、職惟尉存、學職兵防、文武攸分、述職官表。史紀循吏、民留去思、下邑巖險、豈無官師、盤錯利器、奉爲前規、述官績志。此如傳舍、閱人已繁、宣邑彈丸、經始維艱、有堂峩峩、日就傾殘、同僚僦居、曷壯民觀、述公署

志。流風遺蹟、名人詠歌。新造之邑、勝地無多。時有游人、銅狄摩挲。述古蹟志。荒墳纍纍、巨幽千年。墟墓生哀、孰表遺阡、斷碑可傳。翳維名賢。述墳墓志。佛老之宮、金碧炫煌。清修沖真、肇端梁唐。紀其廢興、以示緇黃。述寺觀志。壇壝社稷、祀典所陳。崇德報功、逮及人神。春秋禱祈、俎豆莘莘。有其舉之、皆爲明禋。述祠祀志。科舉取士、加以薦徵。茂才異等、非此莫升。科名後先、用俟踵興。述選舉志。十室忠信、三人我師。忠孝學行、方隅不遺。餘俗流風、高山仰之。述人物志。人倫之變、乃以節聞。或縻其軀、蘭摧益芬。敬載彤管、用貞松筠。述列女志。遺文故實、可備覽觀。紀事題詠、或附或刊。著述無多、弁之簡端。述藝文志。山土磽确、生物不豐。樹蓄搜采、食指所供。臚其異名、用示山農。述物産志。地非必爭、亦戒跳梁。萑寇繼起、如蜩如螗。勿謂僻陋、當思豫防。述兵戎志。五行天文、災祥幷書。天人相通、感應非虛。邑雖蕞爾、豈能忽諸。述災祥志。傳聞異辭、聊以存疑。齊東語野、虞初說奇。比於稗官、摭拾毋遺。述逸事志。

是年詩有過桐廬、嚴州二首、富春、郭七里瀨、西臺弔謝皋羽、宣平雜詩九首。

光緒四年戊寅、公二十九歲。

留宣平。

長沙楊霖生先生煥彬課公長子讀、公因與時相唱和。

左文襄公宗棠定新疆公以俄人窺伺、主張屯田固邊大計。賦詩云、葱嶺之東、燉煌西、三十六國猶連雞。唐家都護屯碎葉、漢庭校尉田渠犂。青海龍駒大宛馬、安息異雀黃支犀。歷代羈縻入朝貢、雪山

熱海成通蹊。天水孱王自削弱、橫山乃容蕃落栖。窮征西北獸人語、奇渥英武真難齊。煌煌大朝秉威信流沙蟠木來羌氏。何物準夷抗螳臂、防風之戮嗟終迷。焚蕩龍庭掃虎穴、蚩尤赤血塡山谿。諸回衙思應革面胡乃伺隙心先攜。湘陰伯相真健者、曾掃百越殲鯨鯢。無踰老臣自請出、兵難遙度須親提。天戈一麾盡糜碎、王師爭望同雲霓。南北八城告戡定、四海一家無町畦。吾鄉健兒好身手、羣取金印封紫泥。腐儒歡幸但自嘯、遠望西北行無梯。頗聞他族實逼處、狡焉近已吞雕題。屯田伊吾古有術、玉門願更堅金堤。未刊

別有聞晉豫荒有感、夏日偶題、夜坐、新秋池上夜話呈楊霖生、中秋次韻答霖生、秋懷十韻、送霖生歸湖南。

文有與李荔村書。

光緒五年己卯、公三十歲。

春、歸湘。

葬黃恭人於長沙東鄉泉窩塘之原。

鶴泉公調簾差、行至處州病、瞿太恭人往視疾。公述瞿恭人事略云、己卯、府君調簾差、行至處州病。時錫瑞歸湘鄉試、恭人在金華聞府君病、遽命肩輿往、晝夜行、日馳百餘里。越日至處州、恭人下輿昏眩、俄而稍蘇、乃前視府君。府君病不知人、久臥不轉側、帖席處皮盡脫、蚊滿帳中。恭人至、乃爲理臥具、延醫飲藥。數日、府君稍愈、始驚問恭人何時來。是時府君病、微恭人馳至幾殆。

秋、應鄉闈不第。

王懷欽先生舉鄉試北上、以詩送之。先是公與先生同受知於長沙府知府嘉定張公東墅、修府嘗以爲空羣之才、決其一日千里。是科張公充監試官、於受卷時讀王文、稱其必售、填榜日聞喝名爲之狂喜。張修府湘上詩錄。及公舉壬午科順天鄉試舉人、而張公已於庚辰歲先卒矣。

湖南糧儲道新建夏公芝岑獻雲重修長沙賈太傅祠、定王臺、成公賦詩文誌之。文刊入湘中校士錄。省外舅黃公潤琛於湘潭山莊、有七律贈別內兄弟君輔壽康、季鵠篤祜。冬、仍返杭州、側室趙宜人來侍。

公少慕亭林、船山之學、行至是讀兩先生書、作詩見志。

是歲公始治經、於杭州得臨海金誠齋鶚求古錄禮說、喜其斷制精碻、故公於禮制最爲精審博通。公壬辰七月初一日記云：觀臨海金誠齋求古錄禮說。是書予己卯歲始治經時得於浙江、喜其斷制精碻。又己卯寄懷欽同年書云：臣精已銷、幼學多誤、乃欲稍治樸學、益振瑋辭。

是年詩有春懷六首、題畫四首、寄懷欽、野望、山行、宣平至金華道中作、嚴州、杭州行宮、杭州解纜二首、江行微雨三首、吳淞口至上海、望小孤山、過江登黃鶴樓、金口、嘉魚赤壁懷古、望君山、江行雜詩十八首、登天心閣、空靈岸、詩史序、題劉韞齋中丞師綠野引春園、贈別李荔村、湘江晚眺、舟中讀楚辭、旅感、嘉魚懷古、江上晚眺、滬上歸舟偶書所見、過黃浦江行遇風、杭州懷古四首、三十初度諸首。文有重修屈賈合祠啓、寄王懷欽同年書。未刊

光緒六年庚辰　公三十一歲。

鶴泉公還任宣平、留眷金華。公述鶴泉公事略云：是年因調簾差、行至處州而病。病愈赴省、試期已過、乃以不先稟明爲罪、



擯摭他事不得，乃使回任，然不得調。又云府君復任，留家金華。

公由杭州至宣平省侍，旋返金華。

僑居金華，物候殊異，蟲鳴獨早，聞之慨然，賦詩一首。曾惠敏公紀澤使俄，締伊犁條約成，公有感伊犁事，詩四首，聞俄和議成二首。

別有由杭州往金華，舟過富春江三首，江上，蘭谿晚泊，山行，題畫梨花，初夏園林雨後，由婺往宣平道中作，山中早行，行路難十八首，蕐風二首，泊錢塘江，登吳山，過七里瀨水甚湍急，復過客星山宿烏，歲暮諸首。文有宣平與黄鈞甫書。

光緒七年辛巳，公三十二歲。

留金華。

是歲，次女嘉金生，側室趙宜人出。

春初，閻先生象雯往杭州，晤公，有贈別詩。未刊

時武陵趙伯藏于密、善化張伯輿紹齡同寓楚湘賓館，館有古梓，公與賦二十韻，並以文序之。未刊 遂遊西湖，謁伍公廟，逾月歸。

舟中有載牡丹者，嗟其託根非所，遇同羈人，作絕句誌感。

內弟黄鈞甫自湘潭來浙，秋暮送歸湖南，因有杭州之游，有詩送行。別有大江，贈張伯輿四首，伍公廟，旌功坊，小青墓，蘇小墓，錢唐歸舟暝色，客愁，江行偶題，錢唐江感憤，同伯輿作四首，桐江，過桐廬，

富春江夜行諸首。

文有山莊翫月文、告伍公廟文、寄王懷欽同年書、未刊送黄鈞甫歸湖南序。未刊

光緒八年壬午公三十三歲。

鶴泉公移任松陽縣、瞿太恭人自金華往、公侍行。公述瞿恭人事略云、壬午、府君權松陽、乃偕往松。

秋赴順天鄉試中式第□名舉人。座師漢軍徐蔭軒桐、壽州孫燮臣家鼐、蒙古烏拉喜崇阿達峯。南北榜萍鄉文道希廷式、溧陽忠愍公端方、衡山陳梅生嘉言、長沙余堯衢肇康、善化李荔村夢瑩、沈小嵐世培、義甯陳伯嚴三立、甯鄉程海年頌芳、桂陽陳復心兆葵、皆與同科。九月南下至松陽。

是年詩有嚴江始發時將北行入都、舟過嚴州、題春宵聽雨圖二首、出都寄程伯翰同年二首、津門望海有感二首、夜泊、夕陽、桐廬、題金陵曉嵐圖、金華、禹陵四十韻、蘭亭旅館夜渡海作、舟行話舊諸首。

文有海中觀日出記。

光緒九年癸未公三十四歲。

春赴禮部試、房薦未售。

王懷欽、程伯翰二先生爲公校閲庚午至癸未春詩稿。

夏南下還松陽。

鶴泉公回宣平縣任、公侍瞿太恭人仍居松陽。公述瞿恭人事略云、癸未冬、府君復回宣任、恭人留松陽未行。

鶴泉公偕復松陽宋貞女張若瓊祠與鸚鵡冢、命公作詩記之。詩注、宋貞女張若瓊、松陽人也、慧美、工詩詞、所著

有蘭雪集。許字同邑沈生、生應試京師病故、女抱貞以歿。二婢霜娥、紫娥與所蓄鸚鵡相繼俱殉、因并瘞之、號鸚鵡冢。邑人爲立祠、名貞女。歲久陊剝、嚴君修復其祠與墓、命錫瑞爲作詩。

先是己卯日人取琉球、壬午法人又據安南之東京。王懷欽先生入滇督新甯劉武慎公長佑幕、公代作請救琉球及安南以固外藩疏。至是劉永福起黑旂兵、彭剛直公玉麐出軍援之、鮑蓉泉先生從行。公有感事詩四首、其一云：海隅蠻觸更交爭、境外烽煙惜未平。勾踐不償吳國恨、單于反背月氏盟。封狼擇肉原無厭、窮鳥投懷本望生。聖主如天容萬國、豈徒罷戰說銷兵。其二云：漫謂無勞問越裳、華陽歸馬太蒼黃。明廷豈有珠厓謗、大長徒供翡翠裝。銅柱昔曾分漢界、寶山今合重滇疆。桓桓大將威名在、定有訏謨報聖皇。其三云：猛士憑誰鎮九關、精夫無計控諸蠻。曾聞光武收銅馬、莫笑臧洪恃黑山。已見鴟鴞懷泮水、宜留虎豹守天閑。彤弓敵愾諸侯事、休信神州大海環。其四云：旗旐欣傳報出車、好將強弩射鯨魚。蘇秦尚解堅盟約、管仲猶聞畏簡書。皮幣交鄰原有道、膚牀切近待何如。阮疆深望周王怒、合使南公憤早攄。未刊

公治經宗今文學、好集漢碑、藉資考證。屢歲赴京滬、輒有所獲、友人亦多寄贈。本年有趙伯藏贈漢龜茲將軍劉平國碑雙鈎本、賦詩四首。未刊

是年詩有遠行將赴春闈、燕京懷古十二首、諸蕃閬風、出都四十韻、歸思、通州作寄程伯翰四首、渡錢塘江、夾岸、江村、富陽、過灘、夏日山行、綠陰、由金華至松陽山行、曉行、山行、曉發、夕望、暝色、遠望、舟中雜興十首、江上月、舟中望富春山、江上阻風、山路、雨後、宿吳宅和元人十臺詩十首、江行絕句六

首、野館見早梅、題古松圖諸首。文有與王懷欽書、出都與程伯翰書、滬上寄都中友人書、復王吉來書。未刊

光緒十年甲申，公三十五歲。

春，至杭州，旋返松陽。四月，聞鶴泉公病劇，公侍瞿太恭人往宣平視疾。公述瞿恭人事略云：甲申夏，聞府君病風，命肩輿馳至宣平侍府君疾。疾稍愈，而偏枯不痊。

得程先生伯翰都中書，知王先生懷欽以正月初八日歿，公以詩哭之。

是歲有中法之役，作感憤詩四首、聞閩洋馬尾戰事一首、感事四首，別有春日野望、晚晴、空谷、晚過陶村歸夢、偶感、春草、宿嶺上田家、客髩、雨後泊杭州城下有感四首、客行、春日江行八首、客路春感、道中、柳落、日還署見桃花、松邑寓齋作、葉公希賢祠、暮行、驛夜、春感、漢庭、山行、孤館、夜寒食、金華道中、清明日至金華、杜鵑花、蝴蝶、菜花、王文成公祠、湖上小飲、歸鴉、杭州歸舟、江上晚泊、古廟、漁燈、山行、見梨花聞鶯、偶感、桐花、早行、歸宣平、客夜、去日金華登舟、畏人、江邊、星月、江行、眺遠、芳歲、遠征、旅夜述感、戲題嚴先生祠壁、曲岸、江上晴、重過嚴州、晚望、蟬、重九日普照寺登高、三國志、小樂府二十首。

文有大雪山行記、復文道希同年書。未刊

光緒十一年乙酉，公三十六歲。

春，鶴泉公乞病解職。



四月二十七日、瞿太恭人棄養於宣平官廨、年五十有七。公侍鶴泉公扶櫬回湘。公述鶴泉公事略云、府君於山邑積受瘴濕、屢因積勞致病。又以廉故負官錢、鬻家産以償、悒悒成疾、致手足不仁。乃於乙酉春乞病歸、甫將解任、而先母棄養。

公三子嘉祿生、側室趙宜人出。

是歲中法條約成、安南屬法。

居憂、無詩文。

光緒十二年丙戌、公三十七歲。

葬瞿太恭人於長沙南鄉馮家冲。

公長子壽人入縣學。

時公祖母王太恭人年將八十、望玄孫至切。冬、公冢婦黄夫人來歸、同邑優廩生諱式雍翁女也。

光緒十三年丁亥、公三十八歲。

十月十三日、王太恭人卒、壽七十有八。

公治尚書、服膺伏生、宗今文説、至是作尚書大傳箋、爲箸書之始。壬辰四月初六日記云、於舟中檢丁亥戊子居憂時所作大傳箋稿覆閲之。

光緒十四年戊子、公三十九歲。

夏、葬王太恭人於長沙縣北史家坡。

冬、公介婦汪夫人來歸、公之仲子吉人、同邑附貢生新疆喀什噶爾道庫大使諱度翁女。

是年有詠懷詩九首。

光緒十五年己丑公四十歲。

春、北上赴禮闈不第。

二月、三女嘉禎生、趙宜人出。

是歲程先生伯翰殁、中秋書感、次其弟海年同年頌芳韻四首以誌亡友。

考取內閣中書、引見不記名、留都擬與明歲恩科。

重九日與長沙鄭寄凡叢綸、善化黄麓泉雁骨、湯稚菴魯璠、陳昺章翰霄、黄子餘昌年、林綬臣系尊、汪頌年詒書諸先生游天甯寺、爲詩酒之會。旋汪往山東省觀、鄭往山西大同府、陳伯平啓泰幕、均以詩送之。十一月十五日、鶴泉公棄養長沙里第、壽六十有一。公聞喪奔歸。

是歲、孝欽太后歸政。

詩有湘陰阻風二首、汨羅弔屈大夫二首、岳陽樓、赤壁、諫草堂二首、七夕雨三首、和程海年游仙八首、送汪壽民詒撰南歸、送劉振愚鐸往山西隰州二首、旅夜偶懷、天甯寺古塔歌、感事五首、和瞿子玖學士鴻機題圓圓小影、冷紅軒集題詞、題紅線取盒圖、得家書二首、雁門太守行、長平箭頭歌、書昌谷集後、大風行、四十初度書懷四十韻。

奔喪後居憂無詩。

光緒十六年庚寅公四十一歲。

主桂陽州龍潭書院講席。四月、由長沙往。途中游空靈峽、作文以記。

六月、返長沙。

七月、應江西學使攸縣龍芝生侍郎湛霖之招、遂游南昌。

先是湘省淮商以曾文正公國藩規復淮綱、鳩貲建祠於省城小吳門正街。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於祠旁爲思賢講舍、長沙王益吾閣學先謙因商定鹾務公所醵金設局刊書、是爲湘省思賢書局之始。王閣學刊刻書籍、嘗與公商榷。公所著書亦有交局刻行者。

居憂無詩。

光緒十七年辛卯、公四十二歲。

三月、長孫名揚生。

四月、公由江西學使幕返湘。葬鶴泉公於長沙東鄉盛家灣。

七月、仍赴南昌、如臨江龍潭里謁祖墓。

三子嘉祿殤。

冬、回長沙。

居憂無詩。

光緒十八年壬辰、公四十三歲。

是歲、公始存日記。

庚寅、辛卯公既佐龍學使校閱試卷、所拔多沈博之士。至是南昌經訓書院延主講席。

正月、循醴陵萍鄉袁州往贛。

二月初一日、在南昌得文三橋鐫圖印三方。一云枕流漱石、一云臨風弄月、一云安分自足。嘗以爲一生出處之兆。服闋北上、遇長沙袁叔瑜緒欽、湘潭羅順循正鈞、同入京、相與唱和。

三月、赴禮闈、未第。

爲長沙章覲瀛題其先价人先生壽麟銅官感舊圖。

四月、南下至南昌。

江右故宗宋學、偏重性理、或流禪釋、經訓爲人文所萃。自公以宿學掌教、申明西京微言大義之學、教人以經學當守家法、詞章必宗家數。四月廿六日記一時高才儁秀咸集其門、風氣爲之丕變。

五月、重刊山陽丁儉卿晏六藝堂叢書讀經說一卷、以示講舍諸生、幷寄贈桂陽龍潭書院舊生。取舊所撰尚書大傳箋稿、擬於講舍續成之。

六月十七日、閱太原閻百詩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公謂百詩生於國初、漢學初興、宋學猶盛、狃於先入之說、每以宋儒之見駁斥孔傳、並駁兩漢古義。既知孔傳之僞而不能信今文之真、不特無以服僞孔之心、且恐袒僞孔者得以藉口。乃條辨其失、作古文尚書疏證辨正。

公喜藏書、自是奮志著作、多所搜求、珍笈漸富。輯所得釋名補注、錄寄王益吾閣學。閣學自致仕家居、著書輒就公校正。時方從事補疏是書、故以此寄之。講舍生於經解題有未能明辨者、輒擬作以示

範。是月、始作釋京一篇。

七月、游滕王閣懷王子安、洗馬池懷潁陰侯、百花洲懷蘇雲卿、過徐孺子故宅、有詩。

聞朝鮮亂有感、賦詩四首。

八月、公仲子吉人入縣學。

九月、返湘。由是至丁酉歲、均春往秋歸。

十一月十四日、為公生日。公日記云、憶己丑在京、適滿四十。黃麓泉同年倡率同人為予祝壽、而先君子適於是夜去世、撫膺增痛、抱恨至今。嘗立誓即壽至百齡、不為稱觴之舉。

是年詩、別有楊村曉發、口占贈袁叔瑜、宿張家灣依韻答叔瑜、入都、青鸞曲、食蟹、泊樵舍、戍鼓、入彭蠡湖口阻風、望大孤山、姑塘水宿、過武昌縣、輪舟中望漢江、偶感、打魚歌、灘行、舟中晚眺、江干阻風、李藝淵丈臨江府治慕萊堂題詞。

文有徵刻朱文端公藏書十三種啓。經解有釋京、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考證、王若曰孟侯解、君奭言文王之臣無太公、尚書大傳言文王四臣有太公無太顛、吳仁傑謂太顛與師尚父豈異人乎試考其說、雒誥王命作冊告周公後年月日考、碩人衣錦褧衣疏引豐詩錦衣云庶人之妻得與夫人同解、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解、昊天有成命成王解、天作祀先王先公解、三壽作朋解、元鳥箋兩禘夾一祫考、商頌美宋襄公考證、九皇六十四民考、天子七廟二祧考、六篇攝主解、兄弟廟制異昭穆考、春秋黜周王魯解、共二十二篇。

光緒十九年癸巳，公四十四歲。

主講經訓書院。

二月，挈長子仲子由湘往贛。

同舟有武進程青佩歸自朝鮮，述三韓派黨相傾，深以東藩不固爲慨。出寫照，公爲題詩。二月十七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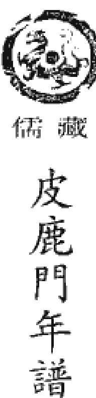
六月，文學士道希由京寄書論學，欲公不講常州及川學。公謂陽湖莊氏之學，嘗蹈宋人改經陋習；川學即廖季平一派，分別今古文，各自爲學，甚是，然多失之附會。六月初一日記。

八月，返湘。初十日由南昌發，是夜泊樵舍，明宸濠被擒處。閱新城楊鐵傭希閔所作王荆公年譜，多右荆公，不滿元祐諸賢。公以爲宋法最陋，宜變，惟在去其猜防苛細之法，以盡人之才。荆公徒主致富強，而爭新法者又誤謂一切不當變，故形成水火。此特船山先生知之耳。十五日，湖口阻風，有詩詞，謁岳忠武祠，作七律一首。擬往游石鐘山，不果。十八日，游九江煙水亭，有詞。亭在城西湖中，風景殊勝。周濂溪建，或云建於濂溪之子壽。

九月，湘潭葉煥彬吏部德輝見公於長沙寓齋。葉先生長考訂校刊之學，搜羅精博，每得佳本，互相借錄。

是歲，講舍生許受衡、王子庚、胡思敬、吳寶田、謝遠涵、羅志清、張炳喆、伍致中、楊亨頤、段笏、趙世猷、黃壽謙、黃錫朋等舉江西鄉試，一時皆慶得人。

十月，孫女葵生。



十二月、得四川尊經課藝、知川學宗旨大抵出於王壬秋先生。公云、王先生說易先通文理、不用象數爻辰、其旨亦本於焦里堂而推闡之。詩不主毛、亦非盡用三家。春秋兼用公羊穀梁新義、間出前人之外。禮經尤精、說易說詩皆以禮證之、故其說雖新而有據、異於宋明諸人與予說經之旨相同。惟予不敢過求新異耳。

作古文尚書疏證辯正若干卷成。

刊壬辰癸巳兩年所作經解文爲經訓書院自課文二卷成。

删定庚午至癸未歲存詩三卷。

是年詩有讀陶、謝、鮑、庾集四首、擬工部詩十四首、登天心閣、過嶽麓山行、題夏芝岑師嘉禾圖、湘娥引、至三兒嘉祿葬處四首。文有倉帝史皇氏頌、虙戲畫卦頌、春秋列國名臣序贊、舜陵銘、漢雲臺中興諸將序贊、唐十八學士序贊。經解有奄再叛再征考、右招我由房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考、觀兵伐紂年月考、士昏禮婿家不告廟考、燔柴於奥鄭注奥當爲爨解、周之始郊日以至解、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皆魯始封之錫考、鯀爲夏郊三代祀之考、釋山五岳前後異義考、齊魯二國封地考、共十篇。

光緒二十年甲午、公四十五歲。

主講經訓書院。

正月、往贛。

二月、入都應禮部試。

四月十一日、得南海康長素（有爲）新學僞經考。公以其說皆從今文、以闢古文、所見相合、惟武斷太過、謂周禮等書皆劉歆作、恐劉歆無此大本領。既信史記、又以史記爲劉歆私竄、更不可據。

同日、文學士道希宴集公車諸名士、公及瑞安孫仲容（詒讓）及其兄伯威、綿竹楊叔嶠（銳）、南通張季直（謇）與焉。

十二日、榜發、公被薦不售。副總裁汪柳門侍郎（鳴鑾）以不得公與楊叔嶠爲憾。文學士道希謂公與孫仲容下第、爲人才消長之機。贈公東塾集一冊、以粵東陳蘭浦先生（灃）相許。

五月、南下至南昌、從游者益衆。永新賀贊元、德化桂念祖、吉安歐陽溥存、奉新宋名璋、南昌魏元霸、蔡藩、梅光羲、梅光遠、新建夏敬觀、夏承慶、楊增犖、新昌盧豫章、豐城袁宗濂、熊羅宿、清江徐運錦、徐運鑫、番禺葉恭綽、萍鄉文法和、文永譽等、學行均顯。

公誨人循循善誘、因材施教。七月初一日、答門人王子庚書云、所論經學雖屬根柢、然年少有才者、多不願治樸學、予少亦好議論詞藻、王壬秋先生勸專治一經、不肯聽。近以才華日退、自分詞章不能成家、又困於名場、議論無所施、乃遁入訓詁學。經非數年不能得解、講舍中自賀贊元、盧豫章外、無專治經者。執事長詩古文詞、但宜斂才就範、講求格律聲調、詩賦師唐人、駢散文上溯八代。袁簡齋云、天下清才多、奇才少。講舍爲一省人才所萃、然奇士不能多見。魏（元霸）、賀（贊元）最爲傑出、而不嫺詞賦。人各有能、有不能、在因才而導之耳。

中秋後一日、東湖泛月、與新建夏芰舲（敬莊）、幹臣（敬觀）、瑞昌李秀峯（乘時）、昆明宋梓材（廷梁）分韻賦詩。

是科講舍生文景清、賀贊元、文廷楷、吳正表、蔡藩、胡其敬、李夬、黎經誥、彭樹華、胡鵬、黃大壎、朱錫庚、夏敬觀中江西鄉試舉人。

是歲、朝鮮東學黨起、國內亂、中國出兵援之、遂有東征之役。公有感事詩四首。其一、鳳麟洲上煽妖氛、貔虎天邊下禁軍。倭帥又生平秀吉、孱夷并少蓋蘇文。興亡自古皆由女、水火安民在置君。朝鮮亂在君昏。急望王師如望雨、底須和戰漫紛紜。

其二、采薇連捷報殊功、萬顆頭顱擲海東。鴨綠江邊詎天險、蝦夷島上有漁翁。俄人踞蝦夷。將收百濟毋堅壘、直搗三山再掛弓。莫道蓬瀛在雲表、海舟非必引神風。

其三、碧水生塵路渺茫、扶桑又恐變滄桑。行天赤日無偏照、越海青州有鉅防。昔憾金繒隳士氣、今知茅土出戎行。垂頭大鳥涎中國、早用強弓毒矢張。日本主兵者爲大鳥圭介。

其四、聽鼓思臣發德音、復傳溫旨下雞林。劉毅齋中丞卹典甚厚、又葉軍門與將士皆受上賞。吳公應可強人意、吳清帥將兵出關。李相由來有赤心。海上未聞妖彗埽、湘中忽報將星沈。白袍豈少英雄出、邊士宜知恩遇深。

九月、返湘。初五日、至九江、聞戰事失利、有哀平壤七首。其一、王者原無戰、勳臣實總師。故宜責元帥、當更奮澠池。戎晉春秋筆、陳濤老杜詩。街亭自貶削、千載武侯思。

其二、諸軍鬬貔虎、一旦化蟲沙。尚有威名在、休將往事誇。年年虛重費、赫赫幾高牙。悽絕碧蹄館、前明計又差。

其三、逃軍邀上賞、棄地奏鐃歌。各倚皇恩厚、其如失策多。亟須誅馬謖、未可信廉頗。蒙古強天下、舟師反讓倭。

其四、中華有長技、陸戰最雄強。何意地中虎、難當車轍螳。彈章誰黑白、棄甲太蒼黄。稍喜戈船鬥、傷亡略取償。

其五、重爵私親黨、攜金上將臺。好龍驚蝘蜓、相馬得駑駘。灞上真兒戲、神州豈乏材。吾湘士猶奮、應更廣招徠。

其六、勝敵宜朝氣、頻年落大星。但期全屬國、非必侈犁庭。鯨力雄關白、龍荒失衛青。卅年勞教訓、何以報朝廷。

其七、哀哉鴨江緑、苦戰血流紅。詔旨求人傑、恩榮被鬼雄。烽烟逼畿輔、涕淚出深宫。大局猶堪挽、諸君勉立功。

湘撫吴大澂率師出關、鮑先生隨軍、任營務處文案。

初七日聞海東戰事有感二首。初八日、有途中遇湘軍東征四首。

十月、賦兵車行、均痛言時事。

十一月、作史記引尚書考、輯壯歲治經所得、成九經淺說、左傳二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禮記二卷、尚書二卷、詩二卷、四書若干卷。今惟存禮記、左傳、餘均散佚。

十二月、作今文尚書考證、撰孝經古義、成。今佚。



是年詩別有湘城解纜、泊岳州城下、滬上見西人以鐵網罝巨鵰作詩悼之、題許太守子笠承家天際歸舟圖四首、題宋梓儕太華聯吟圖三首、題宋梓儕湧泉脩禊圖、泛舟東湖和白仙韻四首、題夏芝岑師庚辰人日長沙定王臺探梅圖六首、題夏芰舲桐華吟館集二首、答王尺蓀子庚二首、題吳贊邦松蔭讀書圖二首、秋色五首、題環游地球新録、題漢西域圖考、章江泛船四十韻、蠡湖晚眺四首、嘉魚望君山諸首。

文有史通惑經篇書後、史通申左篇書後、孔融薦禰衡論、經解文有金鶚天子四廟辨、仲山甫考、伯魚名字考、虞天子服五考、華蟲爲雉考、書華蟲考後、史記衡山考、公劉公亶父是名是字考、路寢如明堂之制考、中有岱岳解、孔子爲魯司寇非大司寇考、閟宫箋后稷作司馬考、郊特牲何以供燔燎二處正祭、改用考、楚王妻媦考、共一十四篇。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公四十六歲。

主講經訓書院。

正月、改尚書大傳箋名大傳疏證、重加疏注。

二月、作孝經鄭注疏。

是月、丁汝昌敗、海軍全覆、日據遼東旅順威海衛、公諗知其意在踞險脅和、作金史交聘表一篇以寄感。今佚

嗣聞馬關條約成、台灣澎湖割於日、義憤填胸、賦詩八首。

五月、刊孝經鄭注疏二卷成。自序云、學者莫不宗孔子之經、主鄭君之注、而孔子所作之孝經、疑非

孔子之舊。鄭君所著之孝經注、疑非鄭君之書、甚非宗聖主鄭學之意也。古人著書、必引經以證義、引禮以證經、以見其言信而有徵。孔子作孝經、多引詩書。此非獨孝經一書有然、大學、中庸、坊記、表記、緇衣莫不如是。鄭君深於禮學、注易箋詩、必引禮爲證、其注孝經亦援古禮、此皆則古稱先、實事求是之義。自唐以來、不明此義、明皇作注、於鄭注徵引典禮者概置不取、未免買櫝還珠之失。而開空言說經之弊、宋以來尤不明此義、朱子定本於經文徵引詩書者輒刪去之。聖經且加刪削、奚有於鄭注。今經學昌明、聖經莫敢議矣、而鄭注猶有疑之者。錫瑞案鄭君先治今文、後治古文、大唐新語、太平御覽引鄭君孝經序云、避難於南城山。嚴鐵橋以爲避黨錮之難、是鄭君注孝經最早、其解社稷、明堂、大典禮、皆引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文。鄭所據孝經本今文、其注一用今文家說。後注禮箋詩、參用古文。陸彥淵、陸元朗、孔冲遠不考今古文異同、遂疑乖違、非鄭所著。劉子元妄列十二證、請行爲孔廢鄭。小司馬昌言排擊、得以不廢。而自明皇注出、鄭注遂散佚不完。近儒臧拜經、陳仲魚始裒輯之、嚴鐵橋四錄堂本最爲完善。錫瑞從葉煥彬吏部假得手鈔四錄堂本、博攷羣籍、信其確是鄭君之注、乃竭愚鈍、據以作疏。孝經文本明顯、邢疏依經演說、已得大旨、茲惟於鄭注引典禮者爲之疏通證明、於諸家駁難鄭義者爲之解釋。疑滯冀以扶高密一家之學、而於班孟堅列孝經於小學之旨、亦無懵焉。輯本既據鐵橋、故案語不盡加別白。煥彬引陳本書鈔、武后臣軌、匡嚴氏所不逮、茲並著之、不敢掠美。更采漢以前徵孝經者、坿列於後、以證孝經非漢儒僞作、竊取丁儉卿孝經徵文之意云。

閏端午，同人集於夏芰舲之壺園，公賦詩詞紀之。未刊

文學士道希上爭和議疏，語侵及樞臣，與傅相合肥李文忠公鴻章不協，出都南下，至南昌見公，縱談時事，公爲賦高陽臺一闋。未刊

六月，文北返，以詞贈之。

初十日，閱香山鄭陶齋觀應盛世危言，公謂現在之事，宜先清內亂，嚴懲賄賂，刻繩贓吏，債帥以法，實事求是，乃可變法，且必先改宋明陋習，不必皆從西俗。

八月初一日，作豫章叢書三集序，大旨以爲宋學不專屬義理，江右之學不專屬金谿，觀此書可知前輩講實學不乏人，庶可以袪末學之陋。於南昌刊師伏堂駢文二卷成，門人夏敬觀、賀贊元、徐運錦爲作序。

九月，撰兩漢詠史一卷成，自序云：詩人思古，乃有楚茨諸篇，詞客詠史，肇興三良之什，爰至六代，迄於三唐，屬在大家之文，率有懷古之作，而濫觴伊始，波瀾莫肆，椎輪甫導，金羈未施，逮乎元明，厥有專集，鐵厓奇艷，摭飛卿昌谷之遺，西涯清□，開論宗文筆之體，別其古近，每輕李而軒楊，推其正變，毋是此而非彼矣。僕本憾人，少習史傳，間有撰述，託諸短章，上自七雄，下逮六代，意興所及，篇幅尚匙，裒然成帙，獨在兩漢，誠以漢治近古，史文尤工，凡一盛而一衰，皆可喜而可愕。始則赤龍受命，銅馬稱帝，靈興芒碭，雷震昆陽，三傑翊運，平鑿齒之磨牙，四七受鉞，埽蛙聲與紫色，則有叔孫禮樂，疆華符命，挾書除律，金絲之響乍騰，以讖定禮，玉牒之文斯鏤，此一時也。文景繼治，庠序未遑，建武中

興、枹鼓初息。至於武宣之世、明章之朝、石渠署設、考金馬之文章。臨雍禮成、修袞龍之法服。文治斯鑠、武烈更宏。金人列於甘泉、玉門開夫亭障。狼居勒銘、遂致渭橋之謁。龍沙坦步、喜告葱雪之平。此又一時也。運罔隆而不陂、火久揚而欲沈。故自元皇臨御、和帝纂修、雖恭儉之德有逾於前、而魁柄之重漸移於下。薰胥擅國、煬竈之禍深。房闥持權、牝晨之患亟。朋黨交搆、易謬元黃。戚宦互爭、勢成水火。乃致龍蛇雜處、麟鳳不祥。東海蕭生、和鴆自殺。關西夫子、大鳥陳冤。此又一時也。由是哀平短祚、桓靈不君。董公大賢、欲法堯舜。張趙常侍、倚若父母。門樞白髮、傳行王母之籌。石上黃粱、錢數河間之女。遂使玉璽墮地、麋鹿寓城。去丁傅而得黃龍、始宮鄰而卒金虎。九錫開國、起新室之豺聲。千乘北邙、逐平津之螢火。又一時也。嗟乎、高光二聖、幾閱櫛沐之勞。莽操一出、遂遷龜鼎之祚。讀班范之史、未免拊心。問東西之都、已成陳迹。樂府協律、空夢想夫昌時。茂倩解題、非必仿其體製。聊爲長短之句、藉作塊壘之澆。濁酒三升、但資嘔噱。廣武一嘆、誰是英雄。效李嶠汾陰之行、敢自矜爲才子。比空同漢京之詠、庶靡濫於風人爾。

十月、長女嘉祥適同邑山東齊河縣知縣汪公諱蒓之孫祖望。

撰史記引尚書考六卷成。（未刊）自序云：漢京之學皆有師授。龍門作史、自述宗傳、尚書一經、獨不言所自出。儒林列傳、略可考其由來。其時鼂錯受書、未遠年代。歐陽立學、已歷歲時。上溯泲南大師、當屬再傳弟子。故其義皆古義、而其文皆今文。瞀儒昧經、率意妄詆、略陳其旨。乃有六蔵自壁中、蝌斗謬託安國、航頭逸字、倏增方興。唐頒學官、寶此贋鼎。守節正義、司馬索隱、未能別其異趣、猥云不見古

文。不知臨淮蚤卒、幷無箸述之編、麟止絕筆、詎誌巫蠱之禍。乃執豐坊之魯學、輒詆毛詩。信商英之三墳、反疑周易。此一蔽也。宋儒好用義理、懸斷事蹟、見夫操翊天命、謂西伯不稱王。莽號宰衡、謂元公無居攝。因噎廢食、詎曰能通。鬻羹吹齏、將無過泥、執彼以論、繩夫舊聞、詩人受命之文、以爲盡妄。世家當國之義、皆曰厚誣。此二蔽也。漆書一卷、本出西州、古學數傳、盛行東漢、衛賈之所傳、合馬鄭之所遵循、舉周禮以概唐虞。是末師而非往古。居東避亂、未合機宜。祖甲稱賢、殊乖事實。昧者見其牴牾、乃加塗竄。懸牛賣馬、面目全非。斷鶴續鳧、參差不一。此三蔽也。漢書云遷從安國問故、堯典諸篇多古文說。班用夏侯之義、本與歐陽不符。孟堅之爲此言、當時必有所據。以今考之、但見堯典衡山字非作霍。洪範曰睿、文不從容。然衡霍故有二名、睿容亦疑後改。至若金縢用蒙恬之舊說、微子以樂官爲太師、非出古文、義尤彰灼。而淵如注疏、守孤說而背顓門、默深古微、襲疑文而汩家法。此四蔽也。經生株守、鮮能博通。不信漢書、足考廟制。安知史記、可證經文。或云不見全本、故有殘缺。或云多採雜說、咸非本義。有能背俗而從古、反謂信古而疑經。豈知孔序初出、已載簡編。湯征逸文、且入甄錄。而少見多怪、將疑腫背之駝。以是爲非、謬矜買璞之鼠。此五蔽也。史記一書、或以故訓易經、或由今文本異、或因文便從省、或因傳寫致譌。而考其大旨、皆可徵信。近者通儒輩出、罕知遷史足憑。風雷改葬、懋堂以今文爲謬。悠反國攝王、樸園疑伏生爲老耄。豈知取證於史、其說自明。大熟未穫以前、本有歷年之事。相王行政之後、初無遠避之文。乃不援史文以證師傳、反徇末學而違初祖。此六蔽也。錫瑞服膺伏書、罔敢出入、參考太史、謂足據依。甄所引用、皆一字而千金、摭其闕遺、亦零

珪與碎璧。徐裴張馬之說、間糾其違、臧江孫段之書、擇存其是。以見書紬石室、實可證明聖經、聲發金絲不同點竄舜典云爾。

十一月、王益吾閣學刊釋名疏證補成、采公說五十餘條。

始作古文尚書冤詞平議。

刊甲午乙未兩年所作經解文爲自課文第三卷。

公次孫名振生。

十二月、取筆記錄之存稿二卷。

始作鄭志疏證。

撰尚書古文考實一卷、王閣學爲交思賢書局刊行。

撰宙合堂談古若干卷、今佚。

是年詩有驚聞一首、道中見桃花二首、壺園看牡丹和芰舲韻答芰舲贈詩、送李藝淵丈回湖南辦理督銷、五柳館、萬杉寺、舟行絕句四首、有感四首、和幹臣、章江舟中答幹臣贈詩、歸過鄱陽湖、聞西陲近事二首、過嘉魚一首。

文有明史約序、請復孝弟力田科議、豫桐女史遺照題詞、夏母高太恭人六十壽序、湖南糧儲道夏公芝岑墓志銘、王黝笙墓志銘、張孝達制軍壽序、河東河道總督梅公啓照暨德配雷夫人墓志銘。經解有明堂蔡袁二說平議、虞庠在國西郊當作四郊考上下二篇、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解、感生



帝解、往伐歸獸解、駁俞理初公羊傳及注論釋、棐忱申張髦三昭三穆爲六宗之說、幷辨正其失、共九篇。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公四十七歲。

主講經訓書院。

時我國新遭中日之戰、馬關之盟、公與黃鹿泉先生書、慨乎東藩之失、極言變法之不可緩。十七日記致黃書云、閣下往歲於東藩使至、招之飲酒賦詩、且繪圖徵詠、以張之在當時亦視爲故常、豈意今日遂同明堂王會、千秋盛事、不可復見。又云、方今議論、皆云變法自強。現在之局勢、如病已入膏肓、欲學醫以治之、亦恐緩不濟急、況尚有沮之者。葉煥彬吏部以所藏張船山畫冊贈龍陽易實甫順鼎、公題詩四絕以紀之。二十一日記。葉煥彬吏部藏張船山畫冊、船山自題詩於上、印章有張靈後身字、易實甫自謂夢晉後身、吏部因以此贈實甫。王益吾、王壬秋、何棠孫維棣、程子大頌萬、陳伯年、葉煥彬皆有題詠。略

王益吾閣學、葉煥彬吏部見公所作駁俞理初公羊論一文、盛稱之、有經學獨步湘中奪席之語。

二月、文學士道希被議歸南昌、公作摸魚兒一闋贈之、詞云、悵春殘、蕭條風雨、幾番愁見花落。鳳城桃李凋零盡、一點又飄紅萼。天漠漠。空夜奏綠章、無奈芳枝弱。封姨太虐。任巧囀鶯簧、苦啼鵑淚、有酒更斟酌。銷魂處、回首五雲樓閣。衣香猶染京洛。蛾眉見嫉尋常事、泉水漫分清濁。情不薄。雖潛處太陰、尚望微波託。承恩似昨。待買賦長門、回心舊院、莫遽怨謠諑。

三月、校尚書大傳疏證。

七月初五日、漢儒鄭康成誕日、公作漢大司農鄭公碑文、自注云、晉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

屑作鄭康成碑、其文不傳。乃爲補之、臚列所注書、與漢晉文體遂不相似。蓋公至是兼治鄭學、冀疏通高密一家之言。

如南昌、刊尚書大傳疏證七卷成。自序云、自暴秦燔坑、經義堙曖、而易主卜筮、詩存諷誦、春秋未箸竹帛、禮樂本無成書。推原廢興、匪咎煨燼、惟尚書一經、上紀五帝、邈乎百篇。末由再睹斯文、未喪一老憖遺、著錄本於秦宮、發藏先於孔壁。五三六經之旨、如日中天。二十八篇之文、比宿北斗。若夫別撰大義、不盡發明本經。而歐陽傳授、皆出高足。劉班略志、首列傳名、漢世四家言詩、二戴述禮、公羊經旨、司馬史才、考其記禮之辭、多相出入、序事之略、亦堪證明。是知山東之大師、無若泲南之閎遠。厥後東京祖鄭、南宋宗朱。懿彼兩賢、師法百禩。而六藝撰定、特爲注釋。儀禮通解、多引傳文。是則專家雖亡、莫尋虎觀之緒、四卷具在、猶見鴻生之遺。降逮元明、競逞虛誕、俗學蔑古、委之榛蕪、空言禍經、烈於秦燒。近儒蒐輯古書、不遺餘力、而伏傳全本、莫睹人間。吳中摭略缺殘、侯官復增校訂、揆之鄙見、尚有譌漏、乃重加補正、作爲疏證。仿孔冲遠之例、釋滯求通、衍鼂家令之流、暢微抉隱。而皇熊舊疏、莫可據依、摩詰古圖、空傳仿佛。拾遺訂墜、有四難焉。伏生生自先秦、多識古禮、學興前漢、是爲今文、枝葉所嬗、非止三家。尚書符節相同、通夫十四博士、乃自紅休一出、赤伏中興、信列國陰謀之書、用山巖疑似之說、昧者遂疑今爲漢法、古是周文。素王之制、定自太常、六典之篇、可概上古。四輔匡主、以爲周禮無文、太子迎侯、孰識異代之法。今將祛此大惑、紹夫顓門、而曲臺逸文、廛珠散失、石渠議奏、碎璧湮淪。其難一也。東京作章句、必曲曲以敷陳、西漢尚微言、不字字而比傳。江都之述繁

露、太傅之傳、韓詩、比於是編、實堪鼎足。乃或昧於古書之例、徒以耳食自矜。皋謨之言貢士、必欲強通。多士之論宮城、亦思影附。成王幼在襁褓、不解甚言非真。梓材謂命伯禽、務在穿鑿立異、致爲此書詬病。實由誤會傳文、今將辨明體裁、析解淆惑。而譌謬沿襲、或且強作調人、摧陷廓清、莫能比於武事、其難二也。漢通天人、多出齊學。詩說五際、春秋三科、擬諸洪範之辭、皆明災異之旨。故自漢至隋、并箸於史。良以五行之義、自成一家之言。宋人疾緯書如仇讎、謂天變不足畏。中候十八、既詆遷言、大法九章、皆從棄置。今將甄極毖緯、推明禹疇、而河洛遺文、無由鈎摘、向歆異說、亦尟折衷。其難三也。金絲既振、乃有壁書、門戶斯歧、多逞胸臆。鄭君既注是書、自當恪遵勿失。乃詆歐陽爲蔽冒、信衛賈爲雅材、間下己意、比於箋毛、或易本文、同夫注禮。易曰容爲日睿、變大交爲南交。甘誓六卿、解以周制、堯典八伯、義非虞官、帝者之服五章、天子之城九里、皆由泥古、不免獻疑。近人併伏鄭爲一談、昧古今之殊旨。西莊之作、後案阿鄭、實多樸園之考、今文詆伏、尤妄。今將別漢司農之注、守秦博士之傳、而庸俗異視、易謬元黃、別定一尊、莫分黑白。其難四也。錫瑞殫精數年、易稾三次、既竭駑鈍、粗得端倪。原注列鄭、必析異同、輯本據陳、間加釐訂、所載名物、亦詳引徵、冀以扶孔門之微言、具伏學之梗概。世有達者、理而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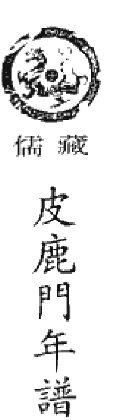
新建夏先生敬莊爲作序云、秦變法而二帝三王之法永墜。秦燔書而二帝三王之書亦亡。書不可亡、天生伏生。伏生傳尚書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或謂大傳是生歿後歐陽張生撰集、猶之論語、亦出門人、不可謂非濟南之書也。漢時歐陽夏侯三家皆立於學。別有古文、出自孔壁。然孔安國先通伏

生今文歐陽和伯、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則漢時今古文本是一家。初無殊旨。刱古文以汩今文、蓋昉於劉歆。歆當新莽時、以古文尚書立學、必自爲之章句訓解。建武中興、廢之而說已傳播、衞賈馬許皆崇信、五經異議所載古尚書說、多用周禮易今文義、蓋本歆說。歆說既行、學者遂爲古文二字所壓、以鄭君之精識、其注大傳、猶多改其字、變其義、不守濟南師法、豈非爲古文所誤哉。三家尚書既亡、濟南之傳中絕。賴有大傳巋然獨存。宋朱文公作儀禮經傳通解、多采其書。元明以來、空言滋甚、并大傳亦不存於世。近儒迭相綴輯、福州陳氏輯本最善、然亦有譌漏、且無疏解、不便學者誦習。皮君鹿門、治今文學、取陳氏本、重加釐訂、爲作疏證、足以昌明濟南一家之學、藉存二帝三王之遺。予見其書、爲付剞氏、以詔後學。書成、乃述其緣起、幷發其大旨如此。

十一日、得仲子吉人選丁酉科拔貢、電有詩誌喜。

八月、葉吏部煥彬由京寄贈孔叢伯古俊樓鄭志原刊本。

撰古文尚書冤詞平議二卷成。自序云、毛大可檢討古文尚書冤詞八卷、世傳爲駁尚書古文疏證而作。予觀其書、亦不盡然。有明一代、專以宋學取士、其於宋儒之說、如刪孝經、改大學、去詩國風、皆奉爲科律、莫敢異議。獨檢討起而爭之、在當時實能言人所不敢言、不可謂非豪傑之士。惟檢討之才長於辨駁、務與朱子立異、而意見偏宕、遂有信所不當信、疑所不當疑者。朱子信儀禮、是也。檢討因其爲朱子所信、乃謂三禮之中儀禮最下、所訂喪禮、肆意抨擊。朱子疑古文尚書、是也。檢討因其爲朱



子所疑、乃大聲疾呼、爲古文鳴冤、横暴先儒、痛詆同時攻駁古文之人、乃曲護黎丘之鬼、皆由意見偏宕使之然也。夫古文尚書幷非由朱子始疑之、檢討欲爲平反、意必據有鐵案、乃其所執爲左證者、惟隋書經籍志。隋志唐初人作、其時崇信僞孔、立學宫、作義贊、史官所采、皆左袒僞學之徒、檢討乃據一家之言、偏斷兩造之獄、豈能反南山不移之案、以鳴千載不白之冤乎。尚書一經、自東漢古文汩之於前、東晉古文假之於後、宋以來又各剏異說、迄今紛紛、莫衷一是。或據宋儒之說以駁東晉古文、或據東晉古文以駁宋儒之說、或據東漢古文以駁東晉古文及宋儒說、未有能守西漢今文之學、以決是非、正得失者。剏在明末、經義湮晦、以閻徵君之精核、攻古文猶用宋儒之說、其餘郝、梅諸君所批駁、多不得要領。僞古文雖當罪、而罪之不得當、宜檢討爲之負罪而稱冤也。檢討是書、其佳處在不用宋儒新說、如武王封康叔、周公留後之類、其弊則在專信僞孔、並伏傳、史記亦加訾議、與疏證互有得失、其是非可對勘而明。予於疏證既爲辨正、乃於是書更作平議、冀以持兩家之平焉。

十一月、門人賀贊元作韓詩外傳疏、來書請益。

王壬秋先生深稱公箸尚書大傳疏證徵引精碻、其孫尚未授書、云俟公疏證出、乃以授之。賀贊元緘、入衡州、謁壬父先生、過詢止宿、篤見開引、至論尚書、深稱夫子徵引精碻、其孫尚未授書、俟夫子疏證本成乃授、足見折服之深。

十二月、古文尚書疏證辨正及古文尚書冤詞平議、均由思賢書局刊行。

譔鄭志疏證八卷、鄭記考證一卷、附答臨孝存周禮難疏證一卷成。自序云：鄭君列傳云、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是鄭志乃諸弟子推尊鄭君、比擬孔子、而自比於孔子弟子、

裒其問答之語以爲志。治鄭學者、宜何如寶貴。乃隋唐志皆載鄭志卷數、唐人作義疏、亦多采用。歷五代宋而遽亡佚。此亦有故。鄭君先通今文、後通古文。先所箸書多今文說、後所箸書多古文說。據鄭志答炅模問、初爲記注、後得毛傳、不復改之。答劉琰問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是所箸書先後不合、並非有意矛盾、故示參差之迹。學者因其參差之迹、正可考見經學門戶之廣、去聖久遠、記者各尊所聞、今古文皆有師承、不可偏廢、有前所據而後追改者矣、亦有前所據而後不必追改者矣。當時弟子蓋嘗以此致惑、而鄭君自爲解釋、其意已彰彰如是。孔沖遠等不達斯義、解詩則疑禮注、解禮則疑詩箋。其於鄭志、亦疑其與禮注詩箋不合、又疑雜問志首尾無次、疏家例不駮注、專守一經之注、不欲牽引他人異說、其體例固如是。至因專守一經之故、並注家一人先後之說不能疏通證明、以其少異而疑爲不可信、則唐人已不知是書之可寶貴。宜其至宋而遽亡佚矣。夫自漢至唐、鄭學極盛、其時諺云甯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承學之士、莫不服膺。顏祫逐康成車後、而於鄭學已不能徧觀盡識、何怪後來攻鄭者之紛紜乎。曖曖姝姝、學一先生之言、乃莊子之所譏。後之曖姝者弁一先生之言、亦不盡學。唐人宗鄭、既專守一經之註、其餘若鄭志等、棄之弗顧。宋以後人宗朱、又專守四書之注、其餘若語類、或問、有異於四書而可備參考者、亦復棄之如遺。其所見狹隘、不能盡厭後儒之意。後儒起而捃摭他說、以反攻鄭君與朱子。究其所摭他說、有不見於本處之注、而見於他處、爲鄭君與朱子所已言者。是以鄭攻鄭、以朱攻朱、人但議輸攻者不睹全書、而不知其墨守者已先不能折衷壹是。嗜古之士、蓋其閔矣。然則若鄭志者、豈非今日所當急治者歟。予治鄭學有年、念是書可



與諸經注義參證、以考鄭君生平學術先後異同之故、且知古人之學與年俱進、常有歉然不滿之意、而於弟子問難、又常有殷然誨人不倦之心、皆後學之所宜法也。鄭志有殿本、錢本、孔本、袁本之異。袁後出、最詳審、其中亦有疏失、如引御覽韋曜問曰一條、爲鄭志謂韋亦鄭君弟子、不知此乃毛詩答雜問語、韋以孫皓鳳皇二年被誅、華覈疏救之曰、曜年七十。鄭君卒於建安五年、距鳳皇二年凡七十四年、是韋不及見鄭、不得在弟子之列也。是書寶應成蓉鏡嘗作考證、未畢、僅三十餘紙、栞入南菁書院叢書、茲據袁本復加校訂、成所考證、具列簡端、不敢掠美、其未及者補之、名曰疏證、附以鄭記與答臨孝存周禮難、以存鄭氏一家之學、而發明其大旨如此。

是年、詩有題易笏山方伯丈浩園介雅圖、爲夏芰舲題動靜交養圖、題范季遠德培觀察仕隱後圖二首、壺園主人招飲、爲荷花壽詩二首、題盧仁山懋善乘槎破浪圖二首、新秋疏星看鏡、普賢寺鐵像歌、永福禪林觀桂、洲石由南昌至九江利濟輪船中作、蘆花過南康、泊嘉魚峽中、斜陽湘妃曲、新堤嶽麓峯禹王碑、李北海麓山寺碑、真西山諭僚屬詩碑、化城禪寺鐘款、題浯溪碑。

文有榆霞山館師友詩錄序、茅批唐宋八家文書後、章實齋文史通義書後、鄉詩摭譚序。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公四十八歲。

主講經訓書院。

正月、撰今文尚書考證三十卷成。王益吾閣學爲作序、云、尚書傳自伏生、其徒歐陽夏侯、西京立學、宗習徧天下、溯龍門箸記、虎觀講經、迄於熹平所刊、一以今文爲主。雖其間有史公雜采之說、有三家

歧出之說、要皆截然不紊、考迹可知。古文肇出魯壁、不列學官、盛於新莽、微於中興。厥後杜衛賈馬賡續倡和、若故爲今文樹之敵者、而其從來亦遠矣。夫經義不窮、引而日新、學塗衆趨、則材高者激而返古、理勢固然、無足怪者。漢書稱今文徒衆、或善修章句、或增多師法、未嘗不各自爲說、若古文當日之不泯、亦非獨文字古也。史遷從孔安國問故、明孔氏嘗爲故矣。遷書載堯典諸篇多古文說、是古文有說矣。桑君長名傳古文、其言散其地志水經、與今文不同者、皆可決其爲古文說。劉歆又從而推演之、如莽立六宗、建三公及三統歷、言文王受命、武王克殷之年、顯背今文、由歆剏說、此可以意定者、而必謂古文義說盡出於歆。或其不然、自鄭君以漢末儒宗、雜糅今古、爲書學一大變、東晉僞經傳出、茫昧千年、本朝碩學朋興、今古文界域始明、而蔽亦因之。曲阿高密、強仞今文、蔽一。尊尚古文、故抑伏傳、蔽二。不信史記、擯斥舊聞、蔽三。皮君鹿門治尚書最精、嘗爲大傳疏證、古文寃詞平議二書行世矣。近復以今文尚書考證視余、其條理、今文詳密精審、兼諸大儒之長、而去其蔽、後之治今文者、得是編爲前導、可不迷於所往。余讀君撰箸、每有鍼芥之合、惟於論古文義說、反求於心而未能釋然。序君書、因併出所見、相質竊附於諍友之義云。

自爲凡例云、自獲麟奮筆、刪書百篇、祖龍燔經、烈火一炬、憖遺一老、肇啓三家、漢代今文、沛南爲盛。雖復河內屋壁、摻魚鳥之墜文、廟堂金絲、發科斗之奇字、而或僞真莫辨、傳注全無。今文大誓、疑引緯書與大傳史記之文爲之、與二十九篇之文不類。伏生所傳本無大誓、孔安國無受詔作傳事。是以二百餘年、不參異議、十四博士合爲通家、御史大夫衍三大宗之緒。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皆出於兒寬。昌邑太傅開兩夏侯之傳。大小夏侯尚



書、大小戴禮同出於夏侯始昌。彧彧彬彬、元元本本。是知子駿之移博士、本屬讕言、敬仲之序官書、皆爲謬論。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析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衛宏古文官書序云、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此皆祖古文而詆今文之謬論。沛南之學極盛焉、有朽析散絶、略以其意屬讀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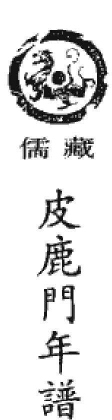
趙宋以降、伏書散亡、沛南顓家、無復別風之字、吳中孤本、僅傳淮南之編、抱經補其遺、恭甫刊其誤、於是福州輯本、鄞縣佚書、踵事遂精、考文較覈、覽其閎恉、拱璧足珍、葆此殘篇、碎金斯貴。如大麓之野、必是名山、旋機之星、乃爲北極。四方上下、六宗之義可尋、三才四時、七政之文具在。十二洲之兆祀、是祭星辰、三千條之肉刑、何關畫象。七始七律、文猶見於唐山、五服五章、制豈同於周世。三公黜陟、在巡守之先、重華禪讓、居賓客之位。西伯受命、逮六載而稱王、元公居攝、閱七年而致政。成王抗法、爲世子以迎侯、皇天動威、開金縢而改葬。凡此塙詁、皆當信從、勿因瓦釜之鳴、反棄黃鐘之寶。

龍門箸史、多列尚書之文、馬遷傳經、實守歐陽之法。如大麓是林麓、非錄尚書、百揆即百官、何云宰相。堯太祖稱文祖、異於禰祖之名、允子朱爲丹朱、知非允國之主。舜年凡百歲、見徵庸三十之謌、帝咨廿二臣、有彭祖一人在內。九官十二牧、合以彭祖、塙是二十有二人。四嶽即在十二牧之中。夔曰八字、本屬衍文、予乘四載、必當分別。戛擊鳴球以下、記自虞史伯夷、明良喜起之歌、即爲舜傳大禹。般庚屬小辛時作、比於陳古刺今、微子咨樂官、乃行何與剖心胥靡。多士文兼毋佚、意在兩義互明、君奭告以勿疑、事屬初崩居攝。成王開金匱、非因管蔡之言、重耳賜彤弓、乃作文侯之命。魯公就國、誓衆征戎、秦伯封殽、懲前悔過。參考舊文、不乖師說。至若文王囚羑里之後、乃出戡耆、箕子封朝鮮之前、已云訪範。史記

惟此二事與大傳不合。雖有小異、無害大同。西京舊說既萃龍門、東漢逸文亦叢虎觀。白虎通多載今尚書說。琮璜五玉、麑鹿二牲、九族親睦、竝列異聞。三考黜陟、不拘一義。放勳非號、說見於郊天、伯夷不名、義彰於敬老。鳴球堂上、尤貴降神之歌。燔柴岱宗、斯隆封禪之典。考績事由二伯、州牧旁立三人。五行衰王之宜、八音方位之別、受同即位、大斂即可稱王。改朔應天、太平亦宜革正。社稷用孝經之說、博士理本相通。巡守徵王制之篇、今文義原一貫。他若周公薨當改葬、康叔封據平安、皆不背於伏書、亦無違於遷史。三家派分、顓門教授、說經者言逾百萬、從學者衆至千人。大麓旋機、或更古義、象刑章服、亦背師傳。漢人以大麓爲大錄、旋機爲渾儀、象刑爲象天道作刑、服章爲十二章九章、皆與伏生史公之義不合、蓋三家博士新說也。然矛盾無多、淄澠可辨。考其得失、足用證明。乃知熹平刊經、皆據學官之本。白虎議奏、不主中祕之書。意在同文、名非慕古。至於赤文綠字、毖緯可甄。翠琬青珉、豐碑未泐。殘竹捃逸、斷碣鉤沈。凡屬隻義單詞、皆同吉光片羽。漢世通行今文、漢碑尤可據信。疏通古義、當據舊文。俗儒不說、妄說斯啓。是末師而非古、執誤本以疑經。如索隱據僞孔以詆史公、近人據馬鄭以詆伏生皆是。豈知懸牛頭而賣馬脯、何怪抵牾。斷鶴膝以續鳧脛、安能强合。故事實不可移易、古今尤戒混淆。如箕囚而微乃奔、詎有父師可告。衛封以伯爲爵、見史記衛世家、漢書古今人表。胡云康叔稱侯。君奭以居攝爲疑、非因時已致政。伯禽以征戎就國、何得尚未受封。略舉數端、足資隅反。誠能塙守伏義、證明今文、究馬班二史之異同、掇東西兩京之遺逸、則通如馬鄭、尚難執簡而爭、僞若梅姚、何

從緣隙而奮。漆書一卷出自西州。馬鄭古文本於杜林漆書。古文四十六卷、漆書止一卷、則非全文。孔安國本藏於中祕、新莽赤眉之亂、蓋已亡佚。此一卷當即其中佚出者。漢時民間相傳本有古文尚書、蓋孔安國副本。然不立學、私相授受、不無漏脫變亂。如我其試哉、脫帝曰、夔曰八字、重出優賢揚、作心腹腎腸、殷三宗無太宗而有祖甲、必非孔壁之舊。杜林好小學、蓋用漆書一卷校正當時之古文尚書文字、其本較他本爲善、故馬鄭依用之。然漆書非完文、近人以爲馬鄭即孔壁古文、非也。古序百篇、疑由東海。今所傳書序、與史記所引書序多不同、詳見書序考證。或以毛詩序爲衛宏作、古文書序疑亦出於宏、蓋不無變亂。文惟崇古義、乃戾今豈。知中祕舊藏、外人莫覩。臨淮早卒、箸述無傳。孔壁真本、惟劉向校中古文見之、至東漢蓋亡矣。史記云安國爲臨淮太守、蚤卒。不云有箸述。漢藝文志列歐陽夏侯章句說義、古文尚書經四十六卷、不列章句說義、蓋本無之。凡屬班志臚列、論衡徵引、說文表其逸字異義、述其遺聞、大率遠出國師、近宗衛賈、掇周官於屋壁、捃左氏於山巖。孔安國古文尚書、惟以今文正其文字、並無義說。其義說蓋創自劉歆。歆於哀帝時請立古文尚書、爲諸儒所持。平帝時、王莽從之、卒立學。既立學、當有章句義說、蓋皆歆爲之。莽立六宗、建三公、歆作三統厤、以爲文王受命九年崩、武王十三年克殷、皆與今文尚書異、即其說也。後漢儒林傳云、杜林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又云、衛宏從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是杜林止有定本而無訓義、衛賈馬鄭相繼成之。馬鄭注尚書多引周禮、說虞夏之制、或亦本於劉歆說也。漢書地理志、論衡、說文異議引古文尚書說、亦即劉歆衛賈之說。諸君厭故喜新、是丹非素、遂使彗孛旁出、揜北斗之光芒、妖譌紛乘、啓黎邱之誕幻。且孔壁文多譌脫、不如伏書遠有師承。膠東傳經、竟漏帝曰、嬀汭降女、皆屬臣言、此則誤始庸生、咎非馬鄭。孔穎達書正義曰、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庸生傳古文、爲孔安國再傳弟子、其書已譌脫如此。如其說、則當以我其試哉並爲四

嶽語、豈可通乎。據此足知安國古文不及伏生今文。此一有師承、一無師承之明驗也。史記云、堯曰、吾其試哉。是史公所據今文有帝曰。僞孔本亦有帝曰、此僞孔從今文勝於馬鄭古文之一證也。段茂堂左袒馬鄭、乃以我其試哉應爲四嶽語、蓋絕知者之聽。足見壁中古本已遜洙南今文、何必補安國之遺、開子雍之僞。洨長侍中皆名碩學、扶風高密竝號通儒、乃必寶守漆書、力崇祕簡者、蓋以壁藏舊本體少變更、世俗通儒字多僞省、是以兩漢碑碣不盡合於六書、中郎石經間亦參夫變體。向疑賈馬許鄭皆大儒、何以必舍當時適行之今文而崇不合時用之古文。及觀石經與漢碑文字多譌、乃知今文因當時通行、不免譌俗、諸君好古、故鄙棄今學。向使參稽脫誤、法中壘之校文、不尚怪奇、戒紅休之立學、字體或依古本、訓辭仍襲今文、義兼取其兩長、善可俟夫百世。今文有譌俗、不妨以古文參考。然古文無解說、劉歆衛賈皆不足據、說解應仍用三家今文、兼采所長、乃爲盡善。乃必疾其蔽冒、詆爲俗儒、輕博士而重孤家、別立漢幟、祧洙南而禰稷下、強撥秦灰、卒致三反之人乘抵巇隙、兩家同廢、竝付煨塵、僞孔顛倒經文、競傳魯鼎之贋、衛包改更隸古、復失廬山之真、好古諸君實階之厲已。鄭病歐陽之蔽冒、馬詆三家爲俗儒、別創古文說、而說又無一定、馬不同於鄭、鄭不同於馬、王肅乃乘其隙、僞造孔安國傳、後人誤信之、而東漢古文乃與西漢今文同歸於盡。且諸君之崇古文、蓋愛其文字之古耳、唐衛包乃盡易以譌俗之字。豈諸君所及料者哉。解經當實事求是、不當黨同妒真、康成博通、多參異義、子雍僞謬、間襲今文、蓋鄭受恭祖之傳、每觴源於衛賈、王承父朗之學、或毫采於歐陽。王肅父朗、師楊賜、傳歐陽尚書。洪稚存傳經表以肅爲伏生十七傳弟子。故肅作僞孔傳、名曰古文、實間襲取今文、以駁馬鄭、其說有遠勝馬鄭者、當分別觀之。是以純不免疵、憎當知善。如僞孔云羲和四子、別無天地之官。僞孔以四子即是羲和、非別有羲和、其說是也。而云四子即是四岳、則沿鄭誤。觀



刑二女、當爲放勳之語。見前。帝甲淫亂、豈足知依。僞孔以祖甲爲太甲、是也、而次敘誤同馬鄭古文。王肅云、先盛德、後有過、謬論也。子雍務與康成爲難、而今古雜糅、則實效尤康成。故鄭王尚書注皆非古非今、必袒鄭廢王、非公論也。予之去取、一以與今文異同爲斷。元公避居本無其事、史逸作策即烝祭而不在明年。僞孔以烝祭歲爲一時事、本於劉歆三統術。云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其説是也。鄭分烝與祭歲爲兩年之事、按之經文、殊不可通。成王踐奄、非東征而實因再叛。大傳踐奄周公事、史記踐奄成王事。周公踐奄、王不親行。經云王來自奄、昔朕來自奄、知非一事。僞孔以爲再征再叛、其説甚塙。蓋王肅襲用今文舊説、鄭誤合爲一事。王西莊、孫淵如、陳樸園必駁孔申鄭、乃或以伏生爲誤、或以史公爲誤、其解多士多方兩篇之義、皆不可通、由門戶之見大拘也。此皆遠勝古説、原本今文、可以搴芳草於蕭稂、掇明珠於砂礫。乃必批剝孔傳、曲阿鄭君、以致踳駁難通、齟齬不合。於是具文飾説、詆史公爲謬悠、顛倒是非、譏伏生爲老耄。陳樸園於文王受命、周公避居兩事、皆詆伏生老耄、記憶不全。不知千慮一失、無損智者之名、以人廢言、初非公允之義。茲特平其曲直、參其合離、不爲北海之佞臣、甯作泲南之肖子。

國朝經學、盡闢榛蕪。山東大師、猶鮮墨守。百詩專攻僞孔、不及今文。西莊獨阿鄭君、無關伏義。艮庭兼疏伏鄭、多以鄭學爲宗。茂堂辨析古今、每據古文爲是。淵如以史記多古説、遂反執鄭義爲今。樸園謂鄭注皆今文、不顧與伏書相背。伯申考證郅塙、簡略惜不多傳。默深詆訶實工、武斷乃兼宋學。茲取其精當、辨其舛譌、不使今文亂真、非與前人立異。

先漢經師、必由口授、文字多寡、不免參差、派別三家、經有異本、師法雖無大異、傳習不必全符。是以

龍門蘭臺、馬班殺其青簡、熹平太學、陳留書以丹文。於乎烏虖、不同於戲之字。無逸亡佚、別傳毋劮之文。邦國恒常、非關避忌。維惟乃迺、或別古今。良由習本判殊、非盡後人改竄。許君解字、有伏書雜出之辭。顏監匡謬、乃蔡氏一家之學。匡謬正俗云、古文尚書作惟、今文尚書作維。古文尚書作烏乎、今文尚書作於戲。專據石經言之、按之史記、漢書、亦不盡合。凡此遺文、可證皆於大義無關。茲各依其本書、不敢強之使一。

是書體例、本仿樸園、博訪通人、改從薇省。先用陳樸園今文尚書經說考之例、經字一切改從今文。後依王益吾先生更定、仍依孫淵如尚書今古文注疏體例、正文用通行本、小字分注今文。良以史公所載、完篇不過十餘。史記載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耆、牧誓、鴻範、金縢、肸誓、尚屬完篇。微子、多士、毋佚、君奭、甫刑、文侯之命、秦誓皆不完。博士之傳、列宿難尋廿八。若必勇更習本、臆造經文、則天吳紫鳳、未免倒顛。清廟生民、將遭塗改。自我作古、悉爲西河所訶。毛西河古文尚書冤詞詆訶羅氏父子私造今文尚書、甚至若改造經字、恐似羅氏所爲。獨抱遺經、詎真東漢之舊。漢石經亡、今文尚書遂無完本。仍用通行之字、庶無杜撰之譏。凡有古義可憑、但云今文作某。

三月、公挈仲子吉人往贛。十二日至鄱陽湖、遇風輪壞、幾厄於南康之謝師塘、數日始抵南昌。公和韻寄廬主人詩、有江水猶存斷蓬梗句。自注云、來時過鄱湖舟壞。

四月、其仲子先返。

八月、旋湘。

是歲書院生舉江西鄉試者、有宋名璋、夏承慶、龍鍾洢、蕭鼎臣、徐運錦、于廷榮、萬啓型、張捄、楊增犖、熊羅宿、雷恒、李若虛、魏元霸、王益霖、張錫年、杜述琮、胡藻、陳希孟、李盛鑾、劉彭齡、文廷華、蕭丙炎、沈



兆祉、吳璆、王慶康、李國梁、龍國榛、賀文華、張世畸、黎瑞棠、張國光、包學淵。副榜熊璠、李若愚、秦鏡中、桂念祖。拔貢有盧豫章、胡汝綖、于廷榮、饒之麟、宋名璋、李瑞棻、聶廷瑞、熊錫榮、李盛鑾、劉彭齡。優貢有徐運鑫、傅巽、沈兆禕、毛玉麟等三十餘人、一時稱盛。

公有致江西主考長沙張野秋學士百熙書云、都門一別、歲序三更。茲逢星軺榮艳章江、錫瑞於節後解館旋里、未得奉教。伏維起居萬福、箸作千秋。莊子稱大宗師、許君任漢祭酒。藻鑑之譽、既遍於西江、菁莪育才、又移於東粵。至公至明、以忻以頌。錫瑞於季秋始抵荊宅、湘省揭曉、小兒無名。日逾浹辰、先叔隕逝、神志嗒喪、無可陳說。頃見江右題名錄、經訓獲雋、計數十人、前列十名、皆諸生高足、爲之距躍三百。宋年最少、而才最高、學治今文、詞極瑰麗、裒然舉首、可謂得人。夏經籍博通、文章爾雅。龍明麟經、蕭富文藻、張俊拔有奇氣、萬聰穎通禮經。于徐湖湘承學、華實並茂、駢散各體、卓然成家。楊之賦詠、上薄風騷、激宕沈雄、冠絕儕輩。至於專精三禮、熊羅宿紹鄭卿之傳。上下古今、魏元霸得韓潮之筆。雷恒公羊、若虛穀梁、幷擅顓家之業。兆祉奇才、慶康篤學、早受龍門之褒。二人與徐運錦、皆龍侍郎所保教職。吳璆述琮、工駢儷對偶之詞。學淵錫年、講時務通變之術。瑞棠胡藻、年少銳精。希孟益霖、績學淹滯。世畸有志攻苦、廷華能爲詞章。盛鑾彭齡、拔萃之秀。國光丙炎、選貢之遺。略舉所長、以誌竊幸。其餘肄業、亦嘗聞聲。名士多如鯽魚、清班齊若玉笋。熊秦李桂、名列副車。秦桂二生、尤工吟詠。此皆章江千里、萃其精英。講席六年、親爲指授、各懷躍冶之志、莫賞爨桐之音。而卞和忽來、荊山獻其結綠、伯樂一過、冀野空其韭黃。英雄盡入於彀中、珊珠不遺於網底。昔者輶軒入蜀、幷擷尊經之英、今茲玉尺量吳、全收經訓之彥。多士濟濟、嚮風喁喁、斥時命之虛言、信文章之有價。得才強國、斯爲先務之圖、以人事君、不愧大臣之職。舉此致賀、洵非貢諛。錫瑞學不純師、謬主經席、導以古義、多疑迂途。幸遇宗工、搜求髦俊、探驪珠而薄麟爪、振鴻翮而棄腹毛。便知稽古之英、匪撫齊門之瑟。速化之輩、難買詅癡之符。幸免先生欺予之譏、豈有拔尤盡取之怨。敢爲門下、代致謝忱、庶俾儒林、傳爲佳話。

十月、閻象雯觀察士良、殉公有挽詞哭之。挽詞云、同學三人、計拔萃南湘廿四春、可憐舊雨淒涼、又逐王喬指王懷欽。化鳧舄長安一別、聞分巡東粤十餘載、正好仁風布濩、誰知謝傅厄雞年。

自甲午戰敗、各國對我態度頓變。十月、德人藉口山東曹州教案、據膠州灣、遂以均勢爲詞。外患日亟、國勢危弱、朝野咸主變法自強。義寧陳右銘中丞寶箴撫湘、設時務學堂於長沙、聘新會梁卓如啓超任總教習、吳縣李繹琴維格教西學、分教則有瀏陽唐黻丞才常、石棣楊葵園自超、番禺韓樹生文舉、歸善歐雲樵榘甲、東莞葉仲遠覺邁。

十一月、設湘報館、以鳳凰熊秉三希齡、瀏陽譚復生嗣同、唐黻丞才常、湘鄉蔣少穆德鈞、新化鄒沅帆代鈞、漢陽王莘田銘忠及梁卓如、李繹琴董其事。

易笏山實甫父子爲詩壇之集、會者黃鹿泉、李秀峯、廬陵黃玉田炳離、江夏鄭湛泉襄、龍陽陳笠唐昌曇、番禺蔡伯浩乃煌、寄禪僧、陳伯嚴、子師曾衡恪、公亦與焉。易刊湘壇集、公爲序以紀之。

與元和江建霞學使標及梁卓如、李繹琴、熊秉三、易實甫、陳伯嚴、蔣少穆、陳笠唐諸先生遊嶽麓、賦詩。

十二月、撰聖證論補評二卷成。自序云、治經分門戶、相攻擊、自王肅之攻鄭君、始僞造古書、依託聖言、亦始於肅。漢時劉歆請立左氏春秋博士、不肯置對、范升、陳元互相排詆、止爭家法、非有私見。鄭君於許叔重、何邵公亦具有駁難、然五經異義、或從或駁、箴膏起廢、入室操戈、說禮仍多從今春秋、君子和而不同、是則是、非則非、未嘗吹毛索瘢、蓄意乘隙、且託聖言以助之攻也。肅集聖證論以譏短鄭、蓋自謂取證於聖人之言、家語一書是其根據。鄭君名重天下、肅以爲必假聖訓、乃足以奪其



席兩漢經師聚訟、由今古文家說不同。鄭兼通今古文、擇善而從。譽之者以爲鄭學宏通、毀之者以爲壞亂家法。肅善賈馬之學、其父朗師楊賦、楊氏世傳歐陽尚書、是肅亦兼通今古文者。乃不能分別家法、以難鄭、反舉兩漢今古文聚訟莫決者、一皆託於孔子之言、以爲定論。獨不思孔子沒而微言絕、重以秦火、學者不見全經、各守顓門、莫能通貫、至於石渠、虎觀、天子稱制臨決、若孔子之言如此彰灼、羣言淆亂、折諸聖、尚安用此嘵嘵爲哉。漢人作注、發明大義而已。肅注孔語、如五帝、七廟、郊丘之類、必牽引攻鄭之語、以肆其抨擊、適自發其作僞之覆。故其時鄭學之徒、皆云家語王肅增加、或云家語王肅所作、則肅所謂聖證、人皆知其非出聖、而自宋以來、猶有信家語、袒王肅者、甚矣人之易惑也。孫叔然駮釋、惜不傳於世、馬昭之駮、張融之評、稍具崖略、亦多未盡。舊唐書元行冲傳、行冲云、子雍規玄數百十件。又云、王肅改鄭玄六十八條。今聖證論已亡、玉函山房輯本約三十條、劣得其半。比漢魏遺書鈔所輯爲備。予服膺鄭學、乃據其本、更加校訂、采取先儒申鄭之說、參以己意、爲之補評。肅論皆引家語、以家語互勘、十得七八。亦有不見於家語者、祭法正義引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大宗伯疏、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云云、而今家語無言六宗者、則世所傳王肅本有缺佚矣。茲引其見於家語者、具列其文與注、以抉王肅依託之隱、而申鄭君未盡之旨、庶後人於兩家之得失、有所考焉。

是年詩有題陶履謙觀儀靈竹圖、琴臺二首、漢陽鐵政局、漢上逢清明、寄廬落成主人作詩依韻奉和二首又二首。

文有張鳳翔墓志銘、王子餘母李淑人壽序、寄廬倡和集序、代張筱船廉訪紹華重刊先文端公篤素堂詩文集跋。

德宗銳意行新政，湘省既設報館、興學堂、會嘉應黄公度遵憲任長寶道兼署臬司，元和江建霞標宛平徐研甫仁鑄相繼爲學政。正月，更與陳右銘中丞及子伯嚴、熊秉三、譚復生、戴宣翹諸公創設南學會於長沙，留公居湘，延任學長，分學術、政教、天文、輿地四門，公主講學術，黄公度講政教，譚復生講天文，鄒沅帆講輿地。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公四十九歲。

二月初一日，學會開講，官紳士民集者三百餘人，公首講學會宗旨，云：「學以孔子爲師，講學是孔子所說。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贊易曰：『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孔子弟子三千，即在道路中或樹下杏壇，猶習禮論學。漢宋儒者莫不講學。至明末東林復社諸公，意氣太盛，門户太分，小人乘之，遂成黨禍。議者推原禍始，持論太激，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流寇，而亡於東林。本朝有鑒於斯，禁諸生立會立社。紀文達公著論，深以講學爲非，謂只宜著書，不宜講學。從此以後，儒者以講學爲諱，今人忽聞講學，必以爲怪，不知百年以前，講學通行，并非驚世駭俗之事。孫夏峯講學於蘇門，李二曲講學於關中，施愚山在江西請人講學於鵝湖故地。此風國朝猶盛，惟近百年以來，風流歇絶，人才日衰，未必不由於此。今人議論，歸咎於紀文達。文達習於當時之制，又主張漢學，力詆宋儒明人講學，沿宋儒之遺，所以文達益加詆斥。其實講學不始自宋儒，兩漢六朝經學大師無不講學，故有講臺之名、



有都講之名。漢儒傳經弟子著錄數千。西漢石渠、東漢白虎觀、至於天子稱制臨決。下至梁陳、周宏正、張譏皆登高坐講經、與宋張橫渠坐臯比講易無異。不得謂宋儒講學、治漢學者不必講、遂幷講學而詆毀之。且宋明講學、亦未可輕詆。宋時國勢貧弱、由開國規模狹隘、非講學所致。程子、朱子立朝不久即遭貶斥、楊龜山、真西山皆不及大用、豈得以宋之積弱歸獄諸公。明季奄官弄權、高、顧二公講學東林、以清議維持大局。復社之起、皆一時才俊、後多亡身殉國之人。宋韓侂胄、明溫體仁嚴禁講學、妨賢病國、以速兩朝之亡。今不責奸臣之禁講學、傾陷正人、反責諸公不應講學、力持清議、刻繩君子、寬縱小人、賢奸倒置、豈得爲平允之論。且一時一世、前後情形不同。紀文達當乾隆極盛之時、天下太平、四夷賓服、當時儒者無所用心、惟有考訂校刊、搜訪金石、藉以著書遣日、即不講學亦無不可。今中國微衰、四夷交侵、時事岌岌可危、迥非乾嘉以前之比。當今皇上、政府羣公、深知變通、以開民智、求人材爲急務、各省開立學會、並不禁止。前有上諭、京師開大學堂、各省幷開學堂。今又有上諭、開經濟特科、學堂保送人才、作爲經濟貢士。從此四海之內、學校如林、講學一事、更不容緩。學記曰、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凡事莫善於羣、莫不善於獨。羣力大、獨力小、羣勢衆、獨勢孤。窮鄉僻壤、豈無好學深思之人。而寒素之士、無從得書、僻處一隅、又無師友、往往因孤生懶、半塗而廢。即終日呻唔不輟、苦於知識未開、坐井觀天、少見多怪。此等人非必有心深閉固拒、實因平日於應用之書、未嘗多讀、學問門徑、未能盡通、習於所見、而蔽於所不見、於古今事變、中外形勢、茫然不解。雖硜硜自守、不過獨善其身。若欲開拓心胸、目營四海、斷非枯坐一室所能通曉。學非空談而已、必求得之

於心、施之於世、切實可行、纔算得有體有用人。謂儒者迂疏寡效、此特叔孫通所云鄙儒不知時變者耳。若是通儒、斷不至迂疏寡效。諸葛武侯隆中一對、已定三分之計。范文正公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粤軍之亂、中興將相多出於湖南。曾文正公與唐慤慎公講學於京師、一出而戡大難。羅忠節公與弟子講學於鄉里、一出而爲名將。左文襄公講輿地之學、能平東南餘孽、闢西北地萬里。凡此皆平日講求確有把握、并非臨時取辦、僥倖成功。鄉先生流澤未遠、學者當聞風興起。今開立南學會、願與諸公講明大義、共求切磋之益。學非一端所能盡、亦非一説所能該、先在讀書窮理、務其大者遠者。將聖賢義藴瞭然於胸中、古今事變、中外形勢、亦須講明切究、方爲有體有用之學。惟望將來人材輩出、風氣大開、使我湖南再出曾文正、左文襄、羅忠節之偉人、庶不負創立南學會之盛舉。二月初七日論講學之益、十四日、二十一日述孔孟程朱陸王學説大義與義利之辨、二十八日講交涉。三月初六日説保種保教、十三日申辨孔門四科之旨、二十日説尊孔宜明春秋素王改制之義。閏三月初四日講變法、十一日述國初事、二十五日續論變法、四月初三日講通達時務。共講一十二次、貫穿漢宋、融合中外、皆通儒之言。諸生條問、亦爲之批答疑滯、其講義及問答均刊載湘報中。

公憫亂憂時、力主改制變法、登堂演講、議論侃侃、響如振玉、聞者灑然動容。學會章程、以省總會統各州縣分會、各分會統農工商鑛各會、自省總會設立、風氣所播、岳州、衡州、瀏陽、武岡、郴州、沅州各處相繼興起。湘紳固多守舊者、囿於門戶之見、肆言詆毁。葉煥彬吏部、公舊交也、三次移書相訾議。

公以時事方亟、不宜互爭意氣、答書解說。葉書及公覆書、是冬均載翼教叢編。平江蘇輿厚康所撰也。

四月二十日、仍赴江西主經訓書院講席。

公既往贛、學會停講、浮言更甚。公由南昌寄陳右銘中丞及熊秉三黃鹿泉書、謂宜以堅忍鎮定待之。

六月、高安鄒殿書凌瀚創辦經濟學堂、設厲志學會。開會日、公蒞臨講學。

門人宋名璋夏承慶夏敬觀等擬立同心會、公爲作序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二人數至少、何以有斷金之利。蓋人與人相疇、自二人彼此相親始、仁從人二、鄭康成以相人偶解仁字。相人偶、即人與人相親之義、始於二人、而推及千萬人、能得數人即可勝千萬人、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也。人之所以不能同心者、由於學派不齊、亦由於議論不一。學派有漢學有宋學、漢學有西漢大義之學、有東漢訓詁之學。宋學有程朱之學、有陸王之學。近世又有以專講中國學者爲舊學、兼講西學者爲新學、互相攻駮、勢同敵讎、心安得同。議論或好安靜、或好動作。好靜主守舊、好動主維新。守舊者以爲舊法盡善、能守其法、天下自治、當一切不變。維新者以爲舊法盡不善、不盡改其法、天下無由而治、必埽地更新。一則近於道家清靜無爲、一則近於法家綜覈名實、分黨競勝、二者交譏、心安得同。今欲同心、當化不同爲同。學派不齊者、當知漢宋之學皆出孔門、不可分別門戶、同室操戈。即西學非吾人所知、亦足以補中學之所未逮、但有一得、并宜兼收。議論不一者、當知一切不變、施之今世、固不相宜。埽地更新、望之今人、亦恐難逮。宜去其太甚、盡其所得。

至於學派通矣、議論一矣、而擴充學派、開拓議論者、尤不可各存意見。意見不化、即難道同志合。或以一時之激烈、盡棄前功、或以細故之參差、貽誤大局。宜集思廣益、開誠佈公、風氣未開、持以公理、畛域難化、感以積誠、養鋒鋭以和平、戢囂張於堅定。謀事期於久遠、不必取快一時、立言毋過高奇、恐其驚駭流俗。勿恃才傲物、而反渙其羣。勿盛氣凌人、而欲速不達。如此乃可以收繫辭斷金之利、以期漸致禮運大同之機云。

先是、丁酉五月、南昌胡明蘊發珠、高安鄒殿書及其弟叔澄凌沅、擬開務實學堂、友教書院山長陶福履華封與公同年、爲保全書院、陽表贊助、邀公同列名具呈當道、而陰實沮之。本年正月、奉諭通飭設立學堂。五月、詔廢時文、并創辦京師大學堂。至是、遂有廢豫章、友教、經訓三書院、以經費充入務實學堂之議。因山長盤踞、官紳忌嫉、學堂卒未舉辦。江西風氣蔽錮尤甚、公於諸事不願干預也。

七月、得黄鹿泉書云、湘撫陳右銘擬舉公經濟特科。公聞、上書辭謝、遂未列名。七月初十日記、有辭謝陳右銘中丞書。刊今文尚書考證成。

二十一日、楊鋭、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奉諭旨參預新政事宜。

八月初六日、孝欽太后復垂簾聽政。

十一日、楊鋭、劉光第、林旭、譚嗣同、楊深秀、康廣仁逮交刑部。幽德宗於瀛臺、悉廢新法。

十三日、公聞政變、賦秋感詩云、妖孛横侵白日陰、老蟾跳出照深林。漢家玉璽無完璧、唐代金輪有嗣音。虎鼠又成今日變、龍蛇方識古人心。黄塵碧海須臾事、多恐神州付陸沈。其二云、神虬失水厄

池中猛虎、毛間困毒蟲。黨錮人才、尊獄吏、皇輿成敗問天公。他時白馬多冤鬼、異代元黿兆女戎。野老何心聽時事、祇愁雷響耳難聾。

十四日、陰風怒號、天地愁慘。公傍徨繞室。是夜五鼓、夢見譚復生來、公問彼實情、訝其何以得出、且云何人誤事、譚云有人作祟。

十五日、十六日、大風、屋瓦皆飛。

十七日、聞楊銳等六人同罹難、公痛哭、就枕上作哭譚復生詩五首。其一、竟洒萇宏血、難完孟博軀。南冠已共惜、西市更何幸。濁世才爲累、高堂淚定枯。榮華前月事、緩步入中樞。其二、同歸首未白、相見眼誰青。訪我來南學、看君上大廷。楓林忽魂夢、天道有神靈。一自沈冤後、朝朝風雨冥。其三、稽康養生戮、何事說延年。杳矣匡時略、凄其懷舊篇。孝忠難喻俗、成敗總由天。自古如絃直、紛紛死道邊。其四、九關屯虎豹、一夜變龍魚。李杜死何憾、伾文謗是虛。焙茶嗟未試、芳草痛先除。尚有湘人士、來披鄴架書。其五、君非求富貴、富貴逼人來。詎意山公啓、翻成黨禍胎。曾無紈袴習、竟枉棟梁材。滄海橫流酷、人間大可哀。

九月、返湘。

二十二日、讀明夷待訪錄、於梨洲先生之說、多所論列、均切引時事。如原君篇云、人未嘗不可言利、但所言利、須公利、不專言私利耳。孟子對梁王兩言何必曰利、更申言尚利之害、即指私利而言。至於公利、則孟子亦言之。自私爲利、公利爲義、故孟子以仁義告梁王者、即欲其言公利也。又云、孟子云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即主民主之說、故孟子爲後世所詬病。然不知皆是

正理。原臣篇云、後世爲臣者大抵不以百姓在心中、而事從事於君之耳目、逢迎意旨、百端取媚。此孟子所謂容悅之人、梨州所謂宦官宮妾之心也。置相篇云、以天子君列五等六等之中、名雖分等、而實則平等也。又云、後世君權太重、以致上下相隔、不能通氣。或申平等之說、以語天下、而無知者流以爲抑君權、申民權、此惑亂天下之言、且從而詬之。不知古來固如是也。學校篇云、近來新政大行、議改天下寺觀爲中小學堂、即出此論。惜變法大有轉機、遽遭内變、其議遂寢。田制篇云、本朝征江南之賦皆仍明舊、雖其後稍減輕、然較之他省、猶倍之或二倍之。小民視爲固然、不以爲重。上之牧之者亦每歲照常取之、無再議減者、何其不平若此。又云、本朝無差徭均納之於地丁中、而各處州縣尚皆有徭役、是民已出錢、復出力、是出至兩次矣。又云、有明之所以亡、未嘗不因加征也。本朝鑒之、故另行謀利之法。咸同以後、捐納釐金。此本朝之弊政、有明未見之有也。兵制篇云、掩敗飾功、有明之時已然、今則更不堪矣。甲申法越之事起、中國兵威尚不大挫。一敗軍之張幼樵、猶褫其職。至乙未中日之役、則連失數城、險要盡去、敗不可掩、功無可飾、一蹶不振、至不可爲、彼敗軍失城之將曾不予以重懲、是何故哉。

十月、校鄭志疏證。

十一月、撰六藝論疏證一卷成。自序云、元聖綴學、麟經始制、三科九旨、大義炳然。厥後孟荀著書、馬班作史、皆述己意、以詔後賢。良以宗旨自發、庶免燕郢之疑。要略既具、可無鼠璞之誤。北海鄭君、網羅浩博、裒其箸述、言滿百萬、標舉閎旨、猶多闕焉。自序之篇、止傳片羽、六藝之論、略見碎金。論作何時、書缺有間。考之公羊之疏、乃在箸書之前。而簡莊陳氏不信斯說、嘗舉注詩宗毛之語、并及孝經春秋之注、謂論作於後、據此可知。竊以陳氏獻疑、固屬有見。徐疏考定、不爲無徵。鄭君始師京兆、早通今學、晚受東郡、兼采古文。是故鄭學宏通、本先今而後古、注書次序、實始緯而次經。潛窺論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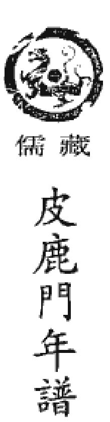
據毖緯當在七緯注成之後，三禮草創之時。緯候所陳，多與今文相合，載稽歲月，猶可徵明。至於鄭君先爲記注，後得毛詩，此論并及箋毛，當屬後來增益。春秋、孝經，蓋亦猶是。是則朱子定論，不必晚年之書，邵公解詁，先傳文謚之例。爰據各家輯本，參以己意，忘其僭妄，爲作疏證。伯喈之注，典引庶能證其文辭；子期之解，蒙莊敢謂窮其旨趣。所憾五三舊籍，什一僅存，讖緯焚餘，叢殘捃摭。末學疏失，蔽惑繁多，聊拾高密之隊遺，俟達者之理董云爾。

葉煥彬吏部爲作序云：余嘗言自漢以來，傳孔子之道者有四學。四學者，今文學、古文學、鄭氏學、朱子學也。秦火之厄，漢初諸儒壁藏口授，萌芽漸著於竹帛。當時讀者以隸書釋之，謂之今文。今文者，對古文而立名也。自後古文之學，則爲大宗，門戶紛爭，互相攻駁，至有父子異學，同師相非。如劉歆之於劉向，梁邱賀之於孟喜，甚可笑也。故終漢之世，師說愈盛，而經學愈衰。至鄭氏康成出，始一掃而空之。於是集今古文之大成，破經生之拘陋。當時弟子遍於齊魯，傳衍遞於三國。至南北朝時，其學尤大行於河洛間。故唐以前之經學，惟鄭氏爲一大宗。已五季之亂，圖籍蕩亡，北宋諸賢如歐、蘇、王、劉、永嘉諸公，五經皆有傳注，其弊至吐棄一切舊文訓詁，自創新義，以爲得聖學之真傳，而荒經蔑古之風，於是乎益熾。迨朱子乃力糾其失，兼取漢唐諸儒之長，其學洞貫百家，往往求之古史、子書，以補傳注之未備。又喜校勘古書同異，搜羅逸文，再傳至於浚儀，流派益遠。故近儒箸書之法，皆朱子學也。吾友皮鹿門孝廉，好學深思，邃於經術。於余所言四者，皆融洽而貫通之。平生箸作等身，實事求是，而於鄭氏遺說類皆有所發明。近出所爲六藝論疏證一卷相示，考訂殘闕，別白是非，無一語不

求其安、無一字不徵諸實、而言外之旨、則隱然憂學術之淪喪、懼黨禍之憤爭。非夫盛德君子、而能如是之忠言苦口乎。世有善讀君書者、則知君書爲不虛作矣、余言亦何足爲是書增重哉。

十二月、譔魯禮禘祫義疏證一卷成。自序云周姬東亡、禮樂壞缺。政起破術、鬱爲烟塵。漢除挾書、彬彬文學。窺刊捃逸、經始萌芽。高堂所傳士禮十七、天子諸侯、是推是致。禘祫鉅細、年歲疏數、淆於羣言、莫衷壹是。鄭君憫禮家之聚訟、求古義以折衷、酌斟麟經之文、裨補虎觀之議。以爲周禮在魯、著於太史之書、魯王禮也、昭茲明堂之位。成王秬鬯之賜、公旦黼黻之華、義例可推、梗概斯具。迺自王肅發難、掇逸禮之辭、趙匡憑臆、訾小戴之記。謂禘非就廟、斯審諦之義乖。謂禘止始祖、斯配天之制失。末師昧古、曲學吠聲、橫暴先儒、傅會無據。不知隆周上儀、當元聖而不具。舍魯何適、歎幽厲之已傷。剟在煨燼之後、掇拾之餘、宛轉求通、勢非獲已。鄭君準况之旨、猶倉等推致之意也。曲臺傳記、推士以及天子。禮堂定制、由侯以溯王朝。且有賜祭明文、襃譏特筆、什一千百、粗存端倪。夏時坤乾、差足比擬。若夫禘大於祫、祫即是禘、劉歆之所根據、杜預之所引援、斯皆左氏之文、大異公羊之義。古今各有家法、師說豈必盡同。且繹杜孔申左之言、亦有常事不書之說。是則僖文以下、必非禘祫久疏、即以例推、亦非強合。若謂鄭爲傅會、豈嘗別有據依。工訶古人、求異而已。茲據雅雨玉函所輯、兼采袁鈞黃奭之長、訂正異文、疏通大義。犧尊籩豆、想魯邦之載嘗。駟馬高門、懷鄭鄉之絕業。敢謂能扶微學、庶不沒其苦心。競傳其聞者、可毋爭論矣。

是年、詩有爲陳笠唐題東山草堂十二韻、和寄廬主人湖上雜興四首、孺子亭、寄廬夜歸贈主人、和易



實甫出榆關韻四首、戲題陳思王集、題趙子昂畫馬、送黃鹿泉北上、贈鄧幼彌、國壎江上聞歌。

文有太白酒樓記經解有考興雨祁祁興雨或作興雲孰是。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公五十歲。

公主講經訓書院七年、培植人材、開通風氣、及門弟子科第既盛、又多通達時務、贛人或相嫉視。至政變以後、黨議大起、遂嗾御史徐道焜以丁酉科場頂替關節、在湘講學被毆流血、稱道康梁、心悅誠服等情誣詞彈奏。二月廿八日記云、沈獻廷至、鈔得原奏語、皆文致七年無一實迹可指。丁酉科場槍替關節、埜秋丈到贛時早已返湘、在湘講學被毆流血、此湘人共見、甯有此耶。批答文卷、無一字涉及康梁。且康梁之學與余亦多不同、何以見其心悅誠服。真莫須有三字獄、何以服天下耶。

二月、奉廷寄、革舉人、交地方官管束。

十三日、得贛電告、賦詩誌感云、暮夜來飛電、天邊有寄書。久知爭棧馬、誰分及池魚。南海波猶蕩、西江潤竟虛。元亭今寂寞、莫叩子雲居。其二云、雲雨俄翻覆、雷霆忽震驚。遂同蒼狗幻、難命黑螭偵。白簡矜風節、丹書枉罪名。如何繡衣使、搏擊到書生。其三云、嚴令勞秦逐、多言致楚咻。虎皮忘勇撤、狗曲伏慚羞。忍見江東面、聊存頸上頭。七年塵榻夢、往復爲誰留。其四云、點竄牛羊麻、推排鷗鷺羣。幾曾希李杜、初不識伾文。局已蒼黃定、人無黑白分。飛霜未可致、默坐看浮雲。

公以布衣罹黨禁、杜門著述。是月、譔尚書中候疏證一卷成、自序云、粵惟上古、天與人近。鳥師龍紀、通蒼昊以名官、馬圖龜書、吐苞符而畫卦。蹲龍之聖、學於四夷、則象之辭、箸於十翼。良以紹天闡繹、

非帝王不能受其休靈契合符、非神聖無以通其祕。五德應運、兩儀效珍、渙汗綠篇、絪緼丹冊、棼棼雉雉、顯錄圖之奇、炳炳麟麟、揚蟠采之懿矣。中候之文與書同出、鄭君之論六藝以爲孔子定書百篇、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是則淵源不二、表裏互明、上祧帝魁、下訖秦穆、非同禹貢別撰山經、例以春秋宜存外傳。超諸緯而獨出、紀實爲多、擬逸周之刪餘、徵文尤信。赤兌受命、云放唐文、白水中興、益尊內學。禮堂寫定、爲作注文、篇辭奧賾、特加明闡、遂使榮光休氣、暉麗三四之前、玉檢金繩、昭章千載之下。督儒闇忽、惡說機祥、疑繫辭爲僞書、詆讖緯爲妖說、掊擊注疏、請刪五經之言、罪狀鄭君、奏罷兩廡之祀。由是隋唐之志、已云闕遺、路史之後、遂絕稱引。祖龍虐燄、更烈於秦焚、鳳鳥河圖、重興夫孔嘆。吁、其惜乎。或謂尼山明訓、不語怪神、天道幽微、安有文字。不知斬蛇沛澤、共聞神母之號、繼馬石文、顯見討曹之句。豈有靈怪符應、可彰於漢魏、休祥徵驗、不箸於唐虞。又況龜龍之神、魚鳥之兆、具存經義、匪獨緯文。詎可以役徒狐鳴、方士牛腹、新莽之受神策、公孫之據掌文、青蓋吳亡、勒崇天發之讖、黃初魏篡、紀瑞受禪之碑、併爲一談、誣及千聖。室怒市色、師王肅之疑經、懲羹吹齏、效隋文之禁緯。或又謂聖人先見、猶待蓍龜、百世可知、不過因革。何以唐帝受錄、已決湯武之興、公旦視文、幷睹嬴劉之事。不知亡秦者胡、早徵祕記、當塗代漢、實兆先機。後世如公明景純圖澄寶誌、猶能測驗預卜吉凶、矧至誠可以前知、禎祥初非傅會。政起胡破、尚傳演孔之圖、摘洛鉤河、不比閉房之記。豈必神道設教、隱開趙宋之天書、帝命錫疇、幷疑胥餘之誑語耶。謹據袁本、參以玉函、推原注義、撰爲疏證、明兩漢天人之學、辨一孔目論之非。所憾毖緯摧殘、瑞圖泯棄、東序祕寶、曾莫



窺其藩籬、北海遺書、庶猶存其崖略爾。

三月、同年陳幼梅觀察家逑延主西席、課其子幹庭。紹箕公湛深禮學、考定名物制度極詳、王益吾閣學所箸漢書補注、請公校正最多。其致公緘云、漢書七十三卷紅樣呈乞鑒正、韋元成傳言禮處、所采之注恐有錯誤、先以奉上。我兄禮學湛深、指疵爲要。趂未刷印可改、千祈閣下勿稍客氣、至幸。三月二十三日記、校王所箸漢書補注、惟志稍詳、列傳甚略、可補者甚多。余不長校刊、惟考定名物制度、頗可自信。

六月、第三孫名擴生。

七月、撰駁五經異義疏證十卷成。自序云、漢代緜邈、家法淪胥。許鄭二君、規模粗具。南閣祭酒、植訓故之宗。北海司農、綜章句之匯。人竭鑽仰、戶盡尸祝、擬羲娥之並曜、似泰華之爭高矣。漢學有博士所職、有壁經所傳、或紹顓門、或名通學。許鄭文雖崇古學、實兼通。許君之敘說文、自云皆古、而詩徵韓魯、匪獨毛公。傳列春秋、不專左氏。說文意在博采、異義何獨不然。鄭君注禮箋詩、先今後古。其爲通學、無待名言。陳恭甫云、祭酒受業侍中、多從古說。司農網羅囊括、兼主今文。此據大概而言、非與全書盡合。今觀異義、親屬有服、用歐陽之書。鄭詩淫聲、取今論之說。天子駕數、不信毛詩。鸛鵒來巢、迺從二傳。足見許案該洽、略似說文。鄭駁宏通、亦同箋注。不得拘古今之殊旨、強許鄭以分門矣。陳氏疏證、義據通深、金壇詫爲異書、學海列入經解。承學之士、研尋靡既、考其得失、可略言焉。典禮閎達、名物章明、鉅自郊社禘祫、細至罍觶鑣轡、開發蘊奧、甄經史之精英、剖析毫氂、釋疏家之疑滯、導先河於千載、洵闇室之一鐙乎。惟是徵文貴博、胡瑣不頤、數典必詳、雖纖毋缺。而陳氏於朝覲盟詛、

請諡感生、除服成昏、夫人會葬、二王三恪之異、駕六駕四之殊、公侯祭辟爲報大功、枕席相連、宜推昏禮、皆直錄文句、不加證明。有似未成之書、曾無一語之綴。是謂漏略、其失一也。祠兵之禮、專言五兵、復讎之義、未及百世。獲麟受命、弗詳土木之精、大夫無刑、止通劉渥之解。九族略舉今說、失取證於古文、五行惟列歐陽、昧探原於伏傳。左驗雖具、肯綮未嘗。譬之腹背有毛、無補黃鵠之翮、爪鱗空索、莫探驪龍之珠。是謂闊疏、其失二也。讖二名之旨、反駁公羊、當爲孌之文、誤訾鄭注。大夫無主、古義所同、迺承晉魏虛造之詞、詆許鄭通儒之論。是末師而非往古、賤玉貴珉、怵俗見而背舊聞、毀鍾鳴釜。是謂習非、其失三也。明堂一條、言逾二萬、徒眩元黃於五色、未別黑白於一尊。六宗稱禋、七廟不毀、多牽引而失斷、每汎濫而離宗。繁華損枝、隱蹈彥和之戒、買菜求益、將爲子陵所呵。是謂炫博、其失四也。錫瑞少而習業、素所服膺、恥杳冥而莫知、期推廣其未備、受春秋之讀、取贊一辭、仿毛詩之箋、別下己意。據袁氏之輯本、述陳案之原文、補其闕遺、剔其蕪濫。竊意漢儒舊義、今文師說尤衰。願盡扶微廣異之心、弗沿黨同妒真之習。自抒心得、詎惜殺青之勞、翹異前人、敢矜出藍之美。吾才既竭、不知所裁、冀承汝長五經之傳、聊備禮堂一家之學爾。

八月、黃鹿泉太守歸自京都、述徐道焜受人主使、參案初上、王夔石、廖仲山兩師猶欲稍緩付查。剛毅憤然、以爲即當擬旨。滿漢畛域、深覺可憂。

九月、撰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各一卷成。自序云、東漢大儒之書、傳於今者、惟許鄭何三君而已。許鄭兼通今學、意重古文、何君不取古文、專治今學。鄭視許年輩差後、駁許之書、許不及見。何生

於鄭後、卒於鄭前。鄭君本傳云、玄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是鄭難何之書、何親見之。何君精研六經、既歎鄭爲操矛、詎不能反矛以攻鄭。然而不爲者、古人之箸書也、將以明道、非以爭勝也。漢惟公羊立學、其後左氏、穀梁寖盛。何君恐兩家之徒緣隙奮筆、其爲書排二傳以尊公羊也。凡以明道也。鄭君兼取三傳、以何君排左穀太甚、恐二傳因此遂廢、其爲書駁何君以扶二傳也。亦以明道也。若夫旗鼓相當、攻擊不已、豈古人之意哉。惟其意不在爭勝、故鄭難何而何不復答。鄭自漢以後、公羊之學寖微、學者惟爭鄭王之異同、未有辨鄭何之得失者。隋志膏肓十卷、墨守十四卷、廢疾三卷。今三書亡佚矣。見於稱引者不及什一、無以考見三傳之古義、可惜也。國朝經師興起漢學、公穀二傳乃有專家。劉中受據公羊以詘鄭申何、柳賓叔述穀梁以詘劉申鄭。二人之書未免詬爭、引證亦略、罕所闡發。三書既佚、輯本以袁鈞鄭氏佚書爲詳。惟袁亦有疏失、以孔疏爲鄭義、且以孔引蘇寬說爲鄭君自引、尤謬誤之顯然者。錫瑞既治鄭學、欲取各家之說與鄭相出入者、參稽互證、以輔鄭義。許在鄭前、有駮五經異義、爲之作疏證矣。王在鄭後、有聖證論、爲之作補評矣。而鄭何同時、其書尤可考見宗旨、雖多抵牾、不宜無述。乃刪訂袁本、撰作疏證。三傳之義有可通者、爲之溝通。其不能溝通者、各依本傳爲之解釋。冀以正春秋三家之界、通鄭何二君之郵、平末學之詬爭、廣先儒之異義云爾。

十月、始作漢碑引經考。

文道希至湘、介日人聘公辦同文學堂並報館主筆、辭不就。日人宗方小太郎、岡幸大郎因文道希介紹、擬辦同文

學堂、開報館、請王闓學及公、均不就。公嘗謂史記爲國史、游俠、貨殖等傳、尤貫徹古今之絕作、擬撰史記補注、未成、稿今佚。

十一月、萍鄉書院聘主講席、不往。

校仲子吉人所輯三禮鄭注引漢制考、月令章句、韓詩疏證。

江右門人亦多有被黨議者。於是桂念祖、賀贊元等或逃於禪、或遁於野、公深惜之。覆賀書、勗以繼承師傳、益昌經術。致賀書云：僕主講七年、可告無罪。罪在戀棧、不早見機、明知排擠、未能決舍。既乏穆生醴酒之智、宜受申公胥靡之刑。道愧古人、無足深恨。所恨橫被口語、及門諸子亦畏黨議、或逃于禪、或遁于野、括囊嗟天地之閉、坦道失幽人之貞。禍烈秦坑、慘深漢錮。遇林宗而慟哭、竊慨瞻烏、聞趙壹之悲歌、誰憐窮鳥。自被黨禁、閉戶著書。自惟幼公、康成、皆遇黨錮、考其成書之歲、多在文網之中。非敢竊比前賢、不幸處境相類。既懲南山之謗、聊尋北海之遺。三百許日、已箸二十餘萬言、有尚書中候、六藝論、魯禮禘祫義、駮五經異義、發墨守等書疏證、并鄭君一家之學、益吾祭酒取付書局、爲之發刊。吾弟年少銳精、器識閎遠、願無悔其所學、益昌吾道、俾濟南一老、尚有傳文、河汾多才、堪資將相。此僕所深望於弟、而亦弟之所當自勗也。

十四日、公五十生日、不稱慶。有答謝譚九安丈世藾賀壽詩。未刊

先是、公嘗爲皮氏先賢錄、凡史傳有皮姓、皆錄出、都爲一編、以付王先生懷欽商酌。王歿、失去。至是歲不盡旬日、更輯錄之。

湖南思賢書局刊公所箸鄭志疏證、六藝論疏證、魯禮禘祫義疏證、尚書中候疏證、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駮五經異義疏證、禮記淺說、左傳淺說成。



是年詩有送黃鹿泉改官雲南四首、代和吳學使樹梅紀恩詩四首、題畫、秋晚暝色、而後。未刊

文有雙清圖贊幷序。未刊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公五十一歲。

居長沙、授徒陳宅。

二月、治易疏焦氏易林證文、粗成、送王闓學益吾校閱。今存手抄疏義一卷。

作鶴泉公及瞿太恭人事略。

五月、天津德州一帶義和團起、樹扶清滅洋之幟、戕德國公使、致八國聯軍於七月入京、太后挾德宗幸西安。

六月初八日、公有季夏感時事詩二首。其一：析津沽水血斑斕、殺氣横生箕斗間。海上樓船來島國、漢家兵馬駐燕關。曾聞光武收銅馬、莫笑臧洪恃黑山。聽説蓬萊雲五色、占星猶拱列仙班。其二：元戎生死異傳聞、驚電飛馳語太紛。三輔郡雄環日下、五諸侯變見星文。連鄉本出齊東野、戲劇休同霸上軍。社稷安危憑一戰、幾時麟閣策殊勛。

六月十一日、送錫方伯良將兵勤王二首。

七月初十日、聞津沽戰事有感十首。其一：二聖垂衣日、羣公翊運年。禍端開肘腋、戰事起幽燕。王氣留朱果、妖風煽白蓮。何期廓清久、又見死灰燃。其二：一擲危孤注、同仇恃六丁。空拳能制敵、畫諸竟盈廷。鬼道何堪信、神兵恐不靈。如聞張撻伐、赫怒奮雷霆。其三：善後無奇策、隨聲有老謀。揭竿強易

弱、燎火發難收。丹桂霜摧晚，黃楊閏厄秋。于思誤人國，冒昧殺申舟。其四龍蛇方起陸，燕雀尚嬉堂。豈料王畿輔，俄成古戰場。棋誰分黑白，血任雜元黃。秋菊孟蘭會，哀哉衆國殤。其五碧眼波斯賈，通闤盛析津。何期祆廟火，同化海東塵。此輩原無衆，吾謀亦有人。池魚幷殃及，識氣誤金銀。其六清涼搖扇候，苦鬥有諸軍。彈雨交飛血，硝煙上入雲。援師難迅速，彼族易紛紜。兩月權停戰，鐃歌且緩聞。其七廷論淆功罪，傳聞異死生。短轅紛出走，長戟倏衝城。咫尺宮闈近，親賢水火爭。伊周與桀跖，朝夕總難明。其八青青千里草，延蔓始關中。宿將寧通盜，邊兵且衛宮。秦州謠諺語，漢殿棘荊叢。莫漫謀西幸，咨嗟此水東。其九平世爭言戰，危時急請和。金繒葉公胄，槃敦魯陽戈。敢道天如墨，難教海不波。合肥有韋虎，人望轉嵬峩。其十東南安半壁，勝算貴先操。張浚聲名久，劉宏器量高。內憂防逐鹿，外患靜連鼇。謝彼悠悠口，誰知軍務勞。

二十四日，聞北事日棘，作詩二首。

二十七日，西幸四首。

以詩書、公羊、穀梁、論語、孟子、國語淺說七種交王益吾閣學發刊，不果。

得徐蔭軒相國師殉難訊，詩以哀之。

陳右銘中丞卒，感知遇之深，有哀義寧中丞文詩四首。其一、滄海橫流日，東山失偉人。蒼生方悼惜，黃屋遽親巡。難瞑江湖目，先歸箕尾神。蓋棺言未已，公論幾時伸。其二、開府恢雄略，還山鬱壯圖。田園有松菊，天地竟榛蕪。馬腫驚相怪，蠅營語太誣。廉頗思用趙，負負向誰呼。其三、輿人殺子產，薦士



死禰衡。鋤蕙私心疚、彈蕉衆喙橫。白頭虛報國、赤舌枉燒城。爲想峭廬夢、猶懷王室爭。其四、倚伏關天意、安危切主憂。一燈傷往昔、雙淚灑神州。昭雪寧無日、清風憾不留。空傳會昌集、餘事足千秋。

取前歲所輯皮氏先賢錄、更名廣皮子世錄。自序云、夫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枝葉既判、氏族興焉。娶於有嶠、姬姜姓以水成、戰於阪泉、炎黃生而德異。廿五宗之元囂白帝、記載各殊、十二姓之青陽蒼林、本支獨合。亞斯以降、派別尤繁。元圭告成、錫姓之典斯肇、黃土既胙、命氏之誼乃彰。民姓協自司商、世繫奠於小史。殷民七族、懷姓九宗。重黎司馬之先、唐杜豕韋之裔、旁行斜上、周譜尚焉。乃自帝繫略具、世本相沿、漢傳鄧應之篇、魏重賈王之譜。由是人誇鍾鼎、家侈膏粱、諸胡帶令、崇韜拜郭、攀附之誤、今古讖之。吾宗皮氏、代鮮聞人。載短長之書、名遺相國、見前漢之傳、品重儒林。六代以來、北朝稱盛。襲美高節、乃有圖讖之誣、仲容希姓、致遭輕薄之笑。推所自出、史無其文。考應劭氏姓之篇、皮氏出於樊仲、據王符潛夫之論、吾宗分自陳完。支或別於姬姚、說皆興於漢代。夫百世之上、誰真系出空桑、而三徙之餘、未見根尋落葉。道非老子、指樹自名、學異京生、吹律定姓。若必垂穎顧本、沿波溯原、徒襲神明之觀、將滋誤會之誚。隱侯碩學、淆沈姒於沈亭、子雲覃思、謬羊舌爲揚氏。香山自序、謂乙丙出自白公、魯國廟碑、誤郲顏即名夷甫。甚至張星柳宿、妄託天文、老童蒙雙、輕援皇古。懸爲顯戒、詎敢承謞。惟茲受姓之由、尚有遺文可考、其後徵之史冊、粗具端倪。但留一字之文、概入先賢之錄。還燕過晉、豈尚識其枌榆、尊族敬宗、且自珍夫敝帚。武襄之卻畫象、誰敢遠附梁公、德祖之引法言、或亦可稱脩家云爾。未刊

十月、寄書清江族長、續修族譜、重葺祖祠。

第四孫名挺生。

十一月、撰讀通鑑論史評一卷成。未刊

是年詩有人日拜先人墓、和徐小谷江漢悲秋圖韻六卷、詠史二首、開正感事四首。未刊

文有族德恒先生壽序、陳母黄太夫人壽序。未刊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公五十二歲。

居長沙、授徒陳宅。

二月、次女適新建夏芰舲名敬莊之子承吉、前湖南督糧道署湖南按察使夏公諱獻雲之孫也。

四月、往江西。

五月、見東亞報刊譚復生所作仁學目爲駭俗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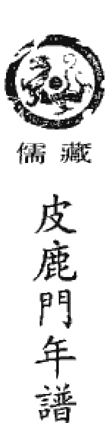
七月、返湘。

九月、王益吾閣學輯刻駢文類纂成、選公文一十二篇、連珠八十七篇。又刊詩三家義集疏成、多采公説。

十月、仲子吉人以直隸州州判筮仕江西。

是歲、八國和約成。

是年詩有辛丑春初二首、傷春、仿陸劍南體、江右留別芰舲、聞道七聖、送陳伯平啓泰北上展覲、送唐



韡之贊哀、同年北上展覲並呈瞿子玖尚書、西望慘聞星隕二首、得故人書贈道希同年、送福兒往衡州、祐兒往江西用陸放翁送子坦韻、辛丑中春感念近聞懷不能已。均未刊文有古泉雜詠序、書劉光伯自贊後、夏母高太恭人墓誌銘。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公五十三歲。

居長沙授徒陳宅。

二月、撰蒙學歌訣一卷成。

自庚子召亂乘輿播遷、和議告成、兩宮回鑾、中外諸臣競言時局、孔亟民智未開、宜遣學生赴日本遊學、各省分建學堂、得旨允行。

三月、張野秋尚書百熙爲管學大臣、總辦京師大學堂。

江西贛南道聘公爲四郡學堂總教、辭不赴。

四月、縣令蘇宣烈聘公創辦善化小學堂、始出任事。

門人陳紹箕刊鑑古齋日記、公爲之評。又爲作序云、揚子雲懷鉛握槧、以撰方言、左太冲賦三都、藩溷皆置筆研、古人爲學、不敢以所學爲已足、而苟有所得、必謹誌之無忘、非徒在口耳記誦之間。蓋亦有簡策紀載之事。陳幼梅觀察同年、使子幹庭受業於予、予勉以讀有用之書、爲經世之學。日治通鑑通攷、遇有心得、或有疑義、別紙錄出、爲加評閱、冀以推廣其說、而擴充其識見。久之積成卷帙、觀察屬選授梓、以備遺忘。乃分次時代、輯爲四卷。以其皆論古事、名曰鑑古齋日記。幹庭請予序其簡

端。予惟善言古者、必皆驗於今。古人去今遠矣、論者取古人之善而褒之、取古人之惡而貶之、即榮於華袞嚴於鈇鉞、於古人奚所增損。若徒藉是以爲勸戒、抑亦末矣。所以必斷斷持論者、正欲借古人所行之得失、以證今之得失、假古人所言之是非、以證今之是非也。今世變尤亟、爲曠世所未有、舉海外東西及西半球諸國、萬目睽睽、睗睒環伺、金輪鐵軌、無處不窺覦、傳教通商、無日不鬥鬩、其禍爲堯舜禹湯文武所不及防、孔子孟子所不能料。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無古今、無中外、雖爲古人所不及防、不能料、而能推此心理、取古人之陳迹、比附推究、而求所以抵制應付之術、亦未始不可取以爲鑑。且今方言變法、尤宜講求古今通變、漢唐以上何以富強、宋明以下何以貧弱、誠於歷代沿革得失升降之故、瞭然心目、思所以善變而取法於古、有不必盡學於四夷而自可以強中國者、豈惟斷斷然取陳人朽骨而與之較短長哉。幹庭年少鋭敏、鍥而不舍、必更日進、是編特其嚆矢云爾。錄而存之、異日亦可覘所學之進退。幹庭毋徒恃其已得者、斯可矣。

六月、善化小學堂開學、錄學生周覽今名鯁生。、楊冕今名端六。、余傳霖、連鼎堯等六十餘人。十五日、公登堂演講、云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其教人之法、有一定課程。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曰、春夏斆干戈、秋冬斆羽籥、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凡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造焉。其課程之嚴、規模之大如此、此三代之人才所以盛也。秦以後不復以此爲事、漢初未遑庠序、蜀郡太守文翁始脩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於是蜀地文學之盛、比於鄒魯。後以董仲舒言、始立大學、東漢尤盛、至有萬人、然不聞有一定教人課程、遊談橫議、



遂開黨禍。唐沿隋舊、用科舉取士、故雖立大學、而人才不盛。據昌黎之文可見。宋重講學、又用王安石法、三舍以積分遞升至上舍釋褐、故太學生矯矯有氣。而如北宋之聚衆請用李綱、南宋之請逐史嵩之、丁大全等、名爲正論、實近囂激。王船山宋論已惜之、曰世衰道降、有士氣之說焉。漢自文翁而外、未聞郡縣皆立學。唐時亦未處處立之。宋仁宗因范仲淹之言、始令天下州縣皆立學。然所謂學、特孔子廟而已、未嘗如古之學校有教人之法也。書院亦起於宋、其始由一二理學大儒聚徒講學、故多在名山勝境。其師謂之山長、又謂之主講。席當時以嶽麓、白鹿、嵩陽、石鼓爲四大書院、吾湘中得其一。立書院本爲師生講學、徒黨不多、且皆通才、原非爲初學讀書設。其後遍及天下、變爲課文、宗旨益遠。宋明以後書院、本爲補學校之不足、而亦非古之所謂學也。方今皇太后、皇上因國勢積衰、由於人才不振、屢下嚴諭、令京師立大學、各省遍立大學、中學、小學、蒙學、復見古者家塾、黨庠之盛。士生其時、宜如何鼓舞、以副朝廷求才之望乎。

是科江西鄉試、公門生中式者有徐運鑫、劉鳳起、周觀濤、余兆麟、萬篪、葉潤藜、饒之麟、劉璜、胡獻璠、張佑賢、吳衍任、郭承平、邢汝楫等十餘人。

常德小學堂聘公總教、不就。

公久錮清時、門人夏承慶擬邀同門公車上書、乞爲湔雪。書未及上、而承慶歿於京師。

十月、公聞其喪、哭之。十月十三日記

十一月、湘撫山陰俞廉三廙軒奏請注消參案、奉旨開復舉人、仍加察看。

是年詩有元日試筆、天意、汪述貞度自喀什噶爾歸談塞外事二首、鹿泉滇中寄詩依韻答之、送汪頌年視學粵西二首、聞粵蜀未靖偶感、曾蟯霆慶榜萬國畸人傳題詞二首、山行夜色、十月十六日感事二首、過朱氏園二首、拜墓宿田家、十一月初三夜聞雷、夜靜、送祐兒金女往江西、并送夏婿二首、送友人遊歷東洋四首、出郭遇雨、奉和俞鶴皋丈錫爵重游泮水元韻四首、驚蟄鴉聲一首均未刊。文有俞廙軒中丞臥遊圖序、又演連珠十四首、謝母鄭太恭人墓誌銘、陳幼梅觀察壽序、王澗香女士詩序、代但少村方伯湘良壽序。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公五十四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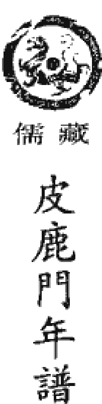
湖南設高等學堂師範館、公任倫理經史講席。

四月、因陳觀察伯平之薦、應長蘆鹽運使盱眙汪君牧都轉瑞高聘、修鹽法志、北上過陳觀察北通州道署、留旬日、至津。

五月、作長蘆鹽法志例言云、蘭臺續龍門之編、易書名志、紫陽沿涑水之舊、變鑑爲綱。雖襲前人、間下己意、豈盡心裁、別識亦由時異勢殊。舊志通行、多歷年所、自宜賡續、奚取紛更。因其體例未純、纂次多複、今時代曠遠、事實加多、若皆率由舊章、更應填委、增倍徒繁篇幅、無裨實徵。茲擬變通、稍更凡例。裴子野之刪宋、毋使名略反詳、歐陽修之改唐、所貴事增文省。擬立皇言紀第一。皇言宜皆恭錄、舊志頗失限制。或通諭天下督撫、不關鹽法、或專諭兩淮鹽法、何與長蘆、揆以體裁、理宜別出。舊志天章二卷、多與鹽法無干。當時所以恭錄者、以御製儲行宮之中、行宮爲鹽政所掌、既有收藏之

責藉增志乘之光。今秩秩斯干、流運遺構、煌煌奎藻、想望春風。先後異時、記載殊法。茲擬恭錄御製長蘆鹽法志序及柳墅行宮海河樓安福臚詩列於諭旨之後、已足光昭雲漢、暉麗日月。恩澤紀第二。繫古時巡、必稱行幸、良以復除租賦、免出征徭、望恩幸澤之情、即在瞻雲之下。我朝鑾輅屢幸津門。萬乘親臨、周方岳之朝、見六飛暫駐、沛父老之攀留、或榮獎官銜、或特頒珍物、概歸恩澤、以誌尊崇。至於減課寬逋、尤爲盛事、沐浴膏澤、鉅細畢陳。其尋常蠲免、仍歸優恤、以示區別。優恤考第三。施舍紓積、晉以息民、寬政毀關、齊云脩德。我朝重熙累洽、厚澤深仁、民租既已蠲除、鹽課亦多豁免、偏災每告、即動皇情、滯積偶形、彌迴天眷、憫商人之重困、寬竈戶以緩征、逾格洪施、皆宜著錄。舊志奏疏後加從之二字、頗失體裁、改爲下部議行、以昭畫一。律令考第四。漢志藝文不載律令、近人蒐輯漢律、常憾未睹全書、史官但舉宏綱、方志宜詳細目、且全布令甲、早定章程、石室藏書、皆資故實。若必嫌案牘之俚俗、易典冊以高文、示以剪裁、則首尾不具、加之潤色、則面目非真。漢博士三券之驢、援爲笑柄、鄭餘慶萬蹄之馬、難索解人。嗜古雖深、通今則蔽。茲仍舊式、更益新章。場竈考第五。鹽產於場、猶之穀生於地。李雯化私之議、幻等空花、亭林通變之文、虛同海棗。編爲竈戶、主以場官、地十所而無遷、法一成而不變。海濱廣斥、如指掌之可稽、戶籍臚分、罔察眉而弗瞭。前書隱括、既就繩墨、後事比次、無偭矩規。轉運考第六。附表。秦漢之際、已有轉輸、唐宋以還、尤重轉運。有宋鈔鹽之法、藉裕邊儲、前明中鹽之規、遙通塞外。方今行引、皆在內地、利貴通而惡塞、道酌盈以劑虛。務在官商協心、流轉不滯。法求精密、仿劉晏之理財、利析秋毫、戒桑羊之苛斂、探纂前記、綴輯舊聞、并取直書、不加

修飾。賦課考第七附表。管子海王、謹正鹽筴、漢家郡國、偏置鹽官。禺筴之商、牢盆之利、鹽有賦課、等於正供。我朝沿明故制、去彼橫征。一條鞭之定名、簡明易識。五毫下之删省、絲忽全除。古云凌雜米鹽、甚言計數煩碎。清釐之後、本末犂然。前既備書、今惟踵續。以上五考、均仍舊志、不以文語易其質言、誠以掌故所資、無取心裁之異。惟多複沓、可以併歸。或前後兩見、則去後而存前。或詳略互陳、則取詳而舍略。既從名言之簡、亦省繙閱之勞。職官表第八。舊志表前詳列職掌、準之漢書百官公卿表前臚官制、後著人名、名表而不盡表、則亦無乖商榷。猶舊志轉運賦課、不名爲表、而後可以附表準之。漢書律歷志似表而不名表、異名同實、體製不妨參差。方智圓神、變通本無定格也。舊志場官有表、新志應續。舊志宦績不載、新志宜增。選舉表第九。科目選舉無關鹽法、緣此諸君、籍係商竈、考由鹽吏、不屬縣官、則是本隸諸場、亦可增光志乘。惟應立表、乃合史例。旁行斜上、庶乎一覽周知。進士舉貢、不至一人數見。登科之記、無越次而失倫。賢能之書、益有條而不紊。人物傳第十。人物列傳、亦以籍隸鹽場、既與選舉相同、不妨簡端附載。乃使華陽士女、不憾遺珠。會稽先賢、有同編玉。惟是數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間、豈無忠信。今茲補輯、恐有缺遺。列傳一門、尚須采訪。即如庚子之變、天津殉難甚多、其中忠義節烈之人、均當撰次著録、庶可免舊聞之放失、發潛德之幽光。建置圖第十一。舊列諸圖、兼詳故實。烽燹之後、榛蕪已多、建章千門、莫問張華指畫、黄圖三輔、略存天漢規模。今官署重修、新增輪奐、租界大闢、倏變滄桑。自應别創圖經、昭茲沿革。舊志所載、仍存以誌餼羊。新書所增、詳繪以明現象。庶使新豐雞犬、尚識家門。起陸龍蛇、常留鑑戒。徵文第十二。舊志藝文篇次人



物、據漢書藝文志、應編箸書目錄、不載名作詩文。今既書目不傳、難以藝文名志。文史通義、志列三書、後爲文徵、首列奏疏。茲仿其例、改爲徵文。奏疏先登、詩文次列。或無關於鹽法、亦幷錄其篇章、文獻兼存。異玉卮之無當、符采克炳、匪布帛之不華。所錄詩文、或以作者籍隸鹽場、或可存爲鹽場故實。餘皆不錄。前志第十三、常璩國志半襲譙周、百藥齊書或源王劭、所謂述而不作、未能前無所承。使同覆瓿之書、豈免忘筌之誚。故司馬論列虞呂、著春秋之支流、班范列傳遷固、明史氏之家學、遞相祖述、不廢師承。後世增修志書、盡刪前人姓字、喜新厭故、既屬人情之常、由後溯前、誰知創造之力。有同攘善、安取折衷。茲仿天津志例、附存前志備列姓名官職、幷書題本例言、以明沿革之規、而誌淵源所自。

幷擬修志條議六則云、一、采訪。志書非可憑空結撰、必須信而有徵。頭白有期、汗青無日、皆由采訪、不得不詳。太史公所謂網羅放失舊聞。志本官書、體例非可馳騁文辭、別識心裁、惟在刪併舊志。原本所無、非加采訪不能增補。如舊志職官有場官表、續修底稿無有、必須補入。其餘人物事蹟、亦須蒐輯詳贍、方免缺遺之憾。一、限斷。敘事止於何年、修志必有限斷。太史公自序至於麟止、謂其書止於元狩獲麟之歲、以比春秋止於西狩獲麟。續修底稿在庚子之前、時局變遷、在庚子之後。今茲編纂、當明年限、斷從庚子、則增補尚少。直至今日、則采訪倍多。擬定庚子爲止、斠若畫一。一、沿革。志書最重沿革、非但建置圖識。或古無今有、古有今無、當兼列舊圖、而續以興廢之文、別創新圖、而記其加增之事也。即律令格式、雖屬定制、而數十年之後、改章必多、宜詳損益、以明沿革。一、核對鹽法。一

志重在律令。志書必極矜慎、泯其參差、吏案方可引援、以爲檔册。今昔遞變、前後不同、非老於案牘者莫能周知。宜擇其人使之詳細核對、并取畿輔通志天津府志互勘。若者爲舊制、若者爲新章、若爲新舊相同、若爲大同小異、逐條標識、加以案語、庶可常昭法守、以法檢查。一覆查志載人物選舉詩文本非官書所重、然有舉莫廢、允宜續舊增新。惟界限不可不明、籍外無庸濫入。續脩底稿多未明瞭、或不書貫籍、未審生于何鄉、或但箸天津、即宜別入府志。諸如此類、宜更覆查、必須籍隸鹽場乃可名載新志。一校定舊志及續脩底稿尚少訛誤之文、間有省俗之字、又或沿襲前志未加更正。如鹽臣二字當改巡鹽御史、從之二字當改下部議行、均宜更正、使歸一律。至於章程詳悉、款目細碎、公牘之文、難於校讎、更宜檢校、以爲定本。

脩志未成、復爲何人所譖、湘撫漢軍趙次珊爾巽嚴諭促歸。趙致陳電有云、皮某非可自由出入之人、舍臍就腴、尤爲無理。強彼爲辭津館、斷不放其遠出等語。

公寄書王益吾閣學、請爲解釋。五月初八日天津寄王書云、前在通州、肅啓陳謝。到館、得陳佩翁家報、錄示鈞函、乃知別後事變仰承斡旋、專函叩謝、亮達左右。昨得舍間家報、誦悉手諭二函、屢瀆清神、曷勝銘泐。瑞之此行、實因避謗、所謂窮猿投林、豈暇擇木、文豹隱霧、但願保身。不圖畏罪而行、反爲獲罪之本。黃鵠遠舉、不免於罻羅、冥鴻遠游、更厄於弋篡。此則浮雲蒼狗、難喻幻奇、命宮磨蝎、又遭顛倒。三千世界、更無容足之區、十二金牌、竟有追逋之事。極於所往、鄒嶧所以咨嗟、竊無復之、步兵爲之痛哭者也。瑞小心畏慎、初非冒昧。若知必不見許、何敢遽而遠行。即到江西、聞諭亦當中道而返。因避風暴、直抵津通、既已入幕、難即辭館。瑞之窘境、久在洞鑒、倉黃回籍、何以爲生。棄繻復返、終軍已慙、贈策壯行、繞朝誰是。江湖逆旅、將蒙奪鬲之羞、滄海乘槎、誰畀支機之石。是尤羝羊



觸藩、不能進退、狼跋其胡、覿於前卻。敗興而返、難回剡溪之舟、計畫無俚、有蹈東海而死者已。夫一夫不獲、保衡引爲予辜、小過宜赦、宣聖垂有明訓。中丞明見萬里、坐鎮專圻、國君不仇四夫、豈必重繩一士。無如穆公之側、闃其無人、忌者之口、掎及前事。昔叔向罹罪、乘馹者必祁大夫、越石縲絏、脫驂者惟晏平仲。方今援手、但求鼎力、既蒙從容旋轉、更望始終保全。志館本非長局、亦已久在洞鑒、但期寬假數月、蕆事自當南歸、則白駒之留、勉從遁思之計、金鷄之赦、深感挽救之恩矣。

七月、直督袁蔚廷制軍世凱、電留兼辦學務、不果。初五日、袁電趙云、皮鹿門前由汪運司延聘、脩志、現在直隸廣興學堂。風氣初開、師範難得、甚須借重、兼資教育。務求見讓、賜覆爲感。初七日、趙覆電云、巽甫到湘、皮硬闌館事、不辭而去。屢邀回館、仍任教習、並無惡意。乃迄不遵、跡近藐視。茲承明示、行止候裁示復。初八日、袁覆電云、皮遵示即歸尊處教習。如有替人、望仍撥派來直、是感。

離津南下、返湘、仍任高等學堂師範館講師。

八月、湖南學務處屬編十朝上諭成。恭擬分類編次凡例云、春秋大義、憲章文武之功、論語終篇、祖述堯舜之道。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世祖章皇帝聖訓提要曰、夫天不可測、測以星辰之行、地不可度、度以山川之紀、聖不可知、知以典籍之所傳。堯誡湯銘、貽留奕禩、亦庶幾稍窺高厚於萬一矣。伏念如天如地、匪直世祖章皇帝聖訓有然、其見於十朝聖訓、東華錄諸書、巍乎煥乎、無能名焉。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凡食毛踐土、咸宜周知、而僻壤遐方、或未盡窺。敢以愚管所見、編冠教科之書、庶乎昭章雲漢、暉麗日月、庠序之教、共美成周、學校如林、常稱建武。左史書動、事重編年、右史記言、理宜分類。伏讀十朝聖訓、卷帙不齊、門類各別、高深莫測、鑽仰難窮。惟次列全文、書宜詳備、編成要義、意取簡明。茲量加變通、分爲十二類。一曰制法、二曰垂範、三曰敬天、四曰勤民、五曰育才、六曰審官、七

曰恤刑、八曰輕賦、九曰訂禮、十曰崇文、十一曰經武、十二曰柔遠。庶乎瞭然一目、朗若列眉。歷觀前代帝王、未見多傳文字。漢書列高祖歌詩篇、止於二。隋志紀孝武文集卷甫盈一。唐宗英武、乃學庾信爲文。宋祖默識、實由廷臣代撰。惟我列聖、天亶作后、日昃誠民、本都俞吁咈之心、傳累牘連篇之筆。玉音綸誥、史不勝書。堯典禹謨、文常充棟。異詞臣之内制、非學士之代言。斯實曠古希聞、前朝未有。今將標舉閎義、撰集大文、譬游夏之傳經、一辭莫贊、如劉晝之作賦、六合安窮。惟自異説繁興、莠言間出、必使人知羲畫實可開天、士識軒經非徒鑄鼎、乃足示尊王之大義、明法祖之隆規。見知見仁、任其性之所近、識大識小、皆爲道之所傳。窺日於牖、意取明於寸光。測海以蠡、心求潤於一勺。編次祇宜恭録、詎敢加以剪裁。惟觀公牘文書、宣揚諭旨、或有未能全引、亦專摘其要言。今兹類編、略仿成例、但無增易一字、不必具録全文。比於樂師之誦詩歌、斷章取義、史記之援經語、摘句成篇。求簡文辭、毋疑僭妄。其或兼明二事、亦當比類分編。但期條理分明、體裁正大、執中之義、傳示千秋、丕顯之謨、昭垂萬世。

九月、兼代高等學堂監督。

十月、代友人擬呈商部條陳商務管見十則。一重商人、使之致用。一興學堂、以習商務。一合商羣而立公司。一歸商辦、不須官督。一通商情、而使直達。一廣商埠、以挽利權。一遣學生、以造人才。一保商業、宜加助力。一設銀行、兼用鈔幣。一鑄金幣、并改圜法。多獨得之見、書上、極蒙嘉納。文不存集中。據日記所載摘録。



是歲在津時、與陳伯平觀察以詞唱和、有潞沽酬唱集、都八十五首。
公昔於夢中得句云、月留遠浦無魚影、雨過烟村有雁聲。今歲南歸、秋江夕眺、覩句中之景吻合、因
續成二語、卻曲江干君勿怨、夢中詩句早分明。又嘗夢作禰正平擊鼓律賦。記平字一聯云、歎才名誤
我奔馳、何事鐘聲聞外。看烽火連天擾攘、豈宜鼓吹承平。時匆匆返湘、日俄戰事方起、公謂適應詩
讖蓋有前定云。
是年詩有江上遠眺、通州見陳伯平贈蔬菜塍之以詩、天津晤袁叔輿戶部和韻二首、秋江行舟、日本
大利丸戲作、復過江夏漢上旅館漢口晤譚蓉墅紹裘旅館夜不眠、中秋送黃鈞夫歸湘潭、題明季稗
史二首、送理化教習關口壯吉年假歸日本二首。
文有代趙次珊致陶拙存部郎書、致張小圃觀察書、開槍礮廠、啓通州寄王益吾閣學書、鄧立山軍門
壽序。

光緒三十年甲辰、公五十五歲。

任高等學堂監督、兼高等學堂師範館講席。
正月、再任善化小學堂監督。
委辦學務處編輯所。
三月、閱壬辰以後詩稿、錄存六卷。
四月、辭高等學堂監督、善化小學監督。

六月、王益吾閣學刻尚書孔傳參正成、采公說甚多。

十一月、學務大臣長沙張野秋百熙、京師大學堂總監督侯官張燮鈞亨嘉、電湘云經史文三科師座需人、請速來京以慰衆望。公辭不赴。

十二月、編次庚午至戊戌詩文、刊師伏堂詩集六卷、詠史一卷、詞一卷、補刊駢文二卷、合乙未所刊共四卷成。又刊鶴泉公及瞿太恭人事略。

是歲日俄開戰、俄師敗績。

詩有哭汪埥念循四首、日勝俄二首、拜孔子感事二首。

文有鋤經圖跋、代陳佩蘅開學堂募捐啓、請旌表節婦唐黃氏啓、外舅黃公彥廷墓誌銘、譚紹袞皇輿統部釋名序、譚九安先生壽序。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公五十六歲。

任高等學堂、師範學堂講師。

正月、撰漢碑引經考六卷、引緯考一卷成。自序云、聖人謨訓、比日月之常新。壽世文章、垂金石而不朽。惟此殘珪斷璧、勝於雅記故書。然而捃逸吉金、或售欺於贗鼎、窺刊貞石、益重價於名山。翠琬鐫文、必非鄉壁虛造、青編落簡、實藉磨崖表遺。詎止演易繫辭、詔稱刪述、獲麟趣作、銘著見徵。迺自熹平諸經、僅留片羽、正始三體、但賸碎金、散見各碑、叢殘可拾。沿及趙宋以降、始多著錄之家。而嗜骨董者匙發明、侈收藏者歉攷據。三條夏書顯著、覃谿不信其文、屏攝左氏明言、藹吉未探所出。不識

廟制宜證漢書、安知碑銘足徵故訓。在昔水精毓聖、尼山手訂六經、火德當陽、儒林首推兩漢。十四博士所授、並屬今文、五三載籍之傳、莫參異義。厥後尚書崇古、取代歐陽夏侯、詩義遵毛、失傳齊魯韓說、正義編於仲達、定本出自小顏。黑白既統於一尊、丹墨孰追乎前代、惑經疑古常爲末學所訶、訂墜拾遺惟此殘碑是賴。而定宇古義不及闡明、仲林鉤沈無聞采綴。攬諸儒之撰述、未見勒爲成書。惜百度之徵經、亦止傳有周易。朱百度漢碑徵經止傳周易一卷。然則搜奇虎觀、抉祕鴻都、不猶待補全經而折衷一是乎。錫瑞束髮受書、善治今學、抗心希古、嗜錄舊碑、藉攷羣經、實有六善。夫黃圖立學、極重師承、赤制尊經、尤嚴家法。迺或偏執國史、獻疑公羊、誤信孔傳、反詆司馬。碑則三統引證、五讓褒稱。蔡足譎權、不取賈逵之謬、宋甫厲色、可箴杜預之誣。以及堯典廣被、皋謨翊明、般庚肆勤、無逸密靖。公劉行葦之仁、單甫杖筴之義、山甫有封齊之事、南仲與邵虎同時。足以抉微、其善一也。北海改經、羣疑專輒、南閣解字、衆謂詭更。碑則彪蒙異包、富謙通福。昌言作讜、黎獻爲儀。敖詳亦即翺翔、厲蠱猶云烈假。不作丕而亦作奕、懿即抑而光即洸。逶迆禕隋逶隨之殊、西遲徲俫棲遟之異。弭害之弭爲辟、彰禮注之有徵、臯己之臯從辛、記傳文之存古。足以通詁、其善二也。稽古訓考、不釋同天。旋機爲星、詎宜从玉。奚斯考父、詩人各頌其君、凱風劬勞、孝子能念其母。是皆先漢遺說、大受俗儒非訾、匪藉鐫劖、難求左證。足以廣義、其善三也。暉光日新、其德下屬、克諧頑傲、以孝不連、命不少延、見僞孔延洪之失、優賢揚歷、知書疏憂賢之非。他如御勸不迷、衡寫作勸、山有夷行、岐易以山、文義皆可會通、句絕初無舛錯。足以正讀、其善四也。大田興雲、并非雨字、禹貢敦物、不作山名。有椒因有馥、傳

譌、強銜非疆梁禦善百揆四門并舉具見官名之乖、高陽重黎連文堪釋義疏之惑。貧而樂道道實脫文、歲其有年年當補字足以訂譌、其善五也。堙埋非禋、試徵鄭志干侯異豻不改正文、囹圄殊秦獄之名社稷合孝經之説、大章堯樂何必強傳周官、諒闇凶廬豈得解爲信默、二代三恪似非集解所云、秩祭三望當屬通行之禮、足以徵典、其善六也。若此者單詞片義似獲真珠之船、贍學淵聞如登天祿之閣、語韓陵之片石助我校讎、享敝帚以千金供兹蒐討、馬腫多怪陋末師之拘墟、蝌文博求期達者之理。董至於緯書內學、嘗與經部輔行、雖曰支流實爲絕緒、八皇三代莫解所言、九頭什言每訾其誕。翼火精而常羊出、羅氏謂非神農、元邱制而帝卯行、歐公譏爲狹陋。詎知孔提可按、漢學非譌。兹附攷緯一篇、列諸引經之後。豈真詩禮發冢、驗彼荒唐之言、猶望漢水出碑、廣予徵信之學。

四月、長沙設圖書館於定王台、王益吾閣學總理其事、公任纂脩。

六月、京師大學堂再聘任講席、仍不赴。

七月、夏芰舲來自江西、留三月始返。

撰經學歷史一卷成。

八月、兼長沙府中學堂講席。

十一月、擬作經學提綱、未成。

是年詩有和張伯興六十詩、次鄧幼彌酒渴愛江清韻五首、和黃鹿泉遊仙四首、送端午橋出使四首、



送余堯衢赴贛任四首、贈夏芰舲四首。

文有鄧幼彌綠蕚山房倡和詩序、毘陵沈氏宗譜序、致譚彝仲書、再致譚彝仲書、夏子新觀察獻銘墓誌銘。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公五十七歲。

任高等學堂、中路師範學堂、長沙府中學堂講席、圖書館纂脩。

正月、京師大學堂再延任講席、仍以事辭。

六月、擬將筆記定名爲續鹿門家鈔。十一日記、見通考載皮日休有書名鹿門家鈔、擬筆記名續家鈔。

八月、仲子吉人自江西歸省親、旬日復往、公有詩送之。

十一月、蘇撫陳伯平中丞邀往吳門、不赴。

是年詩有廖蓀畡珠泉草廬題詩四首、到麓山渡河書感、高等開學、郊行、赴嶽麓講舍、新秋讀春秋、題蘇厚康鯉庭獻壽圖四首、雜詠二首、展墓遇雪、初度書感。

文有陳守愚麓山仙館圖序、代作張孝達制軍壽序、易鹿泉壽序、余母許太夫人壽序。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公五十八歲。

任高等學堂、中路師範學堂教習、圖書館纂脩。

正月、任學務公所圖書課長。

撰經學通論五卷成。自序云、經學不明、則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無功業表見、晚定六經、以教萬世、

尊之者以爲萬世師表。自天子以至於士庶、莫不讀孔子之書、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無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賢於堯舜、爲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經。孟子稱孔子作春秋、比禹與周公爲天下一治、其明證矣。漢初諸儒深識此義、以六經爲孔子所作、且謂孔子爲漢定道。太史公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董仲舒奏武帝表章六經、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並進。故其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君之詔旨、臣之章奏、無不先引經義。所用之士必取經明行修。此漢代人才所以極盛而治法最近古、由明經術而實行孔教之效也。後漢以降始有異議、不盡以經爲孔子作。易則以爲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春秋則以凡例爲出周公、周禮、儀禮皆以爲周公手定。詩書二經、亦謂孔子無删定事。於是孔子無一書傳世之尊孔子、特名焉而已不知所以爲萬世師表者安在、唐時乃尊周公爲先聖、降孔子爲先師、配享從祀與漢韓勑、史晨諸碑所言大異、豈非經學不明、孔子不尊之過歟。近世異說滋多、非聖無法、至欲以祖龍之一炬、施之聖經。在廷儒臣、上言尊孔、恭奉諭旨、升孔子爲大祀、尊崇盛典、遠軼百王。錫瑞竊以爲尊孔必先明經、前編經學歷史、以授生徒、猶恐語焉不詳、學者未能窺治經之門徑。更纂經學通論、以備參攷。大旨以爲一當知經爲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二當知漢初去古未遠、以爲孔子作經、說必有據。三當知後漢古文說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當知晉宋以下專信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傳、而大義微言不彰。五當知宋元經學雖衰、而不信古文諸書、亦有特見。六當知國朝經學復盛、乾嘉以後、治今文者尤能窺見聖經微旨。執此六義、以治諸經、乃知孔子爲萬世師表之尊、

正以其有萬世不易之經。經之大義微言、亦甚易明。治經者當先去其支離不足辨及其瑣細無大關係、而用漢人存大體玩經文之法。勉爲漢時通經致用之才、斯不至以博而寡要與迂而無用疑經矣。錫瑞思殫炳燭之明、用捄燔經之禍。鑽仰既竭、不知所裁、尚冀達者諒其僭愚而匡其不逮則幸甚。

弟五孫名舉生。

二月、作王制箋。

四月、湖南議設優級師範學堂。上吳子修學使慶坻書云、錫瑞奉讀議設優級師範學堂章程、以育材之盛心、籌興學之良法。規條備具、經畫周詳。加以崇重聖經、推尊舊學。先聖筆削、不墜遺文。申公蒲輪、特從優禮。微言大義、永昭晰於麟編。老生常談、不貽譏於狗曲。極其美善、衆口同稱。比於春秋、一辭莫贊。乃蒙虛衷下問、博采芻蕘。各抒所見、以備呈核。不揣冒昧、敢陳愚管。竊以議設優級師範其不可緩者有三、其不易辦者亦有三。科舉既停、學堂肇啓。以爲振神州之大勢、賴此生徒。挽滄海之橫流、惟茲冑子。於是定其階級、許以推升。謹遵奏辦章程、明有優級師範。其學因層累而下、其堂當次第漸開。各省既已爭先、吾湘不得獨後。豈可不完不備、致背定章。或有或無、自爲風氣。此不可緩者一。昔在漢世、盛極儒林。攷之班書、實爲利祿。湖南開辦師範、于今五年。旋分地區、更劃三路。或以一年畢業、或以二歲速成。譬諸萌芽、洵屬草創。始而需才孔亟、遽發憑單。繼仿專門之科、判分文理。學者非祇求卒業、並冀得有出身。鳳騫發軔於丹山、龍翥先階於尺木。是以擔簦景附、鼓篋雲蒸。若仕進之階、比登天之乏術、恐奮勉之氣、將墜地而難興。此不可緩者二。大匠繩墨、不爲拙工而改。君

子成美、恒以誘掖爲先。學必期於大成、志不安於小就、即程途或有未逮、而想望不能不高。方今諸生思入優級、非止三路師範、兼有各處學堂。人握隋珠、爭求速化之術、家持和璧、自詡冠倫之奇。自應合通省之衆才、懸優勝以爲的、庶使翩翩楚梓、共盼高遷、濟濟湘英、胥求上進。此不可緩者三。惟是長沙貧國、不足回旋、廣廈萬間、難償志願。當此經費支絀、財政困難、測繪地圖、拆脩試院、號舍則比屋鱗次、小而難容、公堂則百堵翬飛、大而無當。雖曰舊基改造、實同掃地更新、鳩工庀材、未免造端宏大、因陋就簡、復無以壯觀瞻。而且儀器圖書、必求珍於海外、脯薪服膳、宜預算於將來、即能力戒虚糜、嚴加撙節、創辦必須數萬、常款亦應半之。此不易辦者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是故躐等之弊、儒先所懲、陵節而施、學記斯戒。今生徒雖夥、而等級尟優、即令竭力搜羅、殫精采擇、剔崑岡而取玉、網麗水以求金、竊恐軼羣之才、祇有此數、夾袋之選、未必皆賢。魯國而儒者一人、特患其少、齊廷之濫竽充數、雖多奚爲。此不易辦者二。程度高、則講授愈難、人才萃、則師資尤乏。庚桑才小、謝南榮而自慚、鄭君學成、謂山東無足問。今橫舍即有高足、而講席尚少名師。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謂察察、不免汶汶、恐未能答弟子之問、將何以據臯比之尊。加以優級學科、重在理化博物、求師內地、既尟專門、借材異邦、必需重聘。甚或噉名無實、好龍未得真龍、應聘而來、市駿仍非神駿。千金虚擲、一士難求、未能出藍而謝青、更恐近墨而反黑。此不易辦者三。綜而論之、添設既不可緩、開辦又不易成。計惟勿務虚名、專求實際、規模不必太廣、可以徐圖擴充、學額不必太多、可以續行增補。費用務期覈實、乃不至於空糜、宗旨無取過新、乃不至於滋弊。精心組織、碩畫經營、



則士林深沐裁培、而學界自饒進步矣。至於規則如何周詳、學程如何支配、似宜臨時斟酌、遇事變通。敢陳大略、約舉數端、狂夫之言、伏維聖擇。

五月、擬應詔陳言、謹擬增訂學堂章程六條、摺云、伏讀二十二日上諭、以士習澆漓、著將學堂定章嚴切申明、前章有未備者、補行增訂。仰見朝廷造士安民之至意、莊誦之下、欽佩莫名。竊見近日學堂諸生誠篤好學者、固不乏人、離經畔道者、亦間有之。揆厥由來、似宜將前章稍爲增訂變通、以期辦法盡善。用敢縷析陳之。一、科學太多、宜分設也。孔門諸賢、四科並列、唐宋取士、亦分數科、誠以人之聰明各有所長、才力止有此數。專精一藝、則人人可以勉爲、若各藝兼通、非特中材竭蹶不逮、即上智亦難身兼數器。且天下之人、中材多而上智少、今欲教育普及、必使人人皆可仰企、學校乃無棄材。前章自初級小學各科八門、增至高等學堂二十四門、意欲兼攬中西、以臻完備、而學者顧此失彼、未免騖廣而荒、名爲各學皆通、實則皆不精通。上諭以聖教爲宗、以藝能爲輔、本末先後、次序秩然。今學堂因功課繁多、往往偏重藝能、反輕聖教、經史國文、鐘點甚少、或且幷無經學、國文雖由辦理學堂之人本末倒置、亦以科學煩雜、不能兼顧。前見初級小學止有經史國文輿地算學體操六門、似宜擴充推廣、凡普通學堂、自小學至高等、皆以六門爲定、但分程度高下、已足以兼道藝之長。至於外國語言文字、理化博物各科、當別設立格致學堂、於各省會及繁盛地方、如津滬甬漢等處、其程度亦分高下、用高等中小學名目、以次推升。擇各學堂聰穎子弟願學格致者入之、出身獎勵與普通各學同、則士子用志不紛、而所學易於成就矣。一、教科諸書、宜頒定也。考日本學堂教科書皆由文部

審定頒行、是以整齊劃一。今學堂林立、教科書尚未頒行、教員人自爲書、家自爲說、新舊異趣、高下殊途。每換一人、則教法不同、甚或全然反對、生徒莫知所從、以致師弟衝突。其所沿用之教科書、乃日本人與留學生所編輯、宗旨既不盡合、教授殊不相宜、教員之學問稍深者、猶能擇取其長、自編講義。其學問不深者、但知鈔錄原文、一字不易。師以此教、弟子以此學。近日學生離經畔道、皆由此等教科書有以啓之。即有提學認真調查講義、而講義由教科書出、不清其源、終不能絕其流、似宜亟催學部編輯成書、頒行學堂、以收道一風同之效。有不遵守而用別本教科書者、罪其監督教員、則士習不入奇衺、而所學胥同一律矣。一、經學一門、宜特重也。孔子删定五經、自漢以來、莫不尊奉孔子爲萬世師表。五經即萬世教科書。世道人心、賴以維繫、綱常名教、確有持循。但使人人皆以聖經熟於口耳、則人人皆有聖教在其心胸。近日邪說流行、乃謂中國欲圖富強、止應專用西學、五經四書、皆當付之一炬。辦學堂者、惑於其說、敢於輕蔑聖教。民立學堂、多無經學一門、即官立者、亦不過略存餼羊之遺、功課無多、大義茫昧、離經畔道、職此之由。前者恭奉上諭、升孔子爲大祀、尊崇盛典、上邁百王。竊謂尊孔必先尊經、廢經即是廢孔。似宜定章嚴飭各處學堂、無經學者亟加一門、有經學者更加程課。凡學堂不教經學者、即行封禁。不重經學者、罪其監督、堂長、則聖教益以昌明、而所學皆歸純正矣。一、脩身倫理、宜併入經學也。脩身倫理本聖經所常言、脩身明見大學、中庸、倫理雖非專言五倫、而五倫爲最重。前見學部復周爰諏稟云、脩身倫理本無所庸其新說、蓋以前章程脩身倫理教授之書、皆有明文、如朱子小學、五種遺規、宋元明儒學案、名臣言行錄之類、其旨皆正大純粹、無如學



生好尚新異、以此等爲老生常談、教員以之教人、聽者思臥、甚或以爲迂謬、嗾而逐之。今學堂所用教科書、皆多自編、言脩身必犧牲一身、又或以爲脩身務在衛生、一視其身太輕、一視其身太重、自相矛盾、與聖經所言脩身皆不合。言倫理、以中國有所謂五倫者、最爲儒學之謬、皆由分科別出脩身倫理於經學之外、又無脩身倫理教科書頒行、妄人之編教科書、務與經學背馳、悖謬爲千古所未有。今欲使遵前章所定、學生惑溺已久、恐未必能實行。前見湖南舉人李鍾奇請以脩身倫理歸併經學、似宜准照所請、去此兩科、則聖經定於一尊、而歧途不至別出矣。一、出身獎勵宜從寬實行也。前章所定學堂出身、高等小學卒業者、獎給廩增附生、中學堂卒業獎拔優歲貢、高等學堂卒業獎舉人、待士未嘗不優、而近日多未實行。或云學生程度不及。今學堂舉辦未久、尚屬萌芽、年限雖滿、程度誠有未及、而科舉初停、鄉人但知舉貢生員之榮、即學生理想獨高、不能家喻戶曉。開辦數載、年限已過、獎勵不及、怨望必生、横議妄言、未必不由於此。鄉人見入學者久無所得、聽信舊黨、阻撓學堂。似宜遵照前章、從寬獎勵、使其得者歡欣鼓舞、未得者各加奮勉、有希望之目的、不敢輕棄資格、動起風潮。其未入學者、歆羨求入、鄉人相勸學校、如林則學界可以擴充、而教育易於普及矣。一、學堂新律宜亟定頒發也。前見保定學堂教習李某請定學律、以爲朝廷約束士子、向有學政全書、其時尚無學堂。今學堂大開、宜定學律頒發、庶使辦事有所遵守、士子有所儆戒。奉旨交管學大臣議奏。今歷數載、未見頒發。王制之論立學、簡不帥教者、移之郊遂、屏諸遠方、先王非不愛惜人才、恐其亂羣、不得不示懲儆。今學生不帥教者、輕則記過、重則開缺而止。彼荒棄功課、不守規則者、止於開缺可也。至

於上諭所云悔辱官師之類、非開缺所能蔽罪、而未頒學律、不能再加以法、即非辦事姑息、亦實無可懲治。王者之治天下、不外賞罰二字。今學堂之賞在從寬獎勵、學堂之罰在嚴定法律、賞罰并用、寬嚴得中、學生有所勸懲、未有不束身就範者。似宜定律頒發、則士林莫不懍遵、必不至姑息釀亂矣。臣草茅下士、迂闊無知、惟自學堂開辦以來、常充監督教習之任、學堂利弊得失、頗能窺見萬一。現今與創辦學堂之始、情形稍有不同、前章雖極美備、更宜增補變通。幸逢廣開言路之時、有整頓學堂之意、敢即愚管所及、謹擬章程六條、冒昧上陳、不勝戰慄屏營之至。

六月、撰王制箋一卷成。自序云、朱子謂周禮、王制皆制度之書、以二書說制度最詳、舉以并論、初無軒輊。說者以周禮爲周公作、則揚之太高、以王制爲漢博士作、則抑之太甚。惟何邵公以周禮爲六國時書、鄭康成以王制在赧王之後、當得其實。據二君說、則二書時代不甚遠、而古今說異、當由各記所聞。漢主今文博士說、多與王制合、白虎通引王制最多、是其明證。鄭君以王制爲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則亦知其書出孔門、惟過信周禮出周公、解王制必引以爲證、則昧於家法、而自生葛藤。今考鄭注其失有六。一曰土地。王制云、九州州方千里、三三如九、爲方三千里。今文說如歐陽尚書、公羊春秋、鹽鐵論、說苑、漢書、白虎通、論衡皆云中國方五千里。白虎通以爲平土三千、蓋合山陵林麓等三分去一者、爲五千里。鄭據古文說中國萬里、而強爲彌縫、云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其失一。二曰封國。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與孟子、公羊、白虎通合。張、包、周皆不信周禮有五百里之封。鄭據周禮大司徒文、創爲周公斥大九州之界、以自圓其說、其失二。三曰官制。王制云、天



子三公九卿。篇中所云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即三公、冢宰、司寇、大樂正、市、當在九卿之列。鄭據周禮六卿、以王制之司徒諸官爲周禮之司徒諸官。考其職掌、不甚相符。其失三。四曰征稅。王制云、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與孟子合。孟子以關市不征、澤梁無禁爲文王治岐之政。必無周公立法、不遵文王而創爲苛政者。鄭引周禮門關有征、士田有稅、以爲殷周異制。其失四。五曰祀典。王制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蒸、當如皇氏所引先儒之說、每年祫祭。鄭謂周改夏祭爲礿、以禘爲殷祭、又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與經不合。其失五。六曰學制。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大學人衆、國不能容。八歲太子不能入郊學、此乃定理、當是通制。鄭誤據下文養老、謂王者相變、或貴在國、或貴在郊、貽惑後人、學制至今不明。其失六。鄭君所注偶失、人不知爲注誤、而以爲經誤、遂集矢於此經。如孫希旦謂漢初未見周禮及古文尚書周官篇、舛謬殊甚。王制固非漢人作、漢人安得見魏晉之僞古文哉。周禮王制皆詳制度、用其書皆可治天下。周禮詳悉、王制簡明、周禮難行而多弊、王制易行而少弊。王莽、蘇綽、王安石强行周禮、未有行王制者、蓋以周禮爲出周公而信用之、王制出漢博士而不信用之耳。今據俞樾說、王制爲素王所定之制、疏通、證明其義、有舉而措之者。知王道之易易、豈同於郢書治國乎。鄭君箋詩、以毛爲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今用其法、以箋王制、專據今文家說、不用古周禮說汨亂經義。全載鄭注、間糾其失、孔疏擇其合者錄之、後儒之說、或采一二而附以己意、俟達者理董之。

又爲後序云、荀卿子書亦有王制篇、不惟名同、其義亦多脗合。略舉數則以證。其篇首曰、請問爲政、

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頃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雜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繆也。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謂之天德、王者之政也。案此與王制選士簡不帥教及四誅不以聽義合。五疾注以爲瘖聾跛躄斷者侏儒、與王制正同。其相合者一。又曰：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直聲則凡非雅聲則聲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謂之復古、此王者之制也。案此與王制禁淫聲、異服、奇技、奇器、及用器兵車不中度義合。鄭注王制多云兼夏殷制、即道不過三代之意。其相合者二。又曰：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賦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税。案此與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正同。其相合者三。又曰：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絶其長也。黿鼉魚鼈鰌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絶其長也。案此與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正合。其相合者四。序官論司徒、司馬、司空諸職、有見於王制者、亦有不見於王制者、傳聞各異、而大義略同。鄭君謂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當時大賢無過孟荀。孟子之言與王制合、



而略焉弗詳。荀子王制篇雖詳、亦不若此經條理之密。則此經必有所授、以爲素王之制、似可無疑。
故雖孟荀大賢猶未盡得其旨。以爲漢博士作、不亦遠乎。
八月、張伯興撰善化鄉土志、公爲改訂之。稿未刊、今佚。
第四孫名挺殤。
十一月。刊筆記三卷。
是歲、思賢書局刊公經學歷史、經學通論。
詩有題湘鄉易氏世孝錄四首、人日講堂古大圭歌、感事四首、次韻和湘江訪舊圖除夕。
文有黃小魯湘江訪舊圖序、黃鈞夫壽序、秀山易古田易說序、劉子英墓誌銘、吳子脩學使壽序、李荔
村同年遺詩序、謝母墓誌銘、葉煥彬消夏百一首詩序、黃彝伯壽序、論教育名義、余壽平中丞封翁仁
賓先生壽序、許景山壽序。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公五十九歲。

任高等學堂、中路師範學堂講席、學務公所圖書課長、圖書館纂脩。
元日賦詩云、麟經正月紀王春、鳳曆千秋首建寅。大地山河仍一統、故鄉風景又更新。梅花檻外融和
氣、柏酒樽前現在身。積雨微暄見雲日、馬蹄休動六街塵。
又和桂陽彭菽原詩四首。
初二日、檢戴段合刻閱之。以二公小學名家、於經學則校勘字句甚詳、而考定制度不足、只能知鄭孔

以下之誤、鄭已先誤者不能知。故與顧千里爭論萬言、而皆不能定。惜不及見二公而告之。

初七日、考定文廟武舞譜。

二十日、擬作禮記疏。

二十四日、王益吾閣學以唐書禮樂藝文二志請公作注。

二十七日、仲子吉人挈眷歸自江西。

二十八日、覆校仲子所述三禮鄭注引漢制考、擬送局付刊。

二月初二日、忠裔學堂請兼講席。

初三日、爲中路師範作歌詞、譔浪淘沙十章、蓋絕筆矣。

初四日、起居如常。午後微覺不適、就臥無他語。是夜亥時棄養。

是年詩有贈壺園主人王益吾文一首、芟舲以歲晚書事四首見示依韻和答、奉檄留辦學務、讀吳子脩學使先世詩鈔。

文有陳秋垣傳。

宣統二年　三月、

葬於長沙南郊馮家坤之祖山。

六譯先生年譜

廖宗澤 編撰
駱鳳文 校點
趙 霈 一審
舒大剛 二審
李文澤 終審

民國間稿本

《六譯先生年譜》七卷，廖宗澤編撰。民國間稿本。

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初名登廷，字旭陔，號四益；繼改平，字季平，改號四譯，晚更號六譯。四川井研人。光緒十五年進士。歷任龍安府學教授、尊經書院山長、四川國學學校校長等職。廖平出身寒微，自幼勤於學業，曾因不能成誦而中輟，塾師許以不背乃復入學，是後治學專從「思」字上下功夫。光緒初年，張之洞出任四川學政，興辦尊經書院，調各縣優業弟子肄業，廖平即在其中。既而王闓運出長尊經書院，平復從王問業，治《春秋》之學。平爲學始於分辨今古文學，著《今古學攷》，力闢「鄭學」，使千載混沌之局一旦冰釋，學人謂廖氏「長於《春秋》，善說禮制，魏晉以來，未之有也」（劉師培語）。其學以善變稱，自謂「爲學需善變，三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故學凡六變：一變平分今古，二變尊今抑古，三變大古小今，四變講人學天學，五變專就六經講天人小大，六變以《靈樞》、《素問》闡《易》、《詩》。其變中有不變者，即尊經尊孔是也。著有《穀梁春秋古義疏》、《知聖篇》、《闢劉篇》（即《古學攷》）等，合爲《六譯館叢書》一百六十餘種。

廖平事蹟有廖宗澤撰《行狀》、章太炎撰《墓志銘》及蒙文通等人所撰傳論，而其豐富者則以此《年譜》稿爲最。方廖平晚年，其孫宗澤即訪以舊事，欲編年譜。因當時廖平有中風後遺症，語澀言晦，口齒不清，故未能撰定。一九三二年廖平卒後，宗澤乃查文獻，訪名賢，編爲《六譯先生年譜》一稿。該稿編成之後，曾經數次修訂，但皆未曾刊刻。廖氏年譜，現通行者有二：一本題爲《廖季平先生年譜》，簡明扼要，鈔傳行世，一九八五年始經廖平之女廖幼平整理，與廖宗澤《行狀》、章太炎《墓志銘》以及向楚、蒙文通等人所撰評傳和論文，編爲一書，由巴蜀書社出版。其中年譜部份乃摘錄廖宗澤所編而成。一本則摘錄其要，題名《經學家井研廖季平年譜》，一九八〇年載於《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輯。而年譜原稿則收藏於重慶市圖書館，即此本是也。

稿本保持廖譜原貌，内容最爲豐富。紀事始於廖氏世系及廖平出生之咸豐二年，終於廖平卒之民國二十一年，舉凡廖氏家庭、成長、生活、教育、著述之事，以及文章、著作之内容提要，事無鉅細，皆一一編錄；還對廖平與衆學人之往來交遊，乃至個人恩怨、人事糾紛，亦都原原本本，備載其間，是了解廖平生平最齊全、最豐富之史料。唯是稿長期秘藏，鎖在柱下，鮮爲人知。其首尾諸頁，又復斷濫特甚，至有不可卒讀之虞。至於因屬草未定，其間顛倒次第、存疑待攷者，更不在少數。此次以故西華師範大學李耀仙教授收藏之複印本爲底本，進行整理，復校以廖氏以及同時代諸人之相關文獻，謄錄校勘，乃爲可讀。原稿分卷未定，自卷四以下皆未另分，今參巴蜀書社本《廖季平年譜》予以擬定。

六譯先生年譜序例

一、六譯先生於光緒□□□□有藉四變記作年譜之語、民國八年、門人鄭可經嘗欲爲先生作年譜、未果。此後澤即有自作之意、嘗就先生詢其蚤年事迹。先生方痛風、言語蹇澀、記憶不清、述時頗吃力、不欲苦之、因以擱置。去年先生既逝、四川尚志週刊欲爲先生出紀念刊、以年譜見屬、乃始爲之。不作於先生前而作於死後、致有無可印證之憾、此當引爲內疚者也。

一、譜中材料來源有五、一、先生所著已刊各書。二、先生所著未刊各稿。三、同時人著作。四、所聞。五、所見。照錄或節錄各書原文者、注原書名、有附會變化者、注曰據某書。至於所聞所見、均不更注出處。其有聞見事亦並見於著作者、大抵據著作、以記憶多誤也。未刊各稿多佚、或散在故舊、一時無法徵集、同時著述亦以僻在鄉曲、所見祇三數種、缺漏極多、以後當陸續增補。

一、先生□年事跡□□可知、蓋舊□□疑故□□已不存。井研藝文志有先生光緒己亥以前文集十卷、今□□者不過數首、又多經說、罕及私事。雖其□□末由詳矣。縣志有家學紀聞錄、師友跫音各書、專詳早年治學及師友攻錯之言、惜皆未成書。否則有裨於年譜材料當不少也。

一、先生治漢學後、說凡六變、未治漢學時、嘗治宋學、今就其原有階段、仿洪興祖韓子年譜之例、區爲二卷、判其起訖。二卷以後、以初變記、二變記、三變記、四變記、五變記、六變記、錄於卷首、藉作緒言、使讀者心中先具概略。再按年讀去、較爲省力。以其所言包括某一階段、非一二年事、故以之獨立卷首。首卷則取先生經學初程中自述一則充之、蓋初變記各文爲綱、按年以記各目、合之兩美、亦庶幾先生以四變記

作年譜初心爾。

一、先生所著各書著明成書年月者祇爲少數、其餘雖無著作年月、苟可知爲某一階段所著、則以歸入某階段中間一年。如二變記時詩易各作、起於辛卯、終於丙申、則以歸入癸巳年。或最後一年。如縣志所收大統各書、可斷爲丁酉以前及庚子以後者、則歸入己亥年。或雖非一年所作、而確知某年曾治某書者、則有關各作、即以類附於某年。如先生戊戌在資州嘗治諸子學、曾聞之舅氏任叔泰先生、故疑諸子著作中有大統之說者、並附戊戌年。如某階段所作亦未由知者、則付之闕如。

一、先生所擬作之書不下三四百種、成書數不可攷。以當時多集同學之力分纂、故稿多散佚、今存者合已刊未刊各書計之、不過總數五分之一耳。曾否成書、或已成而或存或佚、或並成否不可知、均分別注明。

一、譜中撮各書大要、除現存各書外、祇能採擇井研藝文志提要序跋、不能見原書也。又現存各書、澤既未能盡讀、於堪輿家言尤無常識、除僅據序跋外、實不能置一詞。

一、譜中事實年月、仍恐有誤、以所聞不免異辭也。疑不能定者、於其下加問號以識之、備他日改正。

一、此譜於民元以後外□用陰厤以記事□□年□□□不便更改民元以後著作□□仍用□□年也。

一、先生與澤係祖孫、譜中所有稱謂、欲從作者關係、殊不便敘述、故仍□□先生關係言之、且直書其名、似較醒目。惟於先君則援屈原字伯庸例、書其字。

一、此譜敘述、或則得於蕪雜、或則失之漏略、姑以此爲初稿、以求正高明。儻有曾與先生交遊及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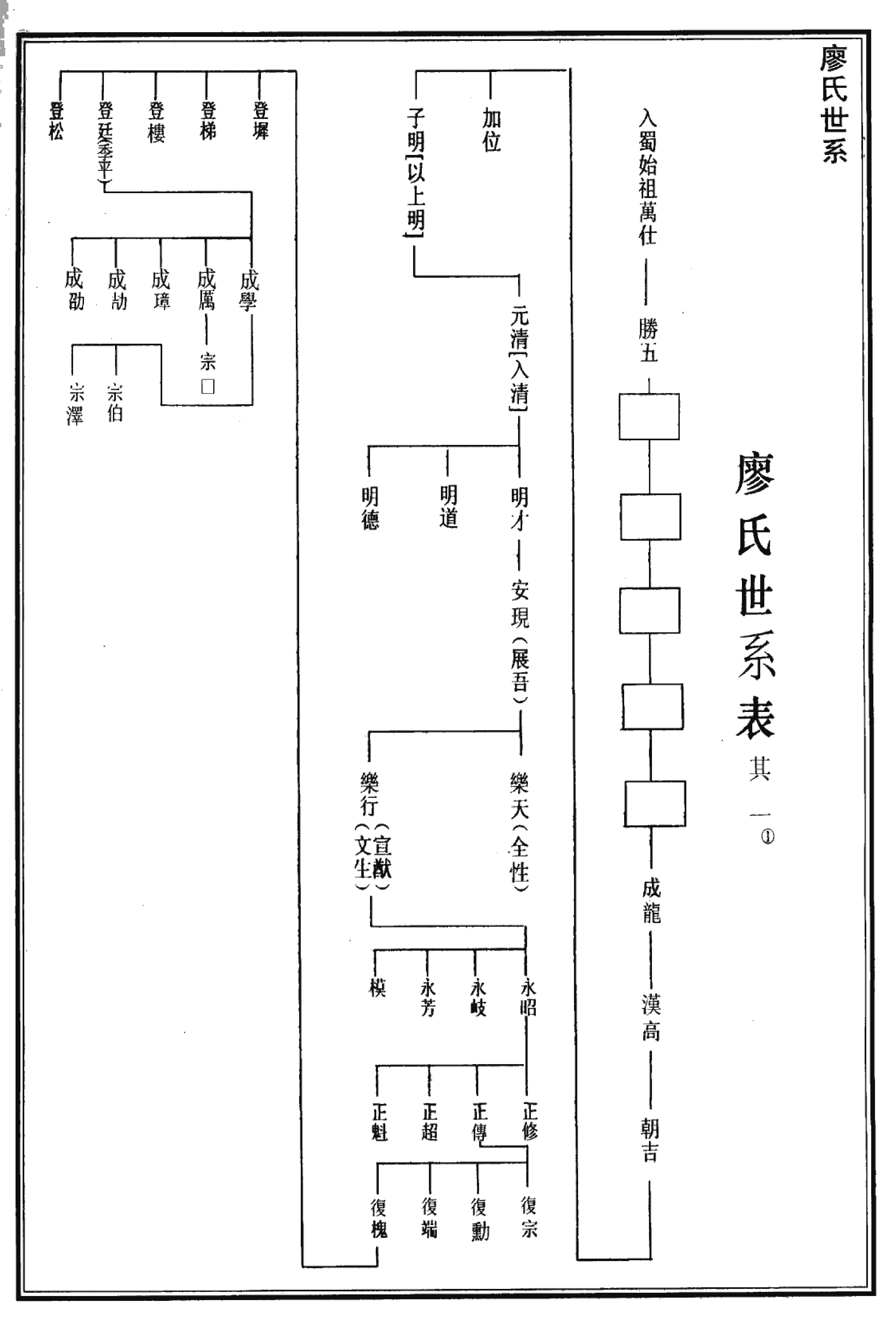
事迹之長者、錄其所漏見遺、俾據以補入、尤所企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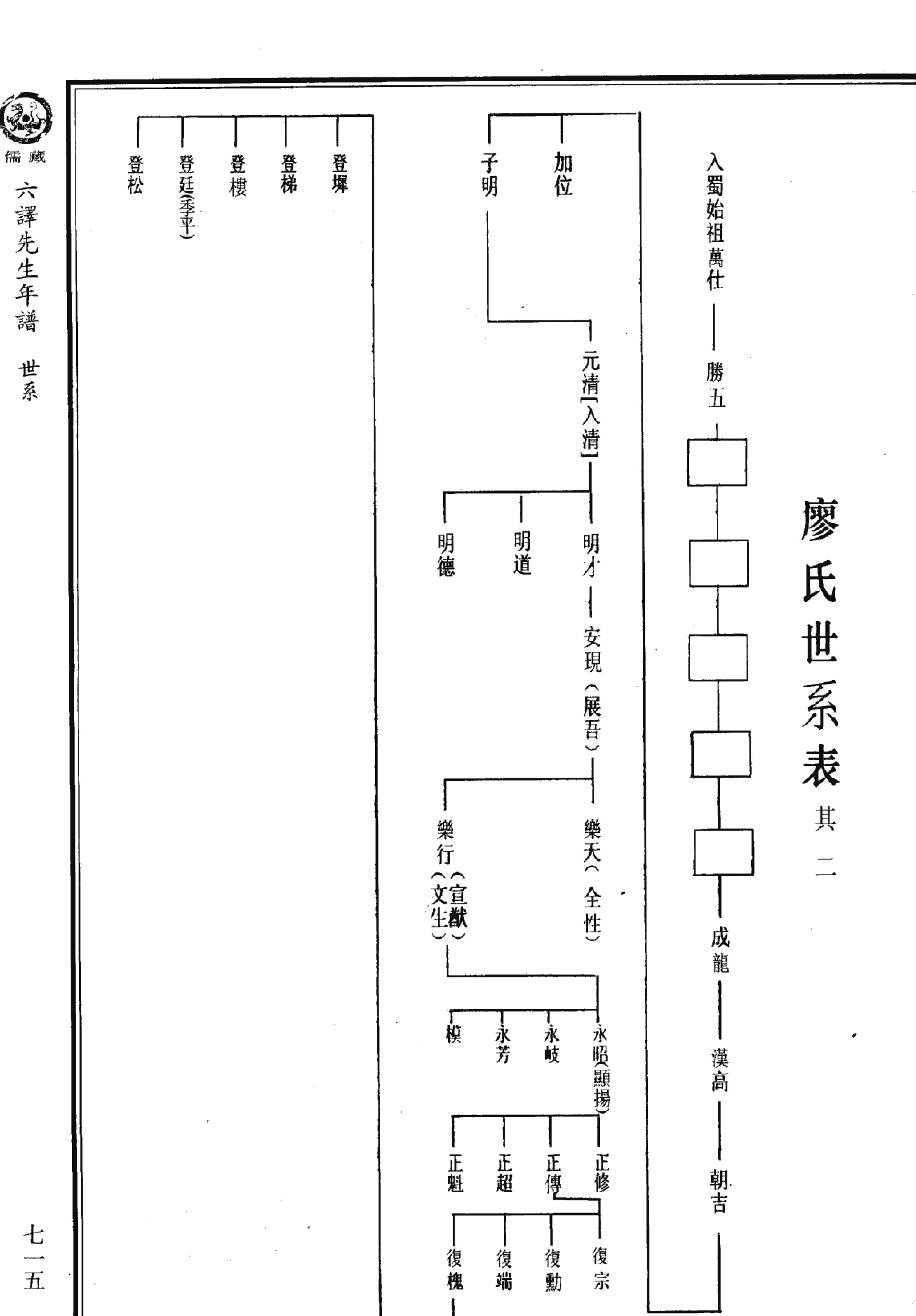
一、先生事蹟無年可繫者、別錄爲軼事若干條、附於譜後、著作之無年可入者、亦錄附譜後。

一、今人作年譜、頗有間以評論者。澤於先生之說、容有不敢苟同之處、然以學力言、則不啻沙彌之於佛、輒爲短長、徒成淺薄、至他人評先生語、仍加採錄。

廖氏世系表

其一①


廖氏世系
入蜀始祖萬仕
勝五
成龍
漢高
朝吉
加位
子明【以上明】
元清【入清】
明才
明道
明德
安現（展吾）
樂天（全性）
樂行（宣猷）（文生）
永昭
永岐
永芳
楧
正修
正傳
正超
正魁
復宗
復勳
復端
復槐
登墀
登梯
登樓
登廷（季平）
登松
成學
成厲
成璋
成劫
成劭
宗□
宗伯
宗澤


廖氏世系表
其二
入蜀始祖萬仕
勝五
成龍
漢高
朝吉
加位
子明
元清〔入清〕
明才
明道
明德
安現（展吾）
樂天（全性）
樂行（宣猷）（文生）
永昭（顯揚）
永岐
永芳
楧
正修
正傳
正超
正魁
復宗
復勳
復端
復槐
登墀
登梯
登樓
登廷（季平）
登松

按、廖氏入蜀、至五百年無仕宦科第、亦無績學之士。入蜀之先、世系無可攷者。得姓之始、說亦不一。世本以各家咸出古帝王、豈當時前民均絕嗣耶。廖譜有姓氏新攷一文、惟作傳疑之詞、最爲核實、此文似出先生。今錄於此。

漢書古今人表有廖叔安。地理志南陽有廖國、即左傳之所說飂叔安也。故舊以廖爲飂國之後、然無他佐證。姓氏之書又以廖爲周文王姬昌子伯廖之後也。最早者華陽國志、秦時蜀中有廖仲藥、澤按、廖仲藥爲夷人、在秦昭襄王時。以射虎傳。後漢書廖湛有傳、於是而廖氏乃大顯於史冊矣。



六譯先生年譜卷一

起咸豐二年壬子、訖光緒五年己卯、凡二十七年、後半爲先生治宋學及訓詁時期。

咸豐二年壬子二月初九日亥時、先生生。一八五二年

先生名登廷、字旭陔、繼改名平、字季平、號四益、繼改四譯、晚年更號五譯、又更號六譯。四川井研青陽鄉鹽井壪人、明洪武二年、先世名萬仕者、由麻城入川、卜居井研、歷明至清、族頗繁、凡十九世而至先生。

高祖樂行、字宣猷、文生。妣王氏。

曾祖永昭、字顯揚、贈文林郎。妣周氏、贈孺人。

祖正傳、贈奉直大夫。妣楊氏、贈宜人。

父復槐、字繼誠。幼家貧、十二歲時、分得賈業錢二十五千、學爲小販、不能糊口、乃爲人牧牛、年得千八百錢。繼得夏某之助、復爲商、漸能自給、中間曾兩毀於訟、一毀於火。生平臨財不苟、鄉人爲保節、恤孤、宣講、施櫬、義冢等會、得公爲主者、人皆樂輸其金、出納不復問。略有乞貸者、情餘於所惠、每歲終則出千錢、爲十百束、至僻巷要道、遇餓者、輒陰擲之、而呼其拾遺。凶歲亦如之。光緒井研志卷三十六鄉賢七。誥封奉政大夫。時年四十七。母雷氏、字貞慈、誥封宜人。父源、母□氏。雷氏爲井研世族、宜人雖在鄉曲、頗識大體、歸奉政公於貧賤、共歷艱辛數十年如一日。對諸孫極慈愛。時年三十六。子五人、先生其季也。

兄登墀、字雲襄、十五歲登梯、字級陞、十二歲均經商。登樓、字光遠、三歲業醫。弟登松、經商。姊一人、適陳爾華。

是年正月十四日先生祖父奉直公正傳卒、年七十九歲。

時先生父繼誠先生方於鹽井灣設磨坊糖肆。

洪秀全已起事於廣西、建國號曰太平天國、勢頗猖獗。

先生師張之洞香濤已十六歲。王闓運壬秋已二十一歲。稍前名人、魏源已五十九歲、陳喬樅樸園、陳立占其均已四十四歲、陳澧蘭甫已四十三歲、俞樾蔭甫已三十二歲、潘祖蔭已二十三歲、王先謙已十一歲、朱駿聲已六十五歲、皮錫瑞已三歲、孫詒讓已五歲。王夫之卒已一百六十年、顧炎武卒已一百七十年、黃宗羲卒已一百五十七年、閻若璩卒已一百四十八年、惠棟卒已九十四年、江永卒已八十九年、戴震卒已七十四年、紀昀卒已四十九年、洪亮吉卒已四十五年、阮元芸臺死已四年、張惠言皋文死已五十一年、桂馥未谷死已四十八年、段玉裁若膺死已三十八年、王念孫死已二十一年、孫星衍死已三十五年、王引之伯申、陳壽祺恭甫死已十九年、劉逢祿申受死已二十四年、龔自珍死已十二年、李兆洛申耆死已十二年。

十二月、洪秀全陷武昌、命在籍侍郎曾□□幫辦團練。

咸豐三年癸丑先生二歲一八五三

嚴復生。

洪秀全陷江寧、捻匪起事。

咸豐四年甲寅先生三歲。一八五四

陳澧漢儒通義成，劉文淇孟瞻卒，年六十六。

王筠錄友卒，年七十一。

洪楊勢益盛，蜀省震驚。鍾琦了塵先生紀年錄

咸豐五年乙卯先生四歲。一八五五

雲南回民杜文秀起兵，遠近響應，黔苗亦騷動。

友人顧印愚生。

魏源書古微成。

咸豐六年丙辰先生五歲。一八五六

弟登松生，魏源卒，年六十三歲。

咸豐七年丁巳先生六歲。一八五七

天旱兩年，全家食不果腹。楊禎祭繼誠先生文

友人楊鋭生。

咸豐八年戊午先生七歲。一八五八

初讀於鹽井壪萬壽宫塾師名向春廷。

康有爲生。

咸豐九年己未先生八歲。一八五九

九月滇匪李永和、藍大順等竄蜀、分擾敘府、犍爲、雅州等地。

袁世凱生。

劉光第斐村生。

咸豐十年庚申先生九歲。一八六〇

資州知州董貽清督資陽、仁、内四縣兵勇來研防堵、被圍孤城凡七十餘日、圍始解。井研志卷十三藝文志三

李永和犯縣城、井研志卷四十一紀年二分隊至鹽井灣擄掠。

繼誠先生攜全家避難歷廖家嘴、李家埇、柴家山等地、繼至仁壽邊境之大願砦、構茅屋居之。先生見人簷前燃紙燈則仿作而燃之、偶不慎屋焚、罄所有。時鹽井灣磨房、糖肆亦毀於匪。匪去回場、向族人某貸得錢二十千、乃得重理舊業。楊楨祭繼誠先生文

是年英兵入北京、皇帝幸熱河。

宋翔鳳於庭卒、年八十五。

咸豐十一年辛酉先生十歲。一八六一

胡林翼卒。

同治元年壬戌先生十一歲。一八六二

八月清廷設同文舘於北京、黄炎培中國教育史要第五章頁八十九。以造譯材、始注重洋務。



俞樾群經平議成、邵懿辰位西卒。

同治二年癸亥先生十二歲。一八六三

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請於上海、廣東設外國語言文學館。同上

洪秀全黨石達開竄蜀、被總督駱秉章擒殺。陳奐碩甫卒、年七十八。

同治三年甲子先生十三歲。一八六四

先生自云、予素無記性、初讀五經、未終而皆不能記誦、每讀生書、必以己意串講一遍、然後能記十二三、時因書不成誦、棄學。師許以不倍、乃復從學。故余後專從思字用功、不以記誦爲事、心既通其理、則文字者可棄、至於疑難精要之處、雖不能舉其辭、然亦能默識其意、不可亂以他歧。經學初程稿

自此以上數年中、曾從胡龍田讀於鹽井灣禹帝宮、從曾志春字雩亭、拔貢生、曾主講井研來鳳書院、以善教名、接弟子以誠。所論辨批竅導窾、聽者忘倦。井研志卷三十五鄉賢傳六。於小黃衝廖榮高家、並即從廖榮高學。醫從何欽培於董家砦。其各別年月均不詳。

繼誠先生磨坊營業尚盛、先生諸兄皆各執一役、日無暇晷。繼誠先生命先生廢讀、歸助諸兄力作。未幾、先生大書我要讀書四字於粉牌而去、遍覓之、見其方持書讀於某寺。後諸兄乃請於繼誠先生曰、弟好學、曷聽之。繼誠先生曰、諾、然吾力不足以供束脩。諸兄曰、吾輩任之。於是雷太宜人每作飯、輒撮一盃米別置之、積至升則獻之師、不足則由諸兄益錢、乃得卒讀。在塾常以繩自繫於案、非不得已不離坐。

曾國藩取江寧，洪秀全仰藥死，太平天國亡。

同治四年乙丑先生十四歲。一八六五②

從鍾先生靈讀於舞鳳山。

同治五年丙寅先生十五歲。一八六六

五月十八日，從子師政生。兄登樓子。

孫文生。左宗棠奏請設船廠於福州，並設繪事院、駕駛學堂、管輪學堂、藝圃、英法文學堂，爲清廷改革之始。中國教育史要九十頁③

同治六年丁卯先生十六歲。一八六七

娶同縣李英孝女，時年十四歲。

先生每偕李安人至外家，輒先李安人疾走，既遠，乃坐而讀書，李安人至，則又疾走，則又坐讀。此李安人晚年爲子孫言者。

同治七年戊辰先生十七歲。一八六八

自丙寅至此三年中，讀於黃連橋一族人家，由鍾靈與其弟嶽輪教。

章炳麟生。俞樾主西湖詁經精舍講席。

同治八年己巳先生十八歲。一八六九

陳立卓人、陳喬樅樸園卒，均六十一歲。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陳喬樅字樸園、一字樹滋、壽祺子、傳其父今文輯佚之學、著有魯詩遺說攷、齊詩遺說攷、韓詩遺說攷、肆家詩異文攷、今文尚書遺說攷、齊詩翼氏學疏證、詩經集證、禮記鄭讀攷、毛詩鄭箋改字攷、禮堂經說等書（經學歷史頁三百三十七）④父壽祺專輯西漢今文尚書及三家詩之遺說、著有左海全集。

陳立字卓人、句容人、受業於淩曙、劉文淇、著有公羊義疏、爾疋舊注、說文諧聲、句溪雜著、白虎通疏證、孳生述等書。（經學歷史頁一百十一、又頁三百四十）

同治九年庚午先生十九歲（一八七〇）

院試不售。

甘肅回民作亂。

同治十年辛未先生二十歲。（一八七一）

自己巳至此三年中、讀於高屋基塾、師仍爲鍾靈先生。不能強記、然善悟。同讀者有同縣楊楨（靜齋）。楊於先生十年以長、義並師友、與先生同入學、同調尊經、先先生卅年卒。

曾國藩、李鴻章奏請選聰穎子弟赴泰西各國肆習技藝。（中國教育史要頁九十二）

同治十一年壬申先生二十一歲。（一八七二）

授徒於鹽井灣三聖宮。

院試不售。

曾國藩卒。陝甘回亂平。

同治十二年癸酉先生二十二歲。一八七三

梁啟超生。

同楊楨授徒於舞鳳山。寺僧曾饋粟餅、媵以糖。時方讀、則蘸而食之、誤蘸墨瀋、離座乃知。按、先生篤

同治十三年甲戌先生二十三歲。一八七四

好宋五子書及唐宋八家文、當即此數年間事。

鄉先輩如王育德仁山、宋治性橡山、鄢周藩立山、李茂林竹虛、吳錫昌書田、皆敦紀飭行、喜讀宋人書。井研志卷三十五鄉賢六。似於先生不無影響。

張之洞任四川學政。先生以子爲大夫文、得第一名秀才。先生試卷乃張之洞於落卷中搜得者、以後更屢蒙識拔、故先生於張氏頗具知己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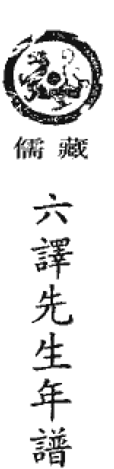
是年四月、興文薛侍郎煥偕通省薦紳先生十五人、投牒於總督吳棠、學政、請建書院、以通經學古課蜀士。張之洞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

光緒元年乙亥先生二十四歲。一八七五

以前先生曾得一子一女不詳年月。均殤、乃以兄登梯子成芝爲嗣、時八歲⑤。按、撫成芝不詳何年、以其當在子女既殤之後、慶餘未生之前、故附此年。

春、尊經書院成、張之洞議定章程、擇諸生百人肄業其中。張之洞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

薛煥聘湘潭王闓運主講尊經、王不至。王闓運與丁稚璜啓乃不設山長、以錢塘錢徐山四川知縣、不詳其名⑥代課。



尊經初議不攷課、惟分校勘句讀各門、以便初學。後以官府意定爲課試、後先生在經學初程中嘗詳此事云、南學及蓮池書院不攷課、以日記爲程、最爲核實。初學治經、正如窮人求富、節衣縮食、收斂閉藏、乃可徐圖富有。今一入大庠、便作攷辨解說、茫無頭緒、勢不能不蒙昧鈔襲。略資性平常者、則東塗西抹、望文生訓、以希迎合、不能循序用功、至於播私慧、弄小巧、一枝一節、自矜新穎、未檢注疏、已詆先儒、若此用功、徒勞無益。經學初程頁三

張之洞未至蜀時、蜀士除時文外、不讀書、至畢生不見史漢。問之先生。張氏以讀書相號召、刊行書目答問、輶軒語二書、建立尊經書院、重鋟五經四史、風氣爲之一變。張祥齡翰林院庶吉士陳君墓誌銘云、同治甲戌、南皮張先生督學、提倡紀阮兩文達之學、建書院於省會、選高才生百人肄業其中、以說文及提要爲之階梯、購書數萬卷、庋於閣。總督吳勤惠公復助之。川省僻處西南、國朝以來、不知所謂漢學。於是穎異之士、如飢渴之得美食、數月文風丕變、沛然若決江河。督部與督學尊異之、人人有斐然著述之思。尊經分治經、史、小學、詩、古文詞、然尤重通經。張氏尊經書院記曰、術聽人擇、何爲必通經乎。曰、有本。略凡學之根柢、必在經史、讀群書之根柢在通經、讀史之根柢亦在通經、通經之根柢在通小學、此萬古不廢之理也。不通小學、其解經皆燕說也。不通經學、其讀史不能讀表志也。不通經史、其詞章之訓詁多不安、事實多不審、雖富於詞、必儉於理。故凡爲士必知經學、小學。張氏此言、蓋清代學者之通論、其影響於蜀士者亦頗大。

光緒二年丙子先生二十五歲。一八七六

八月、子慶餘名成學、一名治。生。

是歲、科試以優等食廩餼、調尊經書院肄業。

先生自言、丙子科試時、未見說文、正場題曰狂字、余文用猘犬之義、得第一、乃購說文讀之。逾四五日覆試、題不以文害辭、注云文作說文之文解、略乃摭拾說文詩句爲之、大蒙矜賞、牌調尊經讀書。文不足言、略按、此文今存經話甲編中。特由此得專心古學、其功有不可沒者。經話甲編一頁五十八

又曰、予幼篤好宋五子書及八家文、丙子從事訓詁之學、用功正勤、博覽攷據諸書。冬間偶讀宋唐人文、不覺嫌其空泛無實、不如訓詁書字字有意。蓋聰明心思於此一變矣。庚辰以後、厭棄破碎、專事求大義、以視攷據諸書、則又以爲糟粕而無精華、枝葉而非根本。取莊子、管、列、墨讀之、則乃喜其義實、是心思聰明至此又一變矣。經學初程頁十二

又六書舊義自序云、丙子爲說文之學者數月、後遂泛濫無專功。經學初程稿云、予初從書院章程治小學、目錄、金石、典故、後乃專心治經。今之所以治經、雖與訓詁家有小別、而得力之處半在初功。

跋洪氏隸釋、盛推洪書之全摹碑文、有功金石。一、所著錄之碑已亡者、可因原文攷其文義、以爲經史之助。二、未亡者闕文尤甚、可因其書摹文以補之。三、佚而後出之碑、全者得藉洪書以知其確爲故物。四、零碣殘字、可因其與隸釋文字偶同而定其爲何碑。

作爾疋舍人注攷、六書說。舍人注攷、乃就張介侯蜀典所輯爾疋舍人注、汰其誤、記、並爲補綴。六書說、斥段氏混象形於指事之謬、於轉注、主小許染注之說、謂爲網羅諸字、使之分部別居、不主戴段互

訓之說。又謂段氏於六書外別立引申類、以假借中之所謂省義歸之、亦未免囿於俗說。按此二文載蜀秀集、不詳年月、當是治說文時所作、故以附於此年。

是時尊經同學有宋育仁芸子、張祥齡子苾、楊銳叔嶠、范溶玉賓、岳嗣儀鳳吾、岳林宗、顏印愚印伯、毛翰豐霍西、曾培篤齋、張森楷式卿、溥世洵□□、陳光明朗軒。先生與張祥齡、楊銳、毛瀚豐、□□□宜賓人、忘其姓名、五人尤爲張之洞所器重、號蜀中五少年、交誼亦最篤。張楊皆翩翩少年、毛亦貴公子、惟先生以寒畯廁其間、在院每飯惟恃米飲、不食菜、積有得則並膏火助家用。

冬、張之洞去任、先生與同學送到新都、公餞於桂湖而別。據先生自語。繼張者譚宗浚。叔裕。張氏臨去語人曰、學政署中渣穢如山、三年以來、聊效愚翁之移、幸得淨盡。廖師慎家學樹坊頁二十三。是年先生回井研。

光緒三年丁丑先生二十六歲。一八七七

肄業尊經書院。

學使譚宗浚初至、問院中研精覃思之士、楊永清舉先生及楊銳數人以對。楊永清與先生書。譚宗浚集尊經諸生課藝、刊爲蜀秀集八卷、皆二錢之教。識者謂爲江浙派。經學初程稿。先生所作除上舉爾疋舍人注攷、六書說外、當有史記列孔子於世家論、五代疆域論、兩漢馭匈奴論、滎波既豬解、月令毋出九門解、史記列孔子於世家論謂史公創爲本紀、世家、列傳三例、其分處在勢年二字。攬勢之大者謂之本紀、歷年之久者謂之世家、勢不及本紀之大、年不及世家之久者謂之列傳。本紀多屬天子、然非如黃屋左纛、非天子不得用。略世家□□諸侯、然非如分封錫土、非諸侯□□□、孔子去史公數百

年略代有偉人列之世家蓋以紀實乙亥以後主尊經席者錢徐山外尚有錢鐵江亦不詳其名。亦浙人。

先生云余初治小學一二年遍涉諸家之說。經學初程稿

左宗棠平定新疆。

光緒四年戊寅先生二十七歲。一八七八

肄業尊經書院。

子松齡生旋殤。

十二月王闓運來川主講尊經書院。初薛煥於初設尊經時即聘王王不肯來旋知已有兩錢主講又經總督丁寶楨五次函約來遊中無臯比之議乃至至則尊經講席已虛懸二年諸生住齋者至百餘人復被扳入院。其時自督部將軍皆執弟子禮雖司道側目而學士歸心。湘綺樓箋啓一致裴樾岑。又箋啓二致張香濤。

上海張煥綸創辦正蒙書院分設國文輿地經史時務格致數學歌詩等科其後改梅溪學校是爲私立學校分科設教之始。中國教育史要頁九十三

光緒五年己卯先生二十八歲。一八七九

肄業尊經書院。

與張祥齡⑦等生治公羊春秋。經學初程、王湘綺日記己卯二月十七日。是年以前先生鈔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東都事略。同上十八日。此後先生嘗云予己卯治公羊私心欲將此學傳之子姪謂此例鈔輯亦當心解乃至今七年猶不能以此教之即教之亦不解。



女燕生⑧。

三月一日、與張祥齡等人還入內院、常就王闓運請業、每至夜深。湘綺日記

四月、嘗歸井研。湘綺日記四月一日

五月、羅惺士⑨欲聘先生爲子師、先生辭不往。湘綺日記五月二十一日

六月十五日夜、偕同院生數人隨王闓運泛浣花溪、從曾園登舟溯洄溪月、三更還、竹蕉露滴爲雨。湘綺日記

八月、優貢、闕取第十名。主司以辭達而已命題、先生文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此孔子之所教、宰我、子貢之所以學。大爲主司所斥、謂爲悖朱注。先生曾曰、惡佞一説專對、又一説不能因佞、不足言、遂絶此科。且專對與佞固自二事也。戰國策讀法

秋九月、應鄉試、中二十四名舉人。是科同院生中式二十三人。湘綺日記九月八日

十月、嘗歸井研。同上十一月八日

十一月十六日、王闓運歸湘譚。湘綺樓箋啓二與孺人 王與張香濤書云、離家既遠、舍己芸人、又復翩然志於出峽、並勸張暫去承明、張時任國子監。來遊石室、俾始終其事、以副初心。湘綺樓箋啓二 又與黃運儀書云、此來居然開其風氣、他日流弊、恐在妄議古人。湘綺樓箋啓三

先生自云、己卯頭已白、在子宓處、瞿懷亭診脈、云不可再用心。與江叔海論今古學攷書

日本滅流球。

校記

①廖氏世系表：前後兩表内容基本相同。「其一」、「其二」爲今所加。

②一八六五：原無。依例補。

③中國教育史要：原稿無，據上下體例補。

④經學歷史頁三百三十七：此頁碼爲周予同注釋本（中華書局版）頁碼。下同。

⑤時八歲：原稿下署有「？」，以示存疑，今礙於體例，删去。

⑥錢塘錢徐山四川知縣不詳其名：巴蜀書社版《廖季平年譜》（以下簡稱巴蜀本）作「錢塘錢保塘鐵江及其弟保宣徐山權主其事」。

⑦張祥齡：原無「祥齡」二字，據所引原文及巴蜀本補。原稿於廖氏朋輩多省稱，爲方便閲讀，兹爲補足。以下不再出校。

⑧女燕生：原稿下署有「？」。巴蜀本無，今删。

⑨羅惺士：原稿「羅」字作「□」。據巴蜀本載，羅亨奎字惺士，今補。



六譯先生年譜卷二

起光緒六年庚辰、訖十三年丁亥、凡八年、爲先生學術初變時期。

初變記云：乾嘉以前經說、如阮王兩經解所刻宏編巨製、超越前古、爲一代絕業。特淆亂紛紜、使人失所依據。如孫氏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群推爲絕作、同說一經、兼採今古、南轅北轍、自相矛盾。即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就經文立說、本爲五千里、博士據禹貢說之是也。鄭注古文家則據周禮以爲萬里。此古今混淆以前之通弊也。至陳卓人、陳左海、魏默深源、略知分古今、孫氏亦別採古文說專爲一書、然明而未融、或採集師說、尚未能獵取精華、編爲成書。即有成書、冀圖僅據文字、主張今古門面、而不知今古根源之所在。但以文字論、今與今不同、古與古不同、即如公、穀、齊、魯、韓三家同爲今學、而彼此歧出。又如顏、嚴之公羊、同出一師、而經本各自不同、故雖分今古、仍無所歸宿。乃據五經異義所立之今古二百餘條、專載禮制、不載文字、今學博士之禮制出於王制、古文專用周禮、故定爲今學主王制、孔子、古學主周禮、周公。然後二家所以異同之故、粲若列眉、千谿百壑、得所歸宿。今古兩家所根據、又多同出於孔子、於是倡爲法古、改制、初年、晚年之說、然後二派如日月經天①、江河行地、判然兩途、不能混合。其中各經師說、有不能一律者、則以今古爲大宗、其所統流派、各自成家、是爲大同小異。編爲今古學攷、排難解紛、如利剪之斷絲、犀角之分水。兩漢今古學派、始能各自成家、門戶森嚴、宗旨各別。學者略一涉獵、宗派自明、斬斷葛藤、盡掃塵霧、各擇其性質所近之一門、專精研究、用力少而成功多、不再似從前塵霾、使人墮於五里霧中。此今古學攷

張明兩漢師法以集各代經學之大成者也。

光緒六年庚辰先生二十九歲　一八八〇

肄業尊經書院、專治穀梁春秋。

春赴京會試不第、在京日嘗以易例請業張之洞、當時以專治春秋、仍未細心推攷也。與南皮師相論易書。張嘗誡先生曰、風疾馬良、去道愈遠。丁酉上南皮師相論學書。三月十五日、王闓運復從湘譚攜眷妾久雲女岭滋茂紈子豐來川。湘綺樓日記

是歲讀書始厭棄破碎、專求大義、漸取莊管列墨諸子讀之。經學初程頁十二。八月、直督李鴻章設南北洋電線。李傳

陳蘭甫自定讀書記十五卷付刊。

光緒七年辛巳先生三十歲　一八八一

肄業尊經書院②。

先生自言、辛巳院課、攷酒齊所用題最繁雜、精思旬日、大得條理、壬秋師以爲勾心門角、攷出祭主儀節、足補禮經之闕。略同時著轉注說、旬月專精、五花八門、頭頭是道、作釋字小箋、主獨體無虛字之說、略盡取說文虛字而求其本義、均作實字解、將近二三萬字、乃爲人所竊去、後擬補綴成書、一爲六書說、二爲四書分類、三爲緒論、似未果。經學初程稿。按、六書舊義序云、辛巳冬作轉注假借攷、頗與時論不同。

子夫張祥齡謂、年中功夫不過長一二次、形迹可驗、若此乃由力爭而得、非自然通悟也。經話甲編二、頁

四。

二月、注穀梁春秋。先生以穀梁范注依附何杜、濫入子姓、略以攻傳爲能、而反立在學官。乃發憤自矢、首纂遺說、間就傳例推比解之。張祥齡受經堂集與顧華元書、又穀梁古義疏序

十月二十五日、王闓運攜眷歸湘潭。日記。王以蜀游三年、失一佳兒、湘綺樓箋啓三致趙攜叔。又以郭嵩濤筠仙強作鄉塾替人、箋啓五致伍編修擬不再至蜀。當時曾致尊經院生書云、貴州山川峻駛、氣少停迴、名利之心未能淡遠。先聖所戒欲速見小、略速必多誤、是以不達、小則易淺、安能更大。王去後、尊經由兩監院薛丹庭、□菱亭主持、箋啓三並仍由錢徐山代講席。箋啓八致錢知縣

十二月、與張祥齡、楊銳等數十人爲尊經同學陳光明位而祭之。張祥齡受經堂集哭陳君告文

十一月、張之洞自內閣學士出爲山西巡撫。

光緒八年壬午先生三十一歲。一八八二

族人囑重修宗譜、以館事不得分身、乃草創凡例、請族祖小樓公代爲紀理。重修宗譜序。按、宗譜於光緒二十年始告成。所云館事不詳館於何地。是年張祥齡贈婢如意、納爲妾。按納如意不詳何年。張祥齡是年與顏華元書曰、勖陔既修、樛木之好、後有著述之富。受經堂集。當是新納妾後語、故繫於此。

陳澧卒、年七十三歲。

與趙濬以小學相切磋。按、經學初程稿云、趙孔昭於辛巳壬午間以小學相切磋、孔昭精神有餘而自得甚少。

光緒九年癸未先生三十二歲。一八八三

說經始分別今古。

赴北京會試不第。舟車南北，冥心潛索於春秋，得素王二伯諸大義。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序。先生自云：向嘗推攷春秋舊例，不下數十種，率離合參半。癸未分國表之，乃始得密合無間。以視舊作，誠所謂治絲而棼。井研志卷十一藝文一 故先生教人治春秋，先分抄十九國事實，則其尊卑制度儀節相比而明。其後族弟承因以成春秋分國鈔四卷。井研志卷十二藝文二春秋分國鈔提要

五月，王闓運三次入川。去年王在湘，代郭嵩燾主思賢講席一年，今又因丁寶楨之強邀入川。湘綺樓箋啓、詩集。

謁張之洞於太原。時張任山西巡撫。張仍以風疾馬良之語誡先生，答張書 並以小學相勖。經學初程 在太原時，欲作語上篇以矯時流株守小學之弊，以無暇未果，嘗取張祥齡之言錄之經話，以其旨多與己合也。張云：近來小學最盛，段玉裁、嚴可均、桂馥、朱駿聲專門名家，皓首成書，或校正異同，或摭拾訓故，要其用意，在明文義、字詁，既通，方可治經。末流之弊，小學未通，年已衰晚，叩其經義，茫乎未聞。金石專門，復爲接踵，銅器、古錢，搜採具備，既費貲財，且傷精力。略 假金石以證說文，借字畫以證經義，畢生株守，不知變遷，譬如農織原爲飢寒，議耒耜，計壠畝，終未得一餐之飽；一縷之被，保氏教國子，八歲之事，十五以後即入大學。今乃以童稚所業，而爲老師宿儒呫嗶而誇張之，況古今所傳，多便經學。精善之籍，書皆秘隱，說文在漢已爲俗陋，託命於斯，無亦自薄。至如音韻之書，鈔輯之錄，尤爲拾墜

於敗籬築室於道旁。略大海蕩蕩，宜江河以道之，微者亦溝渠以澮之，胡爲盂匙以測量涓滴以儲蓄哉。經話甲一頁二十八按原注云癸丑在晉陽。先生癸丑無至晉陽事，當是癸未張之洞作晉撫時也。

先生此時對小學態度已與丙子跋隸釋時大異。

在太原聞令德堂院長王霞舉名同曾叔才周桂溪往訪之。時先生方推即位禮舉以詢之，答語極瀾翻。詢以小學，則熟背說文如流。王意主守舊，不喜著作，故以舊說誤處挑之，意亦不以舊說爲然，特不肯輕改。其教人以誦讀儀禮、說文爲日課，五日一臨講。講時院長在上，左右則傅、楊二監院，炕几色比。說一過，儀節繁瑣重複之處，同一解述，頗似坊間童子進學。解者弟子終席不發一語，講畢而散。

中癸癸一燈前一火盆，弟子二十餘人環坐，且有商賈來聽者。先生將經文念一過，將注說略爲潤色比說一過，儀節繁瑣重複之處，同一解述，頗似坊間童子進學。

先生乃悟北學之所以名自此，屢稱北學之善，欲以挽南學之弊。嘗言：北學簡要，綱目在心，學者學之固易入手，用之尤端委了然，以其精而不博，最善初學。南學繁雜，竅要在泛博覽觀，既難於默識，臨事更亂於辨說，其博而不精，故非初學所宜。又曰：北學中材以下尚可勉爲之，南學則非上智不能譚。北學三年工夫便有規矩，南學則非三十年不能成家。經學初程稿

光緒十年甲申先生三十三歲。一八八四

二月初一日，兄登墀卒。

十二日，王闓運返湘。五月三日，復攜二女岭、茂至成都。日記

秋，成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十一卷。錢塘張預先生會試房師序此書云：首明古誼，說本先師，推原禮證，

參之王制。先生自序云、甲申初秋、偶讀王制、恍有頓悟、於是向之疑者盡釋、而信者愈堅、蒙翳一新、豁然自達、乃取舊稿重錄之。按舊稿當即辛巳所草刱、張祥齡③所稱穀梁春秋注八卷。至此又加修加攷。凡例原稿 井研藝文志二、先生在作穀梁古義疏前、曾作穀梁先師遺說攷四卷、採劉向新序、說苑、列女傳、漢書五行志、五經通議、世本及尹梅班許諸說、因其說已多收入古義疏中、故原稿不存。

冬、以作穀梁疏餘力、成起起穀梁廢疾一卷。蕭藩起起穀梁廢疾跋、先生以何休穀梁廢疾、自尊所習、操戈同室。鄭君小涉左氏、不習穀梁云云、乃謬託主人云云、以攻何云云。何既制言偎薄、立議矯誣云云、鄭則自負精通、反旗倒戈云云、使本義因以愈湮。乃條例何鄭之說、而加以糾正、務申傳旨。自序。按潘祖蔭公羊補證序、以爲起起穀梁廢疾成於乙酉、當以自序及蕭序甲申之言爲可靠。二書今並在六譯叢書中

又成公羊何氏解詁十論。今在六譯叢書中。其目爲、一王制爲春秋舊禮傳、二諸侯四等、三託禮、四假號、五主素王不王魯、六無月例、七子伯非爵、八諸侯累數以見從違、九曲成時事、十三世。先生因欲改注公羊、乃綜括大綱、作此十論、以爲讀公羊注之階梯。自序。潘祖蔭公羊補證序 王闓運云、看洪穉存集一過、乃知廖平春秋十論之意。湘綺樓日記丁亥六月二十三

穀梁集解糾謬二卷、井研志藝文二、言作於穀梁疏已成後、度與釋范同時、今以附於此。其書與何氏解詁商榷、杜氏集解辨正同意、范注較二家爲劣、故名以糾謬。按、此稿已佚。

澤按、據先生穀梁疏序及公羊解詁十論、以王制說春秋、當始於此年。

劉師培生。康有爲始演大同義。

六月二十八日、張祥齡薦先生可掌尊經書局、王闓運曰嗜利悻愎、非其材也。湘綺日記

擬博士答劉子駿書。今古學攷下四十

四月、張之洞署兩廣總督、七月實授。

常與江瀚叔海約聚於草堂別墅、主人張子苾。當時各有徒衆、定難解紛、每至達旦連日。答江叔海論今古學攷書序。按此年不詳確在何年、惟知張子苾本年嘗居草堂。張居草堂不僅一年。故以附此。

光緒十一年乙酉、先生三十四歲。一八八五

春、以王制有經傳記注之文、舊本淆亂失序。略攷訂改寫爲王制定本一卷。今古學攷卷下頁□□□王制集說凡例。按此書今在六譯叢書中、名王制訂。

孟夏、成穀梁經傳章句疏凡例四十一條、凡三易稿。據原稿

初秋、成公羊解詁續十論。其目爲一、嫌疑。二、本末。三、翻譯。四、隱見。五、詳略。六、重事。七、據證。八、加損。九、從史。十、塗乙。自序稱前論略餘意未盡、綴以新解、更爲此篇。並云此十論凡經二百日、略又且從日夜勞悴形神交困而來。

用東漢許鄭法爲今古學攷二卷。上卷表二十、曰漢藝文志今古學經傳師法表、曰異義今古學名目表、曰異義今與今同古與古同表、曰鄭君以前今古先師不相混亂表、曰今古學統宗表、曰今古學宗旨不同表、曰今學損益古學禮制表、曰今學因仍古學禮制表、曰今古學流派表、曰兩戴記今古篇目表、曰今古學專門書目表、曰今古兼用今古所同經史子書目表、曰公羊改今從古左傳改古從今表、

曰今古各經禮制有無表、曰今古各經禮制同實異名表、曰今古各經禮制異實同名表、曰今古學齊魯古三家經傳表、曰鄭君以後今古學廢絕表、曰今學盛於西漢古學盛於東漢表、曰今古學經傳存佚表。下篇說二百零六則。今學歸本孔子王制。古學歸本周公周禮。劈開兩派。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井研志卷十四藝文四今古學攷提要。詳見癸未年引經學初變記。

先生自序二十表用意所在云、藝文志博士經傳及古經本一、溯古今學之所以名也。異義今古名目二、明東漢已今古並稱也。異義條說之不同三、先師著書之各異四、使知今古學舊不相雜也。凡此皆從前之舊說也。至於統宗表五、祥其源也。宗旨不同表六、說其意也。損益七、因仍八二表、明今之所以變古也。流派九、篇目十表、理其委也。戴記篇目十一、今古書目十二二表、嚴其界限、使不相混也。改從十三、有無十四、辨其出入名實。同異十五、十六、究其交互。凡此皆鄙人之新說、求深於古者也。更錄三家經傳十七、明齊學之中處今古。廢絕十八、詳鄭君之變法。今古盛衰十九、所以示今學之微、經傳存佚二十、所以傳舊學之墜。至於此而今古之學備矣。所有詳論、並見下篇。按、先生舊擬今古學三十論目、欲條說之、倉卒未能撰述、乃就經話中取其論今古學者以爲下篇。

按、此書井研志稱作於乙酉、自序稱丙戌編成、今以繫於乙酉。經話甲篇以爲作於丁亥、二卷廿九頁。

先生云、今古之分、鄭君以前無人不守此界畔、略自鄭康成出、乃混合之。今古學攷下頁六。又曰、鄭君生古盛今微之後、希要博通之名、欲化彼此之界、略尊奉古學而欲兼收今文、略魏晉學尊信其書、今古舊法遂以斷絕。略蓋其書不高不卑、今古併有便於誦習。以前今古分門之書皆可不習。故後

學甚便之而今古學因之以亡。同上頁八。又曰、今古之混亂、始於鄭君而成於王子雍、今鄭君之說猶各自爲書、至於王氏則並其堤防而全潰之、後人讀其書愈復迷亂、不復能理舊章。同上頁七。又曰、予之治經力與鄭反、意在將其所誤合之處悉爲分出。經學至鄭一大變、至今又一大變。鄭變而違古、今變而合古。離之兩美、合之兩傷。得其要領、以禦繁雜、識者自能別之。同上頁三十

先生又云、或以今古爲新派。曰、此兩漢經師之舊法也。以王制主今學無據。曰、俞蔭甫先生有成說矣。俞以王制爲公羊禮。以國語在左傳先爲無攷。曰、此二書爲二人作、趙甌北等早言之矣。戴記有今有古、鄭馬注周禮左傳已有此決擇矣。今古二家各不相蒙、今古先師早有此涇渭矣。以今古分別禮說、陳左海壽祺陳卓人立已立此宗旨矣。解經各還家法、不可混亂、則段玉裁陳奐王劼注毛詩、已刪去鄭箋矣。以禮記分篇治之、則隋志已有中庸喪服月令單行之解矣。今與今合、古與古合、不相通。許君異義早以類相從矣。攷訂戴記簡篇、則劉子政鄭康成已有分別矣。今之爲說、無往非因、亦無往非創。舉漢至今家法、融會而貫通之、以求得其主宰。舉今古存佚群經、博覽而會通、務還其門面、並行而不害、一視而同仁。彼群經今古之亂、不盡由康成一人。今欲探抉懸解、直接卜左、則舉凡經學蒙混之處、皆欲積精累力以通之。此作今古攷之意也。今古學攷卷下頁十三

又曰、余治經以分今古爲大綱、然雅不喜近人專就文字異同言之。二陳雖無主宰、猶承舊說、以禮制爲主。道咸以來、著作愈多、試以尚書經言之、其言今古文字不同者不下千百條、蓋近來金石剽竊之流、好怪喜新、不務師古、專拾怪僻、以務博雅。夫文人制詞、多用通假、既取辟熟、又或隨文、其

中異同、難言家法。兩漢碑文雜著異字已難爲據、況乃濫及六朝碑銘、新出殘編、偶見便欲穿鑿附會、著録簡書、摭其中引用經語異文異說、強分此今文說、此古文說、不知今古之學魏晉已絕、解說雖詳、毛將安附、此大弊也。略 同上頁三十

德陽劉子雄介卿心思精銳、好闢新說、因讀今古學攷、遂不肯治經。以爲治經不講今古、是爲野戰。講今古又不免拾人牙慧、故舍經學專攻詩詞。知聖編頁四十

張之洞不喜今古學攷。謂先生曰、但學曾胡、不必師法。虯髯又曰、洞穴皆各有主、難於自立。同上

中秋編定穀梁春秋內外編目録三十一種、都五十卷。內編書一、穀梁古義疏十一卷。外編書十一、起起廢疾一卷、釋范一卷、集解糾繆二卷、穀梁先師遺說攷四卷、穀梁大義詳證四卷、穀梁傳例疏證二卷穀梁春秋經學外編序目作釋例。穀梁外傳二卷序目作一卷。穀梁決事二卷。序目作一卷。穀梁屬辭二卷、附本末一卷序目作春秋屬辭表四卷。穀梁比事二卷、說穀梁瑣語四卷、表二十五、穀梁日月時例表、穀梁七等進退表、序目作爵祿表。穀梁筆削表、穀梁褒貶表、序目作進退表。穀梁善惡表、序目作□□□□□□□□□□□□穀梁十八國尊卑儀注表、穀梁一見例表、穀梁三言例表、序目無穀梁內本國外諸夏表、序目作內外異辭表。穀梁內諸夏外夷狄表、穀梁內內夷外外夷表、穀梁尊大夷卑小夷表、以上序目作中外異辭表。穀梁名號中外異同表、穀梁諸侯列數隱見表、序目作中國夷狄爭伯表一卷。穀梁來往表、序目無。穀梁加損表、序目無。穀梁從史表、三傳師說同源異流表、左傳變易今學事實傳例禮制三表、序目無傳例禮制二表。三傳異禮異例異事三表。作意均詳序目。按穀梁春秋經學外編序目除上、



述三十六種中有二十六種外尚有穀梁舊傳一卷及諸國地邑山水圖、王制注疏、王制佚文、佚義、攷四種爲此目所無外編惟起起廢疾釋范有成書先師遺説攷已多收入古義疏中原稿遂廢餘均擬作未遂。

蕭藩爲刊起起穀梁廢疾、釋范二書。蕭跋

九月爲貴築金椿鶴籌作飛矚亭詞序。金椿飛矚亭詞

四月法越條約成李鴻章與法成和議草約於天津以後安南遂非中國有十月英人滅緬甸。

同邑熊克武生。

左宗棠卒。

先生敍其分撰戴記與分別諸經今古關係之重云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孝經、論語今古之分古人有成説矣唯戴記兩書中諸篇自有今古則無人能分別其説蓋戴記所傳八十餘篇皆漢初求書官私所得有先師經説有子史雜鈔最爲駁雜其採自今學者則爲今學家言採自古學者則爲古學家言漢人以其書出在古文之先立有博士遂同以爲今學此今古所混淆之始非鄭康成之過也今之分別今古得力尤在將戴記中各篇今古不同者歸還本家戴記今古定群經之今古無不定矣蓋以記中諸篇經説居十之七八自別入記中經不得記不能明記不得經無以證甚至援引異説以相比附今爲合之爲母得子瓜分系列門戶改觀予以王制解春秋無一字不合自胡董以來絶無此説至以戴記分隸諸經分其今古此亦二千年不傳之絶學略或以此説爲過奇

不知皆有所本、無自創之條。特初說淺而不深、偏而不全、久乃包羅小大、貫穿始終、採花爲蜜、集腋成裘、積勞苦思歷數年之久、於盤根錯節、外侮內憂、初得彌縫完善。而其得名尤在分隸戴記、觀前表及兩戴章句凡例可見。今古學攷下頁十一

又云予學禮初欲從戴記始、然後反歸於周禮、儀禮。縱觀博攷、乃知其書浩博無涯涘、不能由支流溯原、故以王制主今學、周禮、儀禮主古學、先立二幟、然後招集流亡、各歸部屬。其有不歸二派者、則量隙地處之、爲立雜派。再有歧途、則爲各經專說、易、詩、論語言多寄託、大約可以今古統之。至尚書、公羊、孝經則每經各爲一書、專屬一人理之。尚書爲史派、有沿革不同、有以統國語及三代異制等說。庶幾有所統馭、不勞而理也。今古學攷下頁五十

又有自敘一則、極能道出此中甘苦及其用功次第、亦錄於此。今學古學之分、二陳已知其流別矣。至於以王制爲今文所祖、盡括今學、則或疑過於奇。竊王制後人疑爲漢人撰、豈不知而好爲奇論、蓋嘗積疑三四年、經七八轉變、而後乃爲此說。疑之久、思之深、至苦矣。辛巳秋檢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數節文與春秋傳同、又非禮制、因郊特牲、樂記一篇有數篇、數十篇之說、疑此數節爲先師春秋說錯簡入曲禮者也。癸未在都、因傳有二伯之言、白虎通說五伯首說主兼三代、穀梁以同爲尊周外楚、定穀梁爲二伯、公羊爲五伯。當時不勝歡慶、以爲此千古未發之覆也。又嘗疑曹以下何以皆山東國、稱伯稱子、不與鄭、秦、吳、楚同制、爵五等、乃許男在曹伯之上、攷之書、書無此疑。詢之人、人人不能答。日夜焦思、刻無停慮、蓋不啻數十說、而皆不能通、闕疑而已。甲申攷大夫制、



檢王制見其大國、次國、小國之説、主此立論、猶未之奇也。乃攷其二伯、方伯之制、然後悟穀梁二伯乃舊制如此、假之於齊晉耳。攷其寰内諸侯稱伯及三監之説、然後悟鄭秦稱伯、單伯、祭仲、女叔之爲天子大夫、則愈奇之矣。猶未敢以爲春秋説也。及録穀梁舊稿、悉用其説、苟或未安、沈思即得、然後以此爲素王改制之書、春秋之別傳也。乙酉春、將王制分經傳寫鈔、欲作義證、時不過引穀梁傳文以相印證耳。偶抄異義今古學異同表、初以爲十四博士必相參雜、乃古與古同、今與今同、雖小有不合、非其巨綱、然後恍然博士同爲一家、古學又別爲一家也。遍攷諸書、歷歷不爽。始定今古異同之論。久之、悟孔子作春秋、定王制、爲晚年説、弟子多主此義、推以遍説群經。漢初博士皆弟子之支派、故同主王制立説。乃定王制爲今學之祖、立表説以明之。蟻穿九曲、余蓋不止九曲、雖數十百曲有矣。當其已明、則數言可了。當其未明、則百思不得。西人製一器、有經數十年父子相繼然後成者、曾見其石印轉變數過、然後乃成。不知其始何以奇想至此。予於今古同異頗有此況、人聞石印、莫不始疑而終信、猶歸功於藥料。此則並藥料無之、何以取信天下乎。今古學攷下頁三十四

又先生嘗自言其分別今古、用意所在云、地道家有鳥道之説、翦迂斜爲直徑。余分今古學、意頗似此。然直求徑道、特爲便於再加高深。倘因此簡易日肆苟安、則尚不如改迂其途之足以使人心存畏敬。今古學攷下頁二十八先生説經、所以能累變而不已、蓋皆不肯苟安一念基之也。

井研志藝文二有儀禮經解備解十卷、此書不盡用鄭法、仿經傳通解、刺取記傳附於本經之後、以通解本爲記傳略

以互文省文讀全經，仿班馬異同寫定經本。又明上達下達之例，一禮可作數篇之用。禮經札記四卷，於經缺義特詳。饗禮補釋四卷，附鄉人飲酒輯補一卷。喪服經記傳問彙解六卷，先生以攷訂經記傳問先後源流爲治經第一要義，各經記傳問惟喪服爲詳，彙爲此編。又託名董含章作三禮經上達下達表二卷。禮節省文重文攷二卷，疑作於此時，以其大意咸具去年所作禮經凡例中，而又非二變以後作也。經話甲編亦□合編喪服經記傳問。

先生說禮經用邵氏禮經通論說，以十七篇爲全，一反鄭注殘缺之說。士不指鄉里儒生，乃公卿大夫士之士。又以禮經一篇可作數篇之用，如冠昏言士，而天子公卿大夫庶人皆在所包，即作六篇用。又以互文隱見爲大例，如如字例，凡數十見，但言如某，則其文可省。禮只六經，合喪服共十七篇，則有十篇爲重見，非重文無以見隆殺合併也。據井研志藝文二

是年二月，興造大沽至天津鐵路。五月，中法界務專約、商務專約成。十月，與葡使訂約。十二月，張之洞奏設南洋各島領事。加算學一科取士。



校記

①日月經天：原稿作「日月經地」，據《今古學攷提要》改。是文已載本譜光緒十一年條。

②肄業尊經書院：原稿有眉批云「復據穀凡再添補」，蓋指下文二月注穀梁春秋條，謂當據《穀梁古義疏凡例》訂補之也。

③張祥齡：原稿多處作「張羊令」，當爲作者省筆。今是正。

六譯先生年譜卷三

起光緒十三年丁亥①、訖二十三年丁酉、凡十一年②、爲先生學說二變尊今抑古時期。二變記、當時分教尊經、合同學二三百人朝夕研究、略攷究古文家師說、皆出許鄭以後之僞撰。

光緒十二年丙戌先生三十五歲。一八八六

經學二變記云、兩漢之學、今古學攷詳矣、本可以告無罪於天下、惟一經之中、既有周公孔子兩主人、典禮又彼此矛盾。漢唐以下儒者所有經說及典攷政治諸書、又於其中作調人、牽連附會、以周禮爲姬公之真書、王制爲博士所記、與周禮不合。又以爲夏殷制。攷左國孟荀、以周人言周事者、莫不與王制切合。所有分州建國、設官分職之大綱、則無一條與古文家說相同、或分或合、皆無以切理饜心。故說經者如議瓜、如原詎、爲聚訟之場。凡學皆愈深則愈慧、惟學經者愈深則愈愚。其歸宿即流爲八股、深爲學術政治之大害。蓋當時分教尊經、與同學二三百人朝夕研究、折群言而定一尊。於是攷究古文家淵源、則皆出許鄭以後之僞撰、所有古文家師說、則全出劉歆以後據周禮左氏之推衍。又攷西漢以前言經學者、皆主孔子、並無周公、六藝皆爲新經、並非舊史。於是以尊經者作爲知聖篇、闢古者作爲闢劉篇。原注、外間所祖述之改制攷即祖述知聖篇、僞經攷即祖述闢劉篇、而多失其宗旨。群言淆亂、折諸聖。東漢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貞觀黜周公爲功臣、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乃歷代追崇有加、至以黃屋左纛祀以天子禮樂。當今學堂專祀孔子、若周公、則學人終身未嘗一拜。故據王制以遍說群經、於周禮中刪除與王制相反者若干條、又曰海內略窺鄙作者、其主



張今古學攷尚占多數其餘則知者更鮮矣。

主講井研來鳳書院。

井研志藝文四知聖篇提要云丙戌以後乃知古學新出非舊法於是分作二編言古學者曰闢劉言今學者曰知聖又己酉本四變記以群經凡例王制義證爲二變時作二書不能在丙戌以後則尊經抑古當始於丙戌丙午本四變記二變以戊子標年者蓋言知聖編成書之年耳。

以李□□等把持學金控之得直一日先生遇李於肆見其據席上坐直前批其頰謂李有親喪不宜上坐也。

作經學初程。按本書云予己卯治公羊略至今七年湘譚師來主講至今六載所刊尊經課藝皆湘譚之教湘譚主講始於己卯至丙戌已七年尊經初集刊於丙戌先生此書又對門人而言疑主講井研時作也。

春王闓運歸湘譚不再至蜀矣。湘綺樓箋啓一致裴樾岑箋啓三致張學卿

成公羊解詁商榷二卷駁何注大旨與三十論相同特論詳總綱此本乃條分隨文駁正較爲明晰略爲讀公羊補證者之先路焉。井研志卷十二藝文二公羊解詁三十論提要。按此稿今佚。

二月成公羊解詁再續十論。今在六譯叢書中合前二十論名何氏公羊解詁三十論。其目爲一取備禮制二襲用禮說三圖讖四衍說五傳有先後六口授七參用左傳八防守九用董十不待貶絕自序曰解詁商榷已成將爲古義疏因再作此十論昔劉申受逢祿作何氏解詁箋已多補正特其所言多小節間或據別傳以易何義今之所言多主大例特以明此事自有所昉不自今始耳丙戌仲春

六月初一、妾劉氏如意卒。

秋、自鹽井灣還居東林場戲臺下。

十月、子成芝娶婦尹氏。

先生以馬國翰輯佚書及諸輯本緯讖並存、殊乖其實雜記災祥爲讖、專言經典爲緯。乃同張祥齡採馬本專主經義者、分別鈔録、别爲一書、使不與諸讖相雜。舊注未盡者、因命子姓別録古說以相證明。所有脱缺、略用己說、成古緯彙編補注六卷井研志卷十二藝文二古緯彙編補注提要。按此稿今佚。

作十八經注疏凡例。其目爲今文尚書、齊詩、魯詩、韓詩、戴禮、儀禮記、公羊、穀梁、孝經、論語、古文尚書、周官、毛詩、左傳、儀禮經、孝經、論語、戴禮。易學不在此數今古學攷下頁三十注。先生言予創爲今古二派、以復西京之舊、欲集同人之力、統著十八經注疏、以成蜀學。見成穀梁一種、然心志有餘、時事難就、故先生作十八經注疏凡例、既以相約同志、並以求正高明。特多未定之説、一俟纂述當再加商訂也今古學攷下頁三十。又當時意在再作儀禮、詩、書三種、餘皆聽之能者經話甲頁五十六。按十八經凡例、今古學攷、經話皆不言作於何年、惟知在穀梁疏成書之後。又經話同頁另條云、丙戌曾刊左傳凡例、專以左傳爲古學、與二傳異。故以繫之丙戌。又今六譯叢書中之群經凡例、其目爲今所存者、乃屢經改訂本、或本非成於一年、與原目有出入。大抵如今文尚書要義凡例成於甲午據書經大統凡例、論語凡例成於丙申據論語凡例自識。又既成以後、又續有增補改訂者、如公羊、穀梁予撰穀梁凡例、修改近十次、乃成今本。分撰兩戴記、今皆前後並存。



作劉氏春秋古經章句攷證表。稿存

先生今古學攷列左傳爲古學、與二傳分。以傳中解經釋例之文爲劉歆羼補。劉申綬說□□博士□□者告易筆削故、與博士立異、原傳乃國語。劉氏附益後、乃改爲編年。今即將劉氏所附益者錄出、加以攷駁。本書凡例　按此書據凡例成於何注商榷、何注糾繆之後、左傳凡例初稿既刊於丙戌、故即附本年。周禮刪僞亦始於此年、初意以之與劉氏章句並行。凡例

是年蕭藩欲爲先生刊穀梁注疏、先生以稿尚未定、乃以分撰兩戴記章句凡例一卷付之。今在六譯叢書中。訂宗派類十五條、篇章類二十四條、義例二十七條、總例五條。此編此時尚分今古、明年將宗派門增爲二十八條、遂易今古爲帝王。井研藝文志二有兩戴記補注十卷、蓋即就此例擬作而未遂者。乙酉欲作義證約、集尊經同人撰王制義證、以王制爲經、取戴記九篇外、公、穀傳、孟、荀、墨、韓、司馬及尚書大傳、春秋繁露、韓詩外傳、緯候、今學各經舊注、原注、據馬輯本。並及兩漢經學先師舊說、原注、今文尚書、三家詩用陳氏輯本。至於春秋、孝經、論語、易、禮、尚須再輯。務使詳備、足以統帥經學、諸經更附錄古學之異者、以備參攷。略　以後凡注今學群經、禮制不必詳說、但云見義證足矣。略　習今學者但先看王制、以下便即迎刃而解、起視學官注疏、不惟味同嚼蠟、而且膠葛支離、自生荊棘、一俟此書已成、再作周禮義、以統古學。今古學攷下頁二十八　經學初程頁十三　亦云、至於古學入手之書、則別輯古學禮制攷、取左傳、周禮與今學不同專條、分類輯爲此書、以配王制。古學禮制攷當即周禮義、此書今無、疑未成。按此書稿已及半、隨手散佚、繼聞長素康有爲孔子會典、即是此意、乃決意不作、亦以王制無所不包、難免掛

漏否、則義證緟雜、難於去取。特就王制定本、將辨疑證誤一門、編爲王制訂本要注四卷、專攻其異。凡屬明文複見皆所不取。經話甲一頁五十六。井研志卷十二藝文二王制訂本要注提要。

今六譯叢書中祇王制集說一卷、無王制集證凡例、亦非以前之舊、當又是要注改本也。約同人撰王制義證、縣志以爲在戊子、經話以爲在戊子以前、今古學攷云乙酉欲作義證。卷下頁三十四。學攷乃丙戌編成、則此書之創編當在乙酉丙戌之間、縣志云戊子者誤、今以附於此年。己酉本四變記以王制義證、群經凡例爲二變時書、皆誤。群經凡例之作、今古學攷明言在穀梁成書以後、公左未作以前。穀梁成於甲申、公羊成於戊子、而今古學攷又成於丙戌、則是書至遲當在丙戌、所記戊子、戊子以前者、指稿已及半時耳。

先生自云、學者初治經、莫妙於看王制輯證。略自爲制度綱領、具在有經營制作之用、三也。經少而義多、尋繹無窮、有條不紊、四也。有春秋以爲之證、皆有實據。略五也。知此爲經學大宗。略諸經可由此而推、七也。既明今學、則古學家襲用今學者可知、其變易經學者更易明也。今學異說多、既以此爲主、然後以推異例、巨綱在手、足以駁變、九也。秦漢以來、經傳注記、子緯史集、皆本此立義、今習其宗、則群書易讀、十也。略 經學初程頁十三

刊今古學攷於成都。此書既刊布、於康成小有微詞、爲講學者所不喜。友人遺書相戒、乃戲之曰、劉歆乃爲盜魁、鄭君不過誤於脅從。經話甲一頁五十五。或又推爲以經解經之專書。知聖編上頁四十七

是年春、就舊作轉注假借攷、補爲六書舊義一卷、以四象爲造字之法、形爲實字、意爲虛字、事在虛



實之間。以轉注與假借三家名目全同、爲當時用財通名、轉注如今捐輸津貼股份公司事、一名多所以馭繁。假借因無爲有所以濟窮（井研藝文志二及本書。）又云造字之序始形次事次意次聲四門而止（聲又所以濟形事意之窮、故造字之主祇前三門。）後二門乃用字非造字。又曰象聲生於假借、象意生於轉注（略）未造形聲字以前則皆假借、未造會意字以前則皆轉注、假轉意聲祇爭有本字無本字之別、皆能一掃清代小學家之異說、而獨標捷解。先生經說多有改易、此冊初無異同、俞樾鄭之同極心折其說。

先生以爲子者經之嫡嗣、今古學攷既已明、經更欲治子。又曰子書專家少、往往一家兼數家、不獨雜家爲然。今子家多亡宗旨、不立其說、往往見於他書、鉤沈繼絕、條分縷晰、欲以恢張九家舊學。（略）限以丁亥年三百九十日立其規摸、以後隨時修改。（略）以經意讀子、更以子學說經、有相須莫相妨。（略）

據丙戌臘月十六自記原稿

成經學初程一卷（今在六譯叢書中。）

按此書署先生與吳之英同撰、疑爲與吳同任尊經襄校時作、故以附此年。此書略可見先生教人治學之法、如云治經歲月、略以二十爲斷。二十以前、縱爲穎悟未可便教以經學、略讀小學書可也。（略）二十以後悟性開則記性短、不可求急助長、當知各用所長。又讀書要疑、要信、然信在疑先（略）篤信專守、到精熟後其疑將汩汩而啓。（略）若始即多疑、則傍徨道途終難入境。又先博後約、一定之理、不博遂求約不可也。然其所以博覽者、正爲博觀以視性之所在、便於擇術。（略）夫深造之指、惟專乃精、尚欲兼營、必無深入。若徒欲兼包以市鴻博、剛經柔史、朝子暮文、無所不習、必

至一無所長。又近來學者頗有陵躐之習、輕詆何鄭。豈知治經如修屋、何鄭築室已成、可避風雨、其中苟有不合、是必將其廊廳牖櫺門戶、下至一瓦一石、皆悉閱覽、知其命意所在、其有未安處、未經意處、仍用其法補之。必深知其甘苦、歷其淺深、乃可以言改作。今之駮者、直如初至一人家、見其大門、曰此門不善、宜拆、使更營。至二門、如此。至廳堂、如此。至宮至室、亦如此。略破瓦殘磚雜然滿目。甚至隨拆隨修、向背左右、莫不迷亂。以其胸無成室、無所摹仿、材料不具、基址難定、吾見有拆室一生、直無片椽可以避風雨者。毀瓦畫墁者、尚不得食、何況治經。又教人最忌以己所心得、使初學行之。己所疑難、使初學攷之。己不過欲因人之力以成己之事、而初學作此消耗歲月、浮沈迷津。略苟爲借人之力、則其心不恭。若欲躐等陵次、使初學飛渡、則所見更爲顢頇。按先生生平即未免此弊。或本吳之英語也。至云經學須耐煩苦思、方能有得。若資性華而不實、脆而不堅、則但能略窺門戶、不能深入妙境。經學要有內心看攷據書、一見能解非解人也。必須沈靜思索、推比攷訂、甸然心中貫通。若徒口頭記誦、道聽塗說、小遇盤錯、即便敗績。惟心知其意、則百變不窮。經學湛深、詞章自然古茂。則先生自道也。又曰、經學有古時童子知之、至今則老師宿儒猶不能通者。如禹貢山川、周禮名物、詩之鳥獸草本是也。試以詩言、就當時目見以示初學、宜無不解。略今欲攷究、又不能據目見、全憑古書。略書多言殊、苟欲攷清一草一木、無論是與不是、非用數日之力不能。略故予謂學不宜從此用功、以其枉勞心力。欲求便易之法、則請專信一書。人雖指其謬誤、篤信不改。以此爲詩中之小事、尚有大者在。略苟將此工夫用之於興觀群怨、其有益



身心爲何如。略尚書之山川、周禮之名物、同此一例。略今爲後學一筆刪之、以惜精力、爲別事之用。頁十八

是年八月、命續修大清會典。

光緒十三年丁亥先生三十六歲。一八八七

正月、媳尹氏卒。

井研藝文志有春秋圖表二卷、王制圖表十卷、十疑字誤。疑成於本年。此二書後經改併爲春秋圖表。今古學攷下頁五十二云、王制義證中當有圖表。如九州圖、建國九十三圖、制爵表、制祿表。王制圖表、當即由此擴充者、今春秋圖表中猶存此數表、名目小異。詳二十七年

光緒十四年戊子、先生三十七歲。一八八八

是年、任尊經書院襄校。按、先生與張子宓書、似有薦吴之英以自代之意、又知聖編後跋、謂此冊作於戊子、蓋纂輯同學課藝而成。疑先生是年本任尊經襄校也。

正月、子成芝續娶譚氏。

二月、自東林塲遷居距塲一里之小高灘蕭氏宅中。旋於附近榮縣界內置新業、二十畝。十二月、移家居之。

七月、自家赴德陽、爲德陽知縣陶聯三西席。過成都、與名山吴之英伯揭、時任灌縣教諭。論學於尊經、深許其可。自此見人恒頌其學。與張子宓書。按、與張子宓書言七月、自家至德陽。據家人言、則二月至省、七月返家、八月赴京。

錯迕殊甚，不知誰是。惟八月赴京之語似誤。知聖編序稱戊子季冬作於黄陵峽舟次，不容八月啓程，十二月始至宜昌。意者先生是年本任尊經襄校，二月赴省，七月嘗回家，隨赴德陽，赴京時即不再回家，故家人遂以爲八月赴京耳。

冬，赴京會試。知聖編序。薦吳之英任尊經襄校。同上。張之洞電召赴粵，時任粵督。命纂左傳以配清代十三經義疏，以方赴京不果去。

江叔海致書論今古學攷。

成知聖篇一卷，附孔子作六藝攷一卷，闢劉篇一卷，周禮刪劉一卷，井研志藝文四。公羊補義十一卷。四書今並在六譯叢書中，惟無孔子作六藝攷、周禮刪劉附入闢劉編，易名古學攷。

知聖編提要云：平初作今古説，丙戌以後乃知古學新出，非舊法，於是分作二篇，言古學者曰闢劉，言今學者曰知聖。取宰我、子貢「知足以知聖」之義。此編用西漢説，以六藝皆由孔子譯古書而成。略。詩、易爲百世而作，春秋、書爲上攷而作，由後推前，知制作全出孔子。宋以後專學論孟，故改證二書尤詳。或以六藝歸本孔子爲新創，不知莽歆未出之先，無論傳記子史，皆以六藝傳於孔子，並無周公作經之説。故又編孔子作六藝攷一卷以證其實。此稿不存，當由已散見知聖編中。其書取西漢爲主，東漢以下微文散見，亦附録之。又古學攷即闢劉篇。提要云：是編皆平信今駁古之説。

周禮刪劉一卷，吳福玠周禮紀聞序，井研志藝文二。以爲刊於戊子。

今按：此書之作，當與闢劉篇同時，故從吳説，附於此年。此書直至甲午始完成，義例詳甲午年。劉子雄見周禮刪劉，斥爲閹割之法，謂其與己説相迕者，指爲竄改，不免武斷也。知聖編上三十九頁。所



删者爲九畿九州五等封諸條。此時本年能講明一條即刊□□□。周官攷徵凡例

戊子八月自序略舊撰穀梁注疏篤守本師略此編多採穀左以收闕義傳所佚誤別爲補傳、今通三傳以爲一家之言意在折中聖經輯補佚義自比於巽軒又庚寅端午前二日自識云戊子作注、意在通三傳之義。略己丑在粵續有左傳補正之作既三傳各自爲書則公羊當自成一家不必旁通於二傳故删去通變之言以爲墨守之學易通變之名爲補證庶可以告亡友劉舍人也

潘祖蔭公羊補證序云自序欲以公羊中兼採穀左合通三傳以成一家。按甲午作春秋經傳滙解、當即此意。繼因三傳各有專書乃刋落二傳易以今名言補注者謂補何君解詁也。按凡例云、今以補證爲名。凡佚傳則補傳師說則補例解詁未備者務詳之。略自注自疏以自信精粹者爲注餘義爲疏疏義別出不定解注、與古注疏體小有異同。自來注家依違本傳明知其誤務必申之。是書以經例爲主於傳分新舊於師分先後所有後師誤說引本傳先師正說以證之進退取舍不出本師與范武子據周禮以難穀梁者有間矣。略是書大旨具於三十論然新得甚多較爲審慎矣季平喜爲新説如春秋不王魯三世內娶爲魯事言朔不言晦爲日食例離不言會爲致例祭仲不名例同單伯紀履輪不言使爲小國通例如此者數百條爲從來治公羊者所不敢言至於月無正例子伯非爵見經皆侯與二伯八方伯七卒正一附庸則以爲三傳通例立說雖新悉有依據聞者莫不驚駭觀所論述乃不能難之。以其根本經傳得所依歸故也。按潘序作於庚寅三月時此編祇名公羊補義對戊子稿本已有所改訂。凡例

先生於清代經學變遷派別及其得失與所及於自己之影響在知聖編中言之極爲明晰。文曰、國朝經學大約可分爲四派、曰順康、曰雍乾、曰嘉道、曰咸同。國朝初承明季空陋之弊、顧炎武、黄宗羲、胡渭、姜宸英、王夫之、萬斯同、閻若璩、朱彝尊諸老、内宋外漢、攷核辨論、不出紫陽窠臼、游心文周、不知有尼山也。惠棟、戴震挺出、獨標漢幟、收殘拾墜、零璧斷圭、頗近骨董家、名衍漢家、實則宗法莽歆、與西漢天涯地角、不可同日語。江永、段玉裁、王念孫、朱駿聲諸家、以聲音訓詁校勘提倡天下、經傳遂遭蹂躪、不讀本經、專據書鈔、藝文、隱僻諸書、刊寫誤文、據爲古本、改易經字、白首盤旋、不出尋文、按當作丈。諸書勘校、可謂古書功臣、但畢生勤勞、實未一飽藜藿。二陳著論、漸別今古、由粗及精、情勢然也。李兆洛、張惠言、龔自珍、魏源推尋漢法、訟言攻鄭、比之莽操、罪浮桀紂、思欲追西漢、尚未能抵隙古文。咸同以來、由委溯原、始知尊尚孟荀、開創難工、踵事易效、固其宜耳。綜其終始、窮則必通、以横詆縱、後止終勝、廿年以來、讀遺書、詢師友、昔賢構屋、我來安居、舊解已融、新機忽闢、平分今古、不廢江河。初則周聖孔師、無所左右、繼乃探原竟委、若有短長、博綜同學、分類研精、圖窮匕首、乃見附綴、不類生成、略六藝同原、貫以一孔、斯事重大、豈敢任情、既風會之所趨、又形勢之交迫。略師友藥言、佩領夙夜、事與願違、未得輕改。卷上頁三十六

知聖編於鄭康成、紀曉嵐、十二經注疏無何注公羊、阮刻學海堂經解、王刻江陰續解、皆有評論。評鄭氏云、國朝雍乾以後、鄭學盛行、誤信孔氏疏不破注之邪說、寧道周孔錯、不言馬鄭非、積習移人、牢不可破。嘉道以後、龔、李諸賢始昌言攻之、然亦如晉王子雍、一生專與鄭爲難、乃全不得其病痛



所在。攷鄭學略盛行千餘年、其人人品高號爲經師完人、至細攷其著作、實不見所長。詩書二經、推周禮以爲說、強四代經文以就其誤解之周禮、固無論矣。平生著述、三禮爲優、周禮又其本中之本、大行人注言周之疆域方七千里、天子以方千里者一爲王畿、州牧各得方千里者六、以一州牧大於天子五倍、似此謬妄、婦孺皆知其非。略王莽傳莽女爲后、十一媵、是天子一娶十二女、王莽晚自娶則有百二十女、明係歆等附會誤說、盡可改正、乃造十五日進御之說、其注百事多略、惟此條獨詳、推攷變節無所不至。先生命吳清渠擬有百二十女訟鄭君表、詳見經話甲一頁三十九至四十五。經所稱孤、本即世子。指春秋齊曹世子而言、乃以爲三孤。經所見諸孤字、皆非王臣、則又僞造大國孤一人之說、誤中又誤、夢中又夢。其注儀禮至以諸公爲即大國之孤。孤何得稱公、鄉禮即鄉飲酒、詳經話卷二明知今古文饗皆作鄉、何不注於題下、乃以饗禮爲亡、饗禮與鄉人飲酒禮節隆殺不同、鄭明知漢人飲酒禮儀節簡、爲欲實用周鄭鄉字之說、亦遂以爲真鄉黨所行之禮。李氏但詆其破壞家法、不知但以專家論、鄭君於周禮儀禮已多不能通、又何論其於今古相亂之旁失。略舊頗稱其細節、如宮室、衣服、儀節、實爲精密。然大端已誤、細節殊無足取。且進而攷其細節、亦多因強附周禮而誤。余學專欲自明、不喜攻人。但鄭君空負盛名、實多巨誤、後生以之爲天人、望洋而歎、莫敢攷索。由鄭學入手者、如入迷途、久而迂謬成習。略爲後賢祛疑起見、偶一言之、以示其例耳。卷上頁四十二

評紀氏云、隋志陸錄所談各經源流、謬種百出、百無一真。證以史漢、其說自破。近人言經學、以紀曉嵐爲依歸、當時說經諸家融而未明。紀氏專心唐宋小說雜聞、未能潛研古昔正書、以辭賦之才、

改而說經、終非當行。又以隋志陸錄爲宗旨、故所說經籍不脫小說謏聞、終誤後學、受患頗深。略毛詩序傳出於衛宏、如大小毛公名字叔姪官爵等說、皆出范書以後。乃誤爲真、其說二人真如孫悟空、豬八戒。此等游戲評詩談藝則爲高手、解經則成兒戲。又如書坊僞端木詩序、申培詩傳、其書竄亂刪削、至爲陋劣、既明知其僞、乃又摘論數條、以爲義可兼存、似此猶可存、則又何不可存。略紀氏於各經論述、幾不知有博士、何論孔子。時賢推尚紀氏、故略發其說於此、大致悠謬者多、不足與細辨也。卷上頁四十

評東漢以後經說云、略每經皆有義例、在文字之外、如數術之卜筮、以及鐵板數、青囊經、皆別有起例、在本書之外。不得本例、但望文生訓、如何能通。不惟經說、即李義山、吳梅村詩集、作注者必先於本文之外、詳其時事、履歷、性情、嗜好、並其交遊、贈答、當時朝廷盛衰、政輔忠佞、然後能注。區區後人文詩、千萬不足與經比、猶於文字外無限推索、方能得其主旨。乃東漢以下之經說、則不必先求本師預攷文例、但其識字解義、按照本文、詳其句讀、明其訓詁、即爲經說、真所謂望文生訓。不求其端、不竟其委、但能識丁、便可作傳。除公羊外、十二經注疏、一言以蔽之、曰望文生訓而已。略學者亦嘗假四字以爲說、實則阮、王二刻、能逃望文生訓者幾人。蓋欲求義例、必先有師、不能得師、必先於各經先師傳說義例、略至精至熟、然後可以讀經。此法久絕、合宇內老師宿儒、誰能免此弊。劉歆初言微言、後力反其說。願學者讀漢臣劉歆書、勿用新室劉秀顛倒六經之法也。卷上頁五十四

評阮刻學海堂經解云、阮刻學海堂經解、多嘉道以前之書、篇目雖重、精華甚少、一字之說、盈篇累



牘。一句之意，衆說紛紜。蓋上半無經學，皆不急之攷訂；下半亦非經學，皆經籍纂詁之子孫。凡事有本有末，典章制度本也，形聲字體末也。諸書循末忘本，纖細破碎，牛毛繭絲，棘猴楮葉，皆爲小巧。即詩經而論，當攷其典章宗旨，毛、鄭所說相去幾何？而辨論其異同之書，層見疊出，樂之爲樂、療，永之爲羕、爲泳，有何關係？必不可苟同。以尚書論，今古二家宗旨在於制度，文字本可出入，不問辭專攷字，不問篇專詳句。說堯典二字三萬言，詢以羲和是何制度，茫然也。近人集以爲彙解，一字每條所收數十說，問其得失異同之故，雖老師宿儒不能舉。又如用其法以課士，一題說者數十百人，納卷以後，詢以本義究竟如何，舊義孰得孰失，論辨異同之關係何在，皆茫然不能對。蓋嘗蹈沒其中者數十年，身受其困，備知其甘苦利害，以爲此皆不急之辨、無用之學，故決然捨去，別求所以安身立命之術。積久而得王制，握綱領，攷源流，無不迎刃而解。以之讀群經，乃知康莊大道，都會名區，絕無足音。攷求舊游之車轍馬迹，亦不可得。徒見荊棘叢中，窮隘巷港，積屍如麻，非黑暗不見天日，則磨旋不得出路。父子師弟相繼冤屈而不自悟其非。蓋得其要領，則枝節自明；且悟其旨歸，則文字可以出入。苟循支委，則治絲而棼。略爲今之計，以人才爲主，不願天下再蹈八比之理學、音訓之漢學以困人才。卷上頁四十四

王先謙刻皇清經解續編。

評王刻江陰續經解云：王刻江蔭續經解，選擇不精，由於曲循情面，與表章同鄉。前半所選多阮刻不取之書，故精華甚少，後半道咸諸書，頗稱精要。陳氏父子詩書遺說，雖未經排纂，頗傷繁冗，然

獨取今文、力追西漢、魏晉以來無此識力。邵禮經通論以經爲全本、石破天驚、理至平易、超前絕後、爲二千年未有之奇書。攷東漢以來、惟經殘秦火一說、爲庠序洪水猛獸、遺害無窮。劉歆移書、但請立三事、廣異同、未嘗倡言六經爲秦火燒殘。古文家報復博士、乃徐造六經不全之說（詳古學攷）。妄補篇章、虛擬序目、種種流毒、原是而起。且自經殘一說盛行、學人（略）視諸經皆爲斷簡殘編（略）已在可增可減可存可亡之例。一遇疑難、不再細攷求通、有秦火一說可以歸獄。故東漢以下、遂無專心致志推究遺經之人。（略）余因邵說、乃持諸經皆全、亦備爲孔修（略）心思一專、靈境忽闢、大義微言乃可徐引。（略）　卷上頁四十七

又論近人專治小學之弊云、近賢論述、皆以小學爲治經入手。鄙說乃易以王制、通經致用、於政事爲近。綜大綱、略小節、不旬月而可通。推以讀經讀史、更推之近事、迎刃而解。勸學篇言學西藝、不如西政。近賢聲訓之學、迂曲不適用、究其所得、一知半解、無濟實用、遠不及西人之語言文字可俾實效。讀王制則學西政之義、政高於藝。如段氏說文、王氏經傳釋詞、經義述聞、即使全通其說、不過資談柄、繡槃帨、與帖括之墨調濫套、實爲魯衛之政。語之政事經濟、仍屬茫昧。國家承平、藉爲文飾休明之具、與吟風嘲月之詩賦事同。一得末爲不可。若欲由此致用、則炊沙作飯、勢所不行。釋家有文學派、聲訓正如龍龕手鑑。自云、左傳舊以爲古學、與二傳異。丙戌曾刊有凡例、專主此義。己丑以後、專力治之、五年以來、愈覺其水乳交融、無一不合。舊說異處、多由於杜。非一切經音義。枝中之枝、從王制入手、則如直指心原、立得成果。以救時言、王制之易小學、亦如策論之易

八比試帖也，非禁人治訓詁文字，特不可錮沒終身耳。卷上頁四十三。按此條可與癸未年引張祥齡語參看。

是年，定中英西藏條約。

光緒十五年己丑，先生三十八歲。一八八九

大挑二等，會試中三十二名進士。四月張建勛榜三零三人。房師張預商天，禮部尚書。座主李鴻藻蘭孫，工部尚書兼署正黃旗漢軍都統崑岡筱峰，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潘祖蔭伯寅，禮部右侍郎廖壽恒仲山。以書曆作歷，罰停殿試。潘祖蔭力爭之。先生嘗言：此次不犯磨勘，可入翰林，使竟入翰林，則戊戌政變，或將因楊叔嶠而遺戍也。

試後，應張之洞召赴廣州，與王闓運相見於天津，祭湘綺夫子文。與俞樾相見於蘇州。在七月。俞氏亟稱先生今古學攷爲不刊之書。先生語以已經改易，並三傳合通事，俞不以爲然，曰：俟書成再議。經話甲一頁五十四

先生至廣州，住於廣雅書局，以張之洞命纂左傳，始專力治左氏。

己丑以後專治左氏。經話甲一頁五十一

十月，張之洞聘朱一新主講廣雅書院。張又重申風疾馬良之禁。

在廣雅日，居室與朱蓉生一新、屠竟山寄、陶心雲濬宣諸人僅隣。一日聞蓉生言：講學問須自作主人，勿爲人奴隸。因亟往問如何方能作主人，而蓉生所言，則仍奴隸之奴隸也。吳虞六譯老人餘論。參看乙巳年。

南海康有爲於沈子豐處得先生今古學攷，引爲知己。至是同黃季度過廣雅書局相訪。先生以知聖

編、闢劉編示之。馳書相戒、近萬餘言、斥爲好名騖外、輕變前說、急當焚燬、並要挾以改則削稿、否則入集。先生答以面談再決行止。後訪之城南安徽會館、黄季度病未至、兩心相協、談論移晷、康氏乃盡棄其舊學而爲先生之學焉。經話甲一頁五十五、知聖編上頁四十八。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三、經話甲編二卷三十頁云庚寅晤長素於廣州、議論相合、逾年僞經攷出。庚寅當係己丑之誤。

先生欲刋知聖篇、或以發難爲嫌而止。東南士大夫因轉相鈔錄、視爲枕中鴻寶、一時風氣爲之改變。湘學湘學報以爲素王之說倡於井研者、此也。井研志藝文四知聖篇提要

先生居蜀時、未敢自信其說。出游後見俞蔭甫、王霞舉諸人、以所懷疑者質之、皆莫能解、於是膽乃益大。於湘潭之學、不肯依傍。故湘潭與陳完夫書曰：懷才欲試、略如康有爲之爲、亦人情也。楊度但以慕名之心、轉而慕利、暗爲梁煥奎所移而不自知。前之師我者、亦以名也、非求益者也。與夏時濟同、與廖登廷異。廖登廷者、王代功類也。思外我以立名、楊、夏思依我以立名。名粗立、則棄余如遺矣。故康、廖猶能自立、楊、夏則隨風轉移。吴虞六譯老人餘論、湘綺樓箋啓六與陳郎。

陶濬宣擬刋廣州闈墨、因戲擬戊子四川鄉試首題大師摯適齊一章、破云：使八佾於八州、廣魯樂於天下也。文用樂記廣魯樂與書封四凶以化四裔意、欲刋之、而稿爲人所竊。經話甲一頁六十三。按井研志藝文五有四譯館五經義一卷、稱其專以經說行文、多用新解、略風動海内、光緒戊子以來、略貌襲平文者、往往掇巍科以去。此書今不存。民初成都國學薈編刋有先生時文數篇、名游戲文、當猶有當時所作在内。六譯館叢書中又另有會試硃卷一種。



作周禮刪劉八證。古學攷頁四十五注

是年二月、帝始親政、以薛福成爲出使英法意比大臣、著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日記。八月、允張之洞奏築蘆溝橋至漢口鐵路。

七月、調張之洞爲兩湖總督。

光緒十六年庚寅先生三十九歲。一八九〇

春、復由廣州赴京補應殿試、得二甲七十名、賜進士出身、朝攷三等、欽點即用知縣。以親老求改教職、部銓龍安府教授。

四月、潘祖蔭爲作左氏古經說漢義補證、公羊補義兩序。

秋、偕宋育仁由水道返川、過蘇、晤張祥齡。先生生與張此後不復相見。過湖北、謁張之洞、留連彌月、張又重申以風疾馬良爲言。時張已移任兩湖總督。十一月、抵重慶、謁川東道張華奎。己丑同年。是月二十九夜抵家。時先生父兄均已先病。與張子宓書、與南皮師相論易書、與南皮師相論學書。

在途聞江瀚得俞樾書云、康有爲新學僞經攷已成書、蓋即本先生之闢劉篇而多失其旨者也。經話甲一頁五十五二變記。康說粗豪狂恣、書既出、天下震動。家學樹坊頁三十六。甫一年、遭清廷之忌、燬其板。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三

成左氏春秋古經說、漢義補證十二卷。

左氏古經說讀本二卷、左氏古經說漢義補證十二卷、左傳漢義證二十卷、實爲三書、今存左氏古

經說漢義補證稿。今六譯叢書中有左氏古經說義疏十二卷、疑是此稿節本。左傳漢義證二十卷、當是呈上張之洞者、存佚不可知。宋序井研志及左氏古經說義疏刊本均作二十卷、本序據本文則仍古經說十二卷序也。先生以從來言左氏者皆喜文彩、詳名物、引以說經者少、略因仿二傳之例、刺取傳中經解釋例之文、附古經下、引漢師舊說注之、略與傳別行。意在申明漢法、刊正杜義、又以左氏禮同王制、歸還今學、不用漢說。自序、潘祖蔭序。宋育仁序謂治左氏有十難、先生此書有廿長、故足以平茲十難。是篇會通三傳、力反左不解經之說、立異經見義、緣經立說及隱見參差、筆削諸例、及取戴記爲舊傳、不惟合通三傳、六經亦藉愈顯。並據五行志所引劉氏諸條、皆不見傳莊公篇、甯闕毋補、證劉歆無竄補之事、尤有存亡繼絕之功。宋育仁序。存左凡、已非初作。

先生未注左氏之前、曾刊凡例、以左傳爲古學、事事求與二傳分。略攷其立異之爲、實即攻其主於周公、孔子、史官赴告之不同、一國三公、莫知所從。蓋嘗經營於心者七八年之久、惟日求左氏之病痛而布告之。非有心於攻左氏、以既欲治左氏、非先明其要害不可也。己丑略校左氏、三年之中、遂成巨帙。或以爲倚馬成書、而不知前此之經營慘淡、非一日矣。惟其攻之也力、雖疥癬之疾、亦必求所以補救之、非苟且敷衍以應命而已。丁酉冬上南皮師相論學書

又言他人攻左傳之非云、治公羊者莫不攻左傳、深惡痛絕、不可終日。略蓋公羊略頗有夢幻惝恍之境、左傳事迹明白、略心害其明白、故害之深。若劉申綬、龔定庵者、實則於左傳未嘗用心、畏其繁鉅、不能綜治、惟有駁之、可以鈎銷一部巨書。略 經話甲一頁七十



群經凡例中尚有左氏學外編凡例、當日擬歸入外編者有三傳合同表三傳同源異流表、三傳專條表五十凡補證、有鈔本二卷、上卷經、下卷禮。左氏補例原有稿近百條、佚。左氏漢師遺說攷左氏與僞周禮不同表三傳禮制相同表經話甲一頁七十末有三傳同例二表、疑即此。禮制三統表杜氏集解辨正四卷。杜氏釋例評四卷。馬氏左傳例評一卷。刪例表左傳王制注二卷。左氏淵源攷左氏長義一卷。反正表左氏禮徵春秋法古表春秋俟後表劉申綬左氏攷證駁正郝氏春秋非左駁二十二種五十凡駁例當是五十凡補證舊本。劉申綬左氏攷證駁正附左氏古經說今除杜氏集解辨正有書外餘皆不存。曾成書與否亦不可知。見壬辰

此書本因張之洞纂左傳之命而作、書成。潘序稱其期月已成。過鄂時上之張氏。張不以爲然、欲自爲之先使先生更作左氏傳長編、待林下優游乃自撰錄。先生因先成左氏傳長編三十六題。中非杜篇、乃張命別作一篇、詳傳文所短、先生以昔人所指摘者皆杜誤、故歸罪杜。按集解辨正即專詳此義。餘三十五題仍先生意也。左氏傳長編目錄。又當時宋育仁亦在督署、張之洞開具易經長編題目、授宋編纂。先生以於易非專門、未即鈔錄。與南皮師相論易書

五月、改訂群經凡例中之公羊春秋補證凡例二十四條。據本書、又原稿

是年十月三十、潘祖蔭卒、年六十一歲。

時外來潮迫、中外人士已知改革政治。

清德宗始親政。以後康有爲屢上書言時政。二月、與英訂藏印條約。

光緒十七年辛卯、先生四十歲。一八九一

二月、先生兄登梯級陞卒。葬兄後赴成都、復任尊經書院襄校。寓純化街王氏宗祠。未幾移與范溶③同居。納妾帥氏、時十七歲。四月中移入尊經書院。時山長爲邛州伍肇齡。同任襄校者爲陳某④。五月、迎眷至成都。與張子宓書

六月、領憑赴龍安任、往返月餘。同上 祭奉政公文云、十月返成都。

約尊經同人就去年所作左氏傳長編目錄分纂。冬初畢業。由李岑秋、施燮夫煥將此稿並其他著作數種共四十冊賫呈張之洞。先生嘗云、長編稿家無副本、其存佚不可知。聞南皮又續延有人編纂、或爲淺人所塗乙羼亂、則雖存亦失其真。他年此稿或別出、亦未可知也。左氏傳長編目錄識尾。按、近聞張氏藏有先生遺稿甚多、疑此稿仍在。

十月、增補公羊補證凡例十條。據原稿

十一月九日、先生父奉政公卒。先生初聞病訊、偕女燕奔回省視、至仁壽、即聞訃、越十日、葬奉政公於小高灘宅右。與張之宓書。妾帥氏旋歸。

先生既奔喪、善化瞿鴻機子玖來督川學、詢先生近狀於尊經監院薛華墀、頗有欲先生主講尊經之意。同上

是年、先生始治詩、易。家學樹坊、帥鎮華答箌室主人書。成中和解二卷。自序云、辛卯以後治易、專就本文推致義例、至於數十百條、辭義繁賾、編纂爲難。故先取中和例編爲此書。中和者、用左傳例、每爻變爲一



卦、分長中少三局。以中卦十六合父母四卦爲中長少三十二卦。合二卦爲一圖、故三十二爲十六圖、合長父母八卦爲和。井研藝文志一中和解提要

增周禮刪劉八證爲十證。古學攷四十五注

先生經話甲編卷一於治經應守之要爲條款、疑爲襄校尊經時所擬。其略曰、頁一二

一、戒不得本源、務循支派、如何邵公之日月例。

一、戒以古亂今、不分家法、如鄭康成。

一、戒自恃才辯、口給禦人、如董子之於江公。

一、戒支離衍說、游蕩無根、以上高材所忌。

不守古訓、師心自用、非也。泥古襲舊、罔知裁擇、尤爲蒙昧。何邵公之誤用董說、劉申綬之鈔襲何注是也。

不識堂奧、依傍門戶、非也。略知本原、未能瑩澈、是爲自畫。陳卓人、陳左海是也。

違背經傳、好作新解、非也。株守陳言、牽就附會、是曰瞽蒙。六朝禮學諸家株守鄭說是也。

不通音訓、罔識古義、非也。鋪張通假、主持偏僻、更爲俗癖。如國朝諸家是也。以上中材流弊

又曰、頁四十六至五十四言漢學尊許鄭者、固囿於劉歆邪說。然攷史傳、雖兩漢經士皆有流弊。謹立二十四目、引史傳以證。然後知學當斬於是、不當但尊漢師已也。二十四目如下。所引史傳略增益師說。亂經、私作、立學、勢力、不通政事、迂疏、寡效、粗習、師說、以意推衍、苟求利祿、射策取科、各異其師、

黨同伐異，末流變遷，齊不爲魯，別參異説，詐託傳受，自矜巧慧，變亂師法，互持意見，同源異流，分習篇章，不能獨盡，喜談災異，蒙蝕經誼，附會異端，乖離本意，畏繁苦多，以求便易，枝葉繁難，雕繪競華，口辯自雄，不求理勝，依附圖讖，迎合風旨，蒙混今古，不守家法，章句漸疏，浮華相尚，僞撰源流，以冒授受，私改經學，以合私文，好博兼通，無所裁決，刪除章句，以便觀覽。

先生所主修之宗譜成。

康有爲講學於廣州長興里，新學僞經攷刊成。

光緒十八年壬辰，先生四十一歲。一八九二

嘉定知府羅以禮聘先生主講九峰書院。二月，赴嘉定。時諸生除時文外無所知，先生提倡樸學，治經者方有七八人，羅以禮頗敬重先生，甫開院，即籌款買書。與張子宓書。諸生中從先生較久者，有李光珠、黃鎔、帥鎮華、胡冀、季邦俊等。

三月，先生因購書至成都，仍與吳之英同任尊經襄校。時尊經已非昔比，甚至有聚賭內院、放馬講堂者。先生言其情於學政瞿鴻機，加以整頓，頗有復興之象，以此遭忌謗者亦衆。與張子宓書

先生在尊經，日命住院生領卷繳卷，必親到講堂，以便講説題義及心得疑義，又命諸生作日記，一月一繳。住院生有三課不應者，即罰其膏火，以獎好學者。在院月餘，復同焦佩箴赴嘉定。同上

六月，顧印愚因送攷時任洪雅校官。至嘉定，相與盤桓二十日。同上 先生囑顧爲子慶餘命字，顧字慶餘曰師慎，並爲詩以紀之，蓋先生方以左氏傳授成學，而於漢師傳左氏者，獨推重服子慎也。按：慶餘後即



以師慎爲名，而易字曰慶餘。

七月歸家，八月返嘉，復由嘉赴省。十月返嘉，因嘉定地居孔道，應酬頗繁，欲閉門謝客。十一月，因遇攷赴龍安。後任非特授，故雖丁憂開缺，亦必一往。歸井研，已歷歲除。同上是年江瀚主講重慶川東書院，同上與新城王樹枏晉卿相見於淩雲山。王謂先生曰：今古學攷啓人簡易之心，則經學不足貴。先此，德陽劉子雄介卿亦嘗言經學不可如白香山詩，原貴同異，依違使人鉆仰不盡。先生則以爲推攷既久，門面丕煥，雖似簡捷，實更繁難。既立一法，便有得失通蔽，急須攷究。從前之難，門外與門内相紛拏；今日之難，一家之中務求和協。概括六蓺，折中子史，大綱既分，細事毛起。略如以三傳合通，即此一事，已不易矣。經話甲一頁五十四

作杜氏左傳釋例辨證四卷。按，即釋例評。

井研志藝文二稱：先生應南皮張編書命，乃專心致志於經說，推攷其餘典章訓詁，前人已有成書者，則不再詳求。五年之久，成書數十種，此種其一也。又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辨證二卷，丁未成都排印本。與此書相輔而行，疑亦成於此年。自序曰：東漢治左氏者與公穀相同，本傳義例所無，皆引二傳相補。略杜氏後起，乃力反二傳，譏漢師爲膚引。略舊說以義例歸本孔子，杜則分爲四門，以五十凡爲周公舊例，不言凡爲孔子新例。例之有無，以本傳明文爲斷。凡五十凡及新例之外，皆以爲傳例。略何所見而云然？略大例之外，其誤診文義者，悉加辨證。略按：所謂成書數十種，除前所舉左氏學外，編有二十二種，釋例辨證、集解辨證，並在二十二種。外見於井研志藝文二及四譯叢書目者，尚有國語發

微八卷、此書發明六譯專爲賢爲聖譯一語而作。國語補亡十二卷、取繹史及諸子文補之。左氏群經師說攷二卷三種、又左氏天學攷一種、乃四變時作。今惟存集解辨正一種。此外如更有者、不惟稿不存、且並書名而亡之矣。

光緒十九年癸巳先生四十二歲。一八九三

主講九峰□□記存。取穀梁舊稿重加修訂。自序。正月、辭尊經襄校職。繼任者爲南江岳森、林宗亦先生所薦也、

先是吳之英自任襄校、即援引其門人對先生、漸不相容、先生乃辭。岳森與吳亦不合、各立朋黨、自開門戶、毀榜鬧事、非止一次。與張子宓書

井研知縣葉桂年延先生修井研志、時清廷方修會典、詔求郡縣圖經。先生以方旅食異方、又改訂三傳舊稿、乃薦吳季昌、權奇吳嘉謨、蜀猷董含章、貞夫共事。光緒井研志序

七月、在成都爲子慶餘娶華陽任繼棠、憲吉先生長女、以張祥齡任季棠彬彬有禮之言也。與張子宓書

八月、慶餘歸家。九月、又偕至嘉、先生妾帥同往。

冬、岳森、吳之英均去職。先生仍被委尊經襄校。同上

十月、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設自強學堂於武昌、分方言、算學、格致、商務四齋、是爲官立分科學校之始。中國教育史要頁九十五

成生行譜二卷。



井研志藝文一提要云、此書爲四譯易學之初階。其書不用京氏八宮法、每卦內三爻爲生、外三爻爲行。一卦生三、故八別生二十四子息。八和生二十四子息原注、按此說與張心言同。外卦則皆一人行、三人行、於內爲客、故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因取左氏爻變之例、每卦六變、爻每爻爲一卦、又六變合爲三十六卦、因編爲圖、縱横往復、悉有條理。原注、按此圖與包氏皇極經世緒言偶同。其辭說不下數萬言、皆闕於易中義例、迥非先後之圖畫略之可比。按此書現惟存例言一卷、在六譯叢書中、十數萬言均不存矣。

又易象師法訂正此書不存。提要云、古今言易者以數理二派爲大宗。漢人詳於象數、晉宋空談玄理、其大較也。近人侈談漢法、實則爻辰卦氣消息昇降錯綜史事、於易中不過如九牛之一毛略。不能謂易中無此理象、然由此以通全經、有如炊沙作飯、徒勞無功、而其遺誤後學、閉塞聰明者尤莫如京氏之八宮。平之治易、不泥舊說、嘗論諸家義例之文、而詳論其得失、去僞存真、一節之長、皆在所取。

與張之洞論易書云、略二月以來、編成生行圖譜一卷、上呈鈞鑒。竊以易道廣大、爲治經之畏途。漢宋遺書、雖汗牛充棟、求其能明白顯著、確然有以饜服人心者、不可得。受業略因諸經卒業、不得不求通精微、以成大一統之局、故立一說以附人。晚乃序易、易爲六經總歸略。五經既通、則易自有啓牖之妙。於是會纂歷代家法條例、與由漢至今遺書、驗所有名作大師最有名之條例、一爲攷研、立見粉碎。求所謂顛撲不破者、未嘗有焉。大抵諸經如狗馬、易則近乎鬼神、率意圖書、自信其心、又

無明據、以供其比較。在諸賢、其始皆不能安、私心未嘗不自疑。從古未有真諦、遂自寬自解、以爲易之可知可求者、止於此數。略此不求深之過也。受業愚鈍而好爲苛難、以爲諸經傳記皆別有微言、起例在於文字之外、學者但求銷文、未能得意、凡所解說、皆爲支節、不能使經如醫之銅人圖。又凡其求者、皆銅鑄之人、而非氣血行動能言動視廳之人。雖有許、馬鄭、亦得皮毛影響、豈能盡其筋骨乎。蓋無論何經、皆有相承之誤說。後人以爲流傳數久、喜其便易而勸用之、但有如此者十數條、則深入魔障、永無見天之日矣。以易而論、以卦爲主、言卦則不能不講統屬。京氏八卦之說謬種流傳、老師宿儒以至學僮小子莫不曰一卦生七卦。略後人更爲浩瀚之說、以爲一卦可變六十四卦。春秋見經之國近百、其中天王、王后、二伯、方伯、小國、附庸、夷狄、亡國各有分別、不可稍混。略卦有尊卑親疏、祖妣男女、同姓異姓、必有分數。乃不問同異、但曰一可生七、六十四可爲一卦、是以春秋一國可爲全經之國也。今故就經中本卦爻變、爲之編纂譜帙。辨姓別支、婚媾、仇敵、朗然明著。略舊說一切不問。略即以旁通而論、今攷定爲一卦旁通三卦、略上爲祖父、下爲子孫、旁以通於兄弟平輩之三卦、是謂旁通。祖宗卦不言旁通。而舊說不辨尊卑、無分正錯、多者五六、少者一卦俱無。問其實據、則不能持以示人。有名無實、所以有疑信用舍之不同。略又如天地定位一節、本指上下而言。邵子造爲一圖、強分方位、命之曰先天。又以爲伏羲所作。自有此說、愈生霧障。不知所謂先天乃上下圖、後天爲四方圖、上下四旁、合爲宇宙。同爲孔經、何分羲文。上下圖乾上坤下、風雷天屬二長親上、艮澤地屬二少親下。水火居中、難於分畫、特詳火炎水濕、以定上下之分。凡經傳之言



上下、皆指此圖而言。略又損之、一人行、首卦內三爻一卦獨往、別首卦之外卦合三卦來爲得友。三人行則首卦內外三爻合朋往身卦。損一人者、三人同往三卦所往之卦、凡錯卦不能生此卦、則損去一卦、輪班三損而自變還父體。略如此之類、僕數難終。略又曰、蓋以別業較經、則經爲精華、以易較諸經、則易尤爲精華。受業推攷諸經、比齊句讀、既盡刻苦之功、久欲探取精華、涵養靈性。目下所言、猶是推攷名物形下之功、如得寢饋饜飫、藉以歲月、窮其精華、略推諸經於易之中、以成大一統之治。九經諸傳煥然一新、以復西漢之舊。略合計所刊凡例共十八種、三傳已成、詩書舊稿未盡寫定、假借三年、可以一律成功。倘無機會、則易書以外但刊凡例、俟後賢補記。略則於當時志願可見也。

又答友人論文王作易書云、來示以治經以申明經義爲主、作者可不必追論、穿鑿求之。此尋章摘句之學則然、而非所論於微言大義也。將治其經而不知其作者爲誰、則不可通者多矣。來示以文王作易爲久定說、今以爲孔子、退十翼於賢述、近於非聖無法。然文王之說、見於他書、本經傳記無明文。況初說獨主文王、因箕子東鄰之文、馬陸乃加入周公、可見舊說之無據。且明夷於彖辭以文王箕子對舉、是彖已有文王箕子之義、不止爻辭矣。本傳言作易者當文王與紂之時、明不以爲文王作。據本傳以爲說、有何妨礙。必欲非之、如以十翼爲孔子作、今改爲弟子所記、即爲非聖。論語從無以爲孔子自作、然與經同重、不得以說論語者爲非、又何疑於易傳。攷易不惟有文王以後事。如晉與明夷二卦、取晉楚分霸而言、晉其國惟用伐邑、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之爲射楚共王中目、

公用享於天子之爲齊桓晉文馬陸因箕子東西鄰而添入周公則舉春秋時事以歸還孔子未爲過也今試例證以明之繫辭史稱易大傳略聖人作經賢者述傳以爲聖作名尊孔子實反貶之一也莊子言孔子翻六經以教人列子言孔子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西漢以上言經學皆主孔子諸經皆爲孔子繙定而易獨退於傳記與諸經體例不合二也繫辭明有子曰之文並有引孔子語以爲斷者略如謂孔子自作是孔子自引己說而曰子曰三也乾文言略解象辭之文十翼同爲孔子作則是自注自疏四也乾六爻解至五六見攷其文義無大出入又亢龍有悔條既見大傳經下又引是則孔子自作是屋上架屋五也諸家逸象出於今本者最多如以爲皆孔子作是聖筆尚有脫漏以爲非孔子作則不當傳習六也禮云商得坤乾與大傳殷末世人作相合孔子得易於商非周非文王有明文可證七也略諸經大傳如尚書春秋喪服其書尚可證又喪服有大傳然後有服問三年問經下逐年所加之傳多引傳爲斷喪服傳引傳曰二條爲大傳明文穀梁又有引大傳文八條皆足以明大傳與經下之傳不出一手十也略非不知文王囚於羑里作易見於史記三易之說誤託周禮然謂孔子得古本而繙以教人亦如書未爲不可若以十翼爲孔子自作則證之本經本傳固無明文也

尊卑大小釋例二卷井研志藝文二當成於此時

按井研志稱先生有易例十種序象繫辭提要四譯館書目則云六種其目爲十朋圖說一卷、序象繫詞一卷、六十四卦象補表二卷署曾上潮名易詩相通攷一卷此書藝文志不載貞悔釋例二卷、易

通例二卷十種當是加入上下經中外分統義證二卷及尊卑大小釋例中和解、據上下經中外分統義證提要。易字通釋廖師政編四書中除上下經中外分統義證易字通釋二種疑作於己亥前後外、兩書與己亥所作翻譯名義序說同。餘似並是初治易時作疑亦作於此時、以上各書均不存其成書否不可知。

又井研志藝文一尚有廖承三易正訛二卷、廖師政三十翼疏證四卷、即先生答友人論易書之旨。易傳彙解。當爲易字通釋四卷。

三易正訛提要、攷周禮三易與三兆三夢相比謂筮有三法非謂易有三經。本即杜鄭舊說、亦但云帝王舊法不以三易配三代。今易屬周文王作連山夏易歸藏商易也。後人紛紛由誤生誤僞撰古書、主從不可究詰。禮記云商得坤乾。大傳云作易當文王與紂之時、則今易即作於殷、非文王作明矣。左傳云以周易見陳侯、左氏筮卦多一爻變、則周即週遊六虛之周、謂六爻各一變爲六卦、非周朝之周明甚。不然則周字亦與連山歸藏不類。

冬返川。湘綺日記十二月九日

光緒二十年甲午先生四十三歲。一八九四

二月以易一卦變七卦與春秋合、始定州一方伯、七卒正。經話甲一頁四五

三月服闋、赴成都就尊經襄校職。

五月赴嘉定。時嘉定教授陶某⑤病故、先生以嘉定離井研甚近、便於省親、思選嘉定缺。格於丁憂人

員不應選病故缺之成例不能如願。據與張子宓書

八月長孫宗伯生成學出十年未添丁得之頗喜。同上歲暮歸家。同上

門人汪兆麒金坡以縣丞分發湖北因以左氏漢義補證及尚書稿數篇命其賫呈張之洞。據與張子宓書

時書稿方成帝典帝謨甘誓湯誓牧誓中統戡黎微子二篇。金縢四嶽十二篇名尚書備解左傳據井研志藝文二漢義補證疑即二十卷之漢義證如爲十二卷世傳本則庚寅過鄂時已上之無取重寄也。

張祥齡范溶等皆得庶吉士先生與張書云得報知足下與玉賓汝諧葉奇楚南皆高掇巍科欣忭無已素志在於翰林有志竟成不似鄙人飄英墜溷汚苦難堪五少年中初有木天之入大爲同輩之光。

將闢劉編改訂爲古學攷自序云丙戌刋學攷求正師友當時謹守漢法中分二派八年以來歷經通人指摘不能自堅前說謹次所聞錄爲此冊以古學爲目者既明古學之僞則今學大同無待詳說。敬錄師友以不沒教諭苦心倘能再有深造將再改訂略甲午四月按云八年以來略謹次所聞則此冊之非闢劉編之舊非僅易名而已又此書所錄改錯之師友有伍嵩生錢鐵江以上師。周宇仁陳錫昌胡敬亭胡哲波楊靜齋董南軒黃仲弢李岑秋劉介卿康長素蔣芰塘楊靜亭王復東范玉賓張盟孫以上友。等十七人。

古學攷言尋治經次第可見先生此時對各經全部觀念治經須有次第亦有年限今略定爲此說以待治經者之採擇焉。王制以後世史書推之其言爵祿則職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五服則地

理志也。其言興學選舉、則選舉志也。其言巡狩吉凶諸事、則禮樂志也。其言國用財賦、則食貨志也。其言司馬所掌、則兵志也。其言司寇所掌、則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則外夷諸傳也。大約宏綱巨領、皆具於此。宜編一王大法、今立此綱。凡治經者須從此入手。此書已通、然後治詩。詩之東西通畿、方伯、二卿、四嶽、兩卒正、此陳九州風俗以待治也。大雅王事、應三頌、小雅應國風、移風移俗、所謂平治之具也。此一代一王巨法。三頌者、通其意於三統也。如尚書之四代、治詩後然後可以治尚書。尚書專明三統帝典規模、全與王制相合。儼然一代之制。以下二十七篇則帝典之細節。略書中又分禮制、行事二門。禮制專言制度、如立政略、禹貢略、呂刑略、禹誓、費誓略、文侯之命略、顧命略、洪範、此數篇以制度爲主。朝廷典制、故文從字順。商盤、周誥則多述時事、告下之文、故不易讀。言時事者近於國風、言制度者近於雅頌。詩書已明、然後習禮樂、儀禮者、王制司徒掌六禮之節文、異說甚少、全爲儀注之事、治之甚易。樂者、王制大樂正所掌之實事、言只一端、易於循求。禮樂已明、然後治官禮。原注、據周禮刪去僞羼之條、易今名以別之。官禮者、即佚禮原文、原爲三十九篇。立官爲王制冢宰、三公相同。此句疑有誤字。曲禮六士、五官、六府、六工、即其舊目。王制於諸官舉其大綱、此爲專書加詳。略王制已明、此書迎刃而解。然後可治春秋。春秋者、舉王制之意、衍爲行事、制度綱目、全同王制。如宮室、圖樣、春秋則營造已成者。群經已明、春秋易治。然後治戴記、左國。戴記者、群經傳記、王制爲大宗、又分類附經、則說已大明、不嫌繁難矣。左國雖主春秋、群經傳說皆見於本經、更從類相說。事最易舉。統計以三年學王制、詩、書、禮、樂、官禮、春秋、禮記、左國、一年治一經、十二年而群經皆通。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者、終身不能一經、皆由失此秘籥故也。以王制易說文、爾疋、嘗著經學守約篇二卷、亦主先通王制、以次爲春秋、尚書、禮經、戴記、再推之大統之周禮、詩、易、樂、大戴及西國政教典禮、仿程氏分年日程、列其書目、得其讀法、大旨可取、碎冗與時移之說、與此頗有出入、蓋丁酉以後之作也。井研志藝文二

增周禮刪劉十證爲十二證。序例云、古今疑周禮刪周禮者、不知凡幾、惟其說淺略、故不足以爲定讞。今立十二門、以證其誤。此書乃劉歆本佚禮、羼臆說、糅合而成者。如果古書、必係成典、實見行事、即周公擬作私書、此朱子說亦必首尾相貫、可見施行。今所言制度、推其原文同於王制者、尚有片段。至其專條、如封國爵祿職官之類、皆不完具、不能舉行、又無不自相矛盾。且今學明說見之載籍者、每條無慮數千百見、至周禮專條、則絕無明證、可知其書不出於先秦。今於其中刪去僞羼之條、並將原文補入、以還佚禮之舊。又曰、初以周禮爲戰國時作、攷工記爲未修之底本、繼以爲劉歆採輯古學而成、皆非也。周禮原書、即孔壁之佚禮、本弟子潤澤官制之言。略攷曲禮天官六大五官、六府、六工、文與周禮合。鄭注以爲其官皆見周禮、疑此與周禮合而名目參差不同、不敢據以爲說。蓄疑三四年、乃始悉其故。蓋曲禮實即佚禮官職之舊題也。略曲禮僅有其名、職掌則全見佚禮。略此書本弟子所傳、故其文與朝事、內則等篇目相合、出孔壁後、與左傳同藏秘書、移書所引逸禮、即有此六篇在其內。當時學者不習其書。劉氏因立左傳、與博士積仇、莽將即真、更迎合其意、於是取此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文、刪去博士之明條、而以己說羼補其間。歆頌莽功德云、發得



周禮、以明因監。此周禮始於莽歆之明文。略

立十二證目爲主、十二證全者乃刪之。否則必有八九證。十二證如下、

違經。

反傳。左傳傳於歆手、古文家以爲古學、乃其制度無一條與周禮同。劉既改周禮、何不並改左傳。歆愛古籍、不忍亂之、改周禮以爲莽制作、亦一時好奇喜事之舉、初不料遂傳爲經。略歆傳二書而自有同異、同者通義、異者孤文也。

無徵。

原文。凡歆所改、略所刪共千餘字。今其原文皆存、去僞補真、則全書血脈貫通。略其改易字句者、則改從原文。略

闕略。歆略迎合莽意、略所改略皆不能舉行。略如九服不知天下共若干州、若干國、五等分封四公、一州究不知其封幾公、與大小相維之制、九州則西只一州、北方略乃並封幽并兗冀。略如鄭注百二十女分十五夕、弼成五服之爲千里、徒爲笑柄而已。

改舊。歆意與博士爲難、非博士之名義、宏綱不改之。今於所改之條、各引博士舊說以明之。略

自異。劉歆未上周禮以前、與以後議論相反、略不同如此。

矛盾。

依託。劉所改之文、每不標異樹的、必取經傳可以蒙循之文依傍爲之、以求取信、又時有名同實異

之事以此迷誤後學。略

徵莽略攷莽傳凡歆所改專條皆曾舉行與稱述之略足見專爲迎合莽意而改初非欲以周禮爲經也。

誤解歆所羼本出臆造故其說不定。略雖馬鄭極心推攷終不能明唐宋以後凡通典通攷史志一涉周禮專條便成歧誤。略

流誤誤解其病在周禮流誤則因而害於他經。略

此書既出張之洞宋育仁屢以爲言先生持之益堅幾至以干戈從事。家學樹坊帥鎮華荅箌室主人書

與宋芸子論學書云略或以講今古學爲非說易以主孔子爲大謬並謂如不自改必將用兵。略問嘗攷國朝經學顧閻雜有漢宋惠戴專申訓詁二陳漸及今古由粗而精其勢然也。鄙人繼二陳而述兩漢學派撰今古學攷此亦天時人事非鄙人所能自主者也。初撰學攷意在分門別戶息爭調合及同講習四五年之久知古派始於劉歆由是改作古學攷專明今學此亦時會使然非鄙人所能自主者也。二者主於平分李申耆龔定庵諸先達乃申今而抑古則鄙人之說實因而非創也。宋人於諸說已明之後好爲苛難占踞周禮欲相服從累戰不得要領乃乞師以自重即以王制論之盧氏以爲博士所撰即使屬實漢初經師相傳之遺說固非晚近臆造者可比其中初無違悖何嫌何疑而視同異類。略或曰非惡王制惡以王制遍說群經耳。是又割裂六經之說也。以爲一經可以苟合別經則不必然不知不同者體例不明不同者制度此非可以口舌爭也。鄙人曾合數十人



之力、校攷其說、證以周秦西漢子緯載籍、凡言制度者莫不相同。再證以群經師說、如大傳、繁露、石渠、白虎、以及佚存經說、若合符節。又攷之詩、書、儀、記、春秋、易象、論孟、尤曲折相赴、無纖毫之異。東漢以下不可知、若新莽以前、固群籍言制度之一總滙。野人食芹而甘、願公之同好。且見在外侮憑陵、人才猥瑣、實欲開拓志士之心胸、指示學僮之捷徑、略乃反因以見尤。使如或說、今日於諸經凡例、刪削王制一條、別求各就本經傳記爲之注解、避其名而用其實、不過需數日之力耳。豈得失之數、固即在此耶。則去毀取譽、固不難矣。乃主人則實惡今學諸傳、春秋頗有廢存、用左氏之隱衷、特不能顯言耳。即以左氏而論、鄙人曾同坐時、請詢海內所稱周禮專書撰刻義疏之孫君、其中制度曾無一與周禮相同。此說周禮專門之言、又皆同爲弟子。今將左傳提回博士、與二傳同心、此亦深所不許者也。至於易主商人、不用文周、此乃據繫辭之明文、以正三易之晚說、非誤信歐陽文忠也。攷兩漢經學之分、西漢主孔子、或作或述、一以儒雅爲歸。即劉氏移書、全列諸經、亦統以尼父。左氏不祖孔子、李育譏之。東漢則群經各立主人。略一國三公、莫知所從。西漢經本皆全、故書具在。東漢則書有百篇、詩本六義、易佚連、歸、史亡鄒、夾。或由女子齊音口傳、或以笙奏雅頌豳雅爲補、斷爛破碎、侈口秦焚。西漢授受、著明傳記、由於闕里、義例合同、終歸一貫。東漢則初只訓詁、義理莫傳、推周禮強說各經、至鄭君乃略具規模。一則折中至聖、一則並及史臣、一則經本完備、一則簡冊挩殘、一則師法分明、一則臆造支離、略舉三端、得失已見。略夫兩漢舊學、墜緒消沈、鄙人不惜二十年精力、推而新之、且並群經而全新之。其事甚勞、用心尤苦。審諸情理、宜可哀矜。即使弟子學

人不紹箕裘，而匠門廣大，何所不容。略如不以玉帛相見，而尋干戈，自審近論，雖新莫非復古。若以門户有異，則學問之道何能囿以一途？況至人宏通，萬不以此反復推求，終不識開罪之所由。或以申明王制，則有妨周禮不測之威，實源此出。按周禮舊題河間毛公，乃由依託先哲事蹟，本屬子虚。況六藝博士立在漢初，劉氏所爭但名逸禮，周官晚出，難以經名，唐宋以來，代遭搏擊，非獨小子始有異同。使果出玄聖，亦無與素王。且鄭君據推説群經，削足適履，文可復按。今以遵鄭之故，强人就我，而不許鄗人以經説經，聽斷斯獄，亦殊未平允。又兵戰之事，必先無内憂。略請先選循吏，内撫流甿，一俟食兵已充，然後推轂。略鄗人謹率敝賦，待罪境上。惟是詩、書、儀、記、三傳、論語、孝經，幅員既廣，孟、荀、韓、墨，伏、賈、董、劉，將佐和協，封建、井田、職官、巡守、六禮、八政、五命、五刑、器食精足，一匡之盛，頗比齊桓。略退舍致敬，開門受攻。略敝塞萬不出一兵發一矢以相支拒，而强弱相懸，主客異致。一二部道以相餌而已。刃缺礮裂，支節且難理，何況擒王掃穴哉！在未行議攻之先，必有間諜爲説，曰：彼雖風疾馬良，不辨南北，兼弱攻昧，天命可睹，不知風之見疾，馬之見良，正以其識見精明耳。安見有心無所主，而能取速此？謂無信訛傳，以傷桃李。見因議兵，愈謀自固，新將逸諸，諸官召集，安插以曲禮舊題爲之目，以經傳各官補其亡，名曰經學職官攷。按此書今不存。與王制合之兩美，並行不悖。此既益此强藩，彼此必愈形孤弱，庶乎邦交永保。略惟是先入爲主，人情之常，無端而前，每至按劍，循覽未周，詬怒以發，是非引之相攻，深入重地，己固難圖萬全，人亦鮮進理解。略國雖新立，固非可兵威迫脅而屈服者，始之駭以無因，繼之疑而自改，終之以喜，喜乎借外侮以勤自修也。



按、此書玩其語氣、當系爲張之洞而發。意者張命宋育仁遺書相戒、先生乃答之如此。

作春秋經傳滙解四卷提要云初解穀梁繼解公羊乙丑乃治左氏當時解經之說各附本傳時有異同。甲午以後乃以三傳既相符同則經說不須歧出且經下所有事禮例三傳全同略有參差、皆屬微末。略將二傳經下之說輯爲此本以復舊觀至傳本經文仍從其舊特不再加解說略於異文先穀次公次左三傳平列不主一家略採舊說辨其異同。略但三傳大綱同而末流不免小異各家小有誤解皆出晚師則取正義爲主而別附存疑一例。略至於三傳先師誤說則附證誤一例。略平生三傳未成先作三傳異同四表首事實次典制三義例四存疑此本以四表附於經下以清劃家法。略特捨經言傳爲唐宋以後結習故平初解三傳分疆劃界一字不苟積久貫通乃成此編故合同之中仍以存疑一門判其疑難亦不爲三傳作調人也。井研志藝文二

按此書當日嘗命李光珠帥鎮華纂錄經話甲一頁五十六、當已有稿今不存。

春秋比事四卷又命門人季邦俊編春秋日月時例表五卷附於其後。今均不存。先生以張應昌屬辭辨例編過於繁重、先生曾有張應昌屬辭辨例編刪定本十卷、亦不存。故編爲此本。略其中正變諸例亦以尊卑大小爲主。略多者爲常少者爲變。略凡有正無變及正多變少之條皆詳比事附表但錄變例諸條而解之。歷來說詳日月例皆以爲正少變多、不誤。如星變雨旱日食之類皆以日月時紀實統不入例此二書互相發明、必合觀始能得其宗旨。井研志藝文二又自序云日月時例表事少易明旬可通其得力全在比事之舍取門目分張故每鈔一門、其稿至數十易。略欲通此例者固在熟比事之後也。井研志藝文二。原注、此書

似當移丁酉秋。

龍、齊齋至蜀以康有爲新學僞經攷、長興學記相示。其書大有行教泰西之意。並言有爲孔子會典已將成、用孔子卒紀年學西人耶穌生紀年之意。先是、先生約尊經同人撰王制義證、稿已及半、後乃散失。聞有爲會典即是此意、乃決意不作、亦以王制無所不包、難免掛漏、否則義證繁雜、難於去取、嘗曰、孫公說法、求之頑石、得此大國、益信不孤。時凡例已刊、擬但撰辨疑、異義二門、專攷其異、以同者太多、不能盡也。據經話甲一頁五十六

成詩圖表二卷。今佚 新繁楊楨序云、季平初治詩、先作此表、經三四年始成。每遇疑難、於尊經標題課試、合衆力推攷。一得要義、嘗於午夜起、鬚髮皓白而不辭。其中如國風次第表、小雅分應國風表、北風爲總序稿、經三四十易始成。略 又云、古無以例說詩之事。季平創爲圖表、分部別居、條理井然、觀此編、然後知詩雖用舊說、各有作詩之人、一經聖手、別有取裁。按此書圖表凡四十三、其中如國風典制同春秋圖、小統禹州表、南北交通如二濟表、東西往來如晉明夷表、已主詩易相通、並及春秋、尚書。如國風十二配十二月表、陳風十篇表、魏唐十九篇表、小旻以下十九篇表、瞻洛以下二十二篇表、以篇數見義、例已爲後來六變時詩易合纂略之濫觴矣。井研志藝文一。按、先生辛卯始治詩、序言此書成於初治詩後三四年、故以附於此。

先生在五六年前、以春秋見經百餘國、舊說茫無頭緒、乃以爲八州卒正、但王制州七卒正、而魯只見六國、疑不能定者數年。至今年二月、以易一卦變七卦、與春秋合、始定州一方伯、七卒正、統以天子、



分以二伯、參以方伯、佐以卒正、疆域以九州爲度、錯處内地之夷狄、則立州國民人四例。青州見一州牧七卒正二十一連帥一常見之。附庸餘州從略、蓋備書則書不勝書、故舉内以概其餘也。經話甲一頁四十五

四月、張之洞調署兩江。

康有爲成孔子改制攷。

六月、日本據朝鮮、襲我海軍。

七月下詔與日本宣戰。日本連陷旅順、大連、威海衛、牛莊、榮城均失。命李鴻章議和、定馬關條約、許朝鮮自主、並割地賠款。孫文創立興中會。

爲古學攷、致康有爲書。清廷下令燬禁新學僞經攷。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先生四十四歲一八九五

全年襄校尊經。此據題目

正月、赴嘉定、冬、辭九峰書院山長。

納妾劉氏、時十二歲。初、先生欲納井研吳氏婢如意、已有成議。門人劉獻廷以其族人養女進、遂輟前議。

與康有爲書、評新學僞經攷、並於康之攘善、頗致不滿。書云：經籍名存而實亡、得吾子大聲疾呼、略雖毁譽不一、然其入人心者深矣。後之人不治經則已、治經則無論從違、者僞經攷不能不一問途、與

鄙人今古學攷永爲治經之門徑。略惟庚寅羊城安徽會館之會、鄙人左傳經說雖未成書、然大端已定、足下以左學引入新莽、則殊與鄙意相左。因緣而及互卦、尤爲支蔓。在吾子雖聞新有左氏之說、先入爲主、以爲萬不相合、故從舊說而不用新義。此不足爲吾子怪也。獨是經學有經之根柢門徑、史學亦然。今觀僞經攷外貌雖極炳烺、足以聳一時之耳目、而內無底蘊、不出史學目錄二派之窠臼、尚未足以洽鄙懷也。當時以爲速於成書、未能深攷、出書以後、學問日進、必有改異。乃俟之五六年、而仍持故說、則殊乖雅望。昔年在廣雅、足下投書相戒、謂今古學攷爲至善、以攻新莽爲好名。名已大立、當潛修、不可騖於馳逐、純爲儒者之言、深佩之。今足下大名震動天下、從者衆盛、百倍鄙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久宜收斂、固不可私立名字、動引聖人、自況伯尼、超回、當不至是。略又吾兩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聞知。余不願貪天功以爲己力、足下之學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諱避、致使人有向秀之謗、每大庭廣衆中、一聞鄙名、足下進退未能自安、淺見者又或以作俑馳書歸咎鄙人、難於酬答。是吾兩人皆失也。天下之爲是說、惟吾二人、聲氣相求、不宜隔絕、以招讒間。其中位置、一聽尊命、謂昔年之會、如邵程也可、如朱陸也可、如白虎石渠亦可。稱引必及、使命必道、得失相聞、患難與共、且吾之學詳於內、吾子之學詳於外、彼此一時未能相兼、則通力合作、秦越一家、乃今日之急務、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略

先生尚書備解、刱始壬辰、成於戊戌。戊戌以後、致力於詩易者多、其尚書著作、除明文可攷爲戊戌以後作外、當並歸入壬辰至戊戌數年中。井研志藝文一有尚書紀傳釋十卷、尚書傳訛多在子史、兩戴記、



逸周書中。尚書王魯攷二卷、洪範釋例二卷、以洪範爲全書通例、分別作表。二十八篇爲備攷二卷附百篇序正誤一卷。今即以附於此年稿均不存。

二十八篇爲備攷、據中候十八篇之文。以爲經實只十八篇。今文二十八篇、其中尚多分篇。又二十八篇各有取法、不能增損。至於武成、君陳等篇、乃古籍、非孔書、班志所謂孔子删棄之餘者也。故孟子有微辭。

劉歆校書所得古文、乃記傳、非經、其遺文當在周書中。戴記至於書序、疑之者代不乏人、徒以史公親從孔安國問故、序散見本紀世家中、不敢攷辨。閻氏只言東晉古文之僞、而不敢議書序、似孔子序書真有所謂百篇者。先生則以爲百篇序與毛詩序同出僞撰、書先而詩後。張霸初輯記傳即劉歆校書所得之古文。遺文編爲百兩篇、加以篇名、名實不符、其僞易見、故其書不行。古文家鑒其失、竊取張書、但據大意爲百篇序目、不錄原文、授人以柄。此僞序襲張霸、非張霸襲僞序也。今百篇序文散入史記者、乃古文家引序以校史記、後來刋寫誤入正文、非史記原文所有、瘢痕具存、細攷自明。黄鎔有專篇攷此事。又云、即以篇名論、舜事已包於堯典、當不別出舜典之名。九共即是禹貢、何容復重九篇。大誓乃牧誓之異名。五子非典謨之正體、且與汝鳩等四五十篇名目不見引用、而左傳所引伯禽、唐叔諸命、乃不登列、足見其僞。井研志藝文一則更足補閻氏所不及。尚書王魯攷據逸周書及荀子、以爲武周兄終弟及、略周公實真即位、七年反政、自以爲非立、乃攝、故孔子成其志、不稱王而稱公。尚書公曰、王若曰、明公即王、略予小子新命於三王、予小子、爲天子在喪之稱。略尚書詳

於周公、故二十八篇周公獨佔十二篇。略蓋孔子匹夫無特權、特藉周公爲前事之師、苟以爲大儒、莊所謂玄聖素王、孟屢以周孔並論、論語云夢周公者此也。略先師以王魯說春秋、殊乖其實。同上

是年正月、命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日議和、三月、訂定馬關和約十一條、朝野憤激。五月、台灣獨立、推唐景崧爲總統、不肯歸日本、旋敗。

康有爲公車上書、開强學會。

十二月、命李鴻章爲致賀俄國加冕頭等專使大臣、並往德、法、英、美諸國聘問。

十一月、張之洞還湖廣總督任。

康有爲計偕入都、會馬關條約成、集合公車一千餘人上書、請拒和、遷都、練兵、變法。旋又上書請變法。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先生四十五歲。一八九六

設帳於嘉定水西門某宅、從遊者有李光珠、帥鎮華等、皆九峰門人也。

四月、孫女柳貞生、成學出。

五月、嘗歸在家。鍾琦亦囂之堂尺牘與季平進士書

六月十四、與金鶴籌及門人王少懷翰章、陳恪賓同遊峨眉、作有遊峨眉日記。先生主以峨眉當西嶽、其言曰：嶽以鎮州、今華乃在蜀數千里之外、又不與泰岱相對、就中國言、疑禹貢之華本指峨言、古幅員未廣、據目見以華當之、與以階文諸山當岷山同。若推攷九州定制、則當今華爲嵩、而以峩爲西



嶽、乃合經義、將來作禹貢解、用此說以俟採擇焉。遊峨日記

秋冬均在家。

十月、女燕歸同邑舉人陳篇第六子天槼。

成經話甲集二卷。說經以話名、自先生始。是集所收爲丙申以前之說、多證鄭學誤、專詳博士之學。如據大傳以明堂在四郊、駁鄭說十二室同在南方、天子每月移一室之非、據博士說天子娶十二女、百二十女爲命婦、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妻、駁鄭君以爲天子妾媵分夜值宿之非。又據左傳原文立十九國尊卑儀注表。在春秋圖表中。今本無此表。皆各經盤根錯節、可謂削平大難。其餘諸條、亦皆由苦思積累而得。井研志藝文二

二月、成論語彙解凡例二十八條。今在六譯叢書中、據凡例後自識。目爲微言、受命、制作、分類、編纂、空言、義理之誤、知聖、群經總例、易、詩、書、春秋、禮、樂、孝經、容經、說、包括、九流、三教、文質、三統、素王、素臣、商訂禮制、三公、周游、聞政、觀人、及門、三德、九德、譏時、改制、輯古說、附錄集語、類記、異同。據凡例後自識。

按此書井研志藝文二作論語彙攷、書成否不可知。又凡例全作於本年、抑本年增補、亦不可知。

王牧師贈新約、受而讀之。嘗謂耶穌教義、不惟中土不得端倪、西人亦僅得糟粕。又曰、以方俚記微妙、正如以西文譯聖經。論語於高頭講章中求孔子、與就譯書求耶穌、其事相同。袄教折中序。按、此序作於戊戌。云頃游學龍游、王牧師以新約略。今以附於在嘉定之最後一年。樂山舊名龍游。

五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請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京師設大學。旨飭各省遵辦。中教史要九十六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先生四十六歲。一八九七

是年春，先生在家居致力於易。

襄校尊經。據題目

宋育仁爲尊經書院山長。

宋育仁、吳之英等設蜀學會，並發刊蜀學報，先生亦與其事。

按此書井研志以爲尊經有刊本，今不存。雖光緒末所刊群經總義講錄內刊有左氏春秋十論，而又不全，疑即當時稿就而有刪改者。見存五論，目如下：

一、專主孔子，不分周公魯史赴告。

二、左氏不以空言解經。

三、左氏不祖孔子，左氏解經之說，皆託之時人，蓋左特傳大義，非如此不足以推行經意也。

四、撥亂世反之正。

五、春秋筆例。三、四、五多三變時語

夏，得宋芸子書，復言。略

六月，長沙刊湘學報，揭素王改制之義。

七月、張之洞電江標陳寶箴糾正湘學報文字。電云、湘學報宏通切實、擬發通省書院閱看、以廣大君子教澤。惟有一事奉商、湘學報卷首即有素王改制略爾後又復兩見此說、乃近日公羊家新說、創始於四川廖平、而大盛於廣東康有爲、此說過奇、甚駭人聽、竊思孔子新周王魯、爲漢制作、乃漢代經生附會增出之說、傳文並無此語、先儒已先議之、然猶僅就春秋本經言、近日廖康之說、乃舉謂六經皆孔子所自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實、皆孔子所定治世之法、託名□五帝三王、此所謂素王改制也。是聖人僭妄而又作僞、似不近理。湘學報所謂改制、或變法爲廖康之怪特議論與之相涉、恐有流弊。且湘報係閣下主特刊播、宗師立教、爲學校準的、與私家著述不同、深恐或爲世人指摘、不無過慮。方今時局多艱、橫議漸作、似尤以發明爲小不倍之義爲亟、不指當時奉商可否以後於湘報中勿陳此義、如報館主筆之人有精思奧義、易致駭俗者、似可藏之篋衍、存諸私集、勿入報章、則此報更易風行矣。

作五等封國說、三服五服九服九畿攷。先生以王制、周禮封建畿數不同、爲經學大疑、漢以下迄無定說。初亦以爲周禮之文爲劉歆僞羼、至此乃因王制閒田及周禮大司徒食者半略其食者三之一略其食者四之一之文、定爲五等封國有二、孟子、王制所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諸侯之本封、九命以下五等國也。周禮所言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一百里者、五長之慶地、九錫以下五等國也。今古兩家舊說皆誤、相合乃爲全制。今文家雖有慶地方四百里明文、明堂位言、魯封方七百里、七當爲四。漢書言齊封方四百里是也。但等差不備。當取周禮以補五長食閒田之等差、周禮又當取王制、孟

子、以明諸侯本封離之兩傷、合之雙美。先師各執一偏，皆非也。

又周禮九服、九畿與禹貢五服，亦爲今古分歧所在。先生則以爲大司馬職方氏皆可以讀禹貢之法讀之。禹貢除王畿甸服外，侯綏要荒四言服者，爲綱，等於周禮之侯采蠻鎮，其下不言服之二百里、三百里爲互見。九服大司馬以服爲畿同。之文，周禮總綱之侯采蠻鎮與禹貢總綱之侯綏要荒同爲五千里連王畿。周禮小界之男衛夷藩與禹貢之男衛夷蠻亦同爲四千里。萬里之說，周禮與尚書同名目，小有參差，詳略舊遂歧而二之，非也。周禮爲尚書之傳，小帝五千里，一州爲禹貢五服。大帝九千里，一州爲鄒衍所本。王制二服三千里，禹貢加爲五服。王之所統，均不過皇帝之一州也。其餘小有顛倒、參差之處，先生悉有說以通之。據家學樹坊頁二十九至三十五。按周禮所刪諸條、至此陸續通解。

一年以來，先生將五等封地歸之五長、九畿三文與禹貢符合，制度大綱更無異同。吳序。乃與宋育仁討論商定，將周禮刪劉附入古學攷中，刪去劉歆羼補刪改之說。四益館經學叢書自序、井研志藝文二周禮經問題序

秋，冬初，宋育仁爲述張之洞戒先生語，仍曰「風疾馬良，去道愈遠」、「繫鈴解鈴，唯在自悟」，並命改訂經說條例，不可講今古學及王制，並攻駁周禮。先生爲之忘餐寢者累月。

仲冬，館於華陽成左氏三十論、續三十論二卷，意在滙通三傳文，顯事多例，顯義隱於非左者，固函矢之不同。即尊左者，亦壁壘之或異。井研志藝文二

仲冬，從巙麓中檢得樂山羅采臣彥鄉禮攷遺稿，囑門人資中郭景南潤色，今刊附經話中。羅力學早逝、



作五長禮制表一卷十等禮制表一卷今不存。先生以九錫指一伯、方伯、卒正、連帥之五長，九命指本封五等錫命，合爲十等。下五等仍借用上五等之名，其正名則左傳之人有十等也。今於各經傳紀凡屬五長者歸五長表，至於上下所得通儀注統入十等表。此時又擬將化同今古之說刋入經話丙丁各集。據自序，似未成書。

冬，上張之洞書。略

先生答張之洞論學書略謂：今古學攷略不是古非今，亦不信今蔑古。初無流弊，惟古學久經盛行，今學不絕如縷。初謀中興，不得不畫分疆域，我不侵人，當謀自主。如古學主文王、周公，退孔子於十翼；今學則主孔子，以十翼爲弟子傳記。各守邊疆，古學殊不必奪人自主之權。又曰：左氏與周禮同義，故思治周禮，亦仿左氏之例，先求攻之之故。編十二證，以求其病痛所在。略以爲非攻之竭其力則治之爲不專。近年諸經已定，乃從事周禮，務舉平日之所攻擊、雜駁萬不能通者，日求所以大同之。精思所至，金石爲開，近於九畿、九州、五等封諸條，皆攷其蹤跡，有以通之。略既將諸經統歸一是，則不必更立今古之名。是不言今古者，乃出於實理，非勉强不言而已。芸子傳論云：不可講今古並王制、別以經題恒詢之，以爲非不可講，特若其遍說群經，雖有佳殽，日日食之，亦饜而思去。受業初用俞曲園之說，以王制說公羊，繼乃推之穀梁，推之書、禮，推之左氏，又推易、詩、論語。蓋必經數年以明，次乃定一說。思之深，辨之審，確有實據，又必攷之先師，乃敢爲之。非如俗說以王制可說

春秋、遂推之群經、不問是非得失、冒昧爲之也。專宗王制議者久、有異同、受業早思有以易之、無論何經、自有本說、雖非王制、而王制之制已在其中、不必別求助於王制。初欲以此接引後進、今盡改之。誠爲不言今古王制、其立國也如故、非去此遂不足以自存也。

輯縱横家叢書八卷。先生以爲吾國制義取士幾千年、致痺痿已極、因欲表彰從横以救危亡。書分五篇。悉加詮釋。經傳成事、前事之師、專對不辱、無愧喉舌、述本源第一。朝章舊志、數典不忘、古事新聞、必求綜核、述典制第二。偵探隱秘、背取色求、中冓隱謎、捷於奔電、述情志第三。折衝樽俎、不費弓矢、衆寡脆堅、宣猷獨照、述賓事第四。忠信篤敬、書紳可行、反復詐狙、禍不旋踵、述流弊第五。井研志藝文四、縱横家叢書自序。按、此書似未成。又子師慎之國策今證十卷、族弟承之長短經箋十卷、井研志藝文四當即承先生之命而作於此時者、似均未成。

自戊子至丁酉十年間⑥、爲先生經學二變、尊今抑古時代。按、丙申以後即漸爲大統之說、至戊戌而始旗鼓鮮明耳。

又廖師政四譯館經學穿鑿記跋云、四譯略 襄校尊經、當時應課者常二三百人、分經立課、用志不分、每課題目由數十道以至百餘道、率皆大例巨疑、經衆研究、堅確不移者、乃據爲定説、否則數變或數十變而不止。略 所以敢犯前人所不敢犯之險、發自古不能發之覆、四譯二變、皆群策群力、集思廣益而後有此成效。原注、二變記一本、詳列尊經課藝題目及諸同學姓名者、此也。

梁啓超就被禁旋解之強學會、改辦時務報於上海、盛倡民權之説。於是上海有農學會、廣東有粵學會、群學會、顯學會、湖南有南學會、校經學會、湖北有質學會、廣西有聖學會、陝西有味經學會、北京



有知聖會、蘇州有蘇學會及各地之不躔足會。中教史要九十八

准貴州學政嚴修請設經濟特科。同上

九月設鐵路總公司以盛宣懷爲督辦。

梁啓超撰變法通議。

康有爲作孔子改制攷。

寶應劉嶽雲爲尊經書院山長。

仲冬、尊經書院爲刊經話甲編、古學攷、群經凡例、王制訂、經學初程、尊經題目合前刊起起穀梁廢疾、釋范、兩戴記凡例、今古學攷、公羊解詁三十論、六書舊義、名曰四譯舘經學叢書。先生此時今古之界已泯、群經傳記統歸一律。自序云本當將舊刊諸書或削或改、以歸專一。略二三師友每有以舊說爲是、今說爲非者、故並存之。略但攷其年歲、即可得其宗旨。又云自今以後不再鑿險縋深、鉤心鬥角、實則先生此後仍前進不已、殆亦欲罷不能也。

癸未以來、用東漢師法、劈分今古二宗。丙戌有今古學攷之刻。戊子以後、始悟古學起於劉氏、講書所言淵源、多爲附會、乃作古學攷、周禮删劉二篇、以左傳歸還今學。此一變也。丙申以後、周禮所删諸條、陸續通解。删去劉氏羼補删改之說、至於此、而群經傳紀統歸一律。略不須再立今古名目。此又一變也。

先生樂經著作有樂經存亡集證四卷、樂經記傳彙編義疏六卷、詳下。禮樂宗旨表一卷、取六記之義立表、

再取別書補之。古樂攷十卷、律呂要義二卷。井研志藝文一　其書當作於治詩辛卯之後、及未爲大統說之前。今姑以附此。各書義例均本所著樂經凡例。大旨以樂聲容不可傳、經則在詩中。略　荀子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則全詩皆可歌舞。樂記爲說樂專篇、記既以詩爲樂、則經即在詩無疑。禮經樂章亦有二南、小疋六篇、明文左傳季札觀樂所歌二南、邶鄘衛略　凡十六門、是樂存於詩而未嘗亡也。固於國風不計檜、曹。各取首三篇據經紀詩中有樂之文皆首三篇。小疋二十四篇、大疋九篇、共七十二篇、合三頌全文三十九篇、共百十一篇、爲樂經。取樂記、大司樂以下、論樂教、樂器、樂舞之文所採左傳、國語、呂覽、淮南、史、漢。附以爲記傳、成樂經專門之學。

正月、中英續議緬甸條約成。

是年秋、湖南巡撫丁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徐仕鑄、前學政江標及譚嗣同、熊希齡等初辦時務學堂、聘梁啓超爲總教習、以南學會爲一切新政之命脈、每州縣必有會員三人至十人、每二日一會、遵憲、嗣同、啓超輪日演說、巡撫、學政率官吏列席、每會集者千數百人。中教史要九十八

十月、德人占膠州灣、俄人租旅順、大連、士氣憤激。同上九十九

十二月、康有爲上書請變法。

梁、譚創南學會於湖南、善化皮錫瑞與譚嗣同、梁啓超等主持南學會講席、所爲講義、貫穿漢、宋、融合新舊、尤助康、梁公羊改制之說。李繹皮錫瑞傳

作經話乙集二卷、收丁酉至庚子說經之語、專詳帝德、以周禮爲帝道專書、九畿、諸公方五百里、鄭



注地中赤縣神州崑侖四極皆爲大統而言。諸與王制異者，亦同左傳，皆爲原文。特其中間有記說之文。劉氏無所羼改，不過原文有散佚顛倒耳。又以泰誓即牧誓之異名，十翼出於傳經弟子，非孔子作。皆各經大疑，從無定說。又據史記儒家乃經生博士之專名，非孔子爲儒家。以儒家治中國，以道家治海外。道家乃詩易之遺意，專爲大統而言。老莊之小大各適，即詩易之小大往來、小大球共歷。攷皇帝之文，以實詩易。六藝仍各爲一門，可以分劃。井研志藝文二

是年三月，湘學報、蘇報相繼設立，提倡改制變法。

校記

①起光緒十三年丁亥：原稿分卷始於光緒十四年下，原署作：「起光緒十四年戊子。」又有眉批云：「移丙戌。」今據眉批移至「光緒十二年丙戌」始，原譜文字不變。又巴蜀本《廖季平年譜》卷三分卷則自光緒十三年丁亥始，記云：「二變：起光緒十三年丁亥，訖二十三年丁酉，凡十一年。」

②凡十一年：原稿作「凡十年」。蓋原稿以二變始於十四年，故止十年；今移於十三年，故多一年。參校①。

③范溶：巴蜀本作「范熔」。按，溶字玉賓，當以「溶」爲正。

④陳某：巴蜀本作「陳觀濤」。

⑤陶某：巴蜀本作「陶樊模」。

⑥自戊子至丁酉十年間：巴蜀本作「自丁亥至丁酉十一年間」，見該書卷三。

六譯先生年譜卷四①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先生四十七歲。一八九八

是年、仍爲尊經書院命題。極少。不知是否仍兼襄校。

正月、挈子成學、姻家子任嶧、由成都赴資州主藝風書院講席。過簡州、知州某慕先生名、贈程儀二百金、卻之。藝風門人有陳國俊、陳國儒、郭樞威、李邦藩、李正文等。

二月、遣人迎眷至資、先生母、兄光遠、妾帥、女孫均往。

四月廿八日、康有爲以徐致靖之薦被召用、於是廢八股文、改試策論、開學堂、汰冗員、廣言路、改兵制、立商會。孝欽及親貴均惡之。

五月、次孫宗澤生。成學出。

資州大水、水高過城、書院爲水淹、先生舉家遷避。聊園詩存再續卷二資州大水謠、久雨不止、水高過城。小東北門、無雞犬聲。室家挾扶、拏舟爭往。登彼重龍、如魚脫網。

六月十八日乃四月二十三日。下詔定國是。康有爲、譚嗣同、楊鋭、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林旭、梁啓超說穆宗變法、行新政、廢孝欽后事爲孝欽所知。

七月二十日、上諭楊鋭、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均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

八月、殺譚嗣同、楊鋭、劉光第、楊深秀、林旭、康廣仁。康有爲逃香港、梁啓超遁日本。穆宗被幽於瀛臺、停止各省改設學堂、鄉會歲科試復舊、經濟特科罷。一百凡朝臣之以新黨名者謫戍禁錮有差。先是、



康有爲得孔子改制之説而倡之、並引公羊孟子以自助、以爲變法之據。天下群以作俑歸之先生、謂素王改制之説實有流弊、並因而攻公羊及孟子焉。家學樹坊頁五

秋、先生在知州鳳全席筵上聞北京政變訊、歸而語慶餘及任嶧曰、楊叔嶠劉斐村死於菜市口矣。俯首伏案、悲不自勝。旋門人施煥自重慶急函至、謂清廷株連甚廣、外間盛傳康説始於先生、請速焚有關各書。於是新成之地球新義亦付之一炬。舉火者華陽趙伯道也。

四益館雜著有治學大綱、疑此時所爲。先生以爲自人以古文攷據義理八比爲孔子而經學蔽塞。學者必先知聖而後可以治學、必先知經而後可以治中西各學。因定治學之途轍如下、

淵源門、講學者當以祖學爲主、新學爲輔。略維新者牴舊、守舊者牴新、皆拘墟之見。略言學之書務須理明辭達、不尚幽深迂曲、使讀者不知意旨所在。

世界門、皇帝王伯之分、由疆域大小而出。欲明三五大同之説、不得不先言輿地、略經傳子緯、所以於此門獨詳、自中士以中國爲天下、爲俗説所蒙晦、亦爲此條最深。

政事門、經學以平治爲歸、所言皆政治典章、不尚空理。禪宗自王制周禮、小大不分、略政書經學從無一明通之條、其影響遂及國家。略欲通經治事、當盡祛誤解。

言語門、言語與政事內外相埒。秦漢以後失之游説、唐宋以後失之空疎、中土日就微弱、略殆外交之材乏矣。

文學門、騷賦發源詩易、略爲皇帝學嫡派。略文兼文學言語兩科之事、略旋乾轉坤、實爲政學代表。



一自浮靡流連、貽譏無用、談新學者幾相仇視。今故專言實用略以輔翼經傳。子學門泰西藝學時人詫爲新奇者、實皆統於諸子略蓋六家者流道與陰陽專爲三五、餘四家爲四方分方異宜古所謂方術也。

續成尚書備解四卷按癸巳前已成十二篇。其書大旨以二十八篇爲備、古稱佚書皆爲記傳注用古說。其駁正舊說如以舜命官非堯殂落後、皋陶謨本名帝謨、金縢爲周公書、末四篇命刑、二誓爲四嶽盤庚商誥乃周公書周公用盤庚法以治殷民、說本史記。於記傳與經混箋釋與正文混及問答語之見於他篇者皆爲攷訂。據井研志藝文一本書提要

在藝風以釋球課同學頗有切合、因彙集諸作、編成地球新義二卷、即在資州先排印首卷十題。

先生既將周禮删改諸條陸續通解、乃定周禮爲海外大統之書、戊戌己亥之間所作有周官大統義證六卷、附官屬表一卷、官禮驗推補證一卷官禮驗推一卷爲先生友人楊楨作、大旨與先生古學攷同、專明今學與王制違反諸條則闕而不講、書未成而卒。先生於其未盡者依例推補、闕疑諸條亦就大統之說詳爲補足。二人所作一小一大、以周禮本兼包二派也。按此書恐均先生所作、託名楊楨。周禮兩戴大小統攷二卷周禮由小推大、兼包二統、如職方五千里爲小九州、大行人萬五千里爲大九州。又周禮大統諸說、文不見小戴而見於大戴、舊以大小戴爲叔姪、實則凡言王道者入小戴、言帝道者入大戴。大共圖攷二卷、以職方九州爲小共小球、大行人九州爲大共大球。據古今地志諸書、詳攷五方人民、風俗、山水、貨産、貢篚、並其政事、教化、體例、略仿諸史地志。讀五禮通攷札記十卷、糾秦氏之謬。其命門人子姓分撰者、則有李鍾秀之大統加八表一卷、九州由小推大、加八倍即得。表分二格、小統有明文制度。略廖師政古周禮說糾謬二卷、東漢諸儒不知周禮爲海

外專書、故其言皆誤。先生此時雖不駁周禮、而不取賈、杜、馬、鄭、師說。師政因採諸說爲此書、明定取經去說之案。廖成化之三禮駁鄭輯說六卷、先生三禮說除編入各書外、復命成化輯爲此書。攻鄭諸條皆據經傳明文立說、較李兆洛、張惠言爲矜慎也。陳天渠之周禮紀聞四卷。戊子後、先生周禮說數變、備紀之。並詳井研志藝文二三。

按以上諸書除大共圖攷有殘稿外、今並不存。或當時祇擬作而未遂也。

成易經古本一卷附十翼傳二卷。按今六譯叢書有易經古本、無十翼。此書用大傳易之爲書也三節、易之興也二節、書不盡言二節爲序例、編爲反覆繫詞之本、共三十六圖。創始癸巳、成於戊戌、經數年之久、義例始定。體例雖新、於經文初無變亂。井研志藝文一

成孝經輯說一卷。先生因近時學者頗疑孝經爲僞作、以爲□□□行習無待高深、乃命及門採錄傳記足相發明者、以爲此書。先生以孝經經少而記傳多也。

按先生當時有孝經叢書列目十數種、藝文三

孝經叢書目群經凡例十七種、今文孝經注疏、古文孝經注疏、孝經釋文、孝經舊傳、孝經兩漢先師佚說攷、孝經緯注、孝經儀節、孝經廣義、孝傳問、孝曾子十八篇注、孝經通禮、孝經通論、孝經附篇。弟子職、内儀並傳胎教。藝文三。古孝子傳三卷。彙次經傳、諸子、附以昔人所考者。上卷孝、中卷間於疑似者、下卷不孝。

又命姪師政爲孝經廣義二卷、門人曾上游爲孝經一貫解一卷、孝經決事、孝經大義四卷、孝經傳記解四卷。除已成上述數種外、餘均未成、並不詳其目。其既成者、今惟任嶧孝子傳一冊、餘文皆已亡佚。



恢復容禮爲先生經說大綱之一、作容經解一卷、今在六譯叢書中。記傳彙纂四卷。不存。先生云：漢初經生習容與禮經並重。蓋儀爲禮儀三百、一云禮經。容爲威儀三千、一云曲禮。二家一綱一目、相合而成禮學。必先於習容、猶治經者必先識字。略容經以五事爲經、略即洪範之五事。以六儀爲緯、略即周禮之六儀。略爲立身行己之要務。略今於賈子中別出刊行、附於儀禮後。又云西人童蒙有身操法、養生祛病、以爲各業之根本、蓋即此經遺意也。井研志藝文二

命門人郭樞季良彙輯群經傳記言三德者爲三德攷四卷。前二卷自修中分志、言、容、行四門。後二卷官人中分量才、審徵、專任、兼綜四門。附九錫九命表一卷。古帝命官因德錫命、一德一命。一德爲士、三德爲大夫、六德爲卿、九德爲公。書不存。井研志藝文一

作祆教折中三卷。上卷言中教主天、引諸經傳記師說、條分件繫、以明天主二字爲中外所同、所以化中人拘墟之見。略中卷言聖經由一改三、分別儀度、不致一視同仁、毫無差等、即西書西事以相折、使西土知其教外教雖有餘、比中教則不足。略三卷論道儒宗旨大小不同、治全球不能專用儒法、道並行不相悖、以爲學教歸宿。並論回教、釋教皆外國因時治宜、道儒乃詳政治、並以四科九流分別皇帝王伯大小。祆教折中序。按此書自序託爲吾鄉隱君子所作、又云乃用活字排印、嚮未見此書活字本、且先生曰辛丑在九峰□□□、則尚未成書可知。

作古今學攷二卷。一名小大學攷、今不存、成否不可知。此書詳大統之說、猶初變二變之今古學攷、古學攷所謂古今者、中國、海外、上攷下俟也。先生以爲先秦以前經說兼言海外、如大戴禮、鄒衍、群緯、博士

如伏、韓、間有異聞。東漢以後、乃專詳海內。此篇上卷法古、下卷證今。搜採舊說、不厭詳盡。又曰、或以孔子前知爲嫌、然尚書緯地有四游、鄒衍海外九州、逸禮之五方五極、與今西說符合。略諸賢能知、又何疑於孔子。井研志藝文四

是年治諸子、子部著作並以歸入此年。即遲亦在庚子前。有諸子凡例一卷、荀子經說新解十卷、老子新義一卷、附化胡釋證一卷、莊子新義四卷、列子新解四卷、尸子經義輯證一卷、大旨與莊、列同。管子彙編今證十卷、公孫龍子求原記一卷、專引聖言證其師法、以見名家出於政事。司馬法經傳新證一卷、以司馬法爲周禮夏官司馬傳記、非穰苴書。其中典制亦博士舊法、並博採東西新法以相印證。陰陽彙輯六卷、附凡例一卷、群經災異求微二卷、陰陽五行經說四卷、及廖成化之名家輯補四卷、於緯外蓋錄漢師說而必求驗於經、就諸子中言名學者輯此書、祛漢儒之病、解西人之惑。廖鵬之地形訓補釋二卷、附八星之一總論說一卷、雷謙之呂覽淮南經說攷四卷、鄒爔之九流分治海外攷一卷、曾上源之諸子出於四科論一卷、董含章之家語溯源四卷、本書多博士傳聞、此書特著之本原以祛人疑。井研志藝文四諸子凡例提要稱、老、莊、荀、列、名家、縱橫、已別有專書、其餘但有凡例。今按、莊子禮解、列子新解有稿、餘並佚。今六譯叢書中莊子解數篇、又爲四變時改本。

先生於諸子亦先刊凡例、所列皆先秦諸子、入漢以後所收不過四五家。此書不存、所收諸子、名亦不詳。其大旨以子學皆出於四科、道家出於德行、莊列盛推顏、閔、又多用經說。儒家出於文學、小說附。縱橫生於言語、名墨法農皆沿於政事、爲司馬、司空之流派。略孔子以前之黃帝、老、管、鬻者皆出依託。子爲六

藝支流源皆本於六經。班氏以爲出於王官而不詳其時代者、誤也。略 又以諸子皆出於後世學者之所輯錄、非諸子所手訂。其中又多爲經傳記、如管荀中之弟子職、地員、禮三本之類、皆爲古書。漢時求書、藏之秘府、斷簡殘篇、多失其舊。後來校書者以類相附、凡古籍無名氏可攷、概附焉。凡子書以孟子爲正、無一章不有孟子明文。管、荀、墨、韓凡無諸子明文者、皆爲古籍經說、非其自撰。又諸子以道、儒爲大小二統之正宗、其餘名、墨、法、術語多過激、如硝黃薑桂、皆爲救病之藥。略 井研志藝文四、諸子凡例提要。

哲學思想論云、諸子爲六經支流、孔子後忽然擁出、紛至沓來、積如山嶽、前無所承、後不能續。略 否則何以興也勃焉、亡也勃焉。

荀子經說新解、專詳諸經隱例微旨、爲經師所未經發明者。老子新義、專以老子爲皇帝大統之學。史公謂道家採儒墨、撮名法、可見非專於清淨、屏絕事功、化胡釋證、專詳以釋化夷而進之以聖道。莊子新義、舉詩易以解莊子。列子新解、略 分二門、一據列子解詩易、與莊子同。略 一據子史精華所列諸條、以列子爲中國之佛、爲老子化胡、以佛化夷之實證。以經統列子、以列子統佛、以佛統天方、天主、而全球諸教悉由經出矣。各據本書提要

十二月、攜眷回家、任嶧仍隨行。

作改文從質說、刊登蜀學報、略謂經傳文質有二說、一爲中國與中國分、如正朔服色事、又循環者、改之以救弊。一爲中國與外國分、如西人之禮教風俗、不能以明堂社樹一例。春秋非一時救弊之書、所

謂改文從質、乃指改今日文弊之中國、以從泰西之質、西人飽暖已極、亦思内向、中取其形下之器、西取我形上之道。中外各有長短、棄取彼得者虚、我得者實、轉移之機、要在彼此相師耳。四益館雜著

删定穀梁古義疏。十月、爲郭安作蠶桑要訣序。

二月②三月二十七日、康有爲倡設保國會於京師。時京師設有蜀學會、粤學會、閩學會、陝學會等。戊戌政變記卷六

三月、張之洞撰勸學篇成。書成、風行海内。大意在正人心、開風氣、俞樾以老辭詁經講席、在職二十一年。

閏三月、停發湘學報於各屬。見其議論不妥、適新任學使徐仁鑄過鄂、告以宜杜滅微言、至是以其議論悖謬、飭局停發。年譜、大事表。

四月甲辰二十二、清帝諭催各省開辦學堂。

五月丁巳五日、清帝諭自下科始、鄉會歲科試一律改策論。同月十五日、開辦京師大學堂、獎士民著書制器及興學。五月丁卯十五、命梁啓起辦譯書局。

六月己丑七日、黄紹箕進張之洞所著勸學篇、頒各省。中國教育史要一百

二月、德租膠州灣。

三月、俄租旅順、大連。

五月、英租威海衛、四月、租九龍。

三月、自開岳州、三都澳、秦皇島爲商埠。

蘇輿爲翼教叢編。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先生四十八歲。一八九九

二月、赴射洪署射洪縣訓導。

三月、子成璋生、帥出。

是年、張之洞延通經之士纂經學明例、梁編修致廣州梁惇甫戶部電云、湖北現辦纂書尊經學、依勸學篇守約卷內體例等七條、詩、儀禮已有。廣雅公最重公品學、請擇一二經先編明例一卷寄來。按、經學明例之作、始於甲午以前、門人廖平爲左傳經例長編、先撰數條以發其凡。而合川張森楷助之、先爲史微篇、略採史記十二紀、年表、世家各編、用左氏之文及其解經之說、以折劉逢祿左氏春秋攷證之妄。其有乖違、特申長義、必不可通、亦從蓋闕。意在申左而以史證之。見森楷所爲合川志易例長編則屬之宋育仁、育仁在京、又囑之繩生、黃□、湘曾鑑分纂。凡四十門、繩生纂十八門、曰□名、爻位、往來、中爻、變化、治平、圖書、會通、興作、知來、時義、典禮、修德、卜筮、始終、性理、精□、正義、古易。其書兼採唐宋諸儒及近代經學家之說、約以書成寄鄂。此稿未見、黃、曾所纂不詳。

四月、赴成都送攷。時張之洞電召先生赴湖北、先生擬攷畢往、不果。乃作一書、並增補地球新義稿、命任嶧攜至湖北上之。之洞意弗善也、傳語欲先生用退筆。初、湖南學使江標及時務學堂總教習梁啓超在湘盛倡新學、之洞患之、乃設實學報館於鄂、召先生及王仁堪、陳衍、朱克柔、章炳麟主持、欲

以糾正之逮任嶧至鄂時其事已寢改爲湖北商務報館矣。

子成學入邑庠。

六月從成都歸家時縣志局初置於治東龍頭山東嶽廟因共纂修諸人商其體例。井研縣志序

十月嘗至成都四益館經學目録序亞東報十八號刊印劉室主人今古學辨義一文於先生十年前舊説獻可替否並深以防流弊爲言。

去年至今於前刊地球新義之外又續得二十題羅秀峰爲之再刻於成都。知聖續編頁二十六

成周禮鄭注商榷二卷今在六譯叢書中先生於三傳舊注皆先有糾正之作故此亦先作商榷二卷然後乃撰義證自序云鄭君以周禮遍説群經是其巨誤略千瘡百孔疵謬叢出略六朝鄭學盛行學者推重幾同思孟略即間有諍友亦毛舉小故率意吹求愈覺泰山之難撼略近代李魏訟言攻擊肆口操莽然但譏其變亂家法所以然之故得之甚淺略鄭君名譽甚高非著專書逐條鋪陳無以饜服衆心迴其觀聽井研志藝文二

成翻譯名義三卷易一卷詩一卷易詩合一卷。井研志作六卷恐誤。按此稿不存。自序略謂翻譯有横竪之分政制當横翻立教當竪翻竪翻又有翻前翻後兩例翻前即所謂通古今語而可知百世之下不能實指則用翻後之例孔子六藝小統上翻三代之古文大統下翻百世之新事知其翻譯之例則讀詩易不啻如海國圖志百年一覺。

先生以爲自漢以來唯辨中外不達古今略箋注之興起於漢代周秦以上通用翻譯凡在古語都



易今言、改寫原文不別記識、意同於箋注事等之譯通、□事既簡易語便通曉。略史公本用今學、而所錄尚書已多易字、或以爲以注改經、不知此古者翻譯之蹤迹、改寫之模準也。略凡名篇專史則習者多、僻文瑣典則習者少、習者多則改本數變、故文最平常。略少則未經改動、即改而未至大變、故文多難讀。尚書文之難易不拘前後、而以篇之有名無名爲斷、正以習者有多少之分也。漢以後經尊、經尊則不敢改其字、而別爲箋注、自箋注既盛、後人讀堯典則以爲字字皆堯史官所手訂、禹貢則以爲字字皆大禹所校閱、人心囿於所習、不能推見古昔事、豈經術之日下乎。經話甲一頁十五原注云、此說最爲有功、凡漢以前書皆當以此法觀之、可省無數瞽說。

又曰、今古本之異同、翻譯也。三傳之異文、四家詩之異文、翻譯也。今文與今文異、古文與古文異、翻譯也。引用經字隨意改寫、翻譯也。同說一事語自不同、翻譯也。詳略不同、大同小異、翻譯也。重文疏解、稱意述義、翻譯也。苟能明翻譯之道、又何書之不可讀哉。同上

作論詩序、續論詩序、牧誓一名泰誓攷、十翼爲大傳論、山海經爲詩經舊傳攷、忠敬文三代循環爲三等政體論各文。據原稿

論詩序、力主詩古無序、序後出。據本詩自有序之說、據班志三家採春秋錄諸子、非其本義之語、謂以序說詩、皆出漢以後經師之推衍、人各一解、徒滋聚訟。孔子所傳五見、有復先師所習、皆在義例而不在時事。三家雖本有序、原不以序重。毛序用周禮六義之說、乃東漢古文家仿書序而作。本詩自有序者、如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悠悠南行、召伯勞之之類。又當合數篇爲一類、不可分篇立序、

如儀禮、左傳、國語所歌所賦、皆以三詩合爲一篇是也。又曰：因詩晚序之多、知詩之本不重序。因詩之本無序、可知爲知來而作。別撰詩文辭逆志表二卷、明序不足從。序詩一卷、仿說卦例以收篇章貫通之效。三家辨證二卷、附毛證一卷、以申序不足據之說。井研志藝文一。按諸書並不存。

牧誓一名大誓、攷以秦漢以前引大誓者十五見、而牧誓不見引用、使古人重大誓輕牧誓、則伏生傳經文不應錄牧誓而遺大誓。可知古名大誓、不名牧誓。牧誓乃別名、如甘誓之以地爲名。西漢博士□得大誓傳說、合二十九篇、遂使牧誓大誓經與傳分爲二篇。僞序亦遂有二。周本紀之六十七字、乃史公隱據牧誓之訓說。古文家因以爲大誓、別錄經全文以爲牧誓。甚誤。如堯典外別立舜典、僞古文又搜輯佚文別撰三篇、不知博士所得乃事傳、孟子、禮記、左、國諸書所引乃經文師說、故二者文義不同。孫星衍今文注疏又搜採西漢本逸文、於牧誓之先補大誓一篇、其文與牧誓及史傳尚書相出入、非牧誓異文、則克商之傳說、又誤中之誤矣。因立十四證以明之。四益館雜著

民權之說、既倡孟子貴民輕君之說、大見推崇、而攻之者視同洪水猛獸。先生曰：西人樂利□、實由革命而出、其推獎實出誠心。略或乃倡言攻之、以爲邪說惑世誣民、或又以孟子之說爲大同之極點、崇推者固失其原理、摧抑者又違其本義。又曰：略酪索盧梭、孟德斯鳩等民爲主人、君爲奴隸、各學說、爲時勢所造、彼此是非、不能謂其偏僻、不失爲持平之論。至以忠敬文、即專制、民權、共和三等政體、孔子以前、中國已經此階段、湯武革命爲民權、降爲二伯之共和。孔子後則周而更始、略爲二次之三統、原因複雜、本質不一。略蠻野之三統、爲三者特異之原質。二次之君統、早已合三質而混化之、自其外貌觀、君不



似君民、不似民、故不能謂之爲民權、亦不能謂之爲君權、蓋已變蠻野而文明。忠敬文三代循環爲三等政體論雖不免附會、然於中國社會之特質頗覺持之有故。

作王道三統禮制循環表二卷、四代無沿革攷二卷、古制佚存四卷。

按此三書作於地球新義已成之後、光緒井研志付刊庚子之前、故附此年。

此後先生嘗擬以三統立爲一專門、先就各經立表、攷其同異、更輯傳說之有明文者以補之、以爲一類、然後掇拾群經異義可以三統說者、歸爲續表、而四代真制表附於其後、總爲一書、名曰三統。知聖編上頁廿四又曰今已改三統不能循環者爲三世進化表矣。同上注

東漢古文家割裂六藝、於是有沿革之說。先生以爲六藝及左國諸子典章制度無不同、白虎通義所爭者皆經無明文、先師以意推演之條、大綱仍無異同。五經異義所論今與今合、古與古合、是古文與博士立異者、惟誤說周禮數條、故經制並無沿革。四代沿革攷提要三統循環之說爲疑、不知此乃經說、所謂三代者、乃法文法質之後事、變其名而不變其實、故可以循環。如明堂、正朔、社樹、真三代實事、則與經制不合、如夏喪三月、周喪期、孟子魯滕先君莫之行、而帝典已云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略夏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此沿革也、經則自帝典以至左國、皆用三公九卿之說。王道三統禮制循環表提要四代真制與經制不合者、統歸入古制佚存中。井研志藝文一

彙集尊經、九峰、藝風、家塾諸題、編爲經課題目二卷。

井研志藝文二提要稱其經學數變、遇有疑義、即標題以相攷核、成書多而且速、實緣於此。

又先生在尊經時、以題目多難、於鈔錄每預刊印發、一人不能作多題、得此一目、或餘日補攷、或據目與同經別題相商、或又據目與別經研攷交通之條。廖師政四益館經學穿鑿記序

擬作博士會典一卷。海外通典一卷、博士會典專言博士、依王制分目、採記傳及今文遺書、凡大統之說皆別見海外會典。井研志藝文三　按均未成書。

此年治諸子。據任嶧述

囑門人成都劉鼎銘撰訂容經韻言二卷、婦容韻言二卷。先生以容經切近行習、後世乃棄而不講。至論語微言大義、本非訓蒙之書、乃以爲村塾課本、不惟不得容經之效、且因而害及論語中庸諸書。因命劉仲武訂爲韻言、爲童蒙誦習之本。井研志藝文二

先生論古文、嘗非薄桐城、欲別樹一幟、與姚氏敵、以矻矻治經、未暇專精、爲之集中所存、皆無意行文而古趣盎然、不假雕飾、良由浸漬者厚、故不期工而自工也。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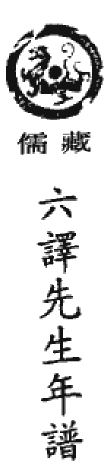
先生戊戌既爲大統之說、截至本年、已成未成之書、除已見前各種外、據井研藝文志及四益館經學目錄所載、尚有易經古義疏證四卷、不用三易之說、分經傳爲二。以經爲殷人作、孔子繙而傳之。十翼則與易本命等篇同爲傳、乃先師集孔子語、非孔子自作。又以易與詩同爲空言俟後、故語多託比、於漢人之爻辰、納甲、旁通等說、多所辨正。詩緯古義疏證八卷、詩緯經證二卷、附樂緯經證一卷、先引緯文於全詩、求其印證。董子九皇五帝二王昇降攷二卷、以董說爲詩專例。顛倒損益釋例二卷、謂詩以顛倒進退調劑四方。數表四卷、就詩之言數者、仿小學紺珠例爲表、署廖師重名。文質表二卷、此刻署名當上數名。詩經釋例四卷、署劉兆麟撰。學詩記聞二卷、署廖宗濬撰。說詩紀程十卷、先生草定凡例、命



師愼將黃鎔等卷及會講彙爲此編。詩易相通攷二卷、以上並見藝文一學禮知新攷四卷、因三禮通攷學禮門引西事證之。大戴補證四卷、主大統立說、此書託名胡濬源撰。公羊先師遺說求眞記二卷、公羊有用詩說例、爲驗小推大兼主大統。三傳勝義四卷、此爲丁酉以後說春秋之書。提要云、先生初年刻畫三傳、尋行數墨、畢極能事、而遺貌取神、超之象外者、則在諸作卒業之後。三頌十五國託音取義表說四卷、署廖宗濬名。大旨仿說卦以天地萬物分表而加以說。諸緯經證七卷、經說求野記二卷、以上見藝文二逸周書經說攷二卷、皇帝三統五瑞表說二卷、五極風土古今異同攷四卷、託名朱芸。春秋驗推四卷、託名李鍾秀撰。此書初名海外春秋、編年紀事、用夏變夷、旋以文獻無徵、難於載筆、因就春秋原文、將中西事實比附於下。用舊法而小有變通、大旨與禹貢驗推同。一由地域而推、一由政事、人物而推也。皇帝政教彙攷十卷、託名李鍾秀撰。用繹史爲藍本、博攷古說、證以經文。釋周一卷、以周爲大統帝號。託名廖德鈞撰。中外文質攷三卷、託名朱芸。按此書與文質表略同、恐是歧出。海外用夏攷二卷、託名席上卿。其門目有、尊孔、讀經、學禮、知恥、尊君、愛親、敬長、命官、文字、服飾、姓氏、三本略。全球古經政俗攷二卷、託名陳天澤。帝系篇補釋一卷、託名曾上淵、以姓氏譜帙由孔子而創、以前無姓氏之學。以上並見藝文三。魯齊學淵源攷二卷、署師性名。此書意主化二家畛域、於同異出入之故、論之頗詳。覺覺二篇二卷、署邱廷芳名。西人李提摩太著百年一覺、所陳大同風化、專詳生養安逸、而略於倫常。此編乃以倫理性情之教引而進之。三游紀略一卷、署席上卿名、用莊、列三游、方之內外、六合內外之說、仿三都賦爲主客問答、而歸極於九天相通。以上見藝文四、後二種爲小說。先生自言此兩年、乃有大統各書、足與王伯相敵。知聖篇下頁六十二又不能斷定爲何時所作者、當是甲午年作。有三傳事禮例折中表三卷、詳見民國四年。穀梁釋例四卷、署胡濬源名。書分四卷、首言制度名號、次撰述大旨、次善惡、進退、終以傳經師法。同上藝文二。孟子直解七卷、孟子言仁義則法三王、述六藝則詳小統、故其書制度與王制合。又其言義理則爲六藝師說。此書本此義、

惟孔子制作一事則從趙注、於朱注小有出入。爾疋釋例一卷，先生據邵氏所引尸子及爾雅序例、以爾雅多後儒所增、今本有二三條重複、又每條多一二字者、因以經傳法推之、如王制訂本例分三等寫定。又以爾雅爲七十子門人創始、秦漢續有補錄、以駁昔人周公孔子子夏所著之說。經解輯證六卷，悉秦漢古書言六經宗旨者附經解後、明六經爲一人所作、末爲二攷、辨六經殘缺及孔子不作之說。以上見藝文二。史記經說補箋十卷，署楊楨名。前漢律曆志三元表說一卷，詳見民國五年。兩漢經說彙編二卷，署曾上林名。是編區別保流、推求義旨、與近人輯本不分家法及惟取明文而遺隱括經旨者異。禮三本補說二卷，署董含章名。以上見藝文三。太玄釋例一卷，以太玄七十二卦作盤、始三方、次九州、次二十七部、再次七十二家、終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於太一下行九宮順序之說、闡發極詳。大乙下行九宮說例一卷，就胡氏易圖明辨、俞氏癸巳類稿所攷證者、再加新義、比附經義、不僅視爲數術。天玉寶照蔣註補正二卷、疑撼經訂本二卷，署董含章名。地理辨正疏補正二卷，署師慎名。以上三種見民國□年。蔣注辨謬一卷，署陳天衢名。顛倒順逆釋例一卷，廖鵬承命分撰。以上並見藝文四。漢四家集注八卷，揚雄、司馬相如、王褒、李尤四家均蜀人。讀選札記一卷，搜採古制佚典及先師舊說、逐條疏證、蓋攷據之書。雙鯉堂課鈔一卷。以上並見藝文五

命子師慎編家學紀聞錄四卷、家學求源記二卷。先生每立新解、輒求駁議、家學紀聞所錄、有南皮、湘潭、邛州、錢塘、鐵江、徐山諸老之議論、江叔海、陸異之、周宇人、吳伯傑、岳林宗、楊敬亭、耿煥卿、楊雪門、董南軒、吳蜀尤、龔熙台、吳叔籌之撰述、周炳煃、王崇燕、王崇烈、施煥、帥鎮華、李光珠、陳嘉瑜、黃鎔、賀龍驤、胡翼、虔彭堯、封李傳忠、羅煦、曾上源、李鍾秀、劉兆麟等之問難、外如亞東報、湘學報、翼教叢編、雖不爲先生發宗旨、偶同亦皆收錄。家學求源記略仿鄭志、首標先生之說、次乃臚列經、



傳、子、史、緯候、博士舊說以明之。序云求之今無一義不新、於古無一義不舊。井研志藝文四

十一月、作重刻日本影北宋鈔本毛詩殘本跋、於治詩宗旨頗詳、略謂昔余攻毛詩、以序首六義之說出於周禮、賦比興三字爲劉歆羼補、意在攻博士經文不全、與連山歸藏鄒夾春秋同爲僞造、又據傳箋駁周禮說詩之誤、蓋十年於此。丁酉冬、間陳厚庵大令以所重刻北宋鈔毛詩殘本三卷索序、當時以毛詩出於謝衛、故久未報命。近來談瀛洲論大統、大通周禮之說、乃知賦比興爲國風小名、即樂記之商齊、如以賦比興爲僞、則樂記之歌商歌齊亦爲劉歆羼補乎。蓋十五國統名爲風、別有四小名、周召爲南、邶鄘衛爲賦、王鄭齊爲比、豳秦魏爲興、九風分配三頌、邶鄘衛殷之故都、樂記所謂商人、孔子殷人、自敘祖宗舊法、故爲賦。朱子所謂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魯詩以王風爲魯、齊風言魯道有蕩者、至於數見、樂記所謂齊人、荀子以周公孔子爲大儒、皆無天下而操制作之權、孔子法周公、故以魯統比、朱子所謂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豳秦魏應周頌、爲興、周實爲天子、與周孔不同、故莊子云在上則爲二帝三王、在下則爲玄聖素王、謂周如是、朱子所謂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樂記子貢問歌、言歌風、歌頌、歌大疋、歌小疋、歌商、歌齊、爲六、亦與詩六義之數巧合。是賦比興爲國風分統之要義、不得此說、不惟無以解樂記之商齊、而國風分應三頌、亦無以起例、略特不可以三經三緯解之耳、略無思不服、思無邪、四海來格、海外有截、略皆爲帝道大統、是詩本義、當爲九畿。略以尚書傳箋據九畿大九州以說詩、以今日論之、實爲正法、博士專據禹貢五服而言者、當非詩之正解、以宗旨論、傳箋固未誤也。四益館雜著頁一百三十九

井研藝文志三有五帝德義證四卷、似成於先生小大學説已成定論之際、因附此年。提要云、先是、東南學人有黄帝政教攷略、如通鑑前編、路史、繹史等書。此編一準經傳、抉摘隱微、深切著明。略平初欲以王制説群經、或頗疑其附會。今得此編、使帝德王制判然中分、故凡古今疑義通得解釋。略平自癸巳以後、解易詩樂、以此編爲歸宿、不再斷之於王制略矣。井研志藝文三按此書今無成否不可知。

五月、山東義和團起。

十月、法租廣州灣。

十一月、因康有爲在海外立保皇會、懸賞購捕康、梁。大事表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先生四十九歲。一九〇〇

是年、先生在射洪。張昇侍。井研志序、知聖編跋。妾劉氏、姪孫宗欽、壻陳天衢均從侍。劉十二月去帥。二月去此到安岳以後事。

秋、自射洪歸省、適值光緒井研志刊成、因爲之序。略云、平曾以爲史家著述、其於朝章國故、魁人鉅公之行實紀載備矣、而偏鄉下縣傳者蓋鮮、非必出於其意有所厚薄、文獻不足徵、而惇史莫由及也。故曾不自揆、思以群經卒業、網羅武陽置縣以來故事、貫串攷訂、爲一家言。略前年季夏、晤諸君子於縣門、時方置局編纂、就商體要、乃與夙所蓄念無不盡同。按此書體例實出自先生。略是志也、挈淨而有要、汎博而不枝。以説山川、則水經注也。以述掌故、則利病書也。以甄藝文、則經籍攷也。以錄金石、則碑目記也。以六表馭紀載之繁、以列傳括士女之志、終之以長編、而由周以來至於今、

沿革、政要、振卹、機祥、遺事、夫然後若網在綱、粲乎明備。於官書則創於史法、則因略固可信爲三百年來無此作矣。其尤至者、緊古地志皆稱圖經、世本既出、即嚴族系、一以辨疆里、一以攷氏族、二者史學之顓門、志乘之鉅例、茲志圖表實創爲之。再越百年、奚翅拱璧。略抑平更有請焉、蜀輶舊輯縣人文章、自趙宋以來爲仙井文徵、詩徵、至八十卷、今集部無之。倘經裁擇寫定、用升庵楊氏全蜀藝文例排印單行、亦表章先正之一端也。夫光緒庚子冬十月朔。

井研志分、

六志③

一　疆域、一圖經、二撰目、三山水。附墳墓。

二　建置

三　食貨

四　學校

五　藝文

六　金石

六表

一　職官

二　選舉

三　宦達

四　氏族

五　耆壽

六　列女

六傳

一　官師

二　鄉賢

三　忠義

四　孝友

五　列女

六　方技

一紀

紀年

去年、亞東報第十八號載箌室主人今古學辨義一文、於先生微言之説多所駁難、並以防流弊爲言。門人黄鎔、胡翼等復書答辨、文甚長、略云：略四益先生略潛心撰述、海内言學者家有其書。東南學人私相祖述、著書立説、風氣遂爲之一變。略當今海内老師宿儒、相聚而談四益者、皆以防流弊



爲說、輕躁之士、發憤著書、每多非常可駭之論、託名衛道者、以此歸罪於四益、大著亦以爲言。略竊以心術學問古分兩途。略四譯館經學叢書未刻之先、非堯舜湯武者、代不乏人、甚至即孔子亦攻之。帝王之鑄兵、本以弭亂、而操刀行劫、報仇殺人、不能因而去兵。推之飲食男女、亦無不皆有流弊、不能因防弊而廢之也。略說經之書、但當問與經義忤合如何、流弊有無、初非所計、何則致魯齊傳經、有微言大義二派。略二千年以來、專言大義、微言一失、大義亦不能自存。略至今日、統中外貴賤知愚老少婦女、人人心意中之孔子、非三家村之學究、即賣驢之博士。略此不傳微言之害。略有心人所謂傷痛者也。嗟乎、人才猥瑣、受侮強鄰、詩書無靈、乃約爲保教、以求倖於一日。四益心憂之、乃汲汲收殘拾缺、繼絕扶危、以復西漢之舊。略俾庠序之士、心摹力進、以求有用之學。略西漢通微言者、代無異辭。當時士氣較今何如。略在今之立異說者、未嘗不知微言爲聖門正傳、四益之說、因而非創、與今相合、於古有徵。特不喜千年絕學恢復之功出於一人、求其說而不得、則創爲防流弊以阻之。略家學樹坊樂山帥鎮華亦有答劉室主人書、於大統之說言之較詳。同上。按此書帥鎮華自言不出其手、當與前書均恐是先生自作。

冬、成齊詩驗推集說二卷。稿存、以齊詩名者、蓋專宗帝德、以明大九州之義。注雜象傳記、用緯候、篇各立序、詳論詩序。以發明編詩之意爲主。

陳天衢跋曰、孟子之說春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說詩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以詩之文辭比春秋之文、春秋貴取義、詩貴逆志、則詩之

爲詩、故非尋行數墨所能盡矣。又自序曰：略必假託虚名、存其□寄者、蓋以伐柯取則、目繫道存、小大雖殊、驗推可託。春秋謂之曰取義、尚書謂之曰雅言、即在祖述、猶雜刻索、況乎下俟堯舜者乎。略

己亥仲冬、按此編初名詩本義、見四益館書目繼乃改名齊詩驗推集説、又名齊詩微繹、必讀。續論詩序。

均見原稿

先生自言、近日講詩易、亦群以爲言、不知實有所見、不如此萬不可通。苟如此、則證據確鑿、形神皆合、因多有後信。詩説改名齊學、自託於一家、亦以大統之説、齊詩甚多、非積十數年精力、盡祛群疑、各標精要、不能息衆謗而杜群疑。昌黎爲文、猶不顧非笑、何況千年絶學、敢徇世俗之情。又初得一説、不免圭角崚峋、久之融化鋒鍔、漸歸平易、使能卒業。略自審十年以後、必能如三傳之化險爲夷。略　知聖篇上頁四十五

帥鎮華答劉室主人書、稱先生近來續有新作、在縣志外、擬别編縣志未收書目提要。按所謂新作、除齊詩驗推集説外、名目種數均不詳。

湖南周文煥爲刊穀梁春秋古義疏、本擬並刻公左二存稿、光緒井研志序未果。

冬、赴安岳、主講鳳山書院。陳鼎新春秋圖表序

先生近年讀史、多所評論、義喜奇創、然不同苛文纖仄之習、蓋由經推史、自成一派。經姪師政編爲四益館史論二卷。今不存。井研志藝文三又先生尚有四益館文編十卷、駢文二卷、師友蛩音八卷、均爲己亥以前之作。師友蛩音均海内名宿與先生往復論學之語、資於經學最多。今惟存文十數篇、在四益

館文鈔及雜著中、餘皆不存矣。井研志藝文五

是年因井研縣志已成將付刊先生乃將厤年所著書編爲四益館經學目錄一卷。今在四益館雜著中、名四益館書目。乃代立增補者。又命門人施煥賀龍驤等將縣志提要及序跋、按提要序跋皆出先生手筆、其署朋友門人者皆託名。纂爲廖氏經學叢書百種解題四卷、按此書未成。自序目錄道二十年來之變遷云已亥初冬館於成都、編錄既竟、爲之序云略今古之紛爭、詩易之惝恍、二千年於茲矣。平持西漢說以治小統者二十年、不敢謂全收博士之侵地、千慮一得、頗有自信之際。於群經中惟力攻周禮、立異數條、著爲專書、歸獄歆莽。名師摯友、法言巽語、自詡精詳、未肯遂翻。丁酉秋宋芸子同年述南皮師語有云、風疾馬良、去道愈遠。繫鈴解鈴、必求自悟。爲之忘餐寢者累月。戊戌夏因讀商頌、豁然有會。謂小球大球、小共大共。乃知三統之義、不惟分配三經、所有疆域、亦判三等。求之詩易而合、求之莊、鄒而合、再求之周禮、尤爲若合符節。詳施序向求詩易義例、將及十年、新思創獲、層見疊出、師中乏主、終不成軍。得此懸言、百靈會合、木屑竹頭、群歸統屬。因有前後地球新義二刻之作。再將舊聞加以綜核、編爲此目、成一家言。求之前賢、固乏全體、而鈎沉繼絕、聯合裁成、至於是而九畿、萬里、十等封國說六義、是詩殘本序三易、三易正訛化朽腐爲神奇。因難見巧、轉敗爲功。五帝所司、大荒豐則血氣尊親、百世不惑者、其在斯與、其在斯與。或曰、王制之學、求之二十年而不能盡、帝德之廣、尤爲須慎。再易寒暑、遂定茲編、速成不堅、未足爲信。曰內外雖分、大小一君、蓄疑既深、中道易透、聊分群經以中小成。略苟天假以年、尚將修補、不敢以此綴書。況此編卒業者尚僅及半、或同學分撰、或子

姪代編、大約三年之内可以成功。或曰、學已三變、安知後來更無異同。曰、至變之中有不易者存、故十年以内學已再易、而三傳原編尚仍舊貫。惟大統各經、以宗旨未明、不敢編定、名曰三變。但見其求深、初未嘗削札。略獨是昔治二傳、隔膜左氏、南皮師命撰長編、因得收三傳合同之效。按南皮命撰左氏長編在庚寅秋、先生己丑在蘇見俞蔭甫時已云合通三傳。庚寅五月潘祖蔭序左氏古經說漢義補證亦然、則合通三傳不因南皮撰長編之命也。此語恐有參差。又以周禮立命、必求貫通、力竭智窮、竟啓元竅。一知半解、畢出裁成、事理無窮、未可以一人私見堅僻自是。數經險阻、始得小悟、以此自喜、亦以自懼焉。井研志藝文三

施煥等序解題於先生二變、三變之故亦言之甚詳。序云、井研先生摯友同邑楊靜齋先生曰、四益經學美矣盛矣、惟三利未興、三弊未祛。三利者何。一有王無帝、二有海内無海外、三有春秋、尚書、無詩、易。三弊者何。一同軌同文、今古相軋、一林二虎、勢必兩傷。二六經不能自立門戶、各標宗旨、疊規重矩、剿說雷同。三分裂六經、固傷破碎、合通六藝、則嫌複緟。按楊先生不必實有此言、當是先生自立程限、思有以赴之耳。楊公雖持此說、以爲翻古今之成案、合宇宙而陶鈞、貫串百家、自闢荒徼、未必許先生之能副之也。先生則引爲己咎、誓雪此恥。四益叢書初刻、皆總論學派宗旨凡例、本欲以此求證得失、攻切從違。蜀中學人、海内老宿、其指瑕索瘢者蓋不止盈篋、師悉寫而藏之、隨加訂正。急欲求通、不能遽化、卸官杜門、謝絕書札、忘餐廢寢、鬚白齒落。如此又十年、專治詩、易、至於戊戌、乃得大通。略三弊全除、三利全興、六合以内悉隸版輿、兩漢淵源並行不悖。略惜楊公不及見成書而早卒也。略尚書斷自唐堯、史公以黃帝不雅馴、儒者遂以三王爲斷。易大傳之首伏羲、神農、五帝德

之首黃帝、顓頊、帝嚳。樂記鄭子、月令、尚書大傳之五帝、禮運之大同、以爲稱引古事、於經無與。此先秦至今、博士經生從來未發之覆也。先生中分六藝、以春秋屬伯、尚書屬王、詩屬帝、易屬皇、立皇帝王伯表、取帝德篇與王制相配、分畫門戶、各有宗旨。疆域不同、則六藝不惟言帝、並補皇伯、則首利興而重複之弊祛矣。略博士立王者不治夷狄之說、故西漢十四家皆據禹貢立解、以爲王者方五千里。而詩之海外有截、九有九截、易之鬼方、大同、大川、大人、大過、論語之浮海居夷、左傳之學夷求野、中庸之洋溢中國施及蠻貊、鄒衍之海外九州、非說以中事、則斥爲荒唐。近今海禁宏開、大統之形已著。十年內、文士雅人欲於經中求鄒衍大九州之根源而不可得、則聖教終囿於五千里。略先生據周禮九畿、大行人九州、即鄒衍之大九州之八十一方千里、推之詩易、若合符節。山經、莊、列、尤屬專書。因以詩之小球大球爲地球、別周禮爲大統禮制之書。惟其書專言海外、故九畿九州萬里、皆與王制中法不同。王制中國五千里、周禮海外萬五千里、廣狹不同、各主三經、兩不相害。不如東漢今古之說、於中國並行二書、矛盾函矢、互鬥不休。略六藝兼收海徼、則海外之利興而剷說之弊除矣。六藝既分二流、略言王者爲上攷三王、言帝者爲下俟百世。上攷則文獻有徵、下俟則無徵不信。故尚書春秋法古之書、則文義著明、莊子所謂春秋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百世以後之事、雖存於周禮之經、傳之鄒衍、莊、列、而經則不便頌言。略故詩、易略託之歌詠、寄之占筮、蓋莊生論而不議之說。略中外交通、詩、易明文事迹甚著、則不可再墮悠恍。今以詩、易專爲皇帝、專治海外、以周禮爲主、編輯海外會典一書。此書已成、再撰注疏、務使明切、亦如書、禮名物象數、語

必有徵、一字難動、空言隱射、一掃而空。略地域別營、毫無轇轕、則三利興而今古之弊除矣。昔先生作周禮刪劉[1]古學攷、南皮張尚書不喜攻擊周禮、又謂知聖編大有流弊。富順宋檢討亦互相詰難。東南文士、剿襲知聖篇、其弊已著。故先生辛卯三傳定本、凡屬微言、悉從隱削、又以帝王二字標題、不再立今古名目。二派各有疆域、異道揚鑣、交相爲用、既無刪經之嫌、又收大同之效。略至改制舊說、外間著有專書、違其宗旨、背道而馳。湘中有翼教叢編之刻、本屬慎兵苦無深解、以此相攻、愈助其啖。特著家學樹坊一編、專詳此事。篇中首以孝經者取一貫之義、容儀爲立身之本、機樞言行、統括禮樂、爲自修專書、帝王二統、驗小推大、階級可循、終以經總微言大義、源流派別詳焉。略孟荀莊列有大小無異同、博士百家有精粗無取舍。略信乎定古今之成案。略集經生之大成。略己亥十月同上

是年正月、山東拳匪倡亂、以扶清滅洋爲名、焚教堂、殺教士。先是教徒每陵虐平民、故平民教徒間意見甚深。親貴載漪等招之至京、編爲義和團、橫暴都下、殺日使館書記及德使。六月、各國聯軍陷大沽、天津。七月、陷京師。太后擁帝奔西安。十一月、與各國德、奧、比、西、葡、法、美、荷、俄、日。訂和約十二條。十二月、下詔變法。中教史一百二　立會議政務處、集王公大臣議要政、除廢科舉、興學堂外、當改良軍制、修改法律、增設巡警、編訂商律、整理財政、整理幣制。俄據黑龍江。

唐才常起兵湖北、事泄被殺。中教史一百八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先生五十歲。一九〇一

是年、先生在安岳鳳山書院、復兼任嘉定九峰書院山長、往來兩地。



七八月、曾回家。

是年、宋育仁主講尊經書院、原眉批、宋本年未就尊經、此條誤。或有控之者學政鄭某疑先生門人所爲、適帥鎮華就試成都、鄭因勸其勿持朋黨之見、帥力辨其無。據帥鎮華自語

嘉定人以先生說經過於穿鑿、控之於學政。據帥鎮華語

將舊作王制春秋兩圖表加以修補、統名春秋圖表。凡圖十表二十攷一。陳鼎新序 先生春秋三傳之說精華悉萃此書。如諸侯移封圖存西京開南服圖二伯方伯卒正連帥屬長附庸圖表子伯非爵表十九國尊卑儀注表求之經文、通攷三傳、絲絲入彀。井研志藝文二。可參看丁亥年所引今古學攷自序一則。

又家學樹坊知聖編讀法云、勸學篇兢兢於開民知、此編特爲開士知。今日庠序宗法、認孔子爲八比家、而孔遂成村學究。乃師法相承、堅於自信、豈不較焚坑之禍更酷。今更引而闢之、以見聖人非滙參十八科所能盡也。又云、孔子爲生民未有之第一人、宰我子貢其知方足以知之、以下且不得知、更何言學。自師心之學盛、人人皆自以爲孔子、略則孔子直不啻百千萬億化身、略故四益立學者厲禁、曰學聖立爲學大綱、曰知聖篇中要義、如孔子受命制作、爲立聖爲素王帝王見諸事實、孔子徒託其言、六經即其典章制度、略素王一義爲六經之根株綱領。此義一立、則群經皆有統宗、互相啓發、鍼芥相投。自失此義、則形體分裂、南北背馳、不以六經爲一家之言、以之分屬帝王周公。略史臣、則孔子遂流爲傳述家、不過爲許鄭之比、何以宰我子貢以爲賢於堯舜。略今欲刪除末流之失、不得不表章微言。又云、余立意表章微言、一時師友以爲駭俗、不如專詳大義、因之謂董何爲

罪人子、緯爲訛說、並斥漢師通爲俗儒。夫使其言全出於漢師、可駁也。今世所謂精純者、莫如四子書。按論語、孔子自言改作者甚詳、如告顏子用四代、與子張論百世、自負斯文在茲、庶人不議、是微言之義實書以告門人、不欲掩其迹。孟子相去已遠、獨傳知我罪我之言、其義竊取之說、蓋天生之語、既不可以告塗人、故須託於先王以取徵信、而精微之言一絕、則授受無宗旨、異端蜂起、無所折衷。略今之人才學術、其去孔子奚啻霄壤、不惟無儒學、並且乏通才、明效大驗、亦可觀矣。

重訂知聖編、先生跋云。此冊作於戊子、蓋纂輯同學課藝而成、在廣雅時傳鈔頗多。壬辰以後、續有修改、借鈔者衆、忽失不可得。庚子於射洪得楊絢卿茂才己丑從廣雅鈔本、略加修改、以付梓人。此冊流傳不一、先後見解亦有出入、然終以此本爲定云。辛丑五月十五日。

此編初成時、康有爲用其義著書立說、形之奏牘、以爲孔子以改制立教、人人皆可改制、更由立言推之行事。攻之者至以素王二字指爲叛逆、又以康等託之公羊、又群起而攻公羊、並因而罪及孟子、並以焚坑歸咎孫卿。如翼教叢編今刊此編、既曰自明、更以闢謬先生之意、爲既立門戶創宗旨、皆不能無流弊、欲無流弊、惟有鄉願。然其略桎梏聰明、陷溺人心爲害乃最毒。又素王二字、自莊子以下至兩漢、幾無書不有、無人不談。當時叛逆之人、誰是因二字所致。西漢公羊盛行、議禮斷獄、莫不宗主。略尊君親上、絕亂鋤奸、動得公羊之利益。當時公羊何以不爲毒、至今日而毒乃大發。略南宋諸儒、最不喜奇論者也。復九世之仇、又爲公羊最詭怪之說。略乃略剳奏誥章、幾千百見、轉相傳述、視爲常語。蓋略有病、病受遂不覺其奇。創略故讀經須識時務。家學樹坊知聖編讀法各條



又當時東南談時務者苦於中國無書可讀、倡言廢經、主持大教者惡其離叛、乃推舉宋儒。先生以爲帖括之毒深矣、積習重如泰山、今方知改。略又復標舉舊學以桎梏天下。略即使家程朱而人游楊、何濟國事。又以近來談義理者困於帖括、講音訓者溺於章句、二者之中皆無人才。於是謂救時之道、仍當求之經傳、而其要則在於知聖。當先生以王制遍說群經時、即謂通經致用在明制度、近復標周禮以括政典。且曰、聖人不可學、學聖者必自諸子始、諸子各有聖人之一體、皆不能無弊、其偏勝、正其獨到之處。又曰、諸子既自標學派、豈不知擇務從事、勢因寒投涼、以濟暍。自晚近貶駁諸子、人才日以困墜。舉天下聰明材智、群消耗於空疏謭陋之一途。諸子中尤以縱橫爲當務之急。言語一門、言宋學者至無人、止迷而以平正爲歸、不知聖人當日何以不求平正、而立此一科。又曰、今日外務部、於四科爲言語、精純者爲左國、詭隨則爲長短蘇張之學、談何容易。凡中外語言、文字、故事、典章、人才、經制、當時君相知愚好惡與夫強弱衆寡、未發之機、函隱秘之言、事無不洞達、方足爲使才。略宋元以後、此學中絕、略一臨外侮、所以上下交困。略知聖編讀法、參看丁酉年縱横家叢書條。

作諸子宗旨二卷、大意以孟荀皆儒家、爲治中國之學。荀子言性惡、使人不驕傲、必須禮樂以自修、如禪宗之漸學、頗似程朱。孟子專言心學、推廣良知、堯舜可爲、如禪宗之頓悟、頗似陸王。略實則學者成就、寬不可嚴。略宋以下獨傳心學、積成一空陋無用之世界。若論寬猛相濟之義、孟子外宜以荀立學、不惟辟陳、且可化虛爲實。略不唯與臨深履薄相協、且典章制度、漸學終勝於頓悟。至於貴民輕君、本儒家常義、非孟有而荀無、或乃因偶合西人、指孟爲大同、荀爲孽派。略貴民輕君、左國實

多其說、亦將指爲大同耶。家學樹坊頁廿七

四月作者眉批、已見戊戌。在九峰曾以祆教折中命題、思集課卷成書、題分三卷、上卷十二目、皆經說與西說同者。如群經皆以天爲主攷原注、語出穀梁。輯獲罪於天無所禱古說、道家以皇帝統天下攷、天下天子實義、孔教未興以前中國即同祆教攷、凡教皆同宗天攷。中卷十目、皆駁西人粗而未精之說。如董子象天立官攷駁天外無祀說。西人政教皆有尊卑等差攷駁獨敬一天說。春秋尊二伯即以尊天王說駁天不喜人祀神之說。禮三本新解。下卷十一目、則引而進之、如新教變舊教攷、西人漸師中教攷、孔教由近及遠百世可知攷、桑柔顛倒反覆以齊四極風俗攷、二教爭教事實。此書稿不存

庚子、井研志著錄大統各書後、先生復取其地輿諸說、輯爲大共圖。政事風俗典章注周禮、名周禮新義、並推攷義例、注詩易二經、至是均完成。知聖續編頁六十二

按、諸注已見去年。周禮新義又名周禮皇帝治法、攷地官、夏官、秋官存稿殘缺不完。黃鎔之周禮訂本略注、即本其寫定之經文、而未用其注者也。

三月、以楚詞屈宋與列莊所學宗旨全同、騷爲詩餘、蓋實詩說、先師於是始以楚辭說詩。其言曰、略舉楚辭以說詩、亦如詩樂諸緯精確不移。略大約除名物以外、所有章句言語不出於詩則出列莊、略所著諸篇皆以發明道德宗旨、風疋義例。此下歷舉離騷與詩相通之條。知聖編下頁六十三

四月、允各國賠款四百五十兆兩、命醇親王載灃赴德謝罪、那桐赴日謝罪。

六月、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

七月、與八國訂立和約。

兩湖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應詔會奏變法自強三疏。

七月和議成詔行新政設政務處以李鴻章充督辦政務處大臣。李傳

康有爲春秋筆削大義微言攷發凡中庸注孟子微成

八月初二日清廷下詔各省設大學府直隸州設中學州縣設小學、並多設蒙學、派士遣游學。

八月二十日、皇太后重申變法之令。

秋初、皇太后皇帝返京。

李鴻章卒。

十月清廷詔鄉會試廢八股、改策論經義。從明年起。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先生五十一歲。一九〇二

四月、子師慎力疾補成家學樹坊二卷。今本不分卷。此書宗旨、一辨明外間以素王改制爲有流弊之説。

二斥標舉宋儒及帖括、三復興言語科以救時病。井研志藝文三

按此書上卷本先生姪師政編在庚子前、提要已刊於縣志。去年施煥從鄂索稿、乃由師慎補足。

本書序

五月二日、子師慎卒、年二十六歲。二十五日、孫女孝貞生、師慎遺腹子也。

是月、先生特授綏定府教授。冬至綏定履新。安岳門人康映奎、何光國、張光博、劉正雅等均於是秋

鄉試獲雋。

宋芸子致書請與外國教友相約研究道教真理、不立門戶、不分主客。略　中外比較改良編序

成知聖續編一卷。先生戊戌以後改今古爲小大、以王制屬王伯小統、周禮屬皇帝大統、於是經傳記載無不貫通。略　因本詩易再作續編、又以東南學者不知六藝廣大、略　倡言廢經、中士誤於歧途、無所依歸、徘徊觀望、不能自信、此篇之作、所以開中士之智慧、收異域之尊親。自序

庚子以後已成未成之新書、又有五六十種。家學樹坊凡例注　擬別編爲縣志未收書目提要。帥鎮華答簃室主人書

按、四益館書目、即井研志之經學叢書目錄、因刊於民國三年、故其中又有增補、非己亥舊也。除井研志所收各書外、尚有六十種、其中頗疑有井研志刪節之本。帥鎮華答簃室人書云、縣志本以篇幅過重、多從刪節。如左氏源流攷、左氏群經師說攷諸書、似皆非己亥以後所作。又有四變時所作、如左氏天學攷、小大天人學攷、尊孔篇、倫理約編、會典今證之類、皆是至於庚子至壬寅三年中所作、究爲何書、殊難確指。惟辛丑在九峰課題中、似多擬作之書、惟仍不易分別也。

先生因梵宗有悟、始知書盡人學、詩易則遨游六合以外、於是始創天人之說、因據以改正詩易舊稿。四變記序

是年、管學大臣張百熙奏定學堂章程全部。修學期限共二十年、蒙學堂四年、尋常小學、高等小學各三年、中學□年、高等學堂三年、大學堂□年。郭秉文中國教育制度攷沿革史　七月頒行。大事表

九月、以張之洞爲兩江總督。



康有爲大同書成。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先生五十二歲。一九〇三

先生在綏定。

正月，子成芝卒，年三十五歲。初成芝不受約束，先生逐之，遂致流落，至是卒於外。

二月二十二日，友人張祥齡卒於陝西大荔縣署。

六月，先生兄登樓卒。

冬，第三子成彰殤。

綏定舉人劉仕智行道摭細事控先生。

刊公羊春秋經傳驗推補證於綏定中學堂。

按此書本名公羊補義，本年另創凡例，續有增補，凡例云：守舊者空疏支離，時文深入骨髓；維新者廢經非聖，革命平權之風皆有深惡，故是書於諸條詳加駁正，此即最近增補者。並附入素王制作宗旨四十題及大統春秋條例，乃易今名，又名大統春秋公羊補證。其以大統驗推名者，先生以爲齊學恢宏，公羊與齊詩多主緯候，詳皇帝大一統，原注：王吉言春秋大一統。借方三千里之禹迹，寓皇帝規模，與今世界情形巧合，撥亂反正，小大相同。鄒子游學於齊，傳海外九州之學，與公羊同源，略齊學家法本來如此也。公羊驗推補證凡例

公羊補證後序作於立秋後一日。對於學堂之制，主分蒙學、小學、中學、大學、高等五級。小學三年，蒙學不詳

年。中學三年、大高各一年。蒙學習孝經、禮、樂、容經、爲治身掌故之學。則入小學。小學主王制、中外政治律例屬焉。中學主春秋。高等主詩、書、周禮。爲皇帝治天下之法。學成後補吏授職。不再入學。大學專爲易、史學附焉。春秋既通、治術思過半矣。教爲皇帝法天調濟損益之事、功天法無爲。方言實業別立專學。聽資性相近者學之。不與各學相𨼖。仕宦齊民皆必入蒙學。小學以上則爲仕學。以蒙學萬人計、入小學不過百、入中學不過三十、入高等不過五、入大學不足一。略 蒙學以後統計八年、修齊治平、通可卒業。其言未免太近理想。

又曰、當時仕學不分、於事功外無所謂道德。其言曰、漢博士多補吏郎、後由吏郎至宰輔、不仕而任教職者、或爲博士、或教授鄉里。當時儒吏不分、秦本紀凡學者以吏爲師、吏即博士之入仕者。人才由閱歷而出、學成必先爲吏、以練其才識、印證其學術。略 原注、後世儒生初得科第、遂授以民社重任、國身兩害。分官分學、終身不改、人才多取效易。後世數易官、官如傳舍、故相率不學、權歸書吏。略 於事功外別有所謂道德、以致儒士分途、所當釐正者也。又曰、每學分經立宗派。略 專門獨立、事半功倍、其教易行。若一學兼包六藝、事雜言庬、教學皆困。王制左學右學有互移法。蓋左右分經、異教性情才思不合於此、必合於彼、使其兩學重規疊矩、何必互移。所言皆極有見地。

先生小大之說、創始戊戌以前、壬寅雖已爲天人之學、但三變則至本年始告完成。中間凡經八年。三變因由、已詳於前。今更錄三變記以爲此期告一結束。

略 戊戌在眉州、目詩之小球、大球與小共、大共、對文。原注、共作貢、九州之貢。顧命之天球、河圖、緯說以河



圖爲九州地圖。略先小後大、即由內推外。蓋當時講詩易、前後十餘年、每說至數十百易、而皆不能全通。於三傳尚書卒業以後、始治周易。宜其容易成功。以詩論其用力較爲久。井研志藝文一詩緯古義疏證提要云：雖舊治三傳禮書、備極勞瘁、尚不若詩易之甚。而皆不能大通。蓋初據王制典章說之、以致齟齬不合。乃改爲周禮地形訓大九州說之編、爲地球新義。當時於周禮未能驟通、僅就經傳子緯單文孤證、彙爲一編、不敢自以爲著作。故託之課藝、以求證於天下。見者大譁、以爲穿鑿附會。六經中絕無大地制度、孔子前不能知地球之事。馳書相戒者、不一而足。不顧非笑、閉門沉思、至於八年之久、而後此學大成。以周禮爲根基、尚書爲行事。亦如王制之於春秋、而後孔子乃有皇帝之制、經營地球、初非中國一隅三聖。庚子井研修藝文志、按、庚子當作己亥。用鄒子說、以易詩書春秋分配皇帝王伯。略至癸卯年、而皇帝之說定、周禮之集說成、按、此書今不存。以全書文字繁重、小大之分、尤在疆域。故取周禮疆域、別編爲皇帝疆域攷。按、此書民國四年始由黃鎔補編成書。繪圖立說、明白顯易、附會穿鑿、庶可免矣。惟當再變之時、專據王制立說、所有與王制不同之舊文典章、如大戴、地形訓、緯書、莊列、概以爲經外別傳遺文、所記徒資談柄。及攷明周禮土圭三萬里與大行人之大九州、乃知皆爲周禮師說。根本即立、枝葉繁生。皇帝之說、實較王伯尤爲詳備。一人之書、故變其說。蓋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略故編爲小大學攷、按、此書當即井研志之古今學攷、今不存。於周禮取經、去其師說謬誤、改今古之名、曰小大。蓋王制周禮、一林二虎、互鬥不休。吾國二千年學術政治、實深受其害。略今以王制治內、略而海外全球則全以屬之周禮。一如虯髯公與太原公子、分道揚

鏕。所有古今載籍皇帝之師說、師無統帥、流離分散、略一如亡國之人。略立此漢幟、召集流亡、紛至沓來、各歸部屬、茫茫荒土、皆入版圖。略與王制一小一大、一內一外、相反相成、各得其所、於經學中開此無疆之世界、略孔子乃得爲全球之神聖、六藝乃得爲宇宙之公言。又云：初據王制以說周禮、中國一隅、不能用兩等制度、故凡與王制不同者、視爲仇敵、略必刪除其文、以折衷於一是。自三皇五帝之說明、周禮另爲一派、又事事必求與王制相反、而後乃能自成一家、故以前所刪所改之條、今皆變爲精金美玉、所謂化朽腐爲神奇。略

是歲冬、學政吳郁生見先生公羊補證、遂以離經叛道、附片揭參、奉旨革職、交地方官看管。或謂先生游湖北時、見張之洞、歷指書目答問之謬誤、之洞爽然久之、自是頗言高郵派之非、南方人士知受先生影響、謂廖說若行、南方經學罕能立足、遂授意吳郁生、而參劾先生之事發生矣。吳虞六譯老人餘論。按此事確否待證。南方人士對蜀人實排抑之、正續兩經解、碑傳集、儒林文苑、皆不收蜀人。

先生被劾後、先遣眷屬回家、己則赴成都。

閏五月、清廷派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商訂大學堂章程並五省學堂章程。

十一月、張之洞、榮慶、張百熙復改訂學堂章程。同下

同月、諭自丙午科始、將鄉會試中額及各省學額逐科遞減、至學堂辦齊、停止科舉。中教史要一百四

十一月二十六上諭、學務大臣議奏遞減科舉、及將來畢業學生由督撫學政並簡放考官考試後、即使學堂科舉合爲一途、略著自丙午科爲始、將鄉會試中額及各省學額、著按照所陳、逐漸遞減、後各



省學堂一律辦齊，再將科舉學額分別停止，以後均歸學堂攷取。

十二月日，俄開戰，我國宣告中立。大事表

光緒三十年甲辰先生五十三歲。一九〇四

春，先生在成都下榻嘉定公學，勸葉秉誠舍史專經，命秉誠效瑪丁路德難舊教之九十五條以相難，往復一周。楊贊襄蘭皋從傍筆記之。據葉秉誠挽先生聯語跋

二月，先生由成都歸家。

三月十七日，先生母雷太宜人卒。雷氏爲井研世族，宜人能識大體，歸奉政公於貧賤，其歷艱辛數十年如一日。於諸子極愛登樓及先生，於先生嘗稱四先生而不名。撫諸孫極慈愛。先生事雷宜人亦極孝，愉色婉容，先意承志，如恐弗勝。偶聞噫噎，則皇恐無措，方撻人時聞雷太宜人至，未嘗不釋杖歡笑。行述

五月，教授於距家十里之高洞寺，從游者有金碩甫、黃心綬、祝心魁、金庶咸、邵澄波、戴可經、范受生、廖明齋、宗彝、張敬修、廖叔武等十一人。

是年，兩妾分居仁壽縣境之秦家灣。

張之洞勸學篇慮學人倡言廢經，嘗欲掇取精華，編爲群經大義，以爲兼讀西書地步，海內無人應命。先生以白虎通義用帝王之全力，集秦漢之大成，分門別類，終始燦然，略微言大義，篤守師法，略有十二絕，因思以述爲作，取白虎通義爲藍本，略加排次，刪補、重訂目錄，易名群經大義，其目曰經

總、曰書數、曰格致、以六藝爲主。次修身、以容經爲主、爲小學。次倫理、次實業、次曲藝、爲中學以上、爲普通自治之學。次王制、爲法政學。次帝德、次皇道、爲高等大學、共爲八門、皆一仍原文、不加割裂。又別編分經目録、使人知所習本經各有若干條。分經目録凡十二、曰孝、曰容、曰儀、曰王制、曰緯候、曰春秋三傳、曰周禮、曰尚書、曰論語、曰詩、曰樂、曰易。據群經大義序與凡例此書編成後、先生以班氏以外餘義尚多、因編爲二冊、分經立題、以俟補撰。略撰録未就、而題目尚存、因附刊於群經大義後、名群經大義補題。群經大義補題壬子自識

按、今六譯叢書中群經大義本爲先生門人洪陳光補編、與上述凡例所訂目録不合。又此書據自序爲編於甲辰、群經大義補題壬子自識則云在壬寅以前。惟自識又云以應學校之急需、壬寅以前學校尚未普遍、當從自序爲是。

又當時擬爲白虎通注本、於陳氏疏證外、加入西説。又擬別撰經學大同、群經折中録二書、以平差舛、均未就。群經大義凡例

先生於學堂治經、不主兼習、其編群經大義、即以爲專習之前驅、謂讀此書、必不可不讀本書、花離枝葉、花將焉附。凡例又曰、王制一冊、包典攷而有餘。春秋一篇、即廿史之模範。必先分學、分經、分官、分事、各究偏長、合爲全善。學堂數百萬人、各究偏長、每門可用不下萬人。略若求全備、以周公材藝、遍責學生、清夜自思、亦當發笑。略時局需人、略本有迫不及待之勢、與其一日遍習十餘事、遍讀四庫書、大而無當、徒勞仰屋、何如改弦易轍、仿速成科、一人十年課程、分之十人、則一年而畢。分之

二十人則半年而畢中外學術、專科有師、一年皆可有成。略日本章程、譯者恐失其旨。否則明於局廠、昧於庠序。博攷歐美、原不盡同。日本初亦全師外人、自福澤諭吉略張祖學以馭外界、而後人才出、國勢張。略　群經大義序

冬、國學保存會初立於上海。

群經大義補題於內經類、約分二部

攝生類　爲今衛生學

藏府經絡類　爲今生理學

疾病類　爲醫學

鍼刺湯液　爲今藥學　以上醫學

藏象類　爲中國一人、以人配天學

陰陽五行類　爲陰陽五行家

運氣類　爲五帝學

月令曆法　爲天學

道法天下治國學　爲皇帝學　以上皇帝學

輯陰陽五行運氣等說、於醫學以外、一掃以前糾纏迷誤之習、且已開晚年專以運氣說詩、易之漸。

九月、唐紹儀與英訂印藏新約。

校記

①六譯先生年譜卷四：原稿卷三以下不分卷，但於「光緒二十四年」前行標有「五」字，當是擬分而未定者。巴蜀本於本年分爲卷四，定爲「三變」之始，今從之。

②「二月」以下至本年末各條，當按時間先後調其順序。

③六志：原作「五志」，核以目錄，實爲六志，據改。

④周禮删劉：原作「周禮删禮」，蓋涉上字而誤。據本譜卷三光緒十四年條所載書目改。

六譯先生年譜卷五①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先生五十四歲。一九〇五

是年、先生仍教授高洞寺。

二月十九日、先生妻李安人卒。先生與李安人常反目、致相毆。

兩妾復由秦家灣遷回。

子□□生、旋殤。帥出。

八月、高洞寺諸門人赴省院試、先生因同赴省。獲售者二人。戴可經、金碩甫。十月回家、爲母、妻營葬。

是年八月初五、清廷詔自丙午科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攷試亦即停止。從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請也。

八月、在成都時、嘗過吳虞、談於陳澧、王念孫、陳壽祺父子、陳立、孫星衍、張惠言、魏源、龔自珍、王闓運、康有爲、章炳麟均有批評。

吳虞記其言於日記、略云陳蘭甫調和漢宋、王湘潭謂之漢奸。近日朱蓉生、一新繆筱珊、荃蓀即其一派。蓋略看數書、以資談助、調和漢宋以取俗譽。東塾讀書記是也。略高郵王氏惟談校勘、但便學僮、實不知學、故其所著之書、讀書雜志牽引比附、望文生義、絶不知有師說。俞蔭甫尚知穀梁一家、喜用某字、王氏則不知也。左海壽祺父子喬樅所著書、皆今學。陳卓人立所著書、有八分今學、二分古學。張南皮嘗囑余看卓人公羊義疏何如。余曰專心講禮制、不知經例、以注白虎通之法注公羊、故凡卷

中言禮制者、必詳徵博引、言經例處則承用舊說。凡攷據家不得爲經學家、真正經學家即當以經爲根據、由經例推言禮制。略蓋十四博士所言皆由經文而生、略若不言經證、但詳典禮、如說公羊而牽涉詩易舊說、則於本經爲贅說、每至矛盾矣。漢學乃惠戴出死力深求而乃行、略清初諸老皆宋學而參漢學者耳。清代今學無成家者。孫淵如以今古文尚書合而爲一、此必不可通之說。晚年自悟其非、於是將今古文尚書中古文家說別提出爲一書、曰尚書古文說、而今古文之說始分。陳左海父子則集爲今文尚書歐陽夏侯師說攷。此本乃專爲今學、特其書又於文字專詳聲音訓詁、不知今古典制之別。又但鈔古說、不能推攷融爲一片、所謂明而未融。至於張惠言、魏默深、龔定庵妄詆康成爲操莽、實則於經傳少所心得。王湘潭於經學乃半路出家、所著春秋例表、至於自己亦不能尋檢。此或謂湘潭爲講今學、真冤枉也。康長素本講王陽明學、而熟於廿四史、九通、蓋長於史學者。於經學則門外漢。章太炎文人、精於小學及子書、不能謂爲通經也。又曰季平文雖不屑爲詞章、然所言無不精到。常爲余言白虎通爲十四博士專門之說、實諸經之精華。此書即十四博士之講義、而錄講義者爲班孟堅、文筆尤妙。略詞章家不能深研經學、能精此書、殆可橫行天下。略今人讀書務博而不求精、不知精之中即有博。即如史記、兩漢書注中、人迹不到之地正多、老僧寸鐵殺人、豈在多也。一部楚詞、所用事實不出山海經。略文選之佳勝、在每一文李善必詳注其作此文之原因及其關係。唐以來之選本、未有佳於文選者。欲爲有才識之文、宜從史書中所錄文觀之、然後能詳其作此文之關係何在、而其妙處始可求。但看選本則不能。如屠金山爲文、專學宋書、是其例



也。屈宋揚馬諸人皆出道家、觀大人賦可見。故詞章有源於道家者、有源於儒家者、易與詩所衍一派是也。觀大招篇後半實具皇帝之學術、而有撥亂世反之正之理想、則詞章一道何可輕哉。一部文選不用道家之意、必用道家之詞。讀文選之佳者、觀其注必係老莊列文之語、可悟殆直可以文選合於道家也。

余問湘潭王闓運重徐而不滿於庾、後學深信其特識、丈以爲何如。答曰：學徐可上合於任沈諸家、學庾則不能因庾既自立一幟、與古人大異、不能復合也。後來學庾者多不再向上求、故從而尊庾、猶李杜並稱而後人尊杜是矣。學汪容甫、洪稚存文者、宜熟於文心雕龍、水經注、列子注、淮南子、世說新語、宋書。志尤好。至桐城派古文、天份低者可學之。桐城派文但主修飾、無真學力、故學之者無不薄弱、欲求亂頭粗服之天姿國色、於桐城派文不可得也。吴伯朅、宋芸子兩先生其文實出淮南、但自諱之耳、故其文多紆徐漫衍、須多看數行、乃能知其意之所在也。曾季碩名彦、華陽人、張祥齡妻、著有桐鳳集。詩爲四川第一。季碩伏案既勤、且主讀唐以後書也、沉雄壯邁、不及男子、則會朋友及閱歷少之故。凡人伏處山林、詞章斷難造成、蓋人闊然後詞章乃得佳也。

凡讀書當專求恩人與仇人、合於我之學者、恩人也、反對我之學者、仇人也、無恩無仇之人、置之可也。吴虞六譯老人餘論。又吴虞嘗云：先生稱葛洪才美。中國文學選讀書目

是年、國粹學報創刊於上海。

七月、諭停科舉、廣學校。大事表

十月、河南巡撫奏設省城尊經學堂以保國粹。中教史要一百六

同月、立學部將國子監並入。同上

中國同盟會成立於日本、中教史要一百八清廷派員出洋攷察憲政。

日俄因爭東三省權利大戰兩年、日勝俄敗、東三省一切路鑛森林權利咸入日人之手。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先生五十五歲。一九〇六

二月廿二九峰尊經門人鄭可經帥王佐楊漢卿等迎先生至青神之漢陽壩講習、孫宗伯隨侍。鄒云係卅一年。

在漢陽壩所命課題凡一百六十餘、大氐天人小大之說爲多、其有關時事及新出各書者、如左氏古派法、補輯荀子民權說、春秋撥亂世今證、孔子以前時勢略、如今泰西攷、海外無宗廟議、泰西各國官制異同表、泰西姓氏學攷、西人政治學述意、引法意支那諸條以釋春秋穀梁傳、讀群學肄言分篇述義、五大洲女俗通攷書後、天演論書後、均足見先生事事皆以經爲歸。

當時擬編之書有蒙學修身課本、專用容經。修身課本、用洪範五事、六情、三德、六儀。經學王制課本、兼用圖表、義例採王制凡例、古用春秋尚書經說、今用會典、間採西書、分經傳、用王制訂體例。山經天學釋例、分象形、交通、祭典、巫祝、神游、降雲、天象。經學周禮課本、分輿地、官制、西事、外交各門。西漢博士考、見於四譯館書目者有中國一人例、就經傳所有心思耳目等字鈎爲此書。天下一家例、釋射、尚書疆域圖說、道德真旨、疑即書目之道德發微。天官書經說、天學上下攷、四益館書目作列莊上下釋例。天人學攷、書目作小大天人學攷。經術由始皇始見施行攷、書目名戰國諸



侯始行經術攷。各種。又輯則柯軒叢書提要、中分靈素、楚詞、地形、列莊、讖緯。輯天學書目提要中分易、詩、樂、道、佛、鬼神、山經、左氏、圖書、符瑞。二題。知先生爲天人學後作書當不少、除上記者外、均不可攷矣。先生號則柯軒主人、在已爲天人學之後、叢書以則柯軒名、所以別於初變、二變之四益館經學叢書也。

十月、命門人編成經學四變記四卷。按此書據自序稱爲條例舊文、附以佚事。今本除初變、二變、三變、四變、四變四文外、並無佚事、且非四卷、當已非原稿矣。

作大學平天下章說以作講義、今存四譯館雜著中。樂經說。

五月初二回家、過端午節後、赴成都、蔡民、邵澄波同行。成都初設補習學堂、王章祜任監督、聘先生講經。五月中、先生由漢陽壩赴成都、住於補習學堂、在皇城、今四川大學校址。並兼任選科師範、王章祜兼監督。高等學堂、監督胡峻。成都府中學堂、監督林思進、先生門人。客籍學堂、成都縣中學堂。劉□。共三十二點鍾。

先生有群經總義講義二冊、疑此時所作以應學校之需者。一冊十六課。曰疋言。曰譎古。曰論作述。曰先野後文。曰世界進化退化分經表。曰大小六藝。曰教育史。曰開士智。曰忠敬文三代循環爲三等政體見己亥年。曰禮失求野。曰神權駁。曰宗法非世族政治。曰中外古今人表。曰讖緯。曰闕疑。曰中國一人。曰墨學道學均出孔子辨。一冊六評。曰尊孔。曰世界先野後文附世界進化退化簡明表。曰教化由小而大附孔子前後皇帝王伯不同表。曰論知行之分、言用世者全在力行。曰立德立功與立言之分。曰俟後新經、附專經統各科學表。後附左氏春秋十二要、左氏春秋十論見丁酉冬。左邱明攷。按此二冊作時、似有先後、當係因分教兩校而作。又其目與去年所擬群經大義補題同者、當係本就補題撰錄而別有增補、

先生近來徧覽譯籍，故所著取證於西人政治學術風俗者爲多。

先生主張中國教育史當含三要目：

一經傳古學。禮彙集大學、文王世子、學記、保傅爲一編。

二戰國諸子學術。戰國學術之盛，由諸子各以所學立教，故科學全備，流派並陳，宜詳攷戰國學術源流枝別，以見聖道之大。

三博士教育。攷先秦兩漢博士專門教授，不及別業。□□人不習全經，而人才輩出，宜編爲一篇。

謂日本人所著中國教育史，惟據科學之思想與科舉之觀念，以論中國教育，不免墮入宋元以後之議論，而於教育古法、經傳原理，終覺未之能達。續後胡秉虔《西京博士攷》，又意在攷據，均不合用。又云：學堂通行章程，全採用日本，若古者博士經傳，時論頗以頑固腐敗爲譏。攷舊史博士造就人才既有實據，卒業年限至多三年，不過今五分之一，每怪其神速。蓋專心致志，則通經不難。略諸所言課程，以原富造鍼分工與工局工不兼用兩器、匠不習全械者，未免成反比例。而吾國古教育法，實與其分工分械之成例相同。略今之學堂既已曠日持久，但大聲疾呼，學堂不能出人才，特以善養中才。略夫至於學堂不能出人才，既已騰諸口説，略猶責望學堂以人才，豈非惑之甚，則亟以普通爲詬病，謂不得已，惟表彰自習以補學堂之不及，或謂自習一開，恐學堂解散，當今學堂略實力有限，彼但能學，即爲實效，使全國皆自習，學堂雖無一人，乃爲善辦。群經總義第六課所言皆切中時弊。惟教育史中闌入學術史，戰國諸子學術。轉使諸子專門傳授之本意不顯耳。



開士智謂西人開民智、由於彼士民不分。吾國則士爲民望、士智不開、更何論民。士之學而不免於愚約有四端。

一、音訓之學。古以音訓爲小學。略近人如段、王以小學錮没終身、說經有字句、無篇章、有訓詁、無義例。略前後兩經解大氐多蹈此弊。略如郝氏爾疋與經傳釋詞等書與近人長江圖攷皆所謂誣詆、真如夢囈。

二、義理之學。學人心思務求廣大公允、乃講學者每好名爭勝、妒忌偏淺。略虚養其心、不以事事。又其科目如格物、中正、忠恕、一貫、絜短每多惝怳、不能指實名目、猶且如是、何況精微。故不言治平功業、皆屬八比感應話、大學衍義所以但詳齊家以前、每至愈學愈愚、非不識數目、不辨菽麥、則其學不精、毫無實際、但互相標榜、目爲聖賢。略大抵宋元以下皆爲八比學派。

三、典攷之學。典攷以經爲原質。略近人以爲致用之要書、通志略多新說、不切於事情。通攷門目不關政法者多、惟通典爲近古、然每門中初引王制、本明白、一入周禮、便扭結互鬥、每強作調人、不能切實、學人遂以恍惚悠謬爲政書之性質。禮經綱目、五禮通攷、皆蹈此弊、故其流派如八比之攷據、無一制能通、無一語可行。故凡號講經濟者、其性情每浮誇驕蹇、不能按理切脈、實事求是。蓋其心思本未入理、亦以所讀之書先未入理、又經濟爲古制度學、後人統稱之曰禮、禮爲司徒所掌、禮經之一門、名不符實。略

四、經制。今學制度可謂真傳、惟先師時有誤解。略公羊、肉勝於骨。略周禮、鄭注。略大綱已誤、故學

者誤入迷途。略此凡儒所以不如吏、蓋其腦經中皆滿嵌迷蒙。略

改之之道如何、先生謂今首發明王制周禮皇王疆域小大之分、開拓心胸、使全球三萬里早在周禮經營已久、民胞物與、化其種族之偏見排外之思想、又曰西書所言政治、固爲詳細、惟是略寸寸而量、銖銖而稱、用力多、成功少。略故學者欲學外國政法、當先就經傳立其大綱。略□□爲□□旨爲□於實錄、一□一□、務求貫通、又曰古人通經致用、非爲按圖索驥、摹仿而行。略先就經以學磨礪其心思、練習其閱麻、久之有得、遺貌取神、或從或違、或反或正、投無不利、此通經所以能致用、致用又不囿於經、人才興盛、以此。攻經制者多矣、未必皆可用、魏默深能言而不能行、蓋以其入手不得法、其所言未必不虛驕。今當引周禮以說詩書、一綱一目、一案一判、苟能鈎心鬥角、如西人包探法、必得其情、不似從前之□□□□□。

又曰博士弟子卒業、除文學掾、舍人、郎中、議郎、故秦漢大典、大政、博士皆與議、以書生從政府諸巨公後、且議每定於微員後進、嗚呼盛矣。西人之議員在經爲養老乞言之典、特西人以少壯爲之。吾國方議行憲法、略能用博士法則、二三年入學者、皆可爲議員。先生堅持通經致用之說、且必以王制、春秋、尚書、周禮推行海內外、雖其來已久、然亦近人之說有以激之、如新政真詮康說者、後篇云康君乃公然揚厲其詞、謂泰西之能保民、養民、教民、以其所爲與吾經義相合之故。略不知保民養民教民、何須經義、外洋諸國、惟不用經義、故能爲所當爲、亦猶堯舜三代時無經義、故能日新其德。今欲取二千餘年已前一國自爲之事、施諸二千餘年已後五洲交涉之時、吾知其必扞格而

不相入矣。中國之不能變、蓋經義累之也。又例言駁春秋有例之說、勸學篇書後明綱篇辨駁春秋有褒貶之說、以爲後世祖之、遂有煅鍊周內作奸犯科之舉。如此攻經傳者不下數十條、故先生曰、敵之攻我如此其力、我不得不聚全軍、員弁謀所以自守之道。群經總義俟後新經篇

神權、駁以近來報章每以經傳鬼神爲未脫蠻野神權氣習、謂中國之脫離蠻野神權、實較西人爲先。天主教之專奉一天、即專與奉物教爲難。故奉一天而萬物皆在所包羅、又奉一天即萬物皆在所屏絕。祆教與奉物教戰、僅能勝之、故其教兢兢以擇偶像、祀他神爲大戒。略教士不得其說、乃以爲一祀別神、遂爲上帝所嫉妒、則上帝亦可謂不廣矣。略吾國當三代之時亦爲天主教、略見辛丑集祆教折中目錄。行之既久、奉物教因以絕迹。專主一天、未免混同一世、毫無差等。故孔子繙經、乃於一天之外別立地祇人鬼三等祭祀。略尊者祭尊、卑者祭卑。略此祭典、祭義、祭法、祭統之經義、與蠻野之奉物教不可同日語者也。

宗法非世族政治、曰禮經、宗法收族敬宗、爲譜系學。國語、禮記所謂之世系、楚語言太子學世、哀公問亦有世、學史記之所謂世家、禮經所云大宗不可絕、又爲人後者爲之子、小宗則可爲人後。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與孟子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本謂天子諸侯國統言之。略不及九命以下庶人。說詳原文。略宋元以下、平民亦援用國統不可絕之說、以至西人謂中國專重血統、亦如古者世族與經之宗法、天懸地別、乃亦混同、以宗法與蠻野之世族事同一律。按世族政治在中國爲古之世卿、海外如俄之貴族、法之僧侶、酷烈專制、釀激成民族之革命。原注、貴族政治不分同姓異姓。春秋譏世卿、所以

革除其弊。貴族已革、乃開選舉。因立選舉、乃開學堂。此世族與宗法不能因其名目偶似而混合之者。至於國之與家、就治國言、則家在國先。就開化言、其始皆有國無家。外國雖富強、通爲有國無家、以其無宗祖、無譜諜。姓氏之學未能發達、三綱統系未極分明、父子兄弟每視同路人。經傳乃特立家學以補其缺。略積家以成國、而後國勢乃以鞏固。

闕疑云、經傳相傳有闕疑一派。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略凡學人務求精進、不可自畫、弗能弗措。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略闕疑則阻人精進之心、使偷安者有所藉口、與西人專精必求達者異。中學不能發達、皆闕疑誤之也。略子張言多問闕疑、多見闕殆。略則有別解。蓋經俟萬世。略非就一時言。略經傳特留闕疑一例、以分化世代、後來之事統歸闕疑、切不可如馬鄭之附會、也不可如紀阮之譏刺。紀昀、阮元疑地球之說爲誣誑。略若夫已見之理境、實行之政事、則必極力求通、不可藉口闕疑、不求精進。

墨家道家均孔學派別論云、莊子以六藝爲道、諸子爲方術。略九流出於四科、略爲六藝支流、後世誤以六經全屬儒家私書、諸子遂別於儒、或託春秋以前人、或雖在孔後、別成一派、如墨是也。孔子皆包諸家、故論語謂之無名。墨子稱引經傳、與孟荀同、淮南明言墨子學於儒者、憤世事之濁亂、乃專言夏禮。江都汪氏攷證墨子用夏禮說甚詳。傳經有文質二派、儒家主文爲從周之說、墨家尚質爲從先進之說。諸家孔墨並稱、乃指子思。非十二子有子思、可見儒墨不可以相攻、孔墨不容並議。非真孔子、今人遂據此以墨爲孔敵。國粹學報至因莊子謂墨子之徒述墨經、與儒者不同、及墨子引經而謂墨子別有



六經。不知墨子所引皆孔經。經傳所言皆俟後儒者、子思以下欲於戰國行之、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墨子則循序漸進、在戰國用夏禮三月之喪。儒者爲兼營並進、以存經。墨子如公羊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二者缺一不可、交相爲用、故自其分者言之則冰炭水火、自其合言之則如水乳膠漆。又曰、不惟儒非孔、即道亦非孔、莊子雖祖述老子、託於方術、不敢與孔比。道家雖較勝各家、然既以道自名、則已落邊際、言詮囿於一偏。舊以顏子爲道家、又以莊子爲子夏之門人、所稱述皆詩易師說。道德經乃七十子所傳、非老子自作。有姓名者爲本書、如孟子、無姓名者爲古書。文帝尚黃老、以道德經爲老子、皆出漢人之手、解老喻老亦皆出蓋公等、其書藏在內府、與韓非合校書時並爲一書、不必出自韓非、史記遂以老韓同傳、謂刑名出於道德者、誤也。

左邱明攷略云、古書人名地名文無定字、皆以音求之、譬如今翻譯外國人名地名。略即以三傳異文而論、略人名地名有彼此全反者、如孔子弟子、史記弟子列傳與古今人表不同、與石室畫像又不同。略譬如遼金元史書有一人而歧出爲二三人。略予初以公羊穀梁用羅氏反切之說、羅氏反切皆爲姜姓。改爲子夏卜商之異文、蓋公穀爲雙聲、穀卜與梁羊商同爲疊韻、說詳二傳淵源攷、穀梁古義疏。南皮張尚書以左邱明之明古音讀忙、與梁羊商同爲疊韻、所稱左邱即論語啓予、左邱明即啓予商也。蓋左邱明姓名甚爲難解、春秋國語、略戰國先秦漢初子史引用其文、不一而足、是其書人人傳習、已可共見、乃左邱明三字自論語以下僅見於史記、此數百年中無人提及、古人姓名多異文、論語孔子所稱之左邱明、與史記所云者不必同爲一人。舊說以左邱爲複姓、史漢稱左氏春秋、似

又爲單姓相傳以明爲名，史公之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又似左丘即其姓名。或以爲魯人，或以爲楚人，或以爲衛人，言各一端，無所折衷。攷春秋說以孝經屬參，以春秋屬商，是聖門傳春秋者，惟有子夏，今公羊、穀梁既合爲子夏一人，不能同時別有著書巨大之左邱明，不見於弟子列傳，攷國語全爲六經而作，必屬師弟，或以爲史官，並以左氏爲左史之史，此以經爲史之謬說。今故定公羊、穀梁爲子夏姓名之異文，左邱明啓於商，爲子夏之號與名。略

四月，作楚辭新解，大旨以楚辭詳於上征下浮，專爲詩傳，其書在屈子以前，非屈子自作，屈子不過傳之而已。漁父、卜居二篇指陳切實者，屈子自作，舊說全以爲離憂，皆屬誤解。據自序。按此稿今存序例及九歌。先生舊以地球說詩，近乃由楚詞得明其天人之分云。

是年，俞樾卒，年八十六歲。

三月，清廷宣佈教育宗旨：忠君、學孔、尚公、尚武、尚實。中教史要一頁六

四月，裁各省學政，設提學使。同上

七月，清廷宣佈預備立憲，明年始定以九年之期實行立憲。改革官制，設資政院，諭禁鴉片，限十年內禁絕。大事表

十一月，升孔子爲大祀。

十二月，歸家。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先生五十六歲。一九〇七



正月、除服喪母、妻、月底赴省。

本年除仍在原任各校教授外、並在官班法政紳班法政。鄒云在卅四年。講大清會典、先生因取光緒二十九年重修本百卷摘爲四卷、名會典經證、以作講義、並草會典學十要、其目如下：

一明綱。會典爲則例之綱、今又就重修本以明綱中之綱。

二括目。得魚在目不在綱、學者仍宜置全本、並推詳則例。

三原經。秦以下皆用王制三公五官之法、明初分權六部、乃仿北周以周禮六官爲主、今推本於經、以明俟後之旨。

四證西。參攷西法以求旁通、大抵西人最詳戶政、宗人、禮部皆所略。

五通史。會典以官統政事、即歷史職官志、歷史就吾國試驗千回百折乃成今本、必知兵法之難、乃不易言兵。

六建官。凡創設一官之初、皆有不得已之事實、當由有官之後、推想無官之始。

七分職。學者當就性情所近、分占一科、略以二百人分治二百官、合之即爲全才。

八補廢。周禮言工、商、學、警、農、化諸學及地方自治極詳、自講經者未能發達、害及政界、當學之外人、以還我舊。

九達旨。政法各書、過時則成糟粕、得其意、則無所不可。

十樹德。尚書因德命官、故凡欲學何法、須有其德。

先生在選科師範講倫理、以近日課本非腐則謬、不足採用、乃自編倫理約編作講義。大旨在取外國先野後文之箴言、以合公羊撥亂反正之範圍。李光珠序 以孝宗廟扶陽抑陰喪服文字等爲題、每題次以十目。十目如下、

一、西俗。博採西人近俗及學說。

二、中證。孔子以前中國如今西人、遺文孤證尚有可攷。

三、求野。中國藩服各史夷狄傳、與北魏元史之類。

四、撥正。每條引經以證之。

五、禍亂。西國無倫理、其禍亂譯書多諱之。惟小說稍有真象、而隱伏禍害、每多可言。

六、師說。凡傳說與禍亂相近、與尊孔切合者入此門。

七、比較。以中外倫理相比較、其得失、攷其利害。

八、引進。外人染華風、知自別於禽獸者入此門。

九、解誤。經傳之說有從來誤解者、如斯干之男女、指爲真男女、以爲貴男賤女。

十、防弊。唐宋以後語多過甚、有爲外人攻擊、宜改良者入此門。

先生極佩西人進化之說、此編尤注意於此。其言曰、欲明倫理學、雖知教化由小而大之理。略 俗解曰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伯、教化由大而小。西人乃得以矛陷盾、謂略中國孔子之教由大而小、由文而野、所以日漸銷亡。略 又如今之學堂所講古史、堯舜以前之三皇五帝、言蠻野則極蠻野、

言文明則極文明、二者形格勢禁、萬不能通。略禹貢九州即已承平、而春秋則荊、徐、梁、揚半爲夷狄、亦不可通。今攷古事、大抵此事當分爲二派、一曰史學派、一曰經學派。凡言上古、中古、近古之史事、亦如黑蠻風土記、此爲當日之實事、所言五帝、三皇、堯舜、三代、愈古愈文明、則爲經學派、蓋地球開闢情形、每州莫不相同。經說之皇帝、盡美盡善、較堯舜而猶有加者、此俟後之說也。世界初未有此文明、又曰凡經皆創說、非古所有。中國承習二千餘年、略日用不知、故以經爲常語、須知春秋時人之聞經說、如娶妻必告父母、非媒不得、亦爲海外作霹靂聲。

先生以近人鋪張歐美、以炫彼長、又或於中國倫理、矜爲獨得之秘、以爲非外人所及、左右佩劍、其失維均。認爲有彼此相同、不必損益者、勒爲西與經合各條、如官天下、議院、知行合一、學堂分三級、地動天靜、地球三萬里、音樂、重工、重農、以腦主思、解剖、警察。略

又云、孔不生於草昧以前者、必有春秋時之資格、而後可以立教也。外國不通商於元明以前、亦必有今日之資格、而後可以法孔也。極能重視客觀條件、與知聖篇純以孔子爲天縱之聖者有間。惟以外人之通商與法孔之程度有關、則殊未必然耳。

仿明黃道周坊記集傳之意、黃書以坊記爲經、每章臚舉春秋事迹爲證、意存鑒戒。作坊記新解、用進化說、獨尊孔經、以撥全球之亂。自序

五月、歸家。

七月、赴省、妾劉隨去、住文廟前街。鄒云上期、兩孫隨其母至省、因命入第九小學讀書。

作朝議大夫張君、祥齡曾恭人、名彥、其詩即先生所稱爲四川第一者。墓志銘、中有一節述先生與張交情極肫摯。略二南提獎、蜀比魯齊。錢塘湘綺、聯步摳衣。自况過高、視人猶蟻。道盛情寥、獨我親昵。音訓詞翰、知識相誘、角巧鈎沉。我輒瞠踣、久饜書劍。超脫籬樊、文質異道。君爲其難、窈窕賢才。交馳並競、郫婁彈丸。乃抗齊魯、燕市建除。虎丘姜柳、才媿鄒枚。望塵卻走、閶門歌驪。彼此重喪、臆不能對。後事遂茫。老母病篤、屢咨叔嬸。哭母未終、又聞君隕。略咸陽噩耗、君哭我死。我今尚存、君爲長已。略蜀吳往來、鸞鶴應苦。敢告藐孤、鄹曼有母。略

以舊作左傳集解辨正付排印。

本年曾有日記兩厚冊、今不存。

□年暑假寒假均曾歸家。

先生舊有容經學凡例十九條、今更增七條、意以容經作學堂修身教本。據四益館雜著中之容經凡例按、所增七條不詳何年、因有作修身教科書之言、故以意附於倫理約編之後。

此年清廷昇孔子爲大祀②。

九月、命各省設咨議局。

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設存古學堂。中教史一百九

文襄以舊學既罷、學者不復知中國文字可貴、於是設存古學堂、以經史詞章爲主課、博覽子部學、算學、輿地學、外國史、政治、法律、理財、農工商實業、博物、理化諸學爲通習課、人人須習體操、七年畢業。



先後延孫仲容、趙啓霖爲監督、曹彥章爲總教習、皆不就。最後奏留楊惺吾大有爲總教習。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先生五十七歲。 一九〇八

正月、先生由家赴省、仍任教各學堂、華陽縣中。補習學堂停辦。

二月初四日、皮錫瑞卒、年五十九歲。

三月初一日、女幼平生、帥出。

初秋、賃屋於文廟前街、命妾劉氏及兩孫至省、延趙某教兩孫書。時蕭參中侖、張茘丹均與先生同居。

置東林場附近田地二十四畝。爲此事涉訟、事由妾帥氏主持、非先生意也。

秋、門人黃鋭成經傳九州通解一卷、用先生說、綴經中廣狹疆域之語、以春秋王制爲始基、以尚書周禮爲竟境、一名春秋王制尚書周禮聖域大小攷。

成左氏古經說十一卷、成都府中學堂爲刊之。嘗用作此校講議。

按此書即井研藝文二左氏古經說讀本二卷、提要所謂刺取全傳解經之說別爲一書者、當時不加注、故只二卷、謂之讀本。今略加注、故仍爲十二卷、但非左氏古經說漢義補證原本。今本前載潘宋兩序、見庚寅年。實未洽。

此書後附左氏撥正錄五十反駁例、詳□年。劉申綬左傳攷證□異說。以五證駁劉氏以左傳爲劉歆僞作之說。按此文當成於作左傳漢義補證時、潘序曾及之也。撥正錄目如下、

一、三綱言平等、皆欲廢三綱、蓋挾晚近流弊以疑經、又以其說晚出、初見白虎通。集矢尤多。綱與目對

文、一君而多臣、一父而多子、婦從夫姓、且一夫或不止一妻、以綱統目、此三綱之立名、初何嘗有苛刻暴虐專制生死之謬說。略白虎通義云：父殺其子當誅，何以爲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母不得專也。

二天子尊號。

三由先進至君子、由從質至尚文、即從先進從周之義。略見墨家道家均出孔學辨

四哲學思想論、論語以學思分二派、人事爲學、天道爲思、思即古詩字、詩爲思想、故思字甚多、周禮掌夢與卜筮同爲知來、攷其六夢、統於第三之思夢、是詩全爲思想、全爲夢境、楚詞之周遊六虛、即詩神游夢想、師說中託之魚鳥上下、列莊之華胥化人蕉鹿蝴蝶、皆同蓋世界進步、魂學愈精、碧落黃泉、上下自在、千萬年來、娑婆世界和相往來之事迹、預早載述、使人信而不疑。略則惟恃此夢境以道之。略故以人學言則如列子之說、以覺爲真、似夢爲妄、至於天學、則衆生皆佛、反以夢爲真、以覺爲妄。略

五五行以五、行之行爲天行道路、指招搖周流、凡以五起例者、皆爲五帝分方說、與莊言六合、佛言四大、十方同。以物理學家斥五行、非原質之說。

六道德、道德仁義、即皇帝王伯所由分、此老子所以名道德經、而孟荀獨詳仁義、東漢以後、以孔子爲儒主、仁義道德、遂無所附。韓愈原道、更以誣經非聖、宋元以下、更不知道德爲何物、日本名詞有所謂道德者、不過爲美善淳樸之別名、與刑法奸僞對稱、更爲卑淺。別有道德真解專書。



七、無其德而用其事。始皇、王莽舉皇帝大同之經制、實見施行、而秦新以亡、史漢因有無其德而用其事之說。實則與儒家同有存經之功。蓋六經之堆貨棧也。

八、行藝說。

九、議院。改良古者老者教少者、學王制所謂養老於庠序是也。養老在庠序、故古之議院附於學堂。記曰、養老乞言。秦漢博士皆預聞朝廷大議是也。記又曰、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又以東序西序分右學左學、分即今上下兩院之意。人生少、壯、老三時節、幼學、壯行、老教。少老同在學、壯者任艱難之行事、各因其時、用其長。故議院不用壯者。以力行則老不如壯、若知謀則壯不如老。略以經義與歐美較、則議院養老附學較爲精良。略以議院附學堂、此博士所以多人才。唐宋以下、學與仕別爲兩途、仕以吏爲師、而鄙儒爲迂疏寡效。儒別有所謂道德、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貧賤驕人、自謂樂堯舜之道。馴至勝朝朋黨盛、而宗社亡。識者歸罪於八比、非虛言也。

十、民權。大意同忠敬文三代循環、即三種政體論。

十一、三世。公羊三世之說、凡三言異辭、則每世自異、非合三世只一異。由三推九、以至無窮、統世界進化終始而言、不當專屬春秋。又曰、歐美初啓、故重生養。使治八比千年、再與中國較科學、其得失不知何等。

十二、地圖。謂以疆域分大小。

十三、素絢說。

十四、據周禮說尚書。

孫詒讓卒，六十一歲。

八月、奕劻等奏進憲法大綱。十月、帝崩、遺詔以載灃[3]子溥儀入承大統、以載灃爲攝政王、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旋崩。

宣統元年己酉、先生五十八歲。一九〇九

是年、先生仍任教成都各學堂。命媳任氏攜兩孫至省讀書、買汪家拐屋、移居之。張祥齡眷屬自漢州來同居。

秋、提學使趙啓霖以先生三傳同出子夏之說見左邱明攷爲穿鑿附會、剝奪其教育權。先生遂停止各學堂課。或謂趙啓霖爲王闓運弟子、以先生與王說參商、極不滿、致有此舉。吳虞六譯老人餘論

章炳麟曾評此事云：俗儒定其是非、攷其殿最、何其倒也。余見井研廖平說經、善分今古文、蓋惠、戴、凌、劉所不能上、然其餘誣謬猥衆。原注：廖平之學與余絕相反、然其分別今古文、確然不易。吾誠斥平之謬、亦乃識其所長。若夫歌詩諷說之士、目錄札記之材、亦多詆平之違牾。己雖無謬、所以愈於平者安在耶。充成都校師、發妄言、爲提學者所辱。或言平憤激發狂、故然。若然、誰令平以經學大師屈身爲軨材下、縱後受賞、猶之辱也。平所說多荒唐、受辱則宜然。俗吏多不通方、異己即怪、曩令漢之杜、鄭、唐之劉知幾、宋之二程、以其學爲博士、亦乃爲主者所辱矣。所以名德之士、聚徒千人、教授家巷、而不與辟雍黌舍[3]之事者也。由此言之、師者在官作述、在野、其爲分職居然殊矣。學林程師　按章氏師者在官作述、在野正與先



生仕學不分之說相反、先生雖受辱、故與其主張合也。先生嘗評章曰、章太炎文人、精於小學及子書、不能謂爲通經也。吳虞六譯老人餘論

八月十六子成勵生、劉出。

張之洞卒。時任東閣大學士尊經同學公祭、先生獨痛哭、感相知之深也。吳虞六譯老人餘論

延門人季邦俊於文廟前街曾文誠公祠課兩孫。

冬命媳任氏回井研主家事、兩孫隨歸。

是年趙啓霖仿張之洞於湖北設存古學堂例、設四川存古學堂於成都、闢楊忠武公遇春南門外故宅爲校舍、延梓潼謝無量任監督。

成尊孔篇一卷。自序稱尊經四變、而尊孔宗旨前後如一、因散見各篇、尋覽爲難、乃綜核大綱、分爲四門、一曰微言、二曰寓言、三曰禦侮、四曰祛誤、分二十四題、著其梗概、並附略說數紙於後。其二十四目曰受命制作、說詳論語微言述。空言俟後、詳待行錄。人天、人天各有皇帝王伯之分、詳天人學攷。譒疋、孔子以前皆字母、孔子乃以古文譒之。貶孔流派、周孔、孔墨、孔孟並稱及以鄉願學究爲孔子。正名造字、六書文字爲孔子特爲六經而創。周公讓表意見、周公時尚爲夷狄、不足垂法。愈古愈野證、如官數、喪服、宗廟略。以上微言門。列莊所譏、史記、莊子著書詬訾仲尼之徒、則非真孔子。儒術一體、儒與孔有別。西教反對東方研究、外人所指摘者、大抵晚近誤說。中士書報懷疑中立經史之分。以經爲史、則中國古文今野、不合進化公例。以上禦侮門

按以上僅十五目、且祇微言、禦侮二門有之、寓言、祛誤乃無一目、今按其文當有誤置、且有闕漏。

先生曰、言作爲微言派、公穀最詳、檀弓、坊記尤著。言述爲寓言派、左氏不以空言解經。以經爲略古帝王所已行之陳迹、寓言全在孔子前、微言全在孔子後。又曰、治史家從古史說、以爲周監二代、至爲明備、若是則西東周皆折入於秦。略一切典制、當襲周之舊制矣、乃遍攷國策、史記、秦所襲取於周者、實無一物、但云參用六國、以成秦制、是古周於明堂、辟雍、郊社、壇坫、天神、地亓諸典制、百無一有、史記於禮樂各志言帝王三代者甚爲詳明、一入春秋、便云禮壞樂崩、無可攷核、使六經非全出孔子、略何至秦一無所得。又曰、今之學人崇拜歐化、略動云中國無一人可師、無一書可讀、鄙意非發明尊孔宗旨、則愛國之效不易收、盡刪古史舊說之罅漏、而後能別營壁壘、或以爲尊孔則欲滅去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名詞、更大誤矣、堯舜名詞有三、古史之堯舜、已往者也、法經之堯舜、未來者也。學說之堯舜、隨其所學而變易者也。略昔曾文正有感於史筆附會、謂漢高不識、果有其人否、今人動以文正之言相譏、夫據孟子而言、前古非無真堯舜也、漢藝文志古書多出依託、書爲今書人則古人、苟無其人、何爲託之、文正本爲戲言、鄙人固不以爲實無其人。尊孔大旨、尊孔篇附論。

宣統二年庚戌、先生五十九歲。一九一〇

是年春、先生攜眷回井研。

租小高灘蕭姓屋、戊子年所嘗居者。皮書其中、時督家人翻曬。

是年十二月、清廷修正中學堂章程、分文科、實科。中教史一百十

日併朝鮮。



宣統三年辛亥先生六十歲。一九一一

先生尊經同學曾培篤齋任川漢鐵路公司總理、聘先生任鐵路月刊主筆、因復至省居汪家拐、家眷同往。

是年春、先生大病幾死。

五月、爲長孫宗伯娶婦劉氏。

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奏請鐵路收歸國有、四川士紳組保路同志會以反對之、罷市罷課。八月、四川總督趙爾豐捕爲首數人以禁之。清廷更命端方帶兵前往、激成民變。十四日、革命黨人於武昌反正。四川繼之、設軍政府。蒲殿俊、羅綸任正副都督。旋蒲、羅均去職、尹昌衡繼任都督。軍政府設樞密院、先生暨諸暨樓藜然薔庵任正副院長。

冬、儀徵劉師培申叔至成都。劉從端方至川、端在資州遇害、劉乃至成都、與先生過從甚密。

軍政府設國學院、院址在三聖街。置院員十人、月出國學雜志一册、每周作一次學術講演。先生暨吳之英院正、劉師培院副、謝無量、樓藜然、曾瀛海鰲、楊光瓚、李堯勳奐成、釋圓垂等均與焉。

東方雜志載日人山本憲中國文字之將來一文、條證中西文字之優劣、言中文將來必通行全球、並謂言漢文不便、係出一二歐人學漢文者。先生極韙其說。

十一月十三日、孫文就臨時大總統職、以是日改用陽曆、爲民國元年元旦。

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遜位、袁世凱組織臨時政府、孫文以和議成、讓位袁世凱。

校記

①卷五：原稿不分卷，今依巴蜀本分。按，此年爲廖平學術「四變」之始。

②按，昇孔子爲大祀，已見於本卷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條，此爲重出。

③載澧：原作「載灃」，今據《清史列傳》改。下同。

④黌舍：原作「横舍」。徑改。



六譯先生年譜卷六①

民國元年壬子先生六十一歲。一九一二

是年、仍居汪家拐。正月初四、妾帥氏、劉氏均自井研往。門②人鄭可經、李堯勛同居。

購少城橫通順街屋一所。

存古學堂更名四川國學館。謝無量辭館長職赴滬、劉師培繼任、聘先生主講經學。當時略仿尊經舊例、命學生作劄記、每周繳閱一次、爲之批答。時吴之英、劉師培均住館中。師培好與先生辯難、常至夜分、雖嚴寒不輟。

三月、弟登松卒。

四月、曾孫德麟生。

十二月二十三日、子成劼生、帥出。喜其同生在壬、命名同寶。

買橫通順街屋一所。

成人寸診比較篇二卷、診皮篇、古經診皮篇詞解釋尺各一卷。先生以上古診法精詳、各經之病、專診一經之脈、最爲切直。鍼經以婦女不便取期門、穴在毛際、必臥而取之。乃移之太衝、在足大趾。馴至婦女足趾亦不可取、俗醫乃沿男女異穴之法取之於手、行之便利、又推之男子。至頸上之人迎亦縮於兩寸、於是杜撰左右手分脏腑之説、十一經有病、必輾轉假借於寸口、而古診法亡。因力主復古診法、以還内經、仲景脈經、甲乙、千金、外臺之舊、類輯内經之言人迎寸口比較者、爲人寸比較篇、

刊於國學雜誌。

診皮名詞解。自序云、內經緩、急、大、小、滑、濇六名詞連文六七見。後醫編入二十七脈、以爲診動脈名詞。不知此爲診絡脈名詞。如曰脈緩者皮膚亦緩、脈謂絡脈、故與皮膚同候。靈樞論疾診尺本爲診皮、尺皮二字形近致誤。是內經曾以診皮立爲專篇、詳其法則、散見之文尤多、今以論疾診皮篇爲主、並錄各篇之文於後。按此爲診皮篇。至於寒熱厥逆屬於病狀者則不錄。所有診皮專名寒熱滑濇粗細之類、詳釋於先、於緊堅脆陷下賁起處與診絡之法相通、則歸入診絡篇內。

本年先生嘗自署楹聯曰、燮理陰陽初譜人才、掃除關尺進以皮膚。

授意門人李堯勳作中國文字問題三十論、先將題解刊於國學雜誌。論未成。三十題如下、

一、人物皆以聲音相通、而表示聲音必用字母。

二、中國未有六書文字以前、亦如各國同用字母。

三、造字三家、倉頡與梵與佉盧同爲字母。

四、聲音豎言之、數十年一小變、數百年一大變、故爾疋專爲通今古語而設。

五、聲音橫言之、每因大山大川所囿、自成一種。即以中國言方音不下數百種、一人精力萬不能通。

六、字母專爲耳學、圖畫則爲目學、無古今中外彼此之殊、盡人可曉。若方言則囿於方隅、萬難統一。

七、六書本於圖畫、緯以聲音、耳目皆用、可以行遠。
八、六書之聲形事意、即字母之拼音名詞動詞形容詞。可見四象因語言門類而作。
九、結繩爲字母、易以書契之後、聖專指孔子。
十、六書六經、地球有一無二、孔子爲譒經、乃特創古文。
十一、六經不能用字母譒譯。元亨利貞、春王正月、使以西文譒之、復成何語。
十二、論語雅言、正名、闕文、説文引孔、皆爲孔作古文之證。
十三、秦焚史書、非孔經。據六國年表序、秦本紀、李斯傳、明王氏客野叢書、張氏千百年眼亦謂始皇未焚六經。
十四、秦坑策士、非真儒。據秦本紀。
十五、秦因實行同文制度、乃焚字母書。
十六、百家非子書。由各國語言學術而異、故爲私學。一、秦詔令不及子書。二、秦焚書以後、紀傳猶引用子書十二條。三、西漢以下、絕無焚子書之説。
十七、秦漢以前所謂史、皆字母書。
十八、史記八言古文、皆歸屬孔子。
十九、西漢以上、古文與字母書並見。
二十、王制、周禮、繙譯之官、皆因文字不同。若太平用同文之制、則不用譯官。
二十一、揚子雲方言、即中國初用字母遺意、特以文字翻譯語言。

二十二、醫藥卜筮種樹技藝之事、以方言字母爲便、故秦始不燒此等字母之書。

二十三、禮樂刑罰非同文、則官吏人民上下皆困。

二十四、中國簡字法、日本欲去漢字、皆不能用。

二十五、莽歆徵求古文、東漢古文學由此而起、六書六經皆附會文王、周公史官。

二十六、古籍舊題在孔前者、如老、管、皆屬依託。

二十七、鍾鼎泉刀彝器款識、非贋作、即誤釋。

二十八、八體同爲象形、六書變體非列聖代作。

二十九、埃及碑即真迹圖畫、非文字。

三十、將來四海統一、折衷一是、於地球中擇善而從、必仍仿秦始皇盡焚字母各書、獨尊孔氏古文。

序曰：略學者醉心歐化、略病六經、詆孔子、並文字亦屢議變更。略夫略人類交通、初用語言、繼以文字、文字規定、由簡單進於繁雜、略自然之勢也。自有史以來、世界文字淘汰消滅不知幾千百種、略獨中國六書字體行之最久且遠、略異文羼雜、終歸同化。略日本高麗語言各異、同用漢字、略日本屢議廢止漢文、卒不能行。略乃生長於是邦、不究其本、輒附和一二歐人學漢文不便者、日人山本憲語。思變易之遽、謂歐西言文一致、易於科學、是豈然哉。言文不能一致、亦不必一致。歐人高深學術、非盡人能解、方言各異、欲於假音字母連綴、謂可通行、必無是理。歐洲現行各國文字、不能強同、皆限於字母方音、不能爲標準也。中國六書形、聲、音畢具、望而即知、不必由音造、此大同文制也。

至於方音絕無妨礙。惟統一語言、審定音則、同趨官話、是當留意耳。略 按、中華大字典序申此意尤詳。劉師培與先生書云、說文伊從人尹、是阿衡以前本無伊字、夏書有伊洛、禮有伊耆氏、均出阿衡之前。當阿衡未尹天下之前、果爲何字。引而伸之、足爲尊著孔制六書之驗。又如偰字及偓佺二字、均爲以人名爲正詁、然必書取名之義、是知取名之義、字無正形、字有正形、因人而製。推之許書女部諸字、姬姜皆水名、何字不從水而以女。厥例均同、亦足資尊說之助。

作中小學不讀經私議。大意謂古分大學小學、小節小義即周禮之六藝、大節大義即六經、六藝爲海外普通科學、必小學通而後人格足。大學爲漢之博士、近之法政、所謂學焉而後入官者也。前清大學科目鈔自海外、幾全爲六藝小學、治科學確爲古法、經傳宏深、不適於幼童、因科舉而必責之誦讀、固爲失之。然傳記中有古小學專書、乃不分別、概曰不許讀經、童子無知、不自以爲程度不足、反倡言經不足學、讀經之效、已見兩漢。至所以必令小學讀經者、以成誦貴在初年也。清末奏定學堂章程、蒙養院無年、初小五年、高小四年、中學五年、高等三年、大學三年至四年、通儒院五年。中教史頁一百九

又曰質而論之、以年齡分大小者、其常也。因材施教、資格貴於早、分等級、難以年定、如前清部章、駿駑同棧、鈍利取齊、兩敗俱傷、同歸廢墜。故自學部有定章、而師保無教術。略 牛羊成群、一牧人收放之而有餘、堯牽一羊、舜鞭而驅之、復使臯陶大禹執其角握其尾、徒見其僨耳。或曰、教育無法可乎。曰、法不徒法、須得法意。略 總其成者、但持大綱、慎選師傅、疏節闊目、齊削魯斤、因地爲良、男粟

女布交相爲用。使教者得盡所專長、學者各成其性近。略若以一二人私見定一理想範圍、牛毛繭絲紙上經濟、而欲使全國學堂之書籍教授必出一途、人材必成一律、黄茅白葦、終亦何益。略。四益館雜著

龔煦春以所藏張船山南台寺飲酒圖遍徵題詠、劉師培、謝無量、吴之英曾學傳習之、朱山震等均有詩。先生素不作詩、因題曰：几山龔煦春號好收藏、我久厭李杜、強逼人題畫、牽牛上皂樹、物以罕見珍、寶此荒年穀。寄語後來人、何分雞與鶩。

劉師培摘刊先生四變記於國學雜誌。四變記本四卷、先生丙午自序所稱、條列舊文、附以佚事者。自摘刊本行、而四卷本遂佚。又四變記有三本、詳略不一、依例亦各殊、一四卷本、一己酉本、一未見。孔經哲學發微四變記、

是年、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及各級學校令。中教史要一百十二、十三

七月、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學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中教史要一百廿六

古經診法、自序云：辛亥元日、讀徐靈昭難經經釋、確知難經出於叔和後、與高陽生時代相近、故與脈訣如出一手。大抵仲景、叔和皆恪守古法、婦女同診頭足、齊梁以下不能施之婦女、俗醫欲售其術、乃縮喉足於寸口、所謂持寸不及人、握手不及足。略惟脈訣歷代通人無不疑其僞謬、漢靈胎俞理初曾有專書攻之。四診心法云：古法失傳、不得不姑存其説。二家又疑謬參半、以其背古改經者

爲經外別傳。非古法大明、不能屏絕其謬。今除攻駁難經僞脈經外、於靈素中詳細推攷、得古診法十二門類、經文而注之、以續秦漢之舊。惟其法不免繁重、恐簡脫者、仍以不便棄之、則非余之所知也。略 時壬子七夕。古診法十二種、補證楊氏太素脈口人迎診、三部九候專病診專脈篇、仲景三部診法、仲景九候診法。診絡篇、診皮篇、附釋尺。診筋篇、診骨篇、附診藏腑。四時異方篇、五診篇、皮毛絡經脈筋骨。營衛運行篇、鍼灸候氣法、運氣候氣法、持摹導引法。

民國二年癸丑、先生六十二歲。一九一三

教育部欲統一國音、設讀音統一會於北京、召集各行省及蒙古、西藏、華僑代表出席。先生及蔣言詩忘其名被推爲四川代表。二月由成都赴京、從子師政隨行。至京、住皮庫營四川會館。會中意見紛拏、先生含意未申。中華大字典序、詳甲寅年。

按讀音統一會、開會三個月、制定注音字母三十有九、審定字音六千伍佰餘。中教史要一百十五

與王闓運遇於天津。先生自此與王不復見。祭湘綺夫子文旅京同鄉發起歡迎會於湖廣會館、請先生講演。所講者爲孔學關於世界進化退化與小康大同之宗旨、大旨以經爲新作、所以俟後帝王、周公皆屬符號、先小後大、先野後文、以駁經爲古史、專主退化舊說、並立世界進化退化表。其目爲：

世界進化六表

一、五大洲次第出海成陸如兄弟表。二、現在五洲比例表。三、五洲次第引進表。四、四弟用夏變夷與兄同冠年代表。五、中國孔生以前事實程度比今五洲表。六、中國孔卒以後經術進度比今五洲表。

地球進化由微塵漸長至三萬里。退化則由三萬里以至於毀。只列子天下有形之物者有已毀者也。

世界退化四表

一、六經據夷而作專言退化表。二、亞退化用夷變夏例表。三、五洲退化次第表。四、中國教化自具五等資格表。此表以都市、鄉鄙、蒙藏、苗民、獞猺、野人五等程度相去甚遠、中國社會之複雜爲他國所無。

按丙午年先生所編群經總義、世界進化退化分經表、世界進化退化簡明表、及先後文野各課即詳此義、並以比附佛書之成、繼、毀、空四刼。疑此表於退化之跡又較詳耳。民九年黃鎔嘗爲之作箋釋、名世界哲理箋釋、在六譯叢書中。

又北京人士又發起倫理會、延先生定期講演、並擬本先生之說編訂倫理教科書、發行倫理雜誌。孔經哲學發微倫理會成立宣告書。按此會似未成立。

遇王樹枏、爲言對於文字主張、王氏以先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非有古用字母之實據、不足以饜服人心。當時無以應。中華大字典序

四月末、與江瀚相見、且不及半日。又佳客滿座、言不及私。

六月初二、答江瀚論今古學攷書自序云、叔海作此書在二十五年之前、郵寄浮沉、久忘之矣。略南北天涯、未及覆答、非敢有不屑之意。略二十年老友、規過訂非、一再刊布。一載黎氏續古文辭類纂、再見中國學報。其愛我可謂至矣。略長夏多暇、相思猶切、因愛生慍、欲言所以感喟之適、原書在案、率意口占、命



姪子師政識之、以志吾二人交情、留之兩家子孫作爲矜式。略

是書於來書指今古學攷妄分畛域、王制不應以放流之議。歸之庠序、及博士家法、不可攷鄭康成之學爲兩漢冠諸條、皆有所解答、語已散見初變二變各書中、推原康成一節、頗足說明造成自身學說三變之因。

略竊嘗推原其故、而歎鄭君之不幸、不生於今日而生於漢末也。略明知今文實指三萬里、實爲地球四游而言、不敢據以說周禮、此鄭君一生致誤之由、皆在以周禮爲古史周公之陳迹誤之也。略鄭君使生於今日、再作周禮注、地球得之目見、於以發揮其舊日之所聞、必不肯違經反傳、舍目見之明證、存而不論、而嚮壁虛造此無稽之誣詞。略

又曰、憶昔治三傳時、專信王制、攻左氏者十年、攻周禮者且二十年。略後來改左傳歸今學、引周禮爲書傳。略合覆興於一身、以成此數千年未有之奇作。略每怪學人不求甚解、以迷引迷、如兩經解者、大抵諛臣媚子、不顧國家安危、專事逢迎、飾非文過、盲人瞎馬、國事如此、經術亦何獨不然。古今學者、大抵英雄欺人、一遇外邦偵探、沒有不魚爛瓦解者、琴瑟不調、必須更張。竊謂自有周禮以來、綢繆彌縫、未有如今日者。略足下云決別群經、悉還其舊、誠一大快事。吾生也晚、冥冥二千餘載、何所承受取信、徒支離變亂、而卒無益於聖經。又曰、務勝人、斷斷焉以張徽志、爭門戶。略足下所云智叟之見解、老兄所懷、則愚翁之志向。略方今共球大顯、略又中外互市、激刺尤多。略前世所謂荒唐之虛言、今皆變爲戶庭之實事。此鄭康成求之而不得者也。中外歷代尊孔、雖古文主周公、事未實

行、反動力少。今則各教林立、彼此互攻、乃逼成純粹尊孔之學說。此又唐宋以下求之而不得者也。
昔因王制得珠、略窺宗派、誓欲掃除魔障、重新闢庭、棄官杜門、四十年如一日。略至於四變記成、心
願小定、即使今日即死、天心苟欲大同、則必有孀婦稚子助我負土、即使書皆不成、學皆不存、行心
所安、付之天命。略初何嘗有邀名求利之見存、所謂張徽志者不得不張、立門戶者不得不立。劉申
叔以我近論尤動天下之兵、風利不得泊、亦處於無可如何之勢。此節尤足見先生治學之精神。
又江氏以利祿鄙漢師、先生不以爲然、云利祿者、朝廷鼓舞天下妙用、古今公私學說、其不爲啖飯
地者至少矣。漢之經、唐之詩賦、宋之心學、明之制義、下至當今新學、同一利祿之心、特其學術不能
不有等差。略朝廷立一利祿之標準、以求士、士各如其功令、從赴之同一利祿之心、而優劣懸殊、不
能尊王、曾而鄙宋、祁以沙彌乞食爲佛法大乘、其言尤爲明快、宋學家畢生不敢出此語也。
秋、初出京赴滬。
八月、孔子生日、孔教會第一次全國大會在曲阜開會。先生走會之、亦有講演、大意言孔經言退化、實
言進化之意、如倒景。文野進退標準、當以倫常爲主、不純在物質。大成節講義
在滬、嘗偕龔煦春往訪庚子事變中之名妓傅彩雲、時彩雲已老矣。近人爲彩雲而作之小說、孽海花、
書中人名大氏有所影射、如唐猷微即康有爲、繆繼坪即先生。
在滬成孔經哲學發微一卷、付中華書局出版。是書一曰尊孔總論、謂春秋以前字若繩紐、孔子正名、
乃制六書、繙經。略二曰撥亂、人服禮化、各有倫等、爲設六位、以別禽獸。略瀛土之士、未離質野、當廣



孔氏之教、有以正之。三曰務本。大學修身爲本、略天下既平、略精感神明乃能止定靜慮、行先知後、蓋與舊說夐乎異焉。四曰流行。諸子九流皆出經術、有各明其一方、實非出乎二術。五曰立言。六藝各有疆域、與時俱行、不徒爲中國取效朝夕。略六曰小大。春秋王制所以治中國、尚書周禮所以治海外。略七曰天人。六合以外、詩易主之。略道釋之流、茲其由㭍。八曰宇宙。六緯所傳天地成毀來往變異、萬族之故、殊域遠鄙、播爲教學。謝無量序

先生以哲學名詞、惟孔子空言垂教、足以當之。日本人作中國哲學史、於孔後臚列歷朝學人、下及性理、攷據、皆失之。凡例 按此書於謝序有八門目錄、無立言、當是脫誤。又此書編纂多舊稿、極粗疏、使無目錄、幾令人作爲雜著。

此篇先生擬以當尊孔篇之受命、立言二門、指尊孔篇序曰、微言門、寓言門。作爲上卷、擬再編下卷、專詳袪誤、禦侮二門、已先立目錄、終未編成。後跋 劉師培以書目弗疋馴、爲易名廖氏學案、並爲序之。劉序 於上海得日本丹波氏韋修堂叢書、其中丹波元簡脈學輯要一卷、不以左右手分配藏腑、用隨診一手、不言寸關尺三部、不以脈象言病。先生以其書於部位之誤一掃而空、爲唐以後未有之作、惟囿於難經僞法、以二十七名詞全歸兩寸、則立脈名之誤、全在乃因俞理初比附靈素原文、創立各種診法、以二十七脈分隸人寸、比較診皮、診絡、診筋、四方異證、評脈、經脈、變象八門、將丹波原書加以評語、證其名詞之參迕、議論之附會。攻其立脈名。按此書創始本年冬、成於甲寅、其中各以滑濇緩急爲診皮、促結爲診筋、虛實微弱爲評脈□詞、經脈祇浮沉遲數四名、已足、皆不易之論。今人余雲岫著

皇漢醫學批評多用其説。

六月，重訂己亥所編四益館經學叢刊目録爲四譯館書目。因四變乃改四益爲四譯。今在六譯叢書中。先生跋尾稱：自四變之後，頗有異同，略爲刪補，編爲此冊，並擬將其序跋凡例彙爲專書。爲己亥之四益館經學叢書百種解題。未果。今按所刪者，即井研藝文志所有而此本無者。有詩緯古義疏證、詩緯經證、樂緯經證、董子九皇五帝二王昇降攷、顛倒損益釋例、序詩文質表、詩經釋例八種。以上詩。禹貢驗推釋例、尚書記傳釋、四代無沿革攷、尚書王魯攷四種。以上書。春秋比事、三傳賸文、春秋驗推、王制圖表、穀梁釋例五種。以上春秋。儀禮經傳備解、饗禮補釋、鄉人飲酒禮輯補、十等禮制表、兩戴記補注、大戴補證、大統加八表、古周禮糾繆、周禮紀聞、三禮駁鄭輯説十種。以上禮。論語輯證一種。以上論語。家語溯源、尸子經義輯證、陰陽彙輯、群經災異求微、陰陽五行經説、公孫龍子求原記、名家輯補、國策今證、長短經箋、司馬法經傳新證、地形訓補釋、八星之一總論説、九流分治海外攷、家學紀聞録、家學求原記、覺覺篇、三游紀略、太命釋例、太一下行九宮説例、蔣法辨謬、地理辨正疏補正、顛倒順逆釋例廿二種。以上子。爾疋釋例、爾疋犍爲舍人注校勘記二種。以上爾雅。按犍爲舍人注校勘記有成書，不當刪。古緯彙編補注、諸緯經證、經學求野記、經話、古今學攷五種。以上經總。兩漢經説彙編、五極風土古今異同攷、皇帝政教彙攷、釋周海外用夏攷、全球古今政俗攷、帝繫篇補釋、四益館史論八種。以上史。四益館五經義、四益館駢文、師友蛩音、雙鯉堂課鈔、漢四家集注、讀選札記六種。以上集。共七十一種。所補者，此僅就井研藝文志所無者而言，不盡爲原本所無。以藝文志並未全收己亥以前著作也。參看己亥年。除庚子後各



年已敘者外、尚有說易叢鈔四卷、天官經說四卷。以上易。詩本義六卷、詩經提要、詩比四卷、耿樹憲同撰。賦比興釋例一卷、穆天子傳一卷、楚辭新解、列莊上下釋例、內經三才學說。以上詩。尚書十篇中候十八篇攷二卷、五運六氣說例二卷、五紀釋例一卷、五行釋例一卷、書人學格光說。以上書。大統春秋凡例、董子繁露補說二卷、左氏群說師說攷二卷、左氏天學攷四卷。以上春秋。大學古本注疏一卷、中庸注疏一卷、禮運三篇經傳合解一卷、學校議院攷二卷、周禮辨微一卷、周禮書傳非舊史攷古文說證誤。以上禮。理學求源一卷。以上樂。道德發微、道藝說、小大天人學攷、待行錄。己酉年本四變記有俟聖編、疑即此書。以上論語。靈素皇帝學分篇、靈素陰陽五行家治法攷。以上子。孔氏古文攷、秦焚字母文攷、中國一人例、天下一家例、推人合天例、九宮釋、釋公田、釋射、釋車、釋五服。以上小學。六藝六經合爲十二經攷、古史皇帝篇、經說孔子譒經攷、白虎通訂釋、五經異義釋、古經彙解二卷、群經天文攷二卷。以上經總。王莽行經攷、戰國諸侯始行經術攷。以上史。楚詞疏證。以上集。共五十三種、中三十二種無卷數。此五十三種中有已刊者。大統春秋凡例、楚辭新解、不全。禮運三篇合解三種。有有稿者、道德發微、中庸新解。有名字變易者、孔氏古文攷、秦焚字母文攷、孔子繙經攷、並作中國文字三十論、一名文字源流攷。其餘非未曾作則稿不存矣。又己酉本四變記此期擬作之書、當有生知說、易經新解、詩經新解、山海經注、莊子列子注等書、均未成書。

先生壬寅始爲天人之說、至此漸臻完備。四變記云、天人之學至爲精微。略今就戴記大學、中庸、列表以明之。大學爲人學、中庸爲天學。攷中庸動言至誠、至道、至聖、至德、於聖誠道德之上別加至字、以見聖誠道德有小大至不至之分。攷皇帝之學、每以至爲標目、禮記之所謂三無、主言篇之所謂

三至、故人學言道、言誠、言德、言聖。皇爲天學、人用其學而加至字以別之。略至字一或作大、若莊子所謂大智若愚、大德無爲、大孝不仁是也。故皇與帝同言道德、而皇則加以至字。蓋皇與帝皆爲聖人。略又有優劣之分。略至儒者不講天學、遂以聖人爲止境、於道家之所謂天人、至人、神人、化人、皆以爲經外別傳、無關宏旨。不識中庸之至德、至聖、至誠、孟子已言神人、荀子已言至人、易言至精、至聖、至神、大人。中庸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所不能。明見聖人之外尚有進境。今故以經傳爲主、詳攷至人、神人、化人、真人、神人、大德、至誠、大人以爲皇王名號、而以靈樞、素問、道家之說補之、以見聖人、人帝之外尚有天皇。此天人學之所以分也。

初以春秋、尚書、詩、易分配道德、仁義之皇、帝、王、伯、故知聖篇有套杯之喻、大小分經、分代、略以免床上床、屋上屋略之流弊。初以春秋、尚書爲深切著明之史記體、詩、易爲言無方體之詞賦體。一行一知、一小一大、故以易、詩配皇、帝、尚書、春秋配王、伯。略久乃見邵子亦以四海配四代、惟以詩爲王、尚書爲帝不同。略惟詩配王、不惟與體裁不合、與思無邪、王於出征以佐天子、略王后爲翰亦相齟齬。故懷疑而不敢輕改。遲之又久、乃知四經之體例以天人分、人學爲六合以內、天學爲六合以外。春秋言伯而包王、尚書言帝而包皇、周禮三皇五帝之說、專言尚書、王制王伯之說、專言春秋、言皇帝王伯制度、在周禮、王制、經在尚書、春秋。一小一大、此人學之二經也。二經用史記體、深切著明、與詩易言無方體者不同。人學六合以內、所謂絕地天通、格於上下。略至於詩易、以上征下浮爲大例。中庸所謂鳶飛於天、魚躍於淵、爲上下察之止境。周游六漠、魂夢飛身、以今日時勢言之、誠爲力所不

至。然以今日之人民視草昧之初不過數千萬年、道德風俗、靈魂體魄已非昔比。若再加數千年精進改良各科學繼以昌明所謂長壽服氣不衣不食其進步固可按程而計也。略自天人之學明、儒生所稱詭怪不經之書皆得其解。今略舉數證如左、

一、靈樞素問。略爲治皇帝學之專書。於其中分天學於人學分治天下治病。略治天下者爲帝學、陰陽五行家九流之一、言天道人身應天地者專爲皇帝治病者乃爲醫學專書。

二、楚辭。楚詞爲詩之支流其師說見於上古天真論專爲天學。略其根源與道家同、故遠游之類多用道家語。全書專爲夢游。即易之游魂歸魂所説皆不在本世界。略凡所稱引後人專就中國一隅說之。既屬游魂何以尚在中土、故因楚詞專引山經而山經亦因之大顯。

三、山經。全書皆爲神靈所生、雖聖人不能知不能行。略大約五山經即三垣四宮。略不及人民者、以太遠無人民也。五篇言山川、動物、植物、礦物與鬼神形狀、嗜好、祭品名物最詳、蓋其書爲天學之天官宗祝巫史所掌、學者以祭祀鬼神讖之實、則所稱鬼神皆彼世界之人。略

四、列莊、尸諸書於地理最詳、同以地理爲齊州、屢言游於六合以外、無何有之鄉、游於塵垢之外、皆不在本世界。

五、穆傳。略全篇皆爲夢境。

六、辭賦。司馬大人賦即遠游篇摘本。讀之乃有淩雲之志、則其不在本世界明矣。當時天學甚明、故賦詩家尚得據以立說。略

七、釋典將來世界進化歸於衆生皆佛、人人辟穀飛身、無思無慮、近人論之詳矣。特未知佛即出於道、爲化胡之先驅、所言即爲將來事實、爲天學之結果。略

冬、先生由滬返川、先至成都、歸家以十二月二十至家。在宜昌遇王潛聘三、中江人、先生會試同年。相與談堪輿之學、擬暫留登山度穴、藉資攷證。以是年國學院停、國學館易名國學學校、夏劉師培辭國學學校長職、偕挈妻何赴上海、吳季昌梵可□□同舟、未果。王書、答書

在北京、日與康有爲書、時康在日本、仍望分工合作、略云、

略憶昔廣疋過從、談言微中、把臂入林、彈指之頃、七級寶塔、法相莊嚴、得未曾有、巍然大國、逼壓彈丸、志欲圖存、別構營壘。太歲再周、學途四變、由西漢以追先秦、更由先秦以追鄒魯、言新則無義、不新言舊則無義、非舊。略子雲言高者入青天、自非同游舊侶、恐山陰道上轉成迷惑耳。惠頒不忍二冊、流涕痛哭、有過賈生。然中外優劣、後起者勝、積非成是、浹髓淪肌、非有比較、難決從違。間嘗判五洲爲兄弟、推世界於中華、據撥亂言之、禮爲孔創、使別就禽、春秋所譏、坊記取防、皆與海外程度相同。中人日用、舊疾久愈、藥方流傳、博施同病、洋溢蠻貊、今當其時。前陳倫理約編、頗爲申叔無量所許、以爲戰勝攻取、非此莫由。特鈎深索隱、難得解人、以石投水、端在足下。政學中外同剖野文、指揮若定、進退裕如、所謂深入黃泉者非耶。略獨是目精衰竭、無力擴充、非藉群才、難肩巨任。匠門多材、何止七十。深望閱兵秣馬、分道守攻、大功告成、克副素志、敢不撰奉凱歌、歡迎大纛、亦世界未有奇樂耳。



八月、姪師政將所記存題目在尊經題目以外者、編爲四益館經學穿鑿記二卷。以穿鑿名者、序云、略經文簡奧、音訓疏說、鐵案如山、凡屬枝節、略有推敲、稍涉繁難、群焉慴息、略或且專主平庸、一見能解、轉鄙精研、以爲穿鑿。讀不能疑、疑不能解、經術沉晦、至今所以成此國勢。此篇大疑數百、小疑數千、濬聰明、啓神悟、磚石原質、皆可把玩、積長增高、成其寶相、略蓋四譯持規執繩、鈎心鬥角、斧鑿痕迹多在此中、略然則穿鑿者、固亦學攷所不廢也。

十二月、作中外比較改良篇。先生意謂尊孔保教、當就中外、攷其得失、不能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否則立說雖極精微、敵乃入無人之境。又必須先舍去制義講章之腐語、心性道妙之懸言、專就日用倫常研究其利害堅脆、人有所長、不能負固不服、我有所長、又何必盡棄其學而學之。按此書僅成孔教祆教之比較參看戊戌祆教折中條、丙午神權駁條。一篇。

顧印愚卒、五十九歲。

校刊日本丹波元堅藥治通義節要二卷。

民國三年甲寅、先生六十三歲。一九一四

正月、攜兩妾赴成都、仍住汪家拐。政府照會先生接任國學學校校長。時學校半年無主、學生多星散。先生乃招新生以實之。孫宗澤即於是時攷入。所聘教員有曾瀛、陳文垣薌荃、羅元黼芸裳、黃鎔季邦、俊等。仍略仿書院之意、每日衹上課四鍾、學生須作日記、每季攷課一次。科目爲王制、春秋、尚書、周禮、國文、算術、地理、蓋與部章所規定者迴異焉。當時校款微末、每月五百元。學生不過數十人、惟圖書尚富、兼

（有尊經書院及存古學堂所置書數十萬卷。）研究者不患無所取資而已。

先生於上海得袁刻日本殘本隋楊上善黄帝内經太素、極爲珍秘。其書有人迎脈口診篇、言其與素所持論相合、因取舊作人寸比類篇、先列楊注、注不足則補以己意、内經之外、别立仲景、叔和、甲乙、千金、外臺五家比類表、以明難經出於叔和之後。更名人迎脈口診補證。舊作診皮篇、因太素卷十五有尺診篇（先生以尺爲皮字誤。）亦先列楊注、後録己説、兼正其誤説、更名診皮篇補證、以仲景診皮法（命姪孫宗濬所輯。）診皮名詞解釋尺三種附之。

二月、王潛自漢口致書先生論地學、附陳疑問十一條、先生爲逐條答之。（按、王書十一條、先生所答則云十二條、有誤。往來篇及問答後合刊爲地學問答、在六譯叢書中。）答書云弟專以研經爲主、醫與堪輿、餘力及之。（略）至於臨證游山無此暇時與此足力。（略）紙上談兵、終成畫餅。可見先生對於研究醫與堪輿之態度。

成診絡篇補證二卷、分方異治篇一卷、營術運行補證一卷。三書皆引楊注、補以己言。營運行並引丹波元堅醫賸、董子陰陽出入篇、馬元臺注。

分方治宜以弦鉤代毛石爲五方脈象。弦鉤代（當作帶。）毛石均實物名詞、與他脈之爲形容詞者異、皆必加如字。凡加如字者、皆非真脈名。弦鉤毛石即曲直輕重之意、四方之人其脈相反、其相反之實不能豫定、故藉此四字以示例、非脈名也。分方異治乃天下一人例、不爲醫言。

成難經經釋補證二卷、脈經攷證一卷。先生以難經爲齊梁以後人所僞作、與高陽生脈訣同出一手、立意專診寸口、除診法（一難至廿一難。）外、皆隨意雜湊、檢靈胎以内經證之、本可是非顯然、但又以爲



與經不同者爲别有師承。丹波元堅不主寸關尺而疏證此書、仍爲迴護、皆以古診法失傳、故依違其詞。

辨部位、立脈名、是其兩大罪狀、後今古其間遂致通行。自識又以今本脈經尚有古法、其與古法違異者乃全出難經與僞脈經五卷。千金中有與難經同者、乃後人羼補、宋本題下皆有附字、可見大氏叔和真脈經雖以脈名、實包望聞各種診法、借脈訣乃專説脈。創爲七表八裡九道二十四名詞以脈定病。脈經攷證列爲一表、真者爲一類、真僞相雜者爲一類、僞者爲一類、又擬將傷寒附入之篇歸還脈經、僞書五卷删出别行、而後真僞自明。脈經攷證跋識

兩手寸口同屬太陰脈、止一條、並無三截六截九截、浮則俱浮、沉則俱沉、遲數尤不能強分。俗醫每於兩手六部之中、謂其或浮或沉、或遲或數、或大或小、或濇或滑、真所謂吞刀吐火、疑心□□□擬於術者、必有心得、每有小效、終屬魔法、非正道也。脈經攷證頁十

先生因范源廉、歐陽溥存、陸費逵之請、作中華大字典序、主張與文字問題三十論同。惟因去年王樹枬之言、更舉出古用字母十六證、

一、象聲。

二、畫卦。一--相積與拼音字母相類。

三、舊史。天下篇舊法無傳之史尚多有之。又詩書禮樂、鄒魯之士能言之。蓋孔氏古文、初只行於鄒魯。

四、闕文。吾猶及與尚多有之同、二史字同謂字母書。闕文指字母、馬謂馬號、字母爲馬號數母、拼音爲借人乘。

五、馬號。儀禮所謂馬號、今作｜‖川ㄨ、古文作弌式弎弍、與亞拉伯字同。

六、魯鼓薛鼓。以□○記節奏附工尺。以五、六記音。

七、掌紋。左傳掌紋如魯、友、虞、皆以字母言、非掌文同於古篆之魯、友、虞也。

八、花紋。苗人銅鼓花紋皆苗字。古鍾鼎花紋即字、古文則作僞者補刊。

九、符籙。古人所書、魏晉六朝間有存者、人皆不識、以爲符籙。

十、方音。楚人謂虎曰於菟、中文只一虎字、楚語則作二字、此如今中西文之別。

十一、異文。三傳地名、人名多音同字異、正文又不如此、可見古無定字、皆以馬號拼音、亦爲譯書外國名詞。

十二、合讀。如不律爲筆、邾婁爲鄒、及後世反切即拼音之僅存者。

十三、切韻。有音無字之○與●、等韻七音之○⊙●◒◓◑◐。

十四、譯官。立官專掌、則語言文字當並翻之。史云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又曰文字異形、是諸侯並作語、即並作文字。

十五、語傳。孟子有齊語傳、楚語傳、即今語言學堂。

十六、同文。必先不同文而後可言同文、使古中國同用古字、則秦不得云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矣。

文中並斥主張以外國文譯經者、孔子翻經、必用雅言、六經六書相表裏、經緯、絕非字母所能翻。如易之乾元亨利貞、春秋之春王正月、實石於宋五耳治、六鷁退飛過宋都目治、書之曰若稽古帝堯、詩之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若以字母翻之、皆不能成語。吾國注疏傳說、解經即所以翻經、有此思想同此文字、每經一條、雖數十百說、而意義無窮、推闡不盡。海外無此名詞、無此讀法。先虛後實、以一二



人單獨鄙陋之見，翻經與乞丐說皇帝無以異也。

秋，成詩緯新解一卷。黃鎔爲之補證。先生自序云：余十年前成詩易全經新注並疏，當時尚囿於大小學說，以齊詩多祖緯候，詳於天學，故於詩注題曰齊詩學。自丙午以後，天人之說大定，二經舊稿未及追改，亦不敢示人。自尚書、周禮修改略備，皇帝疆域攷陸續刊板，乃推及詩易。先於楚詞、列莊、山經、淮南、靈素各有門徑，乃歸而求於詩易。因請經華補證此篇，以示程途。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定程度也。每悟世說老莊佛藏，皆與進化公理相背，遂流爲清談寂滅，生心害政，以致儒生斥爲異端。苟推明世界進退大例，則可除一人長生久視之妄想，有法無法之機鋒。莊生曰：大而無當，遊於無有。詩曰：衆維魚矣，兆維旟矣。此固非一人一時之私意所可徼倖者。荀卿曰：詩不切。其斯之爲不切乎？搜遺乃就春秋、孝經、禮、樂各緯，摘其關於詩者，釋風所以破詩無義例之說。孔子閑居爲天學四種，又總名詩說。按：此四種刊於民國七年，在六譯叢書中。

先生十五年前嘗命子師慎編漢志三統曆表一卷。丙午，先生稿付黃鎔。原稿從東漢建武六年至於同治十三年。至是，鎔爲增至民國十九年，共一統二十章，並爲序而刊之。術家因漢志十九年爲一章之說，別創爲六十年一元之說，初以三章爲一元，所差無幾，至於二十章以外，則以上爲中，以中爲下，愈久愈差。班志三統合表，眉目不分，因別寫爲三元，以明三元之說實本於三統曆。井研志藝文三

八月，劉師培自京致書，以先生以經統釋之說爲疑。先生以昔年立經統老釋之說，曾鈔子史精華釋部一卷，以明釋老相同之證，因再抄一冊遺之，命名佛學攷原。四益館雜著

成高唐賦新釋一卷、靈素五解篇□卷。

先生以高唐即高廣、指天地本言上征下浮。又當分爲二篇、序爲王言。玉聞王均當作玉問王。亦賦體爲一篇、玉所賦又爲一篇、薦席爲裸邪之説、出襄陽耆舊記、不足據、神女賦擬之、並無寄托、後世幽會記、離魂記皆誤相祖承。

冬、成楚詞講義十課。此書本先生隨手編撰、供學校講授之用。大旨以楚詞乃秦博士作、秦本紀始皇卅六年、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即楚詞。著録多人、故詞意重複、工拙不一、年遠歲湮、遺佚姓氏、及史公立傳、後人附會、多不可通。又僅掇拾漁父、懷沙二篇、而遠游、卜居、大招悉未登述、可知非屈子一人作、而漁父、懷沙因緣蹈誤、亦不過託之屈子。橘頌章云受命詔以昭詩、即序始皇使爲仙真人詩之意、故楚詞本天學爲詩易二經詩説序。

是年所作、又有清湖北勸業道鄒君墓誌銘、清胡敬修先生暨德配彭夫人七十雙壽序。

又作離騷釋例一文、謂楚詞既爲大同之學、所有名物、當以莊子齊物論讀之、化不同以爲同、不復有美惡、是非之見、故鶚能懷我好音、葛與蕭艾混同一視也。

又重訂篇次云略六合以外爲神遊、神遊始於天之四極、故招魂於四極、招之反故鄉、當以招魂列於其下、因有招之者而思歸。以上皆爲近遊。自此以外、則略爲遠遊、因其太遠、不敢遂行、故請靈氛、巫咸占卜之。略下又以大招招之、則離騷未返故鄉、下當書大招之文。招之不止、乃決意遠遊、當以遠遊列離騷下、以招魂、大招二篇附之。又所言九歌、九辯下、亦當以十八篇附録於下。離騷爲正篇、所



附五大篇乃有始終本末詳備。按其行由小而大、由近而遠。

歐洲大戰爆發。

民國四年乙卯先生六十四歲。一九一五

在國學學校校長任。

租校側楊氏宅自汪家拐移家居之。

二月二十日、第三女芸輝生劉出。五月初二、曾孫女婉容生。

九月初十日、第八子成劭生帥出。

成地理辨正補證四卷、撼龍經傳訂本一卷。今在六譯叢書中。均黃鎔爲之注。先生仍以治經之法治勘輿。黃序地理辨正云：四益先生略以爲此經傳之精華、大學之佐證、乃以窮經之心思、博採傳緯子史諸說、原注、如周禮、律呂、禮運、太一、鄉飲酒之賓主位次、緯之北斗、明堂、靈素之九宮、史天官書之類。勘明楊曾立法之原略。竊以蔣說多言訣、補證則詳理。蔣傳囿於授受、補證究其根源。蔣氏拘泥舊文、補證溝通變化。蔣氏懼於漏洩、不免秘密之談。補證比之說經、不畏鬼神之責。略又撼龍經傳訂本自序云：此楊公古本流傳既久、高公謂經後人竄易增益、故各篇之中、章法淩亂。略今仿王制周禮訂本、分經傳說三等級、舉大綱以張細目、略其枝生節外無關經旨者、則在害馬當去之例、要期理求其是云爾。按此兩書見於井研志藝文四、當時名曰天玉寶照蔣注補證及疑撼經訂本。託名董含章作。原僅先生手批本、今年始由黃鎔補成。

隋楊上善黃帝内經太素、後附黃帝内經明堂及清黃以周黃帝内經明堂序、舊校太素經校本序、黃帝内經九卷、靈樞集注序、黃帝内經素問重校正序、先生以爲並足珍惜、並爲重刊之。又以黃氏九卷集注、素問重校正、兩書均無傳本、擬仿黃氏例爲靈樞隋楊氏太素注本、素問隋楊氏太素注本。其佚者據宋新校正所引太素及楊注佚文、依靈素原目分卷補入、以成完書。其中雜有後人校語者、別錄之。鈔寫脫誤、略爲攷證。按、此書未成。並命次孫宗澤先輯二書目錄、依靈素原目、注明楊注見何篇。並補新校正所引佚文。計靈樞楊氏全引者五十三篇、未全者十四篇、佚者十五篇。素問全五十、不全十三、佚十八。及黃帝内經太素篇目、每篇注内經原書篇名、佚文據新校正補。先爲刊行。

友人譚焯灼庵藏日本康賴醫心方三十卷、爲宋太宗時卷子本。先生借鈔之、以鈔本存校中。先生因醫心方之引千金方不引翼方、斷爲二書非孫氏一手所作。又云、古今以翼名書者必非一人作、如原序所引孔子翼、太玄翼是也。又以醫心方絕無寸關尺三字、且往往不與宋校合、又可知糾纏難經始於北宋。診寸關尺之非古法、更得一證。屬何俶尹壽序。

是年所作文、有楊少泉夢語序、四川圖書館書目序、清授榮祿大夫江蘇候補道賀君暨元配謝夫人合葬墓志銘、省建秦蜀郡太守清封通佑王廟碑並頌。

圖書館書目序云、吾國自通習五經而經學亡、自普通設科而中學且絕。略大氏學人多中先博後約之病、皓首博識未盡、何有約時。略蓋學問之道、先行後知、本專末博。與經學初程所言不博遂求約不可也見壬辰小異、此蓋有激而然也。



先生爲學生講國策讀法、仍表彰縱横之意。中有一條、言其對語言學堂之主張、略中國當於邊海設二三語言學堂、擇中學已深、天資絕妙者入校肄業、優其出身。其餘各省聽人民自便、各學校可停此科、以專中學。蓋此科非天資絕高者不能有成、非人力所及、不如一筆删之、以求有用之學。戰國策讀法

按、此僅爲外交人才而言、不言讀西書、但先生當不主張凡入校者皆能讀西書。今內地各省中小學外國語耗時最多、亦最無用、其弊甚著。

將唐梓州趙蕤長短經中是非篇提出重刊之。在叢書輯古類。

光緒丙午、先生在青神漢陽壩曾本周禮證合尚書之旨、口授門人鄭可經爲書經大統凡例若干條。至是復由黃鎔加以補葺、共成六十八條。周禮大統凡例注

爲學生講授傷寒得□課、刊之。

成內經平脈攷合靈樞本藏篇、師傳篇、通天篇、陰陽二十五人篇、論勇篇、衛氣失常篇、素問血氣形志篇、爲王典楊注卷、以馬注及丹波素問注、又補以己意。

又有平脈攷五卷。已刻據太素本刊者似非完作。

成三部九候篇補證今在六譯叢書中。一卷、序曰、鄭康成周禮疾醫注脈之大要、在陽明寸口而已。略經於人寸之外、別詳三部、加入少陰、岐伯乃以少陰爲任衝、少陰不動之者爲衝、略任衝與督帶爲十二經之主宰、少陰統於藏、惟任衝乃能於人寸外獨立營壘、自固部分、亦如丹家之專詳任督也。略

西醫解剖生殖爲一大門、内傷外感屬於人寸、男女傳稱惟在衝任、覆蹈程途、亦於是明。略此三部之中、以衝任爲君主。略又曰中國舊說以外腎爲附庸、不列十二經中、而别造命門、以主生命。張景岳於内經頗爲熟習、乃亦盛推命門、審是則内經於生理逐末忘本。略攷人身生死病痛、專責藏府生化飄舉、則責在衝元。故以形體論、腎氣無關於死生、而欲久視長年、則以築基爲根本。此難經重腎爲魏伯陽之遺風、而盛衰生死、則法不在是。三部篇序、先生建極以馭四旁。

冬、袁世凱將稱帝、以明年爲洪憲元年。蔡鍔自雲南起兵討之。

命孫宗澤將靈素中言鍼脈病名篇彼此解釋者如小鍼解鍼解之解九鍼十二原□編。彙爲工解篇一卷、今在六譯叢書中。附瘧解補證。蓋以素問以問稱、與服問、三年問、曾子問同例、靈素篇以解名、亦訓釋之取義本書自相解釋、不必人之分篇作注也。黄鎔序作素問靈台秘典論新解、今在六譯叢書中。以天下一人例之義說之。

先生不以靈樞爲僞書、其言曰、靈樞爲經、素問爲傳。所引經曰、多出靈樞、此醫家之通論也。略凡古今僞書皆衍空言、不能徵實、如僞古文尚書之類是也。靈樞所載藏府、經絡、筋骨、較素問尤爲徵實、與攷工記之鈎心鬥角、比寸較尺相同。後人不能仿造一節二節、何況繁重至於八十一篇之巨帙乎。略蓋六書之文、出於孔子、黄帝古書、全屬依託、不止靈素爲然。若以雜有後世事實、書原祖託、記錄在後、春秋以上、何有六書。古書相傳、今以儒法經記傳問說解攷之、六門之書、至少必更六傳、如孔子作經、弟子門人作記與大傳、下至漢初、乃以問說名書。略釋書、道藏其例相同。今靈素具有六



種書體、全書同稱黃岐。釋伽既著經、又作論說語錄、此必無之事。本書所以不避雷同之嫌、蓋藉以明依託之旨、如盜蹠斥仲尼、卞和愧文仲、作者非不知時代不符、特留此破綻以啓後人領悟耳。略況靈素以解評名篇至六七見、此豈一人所爲。略不然試就全上古三代文中攷之、所有堯舜以前之文字、與戰國有何分別、藉此可以自悟孔子以前並無古人之書傳。略靈素全出孔門、以人合天、大而九野十二水、爲平天下之大法。小而毛髮支絡、爲治一身之疾病、先知前知、理無違異、不假於解剖、無待於試嘗、弟子撰述、初作經篇、素問問難、半成於扁鵲倉公以後、書雖晚出、不改師傳、故同目岐黃、以端趨向。略。難經經釋補證總論頁十七 又曰、案陰陽五行本大一下行九宮之法、運氣之所從出、皇主天道陰陽、五行爲其二伯五岳之法、故其說以干支歲時月日爲本。後來爲其學者、天下萬事萬物、莫不以五行推之、略爲古陰陽五行之支流餘裔、出於洪範五紀例者尤多、皆爲治法。當以歸之經說、若醫家專門切要之事、則詳經絡、攷部位、識病名、知鍼藥、於內經中取其切要者、不過二三十篇、其屬通論治國、醫人皆所合通者、不過三四十篇。其高深玄遠之陰陽大論、與政治陰陽五行家之專篇、則盡可束之高閣。略收五行以歸經學、略治法可以重光、於醫學中掃除荒蕪、自有澄清之望。分方治宜篇頁十三至十四

春、日人向我國提出二十一條、五月七日致最後通牒、迫我承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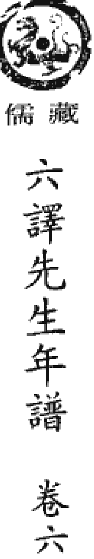
民國五年丙辰、先生六十五歲。一九一六

在國學學校校長任、兼任華西大學國文及文學史教授。

四月、成大學中庸衍義一卷。先生以大學爲皇帝學、專在治平、功用從修身始、不應於修身前加入正誠格致四級。宋元學派困於格致、以七日格庭前竹、十年去一矜字不得之類。終身不至修齊、何論治平。略欲講大學、不可不以天下爲志。欲知治法、不可不分先後。一言已明、不必求虛索隱、泛濫蒙混。以童蒙物理方名等事、責之德行。格致如今西人科學、乃古蒙書專書、技藝仕宦初不主之。略舊說之誤、在以格致爲入德之門、成人之學、言行本末相反、正中顛倒之弊。頁一又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二句物字有明文、本末先終、疑爲終始。爲格物、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二句知有明文、能分先後、即爲致知、數言可了。頁二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是修身以前不當再有朱子之所謂四條目也。自謂曰、今乃合讀大中次第、人天而爲之說、幽深隱微、頗不合於時好。然就經言經、於今日教育宗旨、或足以聊備一解。又曰、今於大學、既以修身爲主、不用宋人西人格致之說、又以治國爲本、平天下爲末、所有修齊皆屬比喻、化五爲三、直不啻化三爲一。大學衍義頁三

六月、黃鎔補編成皇帝疆域圖表、其爲圖表凡四十二。按、先生己亥以前、曾有大共圖攷之作、見井研志藝文。未成。以後似續有增補、甲寅刊其三圖、以餘稿命黃鎔編輯。鎔每編成一圖、輒用作國學學校講義、其中繩尺糾駁、改易復陳者、至於數四。至是卒業、共得四十二圖。黃鎔跋。每圖鎔皆詳爲解說、大統疆域、粲然大備矣。

九月廿六日、王闓運卒、八十五歲。十一月初、尊經同人設奠於尊經書院舊址、先生爲文祭之。先生



於王氏、不肯依傍、精神此文頗能道出。略文襄以鄉土之誼、祖述河間、專崇姬旦、中年從政、遂輟仰鑽、承襲舊聞、老而彌篤、嘗命撰左氏長編、既據作傳、不能不主聖修、非其本意、終弗善也。夫子以餘力箋注群經、提倡微言、主張董、何、西漢師傳、千鈞一髮、他編宗旨雖不必盡同、若公羊一家、信爲偉業、無傳而明、日月不蒙、諸條至爲精審、莊、孔尚未窺其藩籬、餘子更目鄶無譏。受業造膝摳衣、頗與機要、避火畫水、投荒穀梁、石渠重光、無復知有魏晉、關中既建、大難以次削平、冊載專精、用分一絕、小隊偏師、逍遥河上、不敢摹擬騷選、自比淵雲、侵犯神嚴、知難識小、自由才薄耳。略受業以蕞爾介居兩大、時論紛然、頗有同異、特妾婦之道、從一而終、轉益多師、古所不禁、況儒生傳經、亦如疇人制器、秘合差離、久而後覺、使必株守舊儀、禁新法、專己守殘、殊非師門宏通之旨。又凡真賞、過喜每多溢辭、難拘常解、割雞本屬戲言、非助亦爲反語。甚至鳴鼓之命、取瑟之歌、亦別有微旨。否則天視之慟、比於庶幾、而何皇望文屢見、排於門外、學者即屬非賢、教者何以自聖、以古準今、其則不遠。略參看□年據末數語觀之、似當時同門中不無排擠先生事實。先生嘗評闓運云、湘潭於經學乃半路出家、所著春秋例表、至於自己亦不能尋檢。世或謂湘潭爲講今學、真冤枉也。吳虞六譯老人餘論

成診筋篇補證一卷、附十二筋病表、診骨篇補證一卷、附中西骨格辨正、仲景三部九候診法二卷。均在六譯叢書中。診筋篇以靈樞經筋篇及素問刺要痛論爲主、診骨篇以靈樞骨度篇爲主、其散見於各篇者、則據古今圖書集成筋門及骨髓門鈔補、先錄楊上善注、以己意補之。診骨篇並將日本□

經穴纂要周身名位骨、一篇加入、而附以劉廷楨中西骨格辨正。

先生力主復古診法、以內經每以皮（腠理）絡（一作內分）經（三部九候診經脈）筋骨（筋骨亦作藏腑。）淺深層次、分屬藏府及邪風傳移最關緊要、故次第成診皮診絡、三部九候診筋診骨（以上亦名五診法。）及人迎脈口診、分方異宜、內經平脈、營衛運行、各篇名古經診法九種。成仲景三部九候診法二卷（今在六譯叢書中。）仲景於公式稱陰陽、至於三部本經私病非公式者、乃曰趺陽寸口少陰（仲景三部診法陰陽總類題目注。）彭縣唐容川補正曰、仲景診脈是人迎趺陽（二字當旁注。）寸口太谿、周身遍求、至爲精詳、乃古法也、與今之診法不同（略　頁五十三）

二月、取消帝制、廢洪憲年號、護國軍與各省響應、六月、袁世凱卒、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民國復建。（大學衍義頁三）

民國六年丁巳、先生六十六歲。（一九一七）

在國學學校校長任、兼任成都高等師範諸子學教授。

正月、孫宗澤娶妻蕭氏。

二月、作謝母丁恭人六十壽序。

三月、曾孫德厚生、宗伯出。

三四月之交、川督軍羅佩金、第二師師長劉存厚在成都巷戰、焚殺極殘酷、難民麕集、學校停課數周、六月、省長戴戡又與劉存厚巷戰、焚殺較前尤烈、戴勘死之、劉存厚兼理軍民政務。

十月初九日、第四女堯章生。

冬、先生辭國學學校校長職、宋育仁繼任。

王先謙卒、七十六歲。

門人季邦俊補成春秋三傳折中一卷。今在六譯叢書中

按、先生初解三傳、分疆畫界、一字不苟。積久貫通、乃作春秋經傳滙解。於異文、先穀、次公、次左、三傳平列、不主一家、略採舊說、辨其異同。舊作三傳異同四表。在三傳未成時。首事實、次典制、三義例、四存疑。今並以附經下、蓋以正解詳其貫通、以存疑收其歧出、尚不爲三傳作調人。既又有三傳事禮例折中表三卷、則直以平三傳之獄爲己任。井研志藝文二春秋經傳滙解三傳事禮例折中表提要。約在癸巳甲午之間。據經話甲一頁五十六惟當時似未成書、季邦俊乃就原稿加以整理、並爲之注、以充學校講義。惟不惟分事禮例三門、似較原本爲簡、其中平反疑難、最爲切理厭心者、如尹氏卒、左作君氏、二傳作尹氏。舊以爲男女不同。今據左隱七尹氏之文、知左經本作尹、傳之君氏卒、乃魯事、不見經。尹氏卒有經無傳、後人誤據魯事解經、乃改經尹爲君、以致歧異。此條事築王姬之館於外、左言非禮、公羊合禮、各言半面、惟穀梁由非禮而合禮、乃爲全文。此條禮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以爲桓母、穀以爲惠母、此當從穀梁、母以子氏、例比成風。杜注未甍、純係誤解。此條例先生嘗謂、六經有小大天人之分、三傳無彼此是非之異、宏綱巨領、靡或不同、文字偶殊、不關典要。季邦俊序

先生舊有周禮定本，仿王制訂本之例，分經、傳、說寫定。不詳年。至是，黄鎔爲之注而刊之，名周禮訂本略注，與書經宏道編互相發明。本書第一卷書名下注。惟書止天官、地官二卷，當是未完之作。

成傷寒古本攷，其目爲：

一、北宋本同翼本，乃傷寒中部，首尾別在他書攷條目。

二、成本出於翼，變亂羼補攷條目。

三、傷寒論四本編次。成本、箋、辨、尚論、外台。

成平脈法砭僞平議。原書爲日本内籐希振撰，在傷寒雜病論類編十卷。瘟病平議。原書即陸九芝世補參醫書之温熱病說三篇，先生駁其以温熱□屬陽明之誤。

傷寒平議

一、陳脩園傷寒淺注凡例、讀法。

二、張隱庵傷寒集注凡例。

三、柯均伯傷寒注總論、傷寒翼。

四、黄坤軺傷寒說意。

五、錢奉來溯洄集。

六、喻嘉言疫證平議。

七、王安道溯洄集。



八、郭雍傷寒補正。

傷寒總論錄外台第一卷、諸論傷寒八家一十六首。外台論傷寒六日數病源並方、方九。二十一首。附病源時氣熱病溫病日數表。華氏日數三十六日表。附傷寒講義□課、一太陽篇六經轉變證誤、二四時常病表、三四時類病表、四導引順時則四時不病表、五四時正病由於所傷即病表、六違時則留病內因表、七四時外感所傷留病表、八四時所傷聞時而病表、九吐法在胸經證。

桂枝湯講義。自注云、初疑桂枝湯不應立方名、再版據發汗當爲解肌、今因聖濟傷寒門有十九桂枝湯、繼攷翼本傷寒二卷、獨無同名之方、與無名之方與本書及古書例通、不相同、故定建中、陽旦、解肌爲古母方名、餘以藥味立名者、皆子方、古則無名、同名統於母方也。頁一

是年、張勳擁清帝復辟、旋爲馮國璋、段祺瑞驅走、馮代總統。廣州非常國會舉孫文爲大元帥、下令北伐。

民國七年戊午先生六十七歲。一九一八

春、先生去國學校長職、宋育仁繼之。

是年正月、熊克武繼劉存厚爲四川總司令、先生鄉人。楊庶堪任省長。

仍任高等師範課。

五月二日、孫媳蕭氏死於産。十四日、陳氏女死於産。

六月、先生以將回籍析産、先遣妾帥氏歸。七月初、自成都偕門人鄭可經、時鄭爲律師、故邀之。季邦俊、姪

師政繼歸。十一日將小高灘、秦家灣兩地田產一百二十畝分授兩孫三子、人得二十四畝、附土數畝。成都兩屋留以自住、先生生平產業盡於此矣。

是時鄭可經曾欲爲先生作年譜、已以一冊子列干支年歲、仍未作成。

七月十九杪、先生復至成都。妥帥於九月始去。教授高等師範、復任國學學校校長。存古學堂第一班學生於民國二年夏肄業期滿、教育部以不合部章、僅允以中等學校資格畢業。當時先生在京、曾篤代理校務、嘗電請先生力爭。後此辦理數年、迄未立案。至是因學生之請求、省署乃照專門學校章程改組國學學校、設文哲史三科、以經費缺乏、史學科暫緩設。咨部立案、更名四川國學專門學校。

十二月九日、姪師政卒於國專校、年五十二歲。時師政任省議員、寄寓校內。師政侍先生極久、其死、先生頗痛之。十二月、孫宗澤畢業國專校。

黃鎔推本先生之說、成尚書宏道篇、中候宏道篇。均不分卷、二書合書經大統、凡例統名今文新義、在六譯叢書中。此書本名尚書緯說、璿璣鈐云、孔子刪經、以十一篇爲尚書、十篇爲中候。先生以爲尚者上也、上論帝王有法古之義、候通侯。開元占經引作中侯、中侯謂中鵠。經立正鵠、以待後聖射中、有侯後之義。於尚書十一篇以皇道帝典、帝謨、禹貢、洪範五篇爲一皇四帝、甘誓、湯誓、牧誓爲三王、高宗彤日、西伯勘黎、微子爲殷三公、二伯。於中候十八篇、以顧命、甫刑、文侯之命、鮮誓③、秦誓爲周五篇。顧命居中、餘四篇如四岳與典謨貢範相應。以雒誥、盤庚、呂覽、史記說周用盤庚法、故盤庚稱誥、爲周書。大誥、康誥、酒誥、梓材皆王曰、爲一類、爲成王六篇。雒居中、盤庚五方、中央皆備、爲大戴之六府、餘四方四誥。以金縢、君奭、多士、多方、召誥、立政、毋佚④七



篇皆周公曰、爲周公七篇。孟子周公兼三王、施四事、統四方天地人爲七政、即七篇舊義。皇道篇者、分帝典、酒命、義和五節爲之、以當二十九篇之數、不取晚出泰誓之説。據各篇目注每篇又分序經、傳記、説、分寫之。

先生舊作尚書備解、其分篇法與此不同矣。

將舊所批禮記付刊、不詳何時批。名禮記識、凡二卷、將舊作易説一卷付刊。

作唐珍廷先生八十晉一讌集序、珍廷爲省議長唐宗堯之父、文中於古議院制言之甚詳。參看戊申年議院改良條。

先生五變之説至是而備、其於六經分天人大小、與四變記同、而較爲詳備、歸重於六經皆孔作、孔作六經、必須造字、自爲五變記大略如下、

一、人學三經。

禮經〇六藝中先有小禮、小樂、乃修身、齊家事、爲治平根本。附小樂

春秋〇治國學、又王伯學、爲仁爲義、地方三千里。

王制爲之傳〇人學之小標本、儒、墨、名、法主之。

書〇平天下學、又皇帝學、爲道爲德、地方三萬里。

周禮爲之傳〇人學之大標本、道、陰陽主之。

孔經初主此二派、先小後大。春秋之王伯學、中國已經略有端倪、至於皇帝學、必待數千年乃可得其髣髴。

二、天學三經。

樂○凡言、大言、至言、無者皆爲天樂。

附大禮○禮爲別、樂爲和。

詩○神游學、神去形留、不能白日飛昇、故專言夢境。

內經、山經、列、莊、楚詞、古賦、游仙詩以爲之傳。

易○形游學、周遊六虛、即飛相往來、在六合以外。

釋典爲之傳。按五變記止於詩、無易、疑有脫。特本先生之說、補此二行。

三、分畫天人之大學。

大學十二引書、十二引詩、所以示由人企天。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主行、爲人學五等。定、靜、

安、慮、得主思、爲天學五等。物有本末、即身、心、家、國、天下五等；事有終始、即正、修、齊、治、平、定、靜、安、慮、

得十等。蓋天經天人之等級、藉大學以明之也。詳見五變記箋述。

四、因作新經、乃造六書文字。

六經皆孔子所作、凡經傳所稱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帝德、王道、伯功、皆孔子一人之事。韓詩外傳姑布子卿相孔子、即其詩說。用以俟後、乃新經、非舊史。譯新經必須足言、乃創爲六等文字。自國師公顛倒五經、謂以五經爲古已有之。僞造三代鼎彝、於是孔子以前乃有六書文字、如譯史所別六家。乃有六經、於是六經乃爲帝王陳迹。六經之爲新經、孔子已爲作、爲述。

舊史關鍵、全在六書文字之是否孔作、孔子以前是否字母書。數年來搜討證據、繁複說乃大定。



黃鎔作羅玄德中文古籀篆隸通序、於先生五變、孔作文字之義頗詳、略云、略竊以讀書必先識字、造字乃以作經。認定六書字體爲宣尼手澤、則曩昔失物、皆可次第收回。故孔氏古文之說、不可不奉爲鐵案也。人之稱倉頡古文者、大抵根源許氏耳。按說文敘列倉頡於庖犧後、不過溯文字之始源、略並無倉頡古文之明文也。其曰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所謂孔子肇造古文。又曰亡新居攝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又馬頭人等說、皆不合孔子古文、則明明以古文專歸孔子。略許氏引孔子曰、即孔子初造古文解說字義之證。然則易繫後聖書契、謂孔子也。倉頡之書在孔前有可攷者、略爾疋歲陽歲名閼逢旃蒙困敦赤奮若之類、二音三音、繁重無義、此爲孔前音多字多之證。略又爾疋月名陬如寎餘等十二名詞、莫可索解、章太炎謂巴比倫有此名詞。此即史贊所謂不雅馴之文也。略。按此節尚舉有左傳手敘及三傳異文各例。以已見先生中華大字典序、不贅錄。至於會意一門、合數字成一字者、尤足見字母遺迹。略其時字母詰屈鄙陋、繁瑣不足以載道、乃不得不起造點畫、以四象轉借爲六經之首基。略以後傳記子緯、凡用六書文者、莫非孔經之祕聞、即託人名在孔前者、略莫不承用六書古文、即皆孔經之傳說也。夫所謂孔氏古文者、對博士今文隸書而言也。略劉歆校書祕閣、發得周禮、左傳、皆古文原本、疏請立學、不遂。弟子憤仇博士、謠謠朋興、謂周公制作、而孔子無經、謂倉頡古文、史籀大篆、而孔子無字。於是三代鼎彝往往而出、攷其銘式、要皆六書古文變體、說文敘駁之以爲大共非訾。略班志所列黃帝等書目、略名由臆造。總之字母語煩音瞔、遷移不定、六書古文擇言尤疋、有形有義。略

成傷寒古本訂補自序云、余笑方喻以下傷寒本佚去頭部、爲刑天傷寒。略既據千金補此三卷、或猶恐其過於新。略竊以成本出於千金翼、今取千金九卷加於翼本之首、璧合珠聯、固無疑義。且攷自明方喻以下全祖成本、成出於翼。略成本取千金三卷以補翼本之缺、不以翼本爲完者也。方喻以下乃取成本之引千金總例三要方汗吐下三例在翼本之外者盡刪之、翼成二本遂成爲刑天氏之無首、而别以風寒與兩感爲三大綱、刪去翼本太陽七法合爲三卷。今試舉成本證明其意、然後知非成本之過、全出於方喻之無知妄作。

傷寒雜病論古本三卷、八年刊自識云、略外台一卷、與千金九卷□□、爲傷寒原文之首帙。外臺二卷引傷寒雜病方、則與翼九十兩卷同、此爲傷寒中帙。三爲天行、四爲溫熱雜病、則與千金十卷同。知唐初本九卷爲首、一、二、三卷、翼九十兩卷爲第三至第十卷、千金十卷居其末、爲外臺第四卷、包金匱在其中。此唐初之古本也。

是年、南北混戰。

徐世昌繼馮國璋爲大總統。

王先謙卒⑤。



校記

①六譯先生年譜卷六：原稿不分卷。今據巴蜀本分爲廖平學術「五變」之始。

②「門人」上，原有「同居者」三字，與下文重，今删。

③鮮誓：通行本《尚書》作《費誓》。《尚書大傳》：「周初淮浦徐州並起爲寇，伯禽伐之於鮮，作《鮮誓》。」《史記》作《肸誓》。《周禮注》又引作《粊誓》。均爲同一篇也。

④毋佚：通行本作《無逸》。《史記·周本紀》作：「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

⑤王先謙卒：按，本譜已於民國六年載：「王先謙卒，七十六歲。」此處重複。

六譯先生年譜卷七①

民國八年己未、先生六十八歲。一九一九

在國專校長任。

正月、曾孫德生、宗伯出。

三月十七日、先生在寓薙頭、晚餐時忽失箸、聲瘖、掌攣、隨即昏迷、逾時始甦、急延譚焯、徐堪同縣人、時任國專教。視予以表劑無效、嗣由盧某投以補氣化痰之藥、漸能飲食言語、惟言語仍蹇澀、右手右足仍拘攣、時侍側者有兩妾及長孫宗伯。

八月三日、長孫女□適同縣張盛勛、次孫宗澤自井研來侍。

先生病後、以半身不仁、行動眠食均非人不舉。寫作惟恃左手、然仍不廢著述及講授。當講時、常命孫宗澤書其稿於黑板、略説數語、語不清晰、則宗澤間爲繙之。

十月二十四時、妾劉回井研、先生殊戀之。妾帥勸先生辭職歸家、季邦俊又陰阻之。

十月杪、國專學生劉慕山等反對先生、先生亦聞政府有延黄侃季剛來川長校之説、因函省署請辭、未准、乃懸牌不理校事。

吴虞於先生極推重、然不敢聞先生近説、是時教授國專、曾以自述命題、謂學生曰、言文史心得均可、慎勿闌入廖先生學説也。

劉師培卒、三十六歲。

歐洲大戰停止。

五月、北京各大學學生爲山東事件發生五四風潮。中教史要一百二十

熊克武爲四川督軍。

民國九年庚申先生六十九歲。一九二〇

春、復任國專校長職。

二月、孫宗澤入法文學校、先生謂爲棄其所學而學之、阻之、不聽、怒甚。

作熊寶周先生六十壽序。

八月二十九、妾帥氏以用度頗窘、先生又常詈之、憤而歸井研、先生亦不之留、惟曼聲誦壺內有酒好留客、壺內無酒客難留之句。

九月、妾劉氏自井研至省侍先生。

是年秋、川軍與滇黔軍交惡、熊走潼川、滇軍尋亦被驅走。

秋、鈔大學新解。

曹錕、張作霖所領直奉軍與段祺瑞皖軍戰、直奉軍勝。

撰伍母郭孺人墓志銘。

民國十年辛酉先生七十歲。一九二一

在國專校長職。

二月初九日先生生日，門人黄鎔、楊㴋、李光珠、黄炳彝、郭述皋、劉泌、子賀龍襄、王世仁、王志仁、胡淦、黄龍江、帥鎮華、周濂、冼李堯勳、季邦俊、鄭廉生、孫爾康、唐溫源、李沅、陳國儒、帥正邦、鄭可經等爲文以壽，文於先生四十年中學説變遷言之頗詳，黄鎔作。

是年先生六變説成，易號六譯老人。

將平生著作已刻者編爲六譯館叢書，共□種。尊經書院刊□種、仁壽蕭藩刊三種、綏定、成都府中學堂刊一種、宣漢書院刊三種、存古書局刊□種。統由存古書局印行，周刊穀梁因板在湖南未列入。

欲將六譯叢書再付中華書局出版，藉資廣布，中華以卷帙太重謝之，嗣又以周刻穀梁古義疏，似已絕版，擬但印此一種，已有成議，因加重訂，略增近來新義，並命門人趙遵路校之。

冬，門人柏毓冬、徐溥等創設國學會課，推先生及宋育仁主之，應課者千餘人。

先生六變大綱詳柏毓冬六變記。柏文即就黄鎔壽序而略有删補者。

略己未春，先生得中風聲瘖掌攣，而神智獨朗澈，優游中得詩易圓滿之樂，遂半生未解之結，於靈素獲大解説，其論詩本樂記歌風、歌商、歌齊、歌小疋、歌大疋、歌頌之六歌，而悟六詩之師説存於內經，訂四風、五運、六氣、小天地、大天地、二十八宿爲六門，以應樂記。周召檜曹四詩不見日月字面，因訂以周南十一篇起五運六氣例，召南十四篇起二十八宿例，檜詩、曹詩各四篇以起八風例，靈樞九宫八風篇是爲傳説，以應樂記之歌風，此風詩一也。鄘、衛、王、秦、陳五詩各十篇，合於內經之五運，蓋五旬五十甲子，除子午少陰不司天之十年不計，所謂甲己化土、乙庚化金、丁壬化木、

丙辛化水、戊癸化火、凡十干合爲五行施爲五運、化爲五旬。凡屬日之詩五、所謂日屬世界、以應樂記之歌商。蓋鄘字古通宋宋爲商後、故五運詩以鄘爲首此五運之詩二也。邶、鄘、齊、唐、魏、豳、合於六氣之六十甲子、內經六氣有平氣、太過不足之差、以一氣主十二月分之、則魏、邠各七篇爲不足、邶、鄘各二十篇爲有餘、用損益之法、取邶、鄘之首各五篇補入魏、邠、每詩餘三篇以象閏月、另將鄭詩之溱洧一篇補入齊詩、與唐詩皆十二篇以應平氣。邶、鄘有餘而往、不足隨之、魏、邠不足而往、有餘隨之。凡地支主六氣、所謂子午之上、少陰主之、寅申之上、少陽主之、丑未之上、太陰主之、卯酉之上、陽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陽主之、巳亥之上、厥陰主之。一氣主十二年、六十甲子餘十二月、以旬空法補之、是爲屬月之詩。所謂月屬世界、以齊詩爲之代表、應樂記六歌之歌齊、此六氣之詩三也。小疋爲小天地、以小旻、小宛、小弁三篇爲之代表、自鹿鳴至無羊三十篇以應一轂三十輻、比於易下經之咸恒十朋。節南山至巷伯是爲三小十一篇、比於易下經之損益六首。習習谷風至鐘鼓是爲魚藻十一篇、比於易下經之震艮六首。楚茨至賓之初筵是爲瞻洛十一篇、居中央、比於易下經之兌巽六首。菀柳至何草不黃是爲菀柳十二篇、比於易下經之濟未六首。凡小疋之詩七十四篇、應易下經五朋、所謂五中。內經六微旨大論云、上下有位、左右有紀、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即其傳說。是爲小天地主紀、步三詩較月屬六氣之詩爲尤大、與樂記六歌之小雅相應。此小天地之詩四也。大雅爲大天地、以雲漢、瞻仰、召旻三篇爲之代表。自文王至下武九篇、分應天地人之道、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人以四爲度、故有上部之天

地人、中部之天地人、下部之天地人。三而三之、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是爲九天、而分八風、與周、召、檜、曹風詩相應。提出文王有聲一篇、與尚書帝典開宗之皇道篇相應。自生民至卷阿八篇、以應八節。鳳凰至桑柔六篇、以應六氣。嵩高至常武五篇、分配五方、合爲二十八篇。攷工記輈人蓋弓二十八、以應列宿、故三大天爲列宿、外之三統、與三小天次序顛倒不同者、所謂上下無常。而人道則居中不變。三小天商在前、周公居中、成王居末。三大天武王居首、周公無天下而有天下、次之孔子、則主商頌。此小大所由分、是爲大天地。主二十八宿之詩、與樂記六歌之大疋相應。此大天地之詩、五也。三頌、周頌屬天、天以六爲節、故周頌六篇。魯頌居中屬人、人以四爲度、故魯頌四篇。商頌屬地、地以五爲制、故商頌五篇。凡三頌比於易下經六首之震艮巽兌濟未三朋、從容中道、無太過不及之差。四五六相加、爲篇共一十五、正與十五國風相應。毛本增作三十一篇者、僞也。此素青黃三統之詩、與樂記六歌之歌頌相應、更又與易之三藏對起、是爲三頌之詩、六也。其論易經、因乾坤生六子爲八、父母卦各生三子、三八二十四、合父母爲三十卦、合老少父母共得六十四卦。內經方盛衰、論奇恒之勢、乃六十首、與禁服篇通於九鍼六十篇之說相同。因訂易經下經爲十首、六首、各四朋。十首者以十卦爲一朋、六首者以六卦爲一朋。凡上經三朋、朋皆十卦。下經五朋、惟咸恒一朋十卦、餘四卦皆六卦。六節藏象論生氣通天論所謂其生五、其氣三、三三爲三才之道、五主五中之情、故上經三朋乾坤否泰二十卦、主占天地之大小。乾坤亦爲小天地、以小畜爲之代表。否泰十朋爲大天地、以大有同人爲之代表。坎離十朋居中爲人事。所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此上經



三十朋也。下經五朋咸、恒、二五爻大過、小過、所謂奇恒、詳病之深淺、損益二五爻頤與中孚、所謂比類主治病情。此咸恒損益凡二朋也。震爲長男、縱之則艮爲少男、兌爲少女、縱之則巽爲長女、長少各別、得損益則合乎中庸。震艮六首是爲有餘而往、不足從之。巽兌六首是爲不足而往、有餘從之。兩朋分居濟未六首之左右、所謂從容中道、別爲三藏、合爲五中。此下經之五朋與詩例互相啓發、合之則雙美、分之則兩傷。核四十年而成六變。張文襄戒書所謂風疾馬良、去道愈遠者、其幸免乎。略辛酉冬十月上浣也。

先生是年嘗云、爲學須善變、十年一大變、三年一小變、每變愈上、不可限量。略變不貴在枝葉、而貴在主宰、但修飾整齊無益也。若三年不變、已屬庸才、十年不變、則更爲棄才矣。然非苦心經營、力求上進者、固不能一變也。經話甲一頁十七

嚴復卒、六十九歲。

廣州國人選孫文爲大總統。

民國十一年壬戌、先生七十一歲。一九二二

在國學校長任。

正月初六日、曾孫德脩生、宗澤出。

閏二月、作文學處士嚴君家傳、文中言以內經說詩易之故。云素問上經下經之明文不啻十餘見。經文別無以上下名篇者、惟易緯於乾鑿度上下經兩相符合、六相教授黄帝、雷公受命黄帝、以傳世

彭者、演六相之文、受者惟一雷公而已。雷公七篇、每於上下經三致意、凡陰陽、雌雄、先天、後天、太過、不及、損益、皆易說也。而揆度奇恒、比類從容、尤於上經三朋、下經五中、提綱挈領、新發於鍘百變不易者也。又曰緯書爲至聖秘記、以劉歆割裂舊文而顛倒之、至宋歐陽氏請除正義緯候、而極矣。略詩學不昌、浸淫毛傳、朱注。余以史漢依附經□□□□□□星宿之說、幾判若天淵。攷內經天元玉册□□□□□言王啓玄注引用易經大傳者、至繁且多、一旦改□□□□林使老師宿儒服膺研究、其於醫學闡揚尚矣。略

又曰余著醫書二十餘種、專駁難經之亂古法□□□撰醫書不謂市。略或有嘲余者、吾撰書意在醫心而不醫病。

又曰君博聞強記、幾於過目成誦。嘗與友人私語、謂余號經學專家、凡讀經爲先成誦、吾能暗誦十三經。試設法以較優劣、余素健忘、知其語深中余病。人稟受皆秉於天、使余好深沉之思、天復假以強記之識、今日成就不當僅此。

按、先生嘗自言於春秋幾無一字不爛熟胸中、然試令吾倍誦、則不能及半葉。

命宗澤纂集莊子緯書中言孔作六經之文。嘗見宗澤讀龔定庵詩、曰此打油詩也。

四月、國專發生學潮、驅教員、改科目。斥退爲首學生魏大猷等十四人。

作何俶尹六十壽序。

七月、辭校長職、駱成驤繼任。

閏五月、作伍非百墨辯解詁序。

五月十五日、妾劉以病歸井研、閏五月十五日卒。

是年直奉軍大戰、奉軍勝、徐世昌出走、黎元洪復大總統職。中教史要一百廿一

十一月、教育部公布學校系統改革案。

先生以墨辯即名學、孔子必也正名、即指六□□也。先生壯年嘗究心墨辯、得啓發於管子之七法、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象說即在經上經下經說上下、舉則爲綱、行以六書分配之、即孔子正名造字之說。

民國十二年癸亥、先生七十二歲　一九二三

二月二日、先生偶不慎跌、傷後腦、流血甚多、旋愈。

次孫宗澤近來頗受新潮影響、先生謂其擇術不正、恐致沉淪。

先生欲將六譯叢書付中華書局出版、以資流布、中華以卷帙太重謝之。嗣又以周刻穀梁古義疏證、版存湖南、似未印行、擬但由中華印此一種、已有成議、因加重訂、略增近來新說也。並命門人趙遵路校核、寄去中華、仍未印②。

五月、宗澤回井研、令將公羊補證中與革命有關之文字錄出、作爲外編、未果。

六月廿六日、妾帥氏卒。

十二月十六日、納婢張氏。

中華革命黨改組國民黨。

曹錕以賄選爲大總統。

孫文在滬與俄代表下缺

民國十三年甲子先生七十三歲。一九二四

正月、嘗見宗澤讀龔定庵詩、曰此打油詩也[3]、並謂其詩不如文。宗澤旋回井研。

二月二十日、由南門外遷少城橫通順街。是時侄子成勵、姪孫宗瀚、婢張侍。

三月、成都佛學社延先生講演詩易、即以近年詩易稿作講演稿、付佛學社排印。名詩易合纂。

秋、作董貞夫墓志銘。

嚴式誨穀繁爲先生重刻穀梁古義疏。

九月、女幼平子成劼、孫宗澤至成都迎先生回井研、居於書院街曾氏祠間。亦至小高灘。先生子女在書院街兩孫在小高灘也。

十月、門人黃鎔卒。

詩易合纂大旨見六變記。自序云、略素問略王氏所補之八篇、爲孔氏之遺言、實易詩二經之珍寶窖藏、略素問以下殘損。觀易詩二經、詞深旨遠、中才以下甚□□□□□□□□□盡啓衆人之覺、豈非□□□□□□□□□□□□□□□□□□中篇既妙、與五運可珍。推之□鄭□□□淵攷內經□元王以下殘損約七字。、合又況乃推之大雅、小雅經大□者至繁且多。以下殘損約七字。易之上經、下經十首、六首天道以下殘損約十三字。亦無一條不可推及。信乎孔子作易詩、微言奧義以下殘損約七字。

如此寶藏、視爲瓦礫。無怪自來詩易家、東西望洋、失所依據。

東方雜誌廿一卷十二號載梁啓超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文。於先生著述僅及公羊、並言其誕怪、謂康有爲新學僞經攷爲青出於藍。

作陳師長四十壽序。

國民黨在廣州組織國民政府、發表建國大綱、三民主義、五權憲法。

曹錕去職、段祺瑞稱臨時執政、蘇浙直奉均有戰爭。

中俄協定成立。

民國十四年乙丑先生七十四歲。一九二五

九月、子成勵娶婦王氏。

是年三月、國民黨總理孫文卒。

重訂知聖編。

民國十五年丙寅、先生七十五歲。一九二六

三月。以下殘損約二十多字。

七月④。以下殘損約二十多字。

十一月、門人以下殘損約十九字。

微言述稿、頗不以以下殘損五字。經文爲然。以下殘損約八字。矣改誒、不改丕之類。

知事李先春延先生於署内講詩易、即以正在改訂中之詩易合纂爲講稿。是年、蔣中正就革命軍總司令職、誓師北伐。國民政府遷都武漢、段祺瑞被鹿鍾霖逼走、張作霖入京、稱安國軍總司令。

民國十六年丁卯　先生七十六歲。一九二七

十月、大病幾死、衣棺皆已具。十一月、始漸愈。

歲暮、友人張森楷自成都來訪、相見甚歡、留至明年正月始去。

二月廿八日⑤、康有爲卒。先生嘗稱康長素奇才博識、精力絶人。又曰、長素或亦儒門之達摩、受命闡發者乎。經話甲一頁五十五至五十六又曰、長素專講王陽明學、熟於廿四史、九通、蓋長於史學者、於經學則門外漢。吴虞六譯老人餘論

是年、國府定都南京。

停止蘇俄國交。

民國十七年戊辰　先生七十七歲。一九二八

先生以下殘損約二十一字。京讀書以下殘損約十八字。冬、井研縣知事李以下殘損約十七字。宗澤欲爲先生作年譜、嘗就先生詢往事、先生語以三數事、尊經、五少年、及送張之洞、會試被磨勘。宗澤以見先生言語極艱難、不欲苦之而止。

冬、張森楷卒於京。

廢止春秋祀孔典禮。

民國十八年己巳先生七十八歲。一九二九

正月、孫宗澤與縣人李嵩高、邱挺生等創辦六譯公學於縣治東嶽廟、並擬建六譯圖書館以紀念先生、學校經費純恃募捐、復遭縣人之忌、至五月遂停辦、圖書館議亦中輟。

二月第五女芸先生張出。

二月初二日、書院街居主人將以屋賃他人、促先生遷移、自北街遷東門外、其宅乃賃自教育局者。

七月、仁壽陳學源、犍爲李源澄等三人來學。

犍爲張榮芳、黄印清爲先生重刊穀梁古義疏。

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女子承繼財産案。

民國十九年庚午先生七十九歲。一九三〇

以易詩合纂爲易經經釋三卷、詩經經釋一卷。略寖。

□月、曾孫德威生□□□

民國二十年辛未先生八十歲。一九三一

三月、五女芸先殤。

冬、宋育仁卒、先生授意宗澤爲挽聯、有道不同不相爲謀之意。

醵貲印六譯叢書。先生以六譯叢書版存四川大學中國文學院、久未印行、深以爲憾、乃自行醵貲印

數十部。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先生八十一歲。一九三二

二月、重訂六譯館經學叢書目錄舊未分類翻譯類三種、論學類八種、春秋類十四種、禮類七種、尚書類七種、詩類八種、樂類三種、易類十種、尊孔類六種、醫類診脈門十三種、傷寒門十三種、地理類五種、文鈔類四種、輯古類十五種、共一百□十□卷。按此目僅就已刊各書編定、曾經排印、各書皆未闌入。惟近作易經經釋、詩經經釋、上經下經攷、經學六變記、及擬作未遂之樂經新義、樂記新解、易經五運六氣攷、易緯歧義王啓言注中引詩易攷九種在例外。舊稿未刊者亦未編入。

作六變記、文云、開首頤卦解、孔子以言立教、故託始於頤。春秋、尚書、儀禮爲人學三經、詩、樂、易爲天學三經。於丘頤一見、聖諱於二五爻兩見、經字上九由頤利涉大川。論語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歟。子路聞之喜。浮海即利涉大川之象。第二、史記鄭人有言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産。子貢以實告孔子、曰、形狀末也。累累如喪家之狗、然哉然哉。以人學三經思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第三、韓詩外傳、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子曰、關雎其至矣乎。天學三經詩、樂、易。人首舉堯舜、天則陰陽、牡牡牝雄⑥。第四、王制、周禮。王制爲春秋師說、周禮爲尚書師說。第五、取靈樞、素問、黄帝六相、僦貸季、鬼臾區、岐伯、伯高、少師、少俞。黄帝受六相之教、授與雷公。內經二部、前人以爲戰國文字、天學託始皇帝、其書去堯舜不知幾何年代。總之孔子託始、何分優劣也。第六、論語、君子有九思。坎離所統十卦、形藏四、神藏五。君子有九思、四五合九也。三頌、周頌法

天、其數六。商頌法地、其數五。魯頌法人、其數四。第七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大雅三十五篇、小雅三十七篇、大頌十五篇、小頌分上中下爲三十三篇。詳各得其所之義、既有大小疋、亦有大小頌。第八周頌本六篇、毛本依大疋分爲三十一篇、十八字爲一篇、何足以爲頌。不知左傳武王作武、其分章六、引詩文相證、足破群疑。略學經六變、各有年代、苟遇盤根錯節、一再沉思、豁然理解、爰就叢書分十四類、刪去重複、提倡絕學、以成一家之言。略按此文與柏毓冬本六變記又有異同、文簡意晦、且首尾不完、蓋先生精神此時已不能集中矣。

今年二月初九爲先生八十初度、家人以徵文需時、擬入秋始慶祝、先生不悅、乃徇其意、於二月二十九日稱觴。是日懽然受祝。先是、先生汲汲改訂六譯館叢書目錄、手自配置、祝壽後以嚴式誨曾允刊其近著、急欲至成都、促成之、並集資重刻六譯叢書、且圖故舊之把握、宗澤等以年高不宜跋涉、梠其行、不聽。先遣孫宗以下約殘損十二字。時即下榻嚴許。

四月十日赴、携子成勵、取以下殘損。義債、初止烏尤寺、爲方丈以下殘損。成都、先至嘉定以下殘損河咡坎距家七十五里以下殘損遂卒。以下殘損回井研東門外本寓。

五月初二日陽曆六月五日巳時、先生卒於樂山河咡坎旅次。

八月十三日、孫宗伯等葬先生於榮縣清流鄉陳家山祖塋、兆乃先生所自卜、曾葬先生母雷太宜人、妻李安人者也。

六月、井研旅省同鄉會呈准四川省政府、以先生著述費移鐫遺著⑦。

校記

①六譯先生年譜卷七：原稿不分卷，今據巴蜀本分。按，本年爲廖氏學術「六變」之始。

②「先生欲」至「仍未印」：本條已見於民國十年，此爲重出。

③「嘗見」至「打油詩也」：此條已見於民國十一年，此爲重出。

④巴蜀本於此條云：「七月，移居北街吳氏宅內。」

⑤二月廿八日：巴蜀本作「二月十八日」。又，按時間順序本條當移至「民國十六年」歲首，參巴蜀本。

⑥牡牡牝雄：疑作「牡牝雌雄」。

⑦「四月十日」至「移鎸遺著」：原稿殘損，據巴蜀本補。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四十九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页数=916
SS号=12365616
DX号=000007507313
出版日期=2007.04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